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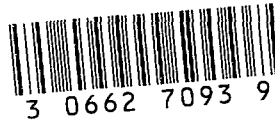
利舍原著  
唐易庵重譯

世界文化史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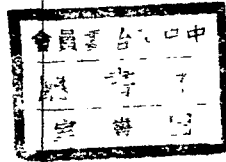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713  
794  
3



<p>商務印書館發行</p>	<p>世界文化史大綱</p>	<p>Charles Richet 原著 唐易庵重譯</p> <p>1912</p>
----------------	----------------	--



85740

## 原譯者序

歷史之教育不僅在供給知識，要能把握正確之史實，並養成其自由批判之能力。我對於我國（日本）之歷史教育，覺於此點不無遺憾，因思與以若干刺激，是為譯述本書之動機。本書係敘述一般的史實，藉供年少者之誦讀，純由尊敬個人信仰科學二大觀點，實行批判，但除協於前述之目的外，尙欲播植連帶責任與正義感於年少者之心中，其於健全思想之善導，確能有所裨益。

本書雖非為教科而設，然當供學習之用時，教師可先使學生通讀一過，自由選擇有興趣之題目，逐細說明，詳加批判。至於原著者之見解與吾等之思想系統既有不同，當然無庸拘泥。果能照此做去，自可刺激學生之興味，而啓發其研究心，涵養其正視、公判具體事實之習慣。是為歷史教育本來之任務。

原著者查理·利舍 (M. Charles Riche) 為法蘭西學士會會員、巴黎大學醫學部生理學教授，其父係巴黎

大學名譽教授，名亞勒弗烈·利舍 (Alfred Riche)。詩人兼學者、學者兼詩人之利舍氏，為有名之和平論者，曾

受領一九一三年諾貝爾之醫學賞金。其在醫學界中，以研究感受過敏症 (Uranapylaxie) 成名，著述甚富。

\* \* \* \* \*

本書之目的。一如著者原序所示。原著名 *Abregé d'histoire générale: Essai sur le passé de l'homme et des sociétés humaine, 1919, 2<sup>e</sup> éd. 1922*。為欲十分表現其內容，故採用德譯表題 *Allgemeine Kulturgeschichte, 2Bde 1919*，而名譯書為綜合文化史論云。

\* \* \* \* \*

本譯文以對於原書能忠實達意為主，於德譯所訂正者頗多採用，遇見無異說之謬誤，閱亦自加訂正，並加僅少之註。然譯者親炙法文之日尙淺，難保無意外之謬誤，若得大方賜以叱正，不勝欣幸。至於固有名詞大體準據史學會讀，訂正其若干謬誤，加以鄙見。所附西文先記法文原語，英文或作為英文而使用者，則記之於後，英法共通時則僅揭其一，并附加許多原語或重要語於括弧之內，以供參照。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岡崎萬里識

## 著者原序

著者對於本書，意在力求簡潔，以致文體近於概論，不能無欠缺不完全之點，此固著者自身所深知，且甚引之為遺憾。

然著者於歷史上之各種大事件及知識上之諸般大運動，又自以為能作一個綜合之描寫。

世界以非常之急速度向未來而突進，諸種之科學教育亦極呈非常複雜之觀。以故吾人關於現在之事物，若無相當豐富之判斷力，則對於過去之無數小事件，亦將無詳敘之資格。但欲將世界編年史所記錄之許多悲劇的長篇故事，詳細刻在腦中，則不免任意消耗吾人之微弱記憶力，在今日似已失其必要。

現在人類正向社會的、政治的、科學的真理而行進，換句話說，就是人類正向進步而邁進，並有追蹤直上之希望。

說到進步二字，雖有時嫌其不明瞭，有時嫌其不確定，然吾人終深信之而不疑。

要之人類尚極幼稚。社會之成立約一萬年，思想家之出世僅三千年，學者之得名不過三百年。而人類之壽命此後至少有一百萬年，或者尚在一百萬年以上。然則所謂人類之幼年時代，仍全在乳兒之襁褓中。人疑人類社會之進步何其遲，吾則不能不眩惑其進步之速。

爭者但想傳真實之事，並不敢以公平相誇詡。然欲自居於公平，而不判定正義與不正，自由與壓制，和平與戰爭，知識與無知，自問將難免於罪戾。

吾人有當正告年少者——此爲吾人之誇詡，吾人之意向，吾人之企圖——若吾人當告訴年少者之際，不明教以罪戾之存在，則理論將永無成立之期。故對於以毒胡蘿蔔毒死蘇格拉底（Socrates; Scratas）釘耶穌·基督（Jesus-Christ; Jesus Christ）於十字架，送約安·達克（Jenne d'Arc; John of Arc）於火刑臺之審判官，吾人不覺有何等之同情。對於爲欲得無聊之榮譽，使人民受無數苦痛流多量血潮之征服者，吾人不願致何等之尊敬。對於政變（Coup d'Etat）打與暴政、流刑與強奪、恐嚇政治與聖巴托羅繆（Saint-Barthélemy; Saint Bartholomew）之虐殺，吾人亦不肯與以何等之賞讚。

於歷史上許多事件之中，能爲吾人指導者，祇有二個思想：一爲個人之尊敬；一爲科學之信仰。

歷史除有一本長篇之殉教者名簿外，別無他物。薄倖的人類，忍耐無數之虐害，吾人對於在殘虐者之下的殉教者，在壓制者之下的被壓制者，雖皆認爲過去之事而不勝同情。

吾人又深信未來，并將證明其爲事實，此僅指科學征服物質而言。總之要將事物中所含許多神祕說明，解放

人類之身心，並願將萬難分離之兩個根本思想，即連帶責任與正義感，播植於大眾之心中。

\*

\*

\*

\*

\*

吾對於一九一四年吾抱有如上所述之感想，迄今絲毫未變。彼謂由德奧放出之不名譽的血腥大災害，大虐殺，爲人類精神之精華，吾決不信此種復說。所以經歷四年長期之殘虐戰爭，因吾人之勝利而確立正義於世界，並得憑藉威力以守護正義。故此次戰爭在過去一切戰爭中，恐當爲有至高榮譽之最後戰爭。

查理·利舍

# 目錄

第一章 先史時代	一
第二章 埃及與東方	七
一 埃及人	七
二 迦勒底人及古亞述人	一五
三 希伯來人	一七
四 腓尼基人	二二
五 新亞述帝國	二五
六 米太人與波斯人	二七
第三章 希臘	三二

希臘之文學藝術哲學科學



第四章 羅馬.....六三

羅馬之文學藝術哲學科學

第五章 教會.....一〇五

回教 法蘭西之文學 中世之建築 英吉利德意志之文學（神話詩歌） 意大利之文學藝術 印刷機之發明

第六章 王權（一四五〇至一七八九）.....一六六

最古之西班牙文學（西德） 發見旅行 復興 意大利之藝術 宗教改革 英吉利法蘭西 荷蘭之文學復興（托馬斯·摩爾·伊拉斯莫斯·拉培雷） 西班牙之戲曲及諷刺文學（羅培·得·未加 加爾得隆 瑟凡提斯） 英吉利之戲曲文學（莎士比亞） 荷蘭之科學藝術 法蘭西之古典文學 路易十四世治下之法蘭西藝術 德意志英吉利荷蘭之科學（來布尼茲 牛頓 海根斯） 培爾與陸克 百科全書 第十八世紀之啓蒙文學 一法蘭西（福爾泰 爾 孟德斯鳩 盧梭） 二英吉利（斯威夫特 笛福 吉本） 三德意志（勒星） 四意大利（培卡利阿） 北美大共和國之建設

第七章 科學（一七八九至一九二一）……………三一〇

一 法蘭西革命……………三一〇

波蘭之分割合併與其反動

二 拿破侖……………三三一

數學與自然科學（高斯拉普拉斯拉馬克） 德意志之古典文學 伊曼紐爾·康德

三 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三六四

社會及經濟狀態之變化——火輪船鐵路煤 物理學（電氣）與生理學 德意志俄羅斯法

蘭西意大利之文學藝術及藝術中之音樂（巴哈·莫差特貝多芬舒伯特封·韋柏門得爾松

舒曼弗提）

四 一八四八至一八七〇……………三九八

自然科學（達爾文赫爾姆霍斯克希荷夫） 法蘭西北歐俄羅斯之文學 德意志之音樂（理

查發格）

五 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四四七

殖民歷史 佛教 巴爾幹之歷史 近代和平運動之歷史 近代社會發展之歷史（憲法國

自 錄

民教育文學出版) 近代勞工運動之歷史(田園及都市) 近代民族人種語言宗教運動  
之歷史 近代商業財政租稅之歷史 近代交通機關之歷史——鐵路火輪船 汽車交通  
航空 電報 電話 無線電報 國際組織 萬國電信聯合 萬國郵政聯合 國際度量衡  
局 國際文藝著作物保護協會 奴隸貿易禁止局 國際鐵路運輸局 工藝與電氣工藝  
電影 留聲機器 著色照相 發電機 愛克司光線 樂琴治療 鐳 原子說 近代醫學  
與民衆衛生 種痘 聽診 用金雞納霜嗎啡實麥答里斯葉爲藥 因檢查體溫及尿發見疾  
病 細菌學 病原菌說 血清療法 砒酸 消毒 隔離 國民保護健全 結核撲滅與酒  
精中毒防止

第八章 世界大戰

五四七

結語

五九五

# 世界文化史大綱

## 第一章 先史時代

在原始的時代，誰以說是什麼都不知道。無論是太陽系是地球是動植物，所有種種物類之發生，沒有一種不是出於假定。不過承認從古以來，有這麼一個原始活動體，出現於冷結之地殼上，由繁殖而次第複合進化，遂至變成具體之人形。然自原始活動體，逐漸變成人類，中間要經過幾十萬年，固不待言。

\* \* \* \* \*

能够把人類社會，寫成歷史，約在西曆紀元前五千年之際，與埃及（Egypt; Egypt）諸王朝共同開始。吾人何以知道諸王之事蹟？係以多數之紀念碑與墓碑為根據。但在此時代以前，人類早具有以種族為本質之特性，其事實且已經存在，可惜沒有文書可以證明。

吾人看到大陸上之遺骨，同時又看到其工作之痕迹，就可以想像吾人遠代祖先之生活。但此時期實不見有文書存在，足以決定其為何等之時代。所以吾人稱爲「先史時代」（Préhistorique; Prehistoric Age），於是等證迹已不啻成爲一種歷史。

人類最初之痕迹爲打製燧石，僅存在於稱爲「曙石時代」(Eolithique; Eolithie Age)之地層。其次則由所謂「舊石器時代」(Paléolithiques, Paléolithic Age)之地層發見若干罕見之骨片與粗雜之器具。此種骸骨顯有一種特色，就是原始人之頭蓋骨與現在最低級野蠻人之頭蓋骨大半相像。器具比骨片數目還要多，皆是用打製燧石做成。

此等原始人食用果實樹根，亦有以漁獵所得之魚介禽獸爲食用者。何以見得？因爲發見做成飛叉（叉魚用）、鏃、斧等形之打製燧石的原故。

一到舊石器時代中層，人類就知道取火，所以彼等洞穴之中有灰。然彼等尙未知造屋，亦不會飼犬，耕地。

一到舊石器時代上層，人人多會用粗針大線，縫合獸皮了。不用說此等獸皮是彼等祖先，爲欲練習禦寒而用以蔽身的。其時人類似已講究裝飾，有尋求可爲裝飾身體之貝殼模樣。有許多地方用赤色土文身黥面，不惜遠走他方，採取赤土，只要能達到其裝飾之目的。

彼等又能在馴鹿之角上、骨上，爲令人驚嘆之精緻彫刻，彼等蓋記憶狩獵時之動物姿態，而用彫刻以描出之。試觀先史時代之洞穴壁面，常常發見描刻之無數形像，且有施以彩色者。此等彫刻不但因其爲最初努力於古代藝術，可以引人興趣。并能教導吾人，知道生在此種時代之人，係與原始象 (Mammouths; Mammoths)、洞穴熊等今已滅種之太古動物羣同時。

舊石器時代人類所得確實知道之事實，不過如上所說。其時如侵入或移住，當然極是通行，因爲狩獵人之生

活本來是不常厥活的。總之分布地面而生存之人類部落甚多，所以打製燧石不問舊世界新世界，皆能發見。

人類加工之燧石雖散見於各地，然原始人之足跡起於何年，是否爲二十萬年前或二萬年前，抑爲三千年前，要非吾人之所知。又其時爲一元或多元，是否已有一種言語存在，社會有無階級亦屬無從推測。

散布亞細亞 (Asiq; Asia) 阿非利加 (Afrigue, Africa) 亞美利加 (Amerique; America) 歐羅巴 (Europe) 之各燧石，溯其由來之時代，相差甚大，常苦於不能決定。因爲在同一洞穴之中，往往發見人類、馴鹿、原始象之骨，所以能够想出當時諸國之氣候，實較現在寒冷得多（地質學者稱爲冰河時代。）

不安定之生存、野蠻之生活、對於自然、對於人人、對於獸類爲不絕之鬪爭，結果遂使原始人類之體格日臻強健，幼稚之武器日臻完成。

\* \* \* \* \*

從『舊石器時代』移到『新石器時代』(Neolithiques; Neolithic Age) 截石方法雖曾經過退步時期，然燧石之加工益見巧妙。燧石皆加以研磨工夫，用砥石磨成刃樣，於諸多式樣中，尤以裝木柄之石斧，爲最有力之武器。

其他工作亦同時開始，建住宅於木樁之上（湖村）立巨大之紀念碑於死者墓上（不列他尼半島(Britain; Britany) 之『多爾門』(Dolmens)）人類既要製造土器，便懂得燒黏土之術。並能就若干動物中，揀出犬、羊、馬、豬而飼養之。如此持有住所、家畜羣之人類，成爲定住一地模樣，後乃圍集而爲家族爲部落，幾與今日之國民

無異。

關於新石器時代人類生活之各種論據，何以謂是全出假說的，則因此等論據，專由多爾門墓標及最近由生成沖積層中所搜集之物品，採撮而來之故。

比歐羅巴諸國舊石器時代之人類，早進於文明區域之部族，不辭遠道而來歐羅巴，且帶來栽培穀物、紡織麻布、飼養犬豕等事物。尋此等部族之來源，在爲人類大生產地之亞細亞，可以發見其痕迹。

經過磨製石器時代後，石器之工作已告完成。人類乃加工於銅，次更曉得造成銅、錫之合金，形成所謂『青銅器時代』(Age du bronze; Bronze Age)。再過許久許久時候，彼等纔發見鐵，且能完成鍛鐵方法。此等新工業無一非從辛苦得來，但人類之物質的及知的能力即因此而增大，并能愈加與獸性遠離。

人類非同時到處出現，故人類幼少時代之長久，不能僅就外面，與以正確之稱量。試舉個例來看，在歐羅巴北部與阿非利加，還是過他們的青銅器時代，而那許多早經進步的人類，已是有了解史。同樣在現代社會，一方面有最進化之民族，一方面仍有拉普蘭德人(Lapons; Lapps)、霍屯督人(Hottentots)、塔斯馬尼亞人(Tasmanians; Tasmanians)、阿非利加之內革羅人(Negres; Negroes) (黑人)、巴塔哥尼亞人(Patagons; Patagonians)等野蠻人，並時存在。從此看來，當新石器時代末期，民族之文明已彼此相差，有些是野蠻人，有些是半野蠻人，各自以其相異之集團，共生於大地之上。猶之今日尚有完全能够飼養家畜之民族，與不知栽培小麥和飼養家畜等利益之無智民衆，爲比鄰之生活，毫無所異。而且現存的野蠻人部族於其顯然相異之風習中，必須依照從前先史時

代人類社會所採用之各種社會組織，此又當然之事無待多言。

然而一到『鐵器時代』(Age du fer; Iron Age)，已有在亞細亞美索波達米(Mesopotamie; Mesopotamia)中部地方，徐徐發達而來幾乎開化之民族，不但有複雜之語言，且能想出應做之工作，漸次移住於埃及與迦勒底(Chaldée; Chaldees)，就在其處建設歷史告訴我們之最古的社會。

\* \* \* \* \*

同一人類進步乃有此等之差異，此不可歸之於偶然，而當歸之於天分之差異。偶然非能造出何種決定之物，偶然亦非能繼續至二十五世紀之久。譬之在競技場之賽跑，不能同走到決勝點。有人到得早，有人到得遲。賽跑之早到者總比遲到者身體強壯，步法亦較為輕巧。

然則於世界之文明，比人種最先進展之埃及人同迦勒底人（這是閃族(Sémites; Semites)人種）吾人似乎當信其智力之優秀。但此判斷不免差誤，何以故？因為各人種同時形成之說，不過出於假定的原故。且各種假定說之中無如各人種同時形成說之不真實者，要曉得白色雅利安(Aryens; Aryans)人種，在當時尚未因幸運之淘汰，脫離了原始人姿態。

埃及人、黃色人、黑人凡是比今日歐羅巴人先進展的人種，若有可能，當已同時到達於其目的地，然彼等固明明不能同時到達。彼等既不能進化發展，彼等之知識亦不能隨時勢而精練，彼等遂停滯於天分限界所賦與之範圍內。彼等在社會上的地位，適足以反映彼等之智力。六十世紀之間黑人、黃色人皆有表示彼等伎倆不可缺之時



代。因為現有歷史存在，能够拿這些事業昭示吾人，并能將各人種事業差異之點教導吾人。然正唯有此差異，所以各人種間纔得分類。

\* \* \* \* \*

先史時代人類之精神狀態非吾人直接所能知。就其實際來說，恐怕比到今日之某種野蠻人，例如不知耕地，不知打製石器以為用具、武器之塔斯馬尼亞人，其精神狀態還要差得多。

但是野蠻生活已經淘汰了。太古之人類裸體暴露於風雨中，雖甚苦勞，不辭遠道以求食物，到處強敵潛伏相伺，欲謀保身方法，舉凡狼之強齒、虎之銳爪、壯鹿之快腳、猿之敏捷四肢於此類之自然武器彼等既一無所有，彼等將何以補其自然武器所具之缺陷呢？是不可不以彼等之智力補之。僅僅仗此智力，彼等即可以保身，即可以維持其生活。彼等之中唯有巧者、慧敏者、慎重者可以圖存。然在今日吾人已開化之社會，生活極其容易，為生存計，已無須無間斷之努力。凡庸之人皆被保護，所以吾人竟享有安心做凡庸人之權利。論到近代社會之人類精神力，雖不至於退步，但亦毫無增加。若在原始人類則唯知使弱者絕對消滅，讓強者獨自生存。

從上所述看來，假使現代社會不想消滅愚鈍，則非歸於淘汰之大原則不可。加強人類之意味者止有智力。要曉得人類之智力，乃是吾人始祖對於飢餓、寒冷、禽獸開始，野蠻鬪爭所賜與。

## 第二章 埃及與東方

### 一 埃及人

埃及不過是沿尼羅河 (Nile) 生育植物之一條地帶。除出河流左右數籽地外，即僅有常被灼熱太陽所燒之沙漠。然此細長之沃地其富竟無比類。穀物數個月收穫一次，以故每年有二三次收穫。氣候雖稱極暑，可是乾燥而合於健康，生活不但平穩尤覺容易。

每年尼羅河由水源地之山谷間，搬來許多洗流而下之土壤，使氾濫於平野，作成肥沃之泥土。誠如老希羅多塔 (Herodotus; Herodotus) 所言，埃及全土皆為尼羅河之賜物。

尼羅河於流入地中海以前，淤滯而造成大三角洲 (Delta)。此三角洲係以地中海 (Mer Mediterraneen) 為底邊，開羅 (Caire; Cairo) 為頂點。此三角洲因河水出口之際，次第沈澱之沖積層而成。當歷史時代之初，約在七千年前，此三角洲之大部分已經出現。當時為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之處，與今日之下埃及正同。

探求古代埃及之歷史，所得知識頗能正確。因為埃及人有尊崇死者之念，遂藏碑銘與物品於其墓中，其意在使今日之學者，知道因象形文字，以再建經其保存之過去事跡，未始全不可能。

科學并能使理解最古象形文字之一事，亦告成功。象形文字原為表意的書體，最初以其中之文字，表示一個觀念，後來漸有表示本來觀念與其關係之音的模樣。常有同一正文而以希臘語、埃及俗語及象形文字寫出之者。法蘭西人 (François, French) 沙姆波利翁 (Champollion) (一七九〇至一八三二) 於一八二二年，能誦讀解釋有名之羅塞塔 (Rosette; Rosetta) 碑文。所以象形文字之祕密差不多已完全明瞭。

人類之社會知道於石碑與墳墓上，記述姓名、事件、規則，非顯已達到文化之域者不能。埃及民族於其最古碑文，恍如告語吾人，彼等已在非常進步之發展階段。雖其文辭純出素描，然遠在其後七千年之近代社會，所有一切狀態已全見於當日表示之社會中。

但是埃及歷史雖古，然其前已經過非常長期（究竟多少年無人能知）之先史時代，此是的確不移之事。從亞細亞而來之移住民族，通過蘇彝士 (Suez) 海峽，定居於尼羅河沿岸，遂至與土著民族混血，這是有種種證明的。此等原始民族痕跡現在還可以為無數之發見。

\* \* \* \* \*

現在可以確實知道的，就是埃及原住民不知經過幾多世紀之後，纔能達到第一王朝埃及人之高度文明。農民知道麥、大麥、蜀黍之栽培方法，知道養犬與驢（時尚無馬），耕作知道使牛。牧人知道放牧豬、羊、山羊。

此等原始農民居住於用瓦片及葦繩造成之低屋。彼等之主要用具為打製石器（刀、斧），穀物用之杵臼、搗鉢，簡單樸素燒成之土器。女子已有裝飾品，知道用堅硬穀粒、金屬、貝殼、燧石等，作成腕鐲與首環。男女皆知化裝。所

穿衣服會長用獸皮，一般民衆用麻布。爲漁、獵、戰爭打算也知道用青銅與鐵做成的武器加強原始燧石器之武力，或藉以補其不足。彼等知道食物要煮熟，并能像今日做麵包時，將小麥粉捏成一團，投入爐中。

表現此等最古人類特色之木、石各彫刻，雖已經過七千年之久，尙在告訴我們，此等民族至今並未生起何等顯著之變化。例如今日之埃及農民雖迭經受過愛西屋皮亞人 (Ethiopiens, Ethiopiens)、亞述人 (Assyriens, Assyrians)、波斯人 (Perses, Persans)、希臘人 (Grecs, Greeks)、羅馬人 (Romans, Rome)、阿刺伯人 (Arabes, Arabs)、土耳其人 (Turcs, Turks)、英吉利人 (Anglais, English) 之支配，然尙停滯於最初諸王時代之狀態。埃及人至今不進化，所以埃及文化亦隨彼等而不變。彼等常爲怠惰和平困於舊日習慣、信仰的忍耐性極強之農民。彼等常用永久不變之原始的器具耕作，其心中所思念者亦以其心所明瞭永久不變之事物爲限。彼等毫不抵抗，甘受外國之羈絆，所以一面看去彼等氣似甚旺，然換一方面看，又因無力而低首服從於非常強力非常專制的諸王。於是諸王役使彼等成其宏大之事業，此等事業有有益者亦有無益者，但皆爲可驚之大事業則可斷言。於埃及長期歷史中，殆不見有革命與叛亂，無論何國國民，決無如此之柔順者。

宗教浸入多數人心中，與其說是壯大，毋寧說是禮拜之種類繁多，所以能壓倒彼等。『除神本身外一切皆神』，故動物不問有害有益，皆不害其爲神。鱈魚、阿波斯聖牛、豺、牡羊、牡山羊、鷓無一不可爲神。尼羅河爲神，太陽亦爲神。彼等對於周圍所活動之力，無論是已看慣的或未看慣的，彼等皆莫名其妙，就令十分單純但爲彼等不能知之事物，多少有一點像人的姿態，而其力比人強者，彼等即認之爲神。總之一個存在物有人的知識而爲超人的，有絕大

之力爲任何物所不能抗，有銳敏之視力爲任何物所不得避，皆爲映於彼等多數人眼中之神的人格。

話雖如此，仍不能認定埃及人之宗教，以爲限於崇拜動物。因爲實際上彼等造有許多動物之頭（猿、鱷、鷲、鵝、豹等之頭）的神像，實際上彼等於比王宮還大之建築物中，不但莊嚴安置阿波斯聖牛，并在其周圍，做成壯大之行列。彼等且能創作不甚粗野之宗教哲學。因爲人非常怕死，舉凡關涉死爲終了之詞句，不敢出之於口，專取自己所願望者，信而好之。埃及人信輪迴，信肉體復活，信魂能移住，信所謂地獄與極樂世界。

既然如此，宜其不以死者待死者，埋葬務從豐厚，舉凡死者所用器具，必爲供給完備。其墳墓中布置精密，從現出死者形貌之彫像爲始，以及其妻子、婢僕、廚司、酒司、書記生、忠犬等肖像無一不備。在豪族及富家墓中，固將寶石、武器、小像、貴重物品，蒐集甚多，卽最貧者之子孫亦皆恭恭敬敬供給糕點、麪包、果品、肉類、織物於墓內。埃及人最怕做成木乃伊（*Mummy*）裝入棺材之死者，當他日復活之際，所有生前藉以取樂之一切品物，如食料品、嗜好物、遊技、榮譽等不能發見於其手邊。

爲研究此等死者起見，吾人對於古代埃及之歷史，不可不爲精細之探討。凡意存封閉之墳墓，有埋藏於沙漠中者，亦有嵌入岩石中者，使無因兵亂與氣候而破壞之恐。蓋平和之民尊崇死者，常欲保存之至晴朗之天，苟有意再現其過去，卽可除去其外面遮護之沙礫。所以五千餘年前之木乃伊宛然如生，且以少壯之姿態四面皆爲當時愛用物品所圍繞而被人發掘。

由此可知古代埃及對於死者之不滅，抱有大大之希望，所以欲將此意遺傳於其子孫。

埃及史之年代當以王朝計其數計共有二十六王朝。(註)

(註)此據埃及史家曼內托(Maneho)之說，今則加入其後時代，普通稱爲埃及三十一王朝。

埃及諸王重未來之生存，故於死後尙碎心於顯出其適於威嚴之王宮，而其建造墳墓因之比較俗人特爲偉大。如第四王朝之諸王基俄普斯(Cheops, Cheops)開夫楞(Chephren, Chephren)密開利諾斯(Mykerinos, Mycerinus)等(註)每一墳墓皆建造非常宏壯之金字塔(Pyramide, Pyramid)其中尤推基俄普斯金字塔爲最大，高一四四公尺幾乎令人不信有此種巨大之集石體。爲依照出人意外之幾何學的結構，堆積巨大之石塊，不知要用多少萬工人，捧其一生以從事工作。旅行者見此金字塔，四顧茫然，并欲想像此堆積之巨石，能否自訴其可怕之勞苦而不可得。但覺非有一大羣民衆，費二十年之歲月，全數盡力於此工程不可。基俄普斯一生除出此金字塔外，殆無一事能傳布於後世者。然從古至今，無論何人，能從其地上之生涯，殘留如此偉大而愚劣之物質的痕跡者，亦除基俄普斯而外更無他人。

(註)此據希臘讀法，彼等則稱爲庫孚(Khufu)卡夫拉(Khafra)門考雷(Menkaure)。

由無數溫和之人成爲奴隸時，始能使爲大建築與巨像之製作。建築爲死者而造，彫像爲神而造。金字塔附近有爲哈爾馬基斯(Harmakis)神之斯芬克斯(Sphinx)。其上半身高十九公尺今日已埋沙中，僅露頭部於外。(註)此種有神祕的又近於悲劇的美之奇異作品，羣信其造成之期，尙在第一王朝諸王以前，故可稱爲人類造像中之最古作品。

(註)時時可以掃出而看其全容。

尼羅河流域有上埃及，昔爲庇比斯 (Thebes, Thebes) 大都而放光輝之處，今則僅剩廢墟。但此廢墟有卡納克 (Karnak) 神殿，極能傳出往古壯大之面影。有六十公尺之花崗石圓柱，有尖方牌 (Obelisque, Obelisk)，有高四十五公尺之大廣廈，有厚十五公尺之塔門，有用可做巨像之石築成的大街，一切皆出尋常人意料之外。此種古代建築看去非常之美，然美之中自有驚人心膽之點。以我等現代之一切技藝，尙覺運搬困難之花崗岩巨大石塊，不料極古時代之人早知道運搬方法，言念及此，安得不令人同聲讚嘆。

讀古代埃及之歷史，祇覺其無一不令人驚嘆。建築不用梁木，彫像極其精巧（至少亦可說是時常遇見）就布局言，就成功言，就細處之精確言，就審美的魅惑言，可與希臘美術品中傑作比肩之彫像，已由第一王朝時代，發見於石棺之中。人類從如此上古時代，早能加工於木及花崗石，雖經過長久歷史之全徑路，直至今日所作之彫刻品，視之亦略無愧色，真可謂意想不到之奇蹟。

埃及人無人不通天文學。彼等決定太陽曆年之期間，且能編成星圖表。就金字塔之構造看來，亦足以表示進步之宇宙學的、幾何學的觀念。

書籍甚多，就中尤富史書，醫書亦不少，但頗幼稚。醫術在各科學中，須費最長時間，實因常爲愚不可及之慣行所苦。

在第一王朝之始祖米尼斯 (Menes, Menes) 時代，早有圖書館之設備。

此種古代埃及文明雖爲世界最古之物，然由今日觀之，已覺其十分複雜。當時之社會非常完成，確曾經過長年代之勞苦準備，方能到此地步。埃及人所做事業，固可驚嘆，然想到能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爲彼等所不能知的祖先之事業，應當更加一層讚嘆。此等人之歷史皆已無從自見，但吾等仍能確認彼等之長久存在與其聰明之天分。因爲在紀元前五千年，早能建設非常賢明且有階級組織之社會，故所謂人類之古代，雖說近來多能想像，實在尙當遠溯上去。去今約一千年前，搶掠歐羅巴海岸之諾曼（Normands; Norman）海賊，比到第一王朝埃及人，還要野蠻，故當稱爲野蠻人。

埃及人恰如中華民族於三千年間完成進步之後，一徑停滯不進，此何以故？埃及文化完成，先經腓尼基人（Phéniciens, Phœniens）採用，後又經希臘人採用，皆不能不加以變更，又何以故？其所以妨其進步者安在？因爲專制君主治下之奴隸制度，因爲言語及書體之奇異複雜，其所以不能向進步一方面突進，還是因爲其種族本來無力，故不得不止其進展。埃及在被波斯人征服以前經過二十五世紀，即自紀元前五〇〇〇年至二五〇〇年間，支配於歷代諸王之下而獨立之時代，殆常停於同一之狀態。

第一王朝初期王米尼斯墳墓被發見後，始知其築堅固隄防，防止尼羅河之氾濫，且建孟斐斯（Memphis）。後來諸王繼續其後，此等諸王之名稱與事蹟皆能保存。等到第三（或第四）王朝登位，開羅附近之孟斐斯遂爲首府。基俄普斯、開夫楞、密開利諾斯皆曾建設金字塔。全埃及無不服屬於彼等（孟斐斯王朝）之權威。

上埃及及之底比斯爲首府，則始於第十一王朝（約三〇〇〇年前）。當第十一王朝及第十二王朝諸王治下，



黑色人種所住之努比亞(Nubie; Nubia)及富於銅鑛之西奈(Sinai; Sinai)半島，皆曾被其征服。卡納克神殿亦開始於此時期，並施行以調節尼羅河氾濫爲目的之大土木工事，彫像、紀念碑等藝術爲數日增，此是埃及之大繁榮時期。

自此以前，埃及人殆無被人侵入之事，亦未遇有能爲侵入者之人。然一到第十四王朝（卽底比斯王朝）諸王之時，乃有極野蠻之塞族，由突厥斯坦(Turkestan)及黑海沿岸地方出現，於征服迦勒底之後，侵入埃及，任彼等之酋長希克索諸王(Hycsos; Hyksos)（卽牧王）儼然君臨民族之上。彼等除掠奪破壞埃及之一切外，還要於長期間想盡方法把此征服者同化被征服者，結果終因彼等而盡使同化。自此經過六百年間（約二二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支配埃及之諸牧王，殆與往昔統治法老(Pharaoh; Pharaoh)同樣統治。彼等置首府於孟斐斯。

等到一六〇〇年前後，彼等經過幾度長期戰爭，底比斯地方之統治者終被埃及人逐出。其中一人名阿姆茲 [Amasis (Aahmes)]，收回復埃及全地，建設第十八王朝。

自此之後，埃及恢復其隆盛。平和之民族因內亂而成爲好戰的，今日遂高踞征服者地位。敘利亞(Syrie; Syria)與迦勒底地方皆被征服，卡納克之紀念碑增大，宏大之建築與巨像美姆農(Memnon)同時告成。

第十九王朝諸王如塞托西(Setouai)（卽希臘人所稱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 Sesostris)）及其子拉姆西斯(Ramsés; Ramses)實爲強大之支配者（約一四〇〇年），彼等直擴張其勢力到蘇丹(Soudan; Sudan)。

彼利亞、小亞細亞、大夏 (Bactriana; Bactria) 甚而至於印度 (Inde; India) 亦曾逞其掠奪。拉姆西斯之全都功績係依彼愉快之自述，宣告後世。爲拉姆西斯自己榮譽而建之紀念碑，幾充滿於埃及及全國。

## 二 迦勒底人及古亞述人

埃及文明雖稱極古，然其近鄰恐尚有更古之一民族，較先發展而成爲優勢，後乃歸於消滅。

底格里斯 (Tigris; Tigris) 幼發拉的 (Euphrate; Euphrates) 兩河當其未注波斯灣前，圍繞一地方而流，因其氾濫而與尼羅河於埃及一樣，使其地方變爲肥沃。於此兩大河流域與其圍繞之平野中，有自東方而來文明發達之一民族，當遠古時代卽已相率移住，是爲迦勒底人。

能知彼等之歷史，尙屬最近之事。因爲彼等剩下之無數刻文，經過多大困難，始有人能解讀之故。此等刻文係以楔形文字刻於瓦片之上。楔形文字原來雖爲象形文字，然其線漸從省略，不但表示事物之形，并能表示與其事物相應之音，故欲讀此種書體極其困難。查其困難之點，蓋在同一文字，有時僅能表示一語、一音，有時又可表示數語、數音。近自法國人布諾夫 (Eugène Burnouf) (一八〇一至一八五二) 及英國人勞林孫 (Rawlinson) (一八一〇至一八九五) 出，發明解讀楔形文字法，今日遂多能讀楔形文字之人。

吾人知迦勒底人之歷史，不能如知埃及人歷史之詳。

彼等有複雜而素樸之宗教，彼等到處見神，世界中有時充滿慈悲之神，亦有時充滿災禍之神，所以彼等常捧

犧牲，虔誠祈禱，求稍緩其災禍。迦勒底人信地獄中之神，比天國多，彼等見一切惡魔，皆住地獄，能與戰鬥者僅有道士與幻術者之術。如散布鼠疫與熱病之神，在惡神中爲最凶惡，因之醫生最初當知者爲魔法。

彼等生活於階級的社會，其階級分爲王、諸侯、資產家、奴隸。彼等懂得織麻布，作土器，種麥，燒麪包。彼等墓中雖發見青銅與鐵做成之武器、金之裝飾器、臂鐲、首環等。庶民蟻伏茅屋之中，王與豪族則住以彫像裝飾之瓦造宮殿。彼等誇其爲四萬年以上之舊國，就彼等之神話來看，很同聖書所說猶太民族起原相似。

據彼等所說，當大洪水時，有一正人名西蘇斯拉斯 (Xisouthros, Xisuthrus (Ur-Napishtim))，將彼之家族及一切動物裝在大船之中，以保存其身家於世界浸沒洪水之際，其後由所養一鳩，告彼以霖雨欲止之事。今查西蘇斯拉斯之船，與諾亞 (Noë, Noa) 之方舟非常相像。

後來西蘇斯拉斯子孫在迦勒底首都吾珥 (Uruk, Ur)，雖曾建築大宮殿與巴培爾 (Babel) 塔，然皆被神所毀。其後由半出於傳說的諸君主統治，中有聖書所稱可忍、寧穆祿 (Nemrod, Nimrod)、歧爾加美 (Gilgames, Gilgameš) 〕

吾珥之後迦勒底之首府卽爲巴比倫 (Babylone, Babylon)。巴比倫飾以宏大諸神殿，爲繁華大都市之期間甚長（約有一八〇〇年。）

所謂文明當然是指一切繁華而言，然迦勒底竟爲了繁華，弄到被北來好戰民族所征服，彼等卽將其言語、文字、風俗，傳與此種好戰民族。

此種民族位於底格里斯河畔，由此大河脫離山地開始航運之亞述 (Assur) 城而來，然彼等則自稱爲亞述人，此是爲戰爭而組織之尚武民族，到了一四〇〇年，彼等竟爲全迦勒底之霸主。

尼尼微 (Nineveh; Nineveh) 城爲彼等所建設，因近代發掘出來，始覺其規模雄大。

今日所傳亞述之許多畫像及銘刻，不過告訴我們以狩獵、征服、掠奪、戰爭、殺害、及拷問俘虜等事。亞述遺刻，知亞述諸王，好自比於解鎖之狂猛獅子。照彼等的殘酷樣子，幾乎連獅子都給彼等帶壞了。

至關於此第一亞述王國之事跡，全部半出於傳說。例如建設尼尼微者尼奴斯 (Ninus)，與建設巴比倫之其妻塞密拉密斯 (Semiramis; Semiramis)，皆出於希羅多塔之記事，迄今無從徵實。實際上亞述歷史所詳載的，祇有諸王之凶暴耳。

### 三 希伯來人 (Hébreux, Hebrews)

當亞述征服迦勒底時，迦勒底一部份會逃出美索波達米，由敘利亞流浪到埃及，又由埃及流浪到敘利亞，遭遇幾多事件之後，遂入巴勒士登 (Palestine)。不料此種小民族竟會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演出重大的戲劇。

此即所謂希伯來人。彼等稱爲神聖書籍之俾布爾 (Eblé)，即基督教採用一半作爲傳說與豫言的，書中傳有可驚異之神話如下。彼等謂神聖之起原，換言之則謂人類之始祖亞當 (Adam) 與夏娃 (Eve; Eve)，會居住於地上樂園，後被神由樂園逐出，因亞當之過失，致有洪水，諾亞方舟及阿伯拉罕 (Abraham) 對神犧牲等事。

阿伯拉罕率部族赴埃及，時在前一七〇〇年。彼等因長老一人之名，稱爲以色列 (Israel, Iarael) 之子的希伯來人，並無在其地慘受虐待之樣子，彼等中有一人名約瑟 (Joseph)，并曾在第十六王朝之牧王時，做過地方行政官。

希伯來人住在埃及，約有二百年之久。繼諸牧王而在王位之底比斯諸王，爲偉大之戰士，亦爲大建設者。故以色列子孫不免充當苦役，然彼等並不落膽，值密內普塔 (Meneptah; Mineptah) 治世，彼等遂經摩西 (Mose; Mose) 率領，離埃及而探求『約束之地』。

彼等遂定居於巴勒士登。此地爲貧瘠之山國，夏季須忍受難堪之暑熱。但在有水場所，卽有草地，可以飼養家畜。葡萄藤與橄欖樹亦甚繁茂。要之比於潤澤之埃及，雖爲貧弱之國土，然在苦役之後，能自由尋得此地，已不啻視同天國了。

住在巴勒士登之希伯來人，尙在遊牧時代，爲統治於酋長卽長老之部族。彼等一如今日阿刺伯人中之某種人，常經營天幕生活。彼等叱逐其財產之家畜而前進，止於太陽以食物與其羊與山羊之地。若有掠奪機會，彼等卽肆行掠奪。

於是以色列十一族終定居於巴勒士登。彼等出埃及後，歷時甚長，曾漂泊於富有山地之沙漠高原西奈半島，具備驚人威嚴之神，出現於其地而眩惑摩西，幾使摩西成爲盲目。

巴勒士登本非無人之地，彼等欲在其地獨立，需要較長之時日。二百年間不絕與迦南人 (Chanaanens; Ca-

raantes) 及其他無名之塞種人諸部族交戰，其中有亞馬力人 (Amalecites, Amalecites) 亞摩利人 (Amor-  
rhæns; Amorites) 摩押人 (Moabites) 非利士人 (Philistins; Philistines) 等名目，見於俾布爾中。此種細微  
戰鬪而覺得不甚可信之故事，竟同傳說及奇蹟而保存於俾布爾，誇張於俾布爾。當腓尼基人探險殖民於地中海，  
希臘人準備以其智力稱霸於世界時，以色列之子孫乃用詭計、暴力、反逆，或爲奴隸，或爲暴君，乘亂入於巴勒士登  
而與之爭。

彼等倦於使競爭各部族破滅之無政府狀態，遂願服從猶太 (Juda; Judah) 部族會長大衛 (David)。大衛  
戰勝非利士人，救各部族，建設耶路撒冷城。彼爲短命猶太王國之創始者。

俾布爾雖欲在希伯來人中，極力掩飾最大偉人大衛之過失，然大衛實酷似迦勒底與敘利亞諸王。其種族既  
大致相同，風俗亦無甚變異。好爲掠奪戰爭，皆以敗者之苛罰與隸屬爲終局，謳歌勝利極爲熱烈，然都喜用神祕的  
文句。凡與以勝利之神，皆同樣供養於神殿。至征服者年力衰老不能任事時，亦同樣有血腥之陰謀，起於後宮。

大衛大約是能拿做詩的方法，做流暢的讚美歌，所以受以色列人之尊敬，到二百年後聖書中尙採用之。然卽  
使不惜重於此種不確實之文學的名譽，在大衛早成就相當之事業，不愧爲唯一之希伯來人。彼統一無規律諸部  
族於一己權力之下，并與性好掠奪之諸部族卽包圍此小國周圍之諸大國對峙而無所讓。

彼之子所羅門 (Salomon; Solomon) 利用父傳之政治才幹，得爲強大之君主。彼與埃及人、腓尼基人同盟，不  
久彼之名卽遠振於東方。彼派遣腓尼基建造之船，遠出紅海，與阿剌伯通商，後竟直走印度。彼之富據東方人所想

像，任意誇張，幾與小說相近。謂彼宮中畫妻三百人，并使用一千個奴隸。然所羅門之場合與赫邱利斯（Hercules）塞密拉密斯場合相異，不能把傳說和歷史分開。僅據附會假托魔術之富者中富者，賢者中賢者口中藉為美談之所羅門，即謂之為以傳說占踞歷史王坐亦無不可。

如所羅門在古代東方強大諸君主中，彼曾於誇耀其王位尊嚴之宮殿旁邊，建造一所充滿神之光榮的神殿。所羅門建造之殿堂，為希伯來人遺留之唯一紀念物，無人不讚其富麗已極。何以故？則以此為代表彼等最有光榮之時代故，即欲以之代表大衛。所羅門兩大王時代，不但給付彼等以自由，并以支配權賦與彼等之故。

所羅門死後，希伯來王國即分裂。所羅門之子羅拔姆（Roboam）僅能保住耶路撒冷，稱猶太王。除猶太與便雅憫（Benjamin）之培尼阿明（Beni-Amin）部族外，其他諸部族皆推戴耶羅拔姆（Jeroboam；Jeroboam）為以色列王。

此後希伯來歷史便成為以色列、猶太兩國長期交惡互鬭歷史，遂使亞述之征服者，得以此等騷擾民族為奴隸。

希伯來人開始編纂其各時代所製作之歷史故事、傳說、讚美歌、豫言等，當在前八〇〇年之際以色列王耶羅拔姆二世治下。然至於俾布爾決定為現在之形，實遠在其後，當在巴比倫幽囚（四五八）以後云。

俾布爾為全體不思議之出色書籍，為人類所作最美書籍之一，亦為支配人類運命書籍之一。

俾布爾以希伯來語寫成，其字母（Alphabet）出自腓尼基語之字母，文體亦含有多種。俾布爾各部分雖迭

經改作，然以其製作時代離隔過遠，不過稍稍變其形式，仍保留原作之面影。此書常於偉大之中，見其樸素崇高，亦時見其曖昧之孩子氣。

到處記載其他塞種人即埃及人、迦勒底人、亞述人之碑銘，然仍可窺見其文體、性向之相同，故俾布爾絕對爲希伯來人作品。此小小猶太人集團爲三大民族所包圍，宜乎不能保其獨立，但事實上竟得保其個性，豈不令人失驚。

因有俾布爾一書吾人得知希伯來人之宗教風俗。彼等奉爲神之耶華 (Jahveh) 或耶和華 (Jehovah; Jehovah) 非唯一之神而爲主神，此中尙有亞細亞共通之傳統。至各都市選出之神則有培阿爾 (Baal) 摩押 (Moab) 有卡摩士 (Kamoln; Kamoz) 推羅 (Tyr; Tyre) 有美爾卡士 (Melkarth; Melkarth) 西頓 (Sidon) 有培阿爾 (Baal-Sidon) 耶路撒冷始雖不止一耶和華，然不久即將其他弱小之神逐出，爲無敵之統治，於是遂以一神教繼多神教。但在所羅門之殿堂，尙有供養伊什塔 (Astarte; Ishtar) 神之房屋。

耶和華神純由希伯來人產生，不過是一個帶有神的性質之人，彼曾與亞當、諾亞、摩西、亞伯拉罕等人談話。彼有時（極少）用對於亞伯拉罕與耶弗大 (Jephthé; Japhtah) 之例，求人身供其差遣。彼因徹夜與雅各 (Jacob) 鬪而遣天使，彼又欲襲殺摩西。彼曾止住太陽，曾與巴蘭 (Balaam) 之驢說話，曾共長老們談論，又曾怒嚇如希臘人朱彼忒 (Jupiter) 不供彼以全數犧牲之不信者。彼對於不拜彼之人，皆認爲可怕之敵。因爲以色列人拜彼，所以彼常爲以色列人之好友。彼爲神中之王，爲地上之最偉大者，比最強有力者，其強力更加一層偉大。彼能統御軍隊。



與星及四大，即以有極偉大之強力故。彼對於不拜彼或使以色列子孫受苦者，全同迦勒底之王一樣，念念不忘。

所以希伯來人（亦如埃及人、迦勒底人於宗教上爲一統御力。禮拜極爲嚴格，歸雅各之子利淮（Levites; Levites）部族職掌。此等人常集會於收集律法表之櫃被監視的神殿中。

此等律法表在西奈山頂上，閃光鳴動之中，刻有耶和華指示摩西的神戒。此戒是否由神授與，不成問題，然傳此十戒於吾人之摩西，其名確有加入大律法家中之價值，則可斷言。

希伯來文明之傳與吾人者全在俾布爾。埃及人遺下有魅力之彫刻及宏麗之神殿，腓尼基人殖民地中海，發明字母，亞述人建造偉大之紀念物，希伯來人除俾布爾外無他作，然彌覺其十分可貴。

宗教能使猶太民族統一，宗教又能以強力給與彼等。實際多數猶太人當幽囚艱苦時期，棄去不善守護之神，崇拜其主人之偶像。但常剩有少數之信者，人雖笑其執拗，仍集會於神殿廢址與同盟櫃之周圍，表示彼等之決不棄去耶和華。彼等決不爲深憂極苦所挫折，慨嘆悲泣，欲使希伯來人瞥見其無窮之希望，俾熱狂的豫言者之聲，不至消失於沙漠之中。

#### 四 腓尼基人

同在敘利亞，又有別的塞種，卽與希伯來人、亞述人人種略同之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居住於地中海岸，發展其勢力及商業於遠方。蓋以海爲其豐潤之先導者，而以雷巴農（Tybaur; Lebanon）山脈爲其背，說到彼等之耕地，除

了海與山脈中間之狹長肥沃地帶此外便一無所有，於是彼等遂成爲大膽之航海者。論彼等之智力，非如希伯來人之羸痺於陰鬱的神學，埃及人之羸痺於單調的耕作，亞述人之羸痺於殺伐的戰爭。彼等在雷巴農高山之森林，尋出建造船舶之必要材料，大膽出征遼遠之海岸，依其所訪民族之勢力，財富，定其爲海盜或爲商人。

尋求彼等之歷史，幾於毫無所得。然在前十一世紀，彼等擴張其版圖於全地中海，乃是無可疑議之事。

最初彼等占領愛琴海 (Egée; Aegean) 諸島居比路 (Chypre; Cyprus) 克里特 (Crète; Crete) 其後沿亞細亞海岸，達於赫勒滂特 (Hellestond) 海峽，更突破之而入於黑海，爲尋覓貴金屬而直行至高加索 (Caucase; Caucasia)。向西循阿非利加海岸，達到利比亞 (Lybie; Lybia)，後遂建迦太基 (Carthage) 國於其地。彼等到薩丁 (Sadalgne; Sardinia) 西西里 (Sicile; Sicily) 後，隨盡力開拓西班牙 (Espagne; Spain) 及巴利阿利 (Baléares; Balearic Islands) 羣島，并會越過直布羅陀 (Gibraltar) 海峽，殖民於加的斯 [Gades (Cadix); Cadix] 而不列顛 (Bretagne; Britain) 海岸及卡西利提茲 (Cassiterides) 羣島亦勞過彼等之大駕。

腓尼基最初首都在西頓。然在前第八世紀，西頓已被非利士人所破壞，泰爾城起而繼承其勢力。

泰爾在此時代，比世界其他一切都市，又繁華，又開明，又活潑，不愧爲有名大都市。全地中海產物在泰爾市場販賣，與從內地出來之亞細亞產物交易。

全捧其精力於航海及商業之腓尼基人，其知的生活較彼等鄰人有光彩。腓尼基人能與希臘人接觸，對於世界將來，殊爲幸運。爲新理想燃燒而有活氣之少年人種，尙散住於希臘半島，彼等既有表示希臘曙光之初期文明。

爲希臘人祖先之邁錫尼人 (Mycenians; Mycenaens) 或謂當作愛琴人 (Egeans; Aegean people) 彼等得到腓尼基人之利益實在太多。

希臘人原本的（似應稱爲一切知的發展之必須條件）字母卽簡單明瞭質地相同的字母，可說全取之於腓尼基人。欲學習亞述、埃及之文字，需時久而用力多，然今則有新書體出現，卽由音標文字、象形文字滋生之發聲字母出現。

腓尼基人傳其字母於希臘人、希伯來人、阿美尼亞人 (Armenians; Armenians) 再由希臘傳之於意大利人 (Italians; Italians)、伊特魯立亞人 (Etrusques; Etruscans)、阿姆布利人 (Ombrians; Umbrians) 於是風行全世界。極簡單之歐洲字母其源皆自此出，文字之簡明實爲一切進步之基本要素。

腓尼基人亦似以能造字母爲大勝利而表示滿足，其建國中除此一事外，更無何等之痕跡流傳於後。沒頭於航海與商業之彼等，並不想做藝術家，實際關於腓尼基之藝術，祇有若干惡劣之彫像，既無碑銘，亦無紀念物，然彼等真能勤勉。浴沙而造玻璃，織成名貴之織物，幷知從泰爾海岸所採集之海貝，取其緋色以染之。

其社會如何組織無從知悉。當猶太國王所羅門在位，曾有王名海拉姆 (Hiram)，助築耶路撒冷之神殿。

其宗教類似塞種人之一切宗教。優勢之第一神名培阿爾，許多第二義之神侍其側，無論水、木、石等種種自然物體，皆先使擬於人類而後奉之爲神。

培阿爾神因禮拜之城市而異其名。此是一個男神，其旁有大女神伊什塔統治世界。伊什塔以月爲象徵，爲夜

與愛之女神，培阿爾則以太陽爲象徵。太祭之日常見有以人體爲犧牲而供神者，是爲捧於偉大之神之最高貴之敬禮。

腓尼基人亦如希伯來人被征服於亞述而爲其奴隸。

## 五 新亞述帝國

亞述諸王持好戰的、破壞的政策攻入全亞細亞，其成功及二百年餘，且能使亞細亞及埃及歸其統治。

紀元前八八五年亞述王亞述那齊巴爾 (Assurnazirpal; Asurnazirpal) 襲埃及及掠奪孟斐斯。轉向阿美尼亞、敘利亞，殆欲使亞細亞之塞種全體，服屬己之權力 (八八五至八六〇)。

其後繼者卽位，不甚願意服屬之國，屢謀叛亂，直至提革拉毗色 (Tiglathpalazar; Tiglathpilesar) 王 (七四五至七二七) 旣戰勝素號強敵之米太人 (Medes; Medes)，又戰勝永遠之敵巴比倫，遂爲底格里斯、幼發拉的兩河灌溉全地方之絕對君主。

其子沙爾馬尼瑟 (Salmanazar; Shalmaneser) (七二七至七一二) 更欲擴大征服範圍。彼攻圍以色列人首都薩美利亞 (Samarie; Samaria) 及腓尼基人首都推羅，然終不能取兩城而死。

其後繼者爲彼之士官名薩爾恭 (Sargon)，以大將軍、大征服者、大建設者，爲強大王朝之元首。此王朝君臨百年間，遺留許多紀念物於亞述。

時希伯來人分爲二集團：一爲以耶路撒冷爲首都之猶太集團；一爲以薩美利亞爲首都之以色列集團。以色列最後國王荷西阿（Hoshea (Osee); Hosea）爲亞述人所攻圍，把薩美利亞圍得水洩不通，薩爾恭軍隊於長期圍困後取之（七二二）住民均變爲奴隸。亞述人繼希伯來人，到薩美利亞後，即使當地之希伯來人禮拜迦勒底諸神，以代猶太舊日之禮拜，於是耶和華遂不能殘存於猶太小王國。

薩爾恭轉兵向巴比倫，巴比倫認彼之權威。彼臨死時，竟爲全亞細亞霸主，且企圖征服埃及。

其子西擊基立（Sennacherib; Sennacherib）（705至681）與四鄰埃及人、大月氏人（Scythians; Scythae (Scythias))、米太人、阿剌伯人、希伯來人鬪。雖說是戰爭不絕，然能以富麗之宮殿，裝飾其首都尼尼微。彼亦陷於亞細亞征服者當受之運命，被人暗殺，并其二子亦被暗殺。

另一子名伊撒哈頓（Asar Hadin; Esarhadon）繼其後（681至668）。

六七〇年伊撒哈頓率領大軍侵入埃及。埃及前雖有過西擊基立之侵入，然仍能保其獨立以迄今茲。此次則淪爲亞述屬州了。伊撒哈頓殺入孟斐斯後，宣言自己爲諸王之王。

從此埃及陷於爲人奴隸之苦境，想要做征服者之運命，大抵如此。回顧拉美西斯之榮華時代，相隔已遠，經過長期血腥內亂之後，埃及遂至甘受亞述之苛酷統治。

身爲薩爾恭王朝最後之人，亦爲亞述國最後之王，『竟如知道亞述破滅之將近，將其成爲偉大之長所與招致敗亡之短所，一總聚在一個人身上，』這就是說占着優勢、活潑而兼兇暴之亞述拔尼巴爾（Assurbanipal）；

Assurpanipal)

於是薩爾恭朝諸王可憎之權勢告終，且以極強大之國而除自滅外，並無別路可走。

亞述拔尼巴爾之帝國竟爲巴比倫、迦勒底所分割。其時巴比倫謀脫去四百年間難堪之尼尼微的羈覈。適有好戰新民族米太人出現於迦勒底北方阿美尼亞山地。巴比倫之支配者遂與米太人連合，占領尼尼微。王恐爲敵人生擒，與宮殿共燒死（六一二）（註）

（註）亦有作六〇六者，此係據最近定說改正。

弄到種族滅亡而會久享軍事名譽的強大帝國，換言之，就是爲人生增加苦惱之強大帝國，竟如是之忽焉滅亡。

## 六 米太人與波斯人

新民族出現了。此非如埃及人、米太人、希伯來人、腓尼基人之爲白色塞種，乃是屬於白色雅利安種之米太人、波斯人。彼等住伊蘭（Iran）高原，冬嚴冷夏酷暑之山嶺河谷地方，有沙漠，亦有肥美之場所。

在米太北方黑海沿岸，住有強壯、野蠻之民族大月氏人。其侵入甚爲可怕，對於彼等，非常時武裝不可。米太王夫拉俄爾特（Phraorte, Phraortes）與亞述拔尼巴爾爭戰而死，其子賽阿克薩利斯（Cyaxare, Cyaxares）（六三五至五八四）能復父讐，和那菩波拉薩（Nabopolassar）協力而滅尼尼微。

經此勝利之後，亞述帝國遂被二征服者所分割。那善波拉薩取南方即巴比倫與迦勒底，賽阿克薩利斯取北方即尼微亦即亞述。

米太小王賽阿克薩利斯受幸運之賜身為波斯大帝國之建造者。此帝國後為亞歷山大 (Alexandre; Alexander) 所征服，羣稱為史上最強大帝國之一。彼到處用兵征討，在其周圍之三民族即北之大月氏、西之呂底亞人 (Lydiens; Lydians)、南之巴比倫人。或為其同盟者，或則強使歸屬。

彼與米太人努力廣布新宗教，好像亞細亞有以此新迷信為必要的樣子。

實際波斯人之宗教比到迦勒底、敘利亞之宗教，自有許多優點。此種宗教有與摩西佛陀同樣之小說式豫言者，其所謂瑣羅亞斯德 (Zoroastre; Zoroaster) 即薩拉蘇什特拉 (Zarathoustra; Zarathushtra)，與其先人一樣，非同惡天使鬪爭不可，所以能夠受到神之啓示。波斯人尊為聖典之聖奧維斯他 (Zend-Avesta) 係用波斯語寫出的傳說與教訓之大部分，其斷片至西曆第六世紀始行蒐集。

就瑣羅亞斯德所主張之教理言，雖覺下級之神太多，然實為善惡二神教的宗教。且其究殆與一神教無異，因其大神為光輝之主 (太陽，稱為全知 (Ormuz, Ormuz, Hormuz))，羣推為正義與真理之神故。全知大神靜觀惡魔與善良天使之鬪爭。惡魔含有傲慢、飢餓、渴望、殺人、有害之思想、破壞的火等意味，上戴惡天使阿利曼 (Ahri-man) [安格羅門攸斯 (Angroméinous)] 為主。所以人類非以一生之全行為助成全知大神之勝利不可。

聖奧維斯他亦與一切聖書無異，含有道德之教訓，而以慈善、勞動、誠實為教。死後善人加入全知大神之軍，惡

人則投入阿利曼軍。

特別是火之禮拜與其他神之禮拜不同，決不因奇妙之象徵而有所表現。但是一切神像皆須禁止，燒火於高岡頂上，永不令其滅熄，然有不淨氣息之人，就沒有來燒此火之權利。唯有馬岐 (Mages, Magi (Magians)) 教士，自幼充當保存此火之職司，并管理若干犧牲。

此宗教直至被回教徒 (Muslimans, Mohammedans) 征服爲止，數世紀中能不失其單純之尊貴地位。就是到被征服時候，火亦未曾滅熄。瑣羅亞斯德之尊敬與火之禮拜因現在之印度 祇教徒 (拜火教徒 [Parseis (Guebres); Parsees]) 而存續，彼等尙敬虔固守人類最古一宗教之殘骸。

當賽阿克薩利斯擴充波斯帝國至於北方及小亞細亞方面時，他方那善普拉薩與其後繼者正擴充巴比倫帝國於南方。據希伯來人傳說，其子名王尼布甲尼撒 (Nebuchodonosor; Nebuchadnezzar) 爲征服者，又爲和平之愛好者。彼欲侵入埃及而試其征服，敗埃及人於歧爾加美什。但尼布甲尼撒並不追求功名，仍歸亞細亞，擴大其帝國首都巴比倫而加以修飾。

由腓尼基人埃及人希伯來人成立之同盟，係爲對抗彼而作。彼先對近鄰，因不斷醞釀騷擾與不調和而破盟。約之希伯來人用兵。耶路撒冷王西底家 (Zedechias; Zedekiah) 不單須與亞述王闢，并非與以熱烈而崇高之言語倡說革命的豫言者闢不可，誠可謂多事之秋。豫言者中有一人名耶利米 (Jerémie; Jeremiah) 是以戰前之熱烈說教與耶路撒冷被占領後之撰作哀歌而得名。



實際上耶路撒冷是經過長期攻圍（一年半）而後被人占領。尼布甲尼撒於可怕之苦惱中，殺死西底家及各首領。此等可哀之以色列人，完全無力，不得保其獨立。彼等於其聖書中，僞稱尼布甲尼撒觸神怒而化獸，總算勉強對他復了讐。

彼等希望能有不如此殘酷之將來，等到什麼時候，纔得一個救世主出現，從許多災禍中救出彼等，彼等開始想像經過幾百年之苦惱與不幸後，終有一日給與若干之富、正義及自由，追溯彼等作此希望，想像時代，蓋正是彼等落魄、衰亡、苦惱由奴隸陷入奴隸，而幽囚於巴比倫之時代。

取耶路撒冷之尼布甲尼撒，又曾攻圍推羅。但推羅城壁高厚能防襲擊，腓尼基人之船不絕補給城中之糧食，故無因飢饉而被占領之事。雖經過十三年間（五七四）之攻圍，然泰爾終未被彼占領。可是腓尼基各殖民地因此離本國而獨立，本國之商業遂衰。

尼布甲尼撒死於五六二年，以其權力傳與暗弱無能之子孫。所以波斯之諸征服者能够毫不費事而令此輩退位。

尼布甲尼撒之子阿斯泰澤（Astyages, Astyages）雖為米太及波斯之王，然為其手下土官居魯士（Cyrus）所顛覆。居魯士為亞細亞最有才幹君主之一人。波斯諸王繼承米太諸王，蘇薩（Susa, Susa）即取埃克巴塔那（Ecbatane, Ecbatana）而代之。但波斯人差不多與米太人為同一民族，故居魯士亦可作為賽阿克薩利斯之後繼者。

後來波斯之生涯與希臘生涯混成一起，百五十年間世界之歷史竟成爲希臘對波斯戰鬪記事史。

\* \* \* \* \*

希臘人、羅馬人均可稱爲幸運兒，先因密爾泰阿提斯 (Miltiade, Miltiades) 忒密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Themistocles) 亞歷山大而勝，繼因龐培 (Pompee; Pompey (Pompeius)) 圖拉真 (Trajan (Trajanus)) 而勝，於是歐羅巴不但能阻止侵入，并能自爲侵入者。經過五百年後，希臘人及羅馬人始確被回教 (Islam) 之蒙昧人逐出亞細亞。然文明之炬火滅熄甚遲，所以爲腓尼基人、埃及人後繼者之希臘人與爲希臘人後繼者之羅馬人，皆能廣播其光明於世界。

## 第二章 希臘

若說埃及是尼羅河之賜物，則希臘（*Graece: Greece*）當稱爲地中海之賜物。無論從希臘半島那一座山來看，多能見到圍繞這座山的海。出入多之海岸、島嶼、岬角及無數之自然港，皆係使希臘成爲海國民之關鍵。且在古代能爲移住、產物、言語、思想之交換者，所恃惟海，故曰文明僅存在於海岸，希臘卽爲地中海之一海岸。

氣候溫和而愉快，太陽煥發其光輝，橄欖樹、葡萄藤、小麥並皆繁茂之狹隘而肥沃的原野，一切都能使人民生活調和，無須與無情的自然之敵意，爲努力之抗爭。拿希臘同別的地方比，就令人忽發此想。所以說吾等之文明發生於希臘，那是極其應當，毫無可怪之處。

且屹立於希臘之許多高山與切斷希臘海岸之險峻岬角，橫互於此小國之各地方間，往往築成難越之障壁。所以住民之特質能爲多種之存續。當住民棲息於廣野之際，大率混合於毫無色彩一切相同之生活，因之生出同風俗、同傳說、同因襲的凡庸。不料在小小希臘，雖近接之住民亦爲自然之障礙所分離，能保有彼等特有之生活智力上獨立。如帖撒利（*Thessalie; Thessaly*）、阿提卡（*Attique; Attica*）、埃陀利亞（*Etolie; Etolia*）、俾俄喜阿（*Boeie; Boeotia*）、拉哥尼亞（*Laconie; Laconia*）等一切皆不相同，殆呈別國之觀。

就希臘而言，有其長處亦有其短處。由希臘史發端，卽惹起殘酷無益之戰爭是其短處，因地理的區分，使各地

方孤立幾乎形成獨立之國民使強烈之個性，爲可能之發展是其長處。

希臘在人類發展史上，不愧爲重要之演員。無論如何民族，沒有像希臘那麼有無上之光榮，且值得人類之讚賞。

在特羅耶 (Troie; Troy) 戰爭以前之希臘，尙無何等正確之記事。只能借詩的傳說，窺見其稍有可疑之事實。從這種遠古時代，留與吾人之痕跡及記載，不過給點漠然之暗示。然航行地中海之腓尼基人，傳彼等之言語，商業，船舶於小亞細亞，希臘，克里特 (Crète; Crete) 此是的確之事實。

此種原初希臘史皆是談話，皆是極愉快之詩史。此古代之一羣偉人皆成了神，以作成希臘文明之彼等功業，流爲傳說，雖至於三千年後，此等傳說仍能保存其固有之美。從彼等與赫邱利斯 (Hercules (Hercules)) 之長期奮鬥，西修斯 (Thésée; Theseus) 與雅典 (Athènes; Athens) 之建設，哲松 (Jason) 與金及羊毛之獲得，以及邁諾斯 (Minos) 卡德馬斯 (Cadmus) 埃提巴斯 (Edipe, Oedipus) 等一切插入神話中之英雄，固然都是從歷史出來。然此所謂歷史乃是一種未知之歷史。

特羅耶戰爭 (前第十二世紀或第十一世紀) 爲傳說時代之末期。特羅耶戰爭詳見荷馬 (Homère; Homer) 所作伊利亞特 (Iliade; Iliad) 歌中。伊利亞特係在特羅耶戰爭終了，還經過約百五十年而後成書。然於吾人該說過去之書中爲最古，且在詩書中爲最美之作品。實際吠陀與聖書中亦屢見奇怪峻嚴之美，然吠陀與聖書皆不能如荷馬有愉快的強力微笑。一切文學無不由古代巨匠引出，吾人若爲印度人或塞種人子孫，則吾人自當爲別

樣之思考。人類之精神常以別樣意味而進展，吾人或將繼續讚嘆昆瀛紐（Victimou; Vishnu）之變身與耶和華之憤怒。但是人類意在追及美與真，藝術與科學，所以不願沈淪於吠陀傳說同猶太人豫言，而樂從希臘人所與之衝動。吾等由荷馬至埃斯基拉（Eschyle; Aeschylus），由埃斯基拉至魏琪爾（Virgile; Virgil），由弗基爾至但丁（Dante），由但丁至莎士比亞（Shakespeare），由莎士比亞至聶俄（Victor Hugo），皆能貫通各世紀，使普及的美之傳統，追逐時代而進行。

希臘人對特羅耶人之戰爭，與其認為真實，還恐是出於附會，就是出於附會，亦不失為神話時代之大事件。

當時小亞細亞有名為特羅耶之名都，達爾達那斯（Dardanus）之子普賴阿姆（Priam）為特羅耶王。普賴阿姆子巴黎斯（Paris）恃已貌美，奪取斯巴達（Spartes; Sparta）王美內雷阿斯（Menelas; Menelaus）之妻海倫（Helene; Helen），為欲取回海倫，又為欲處罰強奪者，全希臘遂羣起而攻。所有希臘諸部族各首長中，有貧國諸王阿基利（Achille; Achilles）、攸利塞斯（Ulysse; Ulysses）、阿查克斯（Ajax）、內斯托（Nestor）、代俄密提（Diomedes; Diomedes）等，推戴諸王中之阿加孟農（Agamemnon）而團結一起，希臘艦隊運送彼等至小亞細亞。此等戰士在特羅耶城下，經過十年間激戰，特羅耶城遂被火焰包圍而陷落。

勝利者滿載奴隸與戰利品而歸希臘，但歸後大部分遭遇不吉之命運。阿加孟農在宮中被暗殺，彼之諸子與阿特盧斯（Atrée; Atreus）一家，皆演古今劇中極慘傷之悲劇而死亡。

伊薩加（Ithaque; Ithaca）王攸利塞斯經過十年航海後，始得歸其王國，荷馬作詩名奧特賽（Odyssee）。

Odyssey) 以詠歌其事。奧特賽爲不劣於伊利亞特之美歌。攸利牽斯之冒險與阿基利之激怒皆能感動吾人。

依魏琪爾之想像，則當有一個特羅耶人名伊尼阿(Enée; Aeneas)，脫去勝利者之手，由舊居地尋求海岸而逃亡，憩息於腓尼基人殖民地及阿非利加之柏薩(Byssa)，其後終在意大利上陸，築羅馬之權勢根源於其地。伊尼阿一段故事爲弗基爾美麗詩歌伊尼德(Enéide; Aeneid)之主題，羣認此作品可與伊利亞特並稱。但尋釋此詩全部，仍不過爲相傳之故事。

由前第十一世紀至第十世紀，伯羅奔尼撒(Peloponèse; Peloponnesus)半島被由帖撒利山地來的多利亞(Doriens; Dorians)人所侵略。此事與其稱爲征服，不如稱爲移住，與其說是外患，不如說是內訌。因爲多利亞人口操希臘話，且常誇讚希臘人的原故。

就當時多利亞人與阿基安(Achéens; Achaeans)人惹起之葛藤而論，幾乎無從究詰，卽就愛革人之子孫與愛俄尼亞人(Ioniens; Ionians)的職業觀，亦覺無從稽考。只知道當爲武人爲農夫之多利亞人，定居於伯羅奔尼撒時，爲商人爲水手之愛奧尼亞人，則占領阿提卡，再由其地向敘利亞、埃及、西西里海岸發展。

此時國王立法者來喀古士(Lycurgue; Lycurgus)出現，然彼全然不屬於歷史，可是亦非全出於傳說。斯巴達〔卽拉西提蒙(Lacédémone; Lacedaemonia)〕因彼始得強固之組織，迄被羅馬人征服爲止，皆能存續其強固組織，約有五個世紀。

斯巴達首創寡頭政治，僅爲征服者之多利亞人(卽真正斯巴達人)，有政治上之權利，拉哥尼亞人(Laco-

riens; Laconians) 卽被征服者則爲隸屬土地之農奴。彼等爲其主人耕作土地，彼等實爲多利亞人奴隸（希臘特 (Hélotes; Helots) ）。征服者對於被征服之人民，兵士對於工人，往往視爲懷抱中物，故不免以侮蔑之念相待。希羅特與斯巴達人之間有培利俄伊西人 (Périèques; Perioeci) 介在其中，是爲散在拉哥尼亞各都市之半奴隸半自由民。又有實權被剝奪之王二人，主宰年長者會議（元老會）及人民會議（民會）。在這種古風形式之下，議會制度之輪廓已經存在，埃福爾 (Ephores; Ephor)（長官）等掌現今各部長之職務。彼等雖較王握有實權，然不能不從元老會所定之法律。民會每有空位，除指示可以指名之新元老外，殆無其他權利。

來喀古士與拉西提蒙初期立法者等所抱目的，一心只想擁護祖國，但所擁護者非希臘之祖國，而僅以斯巴達之小祖國爲限，努力於軍事教育。矮小虛弱之畸形兒童皆供犧牲，其他亦取嚴峻苛酷之管理方法，寒暑、飢餓、疲勞均應極力忍受。無所謂家庭生活，兒童年達七歲，卽須在一起教養，俾長成於絕對的共產主義中。藝術、商業、農業皆被輕蔑，唯一之願望在養成強健而受過訓練之勇猛不屈戰士。少女亦幾於裸體與少年男子，同受粗暴之教育。對於婦人，僅要求其爲國家生育勇敢兵士。

斯巴達人對於死毫不介意，除作軍歌以鼓舞愛都市的國家而憎惡敵人外，不再有作詩之必要。避勞動，拒藝術，蔑視科學，嫌惡同情，此種狹隘之愛國心畢竟是一種極平庸之感情。

斯巴達爲欲武裝希臘，幾如在伯羅奔尼撒張一陣營。但當波斯戰爭一役，斯巴達祇能作第二流之職務，其第一榮譽反歸雅典。且斯巴達不能如其有榮譽之戰，同時產生偉大之詩人、藝術家、學者、哲學家。其嚴格之氣風與

蔑視榮華之念雖足讚賞，然僅具尙武英雄主義之高尙特質，究有何用，誰使希臘遂至於滅亡，惹起長期之內亂，曰斯巴達，誰阻止阿提卡之壯大發展，曰斯巴達，故斯巴達實爲希臘不幸之精神。

\* \* \* \* \*

於前第八世紀，形成一種國民的統一，此係以不斷之戰血，鑄成之奇妙的統一。然此等戰爭雖有猛烈之憤怒與野蠻之抑壓，並不發生執拗之情惡。因爲此等諸部族有共通之一種言語，一種宗教，故當總與以一個祖國。一方自稱希臘人，對他方則稱爲野蠻人。

奧林比亞競技會 (Jeux olympiques; Olympian games) 爲形成希臘國民之主要貢獻。

其起原雖說極古，然爲一般人所知，則爲紀元前七七六年以來之事。當時已擔負決定年代之重大任務，因爲奧林比亞競技會，是每四年舉行一次，其期間即稱爲奧林比亞 (Olympiade; Olympiad) 紀。以故第一奧林比亞紀係以自七七六年至七七三年爲期間，此紀年法直至耶穌紀元方廢。

不但由希臘本土，并有由小亞細亞、西西里、大希臘殖民地 (Grande Grèce; Great Greece (Magna Graecia))、西利拿伊加 (Cyrenaïque; Cyrenaica) 等希臘世界全部，每四年不期而會之希臘市民，皆參集於伯羅奔尼撒西北部伊利斯 (Elide; Elis) 之奧林比亞。此地有奧林比亞·修斯 (Zeus olympien; Zeus olympia) 之神殿 (前第五世紀)。

競技爲極美善、極莊嚴之宗教的祭禮，然其處全不帶有神祕的宗教感情。



競技共舉行五日，無數羣衆聚集其處，由競技場各階段，熱心眺望着勝敗。戰車競走、徒步競走、拳鬪、投鐵圈、投槍凡可以表示技與力之肉體運動，皆看得見。奧林比亞競技能够得賞杯，卽爲最高之榮譽，平達（Pindare; Pindar）（平達羅斯）（五二四至四四一）曾專爲讚美得賞者而作詩。雖在希臘之自由喪失後，尼羅（Nero; Nero）皇帝尙想身受最大勝利之榮譽。

女子無列席觀覽之權利，因爲斷定其無此種價值的原故。

關心於身體之強壯與優美，爲希臘教育之總樞紐。奔走最速之運動家，能舉重物之力士，以最大力量投出鐵圈之絕技者，皆被人賞讚爲英雄，此雖有過走極端之傾向，然在另一方面如精巧之近代文明，又往往輕蔑體力與技術太過。

加以無論何等金錢上之利慾，亦不能污及此等之競走，優勝者不過受一橄欖冠。

奧林比亞之集會能以正當的國民自尊心，給與希臘國民，使其自覺，但終不能防止希臘之因內亂而分裂。雖然，在外患當前之日，希臘人會屢用以表示其統一，何謂外患，如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es; Xerxes）及馬其頓（Macedonie; Macedonia）之腓力（Philippe; Philip）皆是。

當多利亞人以斯巴達之名義，用武力建設其暴君的支配權於伯羅奔尼撒時，其他散在哥林多（Corinthe; Corinth）、亞各斯（Argos）、美加拉（Megare; Megara）、雅典底比斯（Thebes; Thebes）各地之希臘人，則發展彼等之商業與海軍。自前第八世紀至第七世紀間，彼等建設殖民地於全地中海。爲文明搖籃之美哉此海，當時真

不啻希臘之黑海希臘航海者不絕訪問其全海岸，其船舶類將移民與商品運至黑海、伊利亞海（Illyrie；Illyria）到博斯福魯（Bosphore；Bosphorus）建設拜占庭（Byzance；Byzantine（Byzantium））到克里米亞（Crinée；Crimee）建設刻索尼薩斯（Chersonése（Chersonesus））到高盧（Gaul；Gaul）建設佛斯亞（Phocée；Phocæa）後爲馬賽（Marseille；Marselles）皆在此時。他如小亞細亞之以弗所（Ephése；Ephesus）米利都（Milet；Miletus）南意大利塔楞敦姆（Tarente；Tarentum）叩密（Cunee；Cunæe）已與希臘屬州無異。就中如西西里，不久即產生敘拉古（Syracuse）卡塔那（Catane；Catana）阿格利貞坦（Agriente；Agrirentum）等繁華都市，比其本國還要強大。

始終無所謂希臘帝國，推原其故，則因此等都市皆爲獨立國，互嫉其有特權，日以熱烈鬭爭爲事。然此等人民全以軟熟調子，說出美好豐富之同樣言語，此言語雖在彼此鬭爭之際，亦不能妨礙希臘人之爲同一國民，而普及於地中海岸之各處。

彼等欲爲何等計畫時，出行至福克斯山麓之特爾斐（Delphes；Delphi）稟命於能受神托之彼提阿的阿坡羅。特爾斐之祭司積有極大財產，然俗人不能稍加觸犯。當奧林比亞舉行大祭典時，希臘人爲欲參拜保護彼等且爲衆神及人類之父的修斯，故羣集於奧林比亞修斯神殿之前。

與索隆古士爲斯巴達立法者同樣之梭倫（Solon），則爲雅典之立法者。彼以憲法給與雅典。彼之事業雖絲毫未能遺留於後世，然其及於雅典運命之影響，至爲重大。

在前第六世紀及第五世紀之雅典，雖爲絕對民主政治，然其民主政治仍不脫寡頭政治之範圍。此政體包含自由與進步（一如凡能進步者之隨時變易），於既往人類所用諸制度中，實爲甚優秀之制度。

然其間有最污穢之奴隸制度，尤其因此等奴隸，並非如黑奴之專營劣等的存在，實與爲其主人之公民，同屬於高貴血統。變成奴隸之原因在於戰爭失敗，因戰爭而被取得之都市，住民除受掠奪焚燒外，尚須屈身爲奴隸。在古代之戰爭，比現代戰爭爲禍更大。雖有何等法律，亦不加保護於奴隸。主人可以毫無理由，苛責奴隸，出賣奴隸。敗者戰敗而奪去人格時，并慈悲與正義亦無希望。

然離開吾人所見爲可悲的方面來看，則雅典之民主政治自有特別優點。公民皆得爲兵士，公民皆得爲審判官，公民皆得參與政治。凡公民定期參集於阿哥拉（Agora）（市場），自由開陳各人意見之後，其決議則依多數決而後定議（Boule）。最雄辯者、最巧者能使蜩集自己四圍吵擾混雜如在夢中之熱心聽衆，服從自己之意見。國事由每年依抽籤而任命之五百人會議，立案實施，凡屬公民，皆有參與此種會議之權利。政府無王無大總統，由此會議選出長官九人，不絕對民衆辨明其行爲。彼等之權力甚不安定，則因民衆之心易於動搖故。意欲走向不用暴力的企畫之彼等，常以最初之失敗而忽然挫折，彼等徹底的拒絕一切權威。蓋彼等本爲辨士，遇有不歡迎彼等意見者，即奮起而加彼等以放逐之刑。

奴隸受公民保護，雖雖立於公民之中，不啻爲局外人之生活。其大部分本爲希臘人，然仍不能享有爲公民之名譽。公民權爲祇許雅典人享有之特權。

女子殆爲希臘社會所不顧，彼等長關閉在婦人室中。

愛美愛雄辯，視榮譽比金錢還重，自負心強而熱中自由，此皆雅典民主政治可讚賞之優點。故雖有愚拙與弊害被人訾議之處，仍不失爲人類文明最高貴之一形體。

\* \* \* \* \*

希臘人自彼等之歷史初期，即非與異邦人鬪不可。彼等殖民於海岸地方時，亞細亞人已漸次占據中央山地。此種原始歷史甚覺混沌。據傳說則呂底亞全地方經過幾度盛衰後，卒歸於名爲該基斯（Crius，Cyros）（七一至六六八）一個強有力王支配之下。彼爲半希臘人，殆是架空人物。

該基斯之後繼者與希臘殖民地爭，約經百年而後成功。彼等在東方與米太人對立，維持獨立，在西方與小亞細亞之希臘人對立，亦能保其專制政治。撒狄（Sardes，Sardis）在此一時，成爲誇耀榮華之王國首都。呂底亞最後之王最富而最有名者爲克利薩斯（Crius，Croesus）（五六〇至五四八），這個亞細亞王不與希臘人爲敵，彼納莫大之金類於特爾斐，鄭重款待梭倫，制定貨幣制度。彼是否異邦人抑爲希臘人，簡直無從分別。因爲區分國民與民衆之政治的國境，常出於人爲的原故。

然克利薩斯之權勢未能永續。如賢者梭倫告彼之言，以爲「既已稱爲人類，則雖最享幸福之人，料不到什麼時候，要遇着黑暗之不幸。即非到最後之瞬間，無從豫測。」彼終被波斯王居魯士（Cyrus）所打破（五四六），致呂底亞成爲廣大波斯帝國之一州。

居魯士（五八九至五二九）在史上爲祀以半神之戰勝者中一人，若復追憶彼之生平，幾有令人難信之幸運。賢者蘇格拉底（Socrates）門下俊才色諾芬（Xenophon, Xenophon）（四四五至三五五）於其『賽羅彼代阿』（Cyrupédie; Cyropaedia）中，竟舉彼爲模範。居魯士征服巴比倫、大夏、美索波達米、全中央亞細亞，成立一廣大之帝國。克利薩斯以居魯士爲對手，正在此時。然終敗於提姆布累（Tymbree）（五四八），居魯士大王遂兼爲呂底亞主，與希臘人國境相接。彼未嘗自與希臘人競爭，但彼之後繼者卒以所向無敵之亞細亞大軍，不得不壞滅於貧弱歐羅巴之前。

居魯士征服呂底亞之後，所有亞細亞殘餘之地方，悉爲彼所征服，諸民族爭先逆服於彼，蓋因對於統率剛毅軍兵之有霸氣首領，早已全無抵抗力之故。不但敘利亞、腓尼基、巴勒士登如此，即阿剌伯及印度之一部亦不戰而歸於彼之手中。波斯帝國今已由印度擴至博斯福魯，由高加索擴至西奈山。

繼居魯士後者爲其子岡比西（Cambyse, Cambyses）（五二九至五二二）及大流士（五二一至四八五），爲欲更增大其國土，繼續其侵略政策。岡比西雖敗於埃及及之沙漠，然大流士之戰運則較爲強盛。

當第一波斯戰役即希臘人開始對米太人戰爭時，彼之帝國殊爲廣大，彼實有無限之財富，無數之軍隊，無阻礙之專制政治。

\* \* \* \* \*

戰爭以小亞細亞而開始。襲取純希臘的繁華都市米利都，并破壞之（四九四）。大流士被迫於騎虎之勢，爲

欲完成真征服之目的，於征服小亞細亞之希臘人後，并想征服歐羅巴之希臘人。彼派遣使節於雅典與斯巴達，要求其降服於波斯，斯巴達人大憤，投其使節於井以相報。

大流士於是爲可惡之侵入希臘準備（四九三）陸軍侵入色雷斯（Thrace），在其地不戰而敗滅，波斯海軍依希臘史家誇張之言，則誘致其十萬大兵，於離雅典數軒地點之馬拉敦（Marathon）上陸（四九〇）。

馬拉敦爲史上最有光榮之地名。若以此戰爭爲各戰爭中卓絕之戰爭，則必非因其戰略之巧，戰士之多，戰死者之少，實由有軍事上真勇氣的永遠象徵，卽尊重自由之人民，爲彼等祖國之自由而鬪，當然爲唯一可讚之事。

提起當時所謂希臘祖國，係指一切可爲將來人類寶庫而言。要知亞述諸知事之陰慘的專制政治，實足恫嚇美與真之將來，希臘卽爲歐羅巴保守之。雅典將軍密爾泰阿提斯（Miltiade, Miltiades）擊退來燒雅典之東方軍隊於海以救世界，彼之軍隊實可謂保護文明之軍隊。

波斯大王不能忍耐慘敗，彼正計畫復讐而死去（四八五）。

其子薛西斯自己指揮遠征軍（第二波斯戰役），架船橋於赫勒滂特（Hellespont）。據希臘史家傳給吾人照例非常誇張之估計，謂有百萬之軍兵，渡海來到歐羅巴大陸。此百萬兵係由一個狂亂之專制君主率領，乃混合亞細亞各國國民而向於破壞之奴隸羣集。歷史上屢將此種不幸光景，揭示於吾人之前。

希臘人雖對於共同之敵，亦不能互相團結。斯巴達與雅典之當前已滿佈野蠻人，仍各自保其獨立，然彼等卻從未怠其任務。

趨帖撒利山地而赴希臘，非通過德摩比利（Thermopylae; Thermopylae）隘路不可，西爲峨峨高山，東爲決大海。利翁尼達斯（Leonidas; Leonidas）與三百斯巴達兵，在該地靜待侵入之大軍，彼等早已決心戰死，後竟達到其榮譽戰死之目的（四八〇）。

利翁尼達斯之勇敢當然是有名的，其手下兵士等因素受曠策之故，甘爲主人一死，亦自在人意中。此次爲一種精神與一個祖國而死，可謂死得其所。

德摩比利不能阻止薛西斯之進兵，佛西斯（Phocidae; Phocis）、俾俄喜阿、阿提卡皆被侵入。雅典人、忒密斯托克利就神囑「希臘人藏身木壁中」一語，加以解釋，謂國人欲求安全，祇有逃入船中，雅典人遂皆棄城而乘船。大海戰在薩拉米（Salamis）舉行，野蠻人之海軍打敗紛散，薛西斯懼而歸亞細亞，史稱薩拉米與馬拉敦，勝同爲救濟世界之戰爭。

然薛西斯並未忘情於征服，所以全希臘各都市之愛國心遂被其覺醒，希臘乃以全部武裝聞。斯巴達王、保塞尼阿斯（Pausanias）率領十萬希臘兵，於俾俄喜阿，得到完全之勝利，雅典海軍亦於愛奧尼亞（Ionia）之密卡利（Micale）殲滅波斯之海軍（四七九）。

但保塞尼阿斯與忒密斯托克利皆不能持續彼等之勝利。保塞尼阿斯被波斯黃金收買，因慘死而稍贖其賣國之罪。忒密斯托克利則受一切民主政治惡弊之結果，即由極卑劣極嫉妬之雅典民主政治，逐彼出國。使此不幸之人，忘去其爲人，爲雅典人之威嚴，求庇護於波斯王蔭下。彼竟以介在祖國敵國之間，終其滿載名譽之冒險的生

涯（四六〇）

隔了沒有多少時，誇張勝利之希臘人，竟驅逐波斯於歐羅巴之外，并能使彼等在亞細亞之同胞，離去波斯羈絆而獨立（四六五），希臘之精神遂得爲自由之飛躍。

\* \* \* \* \*

以後諸年爲史上最華美之物，此於人類之精神生活爲劃期的，可稱爲希臘之驚人時代。

雅典較斯巴達貢獻於救濟希臘者爲多。雅典海軍到處握有霸權，除斯巴達外，全希臘皆認雅典之權威，甚至有受其支配者。六十年間（四六五至四〇五）雅典直爲希臘世界之真中心，藝術、科學、詩歌、演劇、雄辯都於此時放空前之光輝。從來未有以如此狹隘之地域，以如此短促之時代，而能使上述種種事業同時開花，且能爲普遍所有各方面之完成，有之則自雅典始。

此時代稱爲伯里克里斯（Pericles, Pericles）時代。伯里克里斯爲巧妙辯論家，亦爲完全政治家，彼既無何等野心，除在同國人中推爲第一外，亦未得何等名譽，然自前四六〇年至四二九年，彼竟能支配雅典之運命。

彫刻當時已達最高之完成，邁隆（Myron）（五五〇？）、菲狄亞斯（Phidias）（四九六至四三一）、波利克利塔斯（Polyclète; Polyclitus）（四七〇至四三一）皆能作現代人不能作之華麗作品。二千年來彫刻術非不極意研究，但終無有優於希臘之彫刻術者出現，可稱奇蹟。二千年來刻石、造像頗多新型，有時亦有新巧的發見，然終無甚進步。雖現代亦有彫刻之最美作品，但一經與博物館中希臘傑作相較，則不免呈凡庸之趣而見黜。



希臘人不分彫刻與建築，非狄亞斯所造大理石像，建於阿克羅波利（Acropolis，高丘頂上之雅典守護神巴拉斯·雅典（Pallas Athéné，Pallas Athena）可蓋的殿堂，飾之以帕德嫩（Parthenon，Parthenon）女神（四四四）。此種天才傑作終遭破壞，人類之暗愚忍向賢者所建神殿，洩其鬱憤。如一六八七年威尼斯人（Venetians，Venitians）摩羅西尼（Morosini）及一八一六年英吉利人 埃爾琴（Lord Elgin）皆曾不辭冒瀆，掠奪此驚人之建築。故至今已覺破片無存，然仍不失為驚人之傑作。

於戲曲之手法，希臘人由最初之努力，已達到極好之地位。與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Michelangelo）雖亦為偉大彫刻家，然其偉大終比不上非狄亞斯一樣，莎士比亞亦比不上老埃斯基拉能作適切、雄大、美麗之戲曲。希臘人當劇詩初出，早能於決定的形式下了解之，現代人無論如何摹倣，不能出乎其上。今日演劇巧妙之有力作品固多，然溯其由來，不過直接希臘之悲劇、喜劇。雖延及二十世紀之時代，終不能謀根本的革新，戲曲之形式猶未脫當初之老樣，人類之心不變，人智亦不能擴大，故不能做出變形。當出演『埃提巴斯王』、『波斯人』、『阿爾塞斯特』（Alceste）等古劇時，縱使時代已至一九一九年，地方亦經改為倫敦（London，London），巴黎，紐約，觀客之審美情緒仍宛似在奧林比亞 修斯足下，立於伯里克理斯之前，置身感情激越之希臘民衆中。

埃斯基拉（五二五至四五六）索福克儂（Sophocles，Sophocles）（四九六至四〇六）幼里披底（Euripides，Euripides）（四八〇至四〇五）三人為偉大悲劇作家，其作品已大半遺失，然就其殘稿可窺見其雄大。於登場人物之純乎偉大，實有生氣勃勃之觀，但崇高之感情常與劇烈之情熱相衝突，而可恨之苛酷的宿命，竟下

瞰於此等感情與情熱之上。其所以能增高人之知識、感動人之性情者，正在此中，再加以充滿詩趣、論理而互相調和之言語，遂展開而裝成其演劇。

就喜劇言，則喜劇係因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 Aristophanes) (四五〇至三八六) 而發生於希臘。至彼之大膽與奇想至今尚能幻惑吾人。

在此驚人時代之歷史家，則有希羅多德 (Herodote; Herodotus) (四八四至四二五)、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 Thucydides) (四六〇至三九五) 二大家。希羅多德有富於純真空想之魔力，修昔的底斯別含思想之深味。

然希臘之彫刻與演劇其光輝無論如何煥發，總不如希臘哲學之更有光輝。希臘有彼塔哥拉斯 (Pythagore; Pythagoras)、德謨頤利圖 (Democrite; Democritus)、赫拉頤利圖斯 (Héracrite; Heraclitus)、勃洛大哥拉 (Protagoras) 之偉大天才，自前第七世紀以來，已能究極事物之深奧。但希臘哲學終當以人類犧牲中最貴重之一人即蘇格拉底 (四六八至三九九) 爲其象徵。

蘇格拉底並未著書，僅由其門下之柏拉圖 (Platon; Plato)、色諾芬而知其爲人，與基督之僅由福音書知其事蹟者無異。

蘇格拉底之思想可約言之如次：『人當從自己之判斷以辨別善惡，所以人之精神爲萬物之尺度。』彼大膽觸及良心問題，彼生在康德 (Kant) 前二千餘年，彼已指出道德律爲命令的，謂既知善之爲善，即當

不望報酬，毅然行之。彼不認傳說故事之素樸的說明，而主張吾人之知識，有檢討一切之權利。彼為合理論者最初之一人，且為最有力之一人。彼輕蔑荷馬之神話，彼祇就善之至上者語之，即能為人類及事物之主而以秩序、法律與世界者，始為彼所稱道不置。於是閱時不久，凡古時之信條、架空之神話、奇怪之儀式、無脈絡之宇宙開闢論、人類想像近於孩稚之歷史，皆因之而沒其影跡。

此為深入人類精神上之革命。當蘇格拉底未出世以前，人人皆以世界為彼等有神性之病的想像假裝而成。戴獸頭之埃及 (Sis) 與埃及之諸神，為種種變相之印度的毘濕紐與阿利曼 (Ahirman) 關之奧馬茲德 (Ormuzd) 以律法表與摩西之軍神耶和華與奧林布斯山 (Olympus) 爭論之維那斯 (Venus) 朱彼忒、美爾根 (Vulcan; Vulcan) 凡此種種傳說之神話，皆為蘇格拉底而歸於凋落。因為於崇敬彼等之前，非先證明彼等之存在不可。

雖然，欲以真理告人，事實上所不能許容，因彼等心愛其祖先所住之謬誤世界故。蘇格拉底遂以毒害青年之罪名，被告訴而宣告死刑（三九九）其時彼正七十歲。

彼不欲為自己辨護。彼在獄舍之中，為友輩所圍繞，徐說永遠之真理，彼確信靈魂之不滅，所以既不怕死，亦不以毒死為苦。從容將發下之毒胡蘿蔔湯，一飲而盡。

嗚呼是實為古代之暗愚而供莫大之犧牲者。然就此等殉教者中，數其最高貴者，當推蘇格拉底與耶穌基督。

\*

\*

\*

\*

\*

但是科學時代尙未能夠到來，雖已有顯著之思想，散見於退利斯 (Thales; Thales) (六四〇至五八〇?)、亞拿薩哥拉 (Anaxagore; Anaxagoras) (五〇〇至四二八)、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e; Anaximander) (六一〇至六四七) 等作品中，然如物理、化學、生物、天文諸學，初未由希臘人爲更深之檢討。止有數學爲彼等所發明，最初之偉大醫師亦希臘人爲科斯 (Cos) 之希波克拉第 (Hippocrate; Hippocrates) (四六〇至三八〇?)。

數學創始於歐几里得 [Euclide, Eulich (Euclides)] (三五〇?至二八五)、亞奇默得 (Archimede; Archimedes) (二八七至二一二) 一切機械學皆起於亞奇默得，一切幾何學皆起於歐几里得。彼等之論證完全存在，實爲現代全科學之基礎。

就希波克拉第來說，彼知道醫學爲觀察之科學，若無視學理與事實即無價值。彼對諸病所加之說明，至今尙爲可從之模範，真正內科醫學亦是由此生出。

彫刻、建築、詩歌、戲曲，由創始造作以至到達頂點，相傳皆由希臘人包辦，今雖不能遽加以否認，然科學則又當別論。祕藏於事物中之真理，常在幻想與誤謬之間，非加以長期間之努力不可，故其進步頗遲，甚覺困苦而難就。希臘之科學祇可稱爲孩童之科學，然一說到希臘之藝術，即不能不認其藝術已臻絕頂。

\* \* \* \* \*

雅典之強大爲時不久，即招致斯巴達之嫉妬。擊退波斯人纔三十年，此兩個反目之都市間戰爭已起，是即所

謂伯羅奔尼撒戰爭（四三一至四〇四。）

實際上希臘之內訌直繼續至喀羅尼亞（Chéronée; Chaeronea）之戰，即延至希臘爲人隸屬時爲止。

此是愚昧殘酷之戰爭，此是想像以上愚昧殘酷之戰爭。如敘拉古、米利都、密替利尼（Mytilène; Mytilene）、科賽拉（Coreyre; Coreyra）、卡爾西提西（Chalcidique; Chalcidice）、俾俄喜阿、克里特凡屬希臘有名地方，到處同胞對同胞，自相虐殺、掠奪、放火、敗者斬首，或使受苛酷待遇爲比死更苦之奴隸，此種事態約續演至一百年。都市人口爲之減少，農民因飢饉而田野荒廢，卒致疫病流行於都市。此等不幸之唯一結果徒使同言語、同利益之各市民，激增其互相憎惡之感情。真可謂愚劣戰鬥之百年間，真可謂無秩序之百年間，試問希臘人何以陷於如此苦境？則應之曰：是由高尚之智力與政治的異常無力結合而成。希臘人蓋已將此種可悲悼之實例，昭然揭示於吾人之前了。

在此等全人嫌忌之戰爭中，其勇氣誠如血潮之洗盪。然通古代未曾有之最偉大學者亞奇默得，竟於敘拉古攻圍之際，斃於一個昏迷兵士之手。嗣後伴於時勢之變遷，或由斯巴達，或由雅典，爲欲互相爭勝，甚至願與波斯王締結可恥之盟約，其不惜專做極不名譽之事如此。

雅典與斯巴達戰爭，結果雅典敗北（四〇五）因阿哥波塔米（Aegos-Potamos; Argospotami）之海戰，雅典海軍全被殲滅之故。

斯巴達遂爲希臘之主，然其霸權未能長續。鄰接阿提卡向來扮演第二流戲劇之希臘人即底比斯之俾俄喜

阿人竟敢反抗斯巴達之暴君政治。底比斯人由意巴密農達斯 (Epaminondas)、培羅彼達斯 (Pelopidas)、Peripidas 二名將統率，聯合北方希臘人及墨加拉人，於留克特拉 (Leuctres; Leuctra)、孟鐵尼亞 (Mantinee; Mantinea) 兩地，擊滅僥悍之斯巴達軍。

可惜西布斯人無支配能力，所以底比斯人戰勝之唯一結果，徒使不幸之希臘人更加分裂，陷於真正之無政府狀態。若在平時說無政府，那是諸都市自由聯合，自有相當之效果，不過此次是戰時之無政府，換句話說，就弄成不安與荒廢之無政府。

\* \* \* \* \*

希臘人雖犯有可憎之過失，然仍不能併其精神而貿然放棄之。拿此一時代之人，與前代之人相比對，或不能相及之處，亦未可知。但此一時代之希臘，固未嘗不產生幾個天才。

在彫刻家中，尙留有普拉克西泰利 (Praxiteles; Praxiteles) (三六〇至二八〇?) 其精巧之優美情態，直與菲狄亞斯以莊嚴感動吾人相同，至今尙能魅惑我等。雄辯家當推埃斯基尼 (Eschine; Aeschines) (三八九至三一四)，其中尤以狄摩西尼 (Demosthene; Demosthenes) (三八四至三二二) 爲雄辯之象徵。

最後當敘述者，就是與蘇格拉底同爲人類少有之兩位極偉大之哲學者柏拉圖 (四三〇至三四七)、亞理斯多德 (Aristote, Aristotele [Aristoteles]) (三八四至三三二) 亦生在這個時代。

二人皆甚爲大膽，能說到思想及生活之最可怕問題。二人皆欲解釋宇宙難猜之謎。無論形而上學、社會學、心

理學、數學、自然科學一切學問彼等皆敢與之直接對面。總而言之，凡有關涉人類之事情，彼等無不插身其間，為徹底之研究。

雖有藝術家、詩人、哲學者為國民，然苟無視武力，仍不能享安全之生活。我縱不願做武力之讚美者，但當國民被野蠻人攻圍之際，非於所有各種財產中，先能確保最貴重之獨立不可。可是必能較野蠻人更強，始得保其獨立，所不待言。

波斯因風俗優柔，希臘因專事內訌，失去彼等一切軍事的氣力。彼等為容易取得之餌物，惟其餌物容易取得，所以掠奪者時常出現，是為各時代其通屢次扮演之歷史的大原則。

希臘北方帖撒利山地住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底比斯戰爭皆不參與之半希臘人，是即所謂馬其頓人。多是一些粗野農夫、山地牧人、平野耕作者、慍悍好戰的騎士，彼等不絕與色累斯人（Thrace）、伊利亞人（Illyria）戰。彼等同樣說希臘話，有參加奧林比亞競技之權利。豈料此半野蠻人，竟能成征服全希臘之大功。

馬其頓諸王中傳偉名於歷史者，祇有腓力與其子亞歷山大二人。

腓力（三五九至三三六）能征服希臘，并準備亞細亞遠征。彼常結合武力，奸計為一、藉詐欺以為王，彼先收服其全軍隊，更想新法編成隊伍，作有名之馬其頓方陣隊。此隊在未被羅馬軍圍打破以前，經過時間甚長，皆能得到如意之勝利。尋究此方陣隊之真價值，全在兵士受不屈之訓練，到結合時又能密集。結為方形之大隊，防禦時用長槍，令人不能傷害，攻擊時用短劍，令人無從抵抗。此方陣隊好像一個巨大海栗，無論用何種力量，不能傷之，亦無

從防之，又有旋轉敏捷之騎兵隊，防護其周圍。以如此之軍隊，得一大膽武將，爲之統帥，當然能到處博得勝利，如操左券。

說到希臘人三字，就覺得非常有名譽，所以腓力常自誇爲希臘人。他曾主張以爲希臘人之特爾斐神，反受帖撒利人的威嚇，非親爲防護之而與帖撒利人以干涉不可。於是彼遂征服色雷斯與帖撒利，然終停止於雅典人阻其通過之德摩比利（三五二）。

但希臘人僅知彼等輕薄，似尙不覺彼等威脅之危險，然有一人早覺此事。卽雅典一市民名狄摩西尼之驚人雄辯家，彼獨於十五年間，運用比一軍隊較強之氣力，喚起雅典人之疑惑，并專念罵倒其無氣力。

此十五年間之腓力或用奸計，或用暴力，實行彼之事業。利用買收、外交、戰爭種種方法，使大部分之希臘都市，離叛雅典，然後以喀羅尼亞一戰，趁勢打破孤立之雅典人。於是全希臘地遂歸屬於彼之權下（三三八）。

明年彼在科林多，被任命爲征伐波斯之希臘軍總司令，此蠻人之夢竟成爲事實，不想希臘之征服者今乃反做其擁護者。

亞細亞遠征準備完成之際，彼在宮廷被人暗殺。亞細亞之放蕩諸君主收場大抵如此，彼亦照樣爲其後宮卑劣陰謀之犧牲（三三六）。

\* 1

\*

\*

\*

\*

亞歷山大當腓力死時，剛滿二十歲，父王腓立遺後以強大之王國與無敵之軍隊，彼直想到戰爭之事。彼以亞



理斯多德、荷馬二人爲師，然吾則謂阿基利之武勳，似比倫理之教訓，較能合於彼之心理。

彼雖亦如其父儼然以擁護希臘人之任務自居，然先做虐殺希臘人之事，此在史家常對於征服者輕輕看過之一種罪惡。彼侵入不認自己權威之底比斯，占奪其城市，斬敵敗者之首，以處刑之名殺害底比斯人凡六千，生存者三萬人則以爲奴隸而販賣之，并將城市放火燒燬，是爲亞歷山大武勳之最初。

希臘諸市因此抱非常之恐怖，亞歷山大則借此以免去後顧之憂，用能安心出發，遠征亞細亞。紀元前三三四年彼引步兵三萬人騎兵四千人，渡過赫勒滂特海峽。據希臘人說，當時抗彼之敵軍，足有二百萬人。

\* \* \* \* \*

其大膽誠使人吃驚，人人於此看出其偉大之軍事觀念而感動，遂至過賞亞歷山大之事業。然我以為馬其頓人之成功，絲毫無足驚異。大流士三世僱傭數百萬烏合之衆，名爲兵士，實則遊民，無訓練，無勇氣，并無國民的自覺，所以不問爲進爲鬪爲死，彼等皆不甚了了。遇到訓練甚精勝利在握之三萬名優秀兵士，如此一大羣奴隸尙能有何作爲。薛西斯之大軍爲三百斯巴達人所阻止，降服五十萬墨西哥人 (Mexicans; Mexicans)，科泰斯 (Cortes) 只用五百人，然則對於亞歷山大之容易勝利，又何必大驚小怪。敵以最初之交戰而壞滅，全軍如雪見太陽，不數時即漸消失。恐怖已極之奴隸的諸國民競捧其財富於勝利者，使彼容易促進其勝利之行程，一面亦使彼增加利益。

亞歷山大最初之勝利在通過格拉奈卡斯 (Granique; Granicus) 河，此勝利能將小亞細亞委於彼手 (三三三) 據所傳說，則更有大流士所統之多數新軍，在西里西亞 (Cilicia) 之伊索斯 (Issus) 一戰而被亞

歷山大打破。爲軍隊所棄之大流士，逃於幼發拉的之後方亞歷山大能不爲無益之追擊。在前進東方之先，完全征服西部亞細亞。彼不鬪而征服敘利亞、猶太、腓尼基，惟在腓尼基人古都推羅，稍受反抗，推羅支撐了數月之攻圍。其後彼兵直向埃及，彼於壞滅推羅商業之後，決於尼羅河口，建設一大都市，自作詳細之設計，并以自己之名，名其市曰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三三二）。

由亞歷山大里亞，行九日，到利比亞沙漠中，建設供奉安蒙（Ammon; Amon）〔修斯·安蒙（Zeus Ammon）〕之大寺院。彼赴其地，命諸司祭宣言彼爲安蒙之子，藉以獲得埃及之支配權。

彼每到一處，總裝做尊重被征服民之習慣與偶像的模樣。唯其如此，所以認彼爲神而十分崇拜之，唯其如此，彼纔能受人信仰而成爲唯一之宗教。

彼於取得埃及、敘利亞、小亞細亞之後，轉向集結無數大軍之大流士。然此亞細亞軍於數雖稱十倍，其結果仍與前相同。於底格里斯之彼岸阿俾拉（Arbèles, Arbela）曠原，大流士被彼打破，竟至於體無完膚（三三一）。對於自己勢力，從未感到何等阻害之亞歷山大，就肆無忌憚，做出極傲慢之種種愚行。彼忘卻伊利亞特與亞理斯多德，彼謂自己與人類非同出於一要素，因自負爲與神同性。人苟予智自雄，覺天下之力，總不如我之強大，即將陷於絕對主義之狂亂。歷史供給此類實例雖多，然無如亞歷山大之例之明白者。彼已不自認爲希臘人，彼爲平伏於面前之亞細亞人所包圍，沈浸後宮之中，熱狂幾如畜生，拒絕來宮拜彼之人，甚至親友橫加殺戮。老將軍巴密尼俄（Parménion; Parmeno）哲學者卡里斯忒尼（Callisthène; Callisthenes）竹馬之友阿克來塔斯（Clitus）

皆爲彼親手所殺。

彼不停止其征服事業，意欲將戰勝者之聲名，達於既知世界之極端。

希臘人以前殆皆不知有印度，故亞歷山大之企圖侵入印度，亦並非以印度爲目的地。彼之進軍印度與進軍波斯同樣，亦甚容易。印度大王國主波拉斯 (Porus) 敗於吉拉木 (Jhelum (Hydaspes)) (亦作海達斯培斯) 河而爲捕虜。亞歷山大尙欲率軍前進，其軍隊拒絕不肯向前。

從來專制君主皆被驅於世界王國之迷夢，彼遂歸到其正在爲空想的計畫之巴比倫 (三二四) 不料因彼之素無節制，強壯之體質早已受損，忽犯高度熱病，數日之後死去 (三二三) 享年僅三十三歲。

自古至今，未見有與此巨大征服事業匹敵之魅力。所記憶者，爲勝利光輝四射之勇敢兵士，橫行於被征服之廣大的大陸，而一隊勇敢兵士能蹴散幾百萬奴隸之事則被忘卻。一方面又忘卻其可恐愚暗之發作，僅知保存其榮耀之功勳與若干平易寬大的談話。

彼之帝國離彼一日即不能存在，彼之屍骨未冷，彼手下之將校已爭取其應得之分配額。經過二十年之陰慘的血腥戰爭，貪慾之兵士始各滿其望。東方之財富以與亞歷山大大軍隊征服東方之同一速度，使亞歷山大之軍隊隨之墮落。

然此可恐之一時的侵入，竟能留下永續的痕跡，如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混在一起卽其實例。十個國王分割一個帝國，而此等國王又盡是希臘人，皆置其權力於希臘軍之上。因此希臘之言語、風俗、宗教遂隨侵入者侵入東

方彼等雖亦自有相異之野蠻言語，但其記憶主人言語頗速溫順而無能力之東方人一切皆能忍受。由希臘西西里、小亞細亞聚集而來之希臘人，已着手支配、監督甚且分合住民之財富與事業，在亞細亞之諸奴隸，祇知道服從主人，其他均非所問。

亞歷山大死後百年，希臘語竟蔓延至於印度，優越的支配全亞細亞，僅有猶太之希伯來語敘利亞之敘利亞語等若干方言，能繼續存在於各地。然此等地方語無一能越出被隔離而殘剩之小山岳者，而希臘之思想反能到處普及。大流士與薛西士皆曾希望侵入希臘，今則占踞亞細亞者轉是希臘。亞歷山大部下兵士之粗暴武力放光明於此等野蠻人之間，其結果固應得如此。

希臘思想固能使亞細亞換形，但希臘亦正在自變其姿態。不但言語之純潔國民之能力皆來變化，即阿提卡之優雅、斯巴達之質樸亦成爲偶然想起之陳跡。因愛自由而生出許多偉大行爲優美事業，竟全代以隸屬之儀式。除尚有若干之例外，希臘人已不過詭辨家、宮廷人、滑稽角色之集團，一切威嚴早其國民的良心而消失。

\* \* \* \* \*

亞歷山大死後之歷史越出希臘之範圍，而擴張至於馬其頓、敘利亞尤其是埃及。

由亞歷山大之死（三二三）迄羅馬人占領科林多（一四六），其間經過約二百年，閱時不可謂不久，然希臘決不能再度統一與獨立。此皆因各都市間之敵意、各個人間之憎惡，紛亂交錯，故在歷史上不能現出何等之價值。

服屬馬其頓，爲其奴隸，幾於風靡天下。希臘人雖屢欲脫其羈轡，然常成爲空想。可是亦有一個時候，以埃及與馬其頓戰爭爲機會，伯羅奔尼撒之希臘人（阿開雅人）結合北方之希臘人（伊托里亞人）形成一種之聯合或聯盟，顯出自由之面影，所惜僅支數年，有如曇花一現（二四五至二三五）。

有一強大之國，出現於西方，是在當時固無論何人，不能豫想此種有光輝之未來，是國何名？名曰羅馬。蓋羅馬已確立其權勢於全意大利，且爲征討海賊計，早送其船舶於伊里亞（二九九）。科林多亦許羅馬人參加奧林比克競技，嗣後羅馬之政策即在參與希臘之事件。

當羅馬人參與希臘事件之初，頗有使希臘人生從此脫離暴君政治之感，此在自識其職分之征服者，固常以此種方法開始進行。迨打破馬其頓軍於星諾塞法利（Cynocéphale, Cynocephalae）之後，長官夫拉米紐斯（Fulvius）赴科林多競技場，以羅馬元老院及人民之名，嚴肅宣言希臘人從此解放（一九六）。此時歡喜之情溢於四郊，所有參集之希臘人殆無不以救世主看待羅馬人。

然自夫拉米紐斯回國後，希臘人又互相分裂，大有再接再厲之勢。不能戰爭之希臘人，并不能維持平和，無力至此，可憐已極。

兩個黨派由一世紀前，已於種種名稱之下相爭執，是即伊托里亞人與阿開雅人寡頭政治、民主政治之爭。同在希臘榮盛時代，保守主義之斯巴達已與革新主義之雅典兀然對立。現在又與以前同樣，此兩派對立之間，何種理解亦無成立希望，彼等寧視同胞爲敵而愛外國人。一方求支持於羅馬人，他方求支持於敘利亞人或馬其頓人。

明明有一強大統一之羅馬，徐徐進行其狡猾之活躍的侵入，擺在面前反全然置之不顧，徒知爲鷄蚌之爭，此爭遂成爲希臘之致命傷。

希臘全國中推爲唯一軍事的勢力之馬其頓，最初被羅馬打倒。其最後之王珀爾修斯 (Perseus; Perseus) 雖有非常之勇氣，然終在彼德那 (Bydna) 敗於保盧斯·伊密利阿斯 (Paul-Emile; Paulus-Emilius) (一六八) 勝者對敗者，當然不用何等之憐憫，馬其頓遂淪爲羅馬之屬州，凡與彼等表示同情之希臘人，皆受苛酷之處罰，十五萬伊庇魯斯人 (Epirotes; Epirots) 賣爲奴隸，拍爾脩 因裝飾勝者凱旋式而帶回羅馬，多數人入地牢而餓死。莫大之財富搬來羅馬，藏之國庫，此時代之羅馬將軍尚無掠奪以肥私腹之事，其意祇在使其共和國爲富有之國，故亦不至過爲已甚。

今日已無馬其頓軍，在羅馬軍團之前者，祇有無力之民衆。經過彼德那戰後二十年，阿開雅同盟雖曾爲獨立而以改革爲最後之努力，然彼等於留克特拉又爲長官馬密阿斯 (Mummius) 所打破 (一四六)。羅馬兵占領科林多，市城亦受其掠奪，得到莫大之戰利品，大理石像，繪畫，青銅器皆經運至羅馬。不受掠奪之希臘諸城市，亦非進呈貢物不可。

希臘由世界舞臺消滅，羅馬則爲繁華而無生氣之文明的後繼者。

\* \* \* \* \*

埃及亦不得不與希臘陷於同一之運命。

於亞歷山大帝國斷片中，埃及實最爲幸運。希臘之智的生活差不多約二世紀間，有逃避於尼羅河岸之觀，這是因爲此地沒有他地戰爭之猛烈，即此尙留大希臘時代光榮之餘影。

希臘在埃及及復興之名譽，歸於亞歷山大部下將軍中最有能爲之托勒密 (Ptolémée; Ptolemy)。彼於斃其競爭者之後，由兵士等宣言，推爲埃及國王 (三〇七)。此王朝頗有光輝，直至有名之克利俄培特拉 (Cleopâtre; Cleopatra) 爲止，繼續存在者三百年。

托勒密招請希臘之文人、學者於其國都亞歷山大里亞。彼造成無數之船（或說是二千艘），裝載希臘之水手。但知耕地納稅之埃及農民，對其老大國之如斯變遷，竟以毫無理解之態度接受之。

彼築一高四百尺之巨塔於離大陸千三百米的腓羅斯 (Pharos) 海島。塔頂點不斷之燈火，晝間雖止見白煙，然一到夜間，遙遠即看見燈光。是爲最初之燈臺，亦爲航海者最大之福祉。

彼又建設博物館，是爲最古之綜合大學。大學有廣闊迴廊之大廈，建築在王宮之旁，教師即在大廈中，教授科學與歷史。其學生係由希臘全世界各地，接踵而來。書記生謄寫希臘大著作家作品於巴彼拉斯 (Papyrus) 紙上，於是儲藏四十萬卷圖書之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爲聚集既得知識之寶庫，使世界人間之而驚異。

希臘人爭來埃及，同時亦有多數猶太人渡來。猶太人雖爲希臘文化威光所眩惑，然仍不忘自己之宗教，欲以其宗教適應於希臘之事物，彼等先將其聖書俾布爾譯成希臘語。於是在神學之論爭與小小商賣上，皆能見搖動熱狂之智的猶太僑民，與希臘人同住於亞歷山大里亞。亞歷山大里亞不久即成爲國際之非常大都市，直至龐培

統率羅馬軍侵入時市中住有三十萬自由民（猶太人、希臘人、敘利亞人、西西里人）結局合奴隸算之當在百萬人以上。故二百年來之亞歷山大里亞可稱爲世界上人口最稠密、文化最進步之都市。

但亞歷山大里亞並未放過偉大之光輝，其彫刻家、歷史家皆是手腕凡庸，餘可概見。於此時代，祇偉大哲學者二人，一名芝諾（Zénon; Zeno）（三〇八至二六四）一名伊壁鳩魯（Epicure; Epicurus）（三四一至二七〇），亦都爲雅典人。由彼等對立之哲學以觀，係分古代一切偉大精神爲二派，雖在此種類廢期中，其內容尙比羅馬思想豐富得多，可見希臘思想最後之餘韻。依伊壁鳩魯之說，則宇宙由原子構成，原子相遇而有爭，乃生出打動吾人感覺之現象，人類不過一時的脆弱生物，祇能於聰明與凡庸之中，尋點幸福而已。依芝諾及斯多亞派（Stoic School）則人不可爲感情之奴隸，當爲感情之支配者，一切苦難皆應安心忍耐，聰明人在於看輕陷滅世界之財貨，專門走向求德之一途。蓋芝諾之說與伊壁鳩魯相同，皆主張道德的觀念，要離開宗教的觀念而獨立。

托勒密之子孫雖未免殘忍而不德，然皆繼承托勒密·索特（Ptolémée Soter; Ptolemy Soter）之傳統。在托勒密初王時代，已有極豐富之圖書館，至其子孫更加豐富，自在意中。故因愷撒（Jules César; Julius Caesar）兵來致大部分被燒燬時（四七），合算有七十萬卷。

然經過此不幸火災之後，殘餘部分依然保留，彼等並未抗其狂信。迨基督教叛亂（三八九）又燒卻一萬卷書，延至回教主奧瑪（Omar）（六四〇），始將其殘部燒盡。此等不幸之火災皆由軍事的狂暴、宗教的熱狂，對於無力之理智，做出來的一種可憐象徵。



托勒密王朝之在埃及，不外乎希臘之存續，然埃及亦與希臘同樣，終不能永遠自保。舉凡愷撒、安多尼（Antoine, Antony (Antonius)）、屋大維（Octave, Octavian Octavianus）誰都容易領兵前來征服，且能使其甘為隸屬。

\* \* \* \* \*

悲哉古代高貴之希臘國民，竟以此而告終，皆為其喜歡內亂、分裂、缺乏統一能力。遂不得不任人宰割。迨過二千年後再得獨立之際，然已只能讓其他有人口有財富有文化之諸國民，遙立於第一線上了。

然吾人、吾等現代人、吾等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Allemagne, Germany）、英吉利、美利堅、西班牙之市民，若  
要忘記希臘為吾等所做過的事業，將不免受忘恩者之罵名。希臘真是人類之教師。希臘出現於未開世界而使之  
變形。希臘能傳其夢中理想於吾等，使成爲吾等之實物。希臘增高人類之理性，教人類以當愛祖國。希臘創造真理  
的科學、美的藝術、義務的道德。

希臘思想出其人類之野蠻時代告終。

## 第四章 羅馬

意大利歷史遠在羅馬以前。

伊特魯立亞人不知比羅馬早多少年，已定居於意大利半島。但彼等之起原無從查考，其言語亦無從解讀，大約係從北方來，擴張而至於意大利中部。彼等之住居其地，既成爲土著之原始人民，其先史時代之痕跡亦到處可以見出。

伊特魯立亞人之紀念碑、墳墓、寶石、土器、青銅器、貨幣等，無一不告訴我們，其文明進步優在當時其他意大利人之上。彼等亦與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同樣，能航海經商於遠方。彼等甚富裕甚勤勉且甚勇敢，然彼等遂被人征服了。

羅馬人之起原竟消滅於傳說之黑暗中，其最初之歷史爲傳說的。可是爲此傳說之拉丁（Latin）作家，亦以此爲真實的歷史，故敘述之以告後人。

羅馬起初統治於國王，後改爲共和政治，最終乃發展而成帝國。

\*

\*

\*

\*

\*

相傳建設羅馬者（七五三）有二人，一名羅牟拉斯（Romulus），一名利馬斯（Remus, Remus），據說由狼

哺乳而成長，此種象徵之意味務須記牢。因為五百年握政權之羅馬人，無不具有養育此二幼主的野獸之勇氣，與夫難制馭之野性，難壓足之慾望。

彼等最初為由牧者農夫而成之未開小部族，與近鄰之牧者農夫爭，然此部族因其首領之次第努力與練熟，遂占優勢而擴大其領域。始僅位於圍繞原始的小邑之諸丘陵，繼則席捲大都市而有之，高城既建，復築王宮同樣之房屋若干楹。

特武力與策略之拉丁姆（Latin）諸部族，皆使服屬於我。所以當伊特拉魯立亞最後之塔魁尼阿斯（Tarquin le Superbe; Tarquinius Superbus）傲慢王被逼退位時，羅馬早已成為大民族（五一〇）。

使王政逐漸崩壞者，非出於民衆革命，實起自豪族陰謀。蓋羅馬在上古時代，公民之二階級早已存在。一為被征服被同化諸民族（阿爾巴尼亞〔Albains; Albanians (Albani)〕塞賓西〔Sabins; Sabines (Sabini)〕佛爾西安〔Volscues; Volscians (Volsi)〕的平民〔Plebéiens; Plebeians〕）一為最初定居羅馬諸家族即從始為真正羅馬人子孫的貴族（Patriciens; Patricians）。

貴族殺死塔魁尼阿斯後，即為政權之所有者。

於是羅馬所謂共和政治，遂成為長期間寡頭政治。貴族集合而自稱「元老」（Sénateurs; Senators），元老發布告，頒法律。由元老院任命一年期限之「執政官」（Consuls）（統領）二人，委以實施法律之事。執政官之職務分為民事、軍事，在羅馬則軍事的勢力支配一切。都市之警察與土木事業之監督委任之於「營造司」（Edi-

ies; *Ædiles*) 司法則由『審判官』(*Prætors; Prætors*) 爲之國庫歸『財務官』(*Questeurs; Quæstors*) 經理。又有『檢察官』二人，警戒全公民之行動以及元老之起居。危急之場合此等秩序忽然蕩盡，其權力遂全在公民一人即『總統』(*Dictator; Dictator*) 手中。總統權威無限，能停止一切法律。

政權爲元老院與民衆所分割，以『元老與羅馬民衆』(*S. P. Q. R. = 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 之名，發各種布告。公民參與一切『民會』(*Comices; Comitia*)，彼等以『百人團』(*Centuries*) 或『部族』(*Tribus; Tribes*) 而集會，決議依『一般投票』(*Plébiscite; Plébiscite*) 爲之。此種集會之主要使命爲對付貴族濫用權力，故選出長官以擁護民衆。呼專由民衆選出之長官爲『護民官』(*Tribuns du peuple; Tribunes*) 代表共和政治之民衆意思。古代羅馬內政史不出此等護民官與元老院之長期激鬪。

最初貴族獨占政權與名譽之地位而行使權利，其後經過二百年激鬪之結果，漸被驅於不可抗之事態，貴族之特權次第給民衆打倒。平民亦得爲檢察官、營造司、執政官，并能加入彼等最後所要求亦爲最後勝利之『司祭團』(*Pontifs*) (三〇〇)。

此種鬪爭無論如何激烈，決不變更羅馬人之尊大的愛國心。彼等遇見外國人時，辨別最爲清楚，常以一致之態度對付。

可是最初相爭之際，民衆與貴族間，亦有瀕於重大破裂者。其時武裝之平民退於聖山，內亂迫於眉睫，貴族中有一人名麥尼紐斯·阿古利巴 (*Menenius Agrippa*)，親赴彼處，告以可爲久遠真理之寓言。其言曰，『某日手

足不願替胃囊做工，係藉口於手足忍住痛苦，孜孜替胃囊做工，無時休息，胃囊則始終懶怠不動。於是手足停止活動，不再搬運食物於胃囊。後來弄成如何結果呢？胃囊既無食物供其消化，即不能分配滋養料於手足，手足漸致衰廢，終至失其生命。』都市亦與身體同樣，凡百要素皆須協力，勞動者勞動之管理者自有缺一不可不可之勢（四九三）。

\* \* \* \* \*

數年後護民官依規律嚴正之制度即在法律之前，以萬人之平等，代替貴族之全能。當時既公布刻在銅牌之十二表法，且高揭之於公民會所〔Forum (Foro, I)〕。所以由歷史開始之初，羅馬人已掛念於尊重權利，遵守法律。彼等亦唯有此，至今尚為最可尊敬名譽稱號之一。

羅馬軍征服土地之分配與組織，實為政治上最大困難問題。於是制定公地法〔Lois agraires; Agrarian law (Ager publicus)〕，藉以排除困難，其原則，土地須歸公有。但名為國家所有，實則征服後即由貴族祖傳，貴族借此牟得大利，民衆祇能從旁分潤一點。護民官主張限制應歸包納稅項之土地，總面積不得過五攸該拉 (Jugera)（一攸該拉隨處不同約三十至五十一法爾譯者註）推原其故，因為此等租地係世襲的，不久即將變為真所有地，其結果貴族將在貧困人之間，弋獲莫大之財產，故必須加以限制。此法律（因提案人名李錫尼 (Licinius) 因呼為李錫尼法〔Loi Licinia; Licinian law (Lex Licinia)〕雖經可決，然終未能實施。但法律不能以制定為了事，蓋法律固非遵守不可（三六六）。

政治上之爭鬪雖如上述之劇烈，然於事實甚為有益。蓋因爭鬪為獲得自由最重要之條件故，彼甘心屈從與

酣眠於不關心之沈默者，其人誠屬可憐。最初之羅馬人熱愛自由彼等之子孫則熱愛競技場之競走。

自此直至薩拉(Sylla, Sulla)時代，羅馬之權勢平均分屬二黨，即分歸元老院與民衆之手。元老院爲保守派，尊重古來傳統，尤其是固執往時不當之特權，甘爲一切進步之敵，決不被驅於一時的熱情，但堅實地願羅馬之雄大。民衆厭古來之弊風，好新事物，纔表敬意，旋感失望，甚至前日崇拜之英雄，毫不躊躇，暴其屍骸於刑場，彼等一方面忘恩而無確信，一方面又浮薄而輕信人言。以是元老院與民衆常成爲對立之二勢力，除此二勢力十分平均之時外，不能生出賢明之方策。

\* \* \* \* \*

不論貴族平民，羅馬之公民大抵猜疑深而抱有凶暴之愛國心。

風俗本來粗野，迨前第二世紀征服希臘及東方，始一變其事態。但在羅馬史初期，容易以鋤代劍之慍悍的農民兵士，反能洗淨怠慢虛飾之生活。

家庭生活有嚴峻風，羅馬公民對其妻子，有生殺與奪之權。家庭中父之權力絕對，不問兒子之年齡幾何，父爲其主人，亦爲其審判官。妻無何等權利，但夫亦不能以奴隸待遇其妻。夫當結婚之際，非看重妻帶來之奩金不可。妻在社會上地位，與希臘婦人不同，無閉鎖閨房一任男子愚弄之事。

婦人在羅馬社會之職業，因世情之頹廢而日見擴大。

奴隸亦如希臘爲戰敗俘虜之敵人。奴隸之運命隨其主人之性質而定，主人溫和稍獲自由，主人殘酷終生不

幸，此何以故？因主人無論何事皆得放手爲之，無人能限制其任情恣意之故。主人對於奴隸，有現代人對於貓及鶩鷄以上之權力，只要主人想得到，就拿奴隸之肉，供給池中鱒魚，亦無不可。又如嚴格之伽圖（Caton；Cato）雖其奴隸疲勞之極遂至於死，仍得使之日夜舂穀於杵臼。

希臘用奴隸制度，虐待戰爭俘虜，羅馬亦盡力效顰，皆可謂污辱之極。

\* \* \* \* \*

羅馬人生性迷信，其禮拜由多數儀式合成。彼等信前兆，信習性，信呪文。遇到重要事件，臨到新奇企業，皆要向一個特別之神，用一定言語祈願。其所謂神，與其說是柏拉圖之幾何學的神，不如叫他近於黑人之格利格利（Gris）及護符。羅馬人心目中之所謂神，大抵貪慾而易激，播布災禍而沈默，可用言語、動作尤其是供物，求其宥恕。宗教與祖國不分，故怠於儀式之人，將成爲對於國民之罪惡。所謂不敬，即含有侮蔑偉大羅馬之意味。拉丁人既無近於形而上學之天分，亦不想考究抽象的深遠教理，彼等由上蒼之崇拜，加入家庭之守竈家神（Demeter），不但已死祖先之靈魂，即近鄰部族之神，亦在合祠之列。所以每遇新征服之部族，能將各神加入於弱小國民的祠堂。

希臘哲學遇此種裝飾物而消滅，然其迷信猶存，雖至信仰全失之後，其宗教的儀式仍繼續不廢。如具有大度天才之西塞祿（Cicéron；Cicero），辛尼加（Senèque；Seneca），皆不能脫離古代宗教的呪文即其明證。禮拜不及於真神，即尙未經彼等信仰之化身，僅用之於古來國民的習慣。以忠實於都市之古來傳統，爲善良公民之第一

義務。宗教的信仰與祖國的愛成爲奇妙之混合，直至最近尙能見其遺跡

\* \* \* \* \*

能使羅馬成其爲大者，當推軍隊爲第一。故說到羅馬軍隊，自足令人歎賞。

奴隸與外國人無當兵之權利，兵士皆爲公民，公民當國家有事之秋，皆爲兵士。國家宣言戰爭，隨時編成『軍團』(Legions; Legions)。編入軍團之後，則兵士與士官皆須以嚴肅態度，宣誓忠誠與服役，此宣誓係仰祈神聖之神聖的宣誓。

僅僅做個公民，不如做兵士之公民兵，能無敵於全國。彼等從幼小時起，以疲勞、行軍、競走、體操、鍛鍊身體。彼等從幼小時起，便知道羅馬爲國都，身爲久遠之國民。彼等由幼小時起，即教以最貴之職業爲軍職，最美之死爲武人戰死於沙場。以故彼等受二樣精神力之鼓動，常能贏得勝利。彼等早已準備爲公事而拋擲其生命，所以能保證其勝利。

規律爲嚴格的，士官比到兵士，更要不遲疑不裝傻，一心一意服從規律。曼利阿斯(Manius)嘗以其子身爲總統，不從其父命令出戰之理由，斬其子首。凡違反執政官與將軍之命令者處死，被襲擊於敵，或被捕爲俘虜，皆不許羅馬兵士爲之，羅馬兵士唯有勝與死任擇其一之權利。

由服屬部族即所謂『盟邦』(Allies; Allies)徵集之軍隊，照例附加於專由公民構成之羅馬軍團。此等軍隊並不如羅馬軍團之有愛國心，故亦不甚信用。然因其久爲羅馬士官所統率，並能以協力防禦久遠之都城自誇，



不可謂非善良兵士。

「騎兵」(Equitatus)由最富裕之公民徵集，羅馬能在高盧(Gallia)、阿非利加，得到優秀之僱傭騎兵。

此軍隊有一長處，就是不帶行李。今日軍隊之背後必有糧食彈藥，且須備辦駝馬裝運，為負傷兵士與架搭橋梁攻圍要塞計，尤須用煩累之「輜重隊」(Impedimenta)，即雜然無數之車輛與軍隊頃刻不離，因此行軍緩慢，活動遲鈍。然在羅馬軍團兵，則一切帶在身上，有短劍、兜鍪、盾牌等武器，加以若干糧食，并各攜帶棒一、鋏一，此外不再需何等補助。為「陣營」(Castra)而停止時，就使僅過一夜，必先注意於布置陣地。使各兵士做出並未疲勞於終日行軍之樣子，各人開始其工作。軍團兵充當土工，挖掘深濠，於不數小時間樹立營柵。然後軍隊得安宿於易防禦難襲擊之堡塞陣地中。

雖在無戰爭之必要場合，羅馬兵士決不安坐而食。不但練習武器之操縱，并須建設道路、高架道、水道、要塞等。此在歐羅巴、阿非利加兩洲，到處可以發見，至今猶能使吾人驚異嘆美。總之建設此種豪壯鞏固之「羅馬軍道」(Viae Romanae)者，皆出於彼等羅馬軍團之所為。

羅馬人之軍隊組織雖至勇氣已失之後，彼等仍有存續之強力。就使軍隊長處一切消滅，其軍隊依然無敵。

羅馬兵士持身既主嚴格，故對敵人亦甚嚴峻，絕無近時憐憫之情。愷撒對於高盧人，曾有寬待之語。然其所謂寬待，不過保全其生命，尚須將兩手斬去。實際上由共和初期迄帝政末期，戰爭捕來之俘虜，照例皆應殺死，其少數之幸被監視者，實為例外。且以此等人為奴隸而販賣之，所得利益，作為光榮之裝飾。彼等被帶回羅馬時，非為勝者

扯車不可。其酋長在公衆之前斬首，普通之戰敗兵士則淪爲卑賤之農奴，或爲主人耕地，或爲羅馬富裕貴族春穀。敗北則婦女、小兒、老年人非斬首卽爲奴隸。敗北之城市受掠奪，其掠奪品一部分配於兵士，一部分配於羅馬民衆。土地則或給與軍團兵，或由貴族租賃。

所以戰爭實爲羅馬人之產業，所得結果常較耕作、通商，大到幾倍，幾乎是使其他諸民族，代羅馬耕作、通商。戰爭一經布告，軍隊卽入敵地，而戰而勝。由勤勉民族徐徐儲蓄之財富，悉歸於勝利者手中，勝利者滿載名譽與金錢，榮歸羅馬。

於是每次戰爭直接之結果，只是增加羅馬之財富。此種任意之掠奪，斷不能借愛國心與義務等大言壯語爲假面具，以掩飾其醜態。但因不論何時，可以收得許多極大利益，故不免常起種種妄想。

鍛鍊於不屈服的訓練之兵士，最初本無個人的貪圖戰爭時物質利得之慾念。彼等皆出身貧困，彼等之主將亦皆出身窮乏，但掠奪品必須悉交羅馬。然到後來之兵士、將軍，舉不能耐守此禁令，美利阿斯 (Marius) 實爲腐敗軍事氣風最甚之一人。在彼以前之戰爭，誠是一種掠奪之戰爭，然其利益，至少亦可謂爲羅馬取得，若因其勝利而飽私腹之凱旋將軍，則固未之前聞。

\* \* \* \* \*

羅馬歷史特以征服歷史著名。

第一期爲諸王時代（七五四至五一〇），是爲拉丁姆之征服期。

第二期（五一〇至二八二）為始於共和政治之確立，終於薩姆奈人（Samnites）之敗北時代，是為意大利之征服期。

第三期（二八二至一〇一）因數個大戰役而著名，雖經過多數變動，常終於羅馬敵人之絕滅。迎太基粉碎，希臘、西班牙、埃及、敘利亞服屬，西姆布賴人（Cimbres）、條頓人（Teuton）擊退，是即為世界之征服期。

第四期（一〇一至三一）為內亂時代，美利阿斯與西拉，龐培與愷撒，安多尼與屋大維，皆為欲得一切權力而互相爭奪。此時代終於亞克興（Actium）海戰後而建設帝國。

第五期為皇帝時代，此時代直繼續至基督教為皇帝之宗教時（三一二）  
 征服拉丁姆，為長期間極苦辛之事業。就傳說時代言，幾無可徵之文獻。住在羅馬平野好戰的牧人間所行之戰鬪，恐已被拉丁史家巧加改竄。

為拉丁姆霸主之羅馬，與伊特魯立亞人直接當面。此種戰爭繼續百年，經過種種變遷後，結局伊特魯立亞人止得臣服於羅馬。因此長期間困難征服，發生奇妙之結果，蓋羅馬人雖終獲勝，然受到戰敗之伊特魯立亞的影響不少，故羅馬人伊特魯立亞人之風俗、宗教就此便混合起來。

羅馬文明可分二期，最初為伊特魯立亞時代，最後為希臘時代，羅馬本來文明可稱完全不存在。  
伊特魯立亞人未全臣服時，羅馬會遇到極大危險，這就是高盧人之侵入。

意大利北部會為由北方來之好戰的未開人占領，此即拉丁史家所謂高盧人。受此等人恐喝之伊特魯立亞

人，求救於羅馬，羅馬直干涉之，是爲血腥戰爭之原因。羅馬軍在阿利阿（Allia）河，完全破滅（三九〇），於是羅馬道入於無防禦狀態，得勝之高盧人，侵入久遠之都，攻圍加比托爾（Capitolinus（Capitole；Capitol）），得高價之貢物，然後歸國。高盧將軍布楞那斯（Brennus）嘗投自佩重劍於滿載賠償金塊之秤上，且發一名言，經歷史家通認爲含有真理，所謂「敗者有禍」一語，卽是此時之事。

高盧人侵入之記憶，成爲羅馬人永遠之記憶。共稱爲「高盧人之叛亂」（Turnulte gaulois），所以羅馬公民無論何人皆非手持武器不可。

羅馬人決不承認有敗北之事，是爲羅馬人之長處，亦爲羅馬人之不屈精神。敗北反增其勇氣，彼等對於國家，斷不失望。

北方之敵高盧人乘勝侵入羅馬，南方之敵薩姆奈人使羅馬軍兵受屈辱（三二一）。羅馬全軍被封閉於隘道中，不得不從勝者之條件。羅馬軍僅許保全生命，甘受棄武器閉槍門之恥辱。

羅馬不願受薩姆奈人所加之恥辱，戰爭於是再開，薩姆奈人在發提摩尼亞湖（Lac Vadimon；Vadimoniar）Lake）孫泰那姆（Sentinum）阿揆羅尼阿（Aquilonic；Aquilonia）等壞滅，羅馬人遂爲全意大利霸者（二八二）。但在意大利半島之希臘殖民地，尙有獨立者，塔楞敦姆卽爲其中最繁盛之都市。又因塔楞敦姆人風俗軟弱，欲征服之，極爲容易。彼等與當時其他希臘人同樣，寧爲工人，商人而不爲兵士。然彼等對於羅馬之貪慾，亟謀自保，遂求救於一個聰明而冒險之人。此人於亞歷山大帝國崩壞後，乘便做了伊庇魯斯（Epire；Epirus）王，卽史所

稱皮洛士 (Pyrrhus) 是度洛士 邁亞得里亞 (Adriatique; Adriatic) 海，逐羅馬人，以解塔楞敦姆之圍。彼又爲善用巧計之武將，於赫拉克利阿 (Héraclée, Heraclea) 用戰象戰勝羅馬人，軍團兵於此初見戰象（二七九。）皮洛士雖迭經勝利，可是費用太大，流血太多，表面上看去成功，然與其稱爲勝利者，其實還是敗北，故有不得不歸自己王國之勢。

皮洛士欲爲馬基頓及希臘之王，碎身於不可能之征服事業，終於攻圍阿哥斯 (Argos) 之際死去（二七二。）羅馬人遂完全征服無多大反抗能力之意大利的希臘殖民地。

有一最可怕之敵人，與意大利霸者對立，是即所謂迦太基。羅馬與迦太基之戰爭在羅馬史上，占主要之地位。征服迦太基後，羅馬始成爲世界之霸者。

三百年來迦太基人實爲西地中海之霸者。迦太基係前第七世紀，由泰爾來之腓尼基人所建設，不久因殖民地繁榮，馴致自忘其本國。與羅馬開始戰爭，迦太基爲大帝國首都，且有強大之都市，艦隊衆多，財產豐富。

迦太基人發展其商業於西班牙、高盧、阿非利加之地中海沿岸，就中尤以西西里爲最繁盛。其最大膽之航海者一人名漢諾 (Hannon; Hanno)，曾率領艦船六十隻，越過赫邱利斯之柱，探檢阿非利加大陸，直抵塞內加爾 (Sénégal; Senegal) 亦有謂其到過加普 (Gabon; Gabon) 者（五七〇。）迦太基人另有船航行英倫諸島，迦太基商人則在馬德拉 (Madère; Madieras)、卡那利斯 (Canaries) 經營商店，交易貨物於葡萄牙 (Portugal)、摩洛哥 (Moroc; Morocco) 之海岸。在地中海，無論何地，彼等皆往通商。古代世界殆祇有彼等精曉通商交易之利益。

彼等攜帶織物土器，換得金塊、金粉、錫塊、高價材木，然後回國。

彼等絕不好戰，只知由近鄰諸國，徵集傭兵以爲兵士。計有大膽騎手之努米底亞人（Numidians, Numides），巧於投石之巴利阿利人，尤以西班牙人、高盧人爲最多。

談話用腓尼基語，其痕跡今已不存，祇剩下一點碑銘，因爲迦太基未嘗生有詩人、歷史家之故。欲知彼等之知識，止能據嫌疑彼等之羅馬人所著各書。

彼等之宗教爲野蠻的，彼等諸神中有名摩洛（Moloch）者，要求以人爲犧牲。在都市中造大神殿，殿中立一青銅巨像，燃火於像腹之中，以備投入乳兒，供神吞食，求神息怒。

政權用選舉制，元老由民衆指名。然投票容易買收，彼等之票皆係買得，故僅富人能入元老院，其黨派爲全能的一。一切無不可買收，所以欲求民主政治全歸富人手中之標本，當推迦太基爲第一。

迦太基之元老院爲羅馬人所極力非難，其實亦真可輕蔑。守誓約，愛祖國，全不在元老之念頭。元老祇依其怨恨與欲望而決事，迷信像野蠻人，貪財又像文明人。

民衆亦不劣於元老院，大都既迷信，又貪財。待遇奴隸，比羅馬還要苛刻。迦太基人之苛刻與彼等之詐僞成正比例。彼等於自己建設之殖民地，不許商業自由，到處惹人怨恨。

彼等僅生一個真正偉大人物，是即有名的漢尼拔（Annibal; Hannibal）。

\*

\*

\*

\*

\*

第一浦尼(Punice, Punic)戰役開始於西西里，羅馬勢力幾乎滅盡之第二戰役在意大利，迦太基陷落之第三戰役則在阿非利加。

由西西里之地理的位置看來，恰是兩共和國對立之好戰場，亦是一種好釣餌。迦太基由希臘人手中取西西里，羅馬即由迦太基人手中奪之，是為最初之浦尼戰役（二六四至二四一）。

繼續戰役後之和平，不過一時休戰。此與地中海薩丁科西嘉(Corse; Corsica)、巴利阿利、西班牙、高盧之支配權有關，何以故？則以羅馬既不能以意大利本土而滿足，迦太基亦與羅馬同樣，決不以阿非利加本土為滿足。

歷史上最傑出人物中之一人漢尼拔即出現於此時（二四七至一八三）。

彼由迦太基元老院，任命為將軍（二二〇）編成一個強固之傭兵軍，彼先略取西班牙之羅馬同盟都市薩根敦姆(Sagonte; Saguntum)，開始其征服事業。隨後彼以不可信之速度，越庇里尼(Pyrenees; Pyrenes)山脈，通過高盧南部，在亞威農(Avignon)渡倫河(Rhône, Rhone)，對於其敵，實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總之彼敢攜帶戰象、騎兵、行李超過阿爾卑斯山(Alpes, Alps)，可稱大膽不敵之嘗試，足使軍事史家聞之而狼狽。彼於高盧·西薩爾比那(Gaul Cisalpine (Celtia Cisalpina))〔特累俾阿河(Trebia)〕於伊特魯立亞(特拉斯美奈湖(Trasimène; Trasimenes))〕二大戰役得了勝利，羅馬之道已開。於羅馬近地康尼(Cannae; Cannae)之戰，更博得第三次決定的大勝利（二一六）。

彼不能利用其勝利，因迦太基不肯發遣援兵，其軍隊每經戰事，必消耗其實力故。彼所謂直闖羅馬之最上策

亦難實行彼曾欲照使北方意大利人離叛之樣子，謀使南方意大利人亦起而反抗羅馬人之壓制。彼引僅少之軍隊，布陣地於半島南部，與羅馬軍對峙者十年。此十年間羅馬與漢尼拔皆在忍耐和憎惡中，作執拗之爭競。

有時漢尼拔之勝利希望突然發光，則因其弟哈士多路巴 (Asdrubal; Hasdrubal) 已在西班牙破西庇阿 (Scipion; Scipio) 軍而入羅馬。此時羅馬北有哈士多路巴 軍，南有漢尼拔軍，羅馬則夾在兩個自誇得勝軍中間。羅馬欲武裝其最後之軍團，則國庫已早告空乏，倘使乘勝之二將合軍來攻，將有萬事完結之懼。所幸哈士多路巴 在密塔拉斯 (Metaure; Metaurus) 一役敗死，羅馬統兵官得此勝利，轉向漢尼拔陣地，將哈士多路巴 首級投其營中，告漢尼拔以『迦太基之運命危險。』

自此漢尼拔駐軍南意大利者又閱四年，其時羅馬人已回復其勇氣。因摹仿敵人攻入意大利之戰術，羅馬人亦遣強大軍隊到阿非利加。迦太基為防羅馬侵入，始召漢尼拔歸國。彼描一眩眼勝利之圈於迦太基海周圍，在國外經過三十六年後，今日幸得再見本國。

羅馬軍為一個多智將軍小西庇阿所統御，彼等於塞馬 (Zama) 得到完全之勝利 (二〇二) 迦太基不得不結屈辱的和約，第二浦尼戰役於此告終。

戰敗之漢尼拔於和平之時，講求戰鬪再開之方法，準備與以羅馬為敵之馬其頓、敘利亞締結同盟。羅馬因恐怖其可畏之敵人，非但決不解去武裝，并要求交出其強敵 (一九五) 不信其同國人能以寬仁相待之漢尼拔，寄身於伊庇魯斯王安泰俄卡斯 (Antiochus) 處。然不久此安泰俄卡斯殆不戰而被羅馬軍打破，漢尼拔不得不另



冤藏身之所。彼遂赴俾斯尼亞 (Bithynia; Bithynia) 王普魯西阿斯 (Prusias) 求庇。

羅馬既不釋恐怖之念，亦不捨憎惡之情，特派使節見普魯西亞斯，要求著名亡命者之引渡。普魯西亞斯之卑劣不讓迦太基元老院與安泰俄卡斯。假使漢尼拔不願以殘生付敵，亦不肯服毒自盡，彼或將手執其客，送與敵人，亦未可定（一八三）。

一身殆被同國人所棄，然竟能以不安定之資力，與強大軍隊作半世紀之抵抗，此種曠古無比之人物，誠令後人不勝感歎。彼一方富於計略，遇事慎重，他方又有決行最冒險企畫之大膽，絲毫不打僥倖念頭，置滿腔信賴於自己之天才，對敵人雖意氣豪壯，初未嘗眩惑於勝利。彼恐當為通全時代之最偉大武人。

試觀彼有光榮而又苦其無益、不可信之詩史，其遺留於後世者究有何物？不過是意大利被掠奪，迦太基遭破壞，羅馬則到處勝利，恐漢尼拔之事業，自始即無人願為描寫。話雖如此，然以一人與強大帝國間引起之不公平之戰爭，猶不失為史上最醒人目之一段故事。

第三浦尼戰役不過軍事的遊戲。塞馬和約猶不足使羅馬人滿意，因為可厭之敵迦太基，現尚繼續存立而繁榮。當時羅馬有一派人，主張第一任務在滅迦太基。嚴格之迦圖無論何時，皆用此一套演說。伽圖就是說「要愛祖國，須恨他國」之一人。

自覺軍備優勢之羅馬人，今已不願再裝做虛偽之外貌，彼等徑渡阿非利加，無條件要求迦太基之服從，并不主張以何動機而侵入。迦太基當然盡力防禦，然竟連在阿非利加之首都，亦未能保守得住。但在羅馬取之亦非容

易，此與其說是傭兵之勇氣，毋寧說是高牆厚壁之功效。總計取此都市以長期間之包圍攻擊為必要，豪奢之都市包於火焰，繼續放火十七天。此係依照兵士豫想，使其恣行掠奪以飽私腹，非得此十分之期間不可（一四六。）

嗣後羅馬覺得自己當面已無真正敵人。

\* \* \* \* \*

不論自東自西，亦不論在歐在非在亞，到處只見羅馬之勢力，宛如潮水漲滿，無不被其征服。

論羅馬當日強大征服之成功，殆說不上光榮二字，何以故？因其敵人絕少危險故。始而征服敘利亞（一九〇），繼而征服馬其頓（一六八）、希臘（一四六），終則努力於征服朱估他（Jugurta）、努米底亞（一〇四）。

羅馬僅於黑海海邊，受一小王之反抗。此國與他國相同，出自亞歷山大大手創之帝國。本都（Pontus）王密斯利得提斯（Mithridates, Mithridates），儼然漢尼拔復活，羅馬人於亞細亞置弱少之守備兵，皆為彼等所虐殺。除小亞細亞全部不計外，連希臘亦共起而援助密斯利得提斯。羅馬繼續派遣三次大軍，舉其統兵將帥，第一次為薩拉，第二次為盧古魯斯（Lucullus），第三次為龐培，皆係素嫻戰略之輩（九〇至六三）。密斯利得提斯何時戰敗，何時即為戰鬪再始之準備，然其終途至於無力，彼亦學忒密斯托克利斯，漢尼拔之樣，仰藥而死。

此時羅馬之危險不在國外，而在羅馬國自身之中，此因羅馬國民，須分配其莫大之捕獲品故，欲就此分配覓得一致方法，殊覺困難。

軍隊、民衆、貴族三大勢力本相頹頹，然農民、牧人、地主、耕作者皆次第潛消其姿態，蓋彼等已為軍團兵而出征

了。但其中得生入國門者極少，軍團兵之屍骸由厄波羅河 (Ebro, Ebro) 至幼發拉的河，由尼羅河 至來因河 (Rhine, Rhin)，到處縱橫，慘不忍觀。

在意大利方面，田地棄置，無人耕作，亦有情願出賣，被貴族以極賤價值買去者，貴族遂使無數奴隸，開拓其地。貴族不但買取羅馬土地，被征服之土地，亦多歸其收買。以致敵人財產併入彼等手中，貴族握有巨大之財富，民衆乃愈陷於貧困。每遇一次新得勝利，羅馬愈加強大，貴族愈加富有，民衆則愈加愁慘。中產階級無法存在，實際上羅馬人僅有富豪窮民兩種，再夾入許多外國人，即意大利人、東方人、希臘人及被放民相與住在一起。此等人雖不能享有公民權，然常加入公開討論，使發生一切糾紛。

可是此時於元老院、民衆之外，更有第三種權力成長，是即所謂軍隊。軍隊雖尚遵從羅馬之古法，守其沈默，然插口主權之日業已來到。

自美利阿斯至奧古斯都 (Augustus, Augustus) 之百年間，羅馬史上雖生出種種人物，然要不外貧民貴族之鬭爭。

當此大鬭爭開始之際，兩個大人物出現，一名提庇留·革拉古 (Tiberius Gracchus)，一名該雅斯·革拉古 (Gaius Gracchus) (一一三至一一一)。彼等係兄弟二人，為西庇阿之孫，本屬羅馬貴族，然能同情民衆而提出「公地法」，此法果見實行，羅馬可保安寧，且有共和復活希望。誰知民衆不以助我鬭爭者為德，竟會被人買收，其卑劣可謂已極。蓋彼等受貴族金錢而棄自己之擁護者，提庇留及該雅斯遂在公民會所被暗殺，相繼斃命，是為

長期間內亂之開始。

革拉古兄弟有高尙的精神，然繼其後而受民衆歡迎之美利阿斯，則爲一大腐敗者，且爲最初以羅馬爲餌食而試其無厭之冒險家。

等到美利阿斯與薩拉、龐培與愷撒、奧古斯都與安托尼等大破廉恥漢出現，就不靠民衆而專靠軍隊。彼等因身爲將軍，始能受軍團之尊敬，何以故？以彼等既以勇敢而與兵士共危險、疲勞，更毫不吝惜地將所得打敗敵人之鹵獲品，分給兵士，但自己應得之分，亦決不肯放棄，是爲有野心之總統共通的態度。

美利阿斯最初收軍事的大成功。彼先在努米底亞破朱估他（一〇六）次當條頓、西姆布賴兩族欲乘勝侵入意大利時，轉刃與此等蠻族鬪，於高盧對厄伊克斯人（Aix: Aquae Sextiae），於意大利對弗塞利（Verceil: Vercellae）（西姆布賴人），皆實行可怕之虐殺。此時羅馬已有日耳曼人前來，其侵入之人數與速度亦足使人發生恐怖，所以美利阿斯於勝利之後，皆以爲救世主而歡迎之。彼爲迎合民衆之意，亦規定此後民衆得參加軍隊，以前只許收取税金之羅馬公民（有產者），有爲兵士之權利，今則極貧困之人亦得榮任軍職，蓋已變成職業而非義務了。將軍則僅以掠奪多數都市，爲其有利之職業。

爲對抗出身平民並盡力民衆之美利阿斯起見，貴族另立薩拉爲將軍。此兩無賴漢即美利阿斯與薩拉之競爭，直至其中一人滅亡，方爲終了。先滅亡者爲美利阿斯方面。

可憎之薩拉，竟敢亂用其勝利。所有美利阿斯黨人，非斬首即驅逐出境，并沒收其財產。廣大之領地分配於主

人之僕與兵士羅馬舊來之法律被其停止。借回復秩序爲名，薩拉使各地成爲無政府狀態。

爲欲使其殘虐與掠奪，暢行無阻，更任命薩拉爲總統，但彼後來又以奇妙之興味而辭職（七九）。彼有三種心，一曰豚之心，二曰虎之心，三曰滑稽俳優之心，提庇留與尼祿（Nero）正是此一類人物。

\* \* \* \* \*

薩拉死時，愷撒恰滿二十二歲，彼正在放蕩時代，於是一種漠然野心起於彼之胸中，亦屬無可疑議。彼想第一當先得到極大光榮，因而出征西班牙，顯出其無比類之軍事才能與勇壯武勳。彼更放手掠奪，俾得債還在羅馬時所負莫大借款而有餘。

當時最得人望之將軍，爲著名取勝極易之龐培。彼虛榮心雖甚強，然人極平庸且以正直稱，愷撒自信必與此人及另一羅馬將軍名革拉蘇（Crassus）者同盟，方得橫行無阻。革拉蘇於亞細亞諸戰，已握有巨萬之富，於是愷撒、龐培、革拉蘇遂形成野心之三頭政治，特羅馬民衆爲之支援，就中尤恃兵士。然愷撒終不欲分其權力於任何一人，見活動之時期未熟，自願任命爲高盧知事，謂欲因此戰爭以博偉名而離羅馬（五九）。

高盧當時尙未進於文明之域，但當除地中海沿岸在外。其地爲普羅凡（Provincia）（普羅文西亞），紀元前一七六年以後被羅馬人占據，始行開放。高盧住民間並無何等統一，高盧人好戰無謀，不慣於政治之策略，而質樸輕信最易走於感情。高盧人知識不免幼稚，然猛烈勇敢而人數多，國土廣大爲人所未知，故征服之須八年之久。愷撒自在其一卷美麗書本中，描寫醒人心目之高盧戰爭，其中於征服者之一切美德一切污辱無不

兼收備載。

彼殘忍能使血流成河，且到處肆行掠奪，分其戰利品於兵士。或送羅馬以固其朋輩之決心，使躊躇之人掃去躊躇狀態，藉供買收政敵之用。

但不得不感服彼之豪膽，彼能自阿摩利卡 (Armorique, Armorica) 迄黑爾維喜阿 (Helvétie; Helvetia)，席卷高盧全部。彼不但遠征至來因河口，并渡海峽而征服不列他尼 (Bretagne; Britain)，使其地獻財物於彼。因為高盧人不知規律與統一之價值，愷撒便以破竹之勢，依次攻陷其城池。

彼生性到底還是寬仁一路，所以彼到以做野蠻事為必要時，仍不肯做野蠻之事。

彼不單做破壞的征服，彼還能統制其征服之國，築道路，建都市，實施羅馬行政制度於高盧各州，以拉丁精神給與其肥沃之地。雖當年亞歷山大在其征服之亞細亞廣大平原，亦未能如此之傳播希臘精神。

為高盧最後擁護者弗里哲托利克斯 (Verugetorix; Vercingetorix)，於高盧中央阿利喜阿 (Alesia; Alsia) [與蒙特巴德 (Montbard) 相近] 經過長期間英雄的攻圍之後，始為捕虜 (五二)。

愷撒之下部兵士非常敬愛愷撒，彼因此博得非常之名譽與非常之權勢。元老院聞之，深覺不安，命彼解兵柄而歸羅馬。

彼事實上雖回到羅馬，然仍立於其軍團之先頭。彼暫躊躇於盧比孔 (Rubicon) 之通過問題，因為禁止將軍率領軍隊渡過此河，通過盧比孔，即是違犯法律之徵。蓋法律縱被人違犯，然當被違犯時，終能以幾分恐怖之念給

與違犯者，是即所謂法律之權威。譬之犬齧主人時，常對其主表示一點尊敬無異。

龐培非愷撒之敵，當愷撒到達時，彼已逃出。愷撒追之，先赴西班牙，後轉向帖撒利。彼遂以法塞拉斯（Pharsalus; Pharsalus）大戰，打破其軍隊，戰死者達二萬人。龐培領兵五萬四千，愷撒領兵二萬三千，然終爲愷撒所敗。法塞拉斯爲貴族與元老院之敗北，亦爲自由之敗北（四八）。

敗而受辱之龐培，到埃及而被殺。愷撒追至其地，忽爲克利俄培特拉之美貌所述。此可驚之埃及女王，至此已活擒世界霸者三人。然在愷撒則野心較柔情更強，故不久即離埃及他往。

愷撒更從事於戰爭，然幸運常與彼相伴，不問何時，勝利終歸於彼。今則已無何物能逆彼之權勢，彼始歸於羅馬（四五）。

比到薩拉之狂暴，愷撒實較爲寬仁。一切讐敵皆肯容恕，有時并欲與敵之黨派和解，但是謂以彼等爲奴隸之和解。何以故？則因彼認自己爲全國家之元首，且爲唯一之主人故。彼裝做適法之外觀，似乎不敢取新的稱號，苟能將共和國所得與之各種名譽，集於己身，即爲滿足。故彼爲執政官，爲司祭，爲風紀總管，爲總統，爲大將軍（Imperator），有加害於彼者爲大逆罪。

彼之活動偏及各方面，彼努力除去內亂之害，改革長官制度與租稅徵收法，以公民權與意大利都市住民，給土地於兵士，於民衆、軍隊、元老院之間，務取均平辦法。

然而彼之寬仁不足與其暴君政治相抵銷。彼終於元老院中，爲卡斯卡（Cassia）、加西阿（Cassius）、勃魯多

(Brutus)等陰謀家所刺，死於龐培石像之下（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不問平時戰時具有驚絕才能之無比人物，竟遭如此之慘劫。辨論家、著述家、將軍、政治家無論那一種，彼皆居第一流位置。彼非卑劣男子，亦非殘酷男子，然彼固爲大腐敗家，同時彼且能使人腐敗。彼實催祖國羅馬早日沒落，凡在彼後來出現之可憎諸帝所犯大罪，皆當以彼爲首魁。聞者疑心吾的話太過麼？要曉得一個人假令拿自己當做神，然不到可以委其權力於諸神場合，不可許其滅祖國之自由的。

\* \* \* \* \*

愷撒死後，暴君政治並不停止。勃魯多、西塞祿、卡西阿、小龐培及其他貴族雖嘗欲使共和政治復舊，然總未能辦到。於非利派 (Philippes; Philippi) 戰役，彼等之理想完全被人打敗，總之自由不能給與欲做奴隸之民衆的（四二）

但爲民衆主人的是誰？是安多尼 (Marc-Antoine; Marcus Antonius) 呢？還是屋大維？數次戰役皆占勝利之安多尼，勇敢而雄辨非常，彼雖爲兵士所歡迎，然是一個腐敗如獸之人。愷撒之甥屋大維是卑怯之詐欺者且與安多尼同病，爲腐敗而殘酷之少年。但彼會利用人類之卑劣性，可是亦未見其亂用此種計略。

經過非利派戰役之後，遂委帝國於兩個貪慾之野心家。最初彼等欲互相妥協，安多尼決以東方爲己有，屋大維則決取羅馬之西方，然如斯之分割未能成功。安多尼旋惑於埃及女王克利俄培特拉而忘去一切，屋大維則專以滅亡其敵爲念。大戰之日已來，可憐之安多尼於臨陣之際，尙追逐克利俄培特拉之後而離開戰場，願爲彼女一



芟，忍將戰爭委其部下兵士（亞克與海戰三一年九月二日），蓋彼只有戰敗後自殺的勇氣了。

屋大維早覺無殘酷之必要，彼具有裝做寬仁之手段。彼繼續愷撤之事業，即舉羅馬之勢力，使絕對隸屬於彼一人。

約半世紀繼續之凶暴內亂，致羅馬實力消耗，變成恐怖世界，遂使羅馬全國，甘心隸屬於一人。屋大維至此乃號稱奧古斯都，兼做執政官、總督、最高檢察官、大司祭、皇帝。彼立於正義與法律之外，雖在東方亦無講隸屬講到如此極端者。皇帝如其文義，尊嚴若神，一生受司祭之拜祀，死後占與神適應之地位，即可以成爲一星，放光輝於星座之中。

然奧古斯都在位之日甚長，亦非無若干恩澤，可與其所受尊敬相償（紀元前三一至紀元後一四）。

哲那斯（Janus）神殿堂之扉遂閉，此係以帝國從此和平爲其意味。水道則供給良水於都市，地方已無掠奪事情，都市早不至受騷擾之威脅。貢稅殆盡用公平方法徵收，雖派遣屬州之總督，對於收稅亦不得加限制。實能於無政府狀態之後，秩序稍見回復，於不斷苦惱之後，事態稍見靜穩。

皇帝之絕對權不但爲一般卑屈心情所支持，尤其受一團護衛兵士之擁護。一萬近衛兵爲熟悉戰爭而缺乏謀略之兵士，駐扎羅馬，當護衛主人之任。此種有訓練之兵團，統率以武裝堅固，雖遇危險，虐待決意不退之首領，彼等非常侮蔑卑劣之元老院，而對於卑劣之民衆，侮蔑尤甚。於帝國之初期，古法之權威尙巍然高踞羅馬軍旗之上，近衛兵亦對法律表示若干尊敬，然其後則尊敬漸次廢弛。於是彼等不久即欲解釋世界之真支配者，非皇帝而爲

爭衛兵彼等但依其己意思不從元老院之法令，由彼等之私意私利，決定皇帝之選擇，彼等隨便廢立世界之君主。帝國人民半世紀所推戴之殘忍君主如提比留斯 (Tiberius; Tiberius) 如卡利求拉 (Caligula) 如尼祿，無一非貪慾百人組隊長等之奴隸。三百年間羅馬之皇帝說破了，都不過是軍團之有寵者。

奧古斯都實受奇妙幸運之恩惠，歷史譽此可惜之人爲寬大，并有人常欲奉彼爲放拉丁文學光彩大著述家之擁護者。所以如伯里克里斯時代路易十四 (Louis XIV) 時代皆稱爲奧古斯都時代。然往往有傳說近於穢史而佞諛成羣，仍極其造謠獻媚之能事者。歌詠自然，偉大可驚之詩人琉克利喜阿斯 (Lucretius; Lucretius)，已於帝國建設二十年前死去 (九五至五三)，爲拉丁散文之巨匠，又爲巧妙辨論家，又爲勇敢公民而被稱爲英雄的西塞祿，且爲此奇妙文學擁護者所殘殺 (一〇六至四三)。若不將在奧古斯都死後隔了多年方動筆做文之塔西佗 (Tacitus; Tacitus)、朱未那爾 (Juvenal; Juvenal)、辛尼加等，作爲奧古斯都時代之文人，則奧古斯都對於羅馬文學，尙有何物之可稱。於是可認爲奧古斯都的光榮者，祇剩有三個詩人。其一名魏琪爾 (七〇至一九) 實是非常偉大，至其他二人一名荷累斯 (Horace; Horatius) (六四至八) 一名奧維德 (Ovid; Ovidius) (紀元前四三至紀元後一六) 雖不無魅力魔力，然終非第一流人物。加以奧維德亦曾受君主之迫害，終且被其放逐國外，亦大與擁護二字刺謬。不錯，奧古斯都嘗以年金與伊尼德之筆者，但以此作爲暗殺西塞祿之罰金，尙覺其不足相抵，遑論其他。

且拉丁文學縱有光怪陸離者，但終不得與希臘文學比肩，要不過爲希臘文學之反映。普勞塔 (Plautus; Plautus)

tus) (二五四至一八四) 忒楞斯 (Terence; Terence (Terentius)) (一九四至一五九) 之與埃斯基拉、亞理斯多芬，相去不知幾許。哲學不過由西塞祿代表，然比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則又嫌其影響微薄。魏琪爾、琉克利喜阿斯雖能寫絕妙好詩，尚不能與荷馬同年而論。得與希臘相匹敵者，僅有著名之歷史家，如李維 (Titus; Titus Livy) (紀元前五九至紀元後一九)、薩拉斯特 (Salustius; Sallust (Sallustius)) (八六至三四) 皆是，而斯多學派 (Stoicien; Stoics) (五四至一一) 尤為偉大。

關於彫刻、建築與科學，羅馬人未聞生有獨創之天才。

彼等亦承認此點，當奧古斯都時代，有教養之人皆說希臘話，拉丁話則讓民衆去說。奧理略 (Marcus Aurelius) 為羅馬皇帝中最良之人，並為在皇位之斯多噶派學者，亦以希臘話發揮其深奧之冥想，為古代遺留至今之好書。

然在有教養階級之間，雖如此被希臘話支配，但實際上並無多大影響。蓋優良社會之言語與羣衆言語相爭，占勝利者常為俗語。舉凡官吏、兵士、商人、旅行者由各地方來羅馬之外國人即阿非利加人、西班牙人、高盧人，皆非熟習拉丁話不可。同樣在羅馬屬州，其行政、軍事、司法各官既為羅馬人，則敗者當說勝者所說之話，又不待言。

於是拉丁話遂為西歐通行之言語，西班牙、高盧、羅馬尼亞 (Romanie; Roumania) 不列顛、日耳曼尼亞 (Germanie; Germania) (至少有一部分) 無一不拉丁化。此等雖延至今日，尚波及於其風習及言語，蔚成強大文明之子孫。

\* \* \* \* \*

皇帝雖有愚行蠻行，羅馬雖有頹廢，然地中海沿岸住民已覺此時不比從前之慘酷。除去日耳曼及羅馬帝國之境域外，和平已支配羅馬世界，此卽世所謂「羅馬之和平」(Pax Romana)。只要納稅於皇帝，遵守法律，尊敬由羅馬派來之長官，則屬州與都市（自治市）皆得保其獨立。

當時在高盧、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亞諸地方，皆有由羅馬派來知事統治之屬州。許多類似羅馬社會之社會，起而代之，無秩序之野蠻共產團體。各都市建設劇場、浴室，富者造宮殿與豪華之別業。著述家、藝術家、修辭家亦能隨地著名，薩拉斯特生於西班牙，李維生於巴多發(Padoue; Padua; Padova)，魏琪爾生於孟都亞(Mantoue; Mantua (Mantova))，羅馬勢力在精神上之擴張，至此幾與武力一樣。

雖在現代社會，亦尚保存其不滅之痕跡。自大不列顛國境，迄於西利內伊卡之沙漠及黑海沿岸，羅馬統治之古代社會，到處可以發見其痕跡，卽所謂記念碑、石像、道路、水道、鬪技場、宮殿之類。然羅馬文明之餘命並非專恃此等石類遺像，羅馬之精神實存於吾人之周圍。不但西班牙語、法蘭西語、意大利語全由拉丁語生出，就是英吉利語連那德意志語，亦總帶幾分拉丁語。更就吾人之社會制度言，吾人誠不失爲羅馬人之後繼者，吾人之階級制度、國家與都市之全政治制度以及司法制度皆不過存續賢明之羅馬的組織。若以希臘爲創造吾人之藝術與科學者，則謂羅馬爲創造吾人之社會制度者亦宜。

當屬州爭先拉丁化之際，羅馬自體倒弄得不像羅馬了。從各地方到來之外國人，夾帶許多之奇妙。禮拜與腐

敗風俗一切人等皆可給與公民權，主人解放奴隸，此等被解放者，皆得享有財富與榮譽。到後來尼祿時代，如巴拉斯 (Pallas) 之被解放奴隸，亦能統治世界。富者之恣意驕奢，貧者之容易買收，遂使羅馬之頹廢，一落千丈。

婦人熱狂地委其身於頹廢，往時嚴格之氣風完全絕跡。在貴婦人中最有名者，如皇帝家之母親、姊妹、閨女等做出放逸之模範，所與遊女相異之點，當然為不貞操問題，可是比遊女還要大膽。自克利俄培特拉誘惑愷撒及安多尼後，欲上世界舞臺之女性，皆出現於羅馬。朱利阿 (Julie; Julia)、阿格里派那 (Agrippine; Agrippina)、美塞來那 (Messaline; Messalina)、缶斯泰那 (Faustine; Faustina) 雖較其他羅馬女性有名，然未必邪淫更甚，不可為惡居下流之言所誤。

民衆不過是一羣貪慾、凶暴之平民，此等民衆係由各種族無數之人合成，有奴隸，有市民，有被放者，有野蠻人，有解職之兵士，有從遠方來之外國人，彼等形成混亂喧嘩之羣衆，僅恃其邪惡之本能而行動。彼等不欲特勞動以謀生活，把彼等喊到羅馬，而想置諸隸屬地位之君主，對彼等大行布施，彼等亦願賣其投票與好意於給以金錢、麪包之人。彼等以參列競技場祭典為大樂，此時羅馬大圓圈式戲場 (Colysée, Colosseum) 中連日開演戲劇。但民衆並非醉心於戲場之高尙感情，彼等實以人類之血與其芳香為必要。所謂「殉教者格蘭士」二百人之犧牲者，在競技場喘息僅屬而就斃，乃為彼等樂觀之必要品。以自己格鬪為太卑劣之此等羣衆，反願看在他面前格鬪之人，彼等且沈浸於英雄主義之幻影。

羅馬帝國之歷史可約以下列之宿命的一言。此言如葬送羅馬之偉大時的喪鐘，經過三百年之長時間，不斷

發巨聲於羅馬之都城，其辭曰『麪包與競技』(Panem et Circenses)。

\* \* \* \* \*

當拉丁之秩序羅馬之和平與各屬州以從來未有之靜穩時，羅馬與古斯都之諸後繼者已是愚行重惡行，罪惡積罪惡。所謂絕對權力，惹起人類之屈從與錯亂，究竟能到何等地步，大可因雄辨之證據，以為天下後世告。

塔西佗與斯威托尼阿斯(Suetone; Suetonius)專門描寫此等人物之生涯，然不免有描寫太過近於精神錯亂者，自當由歷史加以訂正。

提庇留(一四至三七)以匿怨寡言，為貪慾之偽善者，彼直用恐怖與沈默，支配一切。彼由其放蕩之祕密地喀普里島(Capri)，親赴從順之元老院，簽字於追放與死刑之文書。彼終被人暗殺而死。

卡利求拉(三七至四一)治世之日甚短，未及為長期亂行，已死於暗殺。

革老丟(Claude, Claudius)(四一至五四)為半癡之可憐男子，亦被暗殺而死。

尼祿(五四至六八)僅就其名以觀，即知其為狂暴愚行之人物，後亦死於暗殺。

尼祿死而羅馬之帝統遂絕，世界在其治下已百餘年。說到此種長時期之隸屬，雖至今日尚覺其為一種污辱問題。

為歷史上最偉大事件即耶穌基督之死，實在提庇留治世時期(三三。)

當希臘人廣播其言語、事業於地中海與羅馬人藉武力以強行其強大之社會組織時，猶太人正封閉於巴勒

士登之不毛山野，殆不見其與他民族交涉，但有時爲苛酷之奴隸，或爲屈辱之服屬。乃由此無名之小民族中，產生偉大之改革者，即出現一說宗教而獲勝利之人物，此人物意在復活人類之良心，變換古代社會之形式，到底非吾等所能豫想之事。

古代史家不記耶穌基督事跡，吾等僅依福音書以知彼。然在路加〔Luc; Luke (Lucanus)〕馬可 (Marc; Mark) 馬太 (Mathieu; Matthew) 約翰 (Jean; John) 四個福音書著者中，祇有馬太與約翰爲基督及門弟子。連聖約翰所著福音書，尙不免有許多議論。

總之福音著者爲基督直接弟子，似無多大問題。彼等以其所聚之證據與所傳之故事，用雄辯而純真之文體，傳述耶穌基督之故事，即傳述其生、死及豫言。

福音書誠爲偉大、崇高而單純之書籍，最年幼者能理解之，最年長者亦能見到其中之深奧思想。

耶穌生於加利利 (Galilee; Galilee) 之伯利恆 (Bethléem; Bethlehem) 貧民家，父名約瑟 (Joseph) 業瓦匠，耶穌在幼年時代，即以其美貌與活潑早熟之智慧，使人驚嘆。

耶穌未生以前，早有許多豫言者，出現於猶太人之間，豫言救世主之到來。爲欲使以色列子孫，終結其所受壓迫、隸屬各種慘狀起見，所以由耶和華派遣彼降生。故耶穌爲豫言者，同時又爲救世主。

耶穌出行於都市鄉村，見人即告以受侮不校，獻身，輕富，信神，愛人，吾等皆是兄弟等語，此皆從未聽到之公平謙和的言語。

初從彼之少數弟子，爲漁夫工匠、貧民，稱彼爲主，敬之若神。其時羅馬之元老院與民衆則以身居華美宮殿中之愷撒、奧古斯都、提庇留爲神，奉事尊敬。然加黎利十二使徒之宗教意在征服世界，故皇帝之宗教被其輕蔑。

不久耶穌弟子之數增加，人爭傳說彼能顯奇蹟，驅惡魔，變水爲葡萄酒，使死人復活，步行水上。當時死守摩西古說嫉妬念深之耶路撒冷司祭等，遂次第感覺不安。等到耶穌自己公開說新法，并自稱爲神之子時，彼等以爲異端將盛，欲制止其勢力，遂決定審判耶穌基督，處以死刑。

猶太爲羅馬帝國一屬州，由一知事朋西·彼拉多（Ponce Pilate；Pontius Pilate）統治，並由羅馬小守備隊，占領耶路撒冷。但與其他羅馬長官同樣之彼拉多，對於素所輕蔑之猶太人間論爭，絕無干涉之意。羅馬人向無何等神祕思想，遇有豫言者等的論爭，一向漠不關心。爲欲協調猶太教司祭等之命令，朋西·彼拉多認耶穌爲有罪，耶穌遂被釘死於十字架。

此種殘酷刑罰雖不能說是出自猶太民族，然至少亦依彼等司祭之意思而施行，則國民關於彼等指導者所犯之罪，自不能不負責任。猶太國民早爲此種重大污行而受罰，皆因認以色列子孫之舉動爲不當，故至今尚使吃苦，此苦惱經過千八百年，始終不能消去。

耶穌基督之死在羅馬及帝國其他地方，全然不知有此事，連巴勒士登本地，亦未激起大波瀾。豫言者之弟子四散，繼續傳其嘉言，說其生、死及復活。彼等雖不想開始新宗教，然彼等對其熱烈敬愛之人，亦不能消滅其記憶。彼等雖亦爲猶太人，然受猶太人之冷遇及迫害。同屬一個種族之人，未聞有憎惡加劇至於如此之甚者。基督



教最初殉教人名埃提恩 (Eutienne)，與耶穌之處磔刑略同，依司祭等之命，投石打死（三三）。

但迫害自迫害並無消滅思想之力，耶穌之同志忠實守彼舊日教說，不被壓倒。然新生之基督教隨由最偉大之基督教徒且以異邦人而為使徒之聖保羅 (Saint-Paul; St. Paul)，全不變其原形而傳播，一從其最初之形態，即不過為猶太教之微微一派而已。

聖彼得 (Saint-Pierre, St. Peter) 與其他使徒言，福音之教祇有為神選民之猶太人可說。然聖保羅之真意實別有在，彼不但主張猶太人信教，并欲使異教徒改宗。彼以熱烈之雄辯、痛快之論法，用彼之有力之語調，化二十五年之工夫（三八至六四），導異教徒及猶太人於新教義。彼毫無倦怠，勇於獻身與自信，親赴科林多、雅典、羅馬、塔薩斯 (Tarse; Tarsus) 各地。彼止有一人，然合親炙耶穌之十二使徒，不足以比其偉大。

藉彼之一片苦心，基督教始能與其母胎之摩西教，完全相異。結果非猶太教之異端，別成一個世界之宗教。

當在羅馬殉教之聖保羅被殺時，基督教徒已到處皆是，即科林多、羅馬，尤其是在安都 (Antioche, Antioch)，早皆有基督教徒之蹤跡（六七）。是最初之基督教徒非聖人即英雄。彼等雖正為猶太人及常相迫害之羅馬人所輕蔑，然仍繼續說從順與愛之教，有罪可求赦免，在最高主之前一切人皆平等，地上財寶比永遠之生命易於崩潰，凡此蓋為彼等常說之教。彼等服從羅馬皇帝，然對於拜偶像及捧犧牲於各神祭壇，則辭退而不肯加入。

奴隸、貧民、受慘害之人、婦人皆改而宗基督教。大都市之郊外有身纏襁褓，飽受富者、兵士、元老、王侯之僕的壓迫，送其慘害之生活者。此等不幸之人早已失其希望，福音則以希望給與彼等。謂錦片之前程正在等待彼等，則現

時之苦痛、飢餓、追放、牢獄、鞭撻、疾病亦將視若無物所以哲學者、貴族、富豪、藝術家、詩人無不傾耳於新教義。基督教在此二百年間，竟似專爲心之貧者、不幸者而設的宗教。

迫害遂不得不以異常之勢力，加於彼等頭上。

\* \* \* \* \*

常識缺乏之革老丟被暗殺後，繼其位者爲尼祿（五四）。

尼祿最初對於正義，似尙表若干之尊敬。此在一個皇帝能够如此，要算珍奇之事！然年輕人之如此野心究竟不能永久延續，閱時無幾，彼已成爲被驅迫於殘酷、惡辣、詐欺等奇妙願望之徒，恰與墮落者做了絕對君主一樣。有一日彼忽發奇想，爲欲得吟詩資料而想放火燒羅馬，彼更乖巧使罪惡與幽默（滑稽）混合，想出嫁此火災於基督教徒之妙案。

新宗教之多數弟子受可驚之苦痛而死。投彼等於競技場中，飽猛獸之饒吻，藉此使人嫌惡，彼欲以此種光景療救民衆之血腥渴望。基督教徒中至此有棄其信仰者，亦有忠誠於教而爲行其禮拜不得不暫時隱藏者。彼等逃到卡塔空布（Catacombes; Catacombs），因此地能脫離羅馬警察與告訴人之手，實爲可以長時間舉行神聖祕密儀式之安全地方。

迫害非硬幹到底，不能成功，非一切斷絕其根株，難期收獲效果。因迫害而被迫害者之力量，反而增加，亦是常有之事，所以殘餘基督教徒之信仰常較受苦痛前增高，每有殉教者出現，則改宗者亦隨之而倍加。

然在廣大之羅馬帝國，隱密傳播新信仰於奴隸、蠻民之間並不算什麼大問題。此時代之著述家對於此事，殆無何等記載。縱觀亞細亞、歐羅巴、埃及大小各都市，羅馬之文化直以和平確固之勢君臨其上。帝國邊境各方面羅馬軍團對蠻人，戰鬪之事，綿延不斷。羅馬本國依然有元老院、執政官、知事、檢察官等顯職，全國人對於此等顯職，皆表示熱烈之追求。除皇帝之名字時常更換外，世界亦無絲毫變動。

然今則任命皇帝，須由兵士做主了。尼祿死後（六八），元老院以帝國與老賈爾霸（Galba），近衛兵則推戴鄂圖（Otho；Otto）而虐殺賈爾霸，其他軍隊有指名維泰利阿斯（Vitellius）者，亦有指名惠斯葩西安（Vespasian；Vespasian（Vespasianus））者。此種無光榮戰鬪經過長期間之繼續，結果鄂圖、維泰利阿斯皆為兵士所暗殺，惟惠斯葩西安能堂堂奏凱而入羅馬市（七〇）。

當惠斯葩西安治世時，其子泰塔斯（Titus）占領拔市、耶路撒冷，猶太國民殆被殲滅。誰亦知道人類之歷史，所載本是可怕之事，然未有如此時之殘酷，遠過普通之限度者。住民半數被殺害，其他非餓死即賣為奴隸（死者五十萬人）。猶太民族與耶路撒冷皆不能由此不幸而再起。直到後來，基督教徒尚以為惟此慘痛事件，始足為對耶穌基督之死的正當贖罪。

但稱為「人類之至樂」的泰塔斯，難道真是個怪物麼？卻又不然。大概做將軍的人，立於軍隊之前頭，當取其攻堅之都市，因勝利者之心煩意亂或急於復讐而有所作為時，欲使勝利者不濫用其勝利，非有超絕庸衆之精神。

力者不能。

泰塔斯之弟多密喜安 (Domitian; Domitian) 爲矇昧殘酷之統治 (八一至九六) 遂由彼封閉了十二個皇帝之系統。

由彼等一手描寫歷史事態之貴族們，有意將諸帝所做惡事，擴大寫出，亦是意中應有之事。吾人讀諸帝傳記以推測其當時事態，覺得繁華而靜穩之空氣，未嘗不存在羅馬社會之中。因爲帝國之法律極公平，其領域又非常廣大，一個做皇帝的人，無論如何邪曲，終恐有不能使其恐怖與罪惡普及各處之勢。

安敦系統之世紀較其以前世紀，人民不知多享多少幸福。尼爾華 (Nerva) 哈德良 (Adrien, Hadrian) (Hadrianus) 安敦庇護 (Antoninus Pius) 皆是賢明之主。奧理略尤爲傑出之人物。

納爾發治世甚短 (九六至九八) 養子圖拉真嗣位 (九八至一一七)。

羅馬雖握有雄大之勢力，然蠻人亦漸增其人數與勇氣，大有成爲封豕長蛇之象。此等蠻人被誘惑於文明世界之繁華，於是日耳曼人在萊茵河，達謝人 (Daces; Dacians) 在多瑙河 (Danube; Danau, D.) 安息人 (Parthes; Parthians) 在亞細亞，無不倍加其攻擊。圖拉真不畏困難，誓欲征服彼等。彼高建勝利騰輝之靈鷲徽章，自多瑙河至波斯灣，自印度至黑海，出師遠征。其時羅馬之統治已擴張至於已知之世界，尙能極力使其增大。在羅馬之圖拉真圓柱 (對於達謝人的) 不啻以彼功績，傳語子孫。

彼不論爲兵士爲帝王，皆能表示其活動力。在羅馬宮廷之腳精圖治，亦與其在多瑙河岸勇敢殺敵無異。

圖拉真之治世劃出偉大羅馬之最高點。彼不但驅逐蠻人，并使基督教徒，服從帝國之法律。蠻人與基督教徒爲法律主人之時代，漸次相逼而來。

○皆能繼續圖拉真之事業。彼等雖不能十分發揮其權力，然亦未嘗濫用其全權力。

哈德良之擁護藝術，較奧古斯都更加熱心。高貴華美之建築物到處可以看見，摹倣希臘藝術之羅馬藝術，建造大宮殿，配置立像於其中。深奧哲學者辛尼加（二至六六）熱烈而富於比喻之詩人朱未那爾（四二至一二五）自然科學家普利尼（*Pline; Piny (Plinius)*）（一三三至七九）李維在全歷史家中最深奧之塔西佗等皆爲當時之優秀著述家，務使繁殖其寬大而高遠之思想，尤其是對於斯多派思想，是爲主張自由之人的藏身安全地方。

斯多噶派之最有名人物竟會出於羅馬皇帝，且爲屋大維、卡利求拉、尼祿之後繼，伊何人？伊何人？即所稱奧理略大帝是。事態之妙於湊合，至此可謂已極。

奧理略不但爲一個著名之哲學者，并爲一個不屈之將軍，能與兵士共其勞苦危險，嘗身穿外套，偕同軍團中極卑賤者，伏於地上。彼爲偉大之皇帝，彼遺一書於吾人，此書雖以之比福音，亦不嫌其冒濫。謂人類當一切平等，輕視卑劣之熱情，尊敬正義，應有不爲逆境所屈之勇氣，奉理性爲至高，此外尚有鞭策良心之義務，人人須尊崇義務，以爲唯一之主宰。嗚呼！不料身居幾萬萬人之上的絕對君主，竟能有如此思想如此生活之姿態！

以皇帝而爲斯多學者之奧理略，其偉大傑出之姿態實可加入於歷史上最不思議最光榮之人羣中。

經過靜穩之八十年後，羅馬帝國再陷於不幸。繼承奧理略之科摩達（Commodus），其討人厭一如提庇留、卡利求拉、尼祿，故亦與彼等同樣，被人暗殺而死。

安敦系統最後一人之科摩達被殺之際，發生軍事的無政府狀態。近衛兵推戴之皇帝剖替拿師（Pertinax）隔三個月，仍被近衛兵中人暗殺（一九三）。帝國遂付之拍賣，提提阿斯·朱理安（Didius Julianus）於其競爭者中，以較多之條件當選。然在帝國中，最憤戰爭統率意大利軍團之塞普提美阿斯·塞弗拉斯（Septime Sévère；Septimius Severus），忽出現於彼之目前。同時其他皇帝亦由其他軍團推出，東方推出培斯孫尼阿斯·奈澤（Pescennius Niger），不列顛推出阿爾拜那斯（Albinus）。

塞普提美阿斯·塞弗拉斯打勝此等無能之競爭者，而以嚴格統治羅馬。彼爲戴王冠之兵士，所以將殘存之自由殘骸，一切摧壞淨盡。更利用勇敢戰士之資格，在幼發拉的河與安息人戰，在克來德河（Clyde）與喀利多尼亞（Caledonians；Caledonians）人戰（一九三至二一一）。

繼承彼者爲彼之子加拉卡拉（Caracalla），此人在羅馬諸帝中，恐當爲最毒辣之一人（二一一至二一七）。彼較尼祿有虛榮心，較卡利求拉更覺暗愚，較提庇留尤加殘酷。

彼以後之諸帝皆爲不吉而奇怪之影像，以是羅馬之衰亡，愈覺顯著。

希拉加巴拉斯（Helioabale；Helioabalis）係敘利亞人，彼輸入男女兩性之東方諸神於羅馬，自爲女裝，

四面包圍以宦官，混入淫猥神祕的禮拜，取自己之逸樂。彼連知死之勇氣亦沒有，被暗殺者之短劍所迫，在逃入之廁所中，就其不明不白之死法。

馬克西密挨那斯〔Maximian, Maximian (Maximianus)〕本是一個野蠻兵士，彼無一點與羅馬人相似之處。近衛兵惑於彼之堂堂體格與其無屢足之慾心，故任命彼為皇帝（二三五至二三八）。

以後即為此軍團推戴之皇帝，與敵對軍團所指名之諸皇帝，互相競爭。彼等皆為無名小卒，且不足齒數。在班諾尼亞（Pannonie; Pannonia）高盧、埃及、敘利亞、阿開雅各地方，一時竟有二十個皇帝。只要是駐屯於羅馬市外各軍團指名送來之人物，不問為誰，羅馬元老院皆甘心接受。

此時之羅馬元老院直不過一個幻影，然因回憶過去，覺今日仍為堂堂之幻影，但終與戴克里先〔Diocletian, Diocletian (Diocletianus)〕（二八四至三〇五）同時消失。

圖拉真即位以來雖已經過二百年，但羅馬帝國不過為外觀上之存在，事實上已發生種種變化。

基督教弟子增加無數，新宗教之信條次第成立。基督教徒已非如聖彼得、聖保羅時代，僅僅知救世主之教，懂神之言語，行極簡單之儀式，亦非僅僅染病之奴隸，無名之被放入，貧乏之工匠等秘密集合。富裕之貴族，知名之婦人已以光榮之改宗，示人模範，基督教徒今已成爲國中一大集團。彼等中間已徐徐建設階級制度，以極賢明、極強固之教義爲基礎，此種階級制度與教義經過精妙之、必然的進展，直至千八百年後之今日，仍爲高視闊步之存立。凡宗教皆不能將朝權與教育，付諸等閑，故基督教會今不但有一般信者，尚有離其同志，以教神之言語爲使

命的特別司祭。司祭於彼等之上，選定有權力之司教，司教等之首腦爲羅馬司教即教皇。

有偉大之天才與精神的著名人中，如愛利尼阿斯 (Tertullianus) (忒滔良 (Tertullien; Tertullian

[Tertullianus]) 皆研究希臘語極精，能明白解釋福音書，漸次拭去其不正確之點，又能說明其不明之處而解除其矛盾。依其崇高之努力，調和理性與信仰，哲學與默示之異同，當基督教未知將爲何等宗教時，已具有相當之結合力與統一力。

羅馬諸帝儘管加以種種迫害，然司教之會議即「宗教會議」爲決定若干之基本信條，仍能時常集會。於是迦太基、亞力山大里亞、安都等會議。當時羅馬不如埃及安全，故青年基督教之中樞在埃及。

此地成爲熱心之中樞，無論何等重大之異端，皆不能前來相擾。依福音書之純潔道德，修正之猶太的嚴峻真確一神教，與破廉恥之敘利亞多神教隨心所欲之希臘多神教相對立。希望廣大之希望擴大至於一切信仰者之間，於是基督教徒之數因之大增。軍隊與護民官中長官與元老院中皆含有基督教徒，彼等早已具有當局不能無視與干涉之勢力。舊宗教之犧牲雖不過爲已廢去之傳統，然仍聽其存續，禮拜之外面的形式雖在信仰消失之後，亦能保持其殘餘。

\* \* \* \* \*

戴克禮先因欲撲滅基督教徒，曾試其最後之迫害，然竟無用。此時所用方法，與前此所用同樣殘酷，顧其毫無效果亦正相同。



帝國到處崩潰，蠻人被刺激於有羅馬文化諸國民之無力與富威嚇的襲擊全國境。帝國早無制止此等襲擊之能力，何以故？則因兵士等已不復野營於帝國國境，歸而築要塞於都市之故。彼等以專意於此等戰爭與掠奪之新民族爲前驅，侵入羅馬，於是不列顛、努米底亞、阿美尼亞、多瑙河到處之羅馬軍皆退卻，邪曲之文明亦不能揮斥此等蠻民，使之歸去。彼等之力繁殖甚易，惟易繁殖故雖儘量虐殺亦無效果。侵入者之背後更有其他未知之民族，追逼彼等攻擊羅馬全國。

羅馬之世界至此已不能更新，故意之避妊與不欲生存之願望，同樣破壞結婚制度。田舍之人口減少，都市則爲最惡辣冒險家之巢窟，亦爲最汙濁放逸者隱藏之所。羅馬更不能募集兵士，其軍隊早爲傭兵，所傭卽爲蠻人，故其軍隊已成爲蠻人之軍隊，所以帝國與蠻人戰，非仰仗蠻人同志之援助不可。

戴克禮先尙嫌殘剩之自由過多，所以彼欲將古代共和痕迹，破壞淨盡。彼早已非君主而成爲主人（*domini*），長官亦早不存在，家僕、公爵、伯爵、知事等皆由君主直接任命。彼頭戴王冠，身飾寶石，坐後宮以待羣臣，羣臣當照在波斯王前的樣子，非平伏於彼前不可。由官吏爲家僕，由家僕爲大諸侯，往時傳統之光榮的貴族政治，至此已同淪於奴隸之屬。

幼稚之民族由其單純的獸性，想出獨裁君主之原理，不但詛咒希臘人及古代羅馬，連尼祿、科摩達亦嘗爲不得樹立於羅馬，此種原則竟能支配羅馬全國而絕無反對之人。

成就羅馬統一之戴克禮先，自己任命奧古斯都卽皇帝二人，又任命愷撒卽豫定之後繼者二人。一人保有高

盧、西班牙，一人保有希臘及亞得里亞海岸，一人保有意大利、阿非利加、戴克禮先保有色雷斯與東方。

彼又爲使廣大帝國，格外容易統括起見，彼不想再住在羅馬。彼根本就輕蔑羅馬，視羅馬爲被人輕蔑之種子，故決不願住羅馬，彼遂置帝國王座於小亞細亞之尼哥米底亞(Nicomedia)。然此僅爲證明彼已無力之話，彼到晚年，因一切感着疲勞，一切發生嫌惡而退位。

散佈反逆與血潮之糾紛競爭終了後，任命爲高盧愷撒之君士坦丁〔Constantin; Constantine (Constantinus)〕，出兵向彼之敵意大利愷撒卑劣漢馬克孫斯(Maxence; Maxentius)，彼於羅馬附近之米爾維阿斯(Milvius)橋，完全擊破之(三一二)。依後來之傳說，則彼在會戰之中見一放光之十字架，架上現出『照十字架汝可得勝利』(In hoc signo vices)字樣，彼有感於天語煌煌，由此時已有爲基督教徒之決心。事實上彼之母海倫那(Hélène; Helena)已爲基督教徒，可見君士坦丁之改宗，以前早有準備。

一 徑被人迫害之基督教，今乃爲世界之主。權力移於加特力克(Eglise catholique; Catholic church)教會，已能長時間統御軍隊與良心。

充滿污辱更充滿光榮之古代，於此告終。君士坦丁委意大利於無能的代表官吏與蠻人之手，立於博施福魯岸上之拜占庭，成爲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Constantinopolis))，後期羅馬帝國即在此地建都。

\* \* \* \* \*

蠻人與基督教徒破壞羅馬制度，欲亡滅雅典之傑作，可惜無甚功效。這是不用說什麼關係的！試看雅典同羅

馬，不是在吾人之現代生活中。還是靈耀有生氣麼！

古代能遺人類以可爲人類助力之物，故迄今不至於消滅。雅典遺吾人以藝術與思想，羅馬遺吾人以法律與政治，拉丁語成爲許多方言，今日尙爲幾百萬人所說之言語。所以於教會統治千二百年後，人類非再汲取其力復歸於羅馬、雅典不可。

## 第五章 教會

當君士坦丁改宗以後，基督教興行將滅亡之異教，其鬭爭劇烈情形殊堪注目。

基督教徒之信仰根柢頗深，可由其迫害之急激而證明，然信仰非必與寬容互相一致。舊來之偶像禮拜不久即完全停止，但民間仍往往有迷信之者，遂不免成爲基督教之神聖目的物。雕像（由「偶像破壞者」破壞，寺院拆毀，否則將其教會變造。向僞神獻納之希臘藝術或羅馬藝術，一切禁止其想起。繼續菲狄亞斯、波利克利塔斯之藝術即繼續拉丁藝術家以摹仿爲有名譽之精緻藝術，而生出新樣式的繪畫、雕刻、建築，以其醜陋諸像代替從前諸傑作。

從前在羅馬、敘利亞、阿非利加、希臘、埃及各教會，尙能保住幾分獨立，今則因基督教之發展，格外要求嚴格之規律與嚴肅之階級組織。司祭對於信徒，司教對於司祭，教皇對於司教，會議對於教皇，其權限皆到處增加。教會之教父等以偉大高貴之精神，研究信條，解釋福音書，以各種意味給與象徵的言語，且於迭經慎重討論之後，開會議以承認其解釋。加特力克教之能有強力的統一與堅實的理論，乃是由此一點一點慢慢構成的。

然決定的信條仍到激烈分裂之後，方能成立。何以故？則因煽動大家精神之神學的論爭，生出重大的分派。故有比其他一切分派，既危險又將佔優勢之一派，其首領爲司祭阿利阿（Arius）。阿利阿用此處不能記述之

論法，主張三位一體之父神、子神及聖靈並非平等說。因為阿利阿是一個巧妙之理論家、雄辯家，故許多司祭皆聽從其意見。

當時為基督教有權威保護者君士坦丁，召開會議於尼西亞（Nicee, Nicaea），會議議決嚴厲處分阿利阿之教為異端（三二五）。君士坦丁為欲證明其新信仰之堅實，因批准前項決議，將阿利阿門下悉處死刑。

於是當對於基督教徒外來迫害是否終了尚未明瞭之際，基督教徒自體已發生互相迫害之事實。

阿利阿之異端非常執拗，由尼西亞會議二百年後，在敘利亞與埃及，尚有殘餘之痕跡。

有一種基督教徒，不但有活氣，更有神祕的信仰，且欲離開神學上之纖細議論與現世之無窮的偉大而別走一路，以與上述之基督教相較，直可說是同牀各夢。其中是在東方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埃及的教徒，彼等在形而上學的一種宗教夢想之國，彼等不以祈禱而滿足，並想集合一起為共同之生活，於是形成基督教之修道會。因為此等宗教家中有一種修道者與禁慾者，信仰格外熱烈，竟甘自守寂寞而隻身逃於阿非利加之沙漠，為難能之苦行以祈神靈保佑。

然此等禁慾者、修道者之運命不必相同。禁慾主義消去於阿非利加沙漠之中，修道院等宗教團體則直到後來，尚能以種種賢明形式，繼續向前發展。所以在中世及現代，皆能見其日益繁榮。

\* \* \* \* \*

基督教取異教之神而代以基督教，並非如戲臺落幕之變化急激。始則二種宗教互相對立，諸帝立於其間，

蹙莫決，費時甚長。迨至君士坦丁方能站在有最高司祭徽號之偶像旁邊，以基督教之象徵十字架，加於帝衣之上。然相隔二十餘年（三五五至三六二），就有一個皇帝，公然指基督教爲異教。此人由基督教徒稱爲「叛教者」(Apostat, Apostate)，名朱理安 (Julien; Julian) (治世三六一至三六二)。彼實際拒絕其教理，彼欲試行希臘思想之復活。然在不寬容之狂暴信仰時代，朱理安雖顯示其政治的才幹，終不能緩和人人之感情。

彼雖爲勇敢之兵士，然不能拒退蠻人。對波斯人大戰役中，年齡僅達三十一歲，竟在蘇撒近邊，爲名譽之戰死。據所傳說，則由傷口拔出致命之矢，投入空中而高叫曰：『加黎利人汝勝矣！』此傳說恐係信口亂道，但此本爲象徵的語句。拿此時代之基督教，與米爾維阿斯橋戰役後之基督教相比，誠有天壤之別，蓋已成爲世界之大勢力了。

\* \* \* \* \*

繼承佐維挨那斯 (Jovien, Jovian (Jovianus))，普羅科彼阿斯 (Procopé; Procopius)，發楞提尼安 (Valentinian, Valentinian) 末楞斯 (Valens)，格累喜安 (Gratién; Gratian) 等無名諸皇帝之後，比此等曖昧先人，巧妙遠甚之狄奧多西 (Theodose; Theodosius) (三七九至三九五) 出現。

彼欲再行統一帝國，在彼未死前稍告成功。然彼死後，其諸子竟分割帝國。

狄奧多西與偶像禮拜者及阿利阿派鬪。發嚴格之勅令，阻異端之進展，誓滅絕異教之最後痕跡。然非從教會之要求不可，蓋宗教之勢力已得容喙於國事之全部。米蘭 (Milan (Medan) D.; Milano, I.) 之聖安布羅齊 (Ambroise; Ambrosius) 曾宣言，皇帝不將在帖撒羅尼迦 (Thessalonique, Thessalonica) 所行之無理

達毅，公開懺悔，不許入此寺院之中。

爲欲達到拒退蠻人目的，狄奧多西因與彼等談判合意，遂同峨德 (Goths) 人同盟，羅馬軍中無羅馬人，乃是多年以前之事，故帝國最凶惡之敵人帝亦不得不編入帝國軍隊。

\* \* \* \* \*

一到第四世紀之末葉，蠻人之侵入羅馬，已非如昔日之僅事威脅，而早經成爲事實。新部族四面八方蜂擁而來，羅羅馬 人所知之日耳曼人，衝進羅馬。當各處軍隊侵入時，蠻人亦同時爲平和的侵入。彼等來到被人放棄之田野，不戰而得定居於無人之里，且受周圍之人的歡迎。

日耳曼人 從北方來，峨德人 則從波羅的海 (Baltique; Baltic) 來，侵入色累斯人、意大利人、高盧人 之中。雖曾建設峨德王國，但不久即分爲二個民族（三七六）：一曰西峨德 (Visigoths) 族定居於埃爾培河 (Elbe) 西邊，一曰東峨德 (Ostrogoths) 族定居於多瑙河岸。

由日耳曼人 或斯拉夫 (Slaves) 人出來之別部新民族，亦爭到羅馬帝國來，彼等呼之爲佛郎先人 (Franks)、勃艮第人 (Burgondes; Burgundians)、汪達爾人 (Vandales; Vandals)、阿拉曼人 (Alamans)、盎格羅人 (Angles)、薩克森人 (Saxons)。當時雖爲新出民族之名，然不久即爲歐羅巴 諸大國民之名。

(註) 法蘭西人今日稱德意志人 爲阿爾曼人，大約從此語發生。

此等精壯蠻人，既追逐半受拉丁文明變化之民族，強要彼等以野蠻之風習。於是到處充滿恐怖，能阻止其破

壞的奔流之軍團，早已全不存在。

狄奧多西看此情形，以爲與其戰爭而無把握，還是同他談判，或可暫時阻止其侵入。然而遲至彼死之後，侵入即再開始，此次已無何物可以阻止他們了。

西俄德王阿拉利 (Ariaric) 入於帖撒利、馬其頓、希臘、意大利，掠奪排列通路之各物而去。彼始雖屢敗，然終成爲勝利者，彼竟佔領羅馬，恣其可惡之掠奪。彼曾改宗基督教，但對於教會，不能稱爲真正基督教之勝利。何以故？因爲阿拉利並未辨明理由，並與哲學的意味無關，不過加入阿利阿之異端而已。

當西俄德人定居南高盧之際，其他日耳曼部族之汪達爾人越來因河，掠高盧，入居西班牙。故此時羅馬世界之主人公已非愷撒之子孫，早爲西俄德王狄奧多理 (Theodore; Theodoric) 與汪達爾王加伊最理克 (Gaiseric, Gaiseric)。

當此諸勢力不出數年即見興亡之動亂時代，乃有真汪達爾大帝國出現（四二二至四七六）其國王加伊最理克率軍隊渡海到阿非利加，佔領謨里得尼亞 (Mauritania)，攻取迦太基及希波 (Hippo (Bône))；Hippo (Bône) (善那) 即以希波爲首府 (四三五) 於建造海軍後，即赴科西嘉、薩丁、巴利阿利諸島，迫使服其權力之下。彼進兵攻圍羅馬而掠奪之，是爲有名之掠奪，比攻圍之時日還要長得多。嗣後又到達爾馬西亞及希臘。於是彼遂在暫時之間，建設宏大之帝國。

歷史上征服者例須寬大，汪達爾人則用嚴格。阿拉曼人、佛蘭克人、勃良第人、倫巴底人 (Lombards)、諾曼人



(Normands, Normans) 薩克森人無一不傳播同樣破壞的殘虐性於羅馬世界，然彼等之名何以有光榮？唯汪達爾之名則不為後人所知，且提到他，便覺得他不名譽。

\* \* \* \* \*

此外尚有極可怕之侵入，來威有羅馬人。此種侵入比到從前一切殺人的戰爭，血流得更多，殘廢之狀更甚，是即所謂匈奴 (Huns) 之侵入。

從前侵入者皆與被侵入者同一人種，不但佛蘭克人、俄德人、勃艮第人、汪達爾人、達謝人、連安息人亦皆為白色人種，皆是碧眼金髮有強壯高脊梁的人。然匈奴則為出現之新人種，彼除殘虐性外，一切全較歐羅巴人為劣。自亞細亞中部（蒙古）來之匈奴人，實為蠻人中之蠻人。其惹人嫌惡之首領阿提拉 (Attila)，可稱彼等之典型狀態。身短肥，眼細長，毛深，鼻似獅子扁而平令人見之，發生嫌惡與恐怖。彼說：『吾馬蹄所過處不令生草，』並自號為神之鞭。

彼有時與真正征服者同樣，能將詐偽暴力混在一起。彼所以能從東方到西方，就是能够從黑海到森河 (Seine)，從色雷斯到來因河，散布其權威者，實由其奇怪巧妙之努力。

彼從東方開始，先將色雷斯人壓迫虐殺（四四六），無能之東皇帝狄奧多西二世送莫大之貢稅（六千金里布）於阿提拉，希望其不入君士坦丁堡。

彼於是轉向西方，西方係歸較狄奧多西二世更無能之發楞提尼帝統治。阿提拉欲通過高盧人之地以達羅

馬此時欲參加掠奪而附隨彼之各種蠻人，已集合而成爲一大羣，彼乃率之出現於來因河，被其通過之處，祇剩荒廢與恐怖之痕跡。如德里佛斯 (Tèves; Tier) 利姆斯 (Reims; Rheims) 等繁華市街多被掠奪。彼曾到過巴黎，據說是由聖仁維挨夫 (Geneviève) 挽回此劫。彼隨移兵至奧爾良 (Orléans; Orleans)，然隸於羅馬鷲章 底下的日耳曼人 卽佛蘭克人 與西俄德人 等，統率於來歷不明之大將軍阿伊喜阿斯 (Aetius, Aetius) 香賓 (Champagne; Champagne) 之卡塔勞尼安平原 (Champs catalauniques; Catalaunian plains) 與阿提拉 爲史上最血腥之戰爭後，遂使阿提拉 大敗 (四五二)。

然後竟能逃出，雖爲高盧 所逐，仍入意大利 以威嚇羅馬。

抵抗漢尼拔 之古代羅馬人 血液，已不流於此時羅馬人 血管中。彼等並不以兵士之資格對阿提拉，而以哀求之態度，親赴神鞭之前。此時之阿提拉 恐亦與彼軍隊同樣，倦於戰爭，樂得收受捧呈之貢物。阿提拉 遂退至多瑙河，住於木造之宮殿，翌年而死 (四五三)。

彼死後之匈奴帝國，比到亞歷山大帝國 之崩壞，還要脆弱得多。然其可嫌惡之侵入，大爲不吉，彼屢次所加之荒廢虐殺，姑置不論，論其最要之一端，卽在以蒙古人之血，交於白色人種之血 中，使其素質低下。

\* \* \* \* \*

第五世紀與第六世紀在人類過去世紀中，爲最傷心之世紀。

文明完全消失。號稱既開之人類，復歸於野蠻狀態，並不多費時日，殊覺可怪。

鄉村次第荒廢，就都市言，曾有偉大成就之都市，與有偉大成就希望之都市，一切呈消索狀態。固執古代迷信之鄉民（Pagan）異教徒，（非被驅逐，即被虐殺。紀念物有爲激增之異端掠奪者，亦有爲蠻人掠奪者。羅馬之權威令人不堪回首，不知其嘗有令人尊敬之事實。何以故？則以定居於掠奪未久之地之蠻人，已經一無所見之故。無論西班牙、日耳曼、高盧、西利拿伊加（Cyrénaïka）已無浴室、別墅、競技場、戲院，即意大利對此亦有同感。

相野之像取希臘雕像而代之，已找不到一個歷史家、哲學者、詩人、日耳曼人、卡特人（Cate）所用言語，皆由羅馬言語之前，退下而消去，因爲蠻人說拉丁語之故。於是拉丁方言日趨墮落，句法日趨崩壞，恰如口操其語之人，同樣野蠻。而且因重重之退化，隨地變成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普羅文語、法蘭西語、羅馬尼亞語。

在此凡百荒廢之中，以基督教會爲唯一安全藏身之所。

西帝國壞滅，使日耳曼首領鄂多瓦（Odoacre; Odoacer [Odoacar]），退出最後皇帝之位，此皇帝尙是小孩。因爲歷史之妙於滑稽，故以羅馬建國者羅牟拉斯及帝國建設者奧古斯都之名呼之（四七六）。

鄂多瓦退位之後，狄奧多理率領東俄德人爲意大利霸主（四九三）。此時西俄德人爲南高盧、西班牙、阿非利加之霸主，以土魯斯（Toulus）爲其首都（四一八）。

東俄德王狄奧多理爲當時可傷悼諸君主中最巧者，除去幾分飽受戰爭慘禍者外，不論勝者與敗者，換句話說，就是不論意大利人與蠻人，皆欲使在同一法律之下生活。

在高盧北部之佛蘭克人一部族，因其首領有手腕，遂佔優勢。克羅維斯（Chlovis; Chlodwig, D.）得目爲佛

蘭克王國之建設者（四六六至五一）這一個粗野樣子之蠻人，倒是算無遺策之政治家。

彼在斯瓦松 (Soissons) 之戰，與高盧·羅馬混血人鬪而勝（四八六），將森河流域取入手中，確立難動之權勢於其地。彼打敗近鄰之日耳曼人，北破阿拉曼人於托爾比亞 (Tolbiac (Tolbiacum, I.)) (托爾比亞昆)，東破勃艮第人於奧舍河 (Ouche) 畔（五〇〇），南破西俄德人於波亞壘 (Poitiers) 附近之伏挨 (Vouille)（五〇七）。彼改宗基督教，在利姆斯由聖勒密 (Saint-Rémy; St. Remigius) 受洗禮。此日耳曼小部族之首領遂成爲佛蘭克最初之王。

蠻人侵入者爲荒地，故除佔領土地外，別無他物可以佔領。但其氣候總比在維斯杜拉河 (Vistule; Vistula (Weichsel, D.)) 挨爾培河之陰鬱森林，較爲安穩。彼等以爲更侵入他處，不如確保既侵入之土地。於是汪達爾人在阿非利加，西俄德人在西班牙，佛蘭克人、勃艮第人在高盧，東俄德人、倫巴底人在意大利，阿拉曼人、巴威人 (Bavarois; Bavarians) 薩克森人在日耳曼，盎格羅在不列顛島，皆試行其永續的居住。由第六世紀即中止侵入，首領所有其土地，戰士與住民混淆，同耕土地，分住都市。此等兵士爲農夫爲工匠，雖已無侵入之戰爭，然爲欲擴大自己領地，常與鄰接諸部落首領，爲互相敵視之戰爭。此等首領擅自稱王，當時若東俄德王狄奧多理，並欲爲自己回復羅馬皇帝之權威。

克羅維斯·達哥伯 (Dagobert) 克羅泰爾 (Clotaire (Chlothacar)) 僭取王國一切記號，建築宮殿，別作一種宮廷，欲復活羅馬規模，故創造種種宮殿以喚起舊日之記憶。

克羅維斯與佛蘭克人於四九七年，改宗基督教。侵入不列頓（Breton）國（大不列頓國）（Grande Bretagne; Great Britain）之盎格羅人、薩克森人，改宗最遲，已在第六世紀。住德意志北部的薩克森人，爲入基督教之最後者（八〇〇）。此係與查理大帝（Charlemagne, Charles the Great (Karl der Grosse, D.)) 經過血腥戰爭後，由大帝強制彼等入教。

諸國民之境界非如今日之嚴密，雖說佛蘭克已經統一，其實亦與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無甚差別。像我等以現在國境爲神聖運命之觀念，能想起當年之事實，亦不可謂爲無益之事。佛蘭克王爲來因河地方、森河地方之君主，事實上以來因河左岸爲佛蘭克之物，於歷史地理兩方面皆屬必要。勃艮第人保有高盧之東南，西俄德人則保有其中央及西南，倫巴底人又驅逐東俄德人而佔領意大利全部。

世間無如此等境界之容易變化者，國王死後，其子即將其遺產分析或合併。住民於主人之變更，熟視無覩，因爲不過名姓不同，於其所受不幸絲毫無益之故。

諸君主亦無何等權威，真正之支配者爲加特力克教會。雖在蠻人對峙之際，道德之力初未全歸消滅。當時羅馬制度幾不留微弱痕跡，唯有教會屹立廢墟之中，吹送信仰於驚異之蠻人。彼等固不解信仰爲何物，然深感其廣漠而偉大。伯利恆之客館與卡爾發利（Calvaire; Calvary）丘之十字架比於難解之柏拉圖，容易誘惑彼等之心志。

司祭、司教、修道士成爲擁護羅馬古代文化之得繼續存在者，其他有思索力之人，無不借蠻王所尊敬之修道

院，爲暫時避難之所。彼等既非學者，亦非巧妙之著述家，在世間一般無智者中，嘗致若干尊敬於精神的事物，遂生出活潑之純真信仰心。換句話說，就是在黑暗中彷彿微見蒼白光明之照臨。

西帝國受蠻人切割之際，拜占庭之東帝國更見低下，然尙能擴延帝國之傳統。

東方諸帝稟質皆甚凡庸，無受歷史上嚴正批評之價值，但知沒頭於宮廷儀式、朝臣陰謀、神學織論。然仍有發揮若干才能之一人，是卽所謂查士丁尼（Justinian）（五二七至五六五）。

彼之臣下自行分裂，從競技場馬夫之服色，分爲『青黨』『綠黨』二派，然查士丁尼仍能編制有訓練慣戰鬪之軍隊。此軍隊歸貝利撒留（Belisaire; Belisarius）統率，到阿非利加代汪達爾人，其後又派那錫士（Narsae）統率其他軍隊，向東俄德人，收回意大利。查士丁尼北則擊退日耳曼人，東則擊退安息人，此帝國一時幾與奧古斯都帝國媲美。彼直可以希望往時強盛大帝國之再生。

雖然查士丁尼大名之被人記憶，並不在彼一時的戰功而在其法律事業。彼命特利善尼安（Triphonian）搜集新舊各種羅馬法，是爲無比類之紀念碑。編纂法典，爲構成今日法律之骨子，近代立法殆皆以查士丁尼傳與吾人之羅馬法爲基礎。羅馬法由特利善尼安編纂，查士丁尼則爲發起人，卽此已足傳偉名於後世。

其時東方眼見蠻人之侵入，有如風發雲湧，然自四方來相威嚇之俄德人、阿發爾人（Avars; Avars）、斯拉夫人，皆未能侵入拜占庭。

希臘、羅馬之古代文化雖尙能賴帝國之制度，保存其一半，然漸滅者已覺不少。其漸滅固不像西方之急激，在

事實上骨不可爭。巧妙之建築家建築新式(拜占庭式)之教會，有時亦如聖索菲亞(Sainte-Sophie; St. Sophia)寺院之偉大。古代之雕像認為可恥的宗教之偶像，代之以基督教諸像。以肉體之美為不妥善，蔽之以金色服裝。以象嵌細工改繪畫，以裝飾藝術代雕像。戲院則除競技場之馬夫外無他物，文學則徧索國中不得。

說到拜占庭之科學或哲學，不過是點難於捉拏之神學上空論。從未有如此糾紛之諸宗派，亦從未有如此熱心對於不相干事情之先例。拜占庭之長老因無關緊要之上席權問題，不認羅馬司祭之權威，希臘教會自己謙稱為「正統派」(Orthodox)，與他方以萬有為意味謙稱「加特力克」之羅馬教會分離。

東方、西方兩羅馬無不漸變成野蠻者。

東羅馬殘虐無能之諸皇帝皆為詭辯家，佞人、奴隸所包圍。西羅馬半野蠻之諸王除武力如野獸外，一概不知所統御者為荒廢之地方。西有幼兒之泣聲，東有衰老之苦惱。

穆罕默德(Mohammed; Mahomet)出現時代之歐羅巴，正如上述之狀態。

\* \* \* \* \*

穆罕默德，以五七一年生於阿剌伯之麥加(Meque; Mecca)。阿剌伯古稱不毛之地與酷日燒曬之沙漠俱苦耕作不可能。當時其地之住民與今日同，生活慘淡，收穫稀薄。離紅海八十杆地點之麥加，實為其唯一之重要都會。五七一年此地尙奉祀偶像，係加入猶太思想之漢然宗教，故對於亞伯拉罕，非常尊崇。

其文明雖為極原始的，然既有富者、貧者之別，富者為商人，貧者為勞動者、馭夫。

傳說雖種種不一，然穆罕默德屬於貧者一類。

彼之幼年，青年時代皆過着惨淡微賤之生活。當六一三年之頃（當時已滿二十四歲，已有弟子數人，彼對之說新宗教，彼自稱由主宰宇宙之神阿拉（Allah），受超自然之啓示。因有阿拉之命令，聖書古蘭（Coran; Koran）遂由天使迦伯列（Gabriel），直接口授。

此種驚人之斷定，最初不但得不到同志，反惹起人之嘲弄與迫害。經過十年，穆罕默德僅得少數之信者，尙是出於偶然微幸。有一日，彼爲欲避其敵手，並爲欲得鄉里不齒之改宗者，彼遂逃至雅色利伯（Yatrib; Yathrib）。其地後改名麥地那（Medine; Medina），是卽回教徒所稱爲黑齒刺（Hegire; Hegira），回教歷之起點卽在逃亡麥地那之日（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麥地那爲半偶像教半猶太教的都市，後來就成爲回教都市。古蘭雖爲其聖書，然多少有點取材希伯來人的俾布爾。就本人之想像，參以猶太之傳說，其意蓋謂亞伯拉罕、摩西、耶穌·基督皆不過爲最後救世主卽其中最偉大的穆罕默德之先驅的豫言者。

以前對於宣傳新宗教，頗費躊躇，此後則十分勇敢。其使徒亦膽氣壯大，爲欲建築回教寺院，支持新教義，編成原始的軍隊。

古蘭爲一般人的書，蓋此書不但篤道德觀念的大成，其全體皆當作爲立法之模範，卽謂應以備有宿命的禮拜之宗教爲基礎，規定一個社會組織。



由黑蠻刺之初年，回教即走向將來可臻明瞭之方面。藉武力以宣傳信仰，意即在此。

其始亦頗感困難，麥地那之回教徒最初僅得數人。迭經每年戰爭，死者不少，而人數反覺增多。嗣後閱過許多變遷，直到黑蠻刺八年（六三〇），乃攻進麥加。麥加住民以恐怖而改宗。其他之阿刺伯人、猶太人、偶像禮拜者及基督教徒之部族並注目於其成功，爭走集於新信條之下。回教之征服直於宗教史上開一新紀元。

此時穆罕默德已練成軍隊三萬人，正在準備進擊敘利亞之希臘軍，彼乃突然死去。

此無名之駱駝馭夫為強大之支配者，能以高傲態度，熟視其權勢之伸張。假使彼得豫見自己所造宗教之結局，偉大一至於此，其高傲又當若何！今日無慮有幾萬萬人從彼之教，其元氣能與佛教、基督教對峙，成為世界上有形、無形之一大勢力。

穆罕默德為欲取得支配權，創出許多趣言，用擴大宣傳之意味，作佛爾泰 [Voltaire (François - Marie - Aronnet)] 一流人之斷語。彼多少有點朦朧之幻覺與夢想，當其向熱心之弟子說明時，並自身亦化成最強之現實相。惟古蘭中充滿了極深之確信極誠摯之信仰與極強烈之布教熱，比於伊利亞特與俾布爾，更為重大。

古蘭不僅為宣傳之書，實為偉大之詩篇。雖祇用單調之語言，唯其單調而動人之力量轉大，此詩在詠嘆神之偉大，不愧為有熱情、有理智之詩歌。

各唱句所讚歎之大神，並不合形而上學的深味，意在造成全知全能至善至明最高王之姿勢。彼高坐天上之玉座，統御諸星、太陽、地球、人類、微弱之人類，無一不在彼炯照之中，彼為人類製造一切，不論東方、西方、晝夜、海、沙漠、

電光、暴風雲、及生物皆屬於彼一切聽彼使喚，一切在彼至高之玉手裏。人類爲卑賤之奴隸，神之眼與意思隨處可以管攝得到。故觀古蘭之神系譜，實是唯一神之統制政治。

於是人類至大之義務祇有讚歎其主，平伏其主之前。然人又當以其慈悲心，行布施而守正義，且當視呼唯一神名之人如兄弟。要之古蘭雖嘗流過許多之血，但其教訓固至純正。

此種宗教幾無儀式，誠爲單純而合理的宗教，因爲其以本能的睿智，將最單純道德之教，與單純之世界觀相結合，故回教極合於幼稚人之心理。擬於極偉大、極傑出之人物容態而作成之大神，安居諸天之上，法即從彼頒布，苟能理解此點，其他即無庸再費思索。統觀古蘭全書，其精義如此，然以之征服世界，已覺有餘。

古蘭以前，用阿刺伯語所做之詩，皆甚平凡無足觀覽。阿刺伯文學當以古蘭爲嚆矢。故此書不但爲宗教的教理，在一國國語中，實可推爲最初之最美書籍。

阿刺伯語本爲散布於荒廢不毛阿刺伯地方之幾千商人、乞丐、遊牧者所用之言語。自古蘭出世後之阿刺伯語，以希臘語、拉丁語之無從追蹤的速率而發展。穆罕默德死去百年，阿刺伯語竟在巴格達（Bagdad）、科爾多巴（Cordova）、迦太基、斯麥那（ Smyrna ），皆能通行。除福音書外，未見有以似此不思議之支配力及於人心者。

其征服亞細亞、阿非利加、歐羅巴之一部，直如石光電火之速，此皆藉力於書、劍而成功。偶像禮拜者、異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無不改革，在古蘭中，說明爲一切聽神指揮，遇有不信仰者，當與之鬪。此之謂「聖戰」，在戰場斃命

之人，可以一路同往天國。常以此之信仰，導其軍於勝利，敗者立時投降，與勝者同其堅信。

大馬色 (Damascus; Damascus) 敘利亞被其征服 (六三四)，閱時不久，波斯、小亞細亞亦屈服 (六三六)。

哈利發 (Khalife; Caliph) 使阿姆盧 (Amrou; Amru) 攻圍亞歷山大里亞，一年後終佔領之 (六四一)。其地有極豐富之圖書館，由奧瑪付之一炬，是否出於宗教的憤怒，抑係出於軍事的野蠻，雖難遽下斷語，但回教徒之征服一地，此二種不吉之神常混合在一起。六四二年征服阿美尼亞，六四八年征服居比路，六五一年征服羅得茲 (Rhodes)，六五三年征服全部埃及，六七二年阿剌伯人出現於君士坦丁堡，開始攻圍，此時已經有人攻擊西帝國。彼等取科西嘉、薩丁 (六六九)，掠奪西西里，佔領迦太基 (六六九)，衝入西班牙 (七一)。

當穆罕默德所娶寡婦阿耶沙 (Aisha; Ayesha) 未死以前，回教已略地中海之半與古代西洋人所知之亞細亞全部。

如此迅速之征服難怪各首領間，對於支配權有可恐之爭鬪。其歷史過於單調、陰氣而殘酷，那種盛衰，似無記述之必要。所以某將軍某哈利發之人格如何，概可付之不問。此時勝利常歸於古蘭，因為古蘭是所向無敵之征服者。穆罕默德後繼者在麥地那、麥加互爭支配權時，阿剌伯語與其文明勝利之情形，有如洪水之隨地漫溢。埃及、阿非利加、巴格達各哈利發雖為猛烈之勢力競爭，然於回教之從事征服，初不發生何等障礙。

至第八世紀初頭，摩爾人 (Maures; Moors) 始信回教。西俄德人由阿非利加逐出，自黑羅斯 (Xeres; Xeres) (Jerez) (在加的斯附近) 戰後 (七一) 穆薩 (Musa) 征服西班牙，直出進於庇里尼 (Pyrenaei) 山脈，有五

年已足了事（七一〇至七一五）

阿剌伯人於西班牙未見有可戰之兵士，彼等並不受何等抵抗，定居其地。基督教徒（西歐德人或被西歐德人征服之西班牙羅馬混血兒）迎是等之新主人，羣起而信奉回教。但其中亦有多數人，逃往山地，堅守舊日之信仰。

阿剌伯人繼續其布教與侵略，越庇里尼山脈，佔領波爾多（Bordeaux），直衝到法蘭西中心之波亞曼（Poitiers）。然在此處，彼等遂與馬泰爾（Charles Martel (Karl, D.))部下之佛蘭克軍隊開戰（七三二）。

統御薩拉森人（Sarrazines; Saracens）（註）之阿布的拉曼（Abdrahaman; Abdarrahaman）大敗戰死，阿剌伯人之侵入，始能永久阻止。豫言者之軍隊退卻還是第一次，四十年後查理大帝率領佛蘭克人，越庇里尼山脈，在西班牙之薩拉森人亦被征服。

（註） Saracen 在古代爲敘利亞與其附近之阿剌伯人之名，其後專指全阿剌伯人，中世則指一般回教徒，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西班牙與十字軍開戰者。

波亞曼之敗北雖能使征服者退兵，然在亞細亞、阿非利加、西班牙之回教，依然極其強大。新文化即阿剌伯之感覺的文明仍爲盡善美之發展。由巴格達至哥爾多巴，由斯麥那至亞歷山大里亞，不論風俗、宗教、紀念碑及言語，皆生可驚之統一。

西方與拜占庭正封閉於纖細的基督教義之黑暗糾紛中，阿剌伯人則斷乎開始研究文學、科學、藝術。彼等亦

有小說家、詩人、神學者、哲學者、文法家、醫師、學者（數學家、天文學家、鍊金術家、法律家），類似大學之學校偏設於巴格達、科爾多巴、亞歷山大里亞、大馬色（Damas）各都市，如格拉那達（Grenada）之阿爾漢布拉（Alhambra）屢次建築回教式的寺院。商業發達，奢華亦與商業同時進行。雅典、羅馬諸大天才留下之大傑作，聚集而從事翻譯。比到第二、三世紀間文明尙未成形之基督教社會，較能放出燦爛之光輝。此時之阿剌伯世界不愧為適當之避難所。

舉各點而加以考慮，吾人受益於阿剌伯人者，正自不少。彼等之思想雖不深奧而甚奇妙，吾人之現代文明雖不必感謝阿剌伯人，然阿剌伯人固自有使人感嘆者。

但是回教之影響在西方雖甚微弱，而在阿非利加與亞細亞，則握有斷然之勢力，彼蓋以可稱奇蹟之執拗態度，長時間存續於其地。就西方言，已經過富於深刻變化之十世紀，就東方言，尙與阿拔斯（Abbasides）朝（黑衣大食）之往時相同。古蘭與一千年前同一模樣，在學校所教授，在寺院所誦唱，無一不依然如故。精神狀態同，審美感同，文學的作品同，商業亦同。阿剌伯人回教所通過之地，無論何處，常在住民生活之上，留同樣決定的痕跡。

雖至今日，尙不失征服者之地位，常顯出時欲溢出舊世界之勢。在歐羅巴固是已經退卻，此外各地依然造成多數新教徒。現在基督教凡於中國、印度及阿非利加黑人中，有不能到之處，然回教則因其雄大素樸而單純，容易到處推廣。縱使不能訴諸武力，亦可以和平的，傳入中國與印度，回教今日蓋有二萬萬以上信徒。

然細察其民主的元始一神教，殆無外面的禮拜儀式。更就其教訓以觀，與為其根據之俾布爾、福音書，殆無所

異。

佛教、回教、基督教分割今日之世界。此等宗教同說道德上之教理，將來誰勝誰敗誰興誰滅，無從豫言。佛教因其信徒之數與信徒之知識凡庸而支持，回教、基督教為相威嚇，相競爭之兩個強大宗教，基督教徒不得改宗回教，猶之回教徒不得改宗基督教徒，彼此限制甚嚴峻。雖在現今亦與十字軍時代相同，各有各之禮拜，各有各之信條，均成無敵之物。但是此等宗教他日與理智、科學直接見面時，當成何種形狀，此在今日尙難武斷，祇好且聽下回分解。

\* \* \* \* \*

馬泰爾得波亞壘之勝利，終以佛蘭克王國，傳與其子丕平（Pepin le Bref；Pippin the Short）小王克羅維斯墮落子孫墨羅溫（Merovingians；Merovingians）王朝對於阿剌伯人，不能保護其基督教徒。墨羅溫王朝四面受尊大之貴族包圍，迨至墨羅溫王朝無所賞與時，貴族即棄之而去，最後墨羅溫王朝成爲悔蕙之標的。丕平將墨羅溫王朝最後之王，封閉修道院中，自立爲佛蘭克王（七五二）。彼智巧、勇敢二者俱全，彼遂學馬其頓腓立王教其子亞歷山大之樣，爲其子查理大帝準備將來之榮譽。

關於查理大帝之傳說與詩歌頗多，爲離開現實而偏於傳說的人物之一人。至今已過一千年，人之視彼，幾同於修西齊、亞伯拉罕、阿加孟農之成爲兒童故事。競以武勇傳、寓言詩、史詩（有法蘭西語、德意志語、西班牙語各種）表現彼於互異的特徵之下，或以之爲征服者，或以之爲聖徒，或以之爲偉大君主，或以之爲無敵戰士，或以之爲嚴

厲之審判官，或以之爲學校之擁護者，至晚年則又以爲輕信之耄荒老翁，純真之慈愛王爺。

彼之聲名誠爲偉大，彼決不使人與所見不如所聞之感。勇氣兼睿智豪膽兼慎重之彼，實爲史上之偉大人物。彼誠爲粗野之武夫，亦爲大政治家。

彼由其父丕平、小王所承受之遺產佛蘭克王國，爲阿奎丹（Aquitaine）、米因及森河谷地。然彼之實力似未能出此範圍之外。

王國之周圍到處有敵人有競爭者。阿奎丹之對面有敗北於波亞壘而未至殄滅之摩爾人、薩拉森人、阿剌伯人等回教徒。東南有意大利與普羅文之霸主倫巴底人，號稱能使教皇屬其權力之下。東部廣大不定之境域因常被威脅而界址不確實，尙有異教徒之薩克森人，墨守古代日耳曼尙武之凶暴風習。多瑙河畔則有比薩克森人更凶暴之匈奴人（阿凡爾人、捷克人（Tchèques, Czechs））居住。此部有名爲兵士實則海賊之法里森人（Frisians；Frisians）丹人（Danois；Danes）諾曼人，劫掠海邊。當查理大帝晚年，此等鄰人皆曾侵入森河口。

查理大帝對於此等鄰人，不絕動兵而得勝利。

查理大帝之弟卡爾曼（Carloman）繼承丕平之王國一部分，卡爾曼死後，卡爾曼諸子即查理大帝之姪輩當然有繼承其父之權利，乃查理大帝蔑視其姪輩權利，宣言自己爲單獨主權者而毫不躊躇。彼與倫巴底王底塞德留（Didier；Desiderius）之女底塞德利亞（Désirée；Desideria）結婚，未久而棄之，藉口於應由倫巴底王保護教皇，與兵侵入意大利。意大利殆不戰而屈服，彼即入於羅馬。彼承認教皇有教皇領地，另外指名立一倫巴底

王（七七四。）

爲意大利霸者之查理大帝，移兵向薩克森人防地，此可稱爲恐怖之大戰爭。敵對之二軍競爭忍耐與殘害，三十年間（七七〇至八〇〇）薩克森全國因慘澹之戰爭而浴血。最後防護薩克森人獨立之威泰金德（Wittekind；Widukind or Wittelkind）只好降服，且不得不歸依於基督教。彼對受嚴肅洗禮之薩克森人民，從其範例。此時基督教之軍隊完全照回教軍隊之樣進兵，此爲導其改宗之勝利所由來，薩克森人爲欲避免虐殺或迫逐，唯有甘爲基督教徒之一法。

此際查理大帝於其帝國之另一方面，與薩拉森人戰。七七八年彼雖入西班牙，取巴姆普羅那（Pampelune；Pampeluna），然仍敗於薩拉哥撒（Saragoose；Saraçossa），不得不回到庇里尼山脈。其時彼之殿軍在倫西瓦列士（Ronevruux；Roncevalles）（隆斯佛——法）隘路，受不意之打擊，即盡力於勇壯之防戰，不意竟一人不剩，全軍覆沒。其死者中有名羅蘭（Roland）之伯爵，後人以其武勳爲詩題，作爲誕生時之法蘭西語不朽紀念碑，現今所傳「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卽此。此種史詩係作成於第十一世紀，絲毫沒有歷史的興味，絕像一篇小說，然其中描寫騎士奮鬥之大精神，不啻活躍於紙上。羅蘭較阿基利（Achille）鬪士尤爲勇敢，雖被敵人圍住，仍未吹角以求查爾大帝之救助。

直至復興時期（Renaissance）爲止二世紀間，羅蘭在倫西瓦列士隘路之武勇，爲崇高無名之詩人所謳歌，對於法蘭西人，幾與在德摩比利鼓吹李奧尼大之武勇一樣。羅蘭之歌卽法蘭西之伊利阿德。



此戰役雖有光榮，可惜終於敗北。明年查理大帝再入西班牙，幸得勝利，兵力能直達厄波羅河。

對於西班牙回教徒之戰，不可與對亞細亞回教徒之戰同論。查理大帝和在巴格達有名嗣王拉栖 (Harun-al-Rachid; Harun-Al-Rachid)，曾締結類似同盟之友交，巴格達並獻豐盛之贈物於彼。

因非常血腥之最後戰爭，法蘭西王之榮譽與其帝國同時擴大，是為對於阿凡爾人之戰爭（七九一至七九六）。匈奴之一部阿凡爾人定居於多瑙河岸（匈牙利 (Hongrie; Hungary）），彼等住此大河之畔，築成板屋之大村落，以貯藏其掠奪品。與薩克森人、倫巴底人、薩拉森人一樣，阿發爾人亦被征服。查理大帝之權勢廣被於基督教之歐羅巴全部。

彼遂繼承西帝國之皇帝，但尚缺少稱號，彼到羅馬始發見出來。八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教皇利奧 (Leo)三世於聖彼得本寺，策命彼為皇帝。

於是彼歸其所愛住之都市愛斯拉沙伯 (Aix-la-Chapelle (Aachen, D.))，在自己為主權者之糾紛的廣大版圖中，頒布秩序與和平。

彼編輯日耳曼人之法律習慣，作新法令即法令集 (Capitulaires)，此法令立於散布帝國諸民族種種舊法之上。彼求基礎於己之權勢，優遇司祭、修道士、教皇，尊重被征服民之習慣，只要能認彼派遣監督官 (Missi Domini) 之漠然權威，彼即表示滿足。當準備必要征討之際，即整理每年召集於國會 (Champs de mai) 之諸侯，此等諸侯宛如往古塔西佗時代之日耳曼會長，命其率領戰鬪準備完成之部下，全體武裝報到。

彼想多與勢力於自由民工匠商人，令此等人不必重視諸侯。查理大帝本能的感到此等人是帝權之最強固的支柱。

查理大帝之活動涉及一切方面。彼雖是常臨戰陣之武將，然對於精神力之理解，爲其他蠻人所不及。彼周圍盡是教士、修道士，此等人決非如粗野戰友之無智。彼努力記憶拉丁字之寫法與其語法。彼立學校，設教會，建修道院，此等處所皆以學藝爲重。彼又想盡方法，振興農業，發展商業。彼於愛斯拉沙伯王宮四周，開作宮廷，凡由國內外集於此地的智能優長之人，莫不以尊敬歡迎之。

然以彼之努力與遠見，既未能造成一永續的事物，亦未能使人類得到絲毫發展。穆罕默德能變化東方，查理大帝不能使西方變化。死者人之所不能免，然彼雖死，彼之偉大人物，固較其事業尤覺偉大。

彼死（八一四）後經過若干歲月，當訂結凡爾登（Verdun）條約（八四三）之際，彼所留於世間者，已祇有超人的權勢之記憶與壯麗之傳說。

德意志人有信查理大帝爲德意志君主之傾向。彼等僅以征服德意志之理由，認彼爲其君主，法蘭西則因有查理大帝，始能由庇里尼山脈，擴大到來因河岸，發揮其支配權於德意志。但此權力之中心始終不出森河、來因河之間，足見其真爲法蘭西皇帝。

凡爾登條約爲略等於現在歐羅巴之歐羅巴開始，查理大帝所遺帝國，由其孫三人分割。長孫羅泰爾（Lothaire; Lothair）承繼人口最密而最豐沃之主要部分，此爲帝號所屬之地，在今日法蘭西、德意志之間，爲由荷

蘭達意大利之全地域此領域之一部分因其君主名羅泰爾遂取名羅塔林基阿 (Lotharingo; Lotharingia) 後名羅朗 (羅特林根——德 Lorraine; (Lothringen, D.))。此外尚有查理大帝之二孫：一名路易 (Louis (Ludwig, D.)) 保有德意志；一名查理 (Charles; (Karl, D.)) 保有法蘭西。路易與查理最初曾經爭戰，其後因對付共同之敵羅泰爾而和睦，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Strassburg) 軍隊之前，德意志之路易以法蘭西語，法蘭西之查理以德意志語，為嚴肅之同盟宣誓。此文書即所謂斯特拉斯堡誓約，為以法蘭西語記載之最古證書。總第九世紀百年間，西方有光榮之皇帝稱號，從於戰運與教皇之利益，大率依次傳與查理大帝子孫。數年間有一君主，將其祖先之全帝國，統括於自己手中者，是即查理大帝曾孫秉性柔弱之查理肥滿 (Charles le Gros; Charles the Fat) 王 (八八二至八八七)，後來此帝國始終歸屬於德意志。

皇帝稱號之後附加意大利名號，故表面上視為合法的德意志人侵入意大利半島，常見諸實事。於是此種之戰爭、掠奪、反抗訖於十九世紀之末，屢使此不幸之國，成為荒廢。

大帝國一經分裂，歐羅巴即須準備長期戰爭。依凡爾登條約，當以來因河分給日耳曼與高盧即德意志與法蘭西，並非自然國境，至今此可忌之不幸，尙殘留於世界。

\* \* \* \* \*

查理大帝以前之二世紀為歐羅巴之陰慘世界，其後二世紀陰慘氣象更加一層。

諸侯次第獨立，野蠻亦隨之增加。在伯爵、男爵領土之中，彼等即為土地與住民之君主。彼等之農奴與真正奴

隸同樣，遇有小小差誤，非笞打即絞殺，或使出額外之賠償金，或強課以苛酷之賦役。到處都顯呈無政府狀態。此因無數難加制馭之小君主，隨便分割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各地，使之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簡直一見成爲正相反對，最殘酷之二種形態，即因不安與隸屬而成爲無政府之狀態是。

教會雖欲教化此等野蠻，努力柔和和其氣風，然結果毫無所用。不但教會之命令無人遵奉，即教會自身之墮落亦使其力愈減愈弱。譬如教士不聽教皇命令，娶妻蓄妾，耶穌雖說財富當輕，修道士則與貪財更甚之司祭等，專謀擴充其致富之領地。於是，住民被迫於兩個相對立之同樣貪慾，即夾在貪慾之諸侯、教士間而不能自拔。

\* \* \* \* \*

此處發生了極可恐之一種掠奪，諾曼人即北方人已由丹麥與斯干的那維亞殺來。一到春季，彼等即作堅牢小船，編成小艦隊，橫行海岸。彼等於小船中裝載武器、糧食，並裝載許多以勇猛練成之水夫，不知恐怖之大膽兵士，沿着海岸航行，達到河口。然後彼等再溯河流而上，佔領居民因驚愕而逃避一空之都市。彼等更進一步，掠奪四周之城、岩、都市、修道院，捕捉人質，獲得莫大之賠償金。彼等至此既因掠奪而成爲富人，等到秋季，遂歸故鄉而與其妻子享用。

彼等如此到處掠奪，曾未受何等之抵抗。住民既不武裝，何從禦敵。至無勇氣之封建諸侯但知用心於各自之爭鬪，臣下應否保護，全不在其意計之中。

因爲不受懲罰，諾曼人之勇氣倍加。彼等於第六世紀，初出現於加萊（Calais）附近，七九五年住居菲羅拔

(Heròs; Haeròe) 羣島，八〇〇年率領二百艘小船，於佛里斯蘭 (Fries; Friesland) 海岸上陸，掠奪其全部地方，竟與每年上陸於蘇格蘭 (Eoosse; Scotland (Schotland, D))、愛爾蘭 (Ireland; Ireland) 一樣。八三六年佔領發爾赫楞 (Waleheren) 島。八四〇年入森河，掠奪盧昂 (Rouen)，朱迷基 (Jumiegès; Juniegès) 使其地方荒廢。八四四年入羅亞爾河 (Loire)，佔領南特 (Nantes)，兵力直達都爾 (Tours)。其後不久溯吉倫特河 (Gironde)，掠奪土魯斯。其侵寇遂與年俱進，略地益遠，膽亦愈大。彼等尋得西班牙琉西泰尼阿 (Lusitania; Lusitania) 路昔推尼亞海岸，入泰加斯河 (Tage; Tagus)，到加的斯。後更越直布羅陀海峽，入倫河，上行至發隆斯 (Valence)。此外尚有別勳隊，掠奪西西里、意大利及比薩 (Pise; Pisa) 市。更有豪膽之徒，橫斷大西洋，訪問格林蘭 (Greenland; Greenland) 與北美洲。

此種侵入之播布恐怖種子，幾於無遠弗屆。住民急得發狂，求救於其諸侯。除修道院益加堅固外，城、塔、堡壘、瞭望樓相繼建築。村落聚於諸侯住所之周圍，諸侯住所為防各種襲擊而備鎗眼，搭吊橋，建高臺。都市與村落之居民集於諸侯旗下，是不啻替封建的暴君政治，添一生力軍。

\* \* \* \* \*

然諾曼人數日增，追逐利益日亟。八八五年以七百艘小船，載四萬人到巴黎。巴黎雖能支持八個月之攻圍，可是近鄉居民大受塗炭之苦。黑死病、飢餓、貧困等凡伴戰爭而起之不幸，皆乘勢得逞其暴威。法蘭西王兼做德意志皇帝之查理肥滿王，以為與其同此等海賊戰，不如買收較為容易且較為賢明。

但海賊已不願退去，氣候溫和之法蘭西早取得彼等之心。蓋雖在最豪膽之冒險家，亦必有渴望休息之一日。所以許多諾曼人欲定居於自己掠奪之土地，受洗禮而服屬於君主。

彼等首領有名羅羅 (Rollon; Rollo) 者，與癡惹之查理 (Charles le Simple; Charles the Simple) 王談判，讓受宏大之地域 (九一一)。明年彼受洗禮，是為最初之諾曼底 (Duc de Normandie; Duke of Normandy) 公。忍以此種肥沃地方，分割於彼之戰友，各自為其地域之領主。此等野蠻之北方海賊遂與佛蘭克、高盧、羅馬混血人種之住民，互通婚姻，彼等容受其買收，征服各地之言語、宗教，僅閱二代，彼等已變為法蘭西人。

此後直至哈斯丁斯 (Hastings) 之戰，歐羅巴並無惹人注目之事件。西班牙諸王與摩爾人戰，連獲勝利，法蘭西卡培 (Capétiens; Capetans) 王朝繼承卡羅林 (Carolingiens; Carolingians) 王朝，德意志諸皇帝與波蘭人 (Poland; Poles) 匈牙利人波希米亞人 (Bohémiens; Bohemians) 戰，在地中海則薩拉森佔領西西里、薩丁，威嚇意大利，在大不列顛則丹麥諸王放逐薩克森諸王，到處唯見戰爭、流行病、飢饉、掠奪、虐殺、苦惱、黑暗至此可謂已極。

\* \* \* \* \*

此種成爲廢墟之中央，基督教會巍然兀立。實因信仰深而又爲盲目的信仰神有全能又爲普遍的全能，所以無恐怕異端侵入與分裂、不信之必要，亦不存疑慮之念，全歐羅巴不聞對於教會之傳教，羣起論爭抗議之聲。加以

爲時不久，教士亦利用武器，其武器雖說是偏於精神的，亦不少令人恐怖之事。教士並用武器以對諸侯、諸王、皇帝，無論君主如何有力，無法抗拒「破門」(Excommunication)，在此知的無氣力時代，倘被宣告破門，就同患黑死病人一樣，有死無生。一〇七七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Henri IV; Henry (Heinrich, D))爲欲逃去破門懲罰，會親赴卡諾沙(Canosse)，平身低頭於教皇之前。

嗣後此種教會勢力屢用之以爲善。由此地至彼地，由此伯爵領土至彼伯爵領土，爲欲停止肆其威猛之戰爭，教會到一〇四一年以降，竟能宣言「神之休戰」(Trêve de Dieu; Truce of God)，此僅在一定期間內，禁止戰爭。教會又有「避難者庇護權」(Droit d'asile)，由教會法院所爲判決，畢竟較諸侯所爲，既不苛刻而且公平。於第十世紀、第十一世紀，教會之權威增大，其財產亦增多甚速。教會財產年年增多，財產一經教會取得，決無返還之希望。

教會有無論何種法律不得對抗之捐款，又有無論何等諸侯不得反抗之特權，所以到處建造修道院，教會亦轉瞬間成爲富豪。

物產豐富門庭清靜之修道院內的修道士在一般的無知者中，較能緩和野蠻時代之空氣。前有本篤(Bénédictines; Benedictines)派、方濟各(Franciscains; Franciscans)派，後有多明我(Dominicains; Dominicans)派(一二一五)，此三派之專業皆甚有益於俗人。彼等較司祭司教，尤有教養，並不像教會中人那樣墮落。過慣俗人生活之彼等，由羅馬按照距離遠近，分派彼等居住以便保護，此等辦法與其說他是注重教理，正在是要從

私人生活，逃避教皇之監督。於是教皇嚴重管束部下一般教士之可恥風習，雖未見能大告成功，然亦非屢屢干涉不可。

民衆不能傷害之信仰，表面雖不因有亂行而被傷害，然基督教信條所標之純潔，次第變化，聖者與聖母馬利亞之禮拜造成意想不到之發展。基督與爲父之神全被忘却，所拜不過聖母及其幼兒。聖者傳皆經註釋，變其形式，成爲教訓之故事。聖母之像作爲各教會裝飾，聖寶成爲禮拜與商業之對象。向來潛藏人智根底之偶像崇拜觀念，至此已顯然表現出來。

知識之隸屬與衰弱從未見有經過如此之長期間者。除「羅蘭之歌」與今日尙能魅惑吾人之壯麗的哥德式大伽藍外，此三世紀之人類精神竟是陷於不知何時終了之長眠中。

對於教會之精神的隸屬，對於諸侯之物質的隸屬，此爲封建時代之二大特色。

法蘭西之封建制度發生於查理大帝之後，終與路易十一世同歸於盡。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吉利之封建制度，和法蘭西經過之變遷無異，德意志則存續之期間極長。

假使查理大帝在位，我們承認其於法律的、軍事的、行政的諸事業，總算都告成功，然彼固未能決定使貴族服從王權。封建制度誠起於彼之死後，彼在生時，貴族固皆向彼低頭。願何以彼一旦駕崩，屍骨未寒，諸侯已各在領地，握有較王更強之勢力。通法蘭西、德意志兩國之封建全土，無不欲脫王之羈絆，帝國之堂堂結構到處崩潰，諸侯得隨便依其意氣與利益而獨立。



封建制度之形態（第九、第十、第十一世紀）極繁多尤極複雜，欲將全歐羅巴之住民，爲共通之敘述，在勢不易辦到。

封建制度第一義將人劃然分爲二階級：一爲諸侯、騎士、貴族；一爲從屬諸侯之農奴或賤民，其人殆與奴隸無異。貴族由父傳子，奴隸亦然。

諸侯之間有階級，有大諸侯，有與大諸侯之臣下相當的小諸侯。如德意志之主從關係即極爲複雜，諸侯亦有五種，其名稱爲公爵、伯爵、男爵、騎士等類。諸侯或因父子嗣而繼承，亦有接受君主賜下之地而爲諸侯者。

諸侯於其領地爲君主，徵收課稅（地租），役使農奴（賦役），開設法廷，徵發軍隊。彼爲真正之絕對君主，惟彼之權勢常因其依屬之較爲強大的諸侯而受限制。如對於法蘭西、西班牙、英吉利之諸王及德意志之皇帝，例須保其曖昧的臣從關係。

全國無所謂統一，全歐羅巴幾爲小權力者所分割。彼等以保護其臣民爲名，使之隸屬於己。彼等隨其意思，行使其權力，雖有如何之最高權威及極嚴厲的法律，不能抑制其權力之行使。

當封建制度發生時之都市，有所謂工匠、商人，不能屈置隸屬之列。於是介在貴族、奴隸之間，憑空又添一種階級。是爲市民與平民之階級，得保若干之獨立。在德意志、意大利、法蘭德斯（Flandre；Flanders）之大都市，往往有人獲得市政之自由而行自治，設有元老院、市長、佐理員、陪審官。

但對於此等市民階級，諸侯尙貪法外之特權，其對農奴更可想見。此等農奴全無防備，所以雖無不安之虞，亦只得獻納高價於教會與王，求其保護。迨至第十二世紀之末葉，教會與王一致努力結合，以便與貴族鬪爭，於是認賤民與市民爲同志之時代，始見到來。

貴族雖皆有傲慢、特權及自負心，然終不能認真主張與農奴爲別一種族。凡接近諸侯之人，皆得承受封土，彼等所以能爲世襲的貴族，皆由於此。諸侯之家人亦可挨次自爲諸侯，此等諸侯有由民衆中出來者，亦有由「幸運的兵士」而成爲戰時騎士者。經過二三代之後，此等家人與騎士自己想像以爲係由人類之精英生出，而此人類之精英自謂與一般人顯有不同，終不料自己之此種想像竟會得到一般人的相信。

封建時代之主要特色在於雜駁，有無數之小領地，各領地與其地主共支配於變化之特別法。以致各地習慣成爲難解之糾紛，決不許爲有系統的敘述。僅僅些須小事常會惹起無數之麻煩，但無論何時，總歸着於同一之結果。即強者毀滅弱者，大國壓迫小國，富人榨取窮人，皆爲其結果之最顯明者。

此等貴族與騎士因其精神之無智與風習之全爲原始的野蠻，簡直可稱爲年長的小孩。勇而無謀全與愚劣之徒無異，熱烈的執着其特權，令其勉強遵從一種法律即教會之規條，已非易易。此時視「名譽」爲道德上之新教義，名譽之崇拜盛行於天下。此殆爲古代人所完全不知者，謂名譽爲個人品位之發展，亦爲誓盡忠誠之尊敬。爲紳士者，決不肯犧牲此特權，即奮鬪至死，仍當要求其保護名譽。

同時女性之地位亦向上——民衆之間或有不如此者亦未可知，即既爲奴隸之妻，更當爲其夫之奴隸是。

然在市民之間尤其是在貴族，其妻之地位早已向上。吟遊詩人開始詠歌女性之美，騎士有彼等尊爲主婦——貴婦人之旗，不問貴族、賤民、教士、俗人，皆盲目的讚歎聖母馬利亞。

大不列顛被諾曼人征服，正在此封建制度繁榮之時。

不列顛島分而爲二，藉海面以資其防護，然被羅馬統治而容受其文明，殆與高盧人同在一個時代。其住民布累同人成爲半羅馬人，但住在此大島北部之斯科茲人（Scots）、彼克特人（Pictas; Picts）、喀利多尼亞人（Caledoniens; Caledonians）（今日之蘇格蘭人）、特山脈爲屏障而保其獨立。並且與一切蠻人同樣，不列顛人與喀利多尼亞人間，彼此戰爭之事不絕。

第五世紀由日耳曼來之盎格羅人薩克森人，早已侵入大不列顛。指揮不列吞之傳統人物亞塔爾（Arthur）王，雖以勇敢著名，然勝利遂歸於侵入者，彼等建設一盎格羅薩克森王國。至此丹麥人突然來襲，經過長期間之數次會戰，丹麥人與盎格羅·薩克森人間，戰事繼續不斷。

薩克森王亞勒弗烈（Alfred le Grand; Alfred the Great）大王（八四九至九〇一）以其權力統一島之大部。爲兵士又爲立法家之大王，已將確固之國家，建設成功。於大王及其後繼者治下，英吉利稍得平和與繁榮。

常常驅人向南走向西走之戰鬪的民族移動，於第十一世紀之始，尙是繼續不已。丹麥人率領加紐脫（Canute）可怕之海賊，公然侵入英吉利，拒斥薩克森諸王。但丹麥諸王之權勢未能永續（一〇一六至一〇四二）薩

克森人再爲霸王。

薩克森朝最後之王爲哈羅德 (Harold)，於此王治世之時，英吉利又受新勢力之侵入，此事曾與世界之運命，以重大的影響。

\* \* \* \* \*

諾曼公威廉 (Guillaume le Conquérant; William the Conqueror (Wilhelm der Eroberer, D.)) 今侵入英國而征服之，威廉好作漠然之口實，而不能包藏其貪慾，表面高唱正當所有權之返還，並欲裝做擁護加特力克教會之人。

若問此勝利侵入之結果如何？則所謂征服英吉利，亦與其他征服相同，不過爲一種大掠奪。但此掠奪於勝利者，極有實益，極有活氣，且充滿極巧妙之政策，贏得各歷史家之同意與讚賞。

一〇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威廉率領由法蘭西人、法蘭德斯人、諾曼人（佔多數）組成之大軍六萬人，出發索姆河畔之聖發雷利 (Saint-Valery-sur-Somme)。數日後（十月十四日）於哈斯丁斯，遇見哈羅德指揮之薩克森軍。激烈之長期間戰鬪就此繼續下去，直到哈羅德與其大部分兵士戰死，威廉始入已無敵人之倫敦，在韋斯敏斯德 (Westminster) 卽王位（一〇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彼非在數年之間，征服與真戰爭同樣之重大反亂不可。可是凡有抵抗，彼皆能使之粉碎，遂爲諾曼與英吉利之霸王。威廉雖已到可怕之肥滿狀態，然彼毫無倦怠，常由此處赴他國，且常備戰，遇有焚燒市村之叛徒，則加以嚴

酷之殺害，應於時之必要，締結同盟或破棄之。彼從順教士之主張，但仍以命令爲法律，博得忠誠與威壓。

彼對於其新征服地，預布適合於其掠奪組織之封建制度。彼以諾曼人之諸侯，代替英吉利之諸侯，而求彼等矢誓忠誠，服從以爲代價。彼等應於下賜土地之大小，規定出兵數目之多少。凡參加遠征之諾曼兵士，大率以此報酬其王，於是彼等遂變爲征服者之家將。

威廉雖有真摯敬神之念與信仰，然終不敵其視王權之高，故彼不能屈其心於教會。彼保留司教之選定，以法蘭西人之教士，代替薩克森人之教士。彼限定教會之司法權，對於教皇所發教令，彼亦主張有支配權。

同時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在意大利之卡諾薩，屈膝於教皇之前。彼裸足着羊毛衣，在城門待格列高里 (Grégoire; Gregory (Gregorius)) 七世之赦免者凡三日。

威廉征服王於其臨終時，因有慣戰之軍隊、富裕之財政、勝利之威光，又因對於英吉利大部分與法蘭西三分之一，得以行使絕對權，所以成爲歐羅巴最強大之君主。

爲征服者之諾曼人，同化於薩克森之言語與風習。於二代中，遂成爲完全之混和。話雖如此，對於英吉利之政治及社會生活，受諾曼人侵入之影響甚大。

英吉利人與其他歐羅巴各國民同，因不斷之移住與侵入而形成。來處不明之土著民，想是先從德意志來之卡特人混血種，其次爲從德意志來之薩克森人，從斯干的那維亞來之丹麥人，從法蘭西兩來之諾曼人，以上諸人種之混合一起，始形成後來優美尊大之英吉利人。惟其如此，所以雖有強固之國民的統一，終不能有何等人種的統

一。

此就歐羅巴各民族言，亦皆相同。極明確之諸國民確實存在，雖各有其言語、傳統、宗教、歷史、風習，然其人種仍是混合。吾人之出處同，同樣之血液流於吾人血管中，吾人實由極密接之血緣而結合，故不幸因諸君侯之殘酷競爭，釀成無數之歐羅巴戰爭，要不過是真正之內亂，因為是同種相殘的原故。

建設帝國者，要想得一好子孫，足以繼續或支持其事業，可以說是簡直沒有。威廉之子孫亦然，大都為殘忍而凡庸之徒，心目中祇曉得戰爭，祇曉得同彼等競爭者法蘭西王戰爭。此等事實，在兩個高貴之國最為不幸，即通英吉利歷史以觀，經過很長期間，以多數明知無益而難於和諧之血腥戰爭，屢與法蘭西歷史密接混合。如此充滿英雄主義之愚劣的過去，直至今日（一九一九）始有似欲告終之意。

\*

\*

\*

\*

\*

第十一世紀之偉大的歷史事件因十字軍而顯著。

十字軍通第十二世全世紀。

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一〇七三至一〇八五）始欲改革教士風習，並欲使君侯服屬於己。彼之理想在成爲最高君主，支配一切良心，統御一切意思。彼想因基督教住民之信仰，征服諸王、諸侯、諸司教，但試與德意志鬪爭，結局歸於格列高里之失敗。

其後繼者極爲幸運，適值第十二世紀，受十字軍之庇廕，教皇得充加特力克世界之最高審判官。

於克勒蒙 (Clermont) 宗教會議 (1095) 教皇烏爾班二世 (Urban; Urban) 決然立於民衆之先頭，引入民衆、諸王、皇帝等，使之注意此事。其言曰：「基督之墓在不信仰者手中，非基督之子孫們所當引為羞恥的事情麼？」歐羅巴之基督教徒可以坐視敘利亞同巴勒士登的兄弟們，被蠻人虐殺而不救麼？奪還聖墓之戰爭，名為聖戰，凡加入者當赦其罪。為表示汝之信仰為何，汝當釘十字架於汝之衣上，即向聖地出發，以迎合神之聖意。」

法蘭德斯、德意志、法蘭西到處能使大熱情之人，投袂奮起。為亞眠修道士之隱者彼得，因遊說十字軍而步行，自己身後追隨着許多貧民。彼引導將及二十萬之激昂徒衆，通過德意志、匈牙利、布加利亞 (Bulgaria; Bulgaria) 此等奇異之巡禮兵士為求生存而掠奪，所過之地僅剩荒址廢墟，但彼等亦在道中受人虐待，等到走過君士坦丁堡時 (七月三十日)，人數已非常減少。經希臘人幫助彼等渡博施福魯 (Bosphore; Bosphorus) 海峽，但當彼等將達彼岸之際，忽為土耳其人 (Turks; Turks) 所虐殺。

平民十字軍之結局慘痛如上所述，至騎士十字軍更覺較上重大。

騎士十字軍為勇敢、大膽、熱情而缺乏訓練之人構成的軍隊，彼等各走各路，走到君士坦丁堡會齊 (1096) 由此渡向小亞細亞，彼等托所戴首領諾曼騎士普希蒙德 (Bohemond; Bohemund) 之福，在多利里阿姆 (Dorylae; Dorylaeum) 會戰，得到決定的大勝利。

每遇敗北，勢力轉盛，打破人數遞增之土耳其軍，佔領諸都市 (尼西亚安都)，然後到耶路撒冷，要費二年之歲月。加以土耳其軍之不絕抗爭，尤能使十字軍中途遲滯。假令土耳其軍能始終不分裂，其武將亦能和衷共濟，則

十字軍確將被其打破。一〇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基督教徒入耶路撒冷，但因其爲可怕之虐殺，致勝利留有污點。此地自泰塔斯時代，已流過多量血潮，可見陰慘之宿命，常飛翔於此可哀都市之上。

高弗梨·部雲(Godfrey de Bouillon; Godfrey of Bouillon)雖取耶路撒冷，然彼藉口在基督戴荆冠之地，不可戴王冠，拒絕王位。苦希蒙德爲安都君主，其他諸侯亦各分得領土與都市，敘利亞、巴勒士登殆成了法蘭西領土。因爲該兩地與法蘭西有這種傳統關係，所以雖經過數世紀的長時間歲月，直至今日，法蘭西之影響尙優越的殘留在敘利亞、巴勒士登。

但是事實上法蘭西在地中海東方海岸建設封建制度，決無長久繼續之理。許多十字軍士斃於困難，幸保殘生者之大部分，急欲歸其游釣之故鄉。肯留在巴勒士登者，雖皆爲勇敢狡猾之徒，然人數極少，亦無人由歐洲送彼等以食糧、金錢，彼等之運命甚感不安。土耳其人次第加以威脅，一一四六年新十字軍前途被決定了。基督教軍武裝既不十分完整，且統率亦近惡劣，結果遂終於大敗北。於是耶路撒冷又被土耳其人奪回（一一八七）。

教皇英諾森(Innocent)三世使基督教徒決定新遠征，彼之勢力頗大，能叫歐羅巴三大君主即英吉利王理查(Richard)法蘭西王腓力·奧古斯德(Philippe-Auguste; Philip Augustus)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巴羅薩(Frédéric Barberousse; Frederic Barbarossa)（赤髯帝）決心爲聖地之行。

第三十字軍亦與前同樣不成功。皇帝腓特烈甚爲武勇，所以能使十字軍親愛，然出戰未久即死去。腓力·奧古斯德心不在亞細亞方面，只牽掛着自己國內之事，如其能够辦到，但求不受羞辱，恨不得立時回去法蘭西。獅子



心王邏查係不規則蠻勇的騎士王，既勇敢而又殘酷，結局敗北，不得不棄耶路撒冷而與土耳其，皇帝薩拉丁和睦。於是薩拉丁遂爲埃及、敘利亞、巴勒士登、小亞細亞之主，彼於勝利之後，較基督教徒還要慈悲得多，彼之支配絕不帶一點殘忍。

信仰之念與冒險的精神決定最初之三個十字軍。至第四十字軍突起因於極不高尙之感情。

威尼斯〔Venise; Venice (Venedig, D.; Venezia, I.)〕市名目上雖依屬於東方帝國，然諸帝之勢力極爲微弱，威尼斯實際上得到自治，一切次第開放，並得施行共和之憲法。蓋威尼斯本因通商而致富，所以能擴其領地。

一二〇一年威尼斯總統丹多羅 (Dandolo) 告十字軍，倘能與我一部分戰利品，我能渡君等至埃及，十字軍士應之曰諾。於是照總統的原意，頂好停止土耳其之攻擊，決令基督教徒與伊利亞之海賊鬪。十字軍士遂向東方帝國，以基督之名，在號稱基督教徒城之君士坦丁堡開戰，大爲兵士所攻略（一二〇四）連希臘教之希臘帝國羅馬教之拉丁帝國，無不打倒而取之，舉法蘭西人鮑爾文 (Baldouin; Baldwin) 爲皇帝。威尼斯人始爲愛奧尼亞羣島及愛琴羣島全部之霸者。

拉丁帝國不過繼續半世紀，然威尼斯早決定做亞得利亞海霸者。

由上以觀，可知第四十字軍，全不似第一十字軍之高尙。蓋此已非出於無智基督教徒大衆之純真熱意，全因商業寡頭政治家野心之手段而盲動，直卑卑不足齒數。

還有一層，到此時代，利己主義成長，信仰之念薄弱。無論大衆，騎士，連教皇亦不注意於聖墓。真能關心於基督之墓者，唯有法蘭西王路易九世一人。

路易九世（聖王路易）非巧於用兵之將軍，亦非有深奧學問之政治家。但彼有天生蒼白爽朗之姿，在當時惡辣、苛酷、貪慾諸王侯中，蔚然顯露頭角，恰好取得衆人之心。溫和而有勇氣，忠實而愛正義，一度宣誓所發誓言，對於教外人亦始終遵守。彼輕蔑戰爭，雖在如此好戰之時，除對於回教徒即基督之敵外，不願手執武器。彼虔敬教主，熱誠四溢，至與國事有關，即不受教皇、教士之干涉。彼果欲盡王之職分，自當以不出法蘭西一步爲賢明。惜爲敬主之念所驅，起十字軍而遭敗北（一二四八至一二五二），數年後彼欲再向聖地出發，竟因無法進兵而停滯於尼斯（Tunis），致染黑死病而死，此爲最後之十字軍（一二七〇）。

於是耶路撒冷亦如埃及、敘利亞、阿非利加全海岸，歸於土耳其人之權勢。基督教之大努力祇成爲確認回教勢力之話柄，不但未得政治的結果，並精神的利益亦等於零。說到戰爭，尤其是宗教戰爭，本非文明之要具，基督教徒自東方帶歸者何物？有與無完全不成問題，基督教徒有無給與東方之物，愈覺根本不成問題，何以故？則以基督教徒比阿刺伯人，更在野蠻社會狀態之故。阿刺伯之世界於十字軍前後，無大異同，平和通商的數年間較戰爭與虐殺之一世紀，當能多做許多事務。

至在同一旗下戰爭之歐羅巴諸國民，能否知道互相理解，互相親善，無從斷言。因爲自十字軍以後，法蘭西人、英吉利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正引起無限戰爭，以顯示其互相憎惡。

回思第一十字軍，並無君主激厲統率，僅由各國民各階級集成真正勇敢之大衆，以健氣與高潔理念植其基，奮立於熱烈之確信而出發，其光景誠令人不勝感歎。蓋在人類歷史上，尙未發見有一事物，能與如此熱意與信仰一般的爆發互相比並者，謂爲空前絕後，誰曰不宜。

\* \* \* \* \*

在第十二世紀、第十三世紀之教會，尙居全能地位，但其權勢既經變形，且見輕減。因爲豫想不到之反抗，業已屢屢出現。

最初之大學即當時教授一切科學之學校，始建於意大利之薩列諾 (Salerno; Salerno) (一〇九六) 其後又在波倫亞 (Bologna; Bologna) 建一大學 (一一五八)。巴黎大學創於一一五〇年，不久即成爲最有名且爲各地名流過訪最頻繁之所。由歐羅巴一切地方，所有平素熱心論爭兼戀戀於特權之學者，源源而來，如水就壑。所教神學最多，法律、醫學則居僅少之數。

不論教士、俗人凡在此等大學作教授者，對於教會之精神，確能極盡忠實。但當時所謂教授，已皆以檢討爲前提。以故加特力克之教義有始經註釋者，有始被論議者。此等大學之神學、法律尤其是醫學局促於奇妙方式中，尙使今日之吾人，不禁爲之苦笑，然終不失爲欲求解放人類精神之一道。

有若干異端出現於意大利與法蘭西之南部〔亞爾比 (Albigens; Albigensens) 派〕及利俄內 (Lyonnais) 〔瓦多派、瓦爾登斯派 (Vaudois; Waldenses)〕——德〕此等皆徐徐進展，一旦突然爆發，威嚇加特力克之統一。

教會先欲說之使服，次則罰以破門，皆無效果，終遂訴諸武力，令諸侯對此等較薩拉森軍易於征服之法蘭西貧民，起十字軍（一二〇九）。其鎮壓太過嚴酷，異端遂全壞滅，但苟就異端發生之危險論，則已從此漸漸擴大。

諸侯之封建的勢力已被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諸君主盡力打破。

其中法蘭西王尤舉全力與之相鬪。卡培朝初代諸王卽路易六世與路易七世於法蘭西王之領地及威權，殆不能加以擴大，然至腓力·奧古斯德（一一八〇至一二二三）則爲極有幸運之君主。

彼建盧夫爾(Louvre)於首都巴黎，此在最初本爲城砦，二世紀後變做王宮，今日復改作博物館，此時之法蘭西恐當爲世界之真正中樞。彼與英吉利人、德意志人及教皇戰，取安(Anjou)、波亞圖(Poitou)、諾曼提，迨英吉利約翰(Jean sans Terre; John the Lackland)失地王爲對抗法蘭西而與德意志皇帝鄂圖四世締結同盟時，卽和英吉利·德意志聯軍戰，大敗之於部文(Bouvines)（一二一四）。

此一戰之勝利生出決定的結果，卽使腓力·奧古斯德成爲歐羅巴最強之君主。但又有思想不到之大事，就是英吉利人對於無力王約翰，到處叛亂，英吉利諸男爵集會於文左(Windsor)，要求其君與以保證，否則拒絕服從。於是頒布大憲章(Grande Charte; Great Charter (Magna Carta))，以自由與代表英吉利國民之貴族，視昔日羅馬平民藉長期鬪爭，由元老院獲得自由者大致相當。王非有臣下同意，不得課稅，非踐正確之審判程序，不得審判王國之自由民。此種約束成立之後，於是王之臣民遂成爲國家之公民。

約翰與其後繼者盡力與此憲章戰，終無大效，英吉利諸侯得貫徹其主張。除規定國王無諸侯同意不得課稅

外，並為聽取彼等意見，至少每年須召集彼等會議一回，此集會即後來所謂議會。

此為偉大之事物，發端於微賤。決課稅可否之實權，實為議會制度之根底，各個人由其選送議會之代表，提出主張參與政治。近世諸國民之政治的發展皆出於英吉利國之制度，即由約翰失土王之大憲章（一二一五）而來。

最初祇有一個議會即貴族院（上院），數年後地主、市民亦獲得選代表者之權利，是為庶民院（下院）（二五四）。於是自十三世紀以降，議會制度已確立於英吉利、歐羅巴其他國民欲得此權利，非經過六世紀之長期鬭爭不可。

\* \* \* \* \*

於第十二世紀與第十三世紀，英吉利歷史同法蘭西歷史有密接之關聯，德意志和意大利亦有相關聯之歷史。

德意志皇帝鄂圖一世為一種之征服者（九三六至九七三），彼曾擊退匈牙利人，彼在羅馬時，被教皇舉為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之皇帝。

意大利包含在神聖羅馬帝國之內，所以直至第十九世紀之終，說到意大利應歸誰有，常歸屬於查理大帝後繼者。彼說這是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家之人，此說這是哈普斯堡（Habsbourg; Habsburg）家之人，說法雖異，無非是想佔領米蘭、倫巴底、多斯加納（Toscane; Tuscany）諸地方。或謂意大利人欲說他國話，或謂彼等之習慣、人種完全不同，然此等事皆屬不成問題。德意志皇帝生來即以征服意大利為其政策之根底，此於德意

志與意大利實爲雙方其陷不幸所由來。

德意志極強大之皇帝爲腓特烈·巴巴羅薩（一一五二至一一九〇），彼亦與非常有名之人同樣，爲傳說之一人。彼欲將腓力·奧古斯德行於法蘭西者，行之於德意志，詳細言之，即欲使等於謀叛之獨立的封建諸侯，從屬於自己權力之下。

彼之妙在於無定見，所以對主敬虔而與教皇戰，教皇宣告彼破門，彼即實行軍事的侵入。

在此時代之意大利各都市，恰發生兩個對立之黨派：一曰歸爾夫（Guelphs；Guelphs）即教皇派；一曰基伯林（Gibellins；Ghibellines）即皇帝派。

巴巴羅薩之孫腓特烈二世（一二二〇至一二五〇）一時君臨宏大之帝國，即對於全德意志、全意大利及普羅文之一部，僅有彼爲君主。

彼滿三歲即爲兩西西里王，寄養於教皇英諾森三世宮中。迨鄂圖皇帝敗於郇文（一二一四）之後，教皇廢之，定策立其養子腓特烈爲皇帝（一二一五）。

其時阿剌伯文明較西洋文明，發達得多，西西里之巴勒摩（Palermo；Palermo）尤爲阿剌伯文明燦爛之地，此地最爲腓特烈所好，因即定居巴勒摩。彼有後宮，彼不爲一切宗教的信仰所拘囚，所以愛回教徒。彼常在宮廷，與法律家、詩人（吟遊詩人、戀愛詩人）宴飲。教會規條殆置不顧，全由俗人之立場，以羅馬法統治全國。

彼因主張有支配意大利全權，遂與教皇及倫巴底諸都市爲敵。

彼對教皇之鬭爭，甚為猛烈。腓特烈曾三次被宣告破門，臣民反於向來通行之習慣，不因宣告破門而棄其皇帝。格列高里逝世，腓特烈在海上捕拿要赴教皇選舉會之樞機員。於是依腓特烈之意思，教會約二年間無教皇，另一教皇英諾森四世只好逃往熱內亞（Genes; Genoa (Genova, I.)）

然腓特烈竟為倫巴底諸都市所敗，此等諸都市不願服屬於德意志君主，亦不肯出所擔負之重稅。於腓特烈治世中，戰鬪繼續不息，最後使彼於德意志殆失墜其全權威。其子繼彼之後，僅能支配四年，以二歲幼子為後繼者而去。因繼承人之缺乏，委帝國於外國人與教皇之競爭，德意志於是開始無政府狀態。

但腓特烈終不失為中世最偉大、最傑出之一君主。彼之思想與當時之人相柄鑿，恰酷似現代（二十世紀）之人。德意志無如在彼治下之靜穩，意大利亦不能再如當時之富裕。

常常謀叛之德意志諸侯，求彼等都市自由之意大利諸都市，財產被奪之諸教皇，等到腓特烈一死，爭先取回皇帝生前所沒收者，並分裂帝國之事，亦告成功。於是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不但再現，還要比前更進一層。

\* \* \* \* \*

同時法蘭西情形則正與德意志相反，腓力·奧古斯德（一一八〇至一二二三）和聖王路易（一二二六至一二七〇）先後同揆，皆能完其增大權勢之功。

聖王路易為偉大的聖人之王，腓力美王（Philippe le Bel; Philip the Fair）為巧者之王（一二八五至一二三四）。彼擴張領地（香賓及里昂），課臣民以兵役，不絕感金錢之必要，自為偽造無數惡貨之人，先取

幾多之課稅，再於細微口實之下，懲罰泰姆普拉（Templars）武士團員。此等團員一半教士一半兵士皆屬於騎士階級，彼等爲最初創設國際的銀行制度之人。十字軍以來或在十字軍中，彼等做好做歹，弄到莫大財富，足以誘起王之貪慾。王又作恰好之口實，以奪彼等之財產，可哀之泰姆普拉武士團員，加以異端或聚斂之罪名，活活處以火刑，卒被燒死。

腓力美王雖爲聖王路易之孫，可是全無宗教心。彼於宣告破門之後，買收無賴漢一羣，使用亂暴手段，捕捉爲教士主權者之教皇。相傳此可哀之老人，於被捕一月後，因感動恐怖而死（一三〇三）。腓力又運用陰謀，任命法蘭西人爲教皇，置之阿文農，務使從屬於彼。此種移動教皇宮院，爲極重大之事件，不但教會主權者物質的權威就衰，連精神的權威亦將隨之而減退。

腓力美王使法蘭西王國非常繁榮而死，法蘭西發生強力之統一。

\*

\*

\*

\*

\*

法蘭西之勢力未有如此時之強大者。君士坦丁堡有拉丁帝國，敘利亞有法蘭西諸侯，西西里、意大利、英吉利有法蘭西諸君主，法蘭西諸侯中有一人爲波希米亞王（一三〇六。）

法蘭西語告成。狐故事（Roman du Renard；Reynard the Fox）及如汪維爾（Joinville）之隨筆（Memoires）既爲現在法蘭西語之濫觴。但其時歐羅巴——法蘭西亦然——尙全在野蠻、科學、繪畫、詩歌一樣亦沒有。



然在當時偏有不著名之建築家，夢想極奇傑之建築物，是即所謂俄德式寺院。無數勞工本其純真之信仰，以人類榮譽爲問題，但知謀基督之光榮，建設大公無我之作品。

俄德式生於法蘭西〔聖·得尼 (Saint-Denis) 1143〕由此風行全歐羅巴。沙脫爾 (Chartres) (1125) 巴黎 (1180) 部爾日 (Bourges; Bourges (Brugge, D.)) (1190) 亞眠 (Amiens) (1120) 利姆斯 (1122) 威斯明斯塔 科倫 (Cologne (Köln, D.)) (1148) 米蘭到處見有豪壯而美觀之大建築物，聳立雲霄。俄德式寺院之熱情，係繼羅馬教會之冷淡而起。我們不管他有可驚之各種裝飾，亦不管他意匠之能够架空想像，但覺此等建築物，竟與希臘之最高貴殿堂，顯出同樣的調和。至於附屬建築物之彫刻，其精妙亦頗能動人心魄，蓋常見有出人頭地之作品。

人類於是由酣睡而醒來，至此始能輕減其不幸，時有僅少之幸福，與不斷之苦惱銜接而生。田舍之人口再增，都市竟發生若干奢華舉動，村落亦得稍享便易之生活。村落開始建設，都市商業漸慶更生，精神文化隨安泰平和而發達，此可稱爲最初之復興時期。

但此時忽起一長期之不名譽戰爭，文明萌芽全被挫折，使近世之到來感覺遲滯，並將飽受侵略之法蘭西，沈埋於廢墟之中。試問此繼續百年之不幸事件，其責任果將誰屬？吾等以爲不在英吉利而在其諸王。惟此諸王實欲效法彼等祖先威廉征服王之君臨薩克森，因而主張君臨法蘭西。

英吉利人幾於每戰必勝。雙方勇氣不變，兵士之數亦同。然法蘭西軍之主力爲騎兵，此等騎兵誠極勇敢，惟其

勇敢所以目中無人，並輕視一切戰術。彼等但知依照騎士道之作戰法則與規定，到處以槍突擊，此外一無所知。可是英吉利人不然，彼等於未戰之先，巧排弓兵一列，弓兵皆由強壯騎士組成，彼等之弓力能及遠，其矢能穿法蘭西諸侯之鎖帷子。

於是最初之戰爭法蘭西終於敗北（克勒西（Crécy）一三四六）

英吉利王愛德華（Edward；Edward）三世因此大勝而佔領加萊（一三四七），合併其地於王國，加萊市屬於英吉利者二百年（一五五八年止。）

暫時休戰之後，戰鬪再起。愛德華四世繼承愛德華三世，約翰善王（Jean le Bon）繼承腓力六世，二王正在少年，以為有趣味之娛樂無如戰爭。

與在克勒西同一理由，勝利仍歸於英吉利（波亞壘一三五六）法蘭西約翰善王身為捕虜。

第十世紀之不幸時代再來，武裝之兵士團隊皆為無信仰、無法律之傭兵，步行掠奪田舍。不論敵之英吉利人我之法蘭西人，俱是同樣無賴漢。凡從屬於法蘭西王之地方，一切可置不問，最切要者在能替身為捕虜之諸侯及王自身，籌得賠償金，付與英吉利。為戰爭親友所怕的流行病，流行於各地。亞威農之教皇已無權力之幻影，身為捕虜之王，由其二十歲之少年皇子即無權力無威嚴之皇太子查理嗣位。在如此災禍之中，幸免克勒西、波亞壘虐殺之諸侯，其氣仍奪於內訌而毫不覺悟。

波亞壘戰前，召集於巴黎之三會議，同意獻金於王。迨法蘭西軍慘敗之後，三會議向皇太子提出要求條件，絲

毫不肯讓步。巴黎商人首領埃提恩·馬塞爾 (Etienne Marcel, *Préôt des marchands de Paris*) 立於不滿諸人之先頭，彼有超越當時之闊達深遠的政見，不知彼所最惡之敵，即為彼自身之黨與，彼等強彼出於無謀之舉，使彼犯幾多罪惡。當百姓叛變即若克 (Jacques; *Jacquerie*) 之亂，在鄉村謀凶暴之復讐時，巴黎 市陷於內亂，埃提恩·馬塞爾 之同志與敵人互尋干戈，埃提恩·馬塞爾 終被暗殺 (一三五八)，暗淡之不幸遂襲可哀之巴黎。然皇太子仍即王位，號稱查理五世 (一三六四至一三八〇)，曾布許多法令於王國。彼何以能够如此，一則受不列他尼出身武將丟該克蘭 (Duguesclin) 之庇蔭，一則由全法蘭西 人民之覺悟。此時全法蘭西 人民於被外國人壓抑之下，始回復自羅馬 共和國末年以來由世界失去之感情，即在漠然茫然之中，忽然覺到國民的感情之緊要。

查理五世 之治世不過將法蘭西 人之不幸，暫時中斷。其子查理六世 (一三八〇至一四二二) 生性頗狂，於是內亂陰慘聲與對外戰爭聲，一時交作。

英吉利 王亨利六世 自己宣言為法蘭西 王。巴黎 之王宮，要塞，大學既舉其有光輝之名聲，歡迎此由外國來之王。因阿金庫爾 (Azincourt) 之大敗 (一四一五)，委羅亞爾河 之北方全部於敵。為查理六世 後繼者之查理七世，不過做一個勃爾日 王。

雖然，此時忽有貞德 (Jeanne d'Arc; *John of Arc*) 出現。

此是敬虔、貞節、大膽而生於羅朋 之貧家少女。彼女自信由純真 之信仰，所以大天使聖邁開爾 (Michael)

Saint Michel; St. Michael) 現於彼女之身，使之驅逐英吉利人，並由彼女代爲命令查理在利姆斯卽法蘭西王位。彼女憑仗自己之超自然力，率領兵士數名，直赴王所居地喜農 (Chiron)，告以自己之使命。勉強付與少數軍隊，並授以攻擊包圍奧爾良之英吉利軍權限。彼女卽攻入奧爾良，不久城中兵士回復勇氣，擊退英吉利軍，保全危城（一四二九年五月八日。）

此種意外之成功莫不訝爲神業，法蘭西人皆似信貞德之奉有使命。貴族、平民由各地來集，加入彼女旗下，鬪其勇敢。無人不可讚彼女之溫柔態度與深沈智能。彼女之大膽與令見者失驚，彼女精神活潑又能鼓舞軍隊之志氣，故彼女每出戰必獲勝利。勝利復勝利，經過多次勝利之後，彼女竟導王至利姆斯，王卽在其地受聖油（一四二九年七月十七日。）

彼女被驅於好戰之熱意，戰鬪經年，終在空彼安 (Compiègne; Compiègne) 被擒（一四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英吉利人爲審判彼女，送彼女至羅亞爾。

於是由各人之良心，演出一幕劃期的偽善者之喜劇。巴黎大學諸博士，諾曼諸司教，英吉利諸將軍，此等當時稱爲世界偉人們，一致斷定貞德爲異端爲幻術者。雖經彼女之大膽而晴朗的答辨，亦不能矯正審判者之邪曲。彼女遂在羅亞爾活活燒死（一四三一年。）

奮身救國之可哀的鄉村少女被棄於國王，被嫉於教會，終被英吉利人處刑，遂其捨生成仁之素志。蘇格拉底之處罰，耶穌之處罰，貞德之處罰，皆以宗教名義，做成此等三大罪惡，實於人類生涯中，浮出大不吉

之光。

讀貞德之有光輝詩史，提醒對於外國人之憎惡心。查理七世今也到處受人擁護，王亦認強固軍隊之必要，此後用真正常備軍，即用以兵為職之兵士，組成軍隊，如封建時代之軍隊每逢戰爭終了即行解散者，至此遂成過去。

新武器與火藥發明同時出現。於克勒西一役，始以發小鐵彈之奇妙機械，驚駭敵軍人馬。是等機械進步甚為急速，所以至查理七世末年，法蘭西既有若干破兵。然直到一五〇〇年為止，經過期間雖長，終未曾用火器作攻城工具。

欲組織強固軍隊，當以組織強固財政為前提。查理七世於是謀課重稅。彼得到不看對面之巧者若克卡爾（Jacques Coeur）的援助，始能整理極糾紛之財政機關。於是彼之權力得有二個有力基礎，即置其權力於強固軍隊與強固財政之上，全為近代式，故王亦可稱為近代王。

英吉利人次第退去，到一四三五年，巴黎、諾曼底、加斯科尼（Gascoigne；Gascony）已皆無彼等蹤跡，彼等僅加萊尚存若干蹤跡。

當查理七世辭世時（一四六一），封建諸侯勢力已消滅於混亂之中，王之權力始能君臨全國。

\* \* \* \* \*

英吉利人歸本國後，已不能與法蘭西尋釁，於是同志之間開始戰爭。此次之長期內亂（一四五五至一四八五）第二次蓋殺戰爭，弄得英吉利七零八落。一度爭得獨立之英吉利諸侯爵男爵，於吞吃在法蘭西掠奪之物品

後，不惜腐心焦慮，求其獨立與富之增加。結局其勝利仍歸於亨利·都鐸爾（Tudor）王一人之手，彼因沒收與獻上，使諸侯繼承其領地之大部分。於是彼之對英吉利貴族，與查理七世對法蘭西貴族握有之權力相同。

德意志則正與上述兩國相反對，封建的勢力尚完全存在於國中。荷恩斯道芬王朝消滅（一二五四），德意志諸侯一致贊成，依選舉以任命彼等之君主。當經七選舉侯（馬因茲〔Mainz, D.〕、科倫、特利夫斯、教、波希米亞王、宮城伯〔Comte palatin；Count Palatine〕、薩克森公、勃蘭登堡〔Brandebourg；Brandenburg〕、邊疆〔Margrave〕、馬爾格〔Markgraf, D.〕、伯〕由諸侯中，指定一君主，送羅馬教皇任命為皇帝。此皇帝雖為哈普斯堡家之路德福（Rudolphe；Rudolph）（一二七三）本是瑞士（Swiss）人，然在波希米亞王之上，取得奧地利（Austrie；Austria）侯爵領土，作成強大奧地利家，君臨奧地利已有六世紀半。長期間之德意志皇帝如其不由繼承而由選舉，那是無論何時，總要歸屬於哈普斯堡家的。

但皇帝權力之不安定，遠過於法蘭西、英吉利諸王。德意志諸侯不問大小，皆為真正主權者。彼等富於虛榮心，喜歡爭鬪，不認何等之權威。到一四五〇年，在德意志尚無所謂統一，與五世紀前即九〇五年前之馬泰爾時代，法蘭西無所謂統一者同樣。

幸德意志人，能忍耐，能勞苦，所以能在各地，得由愚劣之封建制度而解放。擇一都市，四圍建築強固堡壘，防騎士之侵入，行自治而成爲自由市，藉以發展商業。彼等又集合而作漢撒（La Hanse；Hanseatic League〔Hansa-bund, D.〕）同盟，亦告成功。律培克（Lubeck〔Lübeck, D.〕）、漢堡（Hambourg；Hamburg）、科隆、布勒門

(Bremen; Bremen)、但澤 (Danzig、Danzig (Danitzk)) 等地方能不遠千里，分赴英吉利、法蘭德斯、瑞典、俄羅斯各國，行活潑之交易以取贏餘。

德意志文學已見端倪，德意志語次第形成，德意志之空想 (Romantic) 派其後更使發格納 (Wagner) 音樂復活之「神話」(Nibelungen) 詩歌，實爲此時代流行之大史詩。摹仿巴黎大學之諸大學，先後建設，此在德意志生活上，佔一地位，其地位且能與時增大。

沒頭於戰爭之英吉利，尙未見藝術家，詩人之影蹤，然英吉利語早已形成。由薩克森語、法蘭西語產生之英吉利語，次第與薩克森語、法蘭西語脫離。

法蘭西雖飽嘗戰爭之苦惱與悲慘，然既有維拉杜安 (Villehardouin) (一一五八至一二一三)、夫拉薩特 (Froissart) (一三三八至一四〇四) 等歷史家，又有查理·多爾良 (Charles d'Orléans) (一三九一至一四六五)、維隆 (Villon) (一四二一至一四八八) 等魅力十足的詩人，此外尙生一用拉丁語寫成不滅之書的神學者。——此神學者傳聞異辭有謂係法蘭西人熱爾松 (Gerson) 者，亦有謂係法蘭德斯人阿肯批斯 (A. Kempiis) 者——所謂「基督之摹仿」(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 (Imitatio Jesu Christi)) (一四六五) 令人想是從西培伊德 (Thebade) 而來的不思議神祕思想之作品。此係詠歌神之寂滅之詩，即詠歌歸於絕神之涅槃詩。『傳道書』(L'Ecclésiaste (Salomo)) 佛經亦無用此種雄辯以否認人事之虛無者。

\*

\*

\*

\*

\*

雖然在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皆未聞有進步之大運動，應時而出，蓋此次之復興時期已經輪到意大利。

被君主種種壓制之意大利，不但解放其精神，脫離物質的隸屬，並能擴張其藝術及科學於世界。於是意大利乃以潑刺之活動，給與全歐羅巴。似此偉大之智力，伴着似此微弱之政治而起，實是古今來罕見之事。

意大利半島亦與其他歐羅巴同樣，封建制度分布於全土。羅馬帝國曾取互相競爭之無數君主國而代之，雖有分裂各地方，各都市之不合理的戰爭，凶暴的疫病，以及德意志皇帝和諾曼諸王在法蘭西、英吉利所行殘酷的景象，然大都市之市民仍獲得若干獨立，更能由獨立進而獲得安寧。彼等因想出支給金錢於『傭兵隊長』（Condottieri）之巧妙方法，傭兵隊長者保護彼等安寧之兵團主將也。其支給金錢方法，與現今文明諸都市對於維持街道秩序之警察，支給薪俸方法相同。

更有就地勢上亦受保護之威尼斯，此時已成爲共和國。威尼斯因與東方通商，博得莫大之財富，其貿易手段之高妙，遠非其他歐羅巴國民，所能與之競爭。

實際上在意大利最幸運、最重要之都市，首推佛羅稜薩（Florence，Firenze，I. Florenz，D.）。佛羅稜薩因其紡織業、銀行業、金銀彫刻業之發達而雄大。佛羅稜薩亦如威尼斯爲有數之共和國，然全由僧主一人，專制支配，實爲奇妙之共和國。

多數世襲的佛羅稜薩僧主爲狡猾之徒，爲巧妙之政治家，且能熱愛藝術品和精神的的作品。彼等風習雖不免於殘忍，然終比苛酷者稍勝。若以之與苛酷者相較，彼等可稱爲慈善家。



因其富裕與安寧，佛羅稜薩之文明日臻精鍊。通第十四世紀全世紀，佛羅稜薩要算全意大利智力上之首都，非羅馬所能望其項背。當時在佛羅稜薩所說的話〔Lingua Toscana (I.)〕，即為今日之意大利語，不愧拉丁語出色之名媛。其語朗朗而有餘韻，華麗而能調和，任學者、雄辯家、詩人等意之所向，無不暢所欲言。其偉大詩人為名傳不朽之丹第 (Dante) (二六五至一三二一)。

神曲〔La Divine Comédie; the Divine Comedy (Divina Commedia)〕為丹第陪伴弗基爾巡視地獄、天國、火煉場 (Purgatory) 時所作宏大詩歌。彼自述其構想之動機，謂欲試寫所體驗之內亂戲曲的插話。彼之插話於戲劇內容無甚價值，但於詩則須以詩形為中心，所以丹第之作品其詩形大可玩味。總之彼之詩篇篇都有生氣，或敘情，或諷刺，或哲理，意境隨時變遷，其措詞亦有時激烈，有時柔和，令人難於捉摸，然常令人覺其高不可攀。丹第每遇一事物，便能開始意大利之復興時期，彼在全部藝術家之中，為最古、最有光榮之藝術家。

因有丹第，意大利語遂至採取決定的形態。比丹第時代略後，又有優秀作家出世，一名薄伽丘 (Boccaccio; Boccaccio) (三一三至一三七五)，一名佩脫拉克 (Petrarque; Petrarca (Petrarca, I.)) (一三〇四至一三七四)，幫助完成意大利語。

於造型藝術一門，第十四世紀、第十五世紀之佛羅稜薩生出古今無比之藝術家。

就繪畫言，喬托 (Giotto) (一二六六至一三三六) 始由生硬冷峭之拜占庭式畫像，脫穎而出，俄康雅 (Orcaas; Orcaas) (一一三〇八至一三六九) 則殘留巨大作品於比薩 (Pise; Pisa) 之卡姆波·桑托 (Campo Santo) 此

爲原始時期，久被世人輕視，然比之今日後起有經驗之藝術家，如夫拉·安日里科（Fra Angelico）（一三八七至一四五五）、腓力波·利彼（Filippo Lippi）（一四〇六至一四六九）及有出類之魅惑的美而可愛之提徹利（Boticelli）（一四四七至一五一〇）等，彼等恐怕還要算在優秀大家之列。

又有偉大之彫刻家出生於多斯加納地方，曰尼科羅·彼薩諾（Nicolas de Pise (Niccolo Pisano, I)）（一二〇六至一二八〇），曰羅楞索·歧培爾提（Lorenzo Chiberti）（一三七八至一四五五），尤以多拿的羅（Donatello）（三八六至一四六六）爲最著。佛羅稜薩諸彫刻家不願奴隸的摹仿古代藝術之精鍊完美，不論是用大理石或青銅，總要與以一種感動，做成極生動、極活躍之作品。此種感動雖在希臘藝術上，已可確實看出，然有些作家特別裝出冷靜樣子，盡力將其隱藏在無感覺之塑造中。

到處蓋造華麗耀目之建築物，與在威尼斯表示拜占庭式藝術之最美作品聖馬克（Saint-Marc; St. Mark (San Marco)）寺院並立，造成總統之宮殿。此建築物係將回教徒之阿刺伯式模樣和基督教徒之歐德式尖形，調和混合而成。比薩、帕馬（Parma; Parma）、佛羅稜薩、西挨那（Sienna; Sienna）雖皆建築禮拜堂，其優美狀態到底比不上繼此而起諸世紀之建築家。

然意大利雖有如此光彩之藝術，終於不爲歐羅巴人所知，因其時大家只顧戰爭的原故。西班牙人與摩爾人戰，法蘭西人與英吉利人戰，德意志人自相殘殺，斯拉夫人此際尙未脫蠻人風習。

\* \* \* \* \*

基督教之信仰雖說是總能維持過去，然已發見若干之謀叛朕兆。當第十五世紀初年，有一教士名約翰·胡斯 (Jean Hus; John Hus (Johann Hus, D))，實為宗教改革之先驅者，彼曾反對加特力克教之某信條，尤其是對於教皇之權威，使全波希米亞發生叛亂。波希米亞之民衆與貴族極力支持於彼，異端因之急激增加。

約翰·胡斯被召喚於君士坦士 (Constance (Konstanz, D)) 宗教會議。彼不思英雄之無謀之危險，貿然赴會。生命之安全雖曾得到保證，然對於異端則無守誓言之必要。彼被幽閉後即付審判，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彼遂受審判而被處於正義一語之下。彼以一四一五年用火燒死。

因獨立之思想而殉教，其時代自約翰·胡斯開始。

約翰·胡斯死後，其黨派屢起叛亂。波希米亞經過二十年間之凶惡的宗教戰爭，即成爲血塗歷史——此決非小問題——之最殘酷戰爭的犧牲。胡斯派雖自逞其無謂之凶暴，結果終歸於敗北。然其責任固非可歸之於大膽而無力的學說建設者 (一四三四)。

於是對於向來視爲不成問題之教會權威的反抗運動，繼續出現。教皇與君主之衝突意大利之計畫復興亞爾比派、發多派、胡斯派之異端，凡此皆已在近代世界，徐徐發生。

\* \* \* \* \*

論其重要關係之分量雖有不同，然總是劃分中世末年之二大事件，竟突然顯現於此時。是即土耳其人佔領君士坦丁堡 (一四五三) 與印刷術之發明 (一四五〇)。

\* \* \* \* \*

阿剌伯人雖擊退基督教徒之十字軍，然不能防禦蒙古人之侵入。由中央亞細亞來之突厥（Turkoms）部族，定住於小亞細亞，歷年已久，彼等與光華之阿剌伯文明拜占庭之頹廢，並牢守其野蠻之風習。半為遊牧半為流賊之彼等，仍不失亞細亞之封建制度。此等蠻人中有一勇氣超羣者名幹禿蠻（Ottomans），先對於小亞細亞全部，試行征服而成功。彼即自爲君主，改宗回教（一二八九。）

彼之後繼者繼續其侵入政策。彼等以野蠻苛酷之軍事的支配，替代密緻、優美、精鍊之希臘·阿剌伯文明。彼等依賴稱爲衛戍步兵（Janissaires; Janizaries (Janitscharen)）之強固的常備軍，此等皆基督教徒之小孩，自幼被敵人掠奪，以爲回教徒而養育之，長即編入衛戍兵隊。此等衛戍兵隊恃其訓練與勇氣，爲當時最強力之軍隊，亦爲盲目的可怕的征服工具。

今則幹禿蠻族即土耳其人已成爲回教運動之主力。先爲敘利亞、阿剌伯、突厥斯坦（Turkestan）、小亞細亞、塞浦路斯、希臘、羅馬尼亞、波斯、塞爾維亞（Serbie; Serbia）、布加利之後，即侵入匈牙利，但在其地爲約翰·洪約提（Jean Hunyade; John Hunyadi）及匈牙利王文塞斯勞斯（Wenceslas; Wencslaus）所率匈牙利軍，阻止前進（一四四四。）

此不過聖戰之一時休戰，數年後（一四五三）土耳其帝穆罕默德二世攻圍君士坦丁堡。

穆罕默德二世堪爲征服的兵士之典型，始終不認有何等障礙，其勇敢與其凶暴相等，所以每戰必勝。

東帝國最後皇帝君士坦丁十三世巴利俄羅格 (Constantin XIII. Paléologue) 空想抵抗穆罕默德二世所率二十萬土耳其兵，因爲君士坦丁堡之希臘人已缺乏氣與武力。君士坦丁十三世徵集誓同生死之人，所得之數極少。

君士坦丁堡被掠奪，並肆行不劣於掠奪之虐殺，其犧牲者在十萬人以上。此種不勞而獲之軍功，土耳其人因以取得爲歐羅巴一國之權利。

往後數世紀間土耳其人依然盤踞君士坦丁堡，彼等屢次自誇其勇敢、野蠻之狂信者的軍隊，此軍隊備具騎士、傭兵、大砲，橫衝直撞於文明之中央。

\* \* \* \* \*

亦在這個時候，馬因茲之賤商古頓堡 (Gutenberg) 發明印刷機，此種發明能使世界爲之傾倒。

人類之歷史有二個時代。其一爲無論有如何豐富之思想、才力，但欲超出家庭、都市、國家之範圍，不得不極其緩慢之時代。一個人不能使爲其同胞之他人，理解其爲人，洞悉其行事。是即所謂舊時代(註)，亦即爲印刷機未出現以前之時代。

(註) 由置基礎於科學發展之著者見地，於此節同次節末尾，欲爲古代近代 (les temps anciens; les temps modernes) 有總味之區別，但恐與一般術語相混，故特譯作舊時代新時代。

然人之思想因印刷機而增多其部數，能速及於遠隔之地，不論瓊宮茅屋，到處可以普及，遠方亦能產生贊成者，即使最荒僻號稱不毛的地方，其光明亦不難投入，使一個人之著作直能觸動其他人人之精神，且得成爲人類之緊要部分。是在歷史上爲吾人之第二時期，即此所欲稱爲新時代（註）者。

（註）見上。

最初孤立，後則協力。

進步如此方說得上酬報二字。若照舊放任各自之力去做，則人智將失其武器。藉人智以爲援助，實爲第一必要之事。真理之征服即吾人幸福之所基，此種最高目的決非僅仗一人之天才，所能達到。共同作業極爲必要，吾人若如一盤散沙，將見有力等於無力，果能綜合吾人之努力，則吾人當無敵於天下。

古頓堡之發明非能即刻將世界更新，從一個偉大發明，現出將來之有力結果，必須經過幾百年之長時期。印刷機發明之一切結果，當俟第十九世紀末年而出現，即非待優勝新聞紙之到來不可。

一四五四年馬因茲初用活字印刷『免罪符』（*Lectures d'indulgence; Letters of Indulgence*）一四五六年俾布爾在其地出版。一四六〇年班堡（*Bamberg*）印刷俾布爾，一四六二年馬因茲更出一種俾布爾。西塞祿之『義務論』（*De Officio*）一四六五年在馬因茲印刷，一四六六年羅馬已有印刷機，一四七〇年巴黎之索爾（*Sorbonne*）亦有印刷機一臺，威尼斯、波倫亞遂皆有此種印刷工具。

一到一四八〇年，歐羅巴各大都市無不備有印刷機。在法蘭西則有斯特拉斯堡、麥次（*Metz*）、波亞曼、康

(Caen)里昂,在英吉利則有牛津(Oxford)倫敦,在西班牙則有勒黎達(Lerida; Lerida)塞維爾(Seville; Seville)塞拉哥薩格拉那達(Granada; Granada)在波希米亞則有布拉格(Prague (Prag, D. Praha))在法蘭德斯則有哈連姆(Harlem; Harlem)安凡爾斯(Anvers; Antwerp (Antwerpen, D.))烏特勒支(Utrecht)根特(Gand; Ghent)布魯塞爾(Bruxellés; Brussels (Brüssel, D.))在意大利則有米蘭(盧加(Luques; Lucca)那不勒斯(Naples (Neapel, D. Napoli, I.))在瑞士則有巴塞爾(Bâle; Basle (Basel, D.))蒙斯特(Munster (Münster, D.))日內瓦(Genève; Geneva (Genf, D.))在德意志則有科倫斯派爾(Spire; Speyer)勞達堡(Nurembourg; Nuremberg (Nürnberg, D.))烏爾姆(Ulm)特茲堡(Wurtzbourg (Würzburg, D.))埃斯林(Esling; Esslingen)耶爾福(Erfurt)奧古斯堡(Augsbourg; Augsburg)

印刷各書及各書部數因之逐年增加。

此後連各國之市井賤民亦常浸淫於偉大人物之思想與偉大詩人之夢想——何以故則以書常在彼之腕下或枕下故。彼能回想自己之宗教聖書俾爾,無智之教士向來用不懂意思之拉丁語暗誦聖經,用欺瞞孩子之註釋騙取衣食。以前讀書成爲少數人之特權,今則讀書變爲大眾之財產。就是村落中最卑鄙之工人,時至今日,亦能有豐富之圖書,其卷數之多還要超過亞里斯多德,西塞羅書齋所藏卷數。

自一四五四年以來,因爲能以書籍傳播思想,故思想之進步直以高音調急速度而突進。始用書籍,不久又用

新聞紙，於是一人之思想，能立刻傳其反響於大眾，大眾亦能還其反響於一人之思想。

轉息於此小惑星表面之全人類，惟此為偉大而有益之協力。

至今日止，人類能散不能聚，所以苦於無力。今則人類對於無智與誤謬，皆知結合而繼續為共同之努力。



## 第六章 王權（一四五〇至一七八九）

此後三世紀間（一四五〇至一七八九）諸王之專制權力確立，王政時代繼續封建時代。加特力克教會對於君侯之權威，對於民衆之勢力，對於良心之支配，漸次減少。單一之大國民取散漫諸侯國而代之，其因此生出之難拒的發展，增大歐羅巴之勢力，送其船隊與移民於全地球上。人類於得到對於自己之支配權後，即欲藉科學以征服物質而開始其自由之征服。

僅閱時過三世紀，已有如上所述之成績，可知人類於此三百年間，直比以前過去之十二世紀，多做不少事務。待到第十九世紀，屈指不過百年，乃亦與前之三大世紀同，能對人類之勢力發展，有所貢獻。

此時代最能資助人民之發展者，始於亞美利加之發見與世界之探險，西班牙恰巧演此第一幕劇。

\*

\*

\*

\*

\*

\*

以前之西班牙常立於歐羅巴諸戰役之圈外。

西班牙地方與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意大利地方相同，其國民亦由一切人種混血而成。順次從征服者說到被征服者，於開拉特人、意俾里亞人、羅馬人、西俄德人、汪達爾人等血中，多少怕還要加入阿剌伯人之血。然此不能

成爲大問題，因爲並未與阿剌伯人及回教徒混同之故。蓋第十世紀西班牙之回教徒多是以土著之民信奉回教。阿剌伯人在第八世紀，已爲全半島之主人公。彼等之首領阿布的拉曼早建設西班牙。阿剌伯王國於科爾多巴，此國亦繁榮了二百年。

最初逃於北方山地之基督教徒，雖曾對於阿剌伯人，爲慘毒之戰鬥，然終於不成功。爲安達盧齊亞（Andalusia； Andalusia）主人公之阿剌伯人，耕種肥沃之土地，像托利多（Toledo； Toledo）、科爾多巴、格拉那達（Granada； Granada）、塞維爾那樣的回教徒大都市，皆有繁盛之工業。與之相反而被逐於石質卡斯提拉（Castile； Castilla）及山加利西亞（Galice； Galicia）之基督教徒，縱爲貧困所苦而頗勇敢質樸。

於是基督教徒憑其勇敢質樸，竟能征服阿剌伯人。西班牙人之精神雖奮起於此種長期十字軍之間，然爲極度發揮其豪膽勇氣，馴致過於苛酷，不近人情。無論何等國民，決不能似此一面做英雄，一面逞野蠻的。

人人樂道之基督教英雄，與羅蘭同樣傳說者爲西德（第十一世紀）。一半像童話的彼之歷史，在『西德故事』（Romanero del Oid）（一一四五）中，係以純出誇張之詩句，敘述其生平事實，是爲說基督教的感情與騎士道的威嚴之詩歌。自有此篇故事，西班牙文學始見萌芽。

在第十三世紀，西班牙爲基督教王國，其轄地計有葡萄牙、亞拉岡（Aragon）、卡斯提拉、那瓦爾（Navarre； Navarre）、雷翁（Leon； Leon）、加達魯尼亞（Catalogne； Catalonia）。然當時發動於全歐羅巴之中央集權主義大運動，已經蔓延到西班牙半島，此等州數因之漸滅，遂形成西班牙之統一。庇里尼山人所住之那瓦爾，與半

島地分離已久，其後乃成爲半法蘭西半西班牙。葡萄牙有特別之語言，所以至今日尙能保其獨立。但此外之西班牙各地早不能另變成一王國。

先由卡斯提拉王爲西班牙王。斐迪南三世 (Ferdinand III) 合併卡斯提拉、雷翁兩王國爲一 (一一二七至一二五二)。彼由塞維爾、加提斯逐去摩爾人，所以當時說到回教徒，已只剩一格拉那達富裕王國。

亞拉岡王佔領加達魯尼亞，因爲加達魯尼亞到手，故西西里、薩丁亦相繼取得。

亞拉岡大王國繼承人斐迪南五世 (一四五二至一五一六) 與卡斯提拉王位繼承人伊薩伯拉 (Isabella) 結婚 (一四七四)，遂爲全西班牙國王。

彼決定將回教徒逐出西班牙 (一四九二年格拉那達之攻圍及佔領)，因其熱誠四溢，遂博得加特力克王之名。但於最後之戰爭，表示其勇氣與不誠實。彼對格拉那達擁護者，約定以正義、自由爲保證，然當彼佔領此城後，忽責被征服者以異端廢棄，不奉命者送火刑場，處以放逐，卽算從寬發落。安達魯齊亞各地均被掠奪，人口亦見減少。其勝利已爲決定的，卡斯提拉軍早渡海而入於摩洛哥。其在巴巴利 (Barbary) 海岸地方，直至特雷姆孫 (Tlemcen) 波加 (Bougie) 俄朗 (Oran) 突尼斯，雖未盡被征服，至少亦暫時屈居朝貢國。

斐迪南五世對猶太人之十字軍，更屬不顧名譽。猶太人有時爲工匠、商人、重利盤剝者，有時又爲學者、藝術家、醫師，可謂有相當進步之文化，但就自己防衛一點言，則除悲嘆外別無可說。彼等被人放逐，被人燒殺，並被人迫令敬宗。約書之彼等遂由西班牙消去，殘留可哀之人祇極少數，然仍不免因宗教審問 (Inquisition) 而追及，陷於悲

憐之運命，彼等至此當回念阿剌伯人統治之寬大，不啻勝於基督教徒萬倍。

宗教審問以摩爾人與猶太人之關，爲自己之使命，握有可怖之權威，力量較諸王爲強。此等專橫之狂信的教徒者在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諸國，不過由各君主與以平凡之好意。然在西班牙則聽其所爲，毫不加以阻止。借宗教名義說話之偉大的宗教審問官，直以命令統制萬事。彼以破壞的狂信比蠻族之軍隊的侵入更爲可怕。著稱之托爾克馬達 (Torquemada)，竟能使西班牙各地成爲廢墟者以此。

以前西班牙人與摩爾人作戰，殆不能出半島一步。至斐迪南五世出世，西班牙始登歐羅巴之格鬪場。彼之熱練軍隊，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在十八世紀，實爲世界中軍事的大勢力。

斐迪南五世死時，意大利一部亦被征服，查理五世 (Charles Quint; Charles V.) 之光榮亦早經準備完成。

\* \* \* \* \*  
西班牙人之勢力不但擴大至歐羅巴，彼並渡過大西洋，建築新世界之基礎。

\* \* \* \* \*  
實際古代人所知之地球，不過至歐羅巴與地中海爲止，漢諾之沿海航路亦僅孤立之一種發見。柏拉圖之阿蘭提斯 (Atlantide; Atlantis) 所謂越過赫叩利斯柱而遠在彼方之可驚的羣島，要仍是一篇神話，根本便無從捉摸。

到了第十世紀、第十一世紀，諾曼人、諾爾人（Normans）丹人較爲勇敢。彼等中有人到過格林蘭，又有人的確到過亞美利加。然彼等於商業地理，均無發見，等於入寶山而空回。

既無嚮導，離岸又遠，向未知之大洋人跡本來稀少之處，實行探險，必先具有驚人之豪膽，亦爲人類勇氣之名譽所關。

其後因羅盤針之發明，航海日趨平易，此卽爲『磁石』（蘆木）（Calamite）之作用，能向地上之同一點，自動的指示方向。此發見出於中國，抑出於阿剌伯，雖不可知，總之到第十一世紀，羅盤針始爲基督教徒所得，故十字軍於航行地中海時用之。

那不勒斯之水手夫雷維奧·佐雅（Flavio Gioja）置磁針於木軸之上，懸垂之於箱中，因其懸垂，可以不爲船之動搖所煩惱，其想頭可謂巧妙（一三〇二）。

葡萄牙人最初利用此可驚之器械，嗣後在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往極東、中國、日本探險時代（一三〇七），在熱內亞人那不勒斯人與印度交易時代，皆已使用羅盤針。葡萄牙人則用以沿阿非利加海岸，發見阿非利加之諸島，且開始殖民於此新發見地。

緯線航海者之葡萄牙王亨利（Henri le Navigateur； Henry the Navigator（Dom Enriques） Navigator, P.）（一三九四至一四六〇）極力激勵其臣下之冒險。首次發見聖芬邊特（Saint Vincent（Sao Vicente, P.）馬得拉（一四二〇）其次發見亞速爾（Azores； Açores）羣島（一四三二）皆在彼治世之

下。此等發見之土地率利用以殖民，其肥沃地方均被開拓。

葡萄牙人常沿阿非利加海岸，徐徐向前航行，又發見幾內亞（Guinée; Guinea）地方與剛果（Congo）地方（一四八一）彼等不向不健康及仇敵視之內地冒險，但與海岸地方之黑人交易，以雜貨換其金粉。

此等水手皆抱同一之希望。印度因為有真珠、香料、高貴材木、豐富織物，故能惹動彼等之心。彼等以為果能不惜時日航行阿非利加沿岸，當得達到印度。提阿士（Diaz）所率海上探險隊（一四八六）走盡阿非利加之南端，發見所謂好望角（Cap de Bonne-Espérance; Cape of Good Hope）（颶風角（Cap des Tempestes; Cape of Storms））。

於是下一結論，謂此非往印度之道。因之葡萄牙人壓制的佔領地中海、紅海，西班牙人只好盡力發見第三航路。意大利地理學者托斯卡內利（Toscanelli）就於地球之圓形，雖別無明瞭之觀念，然常謂不絕向西前進，當能發見亞細亞。其思想過於單純，由今日之我等觀之，幾與孩子之見無異。但是大膽之葡萄牙水手中，大都抱此思想，到底實行之者止有一人。其人為誰？即鼎鼎大名之哥倫布（Christophe Colomb; Christopher Columbus）（Christoforo Colombo, I.）（一四四六至一五〇六）。

哥倫布生於熱內亞貧賤織工之家，少年時到葡萄牙，即在其地結婚，航行地中海、亞速爾羣島及威德角（Cap. Vert; Cape Verde），成為熟練之船員。彼遊說葡萄牙王約翰，欲使彼贊同自己所抱大計畫（一四八八）遭其拒絕。總之說到革新的話，無論諸王與民衆，皆不願聽此種議論。

然哥倫布竟諭使西班牙女王伊薩塔拉，贊助其空想的企畫。

哥倫布率領伊薩塔拉交來之帆船三艘（加比塔那（Capitane; Capitana）平塔（Pinta）尼那（Niña））於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由巴羅斯（Palos）出發。船員九十名除彼與英吉利愛爾蘭各一人外，八十七人皆爲西班牙人。八月九日到加那列羣島（Canaries; Canary Islands）在其地停泊約一月。九月六日向西方即未知之世界前進。彼逞其勇敢，繼續航行三十二日，不管船員之恐怖，次第遠離陸地，但依自己之意思而行動。然有若干徵候，可推見陸地之漸近，鳥羣與浮木呈現眼前。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黎明於一言難盡之喜氣四溢中，瞥見一個綠島卽巴哈馬羣島（Bahamas; Bahama Islands）中之聖薩爾發多島（San Salvador）。哥倫布最初上陸，跪而將彼之十字架形劍，插於未知之地上，因以王與基督之名取其地。

彼向於四方來集之裸體的素樸蠻人，訊以若有金子，可否取來？

但未見有金子，哥倫布信爲不久之將來，當接近印度莫大之富，因更繼續其航海。發見古巴（Cuba）島、海地（Hayti）島，留少數之移民而歸歐羅巴（一四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彼如凱旋將軍受人歡迎，西班牙宮廷雖不完全理解，亦承認此熱內亞水手與其所率三艘小帆船，已成就一件大事業。爲第二次航海計，與以帆船十七艘並嘗爲新世界移民者數千人。其探險隊亦從速準備，皆望其向金子與驚異之世界，定能贏得第一著。

哥倫布於一四九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再離西班牙。繼續發見其他諸島，古巴、海地成爲西班牙重要殖民地。哥倫布暫住此處約有二年，雖用狠酷手段，對待懦弱之土著蠻民，然比其他歐羅巴人之殘忍，猶爲稍勝。蓋此等歐羅

巴人一到，其貪慾甚於尋常之食肉鳥類，直與一羣餓鷹互相爭奪獸肉一樣。

馬得里(Madrid)宮廷陰謀盛行，哥倫布爲辨明自己之行爲與計畫而被召還。將種種疑義解釋明白後，彼再出發。然如火如茶之時代已成過去，安提耳(Antilles)諸島改爲王領，爭奪哥倫布之特權者已不乏人。

一面誇說西班牙之統治，一面無秩序，無政府，掠奪橫行。由王派遣之知事善巴提拉(Bobadilla)，沒收發見新世界諸人之財產，捕哥倫布而投諸獄，旋且成爲帶上手鎖之罪人，解回歐羅巴。然被於此次航海，又發見新陸地，印足跡於亞美利加大陸(可倫比亞(Colombre; Colombia)及委內瑞斯(Vénézuéla; Venezuela))(一四九八)。然彼仍信印度爲必可到着。

彼曾爲最後之航海，此事尤覺可哀。蓋彼年已老，意氣亦衰，早爲世人所淡忘，徒自陷於不思議之宗教的神祕思想，而空想的企畫仍無實現希望，彼於一五〇四年歸西班牙。彼依己之榮譽而生存，今乃目覩己之事業，委於年少人之貪慾，所謂勝利人之苦痛，彼已徧嘗其滋味。

彼所發見之世界，並未加以哥倫布之名，此事誰亦不能負責，但因有此匿名之不合理事實，所以今日之亞美利加，乃係借名於佛羅稜薩水手亞美利哥·未斯浦契(Amerigo Vesputci)。此人爲西班牙帆船水手，後因葡萄牙之出資而航海，繼哥倫布之後，發見中央亞美利加(一四九七)，繼加伯拉爾(Cabral)之後，發見巴西(Brazil; Brazil)(一五〇三)。

然於哥倫布之榮譽，絲毫無所傷損。彼——此卽最偉大人物之特徵——於其行動，於其思想，皆以豪膽爲其



骨幹。雖受如何之嘲弄，不能干涉其思想，雖默如何之疑念，不能停止其行動。無論何人，僅以如此小資源，遇黑風狂吹之天候，四面站滿敵意之人，獨能不屈不撓，播歸這樣豐富的勝利，試問古今來曾有第二人否！

\* \* \* \* \*

當西班牙征服安提耳與亞美利加之際，葡萄牙宏大之征服亦告成功。

巴托羅牟·提阿士 [Barthelémy Diaz; Bartholomew Diaz (Bartholomeo, P.)] 至好望角後，殆未再事探險，等到發斯科·達·伽馬 (Vasco de Gama; Vasco da Gama) 出來，始再往前進行，直沿阿非利加東岸，到達摩薩姆俾克 (Mozambique)。彼在其地，見有阿刺伯人，雜居土著黑人中，遂請彼等教以前往印度之路。伽馬於初為亞細亞航海時 (一四九七)，舉動務近人情，專想做些有益商業之事務，然過五年後即變殘酷。彼進印度要港加爾各答 (Calcutta)，就主張唯有葡萄牙王，方配做印度之唯一真正君主。印度諸王、阿刺伯商人皆不從彼之言，彼遂發砲 (此等皆係因其新奇擺在船上作為裝飾實不合用) 擊其都市。此後即化為海賊，追趕印度人微弱之小船，打沈之於水底，並虐殺其船員，要求葡萄牙之商業獨佔，土著民恐慌之餘，迫得全部承諾。

於是葡萄牙艦隊每年沿阿非利加海岸而達印度，常攜帶兵士與知事。加拉伯爾所率為此等艦隊之一部，因走錯路途，徑往西行，竟能到達巴西 (赤樹之國)，此真意想不到之功名 (Pelix Culpa)。巴西在葡萄牙殖民地中，為最宏大、最富裕之地。

葡萄牙人在印度之商業，完全為軍事的。彼等率領船舶，選定確實可以碇泊之孤立地域，築要塞於其地，迫令

周圍住民賣與土地之產物、香料、織物，並奴隸亦公然買賣。不論荷蘭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皆從此應當遵守之傳統，其任命之總督大都彼此不和，然在最初諸事亦能順利進行。阿布奎基（Alb. Jerque）築重要軍港於臥亞（Goa）（小西洋一五一〇），建設麻刺甲（Malacca），後又築忽里麻士（Ormuz）（一五一五）。

葡萄牙殖民地規模非常宏大，不久更加擴張。紅海、波斯灣不用說，就是印度·支那（Indo-Chine；Indo-China）、摩鹿加羣島（Molouques；Molucces）、婆羅洲（Borneo；Borneo）、蘇門答臘（Sumatra）等地方，亦無一處不見葡萄牙國旗。自阿非利加以至亞細亞，所有海面皆成爲葡萄牙之物。無論那一國殖民地之勢力，斷無如此宏大而且如此脆弱者。

其首都里斯本（Lisbonne；Lisbon）於第十六世紀，爲世界最富裕都市之一。明瞭的造型國語次第形成。大詩人凱摩恩斯（Camoens（Camoës，P））會說雖是琉西泰尼亞（Iustiane；Iustania）之小拉丁國民，且不過是一時之事，然已與以世界最強帝國勇敢船員之鴻業（一五七二）。

一五一九年葡萄牙人麥哲倫（Magellan（Magalhaes，S））率五艘之西班牙艦隊，再實行哥倫布西行，不已必到印度之思想。沿南亞美利加海岸航行，通過麥哲倫海峽，再向北走，路出其時尚未知名之大洋，即太平洋。繼續長久無涯之航行後，到着斐律賓（Philippines）羣島，死於其地。其船員更向西航行，到着摩鹿加羣島，但此處早有葡萄牙人之定期貿易。麥哲倫之船一艘出發後經過三年，遂能歸着於歐羅巴，於是初描出以船一艘繞行地球一周之航路。

\* \* \* \* \*

自哥倫布始在安提耳列島，見出一種全野蠻人。其人中脊有小而緊閉之眼，頰骨突出，毛髮硬，雖不知文字，然能取火，造獨木舟，建小屋，製作陶器。但彼德羅·德·哈爾發累托 (Pedro de Halvaredo) 由古巴知事派入墨西哥 (Mexico; Mexico) 時 (一五一七)，其處已有文化之住民。此等墨西哥人雖與安提耳列島土人幾於種族相同，然不能謂之爲蠻人。

亞美利加廣大陸地被歐羅巴人發見時，就於當地住民之起原，有種種之假說。然此等人種得推定爲同出自蒙古種，蓋自西比里亞 (Siberia; Siboria) 極北部之亞細亞移民，殆可不渡過似乎海洋之物，直由阿拉斯加 (Alaska) 上陸，散布於全亞美利加，增加其數以至分裂。

就人類而爲基本的人種學上之區別，則歐羅巴爲白色人種所居，阿非利加爲黑色人種所居，亞細亞 (至少亦可稱東部亞細亞) 爲黃色人種所居，亞美利加爲由黃色人種分出之近似黃色人種，卽爲皮膚帶橄欖色，無鬚，毛硬之人種所居。

最有可能性之假說，則謂黃色人種，因亞美利加之土地與氣候而變形，遂分散於全亞美利加。有些人住於北方之大草原 (銅色人種)，彼等爲遊牧民族，經營漁獵，不知農耕。有些人則更向南行，與溫和之氣候相觸，此等野蠻人次第開化，將有形成真正國民之趨勢。此等人走近赤道，則愈近而愈文明化。例如由今日密士失必河 (Mississippi) 畔所留遺跡以觀，可見彼等曾有過相當之人口。若再由赤道南下，則與上述反對之野蠻生活再現，南方之

巴塔哥尼亞人 (Patagons; Patagomans) 較之北方印第安人 (Indians Sioux Dakota) 更爲野蠻殆以氣候更加嚴寒之故。

當西班牙人到阿美利加時，墨西哥、開都拉斯 (Honduras)、秘魯 (Perou; Peru) 之文明已稱極古。既有印加 (Incas) 之王，有教士主宰之宗教，有宏大之建築物，裝飾都市。此等都市皆住有富戶，貧人、貴族、工匠、畫家、彫刻家、醫生、詩人、兵士。照此看來，墨西哥人早與歐羅巴人同有古代文明，且有極複雜之歷史，然此等殆不能引起吾人之興味。何以故則因其人種與吾人種全無因緣故，彼等之存在與吾等之存在亦無何等關聯故。

彼等亦知戰爭與侵略，當被西班牙人征服時，古代墨西哥人「那呼哈斯人 (Nanhuas) 托爾泰克人 (Tolteques; Toltacs)」已在征服者阿斯泰克人 (Azteques; Aztecs) 之轄下。

秘魯猶卡坦 (Yucatan)、墨西哥恐怕已經經過幾度盛衰，各自有其長時期之過去，然所留於今日者，不過見到若干貧困之部族，可哀之混血兒，外加以宏大之廢墟而已。以如此宏大之文明世界，竟會消滅淨盡，徒令旅行者憑弔於石階、石礎，且爲博物館預儲幾個骨董品，曷勝浩嘆。

墨西哥人於科學上或精神上似未能達到相當之高度。彼等之藝術拙劣，文獻亦殘缺無徵。彼等崇拜食人之偶像，最喜以人爲犧牲，其主神用「威第羅波克特利」(Huizilopochtli (Vitzluputli)) 之奇妙名稱，此爲摩路之一種，爲欲舉行祭典，常常殺捕虜以供犧牲。因血戰勝利而爲征服者之阿斯泰克人，所以受土人之嫌惡，大半亦由於此。

對於有如此複雜且幼稚文明之可哀的人們，說到西班牙人之「征服者」(Conquistador)斐南得·科德司(Fernand Cortez (Fernando Cortez, S.))及其後繼者之蠻行，因為墨西哥人之不能防衛自己，其凶暴乃更加一層。西班牙人率領艦隊軍馬，利用火繩擡鎗，所向無敵，儼然超人之出現。科德司僅有兵隊五百五十人，以此極少之人數，征服土地三倍西班牙住有數十萬人之世界未知國，已覺游刃有餘。彼利用間諜而生擒墨西哥王蒙提蘇馬(Montezuma)，四年後遂為全國霸主。彼四年間所作爲，無非是破壞、虐殺、掠奪之不人道行爲。墨西哥人半被破壞，殆瀕絕滅，然西班牙人之小隊竟能征服墨西哥、瓜泰馬拉(Guatemala; Guatemala) 閩都拉斯、科德斯數年後歸西班牙，病死於稍覺不幸之中(一五四七)。

征服祕魯，不啻將征服墨西哥故事，重演一回。此地亦有其古代文明，半爲兵士之印加人，於西班牙人未來以前，早已征服佔有祕魯、布利維亞(Bolivia; Bolivia)、智利(Chili; Chile)之種種土人，樹立幼稚文明於各地。用金塊造成之神像，雖非如墨西哥諸神，專門吃人之血，但亦同樣愚劣，奉祀於壯麗寺院之中。要曉得金子最能使歐羅巴冒險者之貪慾昂進，而於此告成功之人，係名爲弗朗沙·比撒羅(François Pizarre (Francisco Pizarro, S.))之牧豬奴。彼率二百人之兵士，入於祕魯(一五三二)散漫、愚鈍、怯懦之祕魯人不鬪而敗，不抵抗而被虐殺。彼等欲以金贖身無效，西班牙人取金而後殺人。不用說此種掠奪方法，同志間往往自相仇殺，所以征服祕魯之歷史，爲二人爭勝之海賊亞爾馬格羅(Almagro)與彼薩羅，就掠奪品而起分裂之歷史。

對於人類歷史上最卑劣之血腥的貪慾，唯有一人反對，此人爲誰？即所謂多米尼加派教士卡薩斯(Casas)。

彼爲擁護被壓迫之土人，始終不屈，曾十二次渡大西洋，親赴西班牙王處，懇請抑制多住民與知事等之行爲。彼之聲殆無人肯聽，彼之名亦無人能知，然嘗吾人喚起正義之始，無論何時，總是如斯，決不足怪。

\* \* \* \* \*

從哥倫布最初發見新大陸地面時，忽忽已過五十年。此五十年間彼新世界全被征服。於未經探險以前，早有被征服者，墨西哥、佛羅里達（Florida； Florida）安提耳列島、中央亞美利加、祕魯、智利皆爲西班牙領土，其土人早已不足齒數。於一個活潑遠甚之人種面前，自認已到消滅運命之劣等人種對於征服，對於破滅，決不能有何抵抗。逃虐殺者，相偕逃入森林地帶，送不安之生活，馴致成爲真正蠻人。其他留在半破壞之都市，棲身卑賤職業，殆與奴隸無異。然多數與白人結婚之結果，其混血種之智力、體力，等於凡庸之人民。所幸此大國今尙繼續將極活潑之歐羅巴，移住其領土，此後務須保住純粹之血系，方能使其少年國民繁榮發展。

於是葡萄牙與西班牙在第十六世紀中葉，幾有分割世界之觀。除被放棄而屬於未知之亞美利加北部，不能知其內容之阿根廷（Argentine）及葡萄牙領之巴西外，皆爲西班牙領土。阿非利加及亞細亞之海全爲葡萄牙之物。

葡萄牙與西班牙因此種可驚之征服，繼承羅馬之勢力，幾乎視世界爲拉丁民族所有。法蘭西、英吉利尤其是德意志、意大利無一國抱似此高遠之目的者，此等國家皆不知轉其眼光於歐羅巴之外。

\* \* \* \* \*

法蘭西諸王除欲確立其勢力於法蘭西之外，別無他念。

打破此種局面，爲路易十一世（一四六一至一四八三）之任務。

對王權與法蘭西爲多大貢獻之此種不思議人物，絕無一點騎士氣息。彼既不寬大亦無勇氣，待敵無慈悲，又狡猾，又貪慾，且爲極端迷信之人。然彼能布完全之秩序於王國。彼雖以苛酷重稅苦人民，但能使財政豐裕，商業繁榮。彼從蘇格蘭及瑞士，召募有戰爭訓練之兵士爲傭兵，編成優秀之軍隊，並有當時推爲第一之礮兵隊。彼之政策（即僞計）向以巧妙著稱，彼決定的打破欲分制法蘭西之諸王野心。

彼之主要敵人爲勃艮第公、查理大膽公（Charles le Téméraire；duc de Bourgogne；Charles the Bold）（一四六七至一四七七）。勃艮第之諸公因同盟或因戰爭，其強大幾與法蘭西王相埒。彼領有勃艮第、法蘭斯·孔德（Franche-Comté）、畢伽的（Picardie；Picardy）、法蘭德斯、盧森堡（Luxembourg），渴望帝位。查理大膽公此時爲買征服者之頭銜，因出兵侵入瑞士。然彼竟與防禦其獨立之粗野山地人構戰，其民兵於格隆松（Granson）、摩拉（Morat）（一四七六），戰勝封建的騎士。查理對於羅朗人，偏如此之不幸運，彼死亡於攻圍南錫之際（一四七七）。

勃艮第公之勢力自查理大膽公死後，繼續無人。尼德堡復歸德意志帝國，勃艮第畢伽的歸於法蘭西王。

\* \* \* \* \*

路易十一世之後繼人續行彼之政策。法蘭西亦與西班牙、英吉利同樣，努力於中央集權與專制君主政治，有

統一其國民於絕對君主權威下之傾向。一到一五五〇年，法蘭西、英吉利、西班牙之統一皆經過種種困難而告成，尚有德意志、意大利依然四分五裂，尋不出一個自衛之手段。

\* \* \* \* \*

假使法蘭西王於前此五十餘年間，不徒粉心於壯勇之戰，出兵征伐意大利，則法蘭西早就用別樣方法，博得安富魯榮，亦未可定（一四九三至一五五九）。

此事首先開釁，由於路易十一世之子查理八世大膽的企畫。彼藉口那不勒斯王國繼承問題，侵入比特蒙（Piemont；Piedmont（Piemont, I））（四九四）米蘭及亞歷山大六世（善爾查（Borgia））之教皇領地，公然佔那不勒斯（一四九五）。彼以五個月征服全半島，凡割據意大利之小君主，無一人敢與之抵抗。

此種外面的征服喚醒西班牙人之嫉妬心與意大利人之獨立心。威尼斯、教皇、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與西班牙王提攜，結同盟以對抗法蘭西人，查理八世至此，已非退兵不可。歸途中於福爾諾佛（Fornoue（Fornovo, I））彼與同盟軍衝突。等到回師法蘭西，其軍隊已祇剩殘骸。

路易十二世之不賢明殆與其先人無異，續行同樣之無理侵入政策，奪取米蘭、倫巴底，因此釀成自然新同盟，且比驅逐查理八世時，力量更強。教皇朱理亞二世立於同盟軍之先頭，此人雖頭戴教皇之冠，其實是喜戴兜鍪之好戰教士，如為一時政策所需要，彼不問為法蘭西，為皇帝，為西班牙抑蘇丹（Sultan），彼皆認為可結同盟。彼宣告法蘭西王破門，然教皇之禁令已成爲過時之武器，路易十二世爲與之對抗，因召集宗教會議於比薩，彼之意



欲使教皇退位。

分離教會之計畫不能成功，由西班牙人、威尼斯人教皇領地人民合成之軍隊，同向法蘭西軍挑戰。法蘭西軍統率於年少活潑之將軍加斯頓·得·佛亞 (Gaston de Foix)，此人在拉溫那 (Ravenna；Ravenna)，貪有名無實之勝利（一五一二），卒致戰死。法蘭西遂再失意大利之霸權。

繼路易十二世者為佛蘭西斯一世 (François Ier； Francis I. (Franz I. D.))，續行其祖與父之失策，先入意大利而開始戰爭。彼第一於馬里亞諾 (Marignano； Marignano)（一五一五年九月十三日），打敗教皇、皇帝、西班牙所僱傭之瑞士兵而得優勝。此勝利竟決定全局，不久媾和締約，米蘭遂歸屬法蘭西。

數年後此種脆弱所有權以無力保障而再失。三十年戰爭之結果歸着於法蘭西人由全意大利逐出。暴露侵入與戰爭政策之無力，未有如此次之彰明較著者，誠可為後人殷鑑。

\* \* \* \* \*

不料冒險的君主統率法蘭西軍，由米蘭向巴費亞 (Pavia； Pavia)，由佛羅稜薩向那不勒斯，由威尼斯向羅馬，分道遠征，竟會生出意外之結果。法蘭西本來不知意大利，今則法蘭西像要理解意大利，其結果反變做讚美意大利。蓋因被法蘭西掠奪之意大利，轉能以光明還報法蘭西之故。

自意大利戰役發生，意大利藝術遂傳播於世界，尤其是傳播於法蘭西。其傳來係用極廉之價值，即不流血亦可以取得。

印刷機發明之後最初印刷之書籍爲希臘拉丁大家之作品，尤其是在意大利，這院之大家著作新由地中掘出，實可稱爲驚人之發見。弗基爾、西塞祿、亞里斯多德、索福客儷、柏拉圖、塔西佗、泰塔斯、李維、埃斯基拉、荷馬皆由此次發見。此等爽心醒目之作品當然被人愛好，其美因描寫當時之慘，更放一層光彩。由古代之讚美，延續以至於今，業已經過極長時間（至一五二五年止），印刷機所印刷者皆屬此種，若印刷當時人作品，可謂絕無其事。於是一般著述家像是在半世紀前雕刻家、建築家所欲做之事一樣，即彼等已復歸於雅典。

此時代之人們呼如此復歸於古代之藝術與思想爲復興（再生）。雖此事亦有當歸點名譽於第十三、第十四兩世紀之藝術家、著述家者，然在彼等素描之中，祇見遲遲的困難之覺醒。必復歸於古代美，人類始真能玩味新曙光之魅力。

意大利之君侯、司教、教皇等常以與彼等之同等待遇，待遇偉大藝術家，同卓飲食，惠以兼金，率視爲名譽與風雅之舉。建造宮殿必飾以高價彫像與高品繪畫，此皆近代意大利之所誇。

就有二個人物，憑其天才之普遍性與獨創的思想之創造力，以代表此有光輝之時代。其一人文西（Leonard de Vinci; Leonard da Vinci）（一四五二至一五一九）一名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 Michelangelo Buonarroti）（一四七五至一五六四）。

文西出筆便挺秀，彼爲強有力之獨創的偉大畫家（摩拿·利薩 Mona Lisa (Joconda, I) 聖餐 La Cène; Last Supper (Heilig Abendmah, D.))，亦爲偉大之技師、深奧之學者。彼好研究解剖學，所以彼在畫

面精神的表現之美，能與解剖學上之真實互相融和。彼爲化學者、數學者，依照解剖規則，正確解剖鳥之飛翔，彼此世人獨著先鞭，在當日已草創製造飛機方案。彼不見藝術與科學——美與真——爲兩個對立之神性，何以故？彼只知捧其生涯於此二者，且又深願其有如此事實之故。彼遇事皆能顯其宏大天才，決非其同時代人所能及。彼經驗過戰爭釀出於彼周圍之苦惱後，憤激於戰爭之愚劣，故文西實爲最有貢獻於人類名譽之一人。

若說文西之心是晴朗的，則米開蘭基羅之心當是激動的。彼爲最偉大之彫刻家，彼以感情、思想、力三者給與大理石〔摩西、敬虔 (Pieta) 美提契 (Medici) 家之墓、大維〕。彼之繪畫的宏大直與其彫刻相匹敵〔西斯提拿 (Sixtine; Sixtina) 禮拜堂、最後之審判 (Judgment dernier; Last Judgment)〕。彼又建造佛羅稜薩之聖勞郎 (Saint-Laurent; St. Laurence (San Lorenzo, I.)) 寺、羅馬之聖彼得 (Saint-Pierre; St. Peter (San Pietro, I.)) 寺，彼之爲建築家亦與畫家、彫刻家同樣，不媿偉大人物之稱。於此三種造型藝術，皆當推米開蘭基羅爲巨匠。

亦有著名與前二人相等者，試略舉其名字於此處。天折而宏大祇留崇高作品之拉斐爾 (Raphael; Raphael (Raffaello Santi)) (一四八三至一五二〇)、科累佐 (Corrège; Correggio) (一四九四至一五三四) 又如安德累雅·得爾·薩爾托 (Andrea del Sarto) (一四八七至一五五三)、提香 (Titian; Titian (Tiziano, I.)) (一四七七至一五七六) 等獨創作品頗多之藝術家，於羅馬、帕馬、佛羅稜薩、威尼斯各地，留下無與比類之畫幅，此等完美之物不但找不出凌駕其上者，就是要尋一比肩之人，亦復甚難。

彼等受司教與教會之命令，描寫聖像即聖母 (Madone; Madonna) 與聖家族。然彼等殆為宗教思想所縛，在此等藝術家手下之偶像教，在以美之魅力，著色於古代之強固信仰。意大利隨彼等共返於古代，直欲重新開始尊崇奧林布斯 (Olympus) 之神。

向來基督教之信仰最能動人，今則變為輕而無力。君侯、市民、勞工、賤民、藝術家、兵士無一人不解放其思想。一般的不信仰浸入於萬人之心，由俗人之心波及教士之心，由教士之心波及教皇之心，直是一層深進一層。

還生出一種見不到之極奇妙狀態，比較當時之不信者與墮落者，要推教皇之不信為第一，且為第一之墮落者。亞歷山大六世普爾查 (一四九二至一五〇三) 繼西克斯塔斯四世 (Sixte IV; Sixtus IV) (一四七一至一四八四) 英諾森八世 (Innocent VIII) (一四八四至一四九二) 而出現。若從為教皇之德行而加彼以裁判，彼誠為污辱教皇之人物。這個奇妙教皇無敵人、友人之區別，專門使用毒害手段，連自己親生女琉克利喜阿 (Lucretia; Lucrezia [Lucrezia, I.]) 亦有父女相姦之風說。

加特力克之信仰衰落至於如此，然尚有反抗之者。佛羅稜薩多米尼加派修道士薩佛那羅拉 (Jerome Savonarole; Gerolamo Savonarola) 敢反抗雜糅之偶像。彼如以色列古代之豫言者立於佛羅稜薩街頭而說教，告一般的腐敗以當然要來之大災禍，罵倒貴族、富人、教士，謂當加修道院的嚴峻於一種民主的共產主義，彼有崇高之精神與至純之良心。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普爾查對彼宣告火刑 (一四九八)。

在火刑場點火於薩佛那羅拉身上之普爾查，其不思議光景實足使人對於人類之正義，發生疑惑。

蓋薩佛那羅拉之死於火，在全精神生活由神祕思想轉向其他運命之大運動過程中，終成爲不值一顧之一段短插話。

\* \* \* \* \*

法蘭西、英吉利、西班牙爲當時三大君主國，互相競爭，財政皆甚富裕，皆取中央集權主義，皆有出強大軍隊於戰場之力。

偶然於一五一六年，此三大王國因極年少之三個君主，使歐羅巴受其絕對的支配。英吉利王亨利八世二十五歲，法蘭西王法蘭西斯一世二十一歲，西班牙王查理五世十六歲，此三個少年王之競爭，實足以左右歐羅巴之運命。

一五〇九年卽王位之亨利八世（一四九一至一五四七）有才智而貌美，爲一能得人心之騎士，比其父亨利七世之貪慾，雖稍覺放逸，不免偏於追求快樂，然頗專心於政事。本是巧妙之政治家，但因富於殘酷之虛榮心，不能隱蔽其自甘墮落之專制主義。無論如何寬容，終無調和餘地，其狂暴之利己心有如此者。

法蘭西斯一世（一四九五至一五四七）較其英吉利之敵手，爲更有才智之騎士，且有同樣之美貌，能得人心，又同樣富於虛榮心，舉世共稱爲浪費者、放蕩者。雖同取狂暴的利己主義，然可以其優雅之寬容，償其惡德。雖有近於無謀之勇氣，然遇事常取必定成功之態度。祇有本能的愛好，讚美美術之性向，而不知憎惡與殘酷爲何物。固不能爲邪惡之行爲，但亦不能爲盡王義務之故，拋擲自己唯一之快樂。

查理五世（一五〇〇至一五五八）較之法蘭西、英吉利兩個敵手的利己主義似覺更進一層，不但勇敢相同，且同爲不知恩之放蕩者。有不知止境之野心，致盡失其寬容之氣度。然彼不願令人吃驚，專門執着一己之計畫，彼有極度之專業力，有廣汎確實之記憶力，於巧妙政治家之資格，十分具備。三人中唯此一人有深奧誠實之宗教心，所以加特力克教之事常常指導彼之行爲。

此三君主皆以疲於放蕩而遭最後之慘死。法蘭西斯一世權當時出現於歐羅巴之可怕疫病而死。亨利八世肥滿之極近於殘廢，後以患不治之潰瘍苦痛而死。查理五世患痛風，致全身無力，十分憂鬱之餘，愈見憔悴。此人本爲世界最強大之君主，至此始悟一切力之虛無。彼遂辭去王位（一五五七）深居聖居斯特（Saint-Jean）修道院一年後，空抱敬虔之心而死。

此三人互相戰爭，然其戰爭之結果全歸無效，祇成就歐羅巴勢力均衡之勝利。猶之三十餘年之戰爭，彼等中誰亦未能得到優勢一樣，三王國之勢力總覺均衡。

然有一點爲彼等之所一致，即課稅與軍隊同爲可怕之增加。以人民之出費，作成如許之金錢，徒使兵士增高其價格。此等事實已通行諸君侯之間，其結局當然歸着於當時之好戰的無政府的政策。

要之，此三位偉大君主遇有對彼等王權而起之抵抗，已悉被其破壞。彼等使其快樂時代，日新月盛。彼等之專制政治與其利己主義而共進。

三十年間（法蘭西斯一世與查理五世之間）之戰爭經幾多變動而續行。亨利八世爲二個敵手之一個，因

爲不能十分強大，所以常往來於法蘭西、西班牙兩方面。

依馬里亞諾之榮耀的勝利，法蘭西之優勢雖似已可證明。然其後查理五世被任命爲德意志皇帝（一五一九），因此不久即與彼以威嚴和勢力。彼之帝國非常宏大其領土幾乎不見太陽沒落。即彼已領有南北兩亞美利加、德意志、法蘭德斯、薩丁、西西里、那不勒斯、法蘭西、孔德、匈牙利、波希米亞、西班牙。

彼確實得到亨利八世之援助，欲由法蘭西人奪還米蘭。經過三年戰爭，勝利遂爲彼有。法蘭西斯一世雖爲勇敢騎士，然頗拙於將軍，故於巴費亞之戰，竟全敗而爲捕虜（一五二五）。彼本有出色之軍隊與強大之砲兵，但專自信馬上競技，所以輕蔑此種新武器。

法蘭西斯一世爲捕虜而被送馬德里，依勝利者之一切要求，約定割讓米蘭、勃艮第並賠償莫大金額。

查理五世今甚強大，各國即將一五二五年西班牙對抗法蘭西而結成之同盟，毫無忌憚，照樣移過來對德意志皇帝、教皇克雷門特七世（Clement VII）、英吉利王、土帝蘇利曼（Soliman; Suleiman）與法蘭西斯一世同盟，對抗查理五世。不幸之意大利無論何時，皆爲他人之戰場及戰利品。帝國軍入於羅馬，羅馬聽其掠奪。此時受迫近維也納市門之土耳其軍威脅，皇帝非棄意大利不可。法蘭西王自巴費亞戰敗以來，嫌惡戰爭，愛好狩獵，不願居地上露營，特選封騰布羅（Fontainebleau）城爲行在所，所以就在甘勃來（Cambrai）締結和約（一五二九）。

然而路得（Martin Luther）與異端忽來威嚇教會與諸王。加特力克教之二君主爲欲對付共同之敵，不得不暫時和解。查理五世志在爲查理大帝之真後繼者，大帝曾起十字軍以討土耳其人及野蠻之海賊，所以彼在今

日亦願做基督教之騎士。

法蘭西斯一世見有可用攻勢之好機，卽向皇帝宣告開戰。皇帝答稱願與敵手在決鬪場，一決勝負，其辭爲：「若真希望戰爭，不如吾與爾一騎打一騎之爲善。」彼欲以王之決鬪，代替國民之戰爭，正是幸運之革新。不意法蘭西斯一世拒絕此種奇妙之決鬪狀，戰端於以再開。先侵入，次和解，次又侵入，終至締結和約（一五五九。）其間法蘭西斯一世死，查理五世相繼辭位，戰爭亦未中斷。彼等之後繼者亨利二世與腓力二世尙暫時繼續戰爭，然後締結卡托空布累齊（Cateau-Cambresis）條約。

如此三國民忙煞之六十五年間戰爭（一四九五至一五五九）結果僅成爲以軍事的榮譽與西班牙人和法蘭西人之一句空話。

\* \* \* \* \*

然而法蘭西斯一世非可僅由此種見地，加以批判。當彼治世之際，藉彼幾分庇廕，意大利之復興潮侵入法蘭西國內，產生正式之法蘭西復興，這是奇麗可喜之一件事實。

建築特由意大利藝術學來，不料竟能改變形狀，生出獨創的樣式。法蘭西各處開始反對陰鬱或神秘的思想而於彼溫和之羅亞爾（Loire）河畔，築有半希臘式，半峨德式且與從前所知全然不同之爽心悅目的宮城（Chateaux），分佈於盛普爾（Chambord）、阿波亞齊（Amboise）、布爾瓦（Blois）、舍農索（Chenonceaux）諸地。爲裝飾封麗布羅宮殿，法蘭西斯會由意大利招集畫家、彫刻家、巴黎市廳（Hôtel de Ville；Town Hall）係意大利一



建築家所造，法蘭西人彼爾·雷斯科（Pierre Lescoq）於一五四六年，已著手盧夫爾可驚異之紀念物。所以法蘭西藝術各時代，無不有所貢獻於盧夫爾。

說到法蘭西之繪畫，則克盧埃（J et F. Clouet）父子為優雅之藝術家，此亦與意大利巨匠之彫刻作品，古今幾無與比肩。然優美彫刻家約翰·古戎（Jean Goujon）（一五一五至一五六八）所出作品，至少亦足與法蘭西斯一世由佛羅稜薩同來之徹利尼（Benvenuto Cellini）作品相匹敵。

法蘭西語尙未成為決定的形態，然有一個天才拉培雷（François Rabelais）（一四八三至一五五三）出現。彼能將面目極真之事與談諧極端之事相聯結，彼為極博學，極懷疑且極大膽之談諧家，於談諧中，藏有豪膽改革者之精神。彼什麼都不怕，遇事出以嘲笑，故彼之書皆全體充滿諷刺。彼沒有先輩，不摹仿何人，亦無人來摹仿彼。加干丟阿（Gargantua）（註一）蓬塔格律埃爾（Pantagruel）（註二）巴納治（Panurge）（註三）之絕無塗徑的史詩，憑其鮮明之奇怪色彩，在一切時代之文學上，皆能保其特異之存在（一五三二）。

（註一）皆為拉培雷作，後者為前者之續篇。

（註三）為蓬塔格律埃爾中之中心人物。

與藝術家同樣，法蘭西之著述家亦復歸於希臘或拉丁之古代。法蘭西王保護此等「人文學者」（Humanists；Humanists（Humanisten, D.）），支給年金。王因彼等與索爾蓬（Sorbonne）對立，特為建築王家學院（College royal）後來改為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不使併入綜合大學而與之並立，其教育之新鮮

因欲矯正索爾蓬諸教授古典的課業，所以能成爲卓越之自由機關。

英吉利、西班牙皆未能因復興而直接得到利益，然當時德意志則產生優秀之畫家。除深奧觀察之密緻肖像畫家荷爾拜恩 (Holbein) (一四九七至一五四三)、克拉那赫 (Cranch) (一四七二至一五五三) 外，尤其是丟勒 [Albert Dürer (Albrecht Durer, D.)] (一四七一至一五二八) 之出現於努連堡 (Nürnberg)。此巨匠生平作品之多令人失驚，彼之素描無不富於雅致，數目之多可稱非常。彼亦與此愛美時代之大藝術家相同，以畫家兼銅版彫刻家，故彼又成爲著名之彫刻家。彼之作品無一件不顯出獨創的神味。彼之想像力不爲詩的拘囚，彼雖熱愛比喻與神話，然決不至忘卻活潑之現實（惟此真能使藝術家感動）。丟勒爲象徵的詩人，同時爲對於真理之熱愛者。彼爲德意志唯一偉大畫家，爲得與拉斐爾、米拉斯開斯 (Velasquez; Velasquez)、林布蘭 (Rembrandt) 比肩之人物。

\* \* \* \* \*

在此世紀尙有比復興更大之事件，是爲宗教改革 (Reforme; Reformation)。

在全基督教徒世界中，法蘭西、英吉利 尤其是德意志反抗教會弊害之氣運，業已發動。德意志因爲教皇有全權，所以比他國尤覺苦惱。教皇派遣貪慾的暴君司教，到德意志去做主人公。生活於貧困與祈禱中之司祭及修道士，最初尙能服從，後來漸次發生不勝憤激之感。此憤激並非缺少信仰之意味，全然是爲尊重信仰而發生。故當時之一切反抗純是對於羅馬，絕非對於基督教。英吉利之威克里夫 (Wycliffe)，法蘭西之發多派，佛羅稜薩之薩

佛那羅拉 (Savonarola) 德意志之胡頓 (Ulrich von Hutten D.) 雖皆與教皇抗爭，然無擲弓以射福音書者。對教會之此等反抗，問其名是與教會為難，實在富有宗教的精神。蓋異端之時期到此已算成熟了。

忽然使此事勃發，與世界以驚人之力量者，即彼智力優勝之德意志修道士馬丁·路德 (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六)。

彼生於貧寒鐵夫之家，然研究法律與神學甚深，滿二十二歲即入修道院修道。彼之神秘的想像力只能借奮激說教之熱情，來相慰藉。彼在執教鞭之威頓堡 (Wittenberg) 大學，發言之聲響，能引動學生與信者。

彼由大學派到羅馬 (一五一二)，彼目覩偶像教自誇勝利之大膽行為，憤慨而歸。教皇雷翁十世 (Leon X)；Leo X) 不喜神學者之論爭與修道士之禁慾主義，最愛希臘大理石之輪廓。彼為聖彼得之後繼者，思欲以古代彫刻，飾其宮殿，為此儲蓄金錢，日夜想建設一記念碑的教會即想建設一世界之大寺院。

雷翁十世想出贖罪金辦法。此法係令一切罪人，納一定金額於聖彼得寺院金庫，因而免除其罪，此種組織簡單而又巧妙，成立之日已久。路德由真正信仰上，發生憤慨。在彼周圍與彼共憤慨之少年人即學生、貴族、民衆，聞風膺至。威頓堡大學建設者薩克森侯腓特烈亦表同情於此叛徒。教皇發教令，欲於萌芽中，絕去異端發生之根，然不奏效。教皇之教令在威頓堡，公然被人燒棄 (一五二〇)。

路德被宣告破門，皇帝查理五世召喚路德，到瓦姆斯 (Worms) 之德意志帝國議會 (一五二一) 彼稍事躊躇之後，昂然斷言無論如何不能取消反對。此為彼對於當時之二大勢力即對於教會與皇帝之決定的破裂。

永遠大可紀念之日到來，即新世界之到來。

路德避匿薩克森選舉侯領地瓦特堡 (Wartburg; Wartburg)，費二年工夫，為爭論之準備。然由各地到來贊成者，有農民，有貴族，亦有教士。

宗教改革與農民共呈社會鬭爭之觀，與貴族共為盜賊騎士之戰鬪 (西金根 (Sickingen))，與教士共作神學上之論爭。

一五三〇年新宗教信仰之定式公布 (奧格斯堡 (Augsburg; Augsburg) 之宣言) 雖有多少之讓步，然新信仰與加特力克信條間，確有完全分離之勢。何則，因為路德派已否認——為加特力克教根底之——教皇之權威，教士之獨身聖餐式等關於基督聖體之實在。

奧格斯堡之宣言在查理五世之前舉行，彼甚憤慨。然彼被脅於土耳其人，又恐怕法蘭西王，故欲滅絕異端，只好等待好時機來到。

本欲滅絕異端，結果反而增大。德意志北部皆為路德派，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Pommern) 瓦敦堡 (Wurtemberg; Württemberg, D.) 漢諾威 (Hanover; Hannover, D.) 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Brandenburg) 瑞士由薩文黎 (Zwingli; Zwingli) 傳播，喀爾文 (Calvin) 搆根據於日內瓦 (1536) 丹麥 挪威 (Norway) 瑞典 (Sweden) 諸王沒收加特力克教士之財產改宗路德派。

路德死於一五四六年，其時宗教改革頗為強大，已無滅絕之望。加特力克教會在昔能解散阿利阿派，於再洗

禮〔Anabaptists; Anabaptists (Wiedertäufer, D)〕派（一五三五）發多派（一五四二）亦能絕其根株，唯有對於新教〔Protestantism; Protestantism (Protestantismus, D)〕始終一籌莫展。

路德之事業在破壞古信條，同時建設新信條。然其解放雖稱旺盛，其建設頗嫌微弱。

從來偉大人物大都自相矛盾而缺聯絡，路德亦然。彼一面抗教皇之權威，一面酷信惡魔，彼一面說寬容，一面又有近於狂暴之不寬容。彼與一切宗教建設者同樣，彼之弟子與後繼者對於彼要做出何事，完全不能豫見。新教思想確出自路德，然自彼以後新教生出之宗派，數甚繁殖，所以彼此之間不免互相懸隔，此等參差不齊之信仰到底無法統一。新教徒中有些是不過色彩與加特力克相異，尤其甚者則並加特力克之神性亦不承認。

無默示，無規定之禮拜，無聖職，一切無有之教理，若得賦與以宗教之名，則一種強有力之宗教，自得因路德而出現。

有人稱路德為聖人，亦有人謂路德為騙子，吾則以為路德固非聖人亦非騙子。彼以熱烈、誠實、勇敢、純真、清廉自矢，身為背教者之一人，未被燒殺，病死於貧困之中。彼雖有空想的神學，狂暴的論戰，近於小孩的迷信，然彼真不失為偉大人物。彼在思想上可算做最勇敢之一個兵士，彼是否相信自由，似當別論，但彼終是實行解放者。

\*

\*

\*

\*

\*

宗教改革在德意志為民主的，在法蘭西為貴族的，在英吉利為君主的。

在法蘭西有所謂文學者，吾人今日則稱為「知識階級」(Intellectuals)，其中含有多數紳士，此等人在第

十六世紀之初，已保持民間所不能知之精神的獨立。路德未出現以前，巴黎大學有一教授名勒腓夫爾·得·塔普爾 (Jefeuve d'Etaples) 已敢刊行極大膽之書籍 (一五一二年)，就聖保羅書翰之註釋書，確認聖書之絕對權威。此勒腓夫爾·得·塔普爾當路德尙未以德意志語翻譯俾布爾時，已以法蘭西語譯述新約聖書 (一五三三) 舊約聖書 (一五二八)，且以此聖書傳授民衆，是即可爲宗教改革之根底。

路德之著作與說教傳到法蘭西，隨時卽生反響。此非起於民衆之間，實由爲國精華之貴族而起。身爲那瓦爾女王本屬王妹之馬加累特 (Marguerite; Margaret) 受人歡迎之詩人馬盧 (Marot) 摩 (Meaux) 司教布利索奈 (Brignonet) 德意志語學者彪得 (Bude) 等雖不明白表示贊意，然已傾向於宗教改革。法蘭西一世經過長時期，還是態度不明。一方爲教皇，索爾蓬民衆全體，加以可憎敵人查理五世，他方爲明敏之學者、紳士、印刷者、博學者、藝術家，自由主義者此等實爲法蘭西一世心坎愛好之人。

欲與此等人表示同情，此種誘惑力量很強，王於暫時躊躇之際，事雖非出本心，然竟處佐柏爾 (Tobert) 杜倫 (Doullon) 柏康 (Barguin) 以火刑。等到王之治世將終，成爲一種痼疾，爲此痼疾之故，精神亦變虛弱，結局打破一切，再命以火刑處埃提恩 (Etienne Dolez) (一五四六)，並虐殺多發派，決然與以防止異端發生爲主之查理五世，結成同志。若真依彼所欲，或將改法蘭西爲新教國，亦未可知。

相隔多年以前 (一五三三)，約翰·喀爾文 已恐迫害而脫離法蘭西。

約翰·喀爾文 (一五〇九至一五六四) 次於路德，殆與路德同築新教思想之基礎。

時喀爾文年尚少，已以拉丁語寫成『基督教綱領』(Institution Chretienne (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註)(一五三六)。此書為宗教改革之大膽的辨明，宜其不久即成為法蘭西宗教思想之指南。

(註)一五四〇年喀爾文自將此文譯成法文。

日內瓦市採用改革派之宗教，喀爾文應其友人雄辨熱血兒法累爾(Guillaume Farel)之招，自一五三六年起，至死為止，未曾他去。彼最初為神學教授，後為新教公會會議教授(Consistoire; Consistory)。彼為全能者，故實行真獨裁，因此亦犯可忌之過失。為彼而犧牲之神學者，僅受名義之裁判後，即處火刑，如此之犧牲者約有六十人之多，此在當時固不能稱為大犧牲。所不幸者此等人中，竟有一極偉大之人物，即發見血液循環之西班牙人塞爾維塔斯(Michel; Michael Servetus (Miguel Servetor, S)) (一五五三)亦在其列。

喀爾文之死比犧牲者塞爾維塔斯後十年(一五六四)此時喀爾文派已擴張到法蘭西，得到許多信者。彼之教理極為嚴冷，因一種神祕思想即宿命說(Predestination)而頓添生氣。事實上喀爾文亦如路德，否認意思自由。此二大人物固為自由而活動者，乃皆不認人類之良心有自由。加特力克教徒弄卑野之空論，借以應酬種種事物。卒之因神學的混亂，致多數人互相含恨而被處火刑，就全體言，誠劣於埃披克提忒(Epictet; Epictates)之一頁福音書之一比喻。

喀爾文實與以龐大之影響，使路德所說宗教改革信條化。法蘭西新教徒既受嚴格的喀爾文派教育，與在尼祿治下之初代基督教徒，以同樣之勇氣臨危難，所以對其目的，皆能得豐富之結果。

對於至今視爲神聖之事物，敢試攻擊之大膽書籍，出現於各地。牛津之摩爾 (Thomas More) 於一五一八年，出版『烏托邦』 (Utopia; Utopia) 共和國。比書可與伊拉斯莫斯 (Erasmus; Desiderius Erasmus) 之『狂愚禮讚』 (Eloge de la Folie; Praise of Folly (Benecium moriae, I)) 蓬塔格律埃爾之『言行錄』 (Facits et Dicta (L.)) 比肩。拉培雷、伊拉斯莫斯與摩爾皆非公開之新教徒，彼等因爲無人想加以迫害，故聲明自己爲正教徒。然彼等喜歡自由思索，以養成其自由思想，遂使彼等不知不覺而近於改革者。彼等蒙詆譖家之假面，那是不必冒殉教者之危險而得昌言正理之方便法門。

英吉利之宗教改革所取路徑全別。亨利八世就於宗教問題，不解談諧爲何物，但自信爲一個神學者。彼未嘗與其著名友人法蘭西斯一世、查理五世之陷於非與宗教改革宣戰不可的窮境。所以雖曾迫害過新教徒，同時亦與教皇絕交。縱不能即指爲異端，然至少分裂之前兆係由英吉利釀成。

彼與教會分手，由於女性問題。彼於神學亦與戀愛同樣，自居於專制君主之地位。彼欲任其意之所好，結婚，離婚。然就於君主之結婚，教皇總不肯輕與同意，此際之克雷門特七世 (Clement VII) 較平常尤覺煩難。此何以故？因爲英吉利王最初之妃係查理五世姑母亞拉岡之喀德鄰 (Catherine d'Aragon)。(註) 查理五世爲教皇之最強固之保護者，所以教皇與英吉利王之間發生深刻之裂痕。

(註) 原文及德譯皆作安如之喀德鄰怒誤。

修道院有莫大之財產，至此全被沒收。『增收法』 (Augmentation Act) 此爲王與寵臣莫大收益之基。修道



士全被驅逐，投加特力克教之聖像於火中。屈從的議會一切承諾，宣言王爲英吉利教會(Eglise d'Angleterre; Anglican Church)之元首。

亨利八世無論何事不煩思索，和從婦人羣中逃出一樣，亦可由大臣中簡單逃出。彼爲加特力克教徒時，初與樞機員武爾西(Cardinal Wolsey)共治英吉利，繼則用摩爾爲樞機員。假使前之武爾西不於處罰之先，身染致命重病，當不免到斬首臺被殺。蓋因後之摩爾被其斬首，故有此種推測。王與教會之分裂曾由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談判(一五三〇)，克倫威爾亦於一五四〇年被斬。

說到彼對於王妃之故事，實在不足爲訓。彼於一五三三年與喀德鄰離婚，即與安·部林(Anne de Boleyn)結婚。一五三六年安·部林斬首，明日與詹·西摩(Jeanne; Jane Seymour)結婚，後又與喀德鄰·豪阿德(Catherine Howard)結婚。迨此人被斬首之刑，更與喀德鄰·巴爾(Catherine Parr)結合。巴爾若非恰巧遇着王死，恐亦將陷於同一之運命。

殘酷、放蕩、充滿虛榮心之亨利八世，以尼祿爲不滅之典型，並可用彼文句稱爲多數暴君之一人。蓋火刑與斬首臺係王終結議論或終結戀愛時所用之論據。

彼之子愛德華六世(一五四七至一五五三)即王位時，僅滿十歲，其叔父索美塞得(Somerset)代爲統治，同時英吉利王國決定奉喀爾文派。

喀爾文所定特別禮拜式被其採用，以王權燒燬加特力克教一切物品，所有教會堂、修道院破壞淨盡。索美塞

特買多大之怨恨結局經人告訴，受審判而斬首（一五五二）。

都鐸爾（Marie; Mary Tudor）繼承愛德華六世（一五五三至一五五八）彼女為加特力克教，英吉利官署再變宗教，再生殉教者。然當時各人於生死似辨之甚明，所以彼等皆勇於就死。

一五五八年安·部林與亨利八世所生之女依利薩伯（Elizabeth; Elizabeth）即位。於其長期治世（一五五八至一六〇三）之下，改革派之宗教定為英吉利國教，確立其根基於王國。

\* \* \* \* \*

西班牙無宗教改革運動，所以亦無關於此種之故事，蓋西班牙人固人人忠於羅馬宗教即加特力克教。且又有宗教審問院監視其旁，管理新教徒，同管理猶太教徒與阿刺伯人一樣，毫不躊躇，施行集合的火刑，但西班牙人之信仰心並不見其搖動。

新教思想在意大利，與在西班牙同樣無力。然在西班牙由於信仰之阻止其思想，意大利則由於對新教之冷淡。

\* \* \* \* \*

然歐羅巴之北半部異端已得勝利，加特力克教深感自衛之必要，因先着手於矯正自己，藉收正己然後正人之效。

因為宗教改革，到處威脅教會，卻來改造教會之奇妙結果。此即宗教改革能給與加特力克一種力量，使維持

其信條之正確與道德規律之嚴峻。當第十五世紀末第十六世紀初路德、喀爾文未出現以前，規定加特力克信條、風習之規則，皆苦於不正確。修道士無威嚴，司祭無智，司教貪慾，教皇虛偽。令人對至高之教會，直以一個優雅的懷疑思想，替代初期之深奧確信。

宗教改革以前之於宗教，凡事皆有異論且不正確。如所謂教士之獨身生活，即常為議論之種子。君士坦斯、巴塞爾之宗教會議對於選定教皇，議論紛紛絕難統一。苦爾查家、美提契家之人得為教皇，彼等便可專心謀自己之放蕩、金錢、美感，以及戰爭，莫予敢阻。迨宗教改革以後此等皆生變化。老教皇保羅三世（一五三四至一五四九）先從宗教審問院之逮捕，着手變更。教皇須嚴格尤須嚴峻。教王於教士之私生活與其神學的意見，絕不與以自由。教士之信仰再燃，假使教皇不以美德強教士，教士反欲以之強教皇，其勇於改造有如此者。

修道士伊格內喜阿斯·羅約拉（Ignace; Ignatius Loyola）（一四九一至一五六六）於淨化教會，博得盛大之榮譽。

彼為曾臨戰陣之西班牙少年紳士，彼欲將強固軍隊之嚴格規律，適用之於宗教。彼謂屬於「會」[Compagnie; Company of Jesus (Societas Jesu L.)]之教士「耶穌會員」(Jesuites; Jesuits)，第一非柔順不可。他教團之修道士埋頭於默想與神祕之禁慾生活，屢屢至於墮落，耶穌會員則代以實際生活（世俗生活），力與誤謬爭戰，教化青年，退除罪惡，誓忠實於教皇之命令，並認彼等「會長」(General; General)之言，狹有至高之權威。

一五三四年至一五四〇年建設之耶穌會進展甚爲急速。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皆建築此種大學。

耶穌會員爲敬虔、熱烈之基督教徒，彼等反對正在發生之異端，彼等擁護教會，彼等欲擴張基督教於世界極邊之野蠻人與教外人，是爲彼等最熱心想做之事。彼等有旺盛智力與其嚴正氣風，故能爲加特力克教之最良關士。實際上君主國之諸政府常以不愉快之眼，疾視此等獨立者，即不認彼等教規以外法律之人。彼等往往被人迫害被人誣告，然彼等亦應時而毫不遲疑，敢爲迫害人者誣告人者。

因其再與加特力克熱之衝動增高，教皇促教士嚴守信條及風習。

在教會史上，認爲一個最重大宗教會議之脫倫脫 (Trente; Trento (Trient, I)) 會議 (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 曾明白規定羅馬之加特力克信條。對於異端之糾紛議論，羅馬教會之大勢力在以一种值得讚歎之論理的團結力，對付構成新教時互不相容之無數教派。脫倫脫會議會詳細表示加特力克之根本原理，此種原理在今日尙能命令的支配一切。例如就於七聖禮 (Les sept sacrements) 聖禮彌撒之聖祭 (Le sacrifice de la messe avec la présence réelle) 聖書之解釋等，教會應有之至高權威，教士之獨身生活無不該括在所謂根本原理中。此中並無何種新事物，不過就原來事物之若干種，生出復誦、確認之必要。

\* \* \* \* \*

路德之熱烈言語使基督教，由無感覺狀態驚醒。使今之基督教徒，非造成若干同志不可。因爲一般人之良心受其動搖，在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對於宗教上最困難問題，發生激烈之議論。道理說不通之場合，就要訴諸腕力。

人既不願馴服惡魔之手下，勢必實行說教與彌撒。誕生不及百年之印刷機，竟成爲可怕之勢力，有如火之燎原不可嚮邇。爭論者所撰書籍，傳播各地，令人生出疑惑、不和、憎惡。

如在昔拜占庭時代一樣，今日在基督教之世界，神學的論爭蔓延，人類向真與美之發展，即復興之發展竟能見其如此之堂堂開始，吸收於不毛之虛空中。

克利斯托夫(Christophe)、哥倫布、米開蘭基羅、哥白尼(Copernic; Copernicus)共同開始之第十六世紀，今將以結局難定之無益宗教論爭而告終。但是此等論爭能產生空前之武勳，使許多殉教者有顯示其英氣之機會，且有些人因此戰爭而穩固其身世。然世界已非神之世界，即如令人爲彼力戰之基督自身，亦早被人忘卻。

要之自由(良心之自由、個人之自由、國民獨立之自由)之根本條件無人能說其非由流血而獲得。

\*

\*

\*

\*

\*

自亨利二世之死至亨利四世即位，法蘭西之宗教戰爭殆不受法蘭西王之指揮。瓦羅亞(Valois)家最後之三人即亨利二世之三子長爲法蘭西斯二世(一五五九至一五六〇)，次爲查理九世(一五六〇至一五七四)，三爲亨利三世(一五七四至一五八九)，長者統治一年後身死，得年十七歲，次者以無能而狡猾稱，第三之亨利三世比其兄還要無能而狡猾。加以彼等皆受其母喀德鄰·得·美提契之監護，彼女耳熟馬基亞弗利(Machiavelli)之教訓，不過是一個除了貳心與低劣，詐欺即不能有所作爲之意大利人，其人偏重陰謀，迷信甚深，所以處處能掣其子之肘。

人人以爲王苟能勇敢誠實，則萬事皆可聽其處理。查理九世與亨利三世所欠就是勇敢誠實彼等因此不能受人歡迎，亦由法蘭西人大部分是誠實而狂信加特力克教徒。彼等之迫害，追究呼格諾（Huguenots）教派，並本於王之人格，係爲極勇敢且抱野心之求伊斯（Guise）家之大諸侯而發。求伊斯家則因求伊斯之公女馬利·斯圖亞特（Marie; Mary Stuart），爲孺子王法蘭西斯二世之妃，故能成此大功。

喀爾文派有高級貴族之紳士，有與求伊斯家同其野心如梵之人，有身爲嚴正之喀爾文教徒而能保其節制之人，且戴科利尼（Coligny）水師提督蒙模倫西（Montmorency）公臺（Condé）爲其幹部。

在此時代，國民的感情殆未存在。當時之法蘭西人無論何人，皆毫不躊躇，接受外國人之金錢與軍事的援助。加特力克據西班牙，喀爾文派據英吉利。

喀德鄰·得·美提契在當時王國中，最怕強力而貪慾之西班牙。又與喀爾文派鬪，處處與以迫害，然本心嫌惡求伊斯家。

呼格諾派與加特力克派之戰爭始於一五六二年，至一五九四年亨利四世入巴黎，漸告終結。此雖爲一個內亂，然比普通內亂，殘酷特甚。

加特力克教徒尤覺野蠻。

聖巴泰爾密之虐殺（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爲此時代最可悲之象徵。見王之勅令（聖釋曼（Saint-Germain）之媾和（一五七〇））而安心，於是喀爾文派幹部公臺、科利尼及那瓦爾少年王亨利等到着

巴黎，此行係因法蘭西王妹馬該利特（Marguerite）與那瓦爾亨利王之結婚式。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朝晨，巴黎民衆受求伊斯公之嗾使，襲擊呼格諾派，科利尼隨被虐殺。此次虐殺人數不甚明瞭，大約單就巴黎計算，約有二千人以上，法蘭西之精英爲此凋敝。新教大詩人多俾涅（D'Aubigné）詰問查理九世王，謂王對於準備陰謀及熱狂殺人之民衆（即將呼格諾派人投入森河沿街追殺之民衆），餉以火繩槍之一點勇氣都沒有。

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承認查理九世此舉爲是，西班牙王腓力二世亦獻辭祝賀法蘭西王。各地亦效法巴黎，巴黎、多羅意（Troyes）、奧爾良、土魯斯以及其他都市共虐殺八千人。然歷史之罪刑所制定者，決非依照其犧牲者之數。聖巴泰爾密之虐殺作爲凶暴與背信，而後民衆之心始得保其生存。

呼格諾派雖不免減少，然決無絕根之理。彼等奮激而再開始戰爭，就數個都市中，集結於拉·羅舍爾（La Rochelle），築要塞而特以爲固。

二年後查理九世死，爲波蘭王之其弟亨利，急遽歸於巴黎，俾自己得繼承法蘭西王位。

彼知法蘭西爲內亂而分裂，王位已無嚇人之權威。憑聖巴泰爾密虐殺之可悲的光榮，更受民衆尊敬之求伊，思家，依然爲加特力克教員擁護者，公然覬覦法蘭西王位。此時彼等得西班牙支持，造成「神聖同盟」（La Ligue），此因對抗呼格諾派同時對抗敬虔之亨利三世，創始造成之加特力克教與民衆煽動的奇妙混合。

然此同盟表面上並不視王爲敵人，其始王在名義上亦算盟主。

同盟之中心在巴黎，巴黎始終是一個盲目的熱情輕率的憎惡之都市。其住民好諧謔，易動搖，輕薄而固執舊

習，懷疑而時或輕信，遇事看似固執傳統，其實希望革命，願為最高貴之犧牲，亦喜為最卑劣之放蕩，此種心理誠可稱為羣集之心。巴黎人在一五八〇年，共熱中於求伊斯之亨利創痕公（Henri de Guise le Balafre），這個野心極深之男子因其高傲與越權，處處與王以難堪，因此生出無數之葛藤，致亨利三世離巴黎而隱於布爾瓦。此時巴黎人脫去假面具，公然主張自治（十六人委員會（Comité des Seize））

金錢常苦不足，當財政瀕於危殆之際，為法蘭西王最高資源之三部會（Les États Généraux； Estates General）求伊思之亨利自選勇敢，親赴其地，對王有所忠告。亨利三世於應酬之際暗殺之（一五八八。）

內亂再行開始，巴黎人與法蘭西之一部公言王之失權。西班牙兵一隊為擁護同盟與宗教之故，入巴黎而大張陣勢，讓王者祇有呼格諾派。以新教徒當為法蘭西王後繼者那瓦爾少年王，公然表同情於亨利三世，向謀叛之巴黎進軍。

忠實於王者有四萬人，為呼格諾派，加特力克教徒，西班牙傭兵等，由法蘭西王與那瓦爾王統率之而圍攻巴黎，巴黎人之精神憤激。索爾達之教授學生、民衆、修道士，表同情於求伊思家之紳士，無不如在夢中，罵倒極惡暴君之亨利三世，置之赫羅德（Hérode）、薩爾達那培爾（Sardanapale）之列。半瘋癡之年少修道士若克·克雷門特（Jacques Clément）為此可惡事件之實行者，彼竟在聖庫路（Saint-Cloud）刺殺亨利三世（一五八九。）那瓦爾王為呼格諾教徒之波旁（Henri de Bourbon）家亨利，依法律而為法蘭西王加特力克王（Stephanns）杜是為亨利四世。



(註)此係羅馬教皇斯泰法那斯(Stephanus)三世授與法蘭西王之別名。

\* \* \* \* \*

亨利四世初無王國亦無金錢，祇有小而勇之軍隊。故彼之初不得不與西班牙人和法蘭西之加特力克教徒締結多數好友的戰鬪同盟，但彼又能以彼之勇氣、思慮、精力、寬容，補其種種不足。為阿克(Arques)、伊夫利(Ivry)勝利者之彼，再圍西班牙軍佔領之巴黎。西班牙軍與其說是守護羅馬之加特力克教，不如說是因為保護現在法蘭西王位之幼主而滯留。

在五十年前法蘭西斯一世時代之法蘭西，立於宗教改革與教會之間，取曖昧之態度。然經過五十年間之戰爭，法蘭西人已植定其確信，遂至彰明較著為加特力克教徒。亨利四世察法蘭西人，不喜呼格諾教徒之王，且知適值巴黎做彌撒，遂毅然棄其新教。使亨利四世感到苦惱者，彼對改革派宗教之信仰，本視為無足重輕，患在信者之暗中誹謗。彼終於自己所攻圍之巴黎面前，在聖·得尼(Saint-Denis)廢棄喀爾文之宗旨(一五九三)。

彼不久即入巴黎(一五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儘量辱彼之巴黎人，受盛大之歡迎。時巴黎人已佔法蘭西人之半數，亨利四世得為巴黎之主，始為真正之法蘭西王。

新教皇克雷門特八世以為繼續先人全西班牙的政策，未免過於輕率，彼遂容忍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與以赦免。

同盟派漸因無力而降服，西班牙人被放逐於國外〔弗凡(Vertins)條約一五九八〕。

最重大之問題第一爲宗教問題，總算依照南特勅令，於和平中恰巧規定（一五九八年四月十三日）許喀爾文教徒有開設教會與學校之權利，並得自由就任一切公職，良心之自由原則宣言後即見實施。

不幸普通一般人仍未能理解此種單純而偉大之事理。蓋當時呼格諾派與加特力克教徒之互相讓步，不過因彼等之疲於內亂，所以宗教上之許多憎惡，仍舊繼續發生。迨經過一世紀後，路易十四世下不寬容之命令破壞其祖父之事業時，彼比在一五八九年宣言宗教上良心自由之亨利四世，自應較能得到多數人民之諒解。

法蘭西繼續半世紀之殘酷的宗教戰爭於此告終。國民貧窮之極殆於沒落，其產兒之優良者皆被暗殺或戰死，欲向詎待人類活動之新世界發展，亦因此而阻止不前，此爲宗教戰爭之結果。與如此難堪之不幸，互相交換者爲自由，若仍不能豫見自由之曙光，則所謂宗教改革者，仍不過是一味慘毒之物，斷難免識者之齒冷。

\* \* \* \* \*

在亨利四世治下之十五年中，就法蘭西言，要算幸運時代。財政因緒利（Sully）之賢明而節約，獎勵農業，工業，軍隊亦經改造。此時法蘭西因統一而力強，遂能支配全歐羅巴，命其互相尊重和平。緒利以一種歐羅巴聯合之思想，貢獻於亨利四世，意在以法蘭西爲盟主，維持永久和平於諸強國之間。此『大計畫』（Grand dessein）不但和王之寬容與正義思想（即超越該世紀之思想）一致，並和使王爲先覺者之思想亦復符合。

然爲荷蘭（Netherlands； *Nederlanden Holland*）國主與西班牙同盟者之奧地利王家，忽起而妨害歐羅巴之獨立。德意志與荷蘭之新教徒求保護於法蘭西王。當準備此大戰役之時，王在巴黎中央盧夫爾附近，爲拉

發雅克 (Ravaillac) 短劍所刺殺 (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

王之遺事傳於民衆之口，入於傳說之中，稱亨利四世爲善王亨利。實際彼は善良、寬大而不懷恨不復讎之人。彼熱烈愛女性，有多數嬖人，然雖有此種不名譽之醜事，決不至流於放蕩，非但無害王之名譽，卻反有益於其輿評。元氣不屈之王雖遭危險，雖在不幸之境，亦能神智清明，眞備有法蘭西的至高之德。固不能說彼沒有輕薄隨便交戰之利己心，但彼尙能愛其人民。彼對王權戀戀甚深，可是彼又不喜奢侈與虛榮。彼屢次碰到可恐之困難，彼終能用其勇氣和手腕克服之。彼遇事勇敢同時又極慎重。彼想做偉大之事業，幸有幾件建設成功。要之彼在法蘭西諸王中，實爲最偉大之一人。

\* \* \* \* \*

此種亂離時代於文學殆毫無裨益，然米雪爾·得蒙旦 (Michel de Montaigne) (一五三三至一五九二) 出優美之作品，正在這個時代。此是懷疑者、纖巧的利己主義者和深奧的觀察者之作品，彼憐憫當時無理由盲贊愚劣的宗教戰爭之人。彼之「隨筆」(Essais) 文體有魅力，有活氣而令人可愛，實屬古今無比之作品，然彼已全用法蘭西語。

柏那·得·巴利西 (Bernard de Palissy) (一五一〇至一五八九) 爲熱烈之呼格諾派，貧寒而受迫害，終死獄中。彼不但爲天才之陶工，彼並豫知古生物學 (Paléontologie)。彼於地中所發見之化石體，膽敢主張其爲棲息於地球原始時代生物之殘痕，此說係創始於彼，或是最初諸人之一人。[法彪·柯倫那 (Fabio Colonna)]

之後。」

以大學者創造代數學之維埃特 (Viète) (一五四〇至一六〇三)，亦生於此時。此說在阿刺伯計數家，既有渙然之瞥見，雖為普遍的單純的，然其說固甚有力。若無此說，則欲望數學的分析之進步，殆將全不可能。後來笛卡兒 (Descartes) 來布尼茲 (Leibniz or Leibnitz) 能够得到長足之進步，實因彼等對於解說，已有必要之專門名詞故。

\* \* \* \* \*

當法蘭西分裂時代，西班牙不知有內亂。然不能說不為法蘭西宗教戰爭所苦，其所受苦還許要比法蘭西更加殘酷。實際其君主腓力二世已將對於宗教改革之戰，帶入西班牙，因此戰爭遂致到處荒廢。

次於查理五世而在位之腓力二世（一五五六至一五九八），繼承一不穩之國家。西班牙步兵風馳聲於全歐羅巴，此輩慣於戰爭，故在開戰之際，儼然是有規律之兵士，一到戰之明日，即為狂暴之掠奪（此於軍事的精神並無不利），加以質素勇敢，不為恐怖憐憫所搖，夙為狂信的加特力克教徒，其作戰實兼職業、信念和娛樂。此軍隊無金錢不足之苦，從祕魯、墨西哥、安提耳列島凡在亞美利加之西班牙領地，收進多數奇酷榨取之貴金屬。然國庫常為奢侈與軍事費所耗盡，無論何時皆告空虛。國內從無謀叛之事，國會 (Cortes (s))，從順，國民盡成啞子。宗教審問為王國之真君主，此與腓力二世之思想極能合致。

當王之長期治世中，能鼓舞其一切行為之思想，在再建加特力克教會之宇宙的支配，謂此為神聖的使命，由

神聖托之於彼者。故就彼言，教會、王國、宗教形式雖異，其為信仰固無不同。

彼先芟除逃避宗教審問之少數新教徒，摩里斯克人（Moriscos）（改宗之摩爾人）尚有少數殘存，彼等表示若干抵抗後，無不處火刑被虐殺。彼蓋欲以如此之強硬手段，對於全半島之宗教與王國，為絕對的統一。

\* \* \* \* \*

西班牙領土中最富裕之荷蘭，其事態與西班牙迥然不同。當時實因外交上常套的應酬，荷蘭遂附屬於西班牙王位。此因王侯間屢屢結婚之結果，這種結婚於風俗、人種、地理皆不會發生問題。荷蘭本由法蘭德斯公，贈與勃艮第公，次移於哈布斯堡家，最後乃歸西班牙王之手。

荷蘭地極美，其大都市有根特（Ghent）、羅文（Louvain（Löwen，D））、部爾日、布魯塞爾等，皆以富裕稱。西班牙所課稅金重，西班牙國庫收入，大部分出自此等都市。如此尚不算數，查理五世竟毫不躊躇，於苛酷收稅官吏之外，追加嚴格之宗教審問院。審問時極盡嚴酷，其傳說或恐過於誇大，謂為此而犧牲者已有五萬人。然觀查理五世退位時革命已經迫切，則此言亦非全然無根。

不久而革命之禍即四處勃發。

就荷蘭人之貴族和民衆說來，西班牙人是可憎之外國人。教士已嫌苛酷，再加以官吏之聚斂。若干都市中尤其在盎凡爾斯，其革命直帶民衆的暴動色彩。盎凡爾斯教會被掠奪（一五六六）商人、貴族、喀爾文教徒團結而對抗共同之敵。

西班牙王深憤此種動亂，彼命阿爾巴（Albe; Alba）公統率二萬精兵伐荷蘭。彈壓極盡凶惡，血流如水。樣埃格蒙特（Egmont）伯被斬首（俗呼沈默公 Le Taciturne; the Silent (der Schweigsame, D.))，奧蘭治（Orange (Oranien, D.)) 公拿騷（Nassau）之威廉帶數千荷蘭人逃到西蘭（Zelande; Zeeland）荷蘭（Hollande; Holland）二州。

明知陸上難與阿爾巴公軍隊抵抗，亡命者遂裝裝數個小舟『海乞食』（Gueux de mer）。此法在最初幸能成功。奧蘭治公率可信賴之同志軍一小隊，支持戰線於北方。轉戰八年之久，此等不幸地方，祇可聽其荒廢。尤其是盎凡爾斯繁華都市因火災與掠奪，結果盡化為丘墟，經過二百年後，始得回復原狀。

奧蘭治公欲使新教徒與加特力克教徒和解（宗教和議一五七八年七月十二日），雖曾像二十年後之南特勅令，出一布告，承認良心之自由，然終歸於無效。沒有一人，能够理解這個道理。為荷蘭主而住在北部之新教徒與住其南方之加特力克教徒，以不能結合於一個國民的君主統治之下，彼此分裂。加特力克教徒附合於西班牙，其他諸州宣告獨立（烏特勒歧同盟一五七九）。查理五世之孫亞歷山大·法內塞公（Alexandre Farnese）為加特力克教徒首領，奧蘭治公支配新教徒。其戰爭以若干之成功，正在結束之際，奧蘭治公忽遭暗殺（一五八四）。此時荷蘭人之獨立軍殆已全被征服。法蘭西、英吉利雖亦與西班牙王力爭，然不能送援兵以助奧蘭治黨。法內塞次第取得叛亂諸都市。

然因腓力二世專念於對英吉利開火之殘酷戰爭，故召還法內塞與其一部軍隊。喀爾文派又被奧蘭治家新

出少年拿騷之摩里斯 (Maurice (Moritz), D.) 編成小軍隊，使法蘭西、英吉利認荷蘭之獨立，遂能與以「聯合州」 (Provinces-Union; United Provinces (Vereinigste Provinzen der Niederlande, D.)) 之名 (一五九八)。此後西班牙與新國家間尚續行雙方不甚熱心之戰爭者十年，遂約定十二年休戰，期將來之和平成功 (一六〇九)。與今日荷蘭相當之北法蘭德斯 (喀爾文派) 成爲獨立共和國，其與今日比利時 (Belgium (Belgien, D.)) 相當之南法蘭德斯 (布拉班特 (Brabant) 黑諾 (Hainaut; Hainault)) 大部分爲加特力克教徒，暫時歸屬西班牙。

要之，南法蘭德斯歸於荒廢，民衆之精英逃入荷蘭，並將技術、工業尤其是活潑而忍耐之努力攜來此地。曾以繁華著名之盎凡爾斯、部爾日、工布魯塞爾，至此已全成廢墟。至荷蘭各都市則正相反對，因受多數移民之故，作成驚人繁榮。以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代盎凡爾斯，以來頓 (Leyde; Leyden) 代部爾日。

於是全王政的歐羅巴中央忽見民主主義的自由勇敢小國家，反諸王之意思而勃興。此人種強盛而勤勉雖遭不幸與迫害，反增加其國民之精神，今後當亦在增加精神之列。蓋荷蘭在第十七世紀，於航海、商業、科學、藝術各界所顯力量，誠有足以令人驚心者。

\* \* \* \* \*

腓力二世之大事業全在與英吉利之戰爭，然於英吉利攻擊宗教戰爭之前，曾與基督教近年之敵土耳其人起過一次十字軍。

土耳其人取拜占庭後，破壞與征服之戰爭依然繼續。西利姆 (Selim; Selim) (一五一二至一五二〇) 從馬美琉克人 (Mameluks; Mamelukes) 取敘利亞 (一五一三) 與埃及 (一五一七) 回教之勢力當時於東歐羅巴、北阿非利加、西亞細亞，幾乎毫無限制，其勢力因蘇利曼而達於最高頂。

西利姆之後繼者蘇利曼 (一五二〇至一五六六) 爲巧妙、寬大、誠實之君主。彼之前任者，後繼者雖多是腐敗而殘虐之人，然彼則除去其抑壓、陰謀、戰爭，尙不免帶點蘇丹之野蠻氣味外，已露出幾分豁達意思。

彼改造其海陸軍，以陸軍攻擊匈牙利，以海軍與威尼斯戰爭。

一五六六年西利姆二世繼其後，彼最初所行之一著，爲焚燒威尼斯造船廠。腓力二世爲欲救此基督教之都市，送五十艘划船與威尼斯總統安德累雅·多利亞 (André; Andrea Doria) 然居比路島終落於異教徒之手 (一五七〇)。

其明年教皇庇護五世 (Pie; Pius (Pio, I.)) 總統多利亞、王腓力二世三人想欲回復居比路島。基督教軍大元帥爲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之弟奧地利之同·胡安 (Don Juan) 年少而有勇氣，心熱而有巧計。一五七一年十月七日兩軍相遇於勒頗多 (Lepante; Lepants)。欲知此時代之殘酷，請觀下列之事實。基督教徒被捕虜者一萬二千人，土耳其人卽用爲划手，俾划土耳其軍之划船，土耳其人被捕虜者一萬二千人，基督教軍卽用爲划手，俾划基督教軍之划船。基督教徒之勝利雖係出高價購得，然亦甚有可觀，其勝利曾在羅馬作莊嚴之祝賀。但此勝利非可持久，腓力卽轉向比土耳其更強之敵人，威尼斯亦因與土耳其人貿易，有非常利益，故不得不



急於求和。

\* \* \* \* \*

爲海軍勝利而增強之腓力，對於英吉利即對於與依利薩伯共同決定脫離加特力克之英吉利，自信必能實行更大之事業。

彼之父查理五世以英吉利強有力女王較彼年長十二歲非常醜陋之馬利·都鐸爾，與彼結婚。腓力在倫敦舉行結婚式（一五五四）後，即留馬利·都鐸爾於三島，歸而統治西班牙國。不久馬利·都鐸爾死去，彼爲有利於自己之壯圖起見，欲與繼馬利即英吉利王位之依利薩伯，發生同樣之關係。然此新女王不願委其身於遠隔重洋之他國主人。

腓力二世（一五五六至一五九八）與依利薩伯（一五五八至一六〇三）二人治世約半世紀，互相平行，因一個血脈抗爭而益顯，此恰似查理五世與法蘭西斯一世之場合。腓力爲加特力克教之騎士，依利薩伯爲宗教改革之騎士，不過因專依一般不正確感情判斷失其公平之歷史，貶腓力而褒依利薩伯，遂致大分其軒輊。究之西班牙王和解之難信，較之依利薩伯之偽善的利己心，恐其中有更爲偉大者。然僅由果實以判斷其樹木，則腓力以狂信而使西班牙爲廢墟，自不如依利薩伯之懷疑主義，能躋英吉利於偉大之林。

經過若干次之無聊戰爭，但此非戰爭之原因，特適逢其會耳。一五八〇年之後，腓力併合葡萄牙於其王國，於是此疏西泰尼亞及在亞細亞、阿非利加之全葡萄牙領土，亦入腓力之手。當時之主要買賣說也奇怪，在歐羅巴水

手亦皆以爲最有利益之買賣。隱語稱爲黑檀(Bois d'Abane)買賣其實卽黑人買賣。此等可哀之黑人在阿非利加以廉價買得，轉賣之於安提耳列島、墨西哥、巴西、佛羅里達，換取多數金錢。依利薩伯是凡有利益不肯輕易放過之人，因出資於一艘黑奴買賣船，然竟被西班牙人捕去。實際本國以其殖民地爲彼等獨佔的所有物，所以閉鎖起來，不許外國船開往。西班牙殖民地之通商僅限於西班牙船，因此依利薩伯亦捕捉停泊在英吉利港之西班牙船，以爲報復。

腓力二世雖遇此事，然尙躊躇於舉行大戰爭，迨至馬利·斯圖亞特之處刑，彼遂決心舉行（一五八七）。

一大艦隊已經準備（備二千六百四十門大礮一百三十艘兵船能載三萬五千兵士）海上未曾出現過之最可怕艦隊。其出現於英吉利海峽時（一五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號稱『無敵艦隊』（Invincible Armada），然實際上不得不認爲反語。

隔了數世之後，曾有人於布倫（Boulogne）陣地，再作渡過英吉利之計畫，此計畫出自比腓力二世更偉大之征服者。然此計畫雖有兩回，皆由英吉利之幸運與其海軍之勇氣，所以能免遭慘敗。

西班牙船速力遲，操縱亦嫌拙劣，兵士裝載船中，遇到氣候不利之際，就變成妨礙手足之無益的行李。英吉利之小船活動容易而敏捷，又用有經驗有決斷之水手，善於操縱，以之打勝鈍重艦隊，早覺遊刃有餘。巧渡世界各海之巧海賊德賴克（Drake），想到一個好計策。彼放出火船，作爲欲使敵船起火之勢，藉以威脅西班牙船。西班牙船不勝恐怖，迷於逃路，遭遇暴風，盲目駛走，觸着蘇格蘭、愛爾蘭之暗礁而沈沒。西班牙船與其所載二萬精兵，幾於全

都覆滅（一五八八年八月）。

西班牙已沒有海軍，假使人事亦有決定的之說，則海上之帝國自應決定的移於英吉利之手。

在大洋敗，在荷蘭敗之腓力晚年，境况彌覺陰鬱。彼在其自見所建築之可傷的埃斯苔利亞爾（Escorial (S.)）離宮，比前更加一層孤獨。彼有一子名同·卡羅斯（Don Carlos），因喜勒（Schiller）不正當之筆，使彼成其高名。同·卡羅斯實際是變態的畸人且為殘酷之早成者。彼之父以為瘋子而監禁之，後並以爲罪人而投諸獄，未免一誤再誤。腓力二世不絕遭遇不幸之事，彼之嬖人埃波利（Eboli）女公起而叛彼，彼目覩西班牙之尊大王位束手而讓歸彼之別子無力的腓力之手。彼之狂信舊教可稱已極，其臣下已知彼疲於刑罰。古話說得好，血非甘露（Bonne rose），能以農業給人民，比在奴隸國發掘金礦，精神還要健全，因並與以較高之物質的富故，然而等到悟得這句話的好處，時機已覺太遲了。

放出許多光彩於世界之西班牙，至此完全滅落。於此完全滅落之中，西班牙之精神亦見凋敝。長期間不毛之時代繼續來接替世界第一國西班牙之偉大時代。

只剩一人獨住埃斯苔利亞爾離宮，死期迫近之腓力，命人拿人之頭蓋骨來，戴上黃金之冠，作爲虛無之王權象徵，視之良久而死。

\*

\*

\*

\*

\*

西班牙軍事的勢力固甚偉大，然其文學的勢力亦復表示不弱。尤其於戲曲之天才，更有偉大之稱。其戲曲彙

有尊大、豪放、誠實諸長，雖有時稍嫌奇酷，但與玩味一切愛情感激和一切名譽崇高之西班牙人心，實有適合之處。羅培·得·末加（Lope de Vega）加爾得隆（Calderon）兩人所作戲曲及喜劇，直垂範於十七世紀之法國西作家。

更有偉大之作家出現，是爲悉凡提茲（Cervantes）（一五四七至一六一六）。

彼送其一生於今日平和作家所驚愕之激烈小說，彼在勒頗多（Lepanto）負傷被擄，爲土耳其船之划手。彼留有一篇在人類想像上最美之作品（一六〇五），彼所作吉訶德傳（Don Quichotte；Don Quixote）爲深奧、優美而又微妙之喜劇。悉凡提茲之諷刺比到拉培雷、亞里斯多芬，品格還要較高，其含意亦同樣深奧。其「傷悼之騎士」故事尤爲傑作中之傑作。

西班牙之運命與英吉利之運命在此不思議之時代，宛如到處須得平行，不許少有參差者，若莎士比亞必與悉凡提茲同日而死亦其顯著之一例。

西班牙日瀕於貧窮，在依利薩伯長期治下之英吉利，則正日趨於繁華。英吉利人呼此女王爲大依利薩伯，此因依利薩伯樹立改革宗教之基礎，能從有分割法蘭西、德意志之恐懼的宗教戰爭，救出英吉利，能與若干自由於議會，能抵抗「無敵艦隊」，能改良財政，所以有此美稱。然欲得上述各種成功，必須有無聊虛榮心，不能打倒之深奧狡猾、圓轉滑利的智力。依利薩伯惟恃其區區之手段、詭計、忍耐及可厭之貪慾，故能媲美使法蘭西成爲大英國之路易十一世。

悲劇的、小說的冒險埋沒了依利薩伯之全治世與馬利·斯圖亞特之抗爭，恐比與腓力二世之戰爭，心中更覺十分感動。

與英吉利爭之蘇格蘭人，乃在多年以前，常能保住對法蘭西之友誼關係（蘇格蘭人中世以來巴黎大學中有豫備彼等來學之特別學級。）蘇格蘭王斯圖亞特家曾與法蘭西諸王及大諸侯結同盟，斯圖亞特之王詹姆士五世與求伊思公女馬利·得，羅明結婚，為蘇格蘭女王即彼等之親生女美利（馬利·斯圖亞特），又與法蘭西斯二世結婚而為法蘭西王妃。然法蘭西斯二世滿十八歲而死，馬利·斯圖亞特於其夫死後，即歸蘇格蘭而統治其地（一五六〇）。

逆境與詩歌添光輝於此無聊之美貌女王。然內心是加特力克兼法蘭西的女王，於蘇格蘭人熱烈之宗教的感情，絲毫不能理解其底裏。實際蘇格蘭亦如大不列顛全體一樣，設有二個陣營，即分為喀爾文派與加特力克教徒。王朝之主張亦加入此種紛爭，馬利·斯圖亞特對英吉利王位，依利薩伯對蘇格蘭王位，各信其有應享之權利。馬利·斯圖亞特此舉未免近愆，竟因報蘇格蘭一諸侯名達恩利（Darnley）者之仇而與普斯韋爾結婚。較劇場戲劇還要複雜之戀愛諸相，由此展開。先是達恩利暗殺馬利秘書（恐是馬利之愛人）意大利人利齊俄（Rizzio），此時馬利表面上與達恩利和解，不久有人名普斯韋爾（Bodwell），投火藥以炸破達恩利住家，普斯韋爾經過依希彷彿之審判後，宣告放免。此普斯韋爾遂與馬利·斯圖亞特結婚（一五六七）。

此事使全蘇格蘭人奮起，馬利不得已逃匿於英吉利。依利薩伯極鄭重地以牢獄代其隱家，彼能置此競爭其

美貌與王位之可憎敵人於鐵窗下十八年，誠可稱爲真正之勝利。

一五八七年此被囚之人，遂以與加特力克教徒及西班牙人共肆陰謀爲理由，經審判而宣告死刑。

明年又擊滅無敵艦隊，更與依利薩伯以光榮勢力。彼女鎮定虛造之叛亂，受人民之祝賀，仰慕，尊敬而死。彼女能使英吉利臻於富裕，強大。

\* \* \* \* \*

在英吉利之演劇一如西班牙，爲貴賤所同好。在昔意大利所傳說之人物，皆有使聽衆悅樂之諧謔，更遠溯之希臘，其描寫英雄之詩，常取能激動人心最劇烈之感情者。然能使始終與生活聯結而來之喜笑恐怖，極其融合，令其發生非常強度者，古今唯一莎士比亞（一五六四至一六一六）。莎士比亞有荷馬之優雅，亞里斯多芬之談嘲，埃斯基拉之崇高，塔西佗之洞察，凡古人之所長，幾乎應有盡有。『韓烈特』（Hamlet）、『麥克白』（Macbeth）、『夏夜之夢』（Le songe d'une nuit d'été；A Midsummer Night's Dream）與其說是英吉利之作品，還說是人類之作品，較爲得實。因爲能够驚愕，魅惑各時代，各國民的。莎士比亞之在英吉利，受人欽仰，尙是後來之事，彼蓋幾爲英吉利人忘卻，然至今日則已成爲第一流。後世之人正在趕上去爭先奉彼以真確之判斷。

\* \* \* \* \*

查理五世退位之年，已非以若干宗教的自由，給與德意志新教徒之諸侯不可。此卽是承認各諸侯有各自決定其臣下宗教之權利，奧格斯堡宗教會議（一五五五）。此平和之輪廓約經過半世紀，直到法蘭西分裂之時，尙

能繼續存在。然終未能融解民衆之宗教的感情尤其是諸侯之政治的野心，蓋德意志亦須照法蘭西之老樣，開始宗教戰爭。比法蘭西人鬧得遲一點雖是事實，但其負擔則當加重一層。

路德死後五十年，改革派與加特力克派殆成均分之勢之德意志，不過在名義上服從皇帝之權威。但此皇帝始終皆爲哈普斯堡的，即應爲熱心之加特力克教徒。所以加特力克教徒在德意志常佔優勢。

改革派佔北方，加特力克派佔南方，通南北境地新教色彩濃厚者有波希米亞。一五九七年皇帝斐迪南二世後之奧地利大公始驅逐奧地利新教徒之不肯改宗者，開始加以迫害。

一六一七年彼任命波希米亞王，欲照管理奧地利人之法，管理波希米亞人，於是波希米亞人起而謀叛。在首都布拉格反抗皇帝之新教徒的諸侯，依有政治的不服時奇妙之地方習慣，對斐迪南派來之官吏，並不加以大迫害，但從窗內將其投出窗外「布拉格之投出窗外」(Extremistio Pragensis) (一六一八)不久革命即擴大。人種言語皆爲斯拉夫人之波希米亞人，比德意志人好自由，饒活氣，抱有不看對面之精神，相隔沒有多時，已波及於波希米亞全體。隨即召集「部族會」(Dietas)，宣言斐迪南之失權，舉選舉侯腓特烈宮廷伯爲波希米亞王。向以熱心喀爾文派著稱之腓特烈，買路德教徒之不滿彼等不支持王。無規律，無經驗之波希米亞叛徒，不得路德派諸侯之支持，不能抵當皇帝軍。皇帝軍統帥名梯里(Tilly)，梯利爲機巧之將軍，亦爲熱心，誠實之加特力克教徒。經白山(Montagne-Blanche (Bila Hora))一戰，波希米亞人全敗，此戰決定一民族之運命，由此時始，波希米亞之斯拉夫人失其國民的獨立(一六二〇)。

加特力克之勝利者利用其勝利。波希米亞之諸侯非處絞罪，即被放逐。農民迫令改宗，否則驅逐出境。住民不肯廢棄其宗旨時，屢屢殺之。沒收巨額之新教徒財產，分配於身為善良加特力克教徒之奧地利貴族。捷克(Tscheques; Ozeche)語之書籍盡付燒燬。四萬家族逃亡外國，僅僅數個月波希米亞國民已消滅三分之二。

然一國民之如此陰慘壞滅初非毫無結果，即波希米亞仍爲加特力克，加特力克仍繼續其勢力。是爲三十年戰爭之發端。

此不但爲宗教戰爭，實由哈普斯堡家之利益上特別打算，更覺迫切之征服戰爭。自負爲查理大帝後繼者之彼等，主張其統治權利。彼等兼備帝權之野心與加特力克之信仰，恰如法蘭西王對於法蘭西所做事情一樣，無非欲使德意志，成爲從順之統一的國家。故彼等所視爲敵人者，計有下列數種：一爲德意志及外國之新教徒；二爲戀戀於古來特權之封建貴族；三爲恐怖與地利王家慾望難壓之歐羅巴諸君主。

在此時代之戰爭與侵入，恐比今日易得便於掠奪之口實，因爲名爲兵士實則掠奪者麇集於此之故。歐羅巴之一羣惡辣冒險者任其意之所向，或投甲軍隊，或投乙軍隊，以最惡辣之意味爲傭兵，成爲無信仰、無規律之冒險者。不幸之德意志經過長時期之三十年間戰爭，荒廢於爲無賴漢集合之此等兵士手裏。此種事業既無危險而得利頗多，全然不用勞動，還能安享表面之名譽。

宮廷伯之新教徒亦隨波希米亞新教徒而爲皇帝所破壞（一六二四）。此時法蘭西與荷蘭深覺不安，彼等不急急於從事戰爭，彼等先勸丹麥王、瑞典王加入同盟。



丹麥人與新教徒軍博得幾次部分的勝利後，皇帝軍因之屢蒙不利。皇帝軍遂為大膽有經驗之將軍窩楞斯泰恩 (Wallenstein) 所統率。

彼是波希米亞貴族，原來為新教徒，現已改宗加特力克。彼於宗教二字，全不在意，直視同最後問題，因彼專信占星術故。若就彼之感情說，則全在能弄錢到手，蓋彼特為領土、黃金、稱號而戰爭。

彼早覺勝利常為訓練之好友，故彼以極好之凝聚力，給與其統率之一羣冒險者。由彼看來，此種羣集方是正當軍隊。彼於是在德騷 (Dessau) 一役毫不費事，戰勝丹麥王克利斯與 (Christian) 四世 (一六二六)，兵力直達波羅的 (Baltique; Baltic) 海，任其進出。

新教徒認為絕望，皇帝則因勝利而成為全能。自信若能除去勳功與野心增大之窩楞斯泰恩，則我之強可稱十分。蓋因雖在寵臣，亦不許其安享大榮譽之故。

\* \* \* \* \*

此時瑞典王考斯道夫·阿多夫 (Gustave-Adolphe; Gustavus Adolphus) 跨上軍事的舞臺。

瑞典與丹麥同樣，至此時為止，從未與歐羅巴大局發生過關係。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亦未見過瑞典兵士之面，然瑞典已有長時期之歷史，在第十五世紀，瑞典曾與丹麥合成一王國，然一五二三年瑞典人因不堪丹麥之束縛，起而宣言獨立，以考斯道夫·華利 (Gustave Vasa (Gustav, D)) 為其國王。瑞典人與考斯道夫·華利皆為路德教徒。

瑞典人口稀少，國勢貧困，土地不毛，氣候酷寒，商業不振，工業不發達。然誠實、勇敢、強壯，元氣旺盛之瑞典人與其祖先諾曼相似，極好戰爭。遇事有熱心有誠意之彼等，亦能活動於神祕思想。路德之教理以冷靜之熱意而直被採用，且覺悟須犧牲一切。然國民雖矢志於王，仍不忘確保自己，故王之意思當受民選「國會」(Diet)議員之調節。

考斯道夫·阿多夫可算入近代最偉大將軍中之一人。此非言彼在戰場之勇氣或決斷，實指彼為策略與戰術之改革者。彼與愷撒、漢尼拔一樣，步兵若能活動而從順，處處如統率者之意，可斷其將為戰爭之王者，但其步兵當以武裝完全無缺為條件。步兵所攜之鎗，係一種累重之器具，彼欲使之輕鬆，遂另造較輕而便於手持之火器。此種火器若由施放高手使用，則無論長鎗、短鎗皆能與之頡頏。彼完成礮兵，改鑄大礮，比到敵軍所用格外有抵抗力而敏速。彼又欲減少礮兵攻擊之損害，變軍隊之整列為「散開」(Ordre mince)。

彼之部下為瑞典農民，在德意志戰場為兵士，路德教粗野之信徒慕彼為人，尤願從彼。彼等確信其出師合乎正義，並信仰其為指揮彼等之大將軍。謂對於墮落之一羣老朽兵士，此種兵士易得勝利。

瑞典向苦貧乏，對於此等人無給餉能力。然提供必要之資金，使皇帝憂慮其難於進展者，實為法蘭西之黎塞留(Richelieu)。

皇帝之威嚴仍有洋溢四方之勢，德意志新教徒對之尚覺躊躇。梯里所率之加特力克軍，佔領改革派之都市馬德堡(Magdebourg; Magdeburg)。此佔領市橫被掠奪，又適用使一國民歷史劃時代亞述式虐殺，幾於血流

成河。

新教之德意志人皆生憤慨，爭投於考斯道夫·阿多夫之部下。於是考斯道夫·阿多夫轉取攻勢，在來比錫（Leipzig）附近之布賴頓腓爾特（Breitenfeld）遇梯里軍而全敗之。彼入瓦敦堡、巴威（Bavière; Bavarie）使梯里負致命傷，博得第二次之大勝（雷赫（Lech）戰役）。阿多夫自身亦於數月後，在律曾（Lützen（Lutzen, D.））一戰（一六三二）被驅於熱烈之戰意，致畢命於戰場。彼僅得年三十八歲。

彼是兵士不是君主，彼率其國民，別無所謂直接利益，竟挺身為血腥之軍事的冒險。然彼絕無有奢侈、殘酷、憎惡之習。彼以宗教的自由與德意志，使布朗登堡宮廷伯領地、薩克森免遭如慘悽之波希米亞運命。

\* \* \* \* \*

窩楞斯泰恩被皇帝召喚，然後已決定謀叛之計畫，淡然不應帝命，暗中與新教徒諸君侯通氣脈。皇帝爭打先手，使人暗殺彼於埃革（Eger）（一六三四）。

窩楞斯泰恩之死與考斯道夫·阿多夫之死如出一轍，皆於帝國有益。瑞典人欲再取攻勢，終久落空，因為彼等在納得林根（Nördlingen）敗北（一六三四）之故。新教徒之諸侯多承諾皇帝提出之平和條約（布拉格媾和）一六三五，容許改革派宗教之自由禮拜。

\* \* \* \* \*

帝國繼續戰勝波希米亞人、丹麥人、瑞典人，然敗北於最後之一戰，是為帝國與法蘭西之戰爭。

名爲路易十三世宰相，實際爲法蘭西主君，且爲絕對的主君者，即前述提供資金於瑞典王之黎塞留，當其締結同盟企圖戰爭之際，殆不顧慮到宗教的問題。卻視爲佔有法蘭西有正當權利領地即佔有亞多亞 (Arlais) 法蘭斯·孔德之西班牙王和佔有亞爾薩斯 (Alsace (Elsass, D)) 之皇帝，皆視作法蘭西之敵。所以彼對西班牙與皇帝宣戰，而和彼等之敵即瑞典人、荷蘭聯合州薩伏依 (Savoie; Savoy (Savoi, I.)) 公同盟。

此二戰役歷時甚長，發起戰役之人死後，尙是繼續下去。在馬薩朗 (Mazarin) 繼續塞留，路易十四世繼續路易十三世時，亦尙繼續維持。法蘭西與德意志之戰爭繼續至十二年間 (一六三五至一六四八)，法蘭西與西班牙之戰爭繼續至二十四年間 (一六三五至一六五九)。

最初法蘭西盡是敗退，由亞多亞來之西班牙軍，侵入畢伽的敵之騎兵一隊直到巴黎城門，由法蘭斯·孔德來之奧地利軍，入勃良第。然在德意志與黎塞留同盟之薩克斯·威瑪的柏納 (Bernard de Saxe-Weimar) 戰運甚佳，取帝國領地亞爾薩斯 (一六三八)。彼雖於明年死去，其軍隊始終爲法蘭西盡力。

西班牙人起首之諸成功到明日盡歸烏有。葡萄牙加達魯尼亞叛亂，其軍隊爲對此等叛亂計，非即送還半島不可。

西班牙尙有臨歐羅巴戰二十年富於有勇敢經驗之堅實的老兵一隊，但此無與比並之步兵隊，在羅克拉 (Roquoy) 一戰，完全打破 (一六四三)，稱爲無敵之軍隊權威，至此消失淨盡。法蘭西自路易十四世嗣統，赫赫之勝利於以開始，此由翁歧安 (Duc d'Enguien; Duke of Engghien) 公幸運的勇氣之庇蔭。此人後封孔德公，

當時尙是剛滿二十一歲之青年。

由丟楞 (Turano) 巧於統率之法蘭西軍，在德意志之納得林根，博得勝利（一六四五。）

納得林根之丟楞，羅克拉之孔德公不但有惠於法蘭西，歐羅巴亦由此兩人而得救。實在歐羅巴當時係由對於國民自由、良心自由毫無讓步之加特力克信仰者，結合西班牙、奧地利，欲以其萬能之力，威脅主張信教自由之歐羅巴人。

今帝國軍已到處敗北，法蘭西·瑞典軍侵入波希米亞及巴威。彼等直進出維也納城門，因此皇帝不願同盟國西班牙，要求媾和（威斯特發利亞 (Westphalie; Westphalia) 之媾和一六四八。）

威斯特發利亞條約爲第十七世紀外交上之大事，此係長期間決定歐羅巴諸國之境界者。

承認瑞士、荷蘭之獨立。瑞典得西波美拉尼亞。布朗登堡選舉侯得中部波美拉尼亞，是爲普魯士 (Prussia (Preussen, D.)) 王國嶄然之發端。法蘭西取亞爾薩斯，嗣後此地已非帝國領土，奧地利保有波希米亞。匈牙利，皇帝得存續皇帝之稱號。德意志諸侯各爲其領國之君主。

不論其爲路德派、喀爾文派，住民皆應許其宗教的自由，但須從其君侯之宗教，所謂在其國則從其宗教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威斯特發利亞條約確定法蘭西在歐羅巴之勢力。實際只有法蘭西能阻止帝國之野心，規定其限界。奧地利王家何以肯受領波希米亞、匈牙利，蓋因疲敝於長期戰爭而屈服，故祇得委其統治權於諸侯，許宗教之自由於其

民衆。

然真被征服者實爲不幸之德意志。經過三十年之戰爭，德意志到處荒廢，變爲狂愚之舞臺。田園被掠奪，都市被焚燒，通商絕滅，都市之自由破壞，住民爲涸渴，不安所威脅。滿眼只見廢墟，喪服與悽慘，因戰爭，因可惡之戰爭，然未見荒廢重至如此之先例。向以文明繁榮著稱之第十六世紀的大德意志，成爲但聞咒詛聲音之沙漠，前後不過三十年已足使人起滄桑之感。有幾處德意志都市，人口業經減半，德意志人當極不忘此悲慘之三十年歷史，因爲他包含着咒詛戰爭之種種理由（註）。

（註）一九一四年五月記。

德意志滅落之際，法蘭西勃興。然成此繁榮之功者，非亨利四世之子路易十三世，實爲樞機員黎塞留。黎塞留獨自統治法蘭西十八年（一六二四至一六四二），路易十三世能容此偉大傲慢之宰相，任其行使王權，固自有值得讚許者。

路易十三世治世初年甚爲困難，幼主之攝政母后馬利·得·美提契迫於金錢之必要，召集三部會（一六一四）。然因討議不見一致，隨被解散，三部會亦別無反對而散去。

母后寵愛其同國人與乳姊妹相當之雷俄諾拉·加利該（*Leonora Galigai*），因其夫卑鄙野心家空契尼（*Concino, Concini*），任命爲恩格（*Anere*）侯法蘭西大元帥。然年少之路易十三世嫉空契尼之權威，使人暗殺之，並以其妻加利該爲巫女，處以火刑。

空契尼死後，不能自己統治之路易十三世，雖登庸其寵臣阿爾柏·得·律因(Albert de Luynes)，然此人並無統治才，幸而阿爾柏·得·律因死得快(一六二一)，黎塞留乃起而代之。

此偉大有全能之人物，爲其王生性柔弱，因抱定簡單強固之意見如次。彼能以極端之執拗與巧慧，完成其所抱意見。試述此意見之內容，蓋以法蘭西王在其國中，當爲絕對君主，萬民應無異議服從王之意見。並含有回復路易十一世以來矢忠實於法蘭西全君主之傳統的微意。

依南特之勅令，新教徒得準備『避難之都市』(Villes refuges)，然此幾有在國內別造一國之嫌。彼等得到集會募集獻金達其計畫之權利，實際呼格諾教徒於受殘酷迫害喘息未舒之下，當然要求免去危險之保證。但到過了二十五年之後，彼等尙濫用此種權利，在彼等佔大多數之都市，甚至於主張不寬容。黎塞留以爲彼等之不寬容，未免過於獨立，可是彼等仍不肯讓步。彼等集結拉·羅舍爾，守住供給食糧之英吉利艦隊，希冀對抗王軍，作長期激烈之攻圍。無如彼等之勇氣於事無濟，終爲飢餓所征服，除降服外別無他法(一六二八)。結局一萬六千人死於飢餓與惡疫。

然黎塞留絕不濫用其勝利，南特之勅令始終受其尊重，喀爾文派保有行其禮拜之權利。但因彼等已無所謂『安全地域』(Places de sûreté)，所以王國之政治的統一得以確保。

大諸侯亦應照新教徒之樣，非服從王權不可。貴族之特權僅能保有由王好意所讓與之物，然貴族中多數不甘受此半從僕之身分，甚且起而反抗。但黎塞留決不寬容，死刑常訪尋反抗者。於是到處成爲法蘭西王以嚴峻的

正義君臨之地

黎塞留因對西班牙、奧地利開戰，弄到國庫空虛，戰爭就令終能勝利，已苦於負擔太多。黎塞留在各地所行戰役，誠使貧窮之法蘭西，更覺趨於消耗。加重課稅，增多債金，有時並非倒產不可。法蘭西一切田園及都市所遭之不幸，其深酷幾非言語所能形容。「收稅包辦人」(Traians)（當課稅徵收重任之財務官）以苛酷壓迫民衆。王之密使送租稅督促人至村中，始能叫納稅者繳納。似此直到黎塞留死，故一般人對於其死，大都以喜迎之。但此實是忘恩之喜，何以故？則以彼並非惡人，且其志固偏於爲善的一方面。

彼曾辦偉大之事業，絕對權歸於智能優勝之人物時，當然要辦出非常之事業。使長官佔優勢，確立統一王國的審判權，皆所謂偉大之事業。組織許多大航運公司，即香勃連 (Champlain) 而組織加拿大之「新法蘭西」(Nouvelle-France) 航運公司，組織含有馬提尼克 (Martinique)、瓜德盧普 (Guadeloupe)、多米尼加諸島之「亞美利加諸島」(Iles d'Amérique) 航運公司，組織塞內加爾 (Sénégal) 航運公司，組織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航運公司，皆所謂偉大之事業。不幸此等事業終於失敗，其原因在當時法蘭西殖民地，苦於無民可移。當荷蘭及英吉利、西班牙殖民極東及亞美利加時，除極少數之移民外，大率無離開「快樂法蘭西」(Douce France) 之決心。

黎塞留遇事必求服從統一，對於軍隊亦然，從來有自由指揮權之將軍，則創設與以命令之陸軍部 (Ministère de la guerre)，並確定募集兵士法，比照貴族的階級制度，採用軍事的階級制度。於軍事以外亦用同樣辦



法王之行政官 (Intendants) 與司法官可向憤慨之貴族，用王名義，課以至高之裁決。

彼又欲統一法蘭西語，設立法蘭西學士院 (Académie française)，謀完全保存文法與雅致之法則。

不能豫見其確有光輝的運命之最初定期新聞，亦出現於彼在政府時代。生長法蘭西爲人最執拗又最有發明力，其人爲一無名醫生，名西俄夫拉斯特·累諾多 (Theophraste Renaudot) (一五八四至一六五三)，創刊法蘭西新聞 (Gazette de France) (一六三二)。此不過每一星期出四頁之小印刷物。此種定期刊物在當時殆無一顧之價值，然在今日則凡篡奪主權之偉大勢力，無不藉此卑賤之萌芽而產生。

\* \* \* \* \*

比刊行物更爲偉大之大勢力，出現於第十七世紀之前半，是即今日所謂科學。

科學直帶其本質的即國際的性質而來。當諸侯之野蠻慾望，利用國民之宗教的狂信，又使其軍隊互相殘滅時，諸學者正繼續其勉強忍耐之有益事業，此不單藉其思想之共通，並藉言語之共通而一致團結。蓋當時實以法蘭西語爲科學的言語，教師與學生由歐羅巴之此一端，傳到彼一端，由一大學傳到各大學，共同研究、教育、探索，藉以準備偉大科學國之基礎。科學方是教人類以真理，並能送來解放之好消息者。

第十六世紀爲藝術變形，第十七世紀爲科學革新。近代社會之大科學的真理全由此時代遞嬗而來。

德意志之刻卜勒 (Kepler; Kepler, 英吉利之哈維 (Harvey), 意大利之伽利略 (Galileo; Galileo Galilei), 法蘭西之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皆添光於此黎明者。

波蘭人哥白尼（一四七三至一五四三）既想以太陽爲中心，丹麥人提科·布拉（Tycho-Brahé）（一五六一至一六〇一）更能使用完全器具，實行有價值之天體觀測，然真正建設天文學者，實爲德意志之刻卜勒（一五七一至一六三〇）。彼繼提科·布拉之後，上布拉格之天文臺，用其師之記錄，抽出根本法則，已唱爲近代學說之太陽系統學說。

此等天文學者之發見，由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而採用，並加以增補擴充。最初伽利略發明將物體看成三十倍之天文鏡（一六一〇），能見月中之山、太陽之黑點、惑星之直徑。其後彼出振子之數學的學說及立物體之加速度法則，遂做哥白尼，大膽唱地球迴轉爲世界中心之太陽周圍說。彼之榮譽毫無欠缺，連迫害亦會來光顧。享人類榮譽之偉大老人，被召喚於司教審判院，認爲罪人，命老人跪，要求老人棄其謬論，結局認其誤謬重大而與以屈辱，蓋仍用舊來之地球中樞說，謂當以地球爲中樞，宏大之宇宙始能組織成立，迴轉於其周圍。

法蘭西亦生科學之英雄笛卡兒（一五九六至一六五〇），無人能出彼之上，彼可與最偉大之人物匹敵。彼爲哲學者、數學者、物理學者、生理學者，凡科學經彼接觸，即能與以活氣，彼革新一切科學。爲哲學者之彼，依其無慈悲之論調，破壞經院（Scholar）派、亞里斯多德派及神學上之種種愚論。彼在其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一六三七）中，改訂蘇格拉底之認識論而採用之，並加證明，且提倡僅可由其自體證明，其他皆非真理之說。此說殆否定宗教的權威，實近於大膽無謀之問題。

彼爲物理學者時，立「光與其屈折」之正確學說，爲數學者時，於一本不滅之小冊子上，創造解析幾何學，開

拓全薪之道路（一六三七）爲生理學者時，將規定一切神經分賦說之反射作用，明白調查，成立關於動物機關之嶄新系統，彼擲擲世人，謂未必能理解及此。

笛卡兒於其發見，與其方法同樣，亦爲天才的，出於彼以前及彼以後之偉大學者，彼皆能凌駕其上。彼亦弄到迫害惠臨，彼因脫走始能幸免。始走荷蘭，繼走瑞典，年未及六十，死於其地。

爲反抗古典派之重鎖鏈者不但笛卡兒，英吉利人佛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至一六二八）於其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六二〇）中，力說欲知自然之法則，則與其求真實於托馬·達康（Thomas d'Aquin; Thomas Aquinas）之全書（*Somme; Summarium*）及亞理斯多德之著述，不如由自己研究，實驗。

當時英吉利尚有一名人威廉·哈維（一五七八至一六五八）一六二八年發見血液之循環。此在一世紀前之一五四三年，不幸之米舍爾·塞爾維塔斯早經豫見。直到此時，衆人纔知道此種驚人之事實。心臟送血液於肺臟，其血液歸心臟而分配於身體各部分，潤溼各器官後，經血管而回心臟，再由心臟送向肺臟。哈維知道此種偉大真理，並非出於推理與考證。彼照自然原樣子，直接觀察自然之事物，不因諸先輩之誤謬，枉屈自己之見解。哈維依如此活氣之例證，爲欲獲得新真理，因表示入手之方法，此即所謂觀察與經驗。

在此覺醒時代偉大人物甚多，試略舉人名如下。由維埃特建設之代數學，得法蘭西人斐馬（Pierre de Fermat）（一六〇一至一六六五）而更進一步。法蘭西人布雷斯·巴斯噶（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至一六六

二)發見『公算』(Probabilities)方法,意大利人托利徹利(Evangalista Torricelli)(一六〇八至一六四七)表示空氣與物體同樣,亦有重量,因發明計算空氣重量之氣壓表。

諸侯中亦有理解科學之偉大者,哈維曾在查理一世之前,解剖活體。亨利四世亦造『王室花園』(Jardin du Roi)〔到路易十五世治下改爲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瑞典女王克利斯提那(Christine; Christina)擁護苗卡兒·科齊摩·提·美提契(Cosimo di Medici)由牢獄救出伽利略。

學會亦已形成,尤其是意大利開設了幾個實驗室,德意志並特造幾個天文臺,明明告訴大衆,科學之決定的支配漸漸到來。

\* \* \* \* \*

西班牙王法蘭西王、德意志皇帝對於臣下,所發揮之絕對權,不能行於英吉利國民。英吉利國民屢次以其垂模範於世界之聰明與其熱烈的執拗性,抵抗絕對主義者之反動。從一六〇三年到一六八八年即從依利薩伯之死到威廉三世即位之歷史,就是描寫非自由不可之國民與強使隸屬之君主間之葛藤。此戰鬥之延長頗久,與其說是正統諸王之才能凡庸,不如說出於固執傳統的王政之英吉利人,對於王室之忠誠。

宗教上之問題力能左右一切。英吉利人中尤其是蘇格蘭人最熱中於宗教改革。斯圖雅特家諸王不理解民衆之感情。彼等或陰或陽信加特力克即與絕對支配很能合致的宗教。然第十七世紀之英吉利人已爲疎野之改革派,驅其信仰使陷於熱烈之不寬容,所以不許其君主尚歸依於可憎之教皇派(加特力克)彼等要求迫害之,追

放之，或誓與之絕。如此經過四分之三世紀的長期間，起而對王反抗。此係真心從事冷酷的狂信之清教徒所做之事業，全國民不過聽從其指揮耳。

馬利·斯圖雅特之子詹姆士 (Jacques; James) 一世繼承依利薩伯 (一六〇三) 彼與當時諸王，同信神權說，即僅承認人民為王服務而生非為人民服務而設之思想。彼為大舌辨家，深明神學，曾進而論關於王之特權學說，蘇格蘭長老教會派 (Presbyterians; Presbyterianism) 不肯依彼之說，彼大憤慨。

為欲得國民之補助金，法蘭西之馬利·得·美提契曾經召集三部會。今詹姆士一世以同一理由，於一六一四年召集議會。然英吉利議會更比法蘭西之三部會，難於對付，議會常提出異議，王則全然不睬。一六二一年重新召集議會，此次全為別種問題，詹姆士欲為其子查理與西班牙王女結婚，議會又提出異議，遂被解散。

事實上並未結婚，然查理蔑視議會與輿論，終與加特力克教路易十三世之妹亨利埃特·得·法蘭西 (Henriette de France) 結婚。彼不久因父死而為英吉利王 (一六二五)。

生有悲慘命運之這位君主，並非沒有勇氣、智力之男子，然在確應抵抗時不抵抗，必須讓步時不讓步。彼深信能照腓力二世管理西班牙人民之樣，管理英吉利人民。彼因為其王族所慕，遂進而守沈默，肆傲慢，每開口時，常裝出厚重狀態。

議會每次召集，直對於王之行為，提出異議。尤其是攻擊首相亦即大寵臣巴京干 (Buckingham) 公維利厄斯 (Villiers)，曾經兩次迫王罷免，王終不聽。若巴京干公不被暗殺，其論爭將無了期。

一六二九年議會之議事極爲亂暴，查理已決心不再召集議會。以爲用此單純方法，即能打破一切反對。反對者首領偉大之有力辨論家瓊斯·愛略特 (Jones Elliot) 入獄，不久處死。獻身於王之斯德拉福德 (Straford) 公文特渥斯 (Thomas Wentworth) 代巴京 干公當國。

有時王想自己尙未正式宣誓爲加特力克，因欲與羅馬教會和解或竟歸順。此種寬容爲清教徒所憤慨，彼等寫一本有強力之猛烈小冊子以相酬報。但此事又不無危險，何以故？以彼等不久即與其小冊子共置於曬臺之故。從一六二九年，到一六三〇年，彼等有二千人逃亡，向新世界出發。彼等定居於馬塞諸塞 (Massachusetts)，與依利薩伯時代早越大洋而來之移民等同住一起，彼等遂爲大美利堅國民之建設者。彼等懷熱烈之信仰，抱深刻之確信，出奔亞美利加，不但爲覓取自由，且欲宣傳其教理。此等自由之亡命者雖在夢想之中，亦沒有想到彼之子孫，他日能在此地，造出巨大之國家。

查理一世之不名譽日益增大，彼所命令之新課稅，因爲未經議會協贊，就以認爲不法爲理由，愛略特之友人哈姆普頓 (Hampton) 拒絕支付。彼雖經審判官處罪，然民衆均送以喝采。其他反對者亦與哈姆普頓受同樣待遇，可是每逢宣告有罪，輒買民衆之憤怒。每有小冊子之著者，引往曬臺，路中輒得許多喝采。然此等公開之革命，依然抑而不起，何以故？則以對於法規之尊敬，就使在認爲不法之場合，亦終有所躊躇而未敢輕進。

從毫不關涉神學之無聊原因，蘇格蘭忽起暴動。集王之寵愛於一身之坎特布里 (Conorbery; Canterbury) 大監督勞德 (Laud) 雖是蘇格蘭長老教會派，忽欲採英吉利風之禮拜式。敢行此種改革之愛丁堡 (Edinburgh);

Edinburgh) 司教受人嘲罵。有一女子名該得斯 (Jenny Geddes) 在教會內爲暴動之先鋒。民衆於是集合，任命貴族教士組織一種民衆的政府，編纂其主義之宣言爲誓約 (Covenant) (一六三八)。此等誓約者 (Covenanters) 並不拘泥於那些事情，彼等編成二萬人之軍隊，欲以武力守其權利。查理尙無對抗彼等之武力，彼只好召集議會 (一六四〇年五月)。

議會數日後被解散，一六四〇年十一月重新召集，此爲應當永久記憶之贏得主權之「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

議會直備有主權，由最初之會議，經過長時間討論之後，議決斯德拉福德公之應當起訴。斯德拉福德公很傲慢地堂堂走進上院，四小時後跪而返劍，投入牢獄。一向從順法律絲毫不敢違犯之英吉利議會，至此亦爲真正之越權，何以故？因爲討議之權並不兼有懲罰之權故。然其時倫敦民衆已自組議會，王亦無鎮壓彼等之軍隊。

斯德拉福德公付審判，判決有罪，被處死刑。勞德亦受同一處分，王並權威之外貌亦沒有了。然王尙能保其從來之威嚴，議會亦躊躇而不敢極度行使其武力。

查理此時已不得處理其事件，假使彼能爲幾分之誠實的讓步，則當親近向來支持彼之溫和分離者，然彼不但不表示親近而反欺騙之。彼一面使彼等爲大臣，一面無視彼等，後又反對彼等而欲由己統治。一六四二年一月四日王帶護衛兵及幾個忠實紳士，侵入議會，要求引渡反對派五人。但反對派早就豫想及此，全不出場。彼等使之隱匿於倫敦，並令地方官吏拒絕引渡。

王到此亦只好罷手。倫敦民衆謀叛，王因此離去首都，願自立於從順軍隊之先頭，得到勝利而後復位。

最初軍事頗爲得手，王能在英吉利與愛爾蘭收得若干義勇兵，爲欲裝合法的外觀，王召集拒絕公然叛亂之議員數名到牛津。

然蘇格蘭對王已全部表示反抗，此時清教徒軍首領爲一生於名門而向不知名之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彼爲熱中於神學與道德之頑固清教徒，兼備冷酷之決斷與不屈之精神的可恐人物。毫無仁恕、優雅、憐憫之意思，簡直是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做了軍人樣子的男性，性好軍刀與說教，雖四圍盡是神學者兵士，然不以彼等之紋章與免狀爲問題之民主的紳士。所以彼之左右及部下皆是像其主將之狂信的且熱中於其主將本人之羣衆。

最初連告幾次成功，彼被舉爲議會軍之主將（一六四四。）

信賴其主將與正當權利，此是克倫威爾統率之民主的熱烈軍隊，與分裂、紛亂而懷疑的王軍對立，宜其容易得到勝利。查理在內斯卑（Naseby）全敗（一六四五），失其精兵七千人。

於是此不幸之君主只好長爲苦心殉教之人，王逃到蘇格蘭，蘇格蘭人引渡王於議會，議會以其宮城爲牢獄，使彼處於其中，至此而彼之爲王爲捕虜，幾於無從辨明。王於此數月間，圖欲分裂敵軍，唯有克倫威爾一人尙待約束停妥。王利用議會與軍隊之分裂，以爲得實行其計畫，戰爭因而再起。

然克倫威爾之軍終是無人能敵。



可是克倫威爾像是最後勝利尚不可靠，所以想要成立和議。其間查理一世之書翰中途被截而入彼手中，證明王之二心。彼遂不再躊躇，捕獲查理，送到倫敦。議會拒絕告訴王之罪名，勃來得 (Pride) 大佐侵入議會，要除開正義、法律來說話，即以軍事的命令將反對者除名『勃來得之掃除』(Pride's Purge)。議會雖經如此掃除，尚躊躇於認王之有罪。議員百五十名中僅有六十四名着席。就於叛逆罪為票決時，贊成死刑之投票對於二十八票，止得四十四票。於是以比議員全數三分之一不足之人數，決議王之死刑。此種不法行為誠為卑劣，與其說是判決，不如認為罪惡之較為適當。

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查理一世斬首於懷特豪爾 (Whitehall)。彼能勇敢赴死，惟有死時真像王者氣象。

議會宣言施行共和政治〔共和國 (Commonwealth)〕。上院 (Chambre des Lords; House of Lords) 廢止，僅剩下院 (Chambre de Communes; House of Commons)。由此任命四十人組織議政府 (Conseil d'état; Council of State) 以代表政府。

如此因暴力、正義之混合，樹立民權於王權之上，然後大革命告成。此種革命雖未能得到完全的政治自由，至少對於王權萬能，賦與英吉利人以保證。結局歸於宗教的不寬容之勝利。

此革命限於英吉利，『人之權利』(Droits de l'homme; Right of Man) 當讓於其後之宣言。

試問一六五〇年之歐羅巴，真有人能想到人之權利麼？法蘭西、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皆為熱烈之君主國，且

爲絕對主義者。英吉利亦不知自由爲何物，一六四九年號稱英吉利共和政治之亂暴建設者克倫威爾，不過一個全不解民衆解放之宗教派的兵士。

他自己亦曾明白表示。議會年年延期以延長其存在，當欲以其意思作爲命令時，克倫威爾戴好帽子，傲慢地走進議場，命令議員退場（一六五三）。長年努力欲求自由之英吉利人，歸着於各種制度中最可憎之制度，即歸着於軍隊、宗教互相結合而成之二重壓制的獨裁制度。

彼有武力與權威。彼想因稱號以認識其武力、權威，自宣言其名稱爲『保護者』（Lord Protector）（註）<sup>1</sup>時，並欲自用王號，恐如昔日愷撒在元老院舊樣，彼之友不肯奉彼以王冠。

（註）普通譯作統監，茲特直譯作保護者。

他日更有比克倫威爾偉大十分之戰勝武人方能得見之現象，此時已得見之。即歐羅巴最自負之君主國如西班牙、法蘭西、奧地利、瑞典皆嘗求援於彼，諸王蓋早忘彼爲弑逆之臣。

\* \* \* \* \*

結束法蘭西與帝國戰爭之威斯特發利亞媾和條約，法蘭西與西班牙並未中止戰爭。克倫威爾巧受馬薩朝之煽動，遂援助法蘭西。法蘭西與英吉利聯合軍在砂丘戰爭（Bataille des Dunes）得勝之後，法蘭西佔有敦開爾克（Dunkergue）（一六五八），英吉利艦隊則取西班牙人之牙買加（Jamaïque; Jamaica）而保有之。

克倫威爾死時（一六五八），其勢力不但及於英吉利，到處皆見其勢力。

英吉利熱狂於克倫威爾，對於軍事的政府，並不熱中。其保護者死後一年，選舉國會議員，彼等歡迎查理一世之太子。兩個統率清教徒軍中之一人蒙克 (Monk) 將軍，表同情於王黨。於是查理二世被歡迎於殺其父王之民衆而歸倫敦。

因新王之相當明敏，故教皇派爲英吉利全體所嫌惡，彼早知之，彼恐再蹈被民追放之覆轍，所以彼之本心雖爲真正斯圖亞·加特力克，然表面極力裝做善良之國教徒。別一面則從心底憎厭長老教會派，認爲又費手，又饒舌，又獨斷，又苛刻之團體。然彼初不爲亂華之迫害，反而授人以隙。風習甚爲和藹，雖有迫害，亦至投獄罰金爲止。

查理二世最初召集之議會，對彼真矢忠誠。查理亦謹慎守身以報之。然不絕施行之部分的選舉，挨次而變其精神，議會遂與王相抗。

查理之最使臣下憤慨者，在於彼之到底暗中傾倒於加特力克。王欲以自由禮拜自己所信宗教之權利，給與英吉利之加特力克教徒「免罪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議會則以禁止加特力克教徒就職之可憎法律〔審查律(Test Act)〕報之。查理屈服。

王一切承諾，決心欲保王位。王同意於與其推定繼承人即其姪奧蘭治公威廉結婚。王無法只得與路易十四世開戰。王承諾對於一切專制的逮捕，藉以保障各公民之個人自由的「人身保護律」(Habeas Corpus Act)。定期的新聞雖增加，然非受檢閱不可，王則撤廢其檢閱制度。蓋因極能忍耐之執拗的英吉利人，能向王一點一點逐漸得到其必要之自由。

查理雖一切表示讓步，然常努力把握其個人的權力之殘物。王對於欲規定其奢侈制限使已難堪之議會，已不願再行召集。王被支持於『托利黨』(Tories) (嫌惡者) 而爲『惠格黨』(Whigs) (請願者) 所反對，由此英吉利遂形成二大政黨。固執傳統之托利黨，加意支持王與英吉利國教會之特權，爲一般長老教會派之惠格黨，與其說是注重於君主之特權，毋寧說是著眼於民衆之權利。

查理二世到晚年，爲絕對君主政治。國民倦於革命，徐徐轉而忠實於王政之傳統。查理說不上暴君二字，不過是耽於酒色之人物，然亦往往背叛正義，以彼之敵爲有罪而判處死刑，其中有羅素 (Russell) 及英雄的阿爾澤農·西德尼 (Algernon Sidney)。彼遂死，然當彼死時，處處告白其心底抱有加特力克之信仰。

彼之弟詹姆士二世殆公然宣言爲加特力克，於是直起叛亂，分裂。民衆因亂暴而受懲罰，以偉大審判官有名之哲夫利斯 (Jeffreys)，濫用死刑，遇有正義者亦擬作卑劣之徒。今詹姆士對其軍隊則確實信賴，對於彼之加特力克則公示親愛，因樹立絕對君主權於法蘭西而成功之路易十四世，其先例實能使彼魅惑。彼發出免罪之宣言，即賦與加特力克以保守加特力克之權利。此於其自體雖說是極其正當，但就實際說，簡直是歸還於大衆嫌惡之宗教，所以連司教、紳士、民衆、兵士等，無不棄去王之立場。一班不平之人以爲假使認爲一種擬制，但爲保存世襲王政之原則，亦不能含糊過去，只得歡迎王姪奧蘭治公威廉。威廉除傾聽彼等之言外，並無何等要求，彼率一萬四千人之荷蘭軍，安抵英倫三島 (一六八八年十一月五日)。然並未用着戰爭，王之軍隊已不抵抗而解體。詹姆士投玉璽於泰晤士 (Tarnise; Thames (Themse, D.)) 河而逃，像是要用此種等於兒戲之行爲，將逼彼退位之人

的行爲全歸無效。

彼逃於法蘭西，寄身於自己輕率取爲模範而做照不成之路易十四世處，斯圖亞特王家遂隨彼而共絕。斯圖亞特王統諸人饒有才氣，並具魅力，然不但均苦無力，且盡屬無能之輩。

以奧蘭治公威廉爲君主之英吉利人，繼續君主政治之傳統。然新王於接受王冠時，非同時接受課彼之條件不可。若無兩院議決之法律，則不得徵集軍隊，並不容認其課稅。各公民有由正規法廷受審判之權利。議會當常常召集。選舉民當享有自由〔「權利之宣言」(Bill of Rights) 一六八九。〕

歐羅巴正在王政全盛之際，英吉利已獲得其自由，英吉利蓋因忍耐而贏得之（一六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 \* \* \* \*

在英吉利未獲自由以前多年，有一小國正受迫害，然實爲自由思想之隱家及避難所，此即所謂荷蘭國。在專制政治之歐羅巴，宣布共和政治之荷蘭國民，有至高之德二，曰獨立，曰忍耐，彼等因具此二德，所以於物質的、精神的，皆能達到刮目之繁榮。

烏特勒歧同盟（一五七九）稱爲聯合州者七國，建設由荷蘭、西蘭、給爾德蘭（Gueldre, Gelderland）、烏特勒歧、佛里斯蘭德、俄佛賴塞爾（Overijssel, Oberyssel）、格羅寧根（Groningue, Groningen）而成之聯邦共和國。僅計荷蘭一州之富裕，將其他諸州合起來，已不能與之相敵，人口亦較各州爲稠密。荷蘭有阿姆斯特丹、鹿特丹（Rotterdam）、來頓、哈連姆、德佛特（Delft）。荷蘭代表〔大總統（Ratspensionar）〕與其他諸國代表〔總統

(Stadhouders)之間，從最初起即有紛爭。

不論何時皆須由拿騷之奧蘭治家選出的各統領，代表貴族的分子，宗教爲不寬容劃一的軍國的。荷蘭代表者不好戰爭，注意於國民的繁榮，尊重自治市之自由，代表共和的分子，爲聯合的寬容的。兩者俱是真正愛祖國之優秀人物，但不能互相理解。在昔因對抗西班牙之暴君政治，於內西蘭 (Netherlands) (荷蘭) 有光輝之戰，係由拿騷之摩里斯與荷蘭總統巴內未特 (Barneveldt) 協力而成。不料戰勝之後，兩雄互相爭鬪，犯一種極大污行。巴內未特忽然被摩里斯暗殺 (一六一九)。

此犯罪增加摩里斯後繼各總統之勢力，彼等殆變成君主 (一六二〇至一六五〇)。

拿騷之威廉二世死時，極小孩子亦沒有剩一個，於是荷蘭黨再得勢力，政權歸於荷蘭大總統約翰·惠得 (Jean de Witt; John of Wit) 之手。約翰·惠得爲正直、勤勉而有能力之大政治家。彼無論爲自己爲國家，皆不取當時諸君主之誇張虛飾。彼不引入國民於戰爭，爲軍事的遠征而招集軍隊。彼愛自由與正義。彼似非彼生活時代之人，亦恐非我等時代之人。

彼四圍皆是貪慾之鄰人，然不爲自衛而編成軍隊。當一六七二年路易十四世不但犯侵入聯合州之罪，且重複其過失之時，此不幸之國因此而終於不能抵抗。於他處亦同樣被侵，因之海牙 (La Haye; the Hague (den Haag; s'Gravenhage)) 之愚劣民衆羣歸其責任於約翰·惠得，虐殺彼及彼之同胞。

然後奧蘭治公拿騷之威廉方得爲荷蘭之真正君主。彼以抵抗外敵侵入，爲其最初之職務，自握主權者之權。

力，兼做軍事獨裁官。

荷蘭人本來勇敢，彼等謂與其讓步於敵人，寧可使洪水汎濫其國。挖斷防海隄岸，聽荷蘭沈沒海中，很像其後世拿破侖怕嚴冬來襲而退卻之模樣。路易十四世看見大海當前，亦不得不向後退卻（一六七三）。

歐羅巴之元氣因對付可惡之一個君主而恢復，一個有力同盟因對抗法蘭西王而起。德意志帝國（利俄波爾德一世）、西班牙、英吉利、丹麥對路易十四世而結同盟。拿破崙之威廉則爲此同盟之中心，結局六年之後締結平和條約（尼美根（Nimegne; Nymegen）媾和（一六七八）），聯合州保有其領地。

威廉之人望非常盛大直至死時爲止（一七〇二），彼在其聯合共和國爲絕對君主。彼被指名爲英吉利王時（一六八八），亦以王之名義繼續統治荷蘭，其對於英吉利國民之權威，恐怕不及其做總統之權大。

\* \* \* \* \*

然在第十七世紀聯合州之歷史，與其說是歐羅巴之戰事，不如說是荷蘭（內西蘭）國民殖民地之大發展。如前所述，葡萄牙人最初越好望角而築根據地於東印度。迨葡萄牙被西班牙征服時，此等商館爲西班牙王忽視，殆有完全遺忘之觀。荷蘭人與西班牙人戰爭不絕，遂佔領此等商館。彼等創立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Est India Company），其目的在容易佔領各商港，其殖民地則指定好望角、南阿非利加之勇敢的蒲耳人（Boers），實爲此等初期殖民之子孫——彼等雖佔領錫蘭（Ceylan; Ceylon）島，然其後即割讓於英吉利。彼等又置根據地於巽他（Sonda; Sunda）列島、爪哇（Java），是爲世界最富裕地方之一，今日尙爲彼等所有。彼

等組織西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 occidentales) 此是彼等建設之新阿姆斯特丹 (Nouvelle Amsterdam New Amsterdam) 卽後日改稱紐約 (New York) 者，亦殖民於基阿那 (Guyane; Guiana) 安提耳列島 爲欲保護其巨大之商船隊，彼等用其堅強之忍耐力與其冷靜之執拗天才，徐徐作成壯觀之艦隊，說者謂在第十七世紀某一時期，或當推爲世界第一。蓋其時西班牙 之大艦隊 (Grande Armada) 已爲暴風毀滅，英吉利 之海軍尙未產生，宜其『蓬蒿稱王』了。

於是可驚之富國出生，同時諸工業亦增大繁榮。布魯塞爾、登凡爾 被驅逐之喀爾文派，南特勒 令撤回後被驅逐之法蘭西新教徒，不論文人、紳士、工匠，以及藝術家之精英，幾無不以荷蘭 爲遁逃之淵藪。

既得富與自由，則精神文化亦遇到磨鍊之機會。印刷機數目增加，自能產出神妙作品。第十七世紀之來頗實爲文學的、科學的產出之一個主要中心地。在巴黎 不能刊行之許多法蘭西 著述，皆於來頓發現。荷蘭 大學招聘各國有名學者爲教授，凡欲保有其著作、思想之自由者，皆來荷蘭。笛卡兒 曾在此地住過數年，猶太系之葡萄牙人 賓挪莎 (Spinoza) 在阿姆斯特丹 送其歲月（一六三二至一六七七），勇敢之寬容使徒，兼爲『百科全書』 (Encyclopedie; Encyclopaedia) 先驅者彼爾·培爾 (Pierre Bayle) (一六四七至一七〇六) 曾逃避於鹿特丹。想出透視鏡者爲阿姆斯特丹 之眼鏡匠。大物理學者海亘史 (Huyghens) (一六二九至一六九五) 與初行顯微鏡觀察之雷文胡克 (Leuwenhoek) (一六三二至一七二三) 皆爲荷蘭人。

然法蘭德斯人 與荷蘭人 所以能爲第一流者，尤以其繪畫之特出。自近代繪畫始祖之法蘭德斯人 范·愛克



(Van Eyck) (一三七五—至一四四〇) 以後，得比肩於拉斐爾、提香、米拉斯開斯之優勢藝術家，先後輩出。盧本斯 (Rubens) (一五七七至一六四〇) 爲偉大色彩畫家，其作品之豐富至可驚嘆，歐羅巴各博物館不但有彼之許多名畫，普通總有彼之有數傑作。

荷蘭派之林布蘭 (Rembrandt) (一六〇六至一六六九) 恐比盧本斯還要好，彼爲最有霸氣，最有深趣之畫家。彼所畫之人物，無不具有真正之魂靈，此畫家可稱透徹之心理學者。其他若凡·代克 (Van Dyck) (一五九九至一六四一)、拉斯達爾 (Ruydael) (一六二八至一六八二)、夫朗茲·哈爾斯 (Franz Hals) (一五八〇至一六六六)、泰尼埃 (Teniers) (一五八二至一六四九)、撲特 (Potter) (一六二五至一六五四)、約爾丹斯 (Jordaens) (一五九三至一六七八)、揚·斯坦 (Jan Steen)、斯奈得斯 (Snyder)、墨次斯 (Mezzu; Mezzys)、荷培馬 (Hobbema) 等皆爲此有光輝時代之人物。在此世紀之荷蘭小國民，其繪畫(肖像畫)尤其是風景畫(較歐羅巴各國，獨收好果。假使他日繪畫術有發見新方法之希望，此亦畢竟是事實上所得有的希望，但將來之繪畫能否將這些詩的情緒，同那些真實景象結合一起，現在就無從加以推測。

\* \* \* \* \*

能風靡第十七世紀之後半者，祇有路易十四世治下之法蘭西精神。歐羅巴之生活與法蘭西之生活密接融合。自查理五世及其後繼者爲西班牙日夜追求而終於獲得之優越權，今也竟將爲法蘭西所佔奪。

爲歷史上最長之一的路易十四世之絢爛治世(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在法蘭西國民固然爲最有光輝

者，然同時又爲最悲慘者，固然爲最多產者，然同時又爲最不吉者。

當路易十三世死時，其子路易十四世不過滿五歲之一小兒。依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而由母后奧地利之安（Anne d'Autriche）攝政，安並無何等之政治的才能。法蘭西王妃爲非法蘭西人之際，從巴威之伊薩伯拉（Isabeau de Baviere [Isabella von Bayern, D.]）至蒙提荷之厄熱尼，此等女人之政策不是禍其夫，即是害其子。所幸奧地利之安，絕不摹仿喀德鄰與美提契之馬利。彼女以處理大國事件最巧妙之人物爲顧問，繼並採用爲宰相。此即黎塞留臨死時候，推薦與路易十三世之樞機員馬薩朗。

此等兩個外國人合辦之政府，即一個意大利男性一個奧地利女性之政府非常遭人白眼。但馬薩朗並不注意這些事情，彼愛有實體之權力，視嘲弄、詩歌及非難之小冊子，幾如無物。彼利用其地位，以國庫之出費，肥其私腹，送許多嫁資與其貧姪。彼雖不考慮其個人的威嚴，然甚顧慮法蘭西之威嚴。彼不打破人與事對彼之障害，只想續行黎塞留之大事業（一六四三至一六六一）。

此次治世初期王之宰相與高等法院間發生不少葛藤。這種葛藤使馬薩朗感覺人心次第漸棄自己而去，高等法院爲已而上奏，中產階級不肯支付由此樞機員豐潤智力不絕想出之附加稅，民衆被惱於飢餓，紳士對於黎塞留強迫之服從，願彼等出而代爲復讐。宮中女官與貴婦人亦抱敵意，無一非取反抗馬薩朗之氣勢。然而西班牙風之文學與騎士的武俠之發達使彼等日益增大，有時且將與以若干優越的價值。此等不滿之徒羣起而作成弗倫德黨（La Fronde）（一六四八）。

惡時機一齊而來，公臺對西班牙軍，雖得郎斯(Lens)之勝利（一六四八）然巴黎民衆到處築成街柵，迫小王逃往聖·澤曼。

不久馬薩朗簽訂威斯特發利亞條約，由此法蘭西得到亞爾薩斯。然外交之勝利並不在諸侯心上，今日吾人所抱之神聖祖國觀，非當時之人所知尤其是紳士。在羅克拉利姆斯有光輝之勝利者公臺，可以不矢忠誠於法蘭西王，轉而指揮西班牙（一六五一）見之者毫不以為怪，其時之人心即此可見一斑。優雅之著述家同時又為騷亂之煽動者累斯樞機員（Cardinal de Retz）、內木爾公（Duc de Nemours）、羅什孚科公（Duc de la Rochefoucauld）、羅翁公（Duc de Rohan）得·隆格維爾夫人（Mme de Longueville）等皆所謂法蘭西偉人，亦表同情於公臺。諸侯之弗倫德黨遂與民衆之弗倫德黨合體。

但以如此之兩體怪物，勉強結合，決無可以久長之理。巴黎人忽嫌惡公臺，重迎王歸（一六五三）。

無巴黎之支援，公臺亦無從立足。彼被與自己同為偉大將軍而忠於王家之丟楞，在斯泰尼（Stenay）打破。

馬薩朗與克倫威爾同盟，頓時添出新勢力。砂丘之戰爭（一六五八）公臺所率西班牙軍敗北，西班牙不得已求和。庇里尼（Pyrenées）條約（一六五九）於法蘭西極有利，法蘭西遂取回亞多亞、盧西雲（Roussillon）。法蘭西少年王與西班牙王女結婚。此時馬薩朗亦蓄有遠大心情，所以反對其姪女馬利·曼契尼（Marie Mancini）與所愛之路易十四世結婚。

轉瞬之間馬薩朗死了（一六六一），彼雖以卑劣因法蘭西而取得莫大之富，到此與以寬恕，亦無失出之嫌。

何以故？實緣彼做主訂定威士特發利里庇里尼兩約，確定法蘭西現在之國境，迄今對抗法蘭西而結合之兩個難於和解的敵國西班牙、奧地利，竟能使之分離，此皆馬薩朗之功，誠足以掩其罪而有餘。

路易十四世之法蘭西出現，當時歐羅巴國民之狀態如下。

西班牙為戰爭不斷而沒落，人口亦減少而呈悽慘之狀。海軍殆全絕滅，通商亦苦不振，僅宗教審問張其勢威。西班牙已不能保有葡萄牙，葡萄牙已謀叛而決定與西班牙分離。西班牙王腓力四世為放浪不羈之遊蕩兒，竟笑視其最大帝國之瓦解（一六二一至一六六五）。其後繼者查理，尙儂病身，常患虛弱，幸運、智巧二者俱說不上。

意大利劃分甚細。其時歷代之薩發公已藉其軍事的、政治的才能，築其勢力於意大利北部。諸國政府求與同盟，薩伏依公則因與其王室有直接利害關係，故僅與法蘭西、德意志帝國、西班牙等國同盟。熱內亞共和國、威尼斯共和國皆尙強。大然其勢力已覺減退。其餘意大利各國全在悽慘之境況中。那不勒斯、西西里、薩丁、朗巴底皆上受西班牙統治之重壓。教皇領地則有比橫行田園的浮浪人（Malanians）還要跋扈之強盜，例如俄西尼（Orsini）家、柯倫那（Colonna）家、沙拉（Sciarra）家等大諸侯皆是。多斯加納、非拉臘（Ferrare；Ferrara）諸公為主君之日尙淺，追從於西班牙政策之下，但貪快樂與金錢。

德意志從此殆難稱幸運。優柔不斷、生性怠惰之皇帝利俄波爾德（Leopold）一世（一六五八至一七〇五）

對於奧地利以外之德意志諸國，僅有名義上之權威。

此諸國中最強大者看去像是布朗登堡。布朗登堡大選舉(Grand-électeur; Great Elector (Gosse Kurtz, D))侯腓特烈·威廉(一六四〇至一六八八)不論平時戰時，遇事均甚巧妙。彼於一六五七年與瑞典人共擊破波蘭軍後，侵入華沙(Varsonnie; Warsaw (Warschau, D))，自此遂由未勞(Wehlan)條約獲得脫離波蘭之普魯士。

霍亨索倫(Hohenzollerns)家之光榮就是這樣產生。彼等忍耐力強再加以屢次之掠奪、陰謀、戰爭，由此二世紀後，遂成爲可恐之一個強國。

\* \* \* \* \*

瑞典則自考斯道夫·阿多夫死後，繼承者爲其女克利斯提那(Christine, Christina)(一六二六至一六五四)這個智能優勝而不思議之女性，既不能治國，並不能治身。彼女因愚劣之浪費，用盡其父所得之財富，寢食於驕奢傲慢之中。其最後之退位由瑞典言，殊爲幸福。彼女於退位之後，棄其國而以豪縱淫蕩，驚動歐羅巴之宮廷。其後繼者查理十世(一六五四至一六六〇)爲考斯道夫·阿多夫之甥，於其極短治世期間，殆全以與波蘭、丹麥戰爭而混過。因爲愚劣之戰爭當時流行於北方諸國民間之故。彼從丹麥取斯卡尼亞(Scanie; Scania (Schonen, D))，從波蘭取利服尼亞(Livonie; Livonia (Livand, D))，瑞典遂爲波羅的海之主人公。其強固之軍事編成，殆以與其他歐羅巴諸大國之同等勢力，付給瑞典。

波蘭亦戰爭不絕，與俄羅斯戰，與土耳其戰，與瑞典戰，與德意志帝國戰，紛紜糾纏莫可究詰。波蘭雖未改宗路德派，但亦為宗教上之分裂所苦。因為波蘭人雖多數奉羅馬·加特力克，尙有少數歸依希臘正教之故。波蘭又苦於無政府狀態。王由選舉而任命，諸侯視農民如奴隸，此等諸侯甚勇敢同時又甚無智，甚貪慾同時又甚浪費。波蘭憲法有一條，國會之決議當以滿場一致為之，規定「自由否認權」(Liberum veto)，此種奇妙規定將使政治為不可能。波蘭王國實為科薩克人(Cossacs; Cossacs)立陶宛人(Lithuanians; Lithuanians)德意志人等諸人種之龐大集團，其中真波蘭人並不能占多數。所以此王國漸趨分裂，希臘正教之科薩克人大叛亂，其結局彼等成為獨立，且將終於變易主君，則因彼等已歸屬於與彼等同教之俄羅斯皇帝(一六五三)讀可哀之波蘭歷史，固無論何時，皆為對於俄羅斯之絕望的、英雄的戰鬪歷史。

當波蘭日就衰頹之際，俄羅斯忽然勃興。第十三世紀莫斯科之君主較他諸侯稍占優勢。到第十六世紀，莫斯科公號稱「恐怖王」之伊凡四世(Ivan IV le Terrible)(一五三三至一五八四)比先人更大膽、更殘酷、更敏捷，遂取皇帝(Tsar; Ozar)之稱號。雖僻在莫斯科之蠻地，伊凡之蠻行已足使人震驚。彼激怒之餘殺死自己之子，雜殘虐於諧謔，等專制於行樂，結果遂致濫用死刑與刑罰。彼到處發揮其血腥之權威，直至西比利亞(Siberia; Siberia)中央。彼計畫征服西比利亞，竟告成功。

彼死後為俄羅斯統一瀕於危殆之混亂時期，彼之事業完全破壞。有人名叫狄麥多流(Demetrius)一般以彼為真正皇子(Tzarévitch)使正統之皇子退位，入於帝國中心莫斯科(Moscou; Moscow)市之克累姆

林(Kremlin)宮。然狄麥多流人皆呼爲波蘭人，不久成爲嫌惡之標的。貴族(Boyaris)對彼運用陰謀而暗殺之。其時俄羅斯陷於無政府狀態，利用其毫無防備，波蘭人、瑞典人、科薩克人蜂擁而來。俄羅斯諸侯中一人名米雪爾·羅曼諾夫(Michel Romanoff (Michael Romonov, D))，被選爲皇帝，防護瀕於危殆之國民的獨立(一六一三至一六四五)。彼由俄羅斯驅逐波蘭人，迫令仍返波蘭。彼及其子亞歷西斯(Alexis (Alexei, D)) (一六四五至一六七六)確立俄羅斯之勢力。

俄羅斯尙爲野蠻國，全不知歐羅巴之事物。實際伊凡恐怖王已理解西方文物之力，早取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之若干制度、風習，灌輸於彼以凶暴君主支配之野蠻人間。米雪爾亞歷西斯一世及亞歷西斯二世亦用同樣辦法，開拓走向彼得(Pierre; Peter)大帝之路。然文明須徐徐輸入，其進步多是外面好看，不求實際。所以第十七世紀之俄羅斯除戰鬪於帝國境上與努力守其疆土外，更無何事可做，亦不想其能做什么事。

匈牙利因分裂而無力。

土耳其之軍事編成仍極強固，然蘇丹終被囚於後宮血腥之陰謀，回教亦忘了歐羅巴。

\*

\*

\*

\*

\*

在一六六〇年之法蘭西，無論其爲軍事的，抑爲精神的，皆可推爲世界上最大強國。這是偶然遇到此種人到來，此人發揮其絕對權，所歷時日，又在半世紀以上。權力會無如此絕對之先例，何則？全民一致願隸屬於一人，此非野蠻之武力所能做到，必由彼等之衷心尊敬，方能成立。

馬薩朗死時，羅翁之大司教問路易十四世，今後當依賴何人，王答吾依賴吾。實際王在長期治世之日，不但自己支配法蘭西事件，即關於歐羅巴之事件，亦由王親自支配。彼深信爲王者多是非凡之人，爲最高之無過失的存，在其至高無限之權能亦係出自神之委託。路易十四世依彼之一切榮譽而爲神之代表者，此時代之法蘭西著述家以普緒埃（Bossuet）爲首，樹立神權說。其說會由歐羅巴其他諸君主熱心採用。

彼寬大而非非常勤勉，彼所備者即此一德，然因此德畸形增長遂形成一種罪惡即傲慢。爲其超人的，尊大的可驚之傲慢，彼不得不犧牲其幸福，更可悲者，並其臣下之幸福亦常爲彼所犧牲，其虛榮心能使一切成爲黑暗，彼之過失層出不窮，遂演出極可笑之事。

彼對於王者二字之崇拜，出於內心，含有非常之強力，彼能將一切忘卻，猶不止此，尙能蔑視他自己極深刻之信仰心。彼敢反抗教皇，因爲教皇在羅馬，加彼之使節以無關輕重之過失，彼嘗正式要求其釋明。假使教皇不肯讓步，則羅馬教會之長子或將由此分裂，亦未可知（一六六四）。

彼賢明，彼甚幸運所以能得有名人如利翁（Lionne）、服傍（Vauban）、科爾伯特（Colbert）、盧福亞（Louvois）等，爲之輔佐。此等人之所以得爲全能，因能具有必要之兩個根本要素，即以軍隊與金錢貢獻於王是。盧福亞所貢獻者爲強力之軍隊，科爾伯特所貢獻者爲寬裕之財政。此兩個幫手一死，事態就全然惡化。

科爾伯特（一六一九至一六八三）在其尊大之貴族的廷臣中，不過爲一個小中產階級。路易十四世好留貴族於宮廷，使中產階級之人入內閣。嚴密、正直、酷毒而辦事認真之科爾伯特，能以嚴整堅固統御財政。在心愛奢



華、快樂、戰爭常要金錢之君主內閣中，巧於管理國庫，決非容易之事。彼為商務部長時，頒布保護、監督之嚴格制度，甚至數年間禁止小麥出口。彼手定各種工業規則，干涉到極細密之點，結局激勵個人之企業心，或竟使之癡癡。此等商業上之保護政策最初雖生幸福之結果，終局全歸失敗。彼發起國營工業（哥布蘭（Gobelin）、普末（Beauvais）、聖哥班（Saint-Gobain）諸工廠），以傳播法蘭西人向未知道之工藝。

然科爾伯特之主要事業在於統制財務與編成海軍。此兩方面為彼真活動的方面且甚幸運。彼依海軍服役名冊之登錄，確定水兵之募集，建造軍艦。一六六四年僅有軍艦十五隻，到科爾伯特身死時，已造成二百七十六隻。航運公司亦開辦了好幾個，為欲保護商船，擴張海港，建築堡壘，並開掘幾條運河。其中有連接地中海與大西洋之蘭圭多克（Languedoc）運河，乃因利開（P. P. de Riquet）（一六〇四至一六八〇）之天才與清廉而成功。

盧福亞（一六四一至一六九一）與科爾伯特同出身於中產階級，為軍隊之改革者，並為規定嚴格階級制度之人。彼對於大貴族、小貴族之各士官，強要嚴格之規律，雖打破許多弊風，然又生出別種弊竇。要之路易十四世要求於彼者，在以人數衆多訓練有素歐羅巴中推為最強、最良軍隊，貢獻於其主君。

服榜（一六三三至一七〇七）在國事上之位置，雖不如科爾伯特、盧福亞之重要，然為非常偉大之天才且為建設者。當法蘭西人才輩出之時代，服榜為最居優勢之一人。彼變革軍事的技術，想出新築城法，至今日尚殘留其一部，又想出鎗上刺刀，以代昔日之刀鎗。使步兵（步鎗隊）同時備有飛彈與白刃，使武人知戰爭之悲慘。身為最可恐之專制君主僕人，竟敢向其主人，宣告專制政治可惡之結果。

路易十四世親政之初年爲幸運的（一六六一至一六七八），法蘭西到處波及其權威與法律。對於西班牙人最初之戰爭，極爲順手，爲時不過數個月，已征服法蘭德斯、法蘭斯、孔德。於是荷蘭、瑞典、英吉利結同盟而阻止法蘭西之進出，此時路易表示慎重，不再向前進兵。彼終放棄法蘭斯、孔德而保有法蘭斯德（愛斯拉·沙伯之靖和一六六八）。

彼仍不許荷蘭人之阻止自己，彼與瑞典、英吉利締結同盟條約後，借一口實侵入聯合州，絕未受何等抵抗，渡過來因河（一六七二）。無軍隊之荷蘭人只好求和，然空言豈能使初登世界舞臺演重要戲之征服者退卻。路易十四世果然拒絕提出於彼有利之條件（全布拉班特之割讓），另送去到底不能接受之提案。

在法蘭西成功之前，歐羅巴又形成新同盟。德意志帝國人與西班牙人同盟於荷蘭人，法蘭西軍侵入法蘭斯。孔德。丟楞所率別軍渡來因河，是卽所謂敏速有光輝亞爾薩斯之役。然不久丟楞已不能不由敵前退軍，優勢十倍於我之敵近在咫尺，竟能爲安然之退卻，其冷靜固可驚，其大膽亦有令人難及者。可惜丟楞終在薩爾斯巴哈 [Salzbach (Salzbach, D.)] 中斃而死（一六七五）。

旋卽於尼美根締結和約，法蘭西取得法蘭斯·孔德（一六七八）。

此時路易十四世恐怕已達到法蘭西隆盛之最高點。

凡有說法蘭西語之地，皆歸屬於法蘭西王。商業繁榮，軍隊得無敵之名。微弱之西班牙王與怠惰之德意志皇帝同樣無力，英吉利王密寄好意，熱內亞之總統低頭平身來朝，凡爾賽 (Versailles) 圖爾及爾 (Algier; Algier)。

西里亦能見法蘭西之船。此等勝利皆因世界的阿諛而得到意外之讚美。

\* \* \* \* \*

前此路易十四世會屢犯過失，且皆是追悔無及之過失。然終不如一六八五年之過失，於彼全治世中，可稱為最大之過失，是即所謂廢止南特勅令。

路易十四世真心偏向敬虔的，彼每日出席於彌撒，然其敬神之念尚不至於棄其王權。何以故？因彼自信代表神之權威，所以無論國事無論教區之宗教行政，皆不許教皇之干涉。法蘭西教士亦信其服從於王，比服從教皇，較為忠實於神意，故亦助王。在法蘭西教士總會中，並經決議王以政治為限，不服何等宗教的勢力。是為法蘭西教會自由（*Libertés de l'Église gallicane*）之確認（一六八二之『四條宣言』（*Déclaration des quatre articles*）），教皇英諾森十一世對之盛唱異議。

因此路易十四世為欲證明加特力克教徒之善良，決心處罰新教徒。彼早非在宮廷跳舞會跳舞之少年有才智的君主，亦非優雅的拉·發利·扶爾（*La Vallière*）美麗的蒙泰斯蓬（*Montespan*）之愛人，並非縛在來因河畔見偉大河流而戰慄的勇敢騎士。彼因秘密結婚與詩人斯卡隆（*Scarron*）之寡婦老巧陰謀家弗朗沙·得·曼特農（*François de Maintenon*）同在一起，可憐竟染了都雅之風。此女為亨利四世友人法蘭西大教徒之高貴詩人阿格利巴·多俾內（*Agrippa d'Aubigné*）的孫女，當多俾內成為信心家後，為欲忘其少年之惡劣行為，教育其孫女時不用新教思想。所以彼女以不吉之傾向，刻入於非常從順之王心。於是取消南特勅令，禁止一切新教徒

之禮拜（一六八五。）

數年以前迫害已於暗中開始，一六八五年以後成爲公然之殘酷。百五十萬之新教徒卽佔法蘭西國民十二分之一，非於流刑與廢棄中，選擇其一不可。守信仰者殉教，例如色芬（Cevennes）山地之農民本爲貧賤可哀之人，被捕於以盧福亞爲執行人之歸田龍騎兵，處以絞罪，其他四十萬多人逃亡外國。

就此等人之智能德行言，確可稱爲法蘭西之英華。彼等今已中止其爲法蘭西人，彼等或赴日內瓦，或赴達尼希，或赴拉丁，尤其是赴柏林者，約在一萬人以上。彼等貢獻法蘭西之精神生活、義勇、產業於外國。聖巴托羅摩之虐殺誠爲一件不名譽之事，然比到廢止南特勅令，不過是無心之兒戲。路易十四世同法蘭西都受了不能再起之致命傷。

然法蘭西全體皆當爲其共犯者。極偉大之辨論家於法蘭西文壇負最美著述家聲譽之普緒埃，曾承認之。彼於所著之雄辨而無條理之一書中，努力自白其罪狀，竟謂新教徒諸派分裂，欲期信仰統一，非實行一切破壞不可。觀當時第一流著述家辨明其巨大罪惡之言，則雖謂出於全體法蘭西人，亦非過言。

就外交政策上說，廢止南特勅令，亦直來不吉之結果。路易十四世既與奧地利、西班牙爲敵，一六八五年以後奧地利、西班牙尙未媾和，又不得不敵對瑞典、德意志之新教徒全政府。英吉利革命急速成立，與法蘭西感情最惡之敵卽奧蘭治之威廉已由荷蘭而入爲英吉利王（一六八八。）

第二回之同盟又復形成（一六八九。）此爲全歐羅巴以法蘭西爲對敵之同盟。法蘭西軍越來因河，盧福亞

命令焚燒丟楞十五年前途意掠奪之宮廷伯領地。此次戰爭誠爲火災、死刑、掠奪相伴之凶暴行爲！誠當得凶暴行爲四字！雖然，我可哀之德意志，何故不忠實守此記念，偏欲於過了文明二世紀之後，希望爲更加殘酷、更加野蠻之行爲呢！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何故又要重演殆使一六八九年之荒廢爲無意義且令人嚇殺的不名譽與滅落呢！

爲對抗此等敵人，法蘭西以強大軍隊爲必要，不得不勉加努力。就兵役者二十萬人，四面國境皆見血腥戰爭。一軍在德意志戰，則他軍侵入薩伏依，一軍在荷蘭戰，則他軍侵入比特蒙，更有一軍在愛爾蘭上陸，意欲支持廢位之詹姆士二世（不成功。）

就大陸言，卡提那（Catinat）、盧森堡博得有光輝而無利益之勝利。然在海上自經過拉·哈格（La Hoguette）一度戰勝後，法蘭西艦隊仍在拉哈格被破壞而燒棄（一六九二）。於是英吉利艦隊遂爲世界第一且爲唯一之艦隊，英吉利恃此存續其優越權。

此次之勝利敗北皆足使法蘭西日就疲敝，非讓步而媾和不可。利斯威克（Ryewick）之媾和一六九七。法蘭西失去最近征服之諸地，盧森堡歸西班牙，羅朗歸於羅朗公，亞爾薩斯之一部復歸於德意志皇帝。奧蘭治之威廉確認爲英吉利王。得最有實惠之分配者爲薩伏依公，彼取得蘇撒（Susa）、薩伏依、尼斯（Nice）、尼羅羅，列於歐羅巴君主之中。

利斯威克之條約在大王看來，不但敗北且甚屈辱。

\* \* \* \* \*

法蘭西全陷於貧窮慘暗之中，然其所爲之新愚行即新戰爭，尙在增加其荒廢。

無論什麼時候，多是西班牙貽禍於法蘭西的。每逢西班牙有事，法蘭西出而容喙，總是弄成失敗到底之不幸。

路易十四世及兩個拿破侖是爲最苦毒之實例。

病弱之西班牙王查理二世苦於無子，其家督遂成爲一切貪慾之對象。此對象爲：(一)除葡萄牙之意俾利亞 (Iberia) 半島；(二)除教皇領地及比特蒙、威尼斯之全意大利；(三)南亞美利加及北亞美利加之佛羅里達、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墨西哥、安提耳列島和古巴；(四)極東之菲律賓羣島、加羅來恩 (Caroline) 羣島，直可自成一世界。

繼承此宏大之領地，有正當繼承資格者二人。即查理二世之兩個姊妹：一嫁路易十四世；一嫁德意志皇帝利俄波爾德。此宏大之帝國歸於路易十四世之子，還是歸於皇帝之子，尙在未定之天。

當查理二世死時，指定路易十四世之孫爲繼承人。英吉利及荷蘭提議分割西班牙遺產，即主張不要路易十四世之孫繼承王位，但使法蘭西領土，爲擴大之分配。然路易十四世注重其家族之發展，以彼之孫安朱公爲西班牙王。在路易十四世之想像，果能以波旁王家所出彼之孫，實行繼承查理二世王位，不啻與掘斷庇里尼山脈相同 (1700)。

此種過失已很重大，彼非但不悟，更加以可恐之極重大過失。英吉利王威廉死後，路易十四世違反里斯威克

條約，謂非由寄居聖·澤曼之詹姆士二世之子，繼承英吉利王位不可。英吉利人聞之，大爲憤慨。

歐羅巴戰爭再開始，各國境競爲白熱激烈的殘暴戰爭。聯合軍統率於兩個偉大將軍，薩伏依公友仁 (Eugène; Eugén (Eugenio, \*)) 統率德意志帝國軍，馬爾巴羅 (Lord Marlborough) 卿統率英吉利·荷蘭軍。法蘭西軍方面丟楞公臺、卡提那均已逝去，服榜老耄無勇，王亦不聽其言，維爾拉拉 (Villeroi) 斐耶 (La Feuillade) 兩將軍凡庸無能，足以指揮一軍者，僅有封多姆 (Ventôme) 公。於是在布楞寧 (Blenheim) (註) (一七〇四年八月十三日) 拉密宜 (Ramillies) (一七〇六年五月十三日) 法蘭西軍連告敗北。

(註) 英人稱赫克斯泰特 (Hochstadt) 一役爲布楞寧之戰。此因戰地在多瑙河畔赫克斯泰特市附近布楞寧村，故有此兩個名稱。

西班牙王腓力五世雖與法蘭西同盟，然不能對抗英吉利軍。直布羅陀爲英吉利艦隊佔領，嗣後二百年間英吉利於地理上毫無變更，所以仍繼續此奇妙佔領。

路易十四世求和，然提出之條件過酷，不能接受，戰爭遂再開始。法蘭西從未曾消耗如許人口、金錢、希望之事。但路易十四世尚在荒廢之凡爾賽宮中，保持其尊大中含有悲壯之尊嚴，此最大之不名譽雖由可視爲罪惡之過失而發生，而彼仍能保持其王身之偉大。

結局於馬爾普拉開 (Malplaquet) 敗 (一七〇九) 後，叻維拉爾 (Villars) 元帥之福隆，法蘭西不惜重大犧牲，終能於代能 (Denain) 得到最後之成功 (一七一二)。

但亦並未得到多大助力，不過能够做成不甚慘酷之和約而已。與英吉利之媾和在烏特勒歧成立 (一七一

三) 繼利俄波爾德而立之皇帝約瑟 (Joseph) 一世，則於其明年在拉斯塔忒 (Rastatt ou Rastadt) 始能同意於前項談判 (一七一四)。

烏特勒歧條約直到法蘭西革命，還不失為歐羅巴外交上重要法律的一個基礎。

法蘭西於歐羅巴領土，並未失去絲毫，僅在亞美利加，失去紐芬蘭 (Terre-Neuve; Newfoundland) 諾法斯科細亞 (Acadie; Nova Scotia) 但西班牙王遺產全被分割，為西班牙王之法蘭西王孫，於法蘭西及西班牙皆不能享到幸福。今也與從前之荷蘭同樣，以意大利全土歸屬西班牙 (可哀之意大利隨外交家高奧，由奧地利轉交西班牙之手) 薩伏依公維克托·亞馬丟斯 (Victor Amadeus) 二世為王，得西西里。在德意志則布朗登堡選舉侯腓特烈三世為普魯士王——布朗登堡選舉侯與薩伏依公為此後約二百年成就統一德意志及統一意大利兩王室之祖先。

英吉利祇保有直布羅陀，但英吉利已顯示其海軍力於世，並顯示其陸軍力。在西班牙殖民地，得到自由通商權利 [免許船 (Vaisseau de permission)] 每逢戰役，以努力增造舉世無比大艦隊之庇護，英吉利對於世界一切事件，無不演重大之任務。

明年路易十四世死，迄其最後之日止，仍一樣保有君主之威嚴 (一七一五年九月一日) 生前雖犯着種種過失，然死時仍不失為偉大之王，其激發世界的狂喜，幾令人疑其狂喜之欠缺禮貌。得·曼特農夫人於王未曾斷氣之先，早離宮廷而隱居聖·西爾 (Saint-Cyr)。



路易十四世之長期治世共稱爲好戰的時代，所以收獲頗多。彼爲創始法蘭西之智的勝利者，當彼在位之後，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一切宮廷中，無不用法蘭西語會談，無不建築含有凡爾賽趣味之宮殿，無不效法法蘭西宮廷華麗奇怪（grotesque）之儀式以誇耀於人。

同時法蘭西之著述家以其明朗之文章、確固之論理、冷靜調和之純粹體格，當然到處被人摹仿。

法蘭西之社會受深刻之變化。對於黎塞留尙挑撥其最後之特權，在弗倫德黨時，竟敢做出叛亂形態之諸貴族，祇知以侍王起居爲事，並運用陰謀維持奴隸的名譽。中產階級已舉若干之功績，又能鑑別良窳，造作財產，至此遂得置身第一流職務。金錢始爲社會生活之重要機關。於尙爲有光輝貴族階級包圍之絕對君主政治時代，社會漸由金錢之民主的勢力，次第變爲民主的。

路易十四世之戰爭與軍隊誠能以幾分之魅惑的勢力，給與法蘭西，然吾則謂自一六三五年至一六九〇年半世紀間光華四照之諸著述家，方算得優越的法蘭西之真正作者。

自此以前，全體的文學除希臘人及拉丁人外，事實上不見存在。無論如何偉大之作家，不能作成一個文學全體。雖以丹第、莎士比亞、亞瑟、凡提茲之天才，拉培雷、蒙坦之甘美幻想，然用近代語，則於一切種類之文學，絲毫不能作成表現其精妙姿態之傑作。直至第十七世紀之法蘭西，始能以其散文家與詩人，與希臘、羅馬相匹敵。

說到演劇，因彼爾·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一六〇六至一六八四）、拉辛（Jean Racine）（一六

三九至一六九九) 莫里哀 (Molière) (一六二二至一六七三) 三人之力強思深，當然佔得首位，彼等固不能凌駕莎士比亞、埃斯基拉、亞里斯多芬之上，但彼等之光榮殆得與之匹敵。彼等有法蘭西精神，尤其是有第十七世紀法蘭西精神之特徵，即依其風雅、秩序、調和，別具解頤之滑稽、沈重的雄辯。高乃依第一出世之作爲西德 (Le Cid) (一六三六)，其少壯而優雅之感激殊與彼之老齡不相應。拉辛有許多傑作，如安德羅馬克 (Andromaque) (一六六七)、布利坦尼卡 (Britannicus) (一六六九)、腓德爾 (Phèdre) (一六七七) 等作品皆常見其不易看出之悲劇的力，與深刻感激，相結合。直到後來彼所寫之埃斯忒 (Esther)、阿塔利挾 (Athalie) (一六九一) 爲一種宗教的悲劇詩，其文體乃益臻精練。莫里哀較上述兩個悲劇作家，似乎更覺偉大，唯彼真有大膽的、象徵的、粗暴的描注不盡的奇想橫溢之喜劇，計有塔丟夫 (Tartuffe)、偽善者 (Le Misanthrope)、女學者 (Le Femmes savantes) 等劇。彼與莎士比亞同爲有普遍性與永久性之人。

巴斯噶不但爲天才的幾何學者、偉大的物理學者，彼又爲極銳敏的諷刺家、與猶太人書 (Provinciales) 一六五七，極深奧的道德家、冥想錄 (Pensées) 一六六二。巴斯噶 (一六二三至一六六二)、拉·布律耶爾 (La Bruyère) (一六四五至一六九六)、拉·羅什孚科 (La Rochefoucauld) (一六一三至一六八〇) 三人中誰亦不能與以何種高下之決定，總之三人皆巨匠皆爲創造者。因彼等而法蘭西語乃現出其本質的品格，其形象之精確妥當與其明快之味實能以多大之力給與真正思想。

拉·封騰 (La Fontaine) (一六二一至一六九五) 爲當尊敬而被人尊敬之詩人，在一切文學之中，皆占

特異之地位。善緒揆（一六二七至一七〇四）於其著作，亦與其辨論相同，能作驚人英雄辨。

此外皆屬第二流，然此時代實為豐富，即此等第二流作家著作已覺甚多，若在其他時代，早足使之生色。如所謂爾達盧（Bourdalone）（一六三二至一七〇四）、得·塞文耶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一六二六至一六九六）、方隆（Fénelon）（一六五一至一七一五）、布瓦勞（Boileau）（一六三六至一七一七）、累那爾（Renard）（一六五五至一七〇九）等皆是。

除去伯里克理斯時代，無一人能與此醒目的文學才能所開之花，比其鮮豔。以此指路易十四之時，殊嫌不當。無論其為高乃依，無論其為拉·羅什孚，科無論其為巴斯噶，並無所待於路易十四世。即觀於其他諸人（莫里哀、拉辛、善緒揆）對於王之影響，亦未見有法蘭西文學之隆盛，必與路易大王結合一氣之強有力證據。

文學均占第一，論其藝術則甚平凡。查理·勒布朗（Charles Lebrun）（一六一九至一六九〇）、尼古拉·浦桑（N. Pousin）（一五九四至一六六五）尚有更為偉大之腓力·得·盛班尼（Ph. de Champaigne）（一六〇二至一六七四）等之作品，終不能與法蘭德斯人、意大利人相匹敵。即就凡爾賽之建築而論，若以與俄德式教會及復興之美麗宮城相比，終未免相形減色。

在第十七世紀後半，除法蘭西來說，其藝術文學亦無何等可觀。然就科學言，則有不朽之偉人三：一為德意志人來布尼茲；一為英吉利人牛頓（Newton）；一為荷蘭人海耳史。但科學絕少偉大之進步，因文學的勢力，能如暴君的支配羣衆心理之故。

來布尼茲（一六四六至一七一六）與牛頓互爭積分學發見之名譽（一七〇〇）算定空間無限小時間無限小之可驚方法，誠能與人以代數學、幾何學所想不到之效力。然積分學之先輩無論如何，似乎當推來布尼茲，此深奧之數學者同時為多產的、獨創的哲學家，實為通各時代最偉大人物中之一人。彼之天才像笛卡兒之天才，亦涉於萬事萬物。彼且超越其現實時代，想及國際語與國際和平。

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改革合理的機械論，以單純明瞭之方法，認定萬有引力之大原則。決定物體落下之力，為太陽周圍吸引地球之力，地球周圍吸引月球之力。知以三稜鏡分解太陽光線為單純要素，其法亦出自牛頓。彼著優美之一書，規定光學之根本法則。

略述來布尼茲、牛頓之後，不可不略述荷蘭人海亘史（一六二九至一六九五）彼雖沒有根本的發見，然以海氏優美之天才，探究數學、光學、機器論上最困難問題，又對牛頓所提出之放射說（*Theorie de l'émission* [*Emanationstheorie*, D.]），唱為堂堂之波動說（*Theorie de l'ondulation* [*Undulationstheorie*, D.]），直至最近始承認其確有理由。

畢竟因牛頓、來布尼茲、海亘史之誕生，然後在巴黎則有學士院科學部（*Académie des Sciences*），在來比錫則有學士院，在倫敦則設王家協會（*Loyal Society*），巴黎發行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avants*），來比錫發行阿克達·埃盧提托拉姆（*Acta eruditorum*），倫敦發行哲學會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學者之數亦覺非常增多。然由科學世界所見之第十七世紀後半，比之誕生伽利略、培根、巴斯噶、笛卡兒、哈維，不免有後遜

於前之威。

\* \* \* \* \*

當歐羅巴同盟欲向路易十四世稍稍奪取其初期征服地時代，北歐羅巴全被兩個君主之空想所攪亂，此兩君主就其野蠻性與強力獨創性言，處於完全相反之地位，兩君主為誰？一曰瑞典王查理十二世，一曰俄羅斯皇帝彼得大帝。此兩君主之競爭者中一人留永續的事業，一人則反陷其國於不幸，彼得大帝為建設者，查理十二世為其帝國之破壞者。

查理十二世為國王時（一六九七），瑞典頗為繁榮。大將軍考斯道夫·阿多兒留其軍隊以遺嗣孫，查理十一世（一六六〇至一六九七）留其財政以傳嗣子。為利服尼亞霸者，君臨波羅的海，依其勇敢臣下之宗教信仰仰與彼等對君主矢忠誠而強固統一之瑞典，洵不愧為第一流國家。

新王查理十二世為欲疲敵其國，遂從事於活動。彼先與丹麥·俄羅斯戰，殊覺容易成功，丹麥立時讓步，俄羅斯雖在那爾發（Narva）全軍覆沒（一七〇〇），然仍繼續抗爭。

戰勝俄羅斯之查理十二世，侵襲波蘭人，在其地又得勝利。波蘭王薩克森之奧古斯德（August）率領薩克森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合成之軍，大敗於科肯呼遜（Kokenhusen）（一七〇一），瑞典軍入華沙，在克利沙（Clissow）再勝，入克拉可夫（Cracovie; Cracow）（一七〇二），在浦爾圖斯克（Pultusk）三勝，入波森（Posen）及托倫（Thorn）（一七〇三），於是全能之瑞典王即波蘭王位於斯坦尼斯勞斯·雷什欽斯基（Stanislas Leszinski）；

Štamulaus Leszczynski) 取薩克森之奧古斯德而代之。後又得數次勝利而入薩克森，命恐怖之薩克森王婿和(一七〇七)。此時爲歐羅巴同盟對抗路易十四世而戰爭時代，所向無敵之查理十二世，成爲平分歐羅巴專制君主之一人。於是此征服者之初登舞臺，已大放其眩耀人目之光輝。

查理十二世想以自己爲第二之亞歷山大，於固守征服地外，更設立新計畫，思欲征服版圖宏大之俄羅斯。彼越尼門(Niemen; Niemen)河，渡培雷西那(Beresina; Beresina)河。然此與對後來一個征服者之情勢同樣，以俄羅斯人之執拗不屈，並有寒氣與遠路爲護符，故能戰勝強敵。雖得烏克蘭(Ukraine; Ukraine)之科薩克人及其首領馬塞巴(Mazepa)的助力，然查理十二世之軍隊終疲勞於勉強遠行與嚴寒氣候，完全在波耳多瓦(Polawa)覆沒(一七〇九)。一時使歐羅巴驚愕之瑞典軍事權威，至此遂爲決定的破滅。

查理十二世尙有驚人舉動，卽能以五年之長期間，不帶一兵，不名一錢，潛匿於土耳其人中，意在取回其敗北之損失，又因其無定見之政策，更欲與俄羅斯皇帝和睦。彼突然歸國，向諾威與丹麥進軍，當攻圍卑爾根(Bergen)之際而身死(一七一八)。彼死後，瑞典痛受俄羅斯之侵入，俄羅斯軍直抵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因結尼斯塔特(Nystadt)條約(一七二一)，不得不放棄波羅的海諸州。

查理十二世簡直同小孩一樣單純腦筋之人物，其心理所以容易理解。彼因欲戰而好戰，彼以戰爲其愛好之娛樂，至由戰而惹起災禍，絕不擺在念頭上。總之彼爲勇敢、頑固、癡愚而有害之人物。

\* \* \* \* \*

俄羅斯自此以前，全與歐羅巴文化相離，自遂其孤獨之發達，但一至第十八世紀初年，殆已成爲文化之大國，民在一向分裂而無教育無力之國民，能得如此驚人之迅速發達，其原因全在彼得大帝。雖自皇帝亞歷西斯（一六四五至一六七六）及繼其後之皇女索菲亞（Sophie; Sophia）（一六八二至一六八九）早想輸入西方之制度，風習於莫斯科，然以比彼得大帝所成就之事業，則又卑卑不足道了。

彼得·亞歷克挨末智·羅曼諾夫（Pierre-Alexiévitich Romanoff）當其長兄腓俄多爾（Theodor）爲皇帝時，祇有四歲（一六八二）。統治之運命似未能向彼而來，因爲彼尙有兄伊凡，而其姊索菲亞亦非肯輕擲權利之人。所以彼得在幼年時代，必須離皇位而別尋生活，學德意志語、荷蘭語，熱中於海軍與戰爭，若說到一個「新」字，不管什麼，彼都覺得珍奇，彼之性質蓋已粗暴野蠻而易怒。彼因爲要做皇帝，在先得軍隊之忠誠，其姊索菲亞遂被幽閉（一六八九）。彼曾說過，如其以後發生不平時，就使弄到殺人流血，彼亦要阻止禍亂之開始。自此時至彼死時（一七二五），帝國中已無一人，敢以舉動、言論，反抗彼之意思與消遣。

莫斯科之社會比今日之俄羅斯，要小得不知多少倍。西接波蘭，西北接利服尼亞。利服尼亞已被瑞典征服，住民多是路德派之德意志人。南方爲不屈之科薩克人與克里米亞（Crimée; Crimea（Krim, D.）半島，亦早經土耳其人佔據。

彼得對於此等鄰人，開始戰爭，最初不甚如意，後因其不屈之執拗精神，遂能爲有利之展開。彼在尼爾華敗後，對於查理十二世，得到波耳多瓦之大勝，獲得波羅的海諸州。彼轉兵向土耳其人，進出於多瑙河流域。其地住有摩

爾達維亞人 (Moldaves; Moldavians) 塞爾比亞人 (Serbos; Serbs) 羅馬尼亞人，雖未被人征服，然已隸屬於土耳其人。彼大膽竟進兵雅西 (Jassy) 其小軍隊在胡西 (Husi) 爲土耳其大軍所破，且被包圍 (一七一) 沈着到令人大驚之喀德鄰皇后，出其寶石，買收領土耳其兵之總理大臣巴爾塔提 (Baladji) 若非想到此種最善方法，彼得恐將死在包圍中。拍羅脫 (Pruth) 條約由是締結，皇帝由是被解放，敗北軍仍不失戰爭之名譽。阿速夫 (Azoff) 約定返還土耳其，此謂一面敗北，一面還能得到救助。

然實際上彼得既爲自由之身，卽不返還阿速夫。土耳其人亦專心於征服摩利亞 (Morée; Morea) 無暇取回克里米亞半島。

對於敵人不感恐怖之彼得，近來專心於一種空想的計畫之實現。彼在白海 (La mer Blanche; White Sea) 有阿康哲爾斯克 (Arkangel (Archangelsk, R.)) 波羅的海有利服尼亞，阿速夫海有阿速夫，彼以爲已有十分之海岸與軍港，今而後可以造強大之海軍。但此仍不能認爲十分，彼欲建設兼有商港、軍港、首府之大都市。欲實行建設此種新都，當在由拉多加湖 (Lac Ladoga) 注入波羅的海之尼發 (Neva) 河形成的沼澤地，然於用人工建設都市，不大合式，因其地全屬泥濘低窪之故。

然此都市彼得斯堡 (Petersburg) 終告成功 (一七〇三) 由俄羅斯各地方，召集幾千幾萬勞工卽農奴、兵士、科薩克人、卡爾摩克人 (Kalmoiks) 等，不論到着與否，彼等因受寒氣與困難而斃者，爲數甚多。都市臨河流而築，與花崗巖之岸壁，同時建設。此岸壁雖遇水漲，終能保護岸上之建築物。



此都市不但爲強制的建設，並同時爲強制的移民。一舉而移來農民三萬人，等於強迫驅逐。建築物與民衆無一非出於強制與人工。彼得斯堡和亞歷山德里亞一樣，皆由一個人之道輿而來，並非偏於事態之必然性。

彼得大帝於其治世之初，長期旅行於歐羅巴，即德意志、奧地利、法蘭西，然滯留較久者，當推荷蘭與英吉利。彼得從回到其做君主之野蠻人間，即不問情由，實行其大改革。

俄羅斯無軍隊，無財政，無海軍，可以說是什麼亦沒有，所有國人盡是無智之徒。對於迷信的、狂信的人們，如何談得上革新，然竟無法抵抗，只好聽從彼得之所爲。警察、司法、財政萬事皆取階級組織，務使便於統制。西方向以中央集權主義相誇，彼得之壓倒的建設，直可以蓋過西方。軍隊亦照歐羅巴風編成，從來以不從順著名之司教等人，亦不得不從君主之決定。貴族皆如在巴黎、倫敦、維也納，須得順次爲外觀華美之饗宴，彼等除受苛酷之軍事的訓練以外，別無特權之可言。

同時彼得又開工廠，掘鑛山，築道路。專念農事，其勅令涉及極細微事情，連播種、耕作之進行次第，亦用命令規定。招聘比俄羅斯人有賢明經驗之外國人，使執教鞭於陸海軍學校。不撓不屈，監視一切，考慮一切之彼得，創立造幣廠、醫院、印刷所、博物館，及諸科學之學士院。萬事煥然一新，彼在俄羅斯，欲以半世紀之努力，趕上西方費四世紀工夫纔得進化之路程。

極摹古風之俄羅斯人，發生憤慨。彼等呼此等風習爲德意志風，能使彼等恐怖。外國人例如日內瓦人勒福爾 (Lefort) 幾乎以一人佔盡諸要職，因此憤慨倍加。然彼得只知守着自己之意思，一直向前進行。有高呼非難之聲

者出現，就使此種頑迷派爲自己家族，彼亦用笞責、流徙、死刑，使之歸於沈默。彼曾笞責其子亞歷西斯，後竟處以死刑，並以殘酷手段，抑壓其子諸友反對改革而爲漠然之陰謀者。彼依野蠻行爲，課文明於其臣下，然課文明終是課文明，不得以其行爲野蠻，並譽其課文明爲非課文明。

繼承彼得大帝之女帝及皇帝，皆採用彼得同樣之政策。彼等皆專謀進步，不惜投其壓倒的專制政治之富源而爲偉大改革者。

喀德鄰一世繼承彼得（一七二五至一七二七）這個小而美兼有膽略才智之德意志女子，當其未爲皇后之前，邂逅一個男子，做成身分不相稱之豔事，此人名叫孟錫哥夫（Menchikov），他很像所謂連陞三級，由兵士陞尉官，由尉官陞將軍，由將軍陞首相，最後此首相遂以皇帝讓與彼女。

彼女即位後二年而死，亞歷西斯之子彼得繼其後（一七二七至一七三〇），孟錫哥夫直放逐之於西比利亞。一七三〇年有一新女性即皇位，俄羅斯在此世紀，可稱爲女天下。

彼得大帝姪女果蘭（Courland）大公妃安娜·伊凡諾夫那（Anna Ivanovna）守德意志之傳統，造德意志人之宮殿，增加刑罰，拷問，放逐之數。彼女委政治於其愛人即其馬夫德意志人俾隆（Biren（Biron，D.））而死，宮廷之陰謀庇護此無賴漢。彼得大帝之女依利薩伯對兵士演說，宣告其爲女帝。記得千五百年前，近衛兵以羅馬帝國與愷撒，正是如此。

法蘭西自路易十四世死後，彼滿五歲之曾孫繼其位，是爲路易十五世。有才智之士官奧爾良公腓力攝政，此

人當時剛滿四十二歲，爲人雖有精神，然遇事懷疑，能忍耐而偏於仁慈方面。

從大王晚年陰鬱的宗教壓迫與戰爭熱幸得解放之法蘭西中產階級與貴族，摹仿執政，公然敢爲放蕩與不敬虔。所以不論宮廷與都市，祇知奢華與快樂，與往時之嚴格情形對照，殆可謂爲急激之解放。

財政非常拮据瀕於破產，攝政暫時躊躇之後，依賴以巧慧名之蘇格蘭人約翰·勞 (John Law)，請其設計。約翰·勞纔基於最近之新信用制度，開辦一個普通銀行。彼所發行之證券，可擔保坎拿大及密士失必之宏大地，又可擔保印度與塞內加爾所設新商事公司之通商。約翰·勞爲國家之總經理，無法停止之投機因而開始，遂使諸國之冒險家，齊集於巴黎，於是與國庫混合的勞銀行所發不幸之證券，驟然發生意想不到之高價。但此高價當然不能維持，約翰·勞遂與其制度同時宣告破產，聳動世間之耳目（一七二〇）。此冒險祇剩奇妙之結果，法蘭西之紙幣制度長期陷於不信用。

轉瞬之間路易十五世已屆成年（一七二三）。

此怠惰之少年男性在其曾祖所甚愛之王位，竟不感到何種興味。彼於其治世之長期間，率由大臣代爲統治，所有即位後法蘭西王國之種種不幸，彼皆熟視無睹，但知拱手垂衣裳而已。

話雖如此，當其治世之初，並無所謂不幸。十六年間身爲大臣（一七二六至一七四三）之夫利烏利 (Fruili) 樞機員，深願平和，其平和亦非常貴重。可是當時統率政府者，一個是與爾良家之腓力，夙以恣意放蕩家見稱，一個是夫利烏利，誰亦知道他是平庸的老人，唯有此兩種人，確真能爲平和盡力，所以在法蘭西深覺幸福。

但是平和亦有好幾次瀕於危險。路易十四世當時曾抱一奇妙之空想，以爲法蘭西得與西班牙同盟，能於庇里尼對面，將柏達家後人就其王位，則其十分有利，無待多言。孰料現做西班牙王腓力五世之安朱公，表面雖願與法蘭西爲友，內中實欲逞陰謀。彼以西班牙女王依利薩伯法內塞帶來馬德里之狡猾意大利人阿爾培羅尼（Alberoni）爲大臣，此抵抗法蘭西勢力之阿爾培羅尼，事實上爲真正君主。

在英吉利繼承女王安之後者爲漢諾威家之佐治（George；George）一世（一七一四至一七二七）與佐治二世（一七二七至一七六〇），皆不得爲個人的行動，連欲爲之意思亦不能有。此非如法蘭西和西班牙，由宰相爲王代理而來，乃是英吉利之革命當然收穫之結果。議會保有其權力，以故英吉利議會政治之根本原則已經確立，換句話說，就是確立責任內閣制度，其確立雖出於銖積寸累，然因此卻得到確乎不拔之實力。今也大臣若無兩院同意，決不能行其政治。

佐治一世、佐治二世與其說是英吉利人，實在還是德意志人，因爲彼等多是漢諾威家之人，所以對於大不列顯之事態，全不感到一點興味。彼等寧願委國事於佔過半數之惠格黨，即由長老教會信徒、商人、銀行家、工業家聯結而成之黨派，並聽其繼續掌握政權。故由議會惠格黨選出之首相窩爾波爾（Walpole），其人能二十年間保有其權力（一七二一至一七四一）。

不管是惠格黨是攝政，不管是窩爾波爾是夫利烏利，要皆可以說是不欲戰爭。然彼等迫於無法不得不戰。一七一八年西班牙人於西西里上陸，即佔領西西里。英吉利人不能坐視，當時平格（Byng）提督所率英吉利艦隊，

容易分散西班牙艦隊，使之潰滅。究竟與西班牙同盟，抑與英吉利同盟，法蘭西攝政於兩國間，不得不選其一，終局決定取英吉利爲同盟國。於是腓力五世即時求和，解去阿爾培羅尼之職。

後此十年，夫利烏利雖非出於本心，仍不能不加入「波蘭嗣統戰役」(Succession de Pologne)。兼波蘭王之薩克森選舉侯奧古斯德二世死於一七三三年。法蘭西政府欲在斯坦尼斯勞斯·雷什欽斯基，定一嗣統之人，遂使廢王之女馬利·雷什欽斯基加與路易十五世結婚。奧地利、俄羅斯支持奧古斯德三世，西班牙則與法蘭西同盟，然雙方均怠慢於會戰。一七三八年，在維也納締結和約，西班牙王之子領有兩西西里王國，多斯加納歸於他日當爲未來奧地利女帝夫君羅朗公法蘭西斯之手，奧古斯德三世爲波蘭王，斯坦尼斯勞斯王爲羅朗公，彼死後羅朗應歸法蘭西，以上皆該條約所訂定。

由此戰爭祇得屈辱之奧地利，轉其軍鋒於土耳其(一七三七)，然雖有俄羅斯爲同盟，未能收到絲毫利益。以法蘭西之介紹，訂結和約，法蘭西大使維爾納夫(Villeneuve)在君士坦丁堡，受正式之優待，再從事於改訂條約(一七四〇)。

一七四〇年在第十八世紀政治史上爲重要年。俄羅斯與普魯士兩個新國家加入於歐羅巴之事態。馬利亞·德利撒(Marie-Therese; Maria Theresia (Theresia, D.)) (一七四〇至一七八〇)繼承查理六世，依利薩伯(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一)繼承安娜，腓特烈二世(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繼承腓特烈·威廉，好戰的托利黨取惠格黨而代之。庇德(Pitt)繼承窩爾波爾。在法蘭西，夫利烏利年老不能阻止戰爭，彼死於一七四三年，

法蘭西政府遂爲過失重重之政府。

一七四〇年德意志皇帝查理六世以其宏大領地（奧地利、巴威、匈牙利、米蘭、巴馬、孟都亞、比利時）遺贈其女馬利亞·德利撒，此女即嫁於羅朗公、夫朗西斯者。然巴威選舉侯、薩克森選舉侯及西班牙王薩丁王皆自以有繼承權，同唱異議。

欲規定此繼承權利，非乞靈於武力不可，此係衆所共知。然正當繼承人馬利亞·德利撒直爲正面之騷動，彼女以大膽有決斷力且有才能之大臣爲輔佐。彼女竟得同時登位之普魯士少年王腓特烈二世，作爲好敵手，此時彼女滿二十三歲，腓特烈滿二十二歲。

\* \* \* \* \*

腓特烈二世爲歷史上最不思議人物中之一人，彼全憑其破廉恥與天才，做成特異之人物。

一六四八年彼之曾祖父朗登堡選舉侯腓特烈·威廉不過一德意志無名之小君主。威斯特發里亞條約成立，始以東部波美拉尼亞與彼。彼遂有宮廷、軍隊及財政。

其子腓特烈取同樣之慎重政策（一六八八至一七一三）。彼由皇帝乞得王號，成爲普魯士王腓特烈一世（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

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一七一三至一七四〇）爲非常奇怪之人物。粗暴而敬神的彼懷有如次之單純的正式思想。第一爲君主所認爲緊要者，應得統率強力之軍隊，第二非有財力，不能得強力之軍隊。故說到彼之貪

怒，誠令人聞之而嫌惡，然一日爲其兵士，彼決不吝多費。

如此熱中軍隊之『軍隊王』(Roi sergent (Soldatenkönig, D.))，然決不好戰。像是視爲自己性命之玩具，不敢輕觸一指，唯日憂其毀損的小孩一樣，彼捧其一生於軍隊之募集、武裝、準備、演習，處處求其完整，但實戰決不輕於嘗試。

王國一切大小事件無不嚴加監督。除軍隊外，如女子、官吏、學者、藝術家皆爲彼所嫌惡。唯彼始可稱爲普魯士王國之真正建設者。

此王像馬其頓王腓力對其子亞歷山大一樣，貽其子以豐富財政強壯軍隊而死，然彼頗惡其子。彼曾罵倒，幽閉，鞭打其子，並以處死刑相威脅，腓特烈大王所得於其父者頗多，但因受幾年之入牢與笞刑，恐將薄其恩誼之念。拿此父子兩人對照起來，殊覺奇妙。腓特烈二世絲毫不見敬虔之老朽兵狀態，彼喜與藝術家、音樂家、哲學家爲友，彼崇拜法蘭西之事物。然彼對於何物亦不置信，曾言彼爲無神論者。彼有機敏力有強的智力，爲可驚之狡猾實際家。彼聽其友人哲學家之偉大言論，仍不會湧起何等之人類趣味。彼輕蔑人類，尤其視女性爲無聊之物。彼不懂客氣亦不染惡習。彼不因失敗而挫折，亦不爲成功所眩惑，實做一個勤勉、頑固，而非非常偉大之王。身爲絕對君主，使用絕對權時，絕不使發生過失，彼殆示人以古來未有之事實。

彼亦熱中於文學及科學，建設好幾個學士院、博物館。彼頒布義務教育於普魯士，但此還是彼之大膽的嘗試。本質是軍事的好戰的，然決不因武人之要求，而犧牲民事的要素。彼對於民衆、貴族，誰亦不愛。彼無情無慈愛，可是

亦不作何等謬想，彼全憑理智以做事。彼能使手造之建築物即貪慾，堅固巖峻而難於調和之普魯士，成爲微弱之物而聽其指揮。

與馬利亞·德利撒爲對面之敵手，乃如上所述之一個君主。彼毫不躊躇攻擊彼女，並不借無聊之口實，突然侵入奧地利之西利喜阿 (Silesie; Silesia (Schlesien, D.)) 州 (一七四一)。法蘭西政府從古來方法，直向馬利亞·德利撒宣戰，西班牙亦同時出動。然英吉利與薩丁則黨於奧地利，於是此戰爭遂爲世界的戰爭，遇事常以和平處理之。窩爾波爾與夫利烏利，其人亦早不在。

戰爭不但行於大陸，於各海上亦行之。英吉利海軍憑其傳來之惡執拗，對法蘭西海軍追求戰勝，已插足於長期戰爭。

陸上之英吉利陸軍進行亦不見順利，彼等在比利時之封特訥 (Fontenoy) 敗北 (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法蘭西智能將軍薩克森人摩里士贏得幾次之勝利，腓特烈於波希米亞、薩克森，迭試巧妙之戰爭，然終不能得決定的軍事結果。此時路易十五世已由綑巴都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統御其不定的意思，全無繼續戰爭下去之模樣。愛斯·拉·沙伯之和約，以西利喜阿與戰敗之普魯士，法蘭西雖屢得勝利，然在荷蘭，在意大利，一無所得 (一七四八)。

經過此種慘淡之戰爭與平和後，祇有一人爲勝利者，是即前述之普魯士王腓特烈。彼得西利喜阿，對於歐羅巴之運命，已佔優勢地位，加以在德意志得人心，在法蘭西亦有名譽，尤其是彼於兩競爭國出戰之軍隊均能看透



其難醫之弱點。奧地利軍隊爲無訓練之冒險者，每逢戰事，只想脫營或掠奪。法蘭西軍隊犯病更甚，簡直是不訓練之兵士，其統兵將軍，又皆由王之戀人綑巴都夫人薦來之倖幸。

路易十五世與腓特烈同盟，戰勝馬利亞·德利撒後，又與馬利亞·德利撒同盟，和腓特烈開戰。此種巧妙外交世稱爲「同盟之轉換」(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其結果釀成七年戰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

於七年戰爭之初，古來不乏多災多難君主，然未有如腓特烈之甚者。彼以法蘭西、奧地利、俄羅斯、薩克森、瑞典、西班牙爲敵，其同盟僅有英吉利。但英吉利亦不過佐治王個人，就漢諾威問題抱着憂慮，至於大陸戰爭之勝敗，並無干涉之意。英吉利只要能够組織的勦滅法蘭西、西班牙兩國之海軍及殖民地，於願已足。

所以大陸之事，只可以腓特烈一個人自己來幹。彼先要收拾三個女性，就是德意志、女帝馬利亞·德利撒、俄羅斯之依利薩伯及被彼所作諷詩激怒的綑巴都夫人。對於三個同盟國軍隊，彼止有一個軍隊。但此同盟軍欠缺一致，彼可用各個襲擊法打破之。

然此戰爭於彼甚不合算。彼或由包圍彼之敵軍逃出，或在強行軍之後，與以不意之打擊，以一人做數人之事，宜其終於無效。亦會戰勝敵軍，但以實力用盡，非即時退卻不可。七年戰爭的軍事史簡直是描寫腓特烈個人之膽、冷靜、沈着的歷史。一面要與四國大軍相周旋，一面立於僅失一州或王位與生命全丟之危險地位，彼仍談申戲，發議論，盡力思索。彼與羅馬之愷撒一樣，能於最危急時，爲筆者，爲將軍，爲君主。

於此長期戰爭中，彼會蒙過幾次之大勝與慘敗，彼以爲毫不足驚。

彼於一七五六年侵入薩克森，乘薩克森軍與奧地利軍未合體時，在畢爾拿（Pirma）將薩克森全軍包圍。

一七五七年入波希米亞。在布拉格戰勝，然在科林（Kolin）爲奧地利軍所破，在獵夫村（Jägersdorf）又爲俄羅斯軍所破。彼雖連戰連敗，然過了兩個月後，在洛斯巴哈（Rossbach）復佔勝利（十一月五日）。洛斯巴哈與其說是戰爭，還是說爲戰爭之摹仿的好，因爲法蘭西軍、奧地利軍並未認真防戰之故。彼於拉頓（Leuthen）得第二次之大勝利，此勝利對於腓特烈，確能與以軍事的名聲。新教徒聚居之德意志，對於同盟的加特力克二大國之戰敗，送以不絕之喝采。在巴黎亦不認爲國民之災害，僅僅認爲小糾紛，故以有趣味之意致迎此敗北，且將在洛斯巴哈一戰，被腓特烈嘲弄，贈以『無能而可愛之將軍』雅號的蘇俾斯（Soubise），作爲詩歌以紀念其人。

俄羅斯軍於腓特烈極危險。一七五九年與一七六〇年俄羅斯·奧地利聯合軍收大成功。

然腓特烈能始終支持戰線。俄羅斯軍雖入柏林，彼並不絕望。依照一切偉大將帥之戰術，彼對於離散孤立之敵軍，集中全力而加以襲擊。於是彼在托爾高（Torgau）對奧地利軍，博得大勝利（一七六〇）。

對於無能而互相嫉妬的將軍所統率之法蘭西軍，腓特烈僅差副官隨便應付，且以極少數之普魯士軍，維持攻勢。

馬利亞·德利撒與依利薩伯斷然進行戰爭，並約定平分由普魯士王得來之戰利品。普魯士軍逐漸消耗，回復原狀殊覺非常困難。幸喜依利薩伯死去（一七六二），新皇帝彼得三世爲非常崇拜德意志者，不想續行其母之政策，於是與腓特烈講和，返還東普魯士於彼。另一方面瑞典亦從同盟退出，路易十五世之新大臣什瓦則爾

(Choiseul) 遂有願意講和之勢。馬利亞·德利撒至此孤掌難鳴，祇好不再想奪還西利喜阿。

一七六三年和約遂定（呼柏都斯堡 (Hubertsburg) 和約、巴黎和約）與戰爭之給光榮於普魯士王相等，和約亦給彼以許多利益。希望波美拉尼亞之瑞典，願得西利喜阿之奧地利，欲取波森 (Posen, D.) 之俄羅斯，只好大家丟開手。法蘭西更爲吃虧，將其殖民地全數讓與英吉利。

巴黎和約爲第十九世紀到來之前奏曲。此約確定普魯士之軍事的勢力與英吉利之殖民地的勢力。

\* \* \* \* \*

若要追溯從前來說，則非再檢閱亞美利加殖民事業歷史不可。

北亞美利加之開拓與殖民較諸中央及南亞美利加，爲時極遲。僅有法蘭西人與英吉利人，遂開拓者及移民於其地。然因不關心與過失之繼續不已，在亞美利加之法蘭西人事業，與法蘭西之勢力全不接頭。法蘭西人只知在歐羅巴戰爭，對於大西洋之彼岸，絲毫無建設之可言。宏大新大陸之語言北方說英吉利語，南方說西班牙語，法蘭西人連此世界之斷片亦不能保有。

然發見坎拿大內地者，實爲法蘭西人若克·卡提挨 (Jacques Cartier) (一五三四至一五四五) 彼之諸甥曾在其地經商。亨利四世任命拉·羅什 (La Roche) 侯爵，爲此新領土將。

爲坎拿大之發見者，然爲殖民地建設者之撒母耳·香勃連 (Samuel Champlain) 不可謂不宏大但其人口則皆不能。法蘭西人僅有六萬人。

同意移住該地，當已成為殖民地之根源。但如今日爭要移住之法蘭西人，

極爲亂暴土地雖稱肥

沃，可是一到冬天，便苦嚴寒，加以伊羅夸人 (Iroquois) 卽銅色人種之不絕侵入，非防不可。以故一六六三年之坎

拿大僅有法蘭西人二千五百名，黎塞留禁止新教徒來住其地。

英吉利之殖民地則發展極其迅速。一五八四年於一個地方上陸，因依利薩伯女王一名「處女王」(La reine

verge; Virgin Queen) 遂以處女王名其地。其氣候比坎拿大溫和得多，土地亦較易耕作，栽培煙草及甘蔗，發展

尤快。因黑奴之買賣，釀成使用奴隸之風，益使耕作容易。比北方銅色人種不好戰之土著民族，漸被歐羅巴人趕退。

一六七〇年白人之數約有一萬五千人。

一六二〇年有一種分離派 (由新教徒分離之一派) 來到新普里穆斯 (New Plymouth) 彼等巧於組織

自治共和國，彼等之數在一六四〇年達三千人。

然主要之英吉利移民實爲清教徒，彼等曾建設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彼等一心向着強力之信仰與自

由，懷抱如火之熱腸，來到此新造之國。其時在本國之英吉利人，埋頭於他種計畫，對於散布新大陸之少數同胞，宜

其無暇注意。初不料此種無人照顧之馬薩諸塞人，閱時未久，卽已非常繁榮。一六七五年波士頓 (Boston) 僅有七

千個住民，馬薩諸塞已有住民六萬七千人。

荷蘭人不得不讓新阿姆斯特丹於英吉利，其後改稱紐約（一六六四）。紐約人口雖見增加，然尚不如波士頓之增加迅速。當烏特勒支條約成立時，其人口祇有五千八百人（一七一三）。

威廉·彭（William Penn）統率之夸卡教徒（Quakers）一團體，建設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此地不久即成爲亞美利加最富裕地方之一，一七一五年人口已有四萬五千人。

綜觀此等移民，其宗教的信仰極爲熱烈，風俗亦覺非常純潔。此種移住純出本人自動，與後世之專挑氣質偏於冒險者，送往新世界之辦法，絕對不同。此等移民皆爲忠誠之人，皆表忠順於英吉利之君主政府。只因不耐知事等之任性使氣與本國之貪慾，遂有確乎欲行自治之決意。所以此地之教育爲一般的，不認有貴族及世襲的貴族。蓋英吉利之此等臣民已早有共和的、民主的心情。

法蘭西人與英吉利人惹起紛爭時，對於此等強有力之英吉利殖民地，法蘭西人祇有坎拿大與路易斯安那（Louisiane; Louisiana）與之對抗。

一六七三年有一法蘭西人名卡弗利埃·得·拉·薩爾（Cavelier de La Salle），因爲安劄蓋阿（Ontario）知事而移住於坎拿大。彼向南方試一大探險旅行，彼認定密士失必河之河流，於其地建設法蘭西殖民地。於此稍見殖民之發展，因取路易斯安那之名稱（一七一三）。

要之，說到路易斯安那，說到諾法斯科細亞，說到紐芬蘭及坎拿大，其地域不可謂不宏，大但其人口則皆不能與英吉利相提並論。一七五〇年對於全亞美利加百二十萬之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僅有六萬人。

當七年戰爭之際，不能得到法蘭西援助之法蘭西系坎拿大人（Canadiens-Français），雖曾表示其驚人之勇敢，然終全被打破。統率法蘭西軍的英雄蒙特卡爾姆（Montcalm），於魁北克之戰役，受致命的敗北（一五七九），魁北克不久即降。

法蘭西依巴黎條約，遂不得不將在亞美利加所有之物，全數讓與英吉利。輕棄茫茫萬里之雪原，福爾泰雖曾議其愚不可及，然法蘭西除新奧爾良市與幾個安提耳列島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提到此種放棄領土舊事，人皆非難路易十五世之政府，但此係將全法蘭西有罪之過失，嫁之於少數人之身，持論難稱平允。假使法蘭西能不流貴重之血於愚劣的歐羅巴戰爭，踴躍送其國民，移住亞美利加，則北亞美利加當早已說法蘭西語，何至他日遺噬臍之悔。

然被棄於本國之法蘭西系坎拿大人，絲毫不肯受英吉利之支配，彼等仍墨守其語言、宗教、法律。此等法蘭西人組成之小羣，依然不失為法蘭西國民，於現在亦尚有相當之數目，但彼等固皆忠實服從英吉利王國。以故彼等對於往古之法蘭西旗與現在之英吉利旗，同抱崇敬之念。

\* \* \* \* \*

巴黎條約不但斷送亞美利加殖民地，並確定法蘭西印度殖民地之衰亡。

在第十六世紀正中之際，帖木兒（Tamerlan；Timur）之子孫名亞格伯（Akbar）者，蹈襲回教使徒以其可怕武裝成就偉大力量之職，確立霸權於印度斯單（Hindustan）。沈醉於怠惰與和平之印度住民，甘心受其羈梏，

改宗回教者爲數不少，然多數印度人（Hindous; Hindus）仍忠實於古來之婆羅門教。

婆羅門教（Brahmanism）之教訓雖可稱爲純潔，然完全是貧弱之形而上學，內容充滿奇怪之童話，實際祇能感動幼稚人。此教分許多宗派，與分布於印度半島之人種團體數目大致相同。對於穆罕默德之嚴峻一神教，佛陀之根本的虛無思想，婆羅門教祇能爲無力之抵抗。但人類常墨守自己祖先傳來之宗教，就使所說涉於空虛，終以其有多年香火因緣，不忍輕棄，所以一部分印度人依然守其婆羅門教，不過些小部分人僑於征服者大莫臥兒人（Mogols; Mogul），遂改宗爲回教徒。

大莫臥兒人爲苛酷、殘忍、放肆不誠實之主人。奧朗最布（Aurengzeb; Aurung-Zeb）（一六六〇至一七〇七）繼帖木兒、亞格伯而爲大建設家、大征服者。然其帝國迄彼死後，無人能接續下去。以致摩訶刺陀人（Malirates）塞克人（Sikhs）皆因其死而獨立。加之歐羅巴人亦乘隙而來，共爭此脆弱巨大帝國之斷片。

最初爲葡萄牙人，次則荷蘭人出現。後來葡萄牙海軍、荷蘭海軍皆失其海上霸權，至第十八世紀，祇有英吉利人與法蘭西人兩國互相對峙。

試辦印度之殖民與征服，首在給與大公司以特權。一六四一年黎塞留以印度通商獨佔權，給與東方·馬達加斯加公司（Compagnie de l'Orient et de Madagascar），累羽尼翁島（L'île de Bourbon ou Ile de Réunion）馬達加斯加島遂被佔領。一六七四年巴黎人弗朗沙·馬丁（François Martin）佔領本地舍利（Pondichéry; Pondicherry）島而買取之。當馬丁尙未死去時，市街已以繁榮稱，並爲重要之中心地。一五九九年英

吉利一公司早在本地舍利附近之瑪德拉斯 (Madras) 有所建設 (一六三九)。

此兩公司直至十八世紀中葉，尙並立而不相競爭。此時有一顯著人物，其後受法蘭西人忘恩之酷報者，其人名約瑟·丟普雷克斯 (Joseph Duplex) (一六九七至一七六三)，想出商業，征服混合一起之偉大計畫，此計畫至近代之英吉利始能實現，彼欲從印度人及英吉利人手中，奪取印度。英吉利人現有孟買 (Bombay)、瑪德拉斯、加爾各答 (Calcutta)，法蘭西人現有本地舍利、成德拉哥 (Chandernagor)、馬黑 (Mahé)，其勢力在伯仲之間。印度人數雖多至萬倍，然因分裂而成爲貧弱。

最初丟普雷克斯甚爲幸運，彼爲印度總督，編成印度兵一隊，使小數之法蘭西軍加強，遂得佔領瑪德拉斯 (一七四六)。然至訂定斯·拉·沙伯條約，祇得返還瑪德拉斯於英吉利 (一七四八)。

雖有放棄之命令，丟普雷克斯想置不理，一面仍恣其活躍，築要塞於本地舍利，征服得康 (Dekhan; Decan) 高原，與印度人交涉尤極巧妙，一時遂自信爲印度之霸者。法蘭西與英吉利早經宣布和平，英吉利人仍不解其武裝，彼等支持印度人，要求法蘭西政府，召還丟普雷克斯，路易十五素以怠慢聞，貿然讓步。丟普雷克斯非歸法蘭西不可，棄其一切友人，忘其一切事業，走上慘死之路而亡。

七年戰爭結束，法蘭西在印度一時的支配，由路易十五世，派遣一愛爾蘭人名拉利·托隆達爾 (Lally-Folendal (B))，使當防備之指導。然彼與法蘭西公司之代表者不能和協，在本地舍利被攻圍，臨了只好降服 (一七六一)。彼受國賊之非難而召還，到法蘭西後，送審判而處死刑 (一七六六)。歷史上殆無此陰慘之不正事件。



巴黎條約法蘭西在宏大之印度中，祇留一權力極少之面影。此即所謂孤立之三都市威德拉哥、馬赫、本地舍利。

任命爲東印度公司知事之大精力家克萊武 (Robert Clive) (一七一五至一七七四)，不愧一活躍之征服者、行政家，故能以印度斯坦與英吉利。英吉利人於反抗外人之孟加拉 (Bengal) 的中央地方，築一加爾各答要塞。統治孟加拉之印度大守，佔領加爾各答，捕捉住居其地之英吉利人，加以苛酷刑罰而殺戮之。克萊武以此爲好機會，遂與兵佔領孟加拉。因在普拉西 (Plassey) 得到難得之決定的勝利，纔能將印度斯坦之人口極稠密且最富裕之地方，弄到手中。自此繼續進行，致其他之印度君主，敗北的敗北，收買的收買，否則亦使變成無力者。大莫臥兒人阿拉姆 (Alam) 二世因其臣下甘作奸細，嫉與印度公司和睦，僅保有名義上之主權 (一七六五)。

克萊武不但身爲鉅富，並滿載名譽而歸英吉利。然被人以瀆職與侵佔罪名告訴，此告訴恐非全出詭告，但彼終被放免。結果彼以自己名譽橫被毀損，於審判後自殺 (一七七四)。

英吉利人在印度，已無可恐之歐羅巴人，與之競爭。彼等取孟加拉、得康、阿烏德 (Aoud)，印度斯坦全部遲早歸其征服，此係極明白之事。然此雖不得謂爲不幸，不過以從順、質樸之印度人，一旦對於發達太快之西方文明，似非彼等所能領受。彼等於英吉利人未到以前，飽受凶暴君主之壓制，彼等簡直是爲供其役使而存在，故能甘心做其奴隸。英吉利人固是貪慾無厭，但至少亦能在印度半島，隨便換給彼等以一點正義。文明人受外國支配時，當然是大爲憤慨，然對於始終爲饑饉、疫病、可恨之暴政所犧牲的無知識人，外國人苟能與以秩序、安寧、進步並自由

之片鱗，此種外國人已可稱爲慈善家。

\* \* \* \* \*

爲第十八世紀之光彩者，非戰爭，非外交，亦非遠地之殖民。

難道是藝術麼？藝術專就法蘭西說，有發托（Watteau）、夫拉哥那爾（Fragonard）、沙爾丁（Chardin）、格勒（Gros）、拉圖爾（La Tour），還有烏同（Houdon）、彼加爾（Pigalle）等可驚異之彫刻家，皆極爲優美，極爲微妙，用能放其光彩。差不多已經生出新藝術就是裝飾藝術（Art décoratif）。然爲第十八世紀之光彩者非藝術。何以故？則因此世紀並未能生出瑟凡提茲、沙士比亞、文西、米開蘭基羅、莫里哀諸人故。

科學頗見進步。但第十八世紀非因科學而有名。何以故？因爲牛頓、來布尼茲皆在第十七世紀出生，雖有拉瓦節（Lavoisier），就其精神之形態與其著述之性質言，實應屬於第十九世紀。

若以第十八世紀爲偉大之世紀，則當就其對於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各問題，能爲大膽之接觸，將人類精神由傳統之羈絆，設法解放。但上述各問題，並沒有在此時代解決，就人類之機關言，亦並不見有何等之決定，但其根本問題則已提出。人類對於將來，欲比已往更加努力，此事早經試辦過一回。自由、平等、博愛幾爲羣衆之公言，縱使此等語言能從黑板上白牆面擦去（擦去亦毫無關係），豈能從各個人及民族之良心擦去。現在尙未分明，交到何種運命，人類方能向前進展。宗教解放麼？厲行新宗教麼？還是改革舊來諸宗教麼？採用君主政治麼？獎勵無政府麼？還是讚美社會主義麼？此關於人類之合同與分離，吾以爲什麼都好。惟此第十八世紀能提出此類可恐之問題。

且欲由此以完成其正果。

此種事業不是建設，直是破壞。卽有志爲新建設者，非先將無知識之十五世紀間所留與後人且保有許多錯誤之古建設物，一律加以破壞不可。

此是法蘭西諸作家之事業。在第十七世紀諸偉大古典派之著者，於其偉大、正確、優美著作中，已將法蘭西語王座，準備齊全。法蘭西喬比在路易十四世治下之法蘭西政策，更能表示其優越之力，等到路易十五世治下，其優越尤比路易十四世治下確立。法蘭西之軍隊被征服，外交官被翻弄，移民在亞細亞、亞美利加被驅逐，然在法蘭西無甚關係。佛爾泰、多爾巴哈（*D'Albachi*）、摩伯丟伊（*Maupertuis*）、愛爾法修（*Helvétius*）住過之俄羅斯宮廷，狄德羅（*Diderot*）、德阿蘭貝爾（*D'Alembert*）住過之俄羅斯宮廷，馬利亞·德利撒之子皇帝約瑟二世哲學者皇帝（一七八〇至一七九〇年）的奧地利宮廷，一切用法蘭西風之吐林（*Turin*（*Torino*, I.））宮廷。荷蘭、瑞典、西班牙所有文明世界，到處漲滿法蘭西思想。一六七五年之法蘭西文學爲世界王者，一七七五年亦尙爲王者。一六七五年爲其形體之美麗，一七七五年爲其思想之偉大，於是法蘭西語遂爲國際語。

此種和平的侵入不能專說是法蘭西的，乃生於法蘭西精神、英吉利精神互爲有益協力之結果。

如前所述，英吉利人獲得政治之自由，又獲得印刷發行全無限制之自由。關於印行關係之訴訟，與普通刑事訴訟一樣，皆用陪審制度，其陪審官認爲有罪而處刑，亦僅說筆者煽動人心之話。議會政治依有責任之大臣而施行，亦依選舉議會而嚴密統制。如此對於否認與反對一切採用白晝公開之出版物自由制度，並採用指導一切政

策之議會制度，所以在英吉利之輿論，直居最高君主地位。

當第十八世紀初年有極大膽之二大人物，爲此種哲學的運動之先驅者，是卽法蘭西人培爾與英吉利人陸克 (Locke) (一六三二至一七〇四)。一六八一年以來逃亡荷蘭之培爾，既立於百科全書之先頭，作同樣大膽之辭書 (一七〇〇)。大心理學者兼纖細神學者陸克反對當時一致之感情，熱烈支持寬容之原則 (一六九〇)。駁斥絕對主義思想之議論，直與方隆、服榜同其形造之功。

此取論到第十八世紀，膽子愈放愈大，遂有高出現世紀以上之觀。此可由生在此世紀之大人物佛爾泰，爲其代表 (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

論佛爾泰之生涯，本不可作爲世人模範。彼有虛榮心，嫉妬頗深，以偉大之人而甘於卑屈，易於發怒，復讐之心尤強。彼缺少威嚴、淡泊與勇氣。彼寫令人生厭之喜劇，寫凡庸之悲劇，並未留一篇傑作於後世。然彼文體之明快，正確與其所用法蘭西語法之古今無對，實可爲後人標準，於諸偉大作家中，恐當爲最偉大之一人。彼以熱狂的努力，辨護寬容，因其辨護太過，反有強人爲此之嫌。吾人於偉大之道德上原則，卽在今日甚爲明白且甚爲普通，但由與此反對之思想，所引起之一切犧牲，亦僅得到以驚異眼光相視之原則，亦卽所謂人所表示之意見，就使與吾人相異，亦不爲罪之原則，此種原則皆受彼之賜，祇有彼能將此原則惠贈吾人。彼反對司法上之野蠻的習慣、拷問、沒收、拘票，最後彼以狂熱的感激、透徹的論法，辛辣的諷刺，並依六十年間種種之想像、理論，於人事則否定超自然、奇蹟、神聖等作用，於不得論證之宗教，則熱烈罵倒盲目的信仰。彼至此遂成爲『佛爾泰王』(Le roi Voltaire)。彼之

勢力成爲至高。此在今日其目不能見之強力姿態，尙能繼續存在。彼之著書今日殆不堪一讀，然其精神直流傳萬古而不磨滅，尤令人不勝奇妙之感。

就於政治、法律、歷史有賢明活氣之哲學者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一六八九至一七五五)，亦與佛爾泰相同，受英吉利思想之影響甚強。實際彼於其所否定，亦不讓佛爾泰之大膽。彼有明瞭而深奧之政治思想，以司法權與立法權之分離爲必要，從而承認國民代表之原則。

生出新思考法之『百科全書』實開始出現於一七五一年。對於修辭學者之大言壯語，古典哲學者之誤謬論理，神學者之傳統的信仰，在百科全書之著作者，隨處示以正確事實與精密技術。綜括百科全書之精神，可約之爲『科學之書』一語。將科學之學理，與一切事物相對照，結果僅以能得論證者爲真理，此在一七五一年，確爲完全嶄新，從未經人道過。雖巴斯噶早經道對此事，然宗教思想剝除在外。著作甚多之提德羅與其協力者德阿蘭貝爾 (一七七一至一七八三)、丟克羅 (Duclos) (一七〇四至一七七二)、蒲豐 (Buffon) (一七〇七至一七八八)、愛爾法修 (一七一五至一七七二)、多爾巴哈 (一七二三至一七八九) 則不將宗教除外視。

尙有一人殆與佛爾泰同樣，影響所及甚爲重大，此人卽所謂日內瓦市民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一七一二至一七七八)。彼於其私的生活，愚劣而動陷於罪惡，完全是一個無能之徒。論彼之反抗精神，非徒無益或且有害。彼謂人生本善，社會歪之，誠可稱爲隨口亂道之意見。此說明與事實相反，且傷害欲依進步思想卽欲借科學之力征服一切的全人類協同之希望。不幸遇見法蘭西革命當時之過激黨 (Jacobin)，奉彼之社約論

(Contrat social) 爲經典，鼓吹彼之壓制的社會專制。彼所創誇張之宣言的文體，比於佛爾泰文體之剴切沈重，不免時露寒苦之相。然直至第十九世紀中年，盧梭能得許多之讚美者及摹仿者。但無論就文體言，就思想言，彼於第十八世紀與第十九世紀，殊爲有害之煽動家。

由孟德斯鳩、佛爾泰、丟克羅、盧梭等有名人物所指導之戰鬪，再由無數無名殆等於匿名之協力者隨同援助，此種事實真能表示偉大革新時代之難抗勢力，其運動直蔓延於全歐羅巴。培卡利阿 (Beccaria) (一七三八至一七九四) 於一七六一年，發行優美之犯罪及刑罰論 (Tra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對人類之責任，立權利之原則。在英吉利則有斯威夫特 (Swift) (一六六七至一七四五) 笛福 (Daniel de Foe) (一六六〇至一七三一) 一爲極大膽之著述家，一則留其可愛著述於後世。然欲知此世紀之革新的精神，在加利弗之旅行記 (Gulliver's Travels) (一七二六)，在魯賓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一七一九)，皆能盡量現出。英吉利之大歷史家吉本 (Gibbon) (一七三七至一七九六)，德意志大批評家勒新 (Lessing) (一七二九至一七八一) 亦崇拜同樣之理性，同樣輕蔑宗教的傳統。

在自己動筆之偉大人物精神上，雖具有複雜之思想，然一入一般人心中，複雜卽變爲單純。此種布教看去似甚熱心，說到底亦止有數語。

「人對人爲神聖 (Homo Sacra Res Homini) (此言出於辛尼加，但辛尼加已被人忘卻。) 國民中之各個人於審判有對等之權利。進步在吾人之前，不在背後。能解放吾人者唯有科學。」

以上數語在今日全世界中，十二歲之少年誰亦聽到講過的簡單真理。憶昔古時代有若干代表者，雖費盡絕望的努力，然提及此種概念，記之尙覺可恥，以爲是極陳腐之話。但一到一七六〇年，此話便變爲毫不陳腐。能廣播此健全而強有力之法則於世界者，實由於受英吉利思想啓發之法蘭西的偉大第十八世紀，其功蓋不可沒。

\* \* \* \* \*

上文所述新思想，流行各處，連俄羅斯亦經其波及。是非指尙在野蠻之民衆，係指喀德鄰女帝（一七六三至一七九六）之宮廷與宮殿中而言。

喀德鄰爲嫁於大公嗣子彼得之德意志的小公女。彼得三世繼依利薩伯而卽帝位，彼女遂爲皇后。彼女直極巧妙地輕蔑德意志風物，信仰希臘正教，裝做讚美俄羅斯軍隊之狀態。彼女可憐之夫則正相反，係半懦弱而怠惰之小人，每晚沈湎於酒，輕蔑俄羅斯的一切，爲此名聲漸變惡劣。

彼當衆罵倒喀德鄰，喀德鄰卽向軍隊說，非倒此可哀之皇帝不可，隨宣言自己爲獨裁的女帝。彼得退位而投獄，四日後（偶然？）死於獄中。

古今來女性中如喀德鄰二世有宏大而堅實之知識者很少。彼女愛好藝術及科學，招聘法蘭西、意大利優美藝術家到彼得堡，又能以法蘭西語，書寫合於美術的筆札。此種筆札竟能與腓特烈大王之回想錄，不相上下。彼女亦如腓特烈深愛法蘭西哲學者卽孟德斯鳩、佛爾泰尤其是狄德羅。

但彼女非如腓特烈欲探究政治於爲其友人之哲學者。彼女遇事毫不敷衍，屢用暴力與詭計，實行其十分惡

耐之征服手段。彼女雖有人文主義之思想，然不合彼女之意者，或流放遠方，或沒收財產，甚則處以死刑，一日亦不肯放鬆。

腓特烈始終無嬖人，喀德鄰則愛人不少。屢次極自由的輪流變換，決不因年老而有所困難。由帝國言，實爲幸事，喀德鄰之愛人俄羅夫 (Orich)、挨爾美羅夫 (Ernelof)、索姆苦夫 (Zombot)、等當受其寵愛之時，與夫被其解僱之際，始終不願與聞政治，羣以取得豐富贈物爲滿足。得揮實權者唯有一人，名波騰金 (Gregori Potenkin) (一七七四至一七九一)。彼實慧敏能自己保有權力之實體與恩惠，聽女帝自由更換其愛人。

腓特烈與喀德鄰二人所取政策，大有相似之點，所以能相和合。此諒解會對於波蘭，爲嚴厲之遂行。

波蘭無國境，無軍隊，並無政府，能保其統一者，唯有語言。此一層直至今日，已閱一世紀半，迭經壓制亦屬無效。實爲不可破壞之實力。選出一人爲王，有許多勇敢而貧困，既乏訓練，又缺政策之貴族，圍之而居。迫於飢寒毫無教養之農民，爲等於奴隸之奴農。又有多數猶太人，比到奴農還要賤，其處境真與奴隸相似。無所謂中產階級。貴族對王，守住自己之特權，只以農民不餓死爲念。無論人家在那兒，開路德派、希臘正教，總不能搖動波蘭人之加特力克思想。

奧古斯德三世死，喀德鄰與腓特烈對於指名斯坦尼斯勞斯·波尼阿托夫斯基 (Stanislaus Poniatowski) 爲王，意見一致 (一七六四)。爲欲援助其候補者，俄羅斯軍入波蘭，佔領華沙。奧地利、法蘭西亦不唱異議。受助於喀德鄰使臣雷珀甯 (Repin) 之波尼阿托夫斯基王，雖得統治波蘭，然一如印度侯王要由英吉利駐在官，在旁



指揮，王則俯首聽命。

但波蘭國民實不願意此種連假面具都不戴之隸屬。

以宗教爲口實之革命起（一七六八），四年間獨立之波蘭人，支持勇敢於戰場，雖屢使黨軍（Partisan）之戰爭，瀕於敗北分散，然亦時得勝利而再造軍隊，頗覺難於捕捉。俄羅斯之主力軍隊正忙殺於與土耳其戰爭，喀德鄰明知專靠自己兵力，不能鎮壓此等叛亂，遂向腓特烈·馬利亞·德利撒交涉，提議分割波蘭。馬利亞·德利撒初尙躊躇，後以自己須有一分收穫爲條件，欣然承諾。腓特烈取波蘭部普魯士（人口八十萬），奧地利取加里西亞（人口二百六十萬），俄羅斯取立陶宛與白俄羅斯（人口一百六十萬，一七七二）。波蘭殘部僅以王居之名目，保存其獨立。

似此不合式之國際的掠奪，古昔固曾見過，後來亦難保其必無。此關於各大國之歷史，但此次罪惡之可憎，尤爲彰明較著。何以故？則因此次不幸身爲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臣下之人，中間並無俄羅斯人、普魯士人、奧地利人在內。且對於厚顏之掠奪，尙欲掩飾以較厚的偽善之故。其實此是第一次分割，尙不過長期苛酷暴君政治之序曲。然無論強者、弱者說到既成事實之應當尊敬，便能將一切良心癢癢，所以卒無再言反對者。

喀德鄰對於土耳其所企之戰爭，亦與對波蘭之戰爭同，毫不感有困難之事（一七六八）。土耳其軍已失去其從前初到歐羅巴使人震恐之熱狂與忍耐，今其軍隊大率陷於懦弱，指揮亦惡，對於可笑之爭統帥權的大臣，常抱謀叛之心。

俄羅斯之小軍隊在聶斯德 (Dniester) 沼澤中，無端鏖戰四年。與後此百年英吉利·法蘭西聯合軍屢蒙損害一樣，並非爲砲火所傷，實因疫病大發，遂致勢力滅殺。其唯一大戰爲徹斯美 (Tschessme) 之海戰 (一七七〇)，彼得大帝所建設之艦隊，此時初見戰爭，此在俄羅斯實爲決定的勝利，土耳其全艦隊 (十六艘大船) 被火燒而絕滅。

此時克里米亞亦被侵入。蘇丹 謨斯塔法 (Mustapha) 逝世，其後繼者爲阿卜都·哈米德 (Abdul-Hamid)，與俄羅斯媾和 (一七七四)。奧地利爲媾和介紹人，取羅馬尼亞人所住布柯維納 (Bukovine; Bukovina) 爲紹介費。

此和平未能久續，君士坦丁堡與波蘭同樣，一切能惹俄羅斯皇帝之心，所以喀德鄰有如此大野心。一七八四年俄羅斯軍侵入克里米亞，取爲自國領土。然此不過是開始之序曲，喀德鄰欲照分割波蘭前例，主張寸斷土耳其，會將分割方案，向奧地利提議。適遇奧地利之約瑟二世，剛繼馬利亞·德利撒卽位，未免稍費躊躇 (一七八一)。因此喀德鄰只好單獨開始戰爭。先向南俄羅斯巡幸，藉以煽動其敵愾心。復建築凱旋門，門上刻「向拜占庭去之道」七字。於是戰爭遂迅速進行 (一七八七)。

喀德鄰巧言說伏德意志皇帝，皇帝竟與俄羅斯同盟以對抗土耳其。然英吉利·普魯士對俄羅斯密抱敵愾心，喀瑞典王考斯道夫三世，使攻擊波羅的海之俄羅斯人。瑞典人想起尼斯塔特條約，曾被彼等奪去諸州，因向俄羅斯宣告開戰。爲欲保護受脅之彼得堡，俄羅斯軍遂不能專力於聶斯德河與同 (Don) 河之戰。

土耳其、瑞典於戰爭皆不能延長。瑞典軍在海戰得大勝後，俄羅斯與瑞典媾和，在末塞羅 (Vesela; Vesselow) 訂約 (一七九〇) 約瑟二世後繼者利俄波爾德二世在西斯陀華 (Sistova) 與土耳其軍媾和 (一七九一) 喀德鄰二世亦與之定約 (雅西條約，一七九二)。土耳其人在攻城戰野戰，常為「無敵」之蘇發羅夫 (Suvoroff; Suvanov (Sworow, D.)) 所打破，然據雅西條約，曾未能奪取絲毫領土，唯克里米亞、韃靼 (Tartarie) 已決定為俄羅斯領土。

\* \* \* \* \*

服屬於俄羅斯政府之波蘭，雖已全失其獨立，然在波尼阿托夫斯基治下之波蘭國民，亦次第自覺其從來之國民的存在，幾於一片模糊。因法蘭西、英吉利之思想流入波蘭，欲以團結力與軍隊之深謀遠慮，愈將見諸實行。

一七八八年聯合國會宣言由憲法制定議會，公布憲法 (一七九一)。此是有兩院，及責任內閣之議會政治。君主國憲法，其中有「自由否認權」一語，即所謂滿場一致之必要，此係無論何時，皆得成為無政府之原因，此種難與正規政府兩立之關係，自應廢止。從前強迫而為苛酷，不公平之隸屬的農民，始由法律保證其個人的自由。

國民贊成，王亦嘉納。

然俄羅斯之喀德鄰則正式反對。彼女幸已終了瑞典之北方戰役及土耳其之南方戰役，彼女有的是兵力，遂用兵力以相干涉。俄羅斯軍入於立陶宛、華沙，為支持俄羅斯之主張，買收幾個波蘭人 (塔科維察 (Tarcovizza)) 同盟，一七九二年五月。普魯士王本來約定，愛幼波羅國會，塔科維察大會，維維能擴張自己領地，遂

魏率軍隊而入波蘭國民的反抗終於無效。因行時已極遲，且無軍隊，故但澤、托倫、波森、俄羅斯取東部立陶宛。一七九一年之憲法全部廢棄。

召集國會於格羅德諾 (Grodno)，由俄羅斯擲彈兵代為『守護』。俄羅斯派一將軍與王並肩而坐。對於俄羅斯及普魯士之波蘭條約遂調印於此種情勢之下 (一七九三)。

波蘭國民黨決無不抵抗而承諾之理。因其不正未免過甚，遂致惹起一般的暴動。農民手持大鐮，向俄羅斯步兵而進軍。謀叛之波蘭兵在克拉科殺戮俄羅斯兵。以貴族塔得·科修斯古 (Thadée Kosciuszko) 為中心，樹立國民政府。波蘭虛弱王波厄阿托夫斯基亦不得不贊其臣下回復所有權之要求。

波蘭之愛國者無武器，無主將，全屬下級人民。波蘭之中心亦如此後經過一世紀壓制之樣，尚未得到解放。波蘭因擁護自由而遭遇厄運，雖努力表示其勇氣，但終在馬西埃維斯 (Maciejewice) 為俄羅斯所慘敗 (一七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科修斯古在戰場負傷，蘇發羅夫所率之俄羅斯軍入於普拉加·懷爾索威 (Praga-Varsovie) (十一月四日)。住民盡被虐殺，此為可恐之虐殺。欲做此種紀念，在波蘭雖不能自由有所舉動，然不能從波蘭人心中消去，固可斷言。

\* \* \* \* \*

於歐羅巴東方，俄羅斯開始建設其強大統治時，另外有一強大之國，由極微賤之初步，勃興於西方，大西洋之彼方，是為亞美利加聯邦。俄羅斯以專制，亞美利加以自由。

一七六三年締結巴黎條約後，英吉利沿北亞美利加全海岸之殖民地，所散布之人口，已達於一百二十萬人。然其內地無人居住，並無人前去探險。海岸由北走南，北方殖民地為紐芬蘭、諾法·斯科細亞、新英格蘭，中部殖民地為馬薩諸塞、賓夕法尼亞，南方殖民地為馬利蘭、弗基尼阿、卡羅來那、佐治亞。佛羅里達屬於西班牙，路易斯安那屬於法蘭西，住其地者祇有極少數之法蘭西人。

主要都市有為知識上真中心地之波士頓（人口一萬四千）與為商業上大中心地之紐約（人口二萬五千）及菲列得爾菲亞。

移民以農夫及農業經營者為主。住都市者為商人、審判官、牧師、醫生。教育甚進步，為歐羅巴諸國所不及。亞美利加人無一書不能讀，皆喜讀俾布爾。各都市已有新聞紙。

殖民地盛行自治，不必多籌費用。彼等與本國糾結之主要羈絆，亦可稱為唯一之羈絆，乃為英吉利施行法律徵收租稅，由英吉利派來之知事。

此等移民皆有自尊心，尤重獨立。在英吉利之自由主義，在法蘭西之民主主義，其思想皆足以感動此等年輕之人。然後等對於君主政治，甚為忠實，初無欲與母國分離之意。

十年之間（一七六五至一七七五）其本國與殖民地專因法律而生紛擾。各地方議會為種種課稅之權利，對知事始起爭端。然租稅因七年戰爭之結果，非增加不可。英吉利政府即諾爾斯（North）卿所率之托利黨，鬪過若干見血之激論後，斷定此等關稅，已越妥當之域，應即廢止，唯為維吉尼亞一茶稅（一七七〇）。

然波士頓民衆反對此主義，尙認茶稅爲不當規定，拒絕支付。將印度公司送來之茶，投棄於海（一七七三年十二月）。

英吉利議會所支持之諾爾斯卿，以王命派該治（Gage）將軍至波士頓，取消馬薩諸塞州之自由權。

波士頓之主要市民中有撒姆耳亞丹（Samuel Adam）、窩楞（Warren）二人，爲大膽之發議。彼等爲欲擁護殖民地之權利，召集聯合議會於菲列得爾菲亞。議會於以召集（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係由十二個殖民地代表者五十五人，組織而成。從來散布宏大地域亞美利加之殖民，至此始爲共同之思想，行爲而集合。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世界史上實爲偉大之日期，亞美利加合衆國（Etats Unis d'Amériqu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 S. A.））卽成立於此日。『暴君政治不能入此境界。余今非弗基尼亞人，余爲亞美利加人。』以上爲巴特利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議場之高聲宣言。

迅速決定的種種事件接續而起，新事件無一非走向分離方面。一七七五年四月該治所率英吉利軍，與馬薩諸塞義勇軍，在勒克星敦（Lexington）正式開戰。五月召集第二次議會，募集兵士，發行紙幣。六月任命佐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一七三二至一七九九）爲義勇軍總指揮官。二日後在波士頓郊外班克·希爾（Banker's Hill）之大戰，實爲亞美利加獨立英雄最初之大勝利。

明年集合於菲列得爾菲亞之議會，公布莊重之獨立宣言書，此宣言書係由弗基尼亞代表哲斐孫（Jefferson）起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取法於一六八八年英吉利之傳統，此獨立宣言書與爲弗基尼亞州而發之

權利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相輔而行。此後法蘭西之人權宣言殆以同樣之語調而綴成。大要謂「凡人生而自由，獨立。一切權利當屬國民。長官常對國民爲有責任之受任者，且爲國民之僕人。無論如何職務皆不得世襲。國家之立法權、行政權當與司法權分離。」

亞美利加人以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爲國祭日而慶祝，事屬當然。因爲此日是彼等形成一國民，並顯出其爲奇妙運命一國民之日。一七七五年不出二百萬之新生國民，一九一九年已達於一萬萬以上之人數。

\* \* \* \* \*

戰爭繼續六年，眼見有許多之變遷。義勇軍雖甚勇敢，苦無經驗，所以華盛頓最初屢爲優秀之英吉利軍所破，一七七六年敗於布盧克林 (Brooklyn)，一七七七年又敗於布朗提懷恩 (Brandywine)。然不久刮目之武勳令革命軍滿足希望。英吉利將軍柏哥因 (Burgoyne) 在薩拉托加 (Saratoga) 弄得無法可想，只好降服於亞美利加將軍蓋次 ( Gates ) ( 一七七七年十月十六日 )。

義勇軍誠不愧勇敢二字，但其勢力不能相敵。第一缺乏金錢，寒氣與距離對於缺乏衣服食料之亞美利加軍，能使其戰爭極感困難。英吉利軍則由巡航海岸之英吉利船，源源接濟，兩相比較，難易不啻天淵。然華盛頓無論何時，終是堅強不屈。

法蘭西加入戰爭，遂決定自由之勝利。

法蘭西之輿論尤其是巴黎多同情於亞美利加獨立軍。有一法蘭西人能使法蘭西最有名譽，其人名拉法夷

脫 (Lafayette) (一七五七至一八三四) 年二十五歲以自費鑿裝二等艦一艘，急航美洲，爲美國人而戰，卽爲自由與權利而戰。爲辨護其國人主張而來歐羅巴之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一七〇六至一七九〇)，到巴黎後，受可驚之熱狂的歡迎。巴黎之人共讚美其純樸、伶俐、明察，激賞其科學的發見。路易十六世之政府因輿論之一致感動，與美國締結同盟 (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此卽爲與英吉利之戰爭開始。

法蘭西海軍已稍見再興。什瓦則爾曾欲將拉哈格海戰以來，經過多次失敗而絕滅之海軍，再建設於法蘭西。弗貞斯 (Vergennes) 則繼續此復興事業，以故在路易十六世治下，一七七九年法蘭西艦隊能與西班牙艦隊同盟，抵抗英吉利艦隊。然直布羅陀總是取不回來，英吉利水師提督在桑特 (Santus) 得勝利 (一七八二)，但此勝利非決定的。法蘭西海軍雖瀕絕滅，尙能在薩夫朗 (Suffren) 多維利梭 (Dorville) 得斯坦 (D'Estaing) 等處，屢次博得勝利。

華盛頓在約克·坦 (York Town) 得到大勝利，其大部分因受法蘭西艦隊之援助 (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此大勝利實結束英吉利與美國之戰爭。

法蘭西派遣羅香波 (Rochembeau) 所指揮之六千人小軍隊 (一七八〇)，華盛頓雖尙表示其可驚之執拗與賢明，然其時殆有陷於壞滅之模樣。但彼竟於弗基尼亞，與羅香波取得聯絡，得和康華理 (Cornwallis) 所率英吉利軍主力對抗。康華理希望由英吉利船供給糧食，可是因法蘭西艦隊攻擊極爲巧妙，彼不得不同英吉利精兵七千人，同在約克·坦降服。



英吉利議會與英吉利國民已全疲於戰爭。於是英吉利與亞美利加之和約締結於一七八二年，與法蘭西及西班牙之和約則簽訂於一七八三年（凡爾賽條約）。

承認美國之成立，法蘭西雖再取回塞內加爾，然在此條約上，除說明爲正義而得堂堂之戰勝外，並未別求其他利益。

與自然之物質的力不滅同樣，精神的力亦無消滅之理。此後經過一百四十年，法蘭西將被強大敵軍破滅時，亦與從前法蘭西送援軍到美國同樣，美國送援軍到巴黎。此次是美國爲正義而作堂堂之戰鬪。

\* \* \* \* \*

法蘭西亦將起一大事件，此大事件與美國之革命相同，其效力皆能改造世界。

路易十四世被人嫌惡而死，路易十五世被人輕蔑而死。在彼晚年用一有驚人政治才幹之大臣名什瓦則爾（一七五八至一七七〇）爲防王國之頹廢，頗能遇事盡力。然彼不管老王之小嬖人丟·巴利（Du Barry）夫人權在老王之上，竟敢觸其逆鱗，遂中宮中之陰謀而顛覆。

浪費重重勢不得不實行破產。路易十五世遭一絕望的財政與下落的王國於後繼者而死（一七七四）。

然法蘭西仍不失其君主政治之信仰。彼等欲改革，憎濫用，對新王之期待正多。不恨過去之法蘭西，但夢美魔之將來。此等寬大之幻想，假定之概念皆不過一現之曇花，激怒條已如潮而至。

對於改革之熱意，彌滿各處。民衆、教士、貴族無不感改革之必要。彼等無不切望豫想之新時代到來與苦痛、過

誤之終止。

路易十六世問其年齡僅滿二十歲，彼頗有寬大正直之意向，既無利己之心，亦少放逸之事。意志薄弱之人若得稱爲善良，則彼真不愧爲善良之人。但彼之知識甚爲平凡，性格尤覺庸碌。欲抗此後之狂風怒濤，全仗極偉大之人物，然彼不過一極平凡之人。

作成彼之大過誤、大弱點者，爲馬利·安托埃納特 (Marie Antoinette)。這個不交好運之「奧地利女子」誠爲不幸之人，但此層並不能阻止吾等正式評論彼女。彼女並非愚騷，能爲浮薄之事，虛榮心甚強，雖破廉恥亦所不惜，就法蘭西王國言，實是有害之人。如何是好呢？茫然自失地處在不可解之社會當中的彼女，雖欲避其過失而不能。縱在無過失可犯時，彼女尙在極力做出過失來。路易十六世固確認此王妃爲不合，可是始終與彼女合調。你說他是愛麼？其實不是，只是無力而已。彼又有不論何事隨便讓步之惡癖，所以與英吉利王查理一世同樣，時而讓步，時而抵抗，總之無一是處。

路易十六世之政府以塔哥 (Turco) 之內閣開始。塔哥意在稍稍統制財政，欲採用經濟上之自由，尤其穀物交易之自由。彼欲抑制濫用與不法之收斂，貪利之輩——此輩人數多而有力且不客氣——直起而反對。加以此等計畫與多年之偏見不相容，表忠實於舊習之人，皆投入不平家羣中，不久遂成大夥反對塔哥之勢。於是彼所保護之人非但不來擁護彼，簡直是連理解彼的人亦沒有。

一七七四年小麥之收穫不良，小麥之價上漲，人皆以爲此是塔哥之失策。暴動因之而起，幾乎要成內亂，眼見

流血慘事紛起，小冊子亦到處亂飛，深恐此偉大之人，一時間欲試行種種改革，蓋至此彼已不能爲人所容，受唯有路易十六世說：『愛民衆者只有塔哥同我，』然結局竟基於王妃之怨恨，棄塔哥而不用（一七七六年五月）欲用和平手段改革王國之希望，忽令人與完全消滅之感。

然在塔哥之後，宮廷黨尙未能即得勝利，得·斯塔埃爾夫人（*Mme de Saeul*）之父日內瓦銀行家芮克（*Necker*）實當財務統制之任。財政爲政府本質的要素，內閣當金庫空乏之時，對此早有覺悟，芮克亦不得不提議若干改革。彼之計畫比到塔哥，膽子較小，其方法亦難稱誠實，然頗受人歡迎。可是王妃與宮廷仍不許彼，此因彼發表財政之窮乏狀態，不算入王及王妃之奢侈費，單是宮中各人年金已上二千八百萬佛郎，盡情暴露於民衆之故。

輿論固極有勢力，但王之力量更比民衆爲強。王僅傾耳於王妃，無視巴黎人之言，下令將芮克免職（一七八三），卡倫（*Calonne*）取而代之。

取得金錢成爲問題，卡倫只好想法借款。此事在最初幸告成功，不失爲救渴便利之法，然至三年後國庫已空，卡倫不謀之於三部會及高等法院（*Parlement*），欲謀之於非民主的特殊會合即『名士會』（*Assemblée des notables*）（一七八七）。此名士會非難卡倫，卡倫訴諸輿論爲此之故，彼遂不能爲路易十六世及國家所容，布利恩（*Brienne*）遂代卡倫掌理財政（一七八七年四月）。自塔哥至芮克，自芮克至卡倫，自卡倫至布利恩，屢次變易，舉棋不定，於是大臣之地位愈趨愈下。

反對論起，且成爲不可抗之反對論，因爲其已非若干小冊子記者之銳利嘲弄，並非薩琅（*Salon*）侯爵等之

辛辣警句，乃是法蘭西民衆開始蠢動。首先苛責財務官，各處之城砦被掠奪，公然以騙子看待王妃，視諸大臣爲惡黨，王國舊來事物悉爲嘲笑之資，巴黎尤充溢着憤激。大膽破壞過去一切傳統之法蘭西喜劇傑作飛加羅之結婚（*Mariage de Figaro*）博得熱狂的喝采（一七八四）軍隊亦動搖，競用心於著手革命，因爲塞居爾（*Séjour*）最近出一命令，於禁止祖先不明之四家貴族，不得昇進士官以上之階級，尤其加緊一層。高等法院亦上奏要求廢止逮捕狀，召集三部會，藉示反抗之意思（一七八七年七月）。

最初互相紛爭者爲高等法院與宮廷之間。通路易十五世之治世，高等法院表示若干之獨立，王權與高等法院之葛藤不斷，迨至路易十六世嗣位，其衝突頓加重。巴黎與各地民衆寄同情於高等法院，屢次組隊從事騷擾，其鎮壓甚感困難。一七八八年五月王逮捕高等法院職員二名，封閉巴黎高等法院之幾間房屋，於是若干州之高等法院反抗，拒絕勅令之登錄。

芮克制定州議會，許多人主張不召集可以集會，貴族、教士、民衆皆主張此種辦法。

多非內（*Dauphiné*）州之格累諾布爾（*Grenoble*）高等法院比到其他法院，反對尤加猛烈，某長官並以投獄爲威脅。

此時貴族等約定依『同胞的協調』召集第三階級，當與以二倍之代表權，即對貴族一代表教士一代表，第三階級得送二代表之制度。數日後此等三階級代表達於六百名，遂在維西爾（*Vizille*）宣言三部會召集之必要，並決定課稅非得法蘭西代議士協贊，一律拒絕。前年亞美利加之獨立第一步其步驟恰與此相同。

王讓步而免布利恩職，非召還芮克不可。到處已無秩序，何人亦不肯服從，一切人等皆大放非難之聲。巴黎財不足用，今將宣告破產。由貧困而起之革命氣運，都市田園全被充滿。無論何種黨派無不傾心於召集三部會，唯三部會方能爲一般的救濟，纔不愧爲對於一切災禍之萬能膏。

貴族、教士、中產階級及農民之選舉人等指名其代表者，又起草有名之陳情書，不知不覺，已浪擲四個月之日于（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要求表明其苦情之人，於此陳情書中，附提改革方案。由當時思想構成之此等文書，今尙存在。此等文書明明非從民衆之手編纂，多數係由模寫而來，其中頗有純真而切實者，亦有因強力壓迫胸中而抒其憤悶者，有因敘述無聊瑣事而近於滑稽者，但又與亂暴之徒不同。因爲法蘭西人固忠實於君主政治之原理，不過彼等被壓於貴族特權，被迫於王之不公平收稅官吏，欲求個人自由，卽不得不憎惡爲彼等苦痛源泉之濫用。彼等飽嘗現在之苦痛事實，懷抱個人的各種權利回復之要求，再加入空想的希望，漠然考察政治的自由。若欲就此處尋覓其憤激與嘲弄之種子，那便非謂爲愚劣不可。

貴族、教士、第三階級代表者之集會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凡爾賽舉行。

第一應解決之重大問題，爲此等三個階級是否可以分離，還是應當合同。貴族希望分離，第三階級主張合同，教士則分爲二派。六月七日第三階級決議組織有決定徵收租稅權利之「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是卽獨立之行爲，幾與主權之行爲無異，宮廷以封閉代表集會大廈報答之，然其會議依舊進行。教士之一部分合流於第三階級，議員等於六月二十日，在球場（Jeu de Paume）之大廈，由巴宜（Bailli）司會領導，嚴肅立誓，

謂非以憲法與法蘭西，決不解散。

有一個難於拒絕之運動，遂將一切障害除去。由大雄辯家彌拉波（Mirabeau）議決凡代表皆不可侵（六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七日王命貴族、教士與第三階級合體。

路易十六世歸其責於芮克，命令免職（七月十一日）。王集中軍隊於巴黎之周圍，又因其中一部之忠誠不可靠，命瑞士兵與拉姆培斯克（Lambesc）之德意志龍騎兵，佔領巴黎市。

巴黎市之騷動起，有抵抗者，有叫喚者，喧囂之聲不絕，武器庫被人掠奪（七月十三日）。奮興之羣集雖別無計畫，然爭向巴斯提爾（Bastille）挺進（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得羅內（Delanay）司令官只有極微弱之守備兵，由中產階級、勞工、近衛步兵、婦人、小兒等合成之襲擊者，四面逼來，手執滑稽之武器，奔馳往還，叫囂怒號。得羅內全失其冷靜，先向高等法院職員開鎗，卒因此而氣力全歸。烏有。經一度模擬戰鬥之後，彼即向羣集降服。羣集驚喜，堂堂闖入古要塞中。彼等與一切逞凶暴之羣集同樣，虐殺抵抗之人，掛其頭於鎗尖，荷鎗於肩而行。

佔領巴斯提爾，實為平凡之戰爭。飽受恐怖之司令官，向狂亂之羣集，放開牢獄之門。就司令官言，就羣集言，皆無赫赫可稱之軍功。

然佔領巴斯提爾，實不失為偉大之歷史的事件。何以故？以事物不過單純之象徵，故事實非依思想終無價值。巴斯提爾為古代專制政治之象徵，為濫用之要塞，為拘禁一切自由人之監獄。觀其具備大礮、牢獄、傭兵，足以顯出

古時王政之絕對權力。

諸王知之，故彼等皆欲對抗七月十四日之勝利者而互結同盟。彼等見巴黎之巴斯提爾陷落，即知其他之巴斯提爾，皆當伴之而陷落。

七月十四日爲歷史上重大日期之一，理由即在此處。有此方能劃出諸王全能之終期，有此方能歡迎民衆之到來。

民衆非如教會可依默示，非如諸王可依神權，亦非如征服者可依軍事的壓制，然則彼等將無以保持其勢力，故彼等必有一可以依據之權威。此種權威果在何處？吾則謂唯第十九世紀、第二十世紀之科學，足以當之。

\* \* \* \* \*

於第十八世紀之末年，科學得一大進步，此皆受最偉大人中最偉大人拉瓦節 (Lavoisier) (一七四三至一七九四) 天才之賜。

依統一的體系，作精密的實驗，彼使用一切材料，建設向來只有粗雜輪廓之兩個科學，即建設化學與生理學 (一七七六至一七八八)。

熱有不得秤量之力，物質由不得破壞之原子構成，形體雖有變異，無論何物總是不生不滅，被確定上述諸原則，不過費了十二年的工夫。彼發見空中之酸素，發表燃燒係由酸素與物體之接觸。生物消費空中之酸素，因此可以證明「生物體之生命」之不可分割性。彼以後則一切明

瞭，日向偉大<sup>去腐而化</sup>不解散。

拉瓦節又爲一般物理學之創造者。因爲在彼以前，於物質對「支點」所示力之平衡的概念，卽於支配近代科學一切之概念，尙是全然不知之故。

此後化學、生理學、一般物理學遂至於向上大進展。但今爲使人不忘恩誼起見，當常常記憶此第十九世紀之進步，應以拉瓦節爲始祖。

與拉瓦節同時有一英吉利人與一意大利人，探知君臨世界之兩個偉大機械力卽蒸氣與電氣。

賈法尼 (Galvani) (一七三七至一七九八) 一七九〇年在波倫亞，發見尙未十分明瞭的不思議之力，其後由弗打 (Volta) 之手，遂成爲電池。瓦特 (James Watt) (一七三六至一八一九) 依其豫定計畫，製造蒸氣機關 (一七六四) 亦有謂六十五年前，已有得尼·巴班 (Denis Papin) 考案此種機關而從事製造。

\* \* \* \* \*

第十八世紀於是爲光彩煥發之告終。亞美利加已得自由，巴斯提爾全體顛覆，物質遂將爲人智之奴隸。



## 第七章 科學（一七八九至一九二一）

### 一 法蘭西革命

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起，至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止，即自巴斯提爾之陷落至滑鐵盧（Waterloo）（註）之戰役二十五年間，歐羅巴之歷史幾與法蘭西歷史混淆。無論在現實世界，在理念世界，僅僅於二十五年間，未會有過如此深遠之革命，亦未曾見過如此急激之發展。僅僅於二十五年間，數百年所行之制度，至此全部崩壞，前此百思不到之種種思想，能於急遽之間出現。舉凡國民所覺之祖國觀念，完全改觀，對於全世界市民，喚起其尊重個人之念。舊世界上另開一新世界，至今仍變遷重重，繼續增大其活動。

（註）此戰役英、法人稱爲滑鐵盧戰役，德人則稱爲特拉爾雲斯（Belle Alliance）戰役。前者指當日戰場比利時之村名，後者則以魯登與布律赫會面之處場名（La Belle Alliance）。倫敦之有 Waterloo Bridge，柏林之有 Alliance Platz，其理由實在乎此。

巴斯提爾陷落之報傳到各處時，法蘭西人已爲獨立之熱情所燃燒。革命早經解放，無論何物，不能阻止其進行。

此有名之八月四日夜憲法制定會議（Assemblée Constituante； Constituent Assembly）廢止『封建

的」一切權威甚爲嚴厲。貴族及教士出身之議員進而捧其家世爲「祖國祭壇上」之犧牲。

不久議會決議人權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 此係模寫一七七六年亞美利加獨立宣言而成之抽象的文書，由今觀之，不禁稍有時代落後之感。然在當時唯因有此文書，始能以法律代專制，平等代特權。此宣言雖有易惹嘲笑之處，然現今所有政治制度以及社會的正義，無不以此爲基礎而產生。

新宣言與法律次第製成，覆滅君主政治之根柢。

國王衷心對於何物亦不欲與以同意，然總做出默許之狀態。王妃與其同黨固希望以武力相抗，又苦於實無武力。十月五日巴黎人尤其是一羣好爲騷動之女人，相率到凡爾賽，尋路易十六世於其宮殿，十月六日國王遂變做捕虜，帶回巴黎。首都之下層民衆至此已能指揮無定見之議會與更無定見之君主，處理萬事。

明年此等騷動似稍平穩，爲國民主權原理的根本法則之憲法亦已發布。表贊意於此新制度而由法蘭西各地派來之議員，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集於馬斯場 (Champ de Mars) (練兵場)，舉行盛大之儀式。此卽所謂「聯合派」國王對此憲法與法律，須爲願盡忠誠之嚴誓。對此宣誓送以喝采之熱狂民衆，足見當時尙全奉君主政治。

然政治的俱樂部、新聞紙、小冊子不絕煽動人心。於是欲不煩此種喧騷之空氣，僅由議會奉其終難動搖之理想，企圖統一法蘭西。所以一面尊重王權，一面又定法律加王權以限制 (一七九一年之憲法)。

當時有許多貴族於自己城內被人迫害，或因剝奪其特權、位階而逃亡國外。王弟亞多亞(Artois)伯首先去國，公臺公在來因地方，糾合亡命貴族(Emigrés; Emigrants)之軍隊，此等亡命者雖多係勇敢而輕佻之人，然爲要做國王之擁護者，決意取武器向議會及國民宣戰。彼等力說國王之不自由，誠哉一七九一年已廢止無限制之王權，可是專斷政治固非國王獨立所不可缺之要件。

王不忍以宣言與宣誓，目覩祖先以來濫用之主權，爲憲法所限制。王被棄於活躍國境之同志，被迫於屢勸抵抗之王妃，懷疑於議會強派而來之大臣，被嘲弄於罵詈譏諷之俱樂部，何去何從，茫無主宰。然因爲膽子甚小，故不敢公然和羣集爭鬪，但暗中與以雄辯鳴之革命派首領彌拉波(Mirabeau)(一七四九至一七九一)互相折衝。彌拉波始雖以強力之言辭，滔滔之論理，贊助革命，今則願抑止革命。彼漠然以思，以爲我尚有用我優美才智之一大使命。彼想彼當照黎塞留、科爾伯特之樣，爲有權威君主之宰相，內亂則任其進行。然彼於諸事未遑措手之際，卽已與世長辭(一七九一年四月)，彼並在臨終之牀上，高呼『運搬王國之屍』而死。

議會決議教會管理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一七九〇年七月十二日)，若無此事，則路易十六世或將爲法蘭西人之立憲君主，搬演極有榮譽之喜劇，亦未可知。此法對於加特力克之教義，毫未加以變更，但就行政上與以若干規定，卽變更司教管理區，使之減少，且不如從來之司祭、司教須由教皇任命，代以選舉之指名。選出之司祭及司教須強制的爲『公民宣誓』，多數教士雖已接受，但拒絕者爲數更多，於是非宣誓教士(Clergé inamovibles; Non-juring clergy)與宣誓教士(Clergé, Cons-

trunkannel; Constitutional Clergy) 之間完全分裂，教皇亦不甘減少自己權力，拒絕此種決議，謂由異端。此分裂實是有害無利。

路易十六世被襲於恐怖之念，受呵責於加特力克教的良心之苦惱。諸王侯欲迎王至科不林士 (Coblentz)；王妃一面哭訴，一面吵鬧，迫王反抗議會、大臣及國民。此時英吉利王查理一世出現於王之前，王遂決心逃亡，彼當逃亡之際，照例陷於不幸且甚拙劣，以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在發楞 (Varennes)被捕，解回巴黎。至此始知王雖誓忠誠於法律，事實上並不如此，但君主政治之擬制終得勝利，即一般傳說以為王並非好避自己之義務，特為反革命派所乘耳。

因此君主政治之憲法仍得發布。一七九一年九月十四日路易十六世赴憲法制定議會，為遵守憲法之嚴肅誓言。

數日後憲法制定議會被解散。

此議會殘留強力之新事業而去。所謂事業非指嚴肅之『人權宣言』，亦非指一七九一年缺陷甚多之憲法，實指司法的、行政的地方自治法蘭西之組織。嗣後諸政府皆未能為根本的改革，一般國民亦不過摹仿為之。

憲法制定議會之議員無老少之別，為屬於各種職業抱有各種意見之人。彼等生長於專制政治之下，殆不慣於政治生活，問其名雖為革新家，實可稱為無謀、大膽之空想家。然此等人頗能左右世論，一七八九年之一羣空想家膽子甚大，欲在自己早經朽腐而破壞之舊建造物廢墟之上，創築適合自己理想完全無缺之紀念碑。彼等主張

以正義代因襲，以理智代偏見。彼等爲欲使善佔勝，故信但能欲善，卽爲已足。彼等皆熱心而寬大純真之人。彼等所創築之建造物，不獨存在於法蘭西，卽其餘之歐羅巴諸國亦至今尙大體存在。

其後成立之立法議會 (Assemblée législative; Legislative Assembly) (自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 頗感困難。此因以前之憲法制定議會各議員，本其純真淺慮之公平無私立場，決議自己不能再行當選，所以新議會諸議員全屬新人，爲此更覺艱苦。政治俱樂部日日趨於過激，暴動到處得勢，巴黎人佔據革命的市會，威脅議會之獨立，不絕發生騷擾。王見彼等據大臣位置而施行政治，心懷不平，除與亡命貴族、外國政府企謀反正。非宣誓教士盛說抵抗之得計，國庫深告空乏，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等歐羅巴全體君主國次第覺着不安，亡命貴族益增加而集於國境，開始其對敵行動。

馬利·安托挨納特之姪法蘭西斯二世統治奧地利後，雖未公然宣戰，然爲欲擁護哈普斯堡家之公女並君主政治之實，且可憑藉武力，順便侵略若干領土，遂致捲起戰爭。法蘭西國民被驅於少年指導者之無謀的熱情，竟敢起而應戰。當奧地利布告宣戰時 (一七九二年四月) 答辭極爲傲岸。普魯士應奧地利之請，一同出兵。

法蘭西軍因將官之亡命，兵士之未熟，殆不能軍。以故奧地利·普魯士聯合軍能不受何等抵抗，相率侵入法蘭西領土。

巴黎人心騷然，因革命之進行，引起之重複搬演諸現象，此時始見開端。巴黎人心因戰敗而益加激昂，次第發生暴動。羣衆亂入議會，無力之議會全部承認羣衆要求。不問議案良否，亦不問其公正，殘酷議會決議民衆之無理

要求。

此等下層民衆六月二十日於亂入議會之後，隨即侵入推勒利斯（Tuileries）宮殿，以看去又像恭順又像威嚇之態度，練步於王之御前，要求愛國大臣，組織國民的防禦。

數日之後（七月十一日）議會宣言『祖國瀕於危地』（La patrie en danger），命全法蘭西徵集義勇兵。此事又與高盧人侵入古代羅馬時相彷彿。

由亡命貴族、奧地利人、普魯士人組成之聯合軍，以不倫瑞克（Brunswick（Braunswieg, D.））宣言書（七月二十五日），與法蘭西。此宣言書所用文句，頗覺奇怪。對於聯合軍敢為防衛之法蘭西人，皆視為叛逆者，當處嚴罰。

法蘭西人閱之憤激，陶醉於自由之花，自信之力的偉大法蘭西國民，非但不因之而生恐怖，轉被激怒而奮興，堅其征服之決意。惟此不倫瑞克宣言真能締造革命之法蘭西。

不倫瑞克公威嚇法蘭西人，宣言自己將為王之擁護者。巴黎民衆深信路易十六世，暗中當與之互通氣脈。彼等表示六月二十日所未見過之憤激與狂暴，以八月十日二次侵入推勒利斯宮殿，於是勇於擁護國王之瑞士傭兵隊與激昂之下層民衆，開始血腥之劇烈戰鬥，更於戰勝之後，行不名譽之殺戮。議會及國王之無力至此完全明瞭，下層民衆決心奪取一切權力。

暴動派之市會選舉告成，彼等恣其如意之活動。從順之議會宣言路易十六世之王權停止，另外組織一內閣。

其真首領爲馳名各俱樂部之雄辯家丹敦(Danton)。

聯合軍因八月之事變，遂決定急遽事件之進行。四萬普魯士人，四萬奧地利人，一萬亡命貴族及許多冒險家渡過摩塞爾(Moselle; Mosel)河，佔領龍威(Longwy)及凡爾登二要塞。

敵軍侵入之報一旦傳到巴黎，下層民衆忽然衝入獄舍，將八月十日以來所逮捕而認爲與外國人通氣脈者，殺害無慮一千人。想丹敦並未正式下令，主張爲此無益之暴舉，然彼當犯行開始之際，既不爲何等之阻止，於犯行終了之後，亦不聞彼有何抗議。

普魯士軍侵入西班牙，法蘭西新軍隊雖乏經驗，竟能阻止之於發爾密(Valmy)(九月二十日)，使長勝不敗之敵軍退去，令全歐羅巴人聞之，不禁茫然自失。但發爾密雖未經大會戰，未得大決勝，然其精神的效果極大。即普魯士夢想的來因·推勒利斯之凱旋進行，化爲不名譽之退卻。可見此等速成兵士，確比叛亂農民爲優。

攻圍利爾(Lille)之奧地利軍亦苦無法而爲退卻。彼等與丟謨利埃(Dunouriez)軍會戰於日馬普(Jemmapes)(十一月三日)，此戰爭爲對於自由之第二次勝利。

當戰爭開始之時，竟得到豫想外之好運。法蘭西國境不但已不受敵人威脅，法蘭西軍尙能超過之而前進。侵入地之人民不勝歡迎侵入者，謂侵入者卽恩人，因爲就被解放之民衆言，此戰爭實爲取得自由之戰爭。

薩伏依宣言爲法蘭西領地，尼斯(Nice)亦同。叩斯丁(Custine)將軍勇敢善戰，受來因河畔之德意志人歡迎而入馬因茲。丟謨利埃於日馬普戰勝後，佔領比利時，兵鋒直達晒特(Bescant; Scheldt)河。法蘭西因被解

放國民之同意，幾於不用流血，能使其自然國境，擴充到來因河與阿爾卑斯山脈（一七九二年十一月。）

\* \* \* \* \*

然此等之勝利不能希望其永續，僅過數個月，事態一變，甜美之夢驚破，成爲現實之悲哀。敵人軍隊業經改造，法蘭西則黨派分裂。

組織立法議會後，隨即組織國民公會（Convention Nationale； National Convention），發布共和政治（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註）國民公會分二黨派，右翼爲吉隆特黨（Girondins； Girondists），左翼爲山岳黨（Montagnards； Mountains），位於左右兩黨中間，被驅迫於恐怖，致態度欠鮮明者則爲平原黨（Plaine； Plain）總之到處顯出無政府狀態。巴黎市會支持山岳黨（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丹敦、馬拉（Marat）），專用武力干涉議會一切決議，或起暴動，或隨意發布命令，竊取種種權力。

（註）此日期原文爲九月二十一日，德譯作九月二十二日，各書多不一致。國民公會組織於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立法議會以其權限正式移交公會，同日由公會滿場一致，決議廢止王政。然當以何物代王政，未經決定，當夜再開會議，討論王政之廢止，即是共和政治之設立，明日即二十二日公會承認昨夜之結論，決議一切公文書，當用共和國元年紀元，然迄無採用共和政治之正式宣言，因之或取決議廢止王政之日，或取採用共和紀元之日，遂生二個日期之差。

英吉利、西班牙、荷蘭均表同情於奧地利、普魯士（第一次列國同盟），法蘭西至此祇有敵國。國民公會規定總員徵集令（La levée en Masse），熱情之全般的運動把握全體青年之心，二十餘萬之兵士



(十四個軍團)開向國境。聖·西門(Saint-Simon)曾用『愛國者』(Patriotes; Patriotes)一語讚美佛蓬,現已成為一般的使用,以表出其新發生之心情。

當時之國民公會像是被驅於狂愚。彼等不求協調,專從事於果斷與暴力。第一行之於路易十六世之死刑(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王受嚴肅之裁判,以對於三百三十四票之三百八十七票,決定為有罪。由難於計量之極弱性格,馴至懷抱貳心,終且認此懦弱之王為犯罪,使為失國之犧牲者,與言及此,不能不痛公會之大失策。第二為不留何等辨解餘地而斷行猛烈政略(Coup d'état)(五月三十一日)。吉隆特黨橫被逮捕,受過形式審判之後,送到斷頭臺(Guillotine)處斬。事實上左右公會意思之巴黎市會,設立公安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革命審判處(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Revolutionary Tribunal),藉行血腥之獨裁政治。

統觀古今全球各國,無如一七九三年七月之法蘭西陷於可憂之狀態者。

科西嘉降於英吉利。來溫(Lyon)起叛亂,迎薩丁王之軍隊。土倫(Toulon)亦召英吉利艦隊。芬底(Vendée)之農民憤激於教會管理法與總員徵集令,變而投英吉利軍。彼等人數既多,欲以勇壯熱狂,適合於較善之目的而戰,實為武裝齊備之集團。

食料苦於缺乏,濫發之紙幣(Assignats)等於廢紙。始在國境獲勝,繼乃變為敗北,開敵人侵入法蘭西之路。敗於尼爾溫登(Neerwinden)之丟謨利埃,退出比利時(三月五日)而投於敵(四月五日)。攻圍馬因茲之

即斯丁，亦於盡力試行防禦之後，降於敵之軍門（七月二十三日）。伐倫新（Valenciennes）則淪為捕虜（七月二十八日）。

臨於此種不幸危機之國民公會，竟能為疑非人類事業之超人的奮鬥，是即所謂恐嚇政治（Régne de la Terreur; Reign of Terror）。到處告密風行，到處有革命審判處與斷頭臺。公安委員會命令勝利，如叩斯丁、烏沙（Houehard）等敗將皆經審判而處死刑。為欲嚴重監視國防，派遣議員於都市及軍團。於南特翁熱（Angers）、康（Caen）索翁，比巴黎所行死刑，更加一層殘酷。全法蘭西斷頭臺所殺人數，從一七九三年七月迄一七九四年七月，約有五千人（巴黎二五九六人），殆與聖·巴托羅牟之虐殺相類。

究竟為犧牲者是何等人，有最偉大之法蘭西人拉瓦節，有受人崇敬之詩人安德烈·舍尼埃（André Chénier；Andre Chénier），還有由丹敦、埃培爾（Hebert）、卡密爾·得謨蘭（Camille Desmoulins）至馬利·安托挨納特·羅蘭夫人（Mme Roland）、巴宜馬爾舍布（Malherbes）等黨派中有名無名之士。此即羅伯斯庇爾同公安委員會暴政下之司法的殺人狂宴，世人稱此不吉時代為恐嚇政治時代者以此。就不幸之犧牲者言固是恐嚇，即就兼做推事與行刑人能令人發生恐怖之人言亦是恐嚇，故此種政治實為可怕之二重恐嚇政治。

怪異常加味於可恐之物。羅伯斯庇爾感化於盧梭之著述，奉曖昧的己之自然神教，信仰至高之存在與理性的宗教（Culte de l'Être Suprême et de la Raison; Worship of the Supreme Being and the Reason）。彼又以理性為高於宗教，似乎已有冒瀆理性之嫌。

羅伯斯庇爾之獨裁政治爲相當之永續，實際上自吉隆特黨員之審判（一七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迄熱月（Thermidor）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爲止，始終共有八個月。爲羅伯斯庇爾減去人數之國民公會諸議員，直至熱月九日，始知此人不過一個暴君且爲極惡、極無道之暴君，事已至此，唯有送彼自身至斷頭臺殺之。巴黎之政府雖如此之丟盡面子，然軍隊則成出色之戰功。公安委員會爲大鳴爾諾（Carnot）所激勵，發揮其博得勝利之異常努力與才能。『共和國今已爲被攻圍之一大都市，法蘭西卽爲其一大陣營，』此種國民之全精神已瀰滿於青年之間。彼等確信果能與死相搏以救祖國，則人類亦可同時得救。

與彼等爲敵者，爲有能無能諸老將軍所統率千軍萬馬之軍隊，卽以戰爭爲本職之將軍與兵士，但此種信念絲毫不足以撼動彼等。至法蘭西軍身纏襁褓，給養不足，大都統率於由彼等同志中所選出之二十五歲諸將軍，然此等將軍與兵士俱曉得爲高潔之目的而作戰。

是爲熱情對冷淡之勝利，法蘭西軍今已到處高唱凱歌。

來溫因開勒曼（Kellermann）而再奪還（十月九日），芬底軍於薩文納（Savenay）爲少年馬索（Marceau）所破滅（十二月十二日），少年拿破侖·波那帕脫（Napoleon Bonapart）取回土倫，北方則如爾同（Jourdan）在發丁宜（Wattignes）戰勝（十一月十五日），少年俄什（Hoche）則爲威勝堡（Wissemburg）之勝利者（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七九四年亦能繼續戰勝，軍隊如此心醉於武勇，實爲前古所無，真有「旭日昇天」之勢。

因國民公會之大努力，遂編成五十萬兵士，再超國境而為進出。如爾同在夫勒律斯（Fleurus）博赫赫之大勝，佔領全比利時（六月二十六日）。明年彼什格律（Pichegru）入荷蘭，驍騎兵奪取封閉冰中之荷蘭艦隊（一七九五年一月二十日）。同時松布爾·謬司（Sambrée-et-Meuse）出身之軍隊進出於來因河流域（一七九五年十月）。法蘭西軍過庇里尼，密俄利斯（Moulins）侵入阿拉蒙塞（Moncey）侵入比斯開（Biscaye）。列國同盟軍求和。

與西班牙、普魯士、荷蘭之和約在巴塞爾締結（一七九五年四月五日）。西班牙讓與聖多米尼加（Saint-Domingue；San Domingo）島，荷蘭（巴塔維亞（Batavie；Batavia）共和國）為法蘭西同盟國，割讓斯開爾得（Scheldt or Scheldae）河河口。普魯士再確認來因河左岸佔領地。除英吉利、奧地利外，歐羅巴諸國俱承認此少年共和國。此少年共和國能以來因河、阿爾卑斯、庇里尼兩山脈與法蘭西，即定為法蘭西之真正國境，此固千年繼續之王政所力求而不能得者。受法蘭西新法律支配之比利時及來因河地方住民，深喜得為此正當強國之一部分。在意大利及德意志，亦皆以為法蘭西已成為解放者。

由此時過二十年後，至一八一五年訂立條約為止，其間實有許多說不出之罪惡與過失。

\* \* \* \* \*

熱月九日之後國民公會仍繼續其統治。自熱月九日，希望再燃之王黨及革命黨，一年間雖曾屢試襲擊，然奉被公會制壓。牧月（Prairial）一日過激黨之亂為彼什格律所制壓，穡月（Vendémiaire）十三日王黨之亂為拿

破命所制壓。

國民公會於高呼『共和國萬歲』聲中，遂被解散（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此種舉動實能克服最可恐之危險。縱使國民公會自身不免有缺陷之恨，然言救出法蘭西者，終不能不歸功於國民公會。

論國民公會之事業，不但對於分裂之抵抗，對於同盟軍之勝利，直至今日，尚在成就其偉大之事業。現代之立法蓋皆由此發源，拿破侖之民法不過敷衍國民公會所作之草案。國民公會設義務教育制度，造自然科學博物館、師範學校、職工學校、學士院、測地局、國民圖書館、盧夫爾博物館。廢止舊來之度量衡，採用準確之『米達法』。惟其如此，所以能用新式工具，真正國際的科學語，創設一切關於人智之淵源，以秩序替代混沌。

國民公會既因憲法制定議會之決議，著手出賣國有地（教士、教團、亡命貴族等之所有地），轉無產之民爲有產之民。法蘭西之地自革命以來，比他國分割得特細，就使出賣國有地，事實上亦不足以防止赤字即破產，然無論爲赤字爲破產，均未至於妨害國防。

由諸王之手，統一正在開始之法蘭西祖國，直至國民公會議員而完成。彼等多數雖柔性懦弱，且不免常有卑怯舉動，然至事態瀕於絕望之頃，仍能對於法蘭西及人類，維持其欲絕之希望。

新政府繼國民公會而成立，依共和國三年（一七九五）之憲法，決議設二院制（元老院（Conseil des An-

cion, Council of Elders) 與五百人會 (Conseil des Cinq-Cents; Council of the Five Hundred) 更由二院選出總裁 (Directeurs; Directors) 五名置總裁政府 (Directoire; Directory) 卽作爲行政機關。

諸總裁於其執政之初，對於制壓黨派，改良財政，防備被敵威脅之國境，已深苦其無力。所以說到共和國三年之憲法，便覺其缺陷甚多，然確能樹立消除此等爲難事業之政府。所惜諸總裁多數不免無誠意，乏智力，除大囑爾諸外，都是平凡之人。總裁政府爲欲維持其權威，對於王黨及恐嚇政治黨之叛亂，不得不實行猛烈政治。卽輕蔑合法性，而欲以滑稽語調的謳歌覆滅自己之非非法手段，皆是如此。故於果月 (Fructidor) 十八日 (一七九七年九月四日) 對王黨，花月 (Floreal) 二十二日 (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一日) 對過激黨，皆用猛烈政治。

俄羅斯未遑干涉，普魯士亦容易接受和約，何以故？以兩國正忙於犯重罪以取厚利，卽正在著手分割波蘭之故。

\* \* \* \* \*

法蘭西於狂暴戰禍之後，深望和平，於血腥無政府狀態之下，急復秩序，所以對於波蘭之崩壞，初無加以阻止之意向。

一方面締結和約之法蘭西，一方面尙在非戰不可之形勢，則以奧地利、英、吉利仍未解除武裝故。

來因河方面之法蘭西軍雖未至於慘敗，然敗北已不可避免。取荷蘭之彼什格律，只好與丟謨利挨同樣謀叛 (一七九五年十二月) 指揮帝國軍者，爲滿二十六歲之青年皇弟查理大公，實不愧優秀將軍之稱。彼於「爲法

蘭西而死得過早』之二驍將馬索（一七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俄什死後，迭獲勝利。

來因方面之戰，雖尚未分勝負，然意大利方面之戰，則大得勝利。拿破侖之少壯的軍事天才到處能放出光彩。

一七九六年拿破侖滿二十七歲。彼於科西嘉編入法蘭西領土之明日，生於科西嘉，遂爲法蘭西人（一七六九）。彼爲破兵少尉而出士官學校，然自知升進不能過早，則因其時科西嘉代表巴俄利（Paoli）之科西嘉國民黨，正與法蘭西黨分立而動搖，以故經久躊躇不決，後乃決心投效法蘭西，奉革命之原理，爲羅伯斯庇爾親弟之友，受其保護。彼以破兵士官派遣攻圍土倫，彼運用其機智，能決定土倫之刻期陷落。

彼任命爲將軍而歸巴黎，求與當時權勢家交遊，遂爲巴拉斯（Baraas）所重用。彼奉巴拉斯之命，於穡月十三日，破打集於聖·羅克教會前之王黨，使之分散。此種易得之勝利，頓以熱烈共和主義者之美名，加諸剛滿二十五歲之青年將軍頭上。

身爲總裁又有超過他總裁之勢力的巴拉斯，對於此科西嘉少年士官，更加以逾格之恩寵。巴拉斯以彼爲意大利軍總司令官。嘗向意大利出發前二日，拿破侖與波哈內（Beauharnais）將軍未亡人約瑟芬（Josephine）結婚，約瑟芬本爲巴拉斯情婦，素以有魅力與輕薄著聞。拿破侖熱烈迷戀彼女，以後境遇縱有變遷，總能使其深厚愛情，始終繼續。

向意大利之法蘭西軍，皆爲熱烈的共和政治燃燒着的優秀兵士，所以拿破侖能鼓動彼等之絕大勇氣與恐

耐。奧地利軍較彼之軍隊不知多了幾許，然彼採用簡單而天才的作戰將彼等捲入於彼可驚的展開之歷史中。彼以別無掛念之狀態，集中其全軍於一點，且認定此一點自己必佔優勢，所以終能得到勝利。

自一七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彼已將比特蒙軍、奧地利軍，分割成功（蒙特諾脫（Montenotte）及蒙多維（Mondovì）之勝利），與薩丁王維克托·亞馬丟斯（Victor-Amédée；Victor Amondens）在舍拉斯科（Cherasco），締結條約。

彼既無顧慮比特蒙軍之必要，遂轉其主力於奧地利軍，破之於羅地（Lodi），公然進兵米蘭，侵入奧地利軍佔據地域。其後彼又攻圍孟都亞，連破敵之二軍於阿科勒（Arcole；Arcoia）（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離伏里（Rivoli）（一七九七年一月十四日），表示進迫維也納之氣勢。經過幾次會戰，使查理大公膽寒後，彼遂提唱講和（一七九七年四月七日之雷俄本（Leoben；Leoben）假條約同年十月十七日之卡姆波·福密俄（Campo Formio）本條約）。

以赫赫之勝利無敵之進軍，遂得決定的成功，此皆由於將帥之天才將校之練達及兵卒之勇敢，然共和主義的戰爭精神已經變化淨盡。拿破侖會向其軍隊言曰：『我之兵卒諸子皆貧無一物，營養不良。現在則財寶已在諸子之目前，能征服之，即爲所有。趕快前進，進則諸子在都市，在村鄉，當可尋出名譽、光榮與富貴。』據上述拿破侖所言，則此次戰爭既非爲防禦祖國，亦非爲求得自由，並非爲解放人類，不過僅以掠奪爲目標。

吃過大敗之奧地利，迫於恐怖之意大利，彼以之爲對手而商議和約，宜使其不名譽之掠奪，心格外擡頭。拿破



命向蘇那亞索一千五百萬，向帕馬索一千萬，向摩得那索二千萬，向教皇索二千萬，向米蘭索二千萬，向威尼斯索二千萬，向波羅尼亞、斐拉拉、拉未那索三千萬，作為戰費償金。彼送許多繪畫、彫刻，及貴重的紀念物到巴黎，於是戰爭成為征服者致富之具。

拿破侖本來輕蔑總裁政府之指令，所以無論媾和之假條約，本條約，皆不詢問本國政府，獨斷調印。對於諸總裁，公然敢為談話、詰難、命令。凡隨從我之周圍而獻媚於我者，不但分與敗者之戰利品，即平素為其同盟之意大利，固彼所視為可哀而以救濟自任者，其對於意大利取得之戰利品，亦可慷慨割贈。

國民公會使法蘭西之健全國民全體武裝，意在創始大國民軍之制度，然此實為防衛法蘭西國土而設。合義勇兵、冒險者、傭兵而成之王政治下軍隊，皆非由國民本身充當。自一七九四年迄一七九五年之大徵兵，始一變從前之舊制，法蘭西青年皆被強制而手執武器，軍隊直與國民混淆。

因此成為下述之狀態，束縛於宿命羈絆之諸國民，皆為戰爭而強制的徵集，作成諸國民之軍隊。此等作成之國民軍，若盡忠誠於有技能之將軍與貪慾之皇帝，則戰爭亦與掠奪無異，且將盡其狂暴以從事於野蠻。

在今日文明世界，而有這種可怕之軍隊，遺下苦人之災禍，即當平時亦常為許多不幸與淚之原因，此實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六年大徵兵之當然結果。

近百年來人類盡力做成之大誤謬，欲借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政治的大災禍，加以矯正，固為世人所深望。但是就未來言，仍難免莫大之苦痛與血潮之橫流，因為人心並未悔禍故。

歐羅巴列國同盟攻擊法蘭西，法蘭西爲加強防禦力，於是發布總員徵集令，拿破侖乃利用此等被驅於愛國心之青年兵士，作爲掠奪與征服之工具。彼誠爲最大之罪人，受彼教唆之歐羅巴諸君主，爲防禦自己起見，各使自國國民武裝，然到後來則效彼而轉取攻勢。戰爭之恐怖成爲一般的，以國民爲其捕虜。此在發源於拿破侖諸罪狀中，決不能謂爲最小罪狀。

\* \* \* \* \*

與德意志之戰爭，亦隨意大利戰役而結束。奧地利再認來因左岸爲法蘭西領地，倫巴底成爲獨立國（西薩爾比那（Cisalpine）共和國）。然威尼斯則因此犧牲，化做奧地利一屬州。愛奧尼亞諸島割讓於法蘭西。以上皆係依據一七九五年之巴塞爾條約，此次不過爲既認權利之再認。

與奧地利之講和，並非與英吉利講和之意味。當時支配英吉利命運之偉大政治家，對於法蘭西而發生憤激。因彼深信必法蘭西陷於衰頹，英吉利方能躋於隆盛。故彼之父爲庇得（老庇得）（William Pitt the Elder）既演政治上之重大任務，威廉庇得二世（小庇得）（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執掌政權更久，所演任務亦更出色。彼雖爲立憲君主國總理，然憑其政治的手腕與執拗，憑其可恐之雄辯的論理，更憑其熱烈而深沈之愛國心，所以能够發揮絕對君主之權能。民衆動搖大有叛亂立至之勢，彼不爲動，差不多每日有一本誹謗彼之小冊子，彼不爲惱，在兩院中到處遇見反對之言論，彼不爲屈，彼能以自己之斷乎不拔意思，課之於王及議會中多數議員。能通三十年間，統治英吉利者，除彼以外更無第二人。說到彼一生大事業，唯一件，就是與法蘭西戰爭。若再究

極言之，則英吉利之戰勝法蘭西，與其說是納爾遜（Nelson）、惠靈吞（Wellington）不如說是愛庇得之賜（君）。

（註）繼續二十年間之英法戰爭，最初十年間僅限於海戰。英法兩軍互向他國進軍，即英軍向法蘭西（先向土倫後向芬底之基布隆（Quiberon）），法軍則向愛爾蘭（一七九七年向俄什），曾屢次努力上陸，無不終於失敗。然曾經過幾度壯烈之海戰，故雖戰敗亦有光榮。不過論及法蘭西、荷蘭、西班牙之船艦，於武裝，尤其是於指揮，到底均非英吉利船之敵。所以英吉利因海戰之勝利，奪荷蘭之海外殖民地，佔領開普州而保持之，作為他日南非利加大殖民地之出發點。

卡姆波·福密俄條約訂定之後，拿破侖歸於巴黎，彼似欲轉變方面，藉再顯其華美之征服，因向總裁政府，提議埃及遠征，作為大膽之嘗試。總裁即與承認，意在借以收拾其橫暴之部下，且使此離伏里之戰勝者，從前之受人歡迎雖經益加擴大，然或因此遇到敗北、捕虜之苦境，至於日就彫零，是又總裁等暗中所希望。

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拿破侖率領水手一萬人精兵三萬五千人並載有克雷培爾（Kleber；Kleber）得塞（Desaix）蘭（Lanne）達伏（Davout）繆拉（Murat）等將校之船艦五百五十艘，出發土倫。

摩爾太（Malta；Malta）之要塞瓦列塔（Vallette；Valetta）港無抵抗降服，六月三十日法蘭西軍從納爾遜艦隊警戒之裏，上陸於亞歷山德利亞。

埃及實際雖獨立於馬美琉克隊之下，然名目上服屬於君士坦丁堡之土耳其皇帝。為此拿破侖以侵入土耳其一州之形態，買其敵意。土耳其二百年來常與法蘭西政策保其協調，但僅藉誠意、齋好等空言，決不能阻止拿破侖之進取。

開始萬事都順手，馬美疏克之精騎兵不能破法蘭西兵之方陣。敵人於金字塔（Pyramid）戰役，已殺得七零八落。全埃及至於庇比斯，以昔曾有過，將來亦然之狀態，無抵抗而服屬。

然於海戰忽大敗北，遂使此次之勝利與征服，陷於不安。英法艦隊在亞歷山德利亞附近阿部基爾（Aboukir; Abukir）交戰（一七九八年八月一日），海戰比於陸戰，勝敗尤易決定，法蘭西艦隊全部殲滅。

因海上霸者之敵艦隊，埃及與法蘭西本土被其中斷，然拿破侖繼續其頑強之冒險，企圖征服敘利亞。彼說了：『吾欲使偉名傑出於東方，做亞歷山大大王故事，侵入印度，與防英吉利侵入有功績之國王提浦·薩希布（Tippou-Sahib; Tippoo Sahib）相為聲援。』

此愚舉終着落於應當着落之處，即所圖全歸失敗。阿克（La Ville de Saint-Jean-d'Acre; Acre）市無法使之陷落，黑死病（Pest）又逞暴威於法蘭西軍，結局為狂暴無益之虐殺後，拿破侖祇好仍回埃及。

於是埃及遠征之慘淡結果至此已完全明瞭。拿破侖毫不躊躇，棄其軍隊而去。『彼僅能表忠實於勝利。』彼逃過巡邏地中海之英吉利艦隊，奇蹟的歸於法蘭西（一七九九年十月十六日）。

彼若無其事熟視其帶往埃及而在其地死滅諸軍隊之犧牲，此事究應如何辦理，彼全認為不成問題。既經成為無用之長物，即非從速棄去不可。自克雷培爾被回教狂信者暗殺（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後，執指揮權之美努（Menou）遂降於英吉利軍（一八〇一年八月）。

然此狂戀之企圖亦不能謂為全然無用。科學家、技師、藝術家、言語學者隨兵士至埃及後，即組織一埃及學院

(Rastatt) 故戰爭雖終於敗北，然法蘭西之文化的勢力竟傳入世界最古之搖籃地。

在歐羅巴之諸總裁，雖不能如拿破侖之有赫赫功，然亦同樣取攻擊的政策。彼等頒發命令，使瑞士領地日內瓦、牟爾豪孫 (Mulhouse; Mühlhausen) 與薩伏依領地比特蒙合併。使駐屯羅馬之法蘭西軍，放逐教皇，宣言以羅馬為共和國。同時宣言以熱那亞為利求利阿 (Ligurienne; Liguria) 共和國，以那不勒斯為巴頓諾彼 (Parthenopéenne; Parthenope) 共和國，以荷蘭為巴泰准阿 (Batavia) 共和國，以瑞士為黑爾維喜阿 (Helvetia) 共和國。總裁政府對於此等新政府，不許其自由組織，與以被征服國之待遇，遣送軍隊，恣為徵發，沒收及流刑。昔日主張解放之法蘭西人，今日化為掠奪者，拿破侖之流風盛行一時。

歐羅巴各國益憤激法蘭西之所為。

俄羅斯光榮照人的喀德鄰已死 (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何謂光榮？乃指成功能與仁德相伴而言。喀德鄰之子保羅一世直對於法蘭西共和國，取敵對行動。彼與英吉利、奧地利提攜，遂生出第二次列國同盟 (一七九九年三月)。先是在拉斯塔特 (Rastatt) 之法蘭西全權委員，被人暗殺，為此無益而可憎之犯罪，所以此次戰爭法蘭西人甚為興奮。

然最初法蘭西軍慘敗，因為勝利重疊，國境擴大，雖以新徵兵士，盡力防守，但其人數太少，終不足以保持現狀。於北於南，除退卻外無他法。意大利亦失去，勝於脫利比亞 (Trebbia) 勝於諾尾 (Novi) (一七九九年八月十五日)，以會不知有敗北稱之俄羅斯老將蘇發羅夫，以為欲侵入法蘭西，當先入瑞士。德意志之查理大公於斯托卡

赫戰勝後，遂如爾同於來因河彼岸。最後英吉利軍與俄羅斯軍上陸於荷蘭（一七九九年八月。）

事態到處告急，然法蘭西以二大勝利而獲救。馬塞那（Massena；Massena）於丟利赫戰破蘇發羅夫軍（一七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方則布律恩（Brune）迫令佔領荷蘭之英俄聯合軍，在卑爾根（Bergen）降服（一七九九年九月十九日。）俄羅斯皇帝亦命令退軍。

拿破侖自埃及歸時，法蘭西已脫去危險。

彼受非常熱誠之歡迎，彼亦不吝氣而利用之。彼之人望雖漸加大，然政府當路者中找不出一個支持彼之人，所以自己所念念不忘之非常手段，無從實行。總裁五人之人物大致如左，裝出野心十足的样子其實毫無準備者爲西耶士（Stoyes），雖居常自命不凡，仍極平凡且甚下賤之羅哲·杜科（Roger-Ducos），哥希挨（Gohier），謨蘭（Moulin）三人皆爲不足道之庸奴，以陰謀家兼放蕩者之巴拉斯，不過是收賄之好手，當時之法蘭西政府祇有如此之人才。羅哲·杜科，西耶士及巴拉斯皆傾向於拿破侖。至於哥希挨，謨蘭始終不知霧月（Brunaire）十八日之事從何而來，此在彼等可取爲唯一之辨明。

霧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侖率兵士五百人入會，宣言憲法非改正不可。彼以戰鼓之聲，打消議會之怒聲，命擲彈兵逮捕議員。其明日彼與助已謀叛之二人（西耶士·羅哲·杜科）共爲假總統，是爲霧月十八日之非常手段。

霧月十八日爲宿命之日，不但關涉法蘭西，就拿世界史來說，恐亦當爲最不吉之一日。

拿破侖爲欲充足自己之野心，至由彼寃殺在戰場之一千萬青年，不於此處敘明，亦無不可。因爲物質上之弊害，比到精神上所受弊害，已不足言。爲法蘭西有一拿破侖，歐羅巴不得不變爲武裝之陣營，自由與正義之念隨之消滅。第十九世紀之諸民族本應相攜於真理征服之途，今乃爲奪取區區之土地而自相殘殺，使歐羅巴青年之精華，化爲戰場之露，豈不可痛。

## 二 拿破侖

霧月之非常手段以盲目的歡迎，受全法蘭西之歡迎。固不幸與頹廢而釀成之沈滯空氣，竟能以英雄時代之信念，取而代之。人類之本質隨之低下，法蘭西遂不過爲媚茲一人之諂諛者集團。或爲利益，或爲恐怖，有些或由於確念，其大部分或更出於奴隸根性，在第十九世紀，乃有如此集團，拿破侖誠陷法蘭西人於地獄之底者。法蘭西人因過於崇拜其斬首者之故，不惜與自己之運命永訣，決然歡迎其屢從空中落下之不幸。

於是此第一之總統卽成爲唯一之首領，其他二人卽第二、第三兩總統不過充數備員。彼等贊成其首領之命令時，僅僅由其副署而止。此事似未曾見過，卽萬一有不贊成時將若之何？亦止許彼等將不贊成之意登錄，他非所知。

最初拿破侖爲總統，次爲十年間之總統，隨卽改爲終身總統，一八〇四年竟僭用皇帝之稱號。

然而總統與皇帝論其實初無甚大意味，蓋總統政府與帝國之間，不過於彈壓時小有差異。試就其唯一之差

異言，則在總統政府下所謂勃發之個別的暴動以及務必提早鎮壓之叛亂，等到成爲帝國，便會影蹤全無。

由霧月十八日之明日起，拿破侖遂成爲絕對君主。元老院由彼指名，受知事壓迫而選出之選舉人，還須更經任命之立法院，僅有名義上之權威。有力之警察組織成功，受十分之報酬而活動，使其冤害人民。人民稍涉謀叛嫌疑，則糾問其私事而加以干涉。出版之自由事實上或於原則上全被禁止。警察之一紙通牒，誰亦不能不投獄，不能不驅逐，並不能不科流刑。經政府任命之官吏，祇惴惴於轉免而服從命令，幾一切附屬於官吏。大學與教士亦如軍隊之樣，依嚴格而野蠻之階級制度，加以統制。就使用間接方法。批判皇帝之命令，亦當視爲罪惡，斥爲不敬。讚辭無論如何華美，阿諛無論如何卑屈，決無人言其過度。因愷撒之後繼者所建設之制度，與文明之進步而愈加惡化。雖路易十四世相傳下來之莊重的專制政治，比到拿破侖過激之空想的暴君政治，尙不失爲一種幸福。若要尋覓與此首領及其諸奴隸具有同樣精神狀態者，則不得不追溯到奧古斯都與提庇留之時代。

雖說是一人專制政治，然若能依明晰確實之大智能而活動，則亦克奏奇效。故拿破侖所做事業，其強固率足令人失驚。彼有堅實之財政組織，有強力之軍隊，並能行有統制之政治。法蘭西保有之實力，決不可輕輕看過，皆依有秩序之賢明統制，整齊排列於其首領之配下。國民公會所企圖之中央集權，竟能冒危險而實現。民法保障人民相互之一切權利。各地開鑿道路。科學被國家獎勵，各地方建造博物館。新工業與以有益之補助金。國民公會與憲法制定議會所欲辦之各種事業，由此帝國政府而再行試辦，迄於成功。完全之秩序取無政府狀態而代之，成就一從順皇帝之強有力機關。



凡服屬拿破侖之諸國中，最初爲意大利，次爲荷蘭，最後爲德意志、西班牙，無一不與法蘭西同從其明敏巧妙之行政。然因受拿破侖統治而遭遇災禍之此等不幸的諸國，往往爲忘恩負義之談，余爲此語，或有譏其不公平者，亦未可知，然此固非余所暇問。

拿破侖爲法蘭西之絕對君主。然奧地利與英吉利仍未肯承認其敗北。英吉利艦隊現尙握有海上權，奧地利保有由總十二萬人組成之兩個大軍。在來因之一軍，由克賴（Kray）指揮，在意大利之一軍，則由美拉斯（Melas；Melas）指揮。

在法蘭西方面，則有十萬精銳之來因駐軍，由摩羅（Moreau）指揮。馬塞那率二萬五千人，受命向意大利出發。第一總統自身在提仲（Dijon）編成五萬軍隊，握有指揮權。

摩羅在德意志，連得盛大之勝利（一八〇〇年五月三日）斯托卡赫、赫克斯泰特（Hochstedt；Höchstadt，D.）、俄柏豪會（Oberhausen）〕遂入明興（Münich（München，D.）〕爲全巴威之主人公（一八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馬塞那僅率微弱之軍隊，只好退至熱那亞，試勇壯之防禦後，遂降於敵（一八〇〇年六月四日）。

拿破侖冒前代未聞之苦難，越過阿爾卑斯山，入意大利，到米蘭，於馬楞哥（Marengo）因得塞之奮鬪，得大勝利（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得塞雖經戰死，然因此戰勝，意大利遂全爲彼有。

閱時未久，摩羅又在荷亨林敦（Hohenlinden）大勝（一八〇〇年十二月三日）。此基於摩羅之完全智略。

與軍隊之勇氣，故能得決定的驚人勝利。

敗於德意志與意大利之奧地利，祇有求和而締約（一八〇一年二月十日內維爾（Lunéville；Lunéville）條約），確保卡姆波·福密俄諸條件。

大陸雖平和而服屬，然英吉利尚繼續戰爭。爲法蘭西大同志又爲拿破侖崇拜者之俄羅斯皇帝保羅一世，事實上造成反對英吉利之中立國同盟（丹麥、普魯士、瑞典）。此同盟不過得到下述之結果，即丹麥及俄羅斯之艦隊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Copenhagen），爲納爾遜所破擊（一八〇一年四月二日）。

然英吉利國民希望和平，庇得爲阿丁吞（Addington）所倒，阿丁吞遂取而代之（一八〇一）。彼非如庇得之不喜與法蘭西接近，一八〇一年十月商議開始，成爲亞眠和約。英吉利承認法蘭西所變革之新歐羅巴。在歐羅巴以外，開普殖民地保其獨立，埃及及返還土耳其，摩爾太歸於摩爾太武士團之手。英吉利由西班牙殖民地中，取特立尼達（Trinidad）島，由荷蘭殖民地中，取錫蘭島。

假使能遵守亞眠和約，則英吉利之繁榮，法蘭西之隆盛，世界之福祉，拿破侖之榮譽皆將繼長增高，不知其所止。然署名於此條約者，自始即無履行條約之意思，不過勉強承諾媾和，此層不日即可證明。

兩國民雖切望和平，兩國政府卻極欲戰爭。由一八〇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八〇三年五月十二日，雙方皆爭表示其並無履行誠意。所以誰亦不能非難誰，旁觀亦不能認誰爲正當。

拿破侖先使比特蒙合併於法蘭西（一八〇二年九月十一日），次則自己出面爲黑爾維喜阿之調停者，後

更召集德意志諸侯於拉的新本 (Ratisbonne; Ratisbon (Regensburg, D.)) 欲獨裁的決定在帝國內彼等之領土 (「帝國代表者主要決議」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 一八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換言之，就是要主宰分割德意志。

英吉利則拒絕印度諸市及摩爾太島之讓與。英吉利故意遷延其回答，明知不實，仍弄其拙劣之遁辭，故第一總統以苛酷關稅制度報之，禁止英吉利商品入法蘭西諸港。然在英吉利則頻頻發行中傷拿破侖之小冊子。遂使第一總統憤激，要求即時返還摩爾太島。

英吉利則捕獲法蘭西及荷蘭之船舶。其報應即時出現，滯留法蘭西國中之英吉利國民，全數視同捕虜。比前回更加一層激烈，再與英吉利開始戰爭。

對於受恐怖驅迫之歐羅巴諸國，拿破侖盡力加以侮辱。彼不管普魯士王之意思何如，侵入漢諾威 (一八〇三年六月) 召捕翁歧安公 (Duc d'Enghien; Duke of Enghien)，交付審判而鎗殺之，但此仍只能看做暗殺行為 (一八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彼併合熱那亞與利求利阿 (一八〇五年六月四日)，遂自立為意大利王 (一八〇五年三月十五日)。

其間彼得法蘭西人之皇帝 (Empereur des Français; Emperor of the French) 的稱號 (一八〇四年五月十八日) 迎教皇庇護七世 (Pie VII; Pius VII) 至巴黎，在聖母院 (Notre-Dame) 舉行即位式，自取皇冠而加諸額 (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日)。

彼想到英吉利三島，試其戰鬪之力。爲此集中大軍於布倫，又爲欲使其上岸，豫備小船一隊。拿破侖無視一切障礙，是否真要實行充滿危險且以爲合於自己冒險性質之大膽不敵計畫，非他人所能知。總之布倫遠征僅見實行之端緒，卽建造若干運送船與編成大軍而止。

爲欲不冒確定的損害，使大軍得上陸於英吉利，則必須造成一與英吉利艦隊對峙且能握有海上權之艦隊。可惜拿破侖尙無此種艦隊，所以只好用陸戰代海戰。

就大陸言，奧地利因壓倒的慘敗，悲慘的條約，屈辱重重，殊難忍受。俄羅斯亞歷山大繼保羅一世之後，此人思想與其父全別，不滿於法蘭西之所爲。所以英吉利要與奧地利、俄羅斯結第三列國同盟，極爲便利，且英吉利肯負擔關於此事之一切必要費用。

一八〇五年夏季以來拿破侖早料有此種新戰役。於數星期中，集中布倫之全軍，卽心服皇帝而以可驚的好戰著名之軍隊，其熱狂於光榮，常較熱狂於戰利爲甚，竟橫斷法蘭西與德意志而來。奧地利軍等不及俄羅斯之參加，已告敗北。其軍隊當特拉法爾加（Trafalgar）海戰之前日，全軍在烏爾姆（Ulm）降服（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九日），拿破侖入於維也納。數日後不戰而使俄羅斯軍在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大敗（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以如此偉大之軍事的天才，驅遣如此偉大之不撓無敵的軍隊，查徧歷史，實無如此之先例。

就海戰言，特拉法爾加海戰（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日），完成阿部基爾之功業，使法蘭西艦隊絕滅。法蘭西及西班牙聯合艦隊雖表示勇敢之活躍，竟至絕其復讐之念而完全滅沒。英吉利以此役與滑鐵盧一戰共視爲可

祝賀之勝利，然英吉利提督納爾遜竟戰死於此役。

奧地利向法蘭西求和，割讓威尼斯，一切承認拿破侖所合併之地，并受諾「來因聯邦 Confederation du Rhin;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 (Rheinbund, D.)」之成立。何謂來因聯邦？係指普魯士外之德意志諸國。拿破侖爲其保護者，亦卽爲其君主（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普累斯堡 (Presbourg; Presburg) 條約）。拿破侖對於其倨傲與權力，既不認有所限制。彼遂爲其兄約瑟 (Joseph) 建那不勒斯王國，爲其弟路易建荷蘭王國。

但是俄羅斯雖繼續戰爭，然終在奧斯特里齊失其軍隊。就普魯士方面來說，諸事於彼甚覺屈辱，然亦只能默視他人勝利。

當時英吉利至少在外觀上是急於求和的。威廉·庇得聽到改變歐羅巴地圖之奧斯特里齊事變後，殆死於絕望之中（一八〇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繼彼之福克斯 (Fox) 切求與法蘭西講和。拿破侖雖不說不願講和，但對於領有漢諾威，亦不肯讓，於是此等商議不過爲普魯士加入同盟之先驅。

前此普魯士甘爲拿破侖之隸屬，然柏林主戰黨因拿破侖之要求，日益加高，徒增大其勢力。普魯士好戰的少年王后路易司 (Louise-Annelie; Louise Amalie) 亦極希望開戰。遂使腓特烈·威廉 (Frédéric-Guillaume; Frederick William (Friedrich Wilhelm, D.)) 王被驅於宮中並軍隊內之主戰派，強其實行而固其決心。王勸告拿破侖放棄來因聯邦，戰爭以起（一八〇六年九月）。

行軍如疾風迅雷，一個月後拿破侖在耶那（Jena; Jena）達伏在奧厄斯泰特（Auerstedt; Auerstedt, D.）同日得赫赫之勝利（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侖入柏林，普魯士已不存在。雖然普魯士尚有殘軍，勢力已稍稍回後，且勇於戰鬪。但經過愛勞（Eylau）之血戰後，終非退卻不可。此血戰幾乎軍氣不揚，在法蘭西軍亦幾乎可稱敗北（一八〇七年二月七日），真是殺傷相當，戰死者四萬人。兩軍皆刀折矢盡，直至數月後尚不能臨戰場。可是拿破侖於孚利德蘭（Friedland）大決戰，竟得完全之勝利（一八〇七年六月十四日）。

拿破侖深知俄羅斯之實力，因停止粉碎其敵之舉動，欲與之為同盟國。於是俄羅斯皇帝所提倡之和議，在的爾西特（Tilsit）簽定（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經此有名之會見，兩帝遂二分世界，奧地利與普魯士已不成問題。兩國亦早無喪失財產之觀念。由普魯士剝奪華沙及波蘭之一部，形成華沙大公國（Grand-duché de Pologne; Grand Duchy of Warsaw），以薩克森王為其君主。對於孤立而無敵之英吉利，在大陸霸者拿破侖與亞歷山大意中，以為業經走上自滅之道。

自有此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拿破侖皇帝受其偉大的天才與更偉大的幸運之賜，能打勝其一切之過失，且其事態亦並非絕望的。

然彼非至最後之災禍臨頭，不能停止。恰如懸崖落石，非受其他岩石擋住，不能停止一樣。

最初所遇之事態，全以好運進行，英吉利犯重大之過失。英吉利艦隊擊哥本哈根三日（一八〇七年九月

二日至五日，因丹麥爲中立國，此舉實違反戰爭法規。致當時尚在躊躇不決之亞歷山大，決意與法蘭西同盟，對成大陸封鎖（Bloous Continental; Continental Blockade）之辦法。

此種可惡的武器，就是此種封鎖政策如果實現，恐英吉利不免滅亡。依柏林勅令（Decret de Berlin, Berlin Decree）（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無論何種英吉利船，皆當禁入大陸港灣，並命令禁止全英吉利商品進口。英吉利人之報復政策係命令所有中立國船舶，靠近英吉利海港，即當繳納關稅。爲此之故，拿破侖對於同意靠近英吉利繳納關稅之船舶，宣言一律作英吉利船看待，當用處分敵人之方法。於是實際上破壞英吉利與歐羅巴間之通商，又因英吉利爲海上霸者，延而破壞其與世界各國之通商，且不管使中立國亦與交戰國同受戰禍。此等國家極爲無力，故不能以武力反抗大陸封鎖，只可以不成問題之態度，忍受一時。

惟有專靠海上貿易之葡萄牙，特別加以反抗。拿破侖欲糾正葡萄牙之非，命朱諾（Junot）統率之小軍隊，不血刃而入里斯本。王大驚，乘英吉利軍艦，逃往巴西（一八〇七年十一月。）

拿破侖爲欲使其軍隊通過西班牙，不得不將葡萄牙王位，約定讓與爲法蘭西同盟而可憐之西班牙王查理四世。此可憐之王被支配於王后，王后有寵人名哥達（Godoy），那纔是西班牙之真正君主。

法蘭西軍託名征伐葡萄牙，侵入全半島。繆拉入於馬德里，查理四世將爲拿破侖所廢之風說盛行，馬德里人情激而試抵抗（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繆拉行不當之死刑，鎮壓其暴動，然此實痛傷西班牙人之愛國心憎惡之念愈熾。繆謂法蘭西兵三十萬之死，所以贖（五月二日（Dos de Mayo））之犯行。

查理四世之子斐迪南與其王、王后、寵人等同爲無聊之人，送書於拿破侖，縷述對於其父之不平。於是父與其子、王后與其寵人之間演出一幕奇怪之悲喜劇。拿破侖卽於其地登場，所演戲劇之令人討厭，比到上述四個討厭人物之中，還要討厭到百倍。

拿破侖或用威嚇，或用欺詐，挨着次序，愚弄彼等。結果彼令查理四世與斐迪南相繼退位，以自己之兄約瑟爲西班牙王，是爲西班牙戰爭之開端。

此戰役當得狂暴二字，對於法蘭西統治之西班牙，叛亂遍及全國。召集國民委員會（Junta nacional de España, S.）於加的斯，凡壯健男子皆命武裝，且求援助於英吉利。從前西班牙正規軍若干聯隊皆投於革命民衆，英吉利亦出補助軍。

所以約瑟雖入馬德里，然僅由名義上之國民代表，宣稱王號（一八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經過一星期後，不得不由其地撤退。杜湧（Dupont）將軍所率法蘭西軍，在拜楞（Baylen）降服西班牙（一八〇八年七月二十日），是爲帝軍最初之墜跌。自洛斯巴以後，法蘭西無受如此之敗北者，以一萬七千人之兵士，降服於一隊土民。

拿破侖之運星由此而倒。一向套上勝利假面之人，不料更覺可怕之宿命的活動，忽來照顧此位軍神。乃拿破侖仍如套上勝利假面時，每遇災害，不知改悔，繼續加重其過失。

杜湧在拜楞降服一個月後，朱諾在星特拉（Cintrá）降服（一八〇八年八月三十日）。彼後來又降於惠靈香拜色爾、亞塔爾、韋爾斯利（Duke of Wellington, Sir Arthur Wellesley）所率之英吉利軍，直至英吉利



軍踏上大陸，經過滑鐵盧戰役，亦未離開英軍。

為欲結束西班牙戰役，拿破侖先在挨爾孚特（Elfort）與俄羅斯結危險之同盟（一八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四日），率二十萬大軍侵入意卑里亞半島，欲在部下將軍重疊失敗之地，贏得勝利。

彼於數星期間，回復事態，約瑟遂再入馬德里（一八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英吉利軍且戰且退，在拉·科倫（La Colonne；La Coruna (S.)）倉皇上船，幸免慘敗。其實葡萄牙及安達盧齊阿尚未征服，若拿破侖能引其全軍而再戰，其最後之抵抗或將鎮壓盡淨，亦未可定，然彼竟捨西班牙而向奧地利。

今也法蘭西軍彷徨於西班牙半島，遂無何等之利益與光榮而趨於崩壞之途。胸中儲滿狂信的敵意之住民，土匪兵（Guerilleros (S.)）到處殘殺敵之落伍者，襲取傳令、輜重隊。藏在堡壘蔭下，不怕打破之英吉利兵，由諸港補給其糧食。愛國心熱之國民委員會受英吉利之軍資金，藉以償其一切用費。山地多閉於冰，夏季則變為灼熱之地，皆不得不與敵人戰。諸將軍雖甚嫌惡，仍須繼續戰爭，彼此互相嫉妬，祇知掩襲同志之戰功。絲毫不服命令，只想掠奪財物，甚或嘲弄西班牙王。可憐哉約瑟，召集苦飢之西班牙貴族於悽慘的宮廷，發揮其有名無實之權威。

拿破侖既愛英吉利之難敵，加以西班牙高舉叛旗，困難更加一層。此兩國殆欲協力而吞吃帝國之最良軍隊。拿破侖在挨爾孚特，希望與俄羅斯同盟，然彼不肯付其代價，致使寬大而貪慾之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表示不滿。彼既取得芬蘭（Finlande；Finland (Finland, D.)）與南方多瑙河之境，尙想更進一步，讓受君士坦丁堡與波蘭。但拿破侖則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即帝位，欲將東帝國、西帝國之帝冠，合加在自己頭上，並聲言決不放棄

此種希望。彼嘗謂「君士坦丁堡爲世界之帝國，」至於波蘭彼亦不願完全放棄。此舉並非出於彼之恩誼——彼根本缺乏此種感情——不過因爲波蘭之軍團，在彼之軍隊中，爲最勇敢最有抵抗力者。結局俄羅斯皇帝對於君士坦丁堡，對於華沙，皆止得爲曖昧之約定，僅締一與可恐友人爲名義上之同盟。雖約定爲實際的援助，然彼不動。他方面奧地利軍早於二年前，與法蘭西軍爲第六次之戰爭。

一八〇九年之戰役以瓦格拉木 (Wagram) 之大勝而終結 (一八〇九年七月六日)，維也納再見法蘭西皇帝之惠臨。然此勝利實經過極激烈之戰爭，一時幾於勝負難分，血汐流得甚多，戰爭全陷於慘澹之情景。查理大公所率之奧地利軍，今已與敵取同樣戰法，拿破侖實以戰術授與彼等。

在奧勃隆 (Schönbrunn) 宮殿締結和約 (一八〇九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侖前希望與俄羅斯同盟，今放棄之，而與奧地利訂同盟。

彼更披寬大之胸襟，與奧地利皇帝相接近。但因彼之媾和條件，對戰敗者過於苛酷，勢不能望其爲忠實之同盟。奧地利須破壞維也納之城壁，以加里西亞 (Galicie; Galicia (Galizien, D.)) 與波蘭大公，割伊利亞州，亞得里亞海與法蘭西。拿破侖爲使此掠奪之平均，與奧地利滿二十歲皇女馬利亞·路易絲 (Marie-Louise; Maria Louisa) 結婚。此事不啻對於亞歷山大，加以一種侮辱，因彼擬以其妹嫁與拿破侖之故。

\* \* \* \* \*

鑄此不合條理之政策，偏能收到難於否認之奇功。

此時英吉利猶不絕使其勝利之艦隊，遊弋海上，兵士與愛國之軍隊尙跋扈於全西班牙之山地街道。然其他歐羅巴諸國則爲恐怖與感嘆所纏縛，羣服屬而守沈默。法蘭西僅有百十縣八千萬人民，乃能使德意志、瑞士、波蘭、意大利、荷蘭盡化爲法蘭西屬地，負擔重稅，且應其君主無厭之渴望，不絕以膏血供給兵士，無武器之反抗不起於任何地方，「只聽到點奴隸之鎖與密告者之聲。」奧地利忍恥而同盟，普魯士無力而溫順，俄羅斯亦幾乎同盟幾乎溫順。此時拿破侖之光榮與勢力已達於頂點，將來亦似無可以憂慮之事。

假使此時之皇帝果能稍加謹慎，則彼之權力或將永遠停止於絕頂。且能見剛在此時出生的彼之皇子（一八一一年三月二十日）羅馬王（註），卽所謂哈普斯堡家與波那帕脫家之後繼者，在推勒利斯宮中，當彼眼前，長大成人以承皇統。然彼似爲惡魔所魅，反增加其傲慢與大膽。

（註）法蘭西文豪羅斯坦（Edmond, Rostand 1868—1918）之有名戲曲鴛鴦之子（Aiglon），卽以此羅馬王爲主人公。

彼已不能抑止自己之性氣。凡欲反抗彼者，彼皆視爲仇敵，或以仇敵相待遇。

第一反抗者爲聖父教皇庇護七世，教皇領地爲此被法蘭西軍隊蹂躪，教皇自己身作捕虜，拘留於薩佛那（Sa. vone, Savona）（一八〇九年七月六日）。司教隸屬於知事，頒布當爲其臣下之命令。一八一〇年二月下令於帝國各教會，朗讀所謂教皇權限制主義（Gallikanism）（法蘭西國教）之宣言，公布教理問答，有不從帝國法律者，應處死刑。皇帝爲欲考查教皇之決定，並曾召集宗教會議於巴黎（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彼之弟荷蘭王路易因暴露獨立之野心，命其退位（一八一〇年七月三日），荷蘭遂合併於法蘭西國。

彼之兄西班牙王約瑟亦因遇事怯懦，過於重視法蘭西諸將校所提出之要求，拿破侖與以亂暴之回答嗣後分西班牙爲諸州，各州皆由法蘭西之將軍統治，各將軍僅對皇帝負責任。

拿破侖尙有一弟爲威斯特發里亞王名哲羅姆 (Jérôme; Jerome)，亦將其王國之一部，照柏格 (Berg) 公辦法，簡單合併於法蘭西帝國（一八一一年二月十八日）。漢撒同盟三都市布勒門、漢堡、律培克皆以不重視大陸封鎖爲口實，使之合併於帝國。

合併可以利用種種口實，如伊特盧利阿則以「與意大利半島不恰好」爲辭而合併之。

最後之合併爲最難容許之合併，是爲鄂爾登堡 (Oldenburg; Oldenburg) 大公國之合併（一八一一年二月十八日）。領地並不甚廣，得之亦無大利益，然其結果極爲可怕。鄂爾登堡娶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之妹，以故俄羅斯皇帝視此掠奪爲個人的侮辱。

如前所述，拿破侖會求與亞歷山大同盟，然於波蘭、君士坦丁堡及大陸封鎖皆不肯讓一步。不但不肯讓步，且就波蘭、君士坦丁堡及大陸封鎖之命令的要求，更加一層無益之挑撥。彼殆不解亞歷山大具有騎士的神祕性格，若無端傷害俄羅斯皇帝之感情，比侵害其利益，還要加倍嫌惡，尤非拿破侖所能解。

如彼自身所恆言，戰爭爲彼之成分，以故彼斷然與俄羅斯決裂。彼曾以勝利者資格，身入開羅、維也納、柏林、米蘭、馬德里，亦想身入莫斯科 (Moscou; Moscow)，再使世界受一度之震撼。

亞歷山大之政策甚爲巧妙，彼曾在的爾西特，得到侵入芬蘭之完全權利。拿破侖當時毫無顧慮以此權利與

彼，彼亦老實不客氣實行其侵入（一八〇九。）

於是俄羅斯佔領芬蘭，但亞歷山大並不為瑞典之敵。事實上老衰無子之瑞典王查理十三世已決心迎一可為後繼之養子。彼嘗召集議會，實行選舉，至因何選出此人其理由雖不明瞭，然竟選中拿破侖部下之元帥伯納侖特（Bernadotte），此人富於才智，生性勇敢，可惜人格下劣。伯納侖特既為瑞典王，彼完全忘卻自己為芬蘭人，並忘卻芬蘭為瑞典領土。彼不擁護芬蘭，反與佔領芬蘭之俄羅斯皇帝相結（一八一二年四月五日。）

亞歷山大既得與瑞典親睦，並依部卡累斯特（Bukharest; Bucharest）條約，與土耳其訂結交誼（一八一二年七月十八日。）於是俄羅斯帝國之全軍始能揮戈以向侵入者。

普魯士與奧地利以迫於恐怖而沈默之狀態，臨於此次之大戰爭。

侵入真是可怕。於未渡尼門（Niéme; Nieman）河以前即六月二十三日，大軍集合於河岸（六十七萬八千人中法蘭西軍三十五萬六千人同盟軍三十二萬二千人。）自薛西斯阿提拉以來，未有以如此大軍集於一人手中者，必如此然後可稱為大軍（Grande Armée, Grand Army）（由二十國民合成之軍隊。）此軍隊中有德意志語，有意大利語，有波蘭語，荷蘭語，諸國語言皆可通用。依苛酷之徵兵令，立於法蘭西國旗下之此等異國人軍隊，缺乏規律，動輒脫走，掠奪。

最良之兵士為波蘭人，但拿破侖對之，尚不免抱種種之疑慮。一面恐波蘭之輿論沸騰，故不輕與以挑撥，一面又恐與普魯士、奧地利，來感情之疏隔，不欲再建波蘭舊王國，亦不欲以波蘭祖國，與其熱心之軍隊。然熱心對其永

久敵人俄羅斯而完全武裝之波蘭人，仍不失爲法蘭西之最好同盟軍。

最初俄羅斯軍避不與大軍交戰，於侵入前卽已退卻。拿破侖軍可是早見滅少，其原因不在戰爭而在侵入。蓋自六月二十三日，迄八月十七日，卽自尼門河迄斯摩楞斯克（Smolensk）之間，因流行病、普通疾病、脫走及前衛小合戰等，既失去十五萬人。

欲入廣大帝國之奧地而不致自滅，所以有在斯摩楞斯克停止之餘裕。然說真要停止，卽須斷念於勝利。但拿破侖尙深信勝利在我，故仍進兵莫斯科。

九月五日在莫斯科發（Moskova；Moskva）河畔，俄羅斯軍與法蘭西軍大衝突。其戰鬪極爲激烈，在此殺伐時期之戰爭中，實爲最血腥之一戰。死者十萬人，由此犧牲，拿破侖之夢始能實現，彼乃整軍入莫斯科（九月十四日）。

然莫斯科非如柏林、維也納之容易屈從，其住民無論貴族、貧民，皆棄去其邸宅與茅屋。勇敢之市長羅斯托普欽（Rostopchine；Rostopchin）並定縱火之計，先以火焚自己邸宅。

拿破侖入莫斯科，不出數小時，火焰包住莫斯科全市，失去莫大之糧食。勝利者已葬送於勝利之中，「彼蓋將首都看錯了。」

從來拿破侖於軍事上並無失策。然今則像是天才已涸，不但戰略上到處失敗，卽政略上亦復失敗重重，求其故而不得，只好歸之於宿命的結果。一八一二年九月十五日彼對在莫斯科過冬，抑卽時退出莫斯科，實有速下決

心之必要。乃彼躊躇於二者之斷案，結局竟無一定宗旨。徒立愚劣之計畫，坐待敵之提出和議，卒之猜測錯誤，祇得絕念征服之權威，悄然由來路退去（十月十九日）。可是空擲一個月光陰，及今始亟亟謀去，時期上已覺過遲。

除傷病者不計，壯健者祇剩十萬人，退出莫斯科，爲十月十九日之事。其潛行妨害退兵之俄羅斯軍隊，不絕出現於途中，且苦寒之冬令已來，體體雪野茫無際涯，通過尤極困難。

惟此退兵一事能使青年人憎惡戰爭，嫌恨征服者，因爲此次退兵即是災禍之一，所以能叫青年人念念不忘。無糧食，無軍馬，嚴寒襲人，無掩蔽物，其通路以屍骸爲標示。於此飢寒交迫之中，猶須對庫圖索夫（Kutusov）

所率之哥薩克（Cossacks；Cossacks）兵，迭爲防戰，出發莫斯科之十萬人，僅有五萬人能到斯摩楞斯克，然亦一無所得。寒氣則嚴上加嚴，凍斃兵士一萬人。當通過培雷西那（Berezina；Berezina）河時，又有二萬人溺死，凍死，或被砲擊死。

十二月三十日此殘餘之大軍再渡尼門河時，只剩數個零落之團體了。手足枯瘦鞍瘠之兵士一萬八千人雖勉強組成隊伍，然其光景正在告人以比死還可怕之大災禍。

拿破侖已不在彼等之軍隊中，已照例捨棄彼等而去（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五日）。彼歸巴黎，又開始準備新戰爭。彼之身體極爲健康，彼有始終不屈之精神。

法蘭西人已疲倦於光榮之狂妄，然元老院仍依主君所期望，可決徵兵，徵稅。健全之人盡入軍隊，田園變成不毛之地，庭園歸於荒廢。此時五十萬人新軍隊雖經徵集，但其大多數都是小孩。昔迦太基當危急存亡之際，以火焰

燒赤大青銅摩洛像之手腕，投小孩於其中，今法蘭西人亦捧小孩於軍神，其爲犧牲之意則一。

德意志已舉叛旗。多年表示從順之普魯士人，刺激於其壓制者之失敗，戰爭之熱忽熾。德意志青年爲向來不知之愛國心警醒，到處唱軍歌而取武器。一七九三年點火於法蘭西，國民主義之大火焰，今則煽動德意志，使其回刃以向法蘭西。普魯士王從輿論而與俄羅斯同盟。

意卑里亞半島之法蘭西軍得過幾次差強人意之戰勝後，仍不能不離惠靈吞及西班牙軍而退卻。因爲馬塞那、蘇爾特 (Soult)、緒舍 (Suchet) 等感情之疏隔，容易拿勝利送給英吉利·西班牙聯合軍。一八一一年馬塞那放棄葡萄牙，一八一二年蘇爾特放棄安達盧齊阿，一八一三年約瑟放棄馬德里，彼率殘軍而歸法蘭西，歸途中在維多利亞 (Victoria) 敗北 (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蘭西軍越比達利 (Bidassoa) 河，西班牙敗，法蘭西軍侵入。

唯有與拿破侖結婚之同盟國奧地利，尙能處以冷靜。然當時爲奧地利真君主者，實係極端嫌惡法蘭西勢力，巧黠而被廉恥之外交家梅特涅 (Metternich) 公爵。但彼雖懷有敵意，彼仍以誠實態度，努力傾聽其君主之貴冑的慎重言論，彼嘗在德勒斯登 (Dresde; Dresden) 立於法蘭西與同盟之間，試談奧地利之仲裁辦法。其條件爲放棄荷蘭、瑞士、意大利、德意志，即謂法蘭西應當以來因河爲國境。

拿破侖此處犯最後之過失，其他一切過失得此過失而完全，彼拒絕梅特涅之仲裁，彼僅於律會、保宣 (Bautzen) 兩役獲勝 (一八一三年五月二日及五月二十日。) 彼如投機者不論何時，尙能最後一場勝利，以前許多失



敗就可救轉一樣，彼打了這種愚蠢念頭，覷定成功的機會。彼在受過許多次災禍以後，彼之傲慢惡魔終不肯棄其愚念。彼忘了百萬之精銳已死。彼忘了部下諸將中，除惡辣者不論，愚鈍如繆拉亦欲謀叛，伯納侖特指揮敵軍，殘餘武將無不疲於戰禍。彼忘了得塞、克雷培爾蘭、培西挨爾 (Bessières)、求丹 (Gudin)、丟羅克 (Duroc)，現世已無其人。彼更忘了自己對於可恐之同盟軍所保有的軍隊，係由有倒戈之慮的外國人及幼年兵士合成之法蘭西軍，臨陣不足深恃。

不久彼果以來比錫之血腥戰役，受決定的敗北（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六日），死者上於十三萬人。戰爭漸覺淒慘，戰亂亦漸覺狂暴。

拿破侖所造之巨大建築物，因來比錫之戰擊，完全崩壞。

南方之英吉利軍由惠靈吞率領而侵入法蘭西，攻圍巴雲 (Bayonne)（一八一三年十一月。）北方之英吉利軍入荷蘭而成立假政府。

全意大利起叛亂，攸真 (Eugene; Eugene) 公止有小軍隊，對於由北方來之奧地利軍，上陸於威尼斯之英吉利軍，由南方率那不勒斯軍援助同盟軍之繆拉將軍，皆不能防止其進出。德意志及來因聯邦全體瓦解，薩克森人翻叛旗於來比錫，巴威人、瓦敦堡人、黑森人皆與德意志人同其利害，此等因異國人之專制政治，馴致分裂之德意志，至此仍成爲一國之民。拿破侖之弟威斯特發里亞王以怠惰名的哲羅姆，不能不由其叛亂之領土逃出。奧地利斷然與其他君主訂結同盟。

拿破侖至此已只剩一法蘭西，此可哀之法蘭西經彼威嚇，榨取早已化爲廢墟。

聯合軍開外交會議於法蘭克福（Frankfort; Frankfurt (Frankfurt, D.)），向拿破侖，以與德勒斯登同樣條件，新爲媾和之提議（一八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此種提議是否出於真心，我們且不去管他，但拿破侖是拒絕媾和。可是彼於此時，亦覺少費躊躇，何以見得？則因媾和之提議，與皇帝之回答，中間經過相當時日之故。其回答到達同盟軍方面時，梅特涅宣言其太遲。同盟軍決定方針如下：『對法蘭西和平，對拿破崙戰爭！』

此次之戰爭爲侵入法蘭西，且爲殘忍之侵入。普魯士軍、奧地利軍、俄羅斯軍蹂躪法蘭西國土，爲十年間所受不幸、屈辱、恐怖之復讐。彼等願以憎惡洗憎惡，血洗血。當日之法蘭西人受拿破侖之累，凡軍事徵發、村落焚燒、騎士掠奪以及酷訂老兵無法之處刑等痛苦，無不嘗到其滋味。能够看見歷次戰爭之淒慘情形，只在此種侵入之場合。北部爲伯納侖特軍所攻圍，盛班尼爲布律赫（Blücher）所攻圍，部爾哥尼爲什發會堡（Schwarzenberg）所攻圍，拿破侖僅有五萬人之軍隊。造兵廠空無所有，欲行徵兵，專門遇見避兵役者。社會全體在疲勞中，向來只知道隸屬之立法院，得法蘭西軍之敗報，稍稍顯出獨立之氣勢。

話雖如此，拿破侖尙能使同盟軍恐怖，由同盟軍方面，重新提出和議（沙提婁（Chaillon, Chaillon）會議，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九日）。彼等擴張法蘭克福之要求，請法蘭西復歸於一七九二年之國境，此恐是一幕媾和之喜劇。因爲此種久用苛酷手段虐待彼等之冒險武人，彼等已決心將其結束，殆無可疑。拿破侖一

穢沙提雲之提議，冀以掃去此種不安狀態。

彼尙自信其幸運與天才，彼說：『於彼等走近巴黎之前，余之兵亦將走近維也納。』彼乃用其可驚之大膽與其縱橫之機智，率小軍隊進迫布律赫與什發會堡，皆能得相當之勝利，然最後終因衆寡不敵，聯合軍遂攻圍巴黎（一八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巴黎開始防守戰，在巴黎市城壁之下，實行真血腥之戰鬪。國民軍與勞動者加以一萬之馬爾蒙（Marmont）軍，抵抗十萬同盟軍僅一日（三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普魯士王、俄羅斯王入巴黎。

皇帝之專制政治實與人民以非常之痛苦，且此悲劇搬演之時間過長，果能就此閉幕，不但使巴黎市民得到安慰，並爲民心所深喜。王黨由塔累隆（Talleyrand）支持，此人係拿破侖治下之大臣，彼前曾背叛共和國而降皇帝，今又背叛而向王黨。但塔累隆尙不直說柏蓬王家之名。

先由亞歷山大，要求羅馬王攝政及拿破侖退位。爲欲決定辦法，靜待拿破侖之退位。元老院與立法院對此要求無異議，宣告拿破侖失權，並宣言暫設假政府。

拿破侖尙率兵六萬，在巴黎附近之封騰布羅（Fontainebleau）。彼好爲盲目的舉動，鐵環現已緊束彼身，彼仍置不少顧，尙說戰爭，尙說犧牲人命，尙說願與四十萬同盟軍，繼續無益之戰鬪。彼於自己之無實力，彼似一毫不知。然其幕下諸將軍早知戰爭之無望，內（Ney）、柏提挨（Berthier）、烏提諾（Oudinot）、馬克多那爾（Maconald）、勒勝夫爾（Lefevre）皆勸彼讓步。彼躊躇甚久，終知只剩自己一人，退位之意始決（一八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同盟國諸君主爲羅馬王不肯退位，遂召遠柏蓬王家，流拿破侖於厄爾巴（Elbe; Elba）島並一致授彼厄爾巴王位以辱之。

一八一四年四月二十日皇帝於封騰布羅宮，與其軍隊告別。彼赴其新君主國，悽慘旅途中皆由異國將校伴送，幸得卑怯民衆之保護，始能安抵厄爾巴島。生爲法蘭西人，不得不寄身奧地利將校之下，像此時拿破侖可哀之狀態，不啻告世人以盛衰無常，唯人自召。

\* \* \* \* \*

同盟國諸君主雖惡拿破侖，尚不如其惡共和政治。所以彼等不願意拿破侖，尤不願意共和政治，其唯一解決方法，祇有柏蓬王家之復歸。柏蓬王家確非法蘭西國民所欣慕，並非所希望。但已爲新政府所容認，至少亦與當初相像，似乎有人表示歡迎，於是不能不滿足於王政復古（Restauration; Restoration）之辦法。

在同盟國諸君主及一羣陰謀家中，爲最狡猾而破廉恥之外交家塔累隆所尊貴的法蘭西君主傳說，推爲應即王位者，爲路易十六世之弟普羅封斯（Provence）。路易十六世之子泰姆普爾（Temple）幽閉而死，假定此可哀之子爲繼承其父而曾經君臨法蘭西者（路易十七世），故名新王爲路易十八世。

彼無威嚴，身矮肥胖，病痛風，其舉動之柔弱不但不像軍人，並無一毫王者氣象。然彼比到形成宮廷之大多數亡命貴族，較能理解一八一四年法蘭西人之精神狀態。

由第一王政復古（Première restauration; First Restoration）至拿破侖歸國之期間（由一八一四年

四月六日至一八一五年三月十九日，王雖賢明，然結局反使各黨派皆抱不滿。王不得不與代議制度協調（此爲熱心王黨之人所不滿），王主張憲法（Charte Constitutionnelle； Constitutional Charter）所「許與」國民之事（此爲自由黨所不滿），與王一同或同樣坐外國貨車歸法蘭西之亡命貴族，希望返還其被沒收之國有地（此須爲社會的破壞爲羣衆所不滿）。軍隊亦抱敵意，受半俸之諸將軍鳴不平，曾經強要揭白旗之兵士，彈藥匣中仍藏有三色旗。諸如此類無非使彼等不幸與名譽之回憶，如潮湧出，彼等至少以誇耀其往事爲當然。

同盟國諸君主正在維也納公會（Congrès de Vienne； Congress of Vienna），分配拿破侖之掠奪物。忽然聽見彼等希望永遠幽閉在厄爾巴島之皇帝，已由厄爾巴島復歸巴黎，不覺愕然相顧失色。

一八一五年三月十日彼上陸於康（Canes）附近之胡安（Juan）灣。彼率領許其隨行在厄爾巴島之舊近衛兵忠誠者二百人，同歸巴黎。

路易十八世政府差遣兵士，欲使之阻止此篡奪者。不料王之軍隊一到拿破侖面前，便高呼「皇帝萬歲」，本望其去與小軍隊戰鬥，卻反加入小軍隊中。內馬塞那、馬克多那爾、蘇爾特、如爾同等雖誓盡忠於王，然亦歸於無效，不能違逆一般的熱情。拿破侖奮勇前進，所向無敵，到處博得勝利，毫未見過流血，血應在滑鐵盧橫流。然由康至巴黎，由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二十日，亦不聞一發鎗聲。印在國旗之鷲，從此鐘樓飛到彼鐘樓，遂蔓延到聖母院塔上。

三月二十日朝彼到封騰布羅，其夜入於推勒利爾宮。路易十八世早於其前二日，去國而再爲亡命之身。

拿破侖之歸國，國民對之，熱情既不湧，反抗亦不起。歡迎謀叛兩無表現，僅有倦意與失望，蓋法蘭西已倦於外戰而疲於內亂了。

拿破侖雖依追加憲法，裝做自由主義之君主，然亦不見有何效果（一八一五年四月一日）就革命思想說，已嫌其復歸之過遲，但欲以一個共和主義者，與諸帝國做同志，事實上仍不可能。且法蘭西對於曾經熱狂的獻身之偶像，今既被人投諸廁溷，斷無取而再行供奉之理。

拿破侖僅有其自己之軍隊，就彼之主觀言，恐亦不信其能得最後之勝利。然彼尙要求其軍隊為最後之犧牲，如彼之所恆言，「死十萬人亦算不了什麼！」

同盟諸國以為拿破侖應當永遠安心統治厄爾巴島，所以聞其回國而失色。彼等互相分裂之情形至此忽然藏匿，彼等一切拒絕與共同之敵交涉。彼等不許馬利亞·路易斯見其夫皇帝，此可哀之女性寄身於尼柏克（Naples）伯之處，不但要求其忘却過去，並戒其當忘却應有之將來。奧地利皇帝將其女與外孫羅馬王，監禁在維也納，不許他去。

同盟國有醉心最近勝利之老巧兵士七十萬。布魯塞爾之惠靈吞有英吉利兵，荷蘭兵共十萬人，比利時之布律赫有德意志兵二十五萬人，來因河之什發會堡有奧地利兵三十萬人，二十萬之俄羅斯兵構成豫備隊。

拿破侖調動國民軍，又加歸還之捕虜，於分置各衛戍地之兵士，再建一心而熱意大燃之二十萬人的軍隊。會戰在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法蘭西雖表示絕大勇氣，可惜無效。欲分裂英吉利步兵，亦不成。

功。鐵腕公惠靈吞所率軍隊，曾遭法蘭西騎兵突擊而經幾度之擊破，然鐵腕公常能整理之。此戰爭殆將成爲法蘭西之勝利，不料當日傍晚日落之際，於兩日前利尼（Jigny）戰役潰走而脫離格盧喜（Grouchy）手之普魯士軍，又爲布律赫所率而到戰場，因此法蘭西軍變爲可恐之敗北，連老練近衛兵之勇氣亦不能爲勉力之支持。

拿破侖最後之軍隊雖幸生存，然其帝國則已較彼先亡。

實際彼不得望決定的勝利。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彼爲惠靈吞、布律赫所敗之後，尚有別之戰役別之敗北，所以於數字上皇帝亦不得不讓步。

總之法蘭西軍不但在滑鐵盧敗北，簡直是完全絕滅，不能加以整理。拿破侖隻身歸巴黎，目中祇見敵兵。

議會宣言皇帝失權，待同盟軍到來，樹立假政府。

其時拿破侖想逃往亞美利加，然彼終拋棄一切，委其身於英吉利。於是英吉利以彼爲捕虜，流之於聖·赫勒拿（Sainte-Helene；Saint Helena）島。

在海中迷霧包圍之不毛岩石上，彼更送其生涯者六年（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爲止）。看守此有名囚人之人，繼續其陋劣而無益之監視，使飽受緩慢之苦惱。然謂英吉利置拿破侖於利害圈外而對之發生憤慨者，實非實明舉動。若仍如前之流於厄爾巴島，則彼必再圖更冒險的滑鐵盧，徒令五萬之精銳，無何等之希望而死。彼殆將於屠異廢墟之上，另外加以新廢墟。聖·赫勒拿恐當爲免除第三次侵入法蘭西最適當之地。

彼之親友柏特隆（Bertrand）、蒙托隆（Montolon）、拉斯卡斯（Las Cases）等伴彼同赴配所，彼與彼等共

著『回想錄』(Memoires)此書滿紙盡是謊言，彼否定自己之失策，減少部下之功勞，全將自己之錯誤，歸之奸細與惡運。

後世之人諒彼，連歷史對彼亦甚寬大，寬大之極反令人疑其不正當。因培隆熱(Beranger, Baranger)之詩歌，使彼成爲傳說化。以馬蹄蹴碎一切自由之皇帝，生性苛刻之軍人，剛愎之專制君主化爲慈父的善人的君主，化爲著鼠色禮服、戴小帽、愛下層民衆、由教士之鞭、救出茅屋編氓之人。彼欲使他人思慕彼，謂彼之翻革命旗而企圖遠征，能得令人刮目之勝利，誠不愧往古發揮法蘭西武勇之英雄。彼欲使他人讚美彼，羣眩惑於彼之行政制度與其社會的階級制度，可稱集中統一法典化之全能君主。無論何人皆有生來之奴隸根性，只要有力量就使惹下何等大禍，讚美其人之力者，因其讚美出於本能，故仍不能抑止其歸美於力之根性。

然在超越此等凡俗感情之大有心人，則當以拿破侖爲不吉之人物，恐將爲一切人中之最不吉人物，此種觀念或較近於公平。革命給與世界之自由制度，爲彼而延緩六十年。爲彼而專事戰爭之歐羅巴，不得不採用過重之軍隊制度。直至今日之歐羅巴，尙爲重稅與更大之軍隊所壓倒。各國民爲彼而不能向和平親睦，獨立各方面發展，轉而向於戰爭、憎惡、隸屬。爲彼而一千萬之最強壯、最寬容、最大膽之青年，散爲青春之花，人類因之衰滅。

彼不邪曲、不惡辣，然較最邪曲惡辣之君主提庇留、路易十一世、亨利八世等所做惡事，更加十倍。人類之利己心與生俱來，根柢本甚深固，然無論何人之利己心，皆不能與拿破侖相比擬。拿破侖以爲一切物件爲我而造，所以皆當拿來奉我，法蘭西僅有提供兵士、財力於彼之義務。散在世界之人，應當頌美彼，順從彼，始能發生效力，要知創



造最高之目的卸彼，除彼以外更無最高目的。

然為彼一人，使法蘭西荒廢，毀損，蒙屈辱，致以勝利自豪之軍隊，受到二度之蹂躪。法蘭西為彼而失去共和政府所得之自然國境，各國民共愛之法蘭西，變為共惡之法蘭西。然法蘭西不能鳴不平，因為法蘭西崇拜拿破侖之故。彼一出世，法蘭西即投身於其足下，世豈有捧其身於主人之奴隸，敢撩其主人而使之生怒耶！

彼之政治的失敗與其智能之大頗相似，彼之失敗無一不帶有無法回復之結果。彼雖破棄亞眠媾和條約，然於無海軍不能打勝英吉利，到底不甚明瞭。彼起西班牙戰爭，使兵士亂入其地，終未能將全境收平。彼與俄羅斯同盟，不能忍耐，為了小小葛藤，使其同盟國發怒，遂釀俄羅斯之戰爭，彼與軍隊之尊嚴皆因此戰爭而消失。最後錫比錫一戰而歸於潰滅以前，彼在德勒斯登，將同盟國提出之條件，一腳踢翻。

彼當其體力就衰時，於瓦格拉木、俄羅斯、滑鐵盧，或者犯過軍事的大失策，亦未可知，然終不失為古今第一名將。彼細大不捐，熟視一切且豫想之，殆可稱為一無過失之將軍。彼改良戰略、戰術，在希望勝利之軍隊，無不認為必要。是為彼最高、最偉大之名譽，為欲以此名譽奉獻於彼，法蘭西及世界人類遂不得不為彼之犧牲。

\* \* \* \* \*

同盟國諸君主因滑鐵盧之勝利，提出更苛酷之要求（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巴黎條約）。彼等欲照樣再建舊制度，否定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所起之一切事件。革命亦被否定，國民之意思亦被否定，凡悖於王政的傳統與神權者皆被否定。為君主財產之人民，宛如羣羊橫被宰割，傳統、歷史、語言均無問題，謂人民為王

而造，王決非爲人民而造。

毫不客氣地在維也納實行分割。若要稍存客氣，反將露出滑稽樣子了。威尼斯與米蘭共歸奧地利皇帝，熱那亞歸薩丁王，比利時歸荷蘭王。大征服者所得格外大，英吉利取錫蘭島，開普州，愛奧尼亞諸島，俄羅斯與以名義上之自治而取芬蘭與波蘭，普魯士取來因河畔之地，瑞典取挪威。今日歐羅巴地圖已非如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一五年，可由征服者一人之夢所左右，須由外交官十二人之夢而變更。彼等並無天才，僅有不肯讓人之貪慾心。

一八一五年之條約不但爲反對法蘭西而作，並反對諸國民之獨立，連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蘭人之自由亦遭反對。君主國爲等候已久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的復讐。法蘭西復歸於柏蓬家，歐羅巴舊制度亦同時復活。奇妙之神祕思想附加於此外交的事業，亞歷山大說伏克律得納夫人 (Madame de Krudener)，從奧地利皇帝與普魯士王，署名於號稱神聖同盟 (Sainte Alliance; Holy Alliance) 之協約 (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奧、普君主三人自稱神之攝理而結親睦，宣言對於一切革命思想，當完全保護基督教之信仰，路易十八世及其他君主贊同之。

\* \* \* \* \*

然而締結神聖同盟也好，締結一八一五年條約也好，決不能妨害第十八世紀世界解放思想之活躍。科學早已開始其進行之步程，舊科學既盡數刷新，新科學亦經出現。

就數學言，笛卡兒、來布尼茲、牛頓之概念係拉果蘭諾 (Lagrange) (一七三六至一八一三)、拉普拉斯 (Lap-

Lace) (一七四九至一八二七)、高斯(Gauss) (一七七七至一八五五)等而收豐富的結果，並能繼續向前發展。拉普拉斯又確立天體運行之法則，將牛頓之假設，量加擴充。法蘭西之物理學者得隆布爾(Delambre) (一七四九至一八二二)、美香(Méchain; Mechain) (一七四四至一八〇四)、俾俄(Biot) (一七七四至一八六二)、阿刺各(Arago) (一七八六至一八五三)正確測定地球子午線之長徑，確定地球至兩極而稍平。

物理學全以新科學而出現，種種發見層出不窮。加爾發尼 (一七三七至一七九八) 當一七八五年，偶於生物肥滿之機會，發見生物能釀出電氣。佛打 (一七四五至一八二七) 當一八〇〇年，更為重要之發見，即使兩個金屬接觸，則因化學作用之互相波及而生電氣，是即所謂電力。是為委科學於人類之手，使之從順人類而生難於抵抗之力，人類於此，隨即陶冶其力以定其法則。

光學亦因分極之發見 (一八〇九年有馬律斯 (Malus) 一八一一年有阿刺各，一八一五年有俾俄) 而一變。

拉瓦節建設未久之化學，已遂其宏大之發展，原素早經發見。一七七四年舍雷 (Schaele) (一七四二至一七八六) 發見錳素，一八一二年庫爾特瓦 (Courtois) (一七七七至一八三八) 發見碘素。哈姆夫利·得維 (Hamphry Davy) (一七七八至一八二九) 因電解鉀素之鹽化物而發見鉀素 (一八〇七)，彼又證明可由石灰、重晶石、蘇打，分解得一金屬酸化物。該律薩克 (Gay Lussac) (一七七八至一八五〇)、道爾頓 (Dalton) (一七六六至一八四四) 得維等確立拉瓦節所豫想。即謂原素化合於一定比率之下，隨而各物質之原素為原

子之集合體各原子基於其原素之性質，有相異之一定重量。事實上所謂化學，已包括於拉瓦節之天才的事業，至第十九世紀初年之諸偉大化學者不過發展或確證其師匠之思想。

動物學因拉馬克 (Lamarck) (一七四四至一八二九) 而復興，比較解剖學因屈費兒 (Ouvier) (一七六九至一八三二) 而復興，一般解剖學因比沙 (Bichat) (一七七一至一八〇二) 而復活，殆皆面目一新。拉馬克 謂一切生物皆從其生活狀態而變化，於是生出同類之模型，發表其單純而偉大之意見。彼認為基於環境（達爾文 (Darwin) 並主張淘汰）不絕變形，釀成生物之漸進的進化，意在打倒主張生物皆出造物主即神所造之突發創造說。然屈費兒 則反對拉馬克、佐夫拉、聖提雷爾 (Geofroy-Saint-Hilaire) (一七七二至一八四四) 主張生物在地上突然發現說，然彼之享受榮譽，並非由於此種謬誤。彼基於骨格之精密調查，再建現在連斷片全壞無從尋覓而消滅之化石類，彼為比較古生物學之建設者，其得榮譽由此。滿三十一歲而夭折之比沙，建設一般解剖學之法則（一八〇一），彼謂在各動物之機關，外觀雖有差異，然其機能形態實有統一，無論就解剖學言，就生理學言，皆有特殊之性能與類似之組織。

如上所述，偉大之天才輩出，不啻為第十九世紀可驚的科學建設之豫告。

閱時未久，明白如晝之事態業已完全呈露。科學全與亞理士多德時代、笛卡兒時代、拉瓦節時代相異，亦非一個天才的思想家所得為之事業。此當如人類社會四散廣布，使其成為民主化。無數研究家常就同一事業，每日寄出其僅少之研究。費許多時日而得之發見，默然蓄之胸中，數年後始為劃期的著述，公諸全國，此種辦法今當停止。

科學者遇有部分的發見，即應向科學之世界，報告其實驗，將自己最初著手之輪廓，坦白描出，俟其他學者完成其事業。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科學所得最爲豐饒，但文學、藝術之在此時期，殊覺可憐已極。

然在德意志則爲文學上偉大時期，且爲唯一之偉大時期。德意志早生了薇蘭 (Wieland) (一七三三至一八一三)、彭革 (Bürger (Bürger, D.)) (一七四七至一七九四)、克洛卜斯托克 (Klopstock) (一七二四至一八〇三)、該斯納 (Gessner) (一七三〇至一七八八) 等詩人及滿二十一歲戰死的天才刻納 (Korner (Korner, D.)) (一七九一至一八一三) 和巧妙的戲曲家科最部 (Kotzebue) 等，然此時尚有偉大作家一人，爲席勒 (Schiller) (一七五九至一八〇五)，有時爲崇高之抒情詩人，有時爲出色之戲曲家窩楞斯泰恩 (Wallenstein)、頓·卡羅斯 (Don Carlos)、威廉·泰爾 (Wilhelm Tell (D.))。還有比席勒更爲偉大，睥睨全德意志文學之哥德 (Goethe; Götthe) (一七四九至一八三二)，以澄明清朗之天才與其文章之純潔、調和、正確，實使德意志語成爲古典的、決定的文體。彼各種作品皆稱優秀，假使彼仕做威爾德 (Werther) 之先，沒有做過新埃羅伊斯 (Neuvelle Héloïse)、馬農·雷斯科 (Manon Lescaut)，則雖謂彼已作現代小說亦無不可。彼爲優秀之抒情詩人，同時亦爲偉大之戲曲家。其描寫埃格蒙特 (Egmont)、伊非基奈阿 (Iphigénie (D.))、柏利奧根之革茲 (Götz von Berlichingen (D.)) 已盡能事。尙有可稱詩史之浮士德 (Faust) (卷)，尤爲感慨彌滿之深刻作品，論其壯大神祕之美感，真可謂蓋世無雙。彼又與佛爾泰相似，同爲百科全書家，彼之詩不可與彼所好科學分

離，其熱愛科學，亦決不讓其對於藝術之熱愛。

(註)歌劇之淨士德乃法國西人古騰(Gomrod, 1818—1888)以哥德之淨士德而作成。以故後者在法蘭西雖稱爲伯特(Banette)。  
然在德意志則取劇中主人公之名馬加累泰(Margarethe)爲其劇名。蓋恐有損於哥德之威嚴，因特另用一名，以資區別。

此時期中德意志送一個偉大哲學者康德(E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 (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於世界，彼亦同卡笛兒一樣，努力欲以一確實性，給與科學中最曖昧部分之形而上學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彼更於高尚深遠之著述中，用精確的筆法，說明道德律之條件。彼置義務觀念絕對命令(*Imperatif Categorique; Imperative Category Kategorischer*)於人類及世界之哲學的概念以爲基礎。康德出現於近代初頭，爲欲研究人類意識之深淵的偉大哲學者。彼不懼於戰爭捲起之恐怖，彼祇抱着人類相互恆久的和平之觀念，彼誠可稱爲賢人，彼常時想像人類當成爲極冷靜者。

\* \* \* \* \*

可是甚覺遺憾，因爲人類之惡行決不能立時消歇，彼等尚須流許多之血汐。然吾恐結局終能覺到此等苦惱，都是無益，更覺得人類於自相殺害之外，尚有極應當做之事。

第十九世紀智力上之偉大事業，在於急欲建設科學。

社會上政治上之偉大事業，實在反對一八一五年之條約及絕對君主政治。

三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

自由主義之運動無一國能如法蘭西之確立者。自由平等之標語雖由貨幣與牆壁除去，然其留於人心之痕跡仍甚鮮明，路易十八世之政府斷不能設法將其措拭乾淨。

當王政復古之初，王黨之舉動過於極端。白色恐怖（Terreur blanche, White Terror）生出許多貴重之犧牲者，布律恩元帥在亞威農被人暗殺（一八一五），勇將內在貴族院宣告有罪，為法蘭西兵士所鎗斃，皆是極可悲悼之事。

然王非欲再建祖先專制政治之盲目者，因為亡命在外多年，極能辨識法蘭西革命之存在。以此之故，彼欲依欽定憲法，以善良之立憲君主，統治法蘭西國。遂許可出版有若干自由，並與議會以若干權力。

借路易男與黎塞留公之力，慎重處理財政，方能得到資金，供給同盟諸國所索賠款。一八一八年外國兵始離開法蘭西地面。

當時政治的精神真見復興，議員、律師、新聞記者、學生、藝術家、勞工無不熱心論議政治問題。舊帝國政府與自由思想之間發生奇妙之混淆，於是結成因果之實。路易十八世之君主政治外觀雖為教會的，然比於拿破侖之軍事暴政，不知要自由到多少倍。所謂自由黨既讚美培隆熱之詩歌，其反對黨亦願取拿破侖主義之形體。

然迄路易十八世晚年，並未起何等之叛亂。直到其弟查理十世繼王位時（一八二四），柏蓬王家與自由主

義的君主政治差不多已確立於法蘭西。

然查理十世惜無兄弟王之政治的手腕，彼想彼不但能統御政府，即法蘭西人之意思亦能統御。彼拔擢奮亡命貴族與背叛拿破侖之將軍。創設拙劣而嚴重之檢查制度，以取締新聞報紙，然不能妨害其言論。奉教士爲全能，對於良心之自由，則試用種種威嚇手段。此自由係經百年奮鬥，方纔贏得，法蘭西人豈肯輕輕放手。對於專制的教會的政府所生恐怖之念，襲全國民，並威脅範圍極隘之選舉會。以故議會敢與波林雅克（Polignac）部爾蒙（Bourmont）等之極端王黨（Ultra-royalists；Ultra-royalists（Ultras）內閣相抗（二百二十一人之上奏文。）

憲法與王以解散議會之權利，國王遂用其權利以解散議會，然此二百二十一人竟再當選。但彼等決非革命黨，不過要求王改設自由主義之內閣。

然查理十世不想於此時讓步，反實行猛烈政策。但猛烈政策之主謀者決意行使極端的暴力，不過果欲行使，非先準備一切，不能成功。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命令（七月勅令）禁止出版自由，新議會再被解散，其他議會當依別種選舉法任命。由新聞記者挑發之狼火，起於巴黎。出版之自由爲其噴火口，一般之不羈人望爲其總原因，勞工、學生、中產階級皆表同情於暴動。巴黎各地建築街柵，深居於聖·庫路之王，不知法蘭西人之心狀，遂躊躇於抵抗不抵抗之間。此時共認彼爲最拙劣者，在以國軍指揮權交與拉哥斯公馬爾蒙（Marmont, duc de Raguse）。公當悲觀之境，以捨棄拿破侖得名，然實爲名譽最壞之將軍。由深恐軍隊妥協之首領，爲軍隊之統帥，於是遇事躊躇，狼狽周章。



而不得用其全力，並有不欲用其全力之意。經過三日間之戰鬪（「有光榮之三日間」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九日）暴動遂告成功。

此舉全爲巴黎人之事業，且非出於巴黎民衆，全係中產階級所做之事業。一般民衆不過追隨新聞記者與學生之後，各地則摹仿巴黎。查理十世攜其孫盛普爾伯亨利（Henri, Comte de Chambard）即柏蓬王朝最後代表者，亡命於英吉利。

查理十世之治世與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 Philip）之治世，神權的帝王與立憲的君主，法蘭西之王（Roi de France; King of France）與法蘭西人之王（Roi des Français; King of the French people）其間因躊躇莫決，空位者約有數日。當一八三〇年七月事變之際，與爾良公腓力避去紛亂而待機。諸革命家主張唯有彼能解「共和政治之真髓」爲適合於「市民」王之人物。於是由提挨爾（Thiers）、累牟薩（Rennusat; Remusat）及成就革命之諸新聞記者，以應從憲法統治法蘭西爲條件，捧王冠於彼之頭上。重國憲，尊議院制，標榜自由主義，此種君主宜爲巴黎及各地所歡迎。觀此君主之素無野心，即可信其居心之誠實。

一八三〇年之革命爲加於一八一五年條約之最初打擊。神權的王政和附隨於神權之一切結果，至少在法蘭西已告敗北。然此尙說不上共和政治，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民主的王政，在維也納公會署名的諸君主，真是夢想所不到。

即在一八三〇年以前，神聖同盟之原則於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英吉利，已到處受着猛烈之非難。因第十八

世紀與法蘭西革命所覺醒之思想運動，早經結成事實，使民衆不甘爲人隸屬。

奧地利政府代表加特力克教及舊制度，爲任何政府所不及。爲德意志聯邦保護者之奧地利皇帝，君臨於重壓德意志的王、大公、公侯及邊疆伯之上，此等君主皆不肯以自由與其臣下，拿出自由時甚不爽快。德意志人素以忍耐極強著名，故不聞有革命及暴動之事，然對奧地利實已暗懷嫌惡之情。因爲奧地利於帝政的專制之外，更加以加特力克教專制的原故。

於是覬覦德意志霸權，早已準備做將來新教徒強國之普魯士，利用對於奧地利之反感，締結關稅同盟（Zollverein），換言之，就是締結德意志諸國之關稅同盟。

最初之暴動起於西班牙，西班牙王斐迪南七世實爲可憫之人物。同盟諸國因爲嫌厭王政，故擇彼做個榜樣，暴動一起，軍隊卽棄王而就暴徒，於是王不得已誓布憲法（一八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然此不過敘述當時謀叛情形，自巴雲事件以來，王之卑劣已暴露於白日之下，所以謀叛舉動竟如從王天性而層見疊出。

意大利民衆聞西班牙事件而騷動。意大利人受法蘭西思想之感動，實較德意志人爲甚。組織許多秘密結社（Carbonari），企圖陰謀及革命。那不勒斯只見暴動勃發，以故兩西西里王斐迪南四世迫得無法，亦祇得發布憲法（一八二〇年七月六日），並嚴肅地宣誓遵守。數月之後彼背國民赴奧地利乞援，立於奧地利軍先頭而歸國，再行宣布君主專制政治。

比特蒙人與那不勒斯人同樣發生革命，然早被奧地利軍制壓。此次奧地利遇到好機會，梅特涅爲歐羅巴霸

主，皇帝之軍隊赴各處鎮服不穩之國民，圖祖國獨立而罪孽深重之意大利人，尤其受苛酷之待遇（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二）。其中有一人名西爾維俄·培利科（Silvio Pellico），曾敘述其被囚經過，留一個切實感動之故事（『我等之幽囚』（*Mie Prigionj*））。

征服西班牙人，最爲困難。一方面受英吉利之同情，一方面受法蘭西之統治，一國介於兩大之間，自一八〇八年迄一八一三年，遭遇重重不幸之西班牙，不料外戰之餘又逢內亂之苦（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五）。外國政府中爲禍最深者法蘭西，經未羅那（Verone; Verona）會議（一八二二年十月），決議助西班牙王，驅逐自由主義之徒，鑄成此種不吉事務之大錯者，實爲法蘭西之軍隊。法蘭西之干涉西班牙，總之其結果非失敗即污辱。

西班牙本國人並不抵抗，爲翁古雷姆（Angoulême; Angoulême）公之法蘭西軍所征服，特羅卡得羅（Trocadéro; Trocadero）之陷落始結束其騷動。爲絕對君主之斐迪南七世，悉數驅逐參與自由運動之人，否則投獄或鎗斃之。

\* \* \* \* \*

同時西班牙人失去其殖民地。

散布於中美、南美之西班牙殖民，比到北亞美利加，誠不如其殖民之賢明。在北亞美利加，土人無與白人結婚者，純粹之白人種與黑人種或赤人種之混血兒總能免其產生，而且不久遂爲不成文之習慣，凡遇黑人及雜種，皆以劣等人種相接待。然在墨西哥、新格拉那達（Nouvelle-Granade; New Granada）（後爲可倫比亞）秘魯

巴西不幸又全然相異其間不與亞美利加·印度人及黑人混血之純粹白人系，不過佔人口之一小部分，因白人與亞美利加·印度人、白人與黑人或亞美利加·印度人與黑人之結婚，產生無數混血兒，卒致無從加以區別，造成一羣不務正業，無規律，無教養，且喜吵鬧之人民，而其本國又復虐待彼等，派遣殘忍貪慾之知事，此等知事只知榨取金錢，說到往殖民地去，就認為攫拿金錢與名譽最有效的方法。

由一八一〇年起，經過對法戰爭，諸民族競翻叛旗。羣以為混血兒而生在殖民地之白人波里瓦爾 (Bolívar)，在委內瑞拉起暴動，容易得到勝利。然對法戰爭終了成爲自由身體之西班牙軍，自一八一四年迄一八一八年，稍收回叛亂各地方，波里瓦爾亡命於牙買加島，西班牙再振其一時的苛酷權威於自國語通用之廣大大陸。

不料閱時未久，事態又復一變。北亞美利加共和國戴孟祿 (Monroe; Monroe) 爲大總統，創立歐羅巴政府不得妄行干涉亞美利加國事之國是，即以其政策根本原則之一。『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一語成爲孟祿主義之簡明包括的公式（一八二三年）英吉利於其商業上、霸權上，皆喜弱小國之分立，而不願其屬於強國西班牙，所以墨西哥、新格拉那達，不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Ayres) 智利、祕魯諸暴民皆能得到有勢力於亞美利加之二大強國即英吉利與合衆國的援助。

西班牙殖民地之獨立來勢甚急，然不能免長期糾紛之戰爭，操同一語言之人民，各自分爲友敵，競作殘忍之舉動。

波里瓦爾集數名之人物，籌若干之資金，獨立於奧利諾殼 (Orinoco; Orinoco) 河（一八一七）彼依異

常之努力，編成小小軍隊，二年後再佔領新塔立那達、委內瑞辣，宣言成爲可倫比亞（Colombia；Colombia）獨立共和國（一八一九年十二月）。

在阿根廷及智利，則叛軍之將聖·馬丁（San Martín）到處得到勝利。智利宣言獨立（一八一八年一月），不久秘魯亦效之（一八一九至一八二〇）。

在北亞美利加，則合衆國佔領佛羅里達（一八一八）。

墨西哥之獨立稍遲，受鎮壓暴徒命令之將軍衣土耳其比特（Iturbide），雖宣言當綠屬皇帝（一八二一），然三年後即被鎗殺，宣言爲墨西哥共和國（一八二四）。

殘留於亞美利加之西班牙軍隊僅在智利東北之高原，有一個小軍隊。被公推爲大元帥之波里瓦爾，襲擊其本國之最後軍隊，在愛阿庫綽（Ayacucho），得到決定的勝利（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查理五世在新世界之龐大帝國，至此遂崩壞淨盡。然西班牙雖因革命而失去亞美利加，未嘗不可以自慰。西班牙雖自有謬誤，自犯罪過，但茫茫大陸仍能栽植其語言、習慣、人種，實爲不幸中之大幸。

波里瓦爾爲新世界第一受人歡迎之男子，彼豫計偉大之事業。若使彼能成功，則被解放之各國，當可由革命得到援助。彼欲建設包括西班牙系亞美利加人之大聯邦共和國，做北美合衆國、組織南美合衆國。爲此之故，彼曾在巴拿馬開會議（一八二六年六月），然此大思想之時機尙未成熟，恐至今日或尙無成立希望。但是西班牙系亞美利加人果欲藉聯邦主義，以實現其獨立而不撓之制度與夫自由而強大之理想，勢非努力矯正其無聊之

虛榮心、嫉妬、利己主義不可。

就是波里瓦爾自身亦覺不堪其任，彼見有不能理解之點，即要求為臨時獨裁官。彼為素受崇拜之人，故其受人責備，亦較尋常人為甚。彼不能見其夢想之西班牙系亞美利加人互相結合而死（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在一八三〇年之南美諸獨立共和國。由其國境之狀態以觀，殆與今日無異。然仍須經過許多之宣言（Pro-nunciamentos）、叛亂、暴動、獨裁政治、猛烈政策，產出幾個冒險的將軍與曖昧財政家，此等諸國方能由其本來之弊害即由土人、黑人、與白色人種之混血兒解放。與白人之移住相比例，雜種兒、黑白混血兒、黑人、亞美利加·印度人日見減少。此等劣等人種和西方文明相接觸，以賦性狂暴之故，但能摹仿其短處，斷不能與相頡頏。因酒精中毒與肺病，逐漸減少彼等之數。彼等怠惰又苦無智，遂被弄於墮落與否運而衰滅。彼等偏向次第消失之路而行，歐羅巴之移民源源渡來，所帶來者皆係純潔之血了。

可倫比亞、委內瑞辣、阿根廷、祕魯、開都拉斯、智利、墨西哥、瓜泰馬拉、尼加拉瓜（Nicaragua）、布利維亞、烏拉圭（Uruguay）、厄瓜多爾（Equateur）、巴拿馬各建設有活氣之共和國，進展甚覺迅速，其在將來之文明，當能演重大之劇務。

葡萄牙之殖民地巴西未曾嘗到如西班牙殖民地之艱苦。當拿破侖軍入里斯本時（一八〇八），葡萄牙國王亡命於巴西之首府。彼寓居其地之日頗長，一八二〇年復歸葡萄牙之際，留其子同·彼德羅（Don Pedro），使掌巴西國事。巴西人雖承認同·彼德羅治理巴西，然與為西班牙王之其父約翰六世，並無何等臣屬之關係。迨約

翰王死去（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一日），其女同那·馬利亞（*Dona Maria Mary*）嗣爲葡萄牙女王，同·彼德羅遂爲巴西皇帝。

\* \* \* \* \*

前述亞美利加之解放，雖不失爲重大事件，然對於讓希臘獨立之土耳其人，所謂希臘人之幸運革命，實爲歐羅巴所不歡迎。

當同盟諸國在維也納公會，分配由法蘭西所得掠奪品時，土耳其之運命幸被保留。分割土耳其帝國之際，其同分配者之間發生意見，尤其是俄帝亞歷山大與英吉利，幾乎捲起紛爭，所以不得不取慎重態度。且土耳其所犯重病狀態，亦非可輕心看錯，因言語之紛歧宗教習慣之差異，以致互相敵視之人民，住於同街或同村，然終不堪貪慾政府與隨「近衛兵」意思做事之政府的亂命。於塞爾比亞、波斯尼（*Bosnie, Bosnia*）、發拉基阿（*Valachie; Wallachia*）、摩耳達維亞（*Moldavie, Moldavia*）、蒙的尼格羅（*Monténégro; Montenegro*）、布加利各地方，無日不起暴動，土耳其政府率以殘酷鎮壓之。勇敢好戰之人民，爲欲取得自由，不惜以其生命財產供犧牲。

叛亂起於羅馬尼亞（*Roumanie; Roumania*）（一八二一）俄帝亞歷山大常彷徨於絕對主義之神祕與自由主義之神祕間，所以對於羅馬尼亞，並不取何等舉動，希臘人見其如此，信爲解放之時機已至。

秘密結社（*Hetairos*）在多年以前，已煽動希臘人之革命運動，喚起有光輝之馬拉敦和德摩比利時代。希臘之水手皆大膽而有能力，其山地住民亦俱生而爲兵士。

在歐羅巴諸國中，僅希臘得免拿破侖戰役之危難，故其商業與財富增大，而希臘精神亦隨之復興。現代希臘語恢復往時榮華，古代希臘語之舊，與希臘語共存共榮之希臘商業，亦有支配全地中海東部之狀態。今雖受隸屬之污辱，然在誇耀其古代祖國之國民，誠不能終忍土耳其之重壓。

不久反亂徧於全希臘，當土耳其軍未到時，已在挨彼道拉斯 (Epidaurae, Epidaurus) 開希臘會議 (一八二二年一月)，即在其地宣言希臘獨立。土耳其照例以勝利殺害應之，開俄斯 (Chios, Chios) 島爲野蠻兵士所佔領 (一八二二年四月)，殺其住民二萬三千人，被賣爲奴隸者四萬七千人。歐羅巴文明世界因之羣起恐怖之叫聲。然諸君主之歐羅巴即外交官集會於未羅那之歐羅巴，仍繼續其沈默而絕無表示。

然諸政府究不能永久繼續沈默，因爲囂囂之輿論足以搖動西方之世界。英吉利有大詩人拜倫 (Byron)，法蘭西有法布非爾 (Fabvier) 將軍，德意志有海得克 (Heydeck) 大佐，皆投希臘軍中助戰。英吉利新首相坎寧 (Canning) (一八一一年) 雖亦爲托利黨人，然非如卡斯爾累 (Castlereagh) 惠靈吞之頑迷，祇知墨守神聖同盟之原理。俄羅斯亦由尼古拉 (Nicholas) 繼承亞歷山大，早標榜廣漠之汎斯拉夫主義，專伺土耳其之疲敝。

迨土耳其軍佔領「米梭倫基 (Missolonghi) 一八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決意起而干涉，唯始終忠實於君主專制傳統之奧地利，依然維持一八一五年之王政的政治狀態，不肯稍變。西方諸強國軍隊於那瓦里諾 (Navarin, Navarino) 擊破土耳其軍隊 (一八二七年十月二十日)。

英吉利、法蘭西已不繼續戰爭，獨俄羅斯皇帝尙向君士坦丁堡進兵，土帝穆罕默德拒絕媾和，俄羅斯軍直赴



斯坦波爾 (Stamboul) 兵鋒已達亞德里亞那堡 (Adriople; Adrianople) 至此穆罕默德始同意締結和約 (一八二九年九月)。亞德里亞那堡條約承認希臘獨立並俄羅斯在巴爾幹半島之霸權。俄羅斯船得到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海峽自由航行權。俄羅斯軍可以暫時佔領布加利亞、摩耳達維亞、窩雷基阿二公國 (今日之羅馬尼亞) 成爲半獨立國。此實土耳其帝國分割之第一步。由其分割所生之貪婪，至今日猶未見其戢歛。被解放之希臘以巴威之鄂圖爲王 (一八三二年五月七日) 而以雅典爲其小王國有光輝之首都。

\* \* \* \* \*

波蘭則無如此之幸福。波蘭對於俄羅斯，亦學希臘對土耳其之樣，高揭叛旗，然結局終於失敗。

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寬大而有人情，其繼承人爲其年少之弟尼古拉一世，爲人極其殘酷。彼即帝位，隨捲起騷亂之紛擾，困在異常之狀態中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 彼因遇此紛擾時代，所以對於一切革命，無論其取雅各賓型，或取波蘭型，皆對之抱深惡之念。

然彼在最初，曾裝做在王權之下，可許波蘭以若干自治。蓋彼自一八一五年締結條約以來，已爲波蘭王俄羅斯皇帝，但波蘭人今忽激於巴黎之事變而起叛亂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當時參加俄羅斯軍中之波蘭兵，直應之而加入叛亂，宣言爲波蘭王之尼古拉失權。

俄羅斯軍立時改取堂堂之攻勢。

波蘭人之主張雖得英吉利、法蘭西之同情，然英吉利、法蘭西亦終不敢加以干涉。

波蘭人勇於戰鬪，開戰當初在格羅索（Groscho）（一八三一年二月）俄斯爾特加（Orska）（一八三一年五月）博得大勝。可惜不能長久繼續，具備優秀戰兵之俄羅斯軍，進而佔領華沙（一八三一年九月七日）敗北軍之勇敢殘兵逃入奧地利及普魯士。

波蘭獨立運動至此告終，然此不能認為波蘭之最後。俄帝之政府雖迫以終身流刑、死刑、財產沒收、無效、一面譯以俄羅斯之語言、貨幣、法院、習慣，一面禁止使用波蘭語亦無效，因為不能絕滅其千五百萬人口故。假使普魯士、奧地利能與協力，則俄羅斯人對於波蘭所生之藝術家、詩人，常欲保存其國土等之思想，當不能終加以妨害。

惟此種種使波蘭化為俄羅斯之事實，實為俄羅斯之致命傷。波蘭之亡命者逃到法蘭西之人數獨多，無一不熱烈散布其對俄羅斯與專制政治之憎惡。因南特勒令廢止而被逐之法蘭西人，為法蘭西人之精英一樣，波蘭人亦為斯拉夫人之精英。俄羅斯皇帝迫害波蘭人，不但失其最優秀之臣民，徒做成許多復讎之念甚深的敵人。

\* \* \* \* \*

一八三〇年，巴黎之七月革命又於波蘭暴動之外，別生一種事件，是為使比利時和荷蘭分離事件。當時比利時與今日一樣，分為說法蘭德斯語之法蘭德斯人與說法蘭西語之法倫人。然同用一種語言之法蘭德斯人，在比利時者為熱烈之加特力克教徒，與大部分為新教徒之在荷蘭的法蘭德斯人格不相入。然如列日、布魯塞爾等法倫人所建大都市，雖欲謀以法蘭德斯語，亦必不服。一八三〇年八月全比利時起叛亂，由比利時人、荷蘭人組成之軍隊，分為兩個陣營。比利時之將校兵士加入國民方面，先使其壓抑不可能，假政府遂宣言比利時獨立（一八三

○年十月四日。)

比利時人荷蘭人主張甚屬賢明，相約不訴之於戰爭，一切委諸列強決定（倫敦會議一八三一年）。比利時爲獨立一王國，由列強保證其中立。指名薩克斯·科堡（Saxe-Coburg）家之利俄波爾德，爲最初之比利時王。然經過一年間，荷蘭王威廉尙不肯割讓其王國之一部，後來法蘭西軍得到英吉利艦隊之應援，始能強迫荷蘭軍，由盎凡爾斯撤退。

\* \* \* \* \*

法蘭西一八三〇年之七月革命直以自由大運動送給各地，連英吉利亦受到影響。在高潔理想主義與實際的分別巧相結合之賢明國家，祇見其不暴動而改革，不改革而進步。

英倫諸島施行議會制度，已經二百餘年，然其原則於實行上不免錯誤。此爲一種卽在今日亦想像不出之奇怪選舉制度，有些地方可由二十個選舉人，指名一個議員，但如曼徹斯特（Manchester）、利物浦（Liverpool）等著名大都市，竟會連一個議員亦沒有。

改正選舉法爲英吉利自由黨（惠格黨）之大問題，托利黨則墨守傳統而不肯改正。但無論惠格黨、托利黨常取巧妙之政策，決不願使其議論、權力，各走極端，就是久佔多數之托利黨亦不願爲亂暴之事，輿論反對彼等，彼等即時讓步。有名之托利黨總理大臣康甯既同意於改革，繼其後之比爾（Sir Robert Peel）亦表同意。依新選舉法選出之一八三二年衆議院議員，其代表國民意思，當然比較的忠實，然已非托利黨而爲惠格黨卽自由黨。於

是以前四十年間托利黨保其勢力，後此四十年間則由惠格黨佔多數。

英吉利如此以古憲法爲準則，有不公平而爲時代所難堪者，則由托利黨或惠格黨，立時加以裁抑。在英吉利，不論是自由黨組織內閣，或保守黨組織內閣，常取同樣之政治行動，決不妨害其必要改革，不須打倒舊來之習慣、古法，仍能適應於時代要求。

此種柔韌、慎重、巧智爲法蘭西政黨所缺乏，在法蘭西之選舉法，亦有改革之必要。然路易·腓力之政府未嘗提議，亦無受諾之者。其反對黨則不滿於改革選舉法而實行革命（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 \* \* \* \*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歐羅巴之社會及經濟狀態來極深之變化。

蒸氣機關實能一變人類之生活狀態。

最初殆以不甚覺得之程度，徐徐出現於世界，及至一八二五年前後，突然爲異常之迅速發展。

回溯一六九九年，法蘭西人得尼·巴班（一六四七至一七一四）已經知道在密閉容器中燒熱之水，含有無限之膨脹力。彼苦心做成『火機』，卽做成以火沸水使水出氣之汽罐。旋以此機器裝置小船，欲不借風帆篙櫓之力，令其運動進行，此在當時實爲百思不到之奇談。瓦特（一七三六至一八一九）於一七六八年，始造工業用之蒸氣機關。亞美利加人福爾敦（Fulton）（一七六五至一八一五）造裝置輪機之汽船，欲賣之於第一總統，惜未成功。福爾敦不屈，更行製造，至一八一五年美國既有汽船若干隻，皆出自福爾敦之手。

其時適發見礦煤可供大工業之燃料。英吉利、比利時、威斯特發里亞、北法蘭西開始採掘豐富之煤礦。

一八二五年英吉利人斯提文孫 (Stephenson) 造成最初之機關車，此機關車能以一小時二十塞羅之速力牽引重量貨物，行於鐵路之上。不久鐵路即敷設於各地，機關車更漸臻完成。一八二九年利物浦與曼徹斯特間開通鐵路，法蘭西之聖·埃提恩 (Saint-Etienne)、安德累修 (Andrieux) 鐵路亦同時開通，一八三二年延長至於里昂，一八三五年巴黎、聖·澤曼 (Saint-Germain) 間第三線開通。同年於德意志亦在努連堡、雷爾特 (Fulda) 間，敷設最初之鐵路，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九年連絡及於來比錫、德勒斯頓、普魯士。一八三八年初造柏林之賽倫多爾夫 (Zehlendorf) 與波次但 (Potsdam) 鐵路。(註) 一八四五年之歐羅巴既張鐵路網，海中火輪船亦經輻輳。此等動力機器製造廠建設於各地，地面爲之一變。

(註) 此項係據德譯增補若干。

煤、鐵路、火輪船即所謂現代，其逐漸的革命雖不能賦與確實之日期，然謂一八四八年之現代工業已帶有青年活氣，當爲衆所公認。

有鐵路而後人類間之關係，愈加容易、迅速、密接、價格便宜，因之交通可以頻繁。由馬德里到柏林，昔須費一個月，今則僅須三日，由紐約到北平，昔須費六個月，今則僅須三星期。在狹小之歐羅巴諸市間，幾乎無所謂距離。由巴黎到盧昂，比昔日之由巴黎到凡爾賽，還要容易。曼徹斯特成爲倫敦之海口，佛羅稜斯成爲羅馬之海口，相隔甚遠之地，全成爲首都之郊外。

觀測距離之接近不但旅客感其便利商品亦是一樣遠地產物異國商品幾乎不要費用直接送到買客手中幸賴其商業增加昔日限於特權階級享用者今日最貧之人亦能享用。

世界貿易之進展以及航海之平安容易能使人變化思想開擴眼界。無論何人，已不能如往日之封閉於大小都市中，墨守陳舊之傳統以送歲月。各人非傾耳於外界之聲響不成，外界之聲響實能傳播於各地。各人不問贊成反對，遇有距離遠隔之問題，皆得參加議論，體察其使人動搖之感情。尤其是科學應得參加，科學實已到處闖入，能使一切發生變化。科學因其日日所獲真理，開拓其新分野。希臘人不知有遠程航海，中世更加不知，就是復興時代之藝術家以及一七六〇年之百科全書編纂者，彼等所共誇為創見而實限於一隅之「世界同胞主義」，至今日則極微賤之人，亦能於其生活一瞬間所經驗者得之。

因鐵路、電報、日刊新聞而今日之人類社會，遂構成一有機體，使其全體感受敏銳。

第十八世紀視為夢境之人類共同，今已成爲事實。此非由原理發生，實是由事實產出。此事實之能表現於世界，並非理論之結晶，全出科學之支配。路易十四時代一個不列他尼人與一個普羅封斯人間之共同，不如今日兩個歐羅巴人之共同直捷痛快。共通之文明結合一切文明人，其結合有極強之力，能使國際之戰爭，不帶帶有內亂性質。

四百年前印刷機出世，吾人始能記述自己之思想，傳之他人。今也託鐵路之福，世界各市民相隔雖遠，然與其他市民容易會見，容易理解，馴致成爲知己。能以數日光陰，一周歐羅巴大陸。欲由其出生之地，到遠處有所發見，亦

可利用數日光陰爲之。

吾人前謂發明印刷機，能劃分世界爲二期。鐵路事同一律，故亦可借用此說。偉大歷史家維克托·丟律伊（Victor Duruy）曾告余云：「世界史有二時代：一爲鐵路以前；一爲鐵路以後。」

使用蒸氣，將來尙可得許多結果。第一地下藏煤之國，尤其是英吉利以煤爲其富源。因有貴重燃料而得幸運之國民，其繁榮之增加常出豫想以外。實際採掘煤礦，自較採掘金礦栽培小麥，利益更大。煤礦附近人口密集，能以狹隘之地域，供大多數人生活，且使成爲富裕。曾有人說人口之密度，與土地生產麪包量相當，今則此地煤層能經過數百年採掘，不見涸竭模樣，其人口密集當無限度。薩克森、比利時、英吉利之養活人民，與其說是憑藉土地，還是說憑藉地下層爲的當。

採掘煤礦與使用機器，常來直接之重大結果，卽田園不免放棄，都市則異常發達。例如當一七八九年前後，僅有所謂貴族、教士、中產階級及農民，今已發生新社會階級，卽既非農民亦非中產階級之勞工是。彼等既不耕地故非農民，又靠做工生活故亦非中產階級。雖較農民開通，然說不上賢明二字，亦不肯一味從順。合成一體以思考其生活前途，但常被騙於——不可解——不意之衝動而進行。彼等有羣衆心理，不拘舊習，喜依新理想，熱望環境變化，信廣漠之理想的進步，尙自以爲莫非爲妄想所朦，卽會立時覺醒。一面渴望正義，一面自做不正之事，且每日爲競爭所激，實陷於悽慘狀態中。

英吉利自一八三〇年以來，法蘭西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兩國所出現勞工精神之特徵，全爲農民所不知之共

同精神，農民生活於自己種植之土地，偶然訪問鄰近之親族，且處處含有嫉妬心。除自己之宗教區外，不知有其他世界，但知憂慮自己之土地，或算計其村中之事。勞工則正與相反，廣識世界之事情，知讀書，能理解，留意選擇。以共事苦勞之人爲同胞，認彼等之利益卽爲自己利益，故講求同盟罷工、集會、聯合、合作等種種手段，冀以擁護其利益。從前無大製造廠、大工廠，雖有爲生活而勞動之職工，爲數不多，不知團結，故亦無甚力量。自一八二〇年尤其是自一八四〇年以來，曼徹斯特、北明翰（Birmingham）等大工業都市次第產生，多數勞工卽新社會階級熱烈議論政治及經濟問題，政府對於此等覺醒之大衆，非豫備讓步不可，因爲彼等就其利益與希望，均須取得或達到之故。

此種新社會階級卽勞工階級之發生，實爲第十九世紀之重要特色。

人事有短長兩面，機器之進出亦然。就長處言，勞工把機器一動，能得比人力大至十倍、百倍，或二百倍之力量，能於一日之中，比從前二百個職工所做之事，較多且優。昔日珍貴之精巧品，皆能多量製造，織物、鐵器、陶器、書籍及無數用具，可以廉價造成，廉價出賣。所以今日最貧之職工，亦能嘗到古昔最豐富領主所不知之幸福。

凡物皆有黑暗面，所以勞工亦有短處。工資不能多給，休業與同盟罷工競起，全住民落到慘苦境況，亦有時一種工業甚爲繁榮，而考察爲繁榮要因之勞工，則雜居污穢之小屋，因缺乏衣食而困於飢寒。

欲知機器工業之結果爲善爲惡，可先訪之英吉利。英吉利工業至一七五〇年，始見發展。於是大都市出現，織物雜貨造價比大陸爲廉。雖因拿破侖之大戰役，中斷其繁榮，然此不過暫時之事。可怕之危機（一七九五年至一



八一五年）一過，英吉利之工業即迅回復。由大陸封鎖而遮斷之輸出，一八一五年以後忽來豫想以外之進展。造船廠、製造工廠、織物工廠、鐵工廠、熔礦爐同時出現於全國，幾令人與工業一時爆發之感想。

然因意想不到之弊害，別無豫防之善法，遂致發生大不幸，其數且日見增加。多數之農民棄耕地而為勞工，麪包之價大漲。苦於飢寒交迫之貧民，擴其田園為都市。然由地主階級組成之貴族院，猶課稅於外國產之小麥，不肯撤廢使麪包漲價之輸入稅。

於是有理查·哥布登 (Richard Cobden) (一八〇四至一八六五) 之人物登場，其聰明而高潔之活躍，對於使英吉利漸臻富裕偉大，貢獻殊為不小。

可稱第一流人物之哥布登，能說明極簡單之事，就是說小麥課稅，必來麪包漲價之結果。彼又能說明極簡單之事，就是說外國品課稅，無非使各人日常生活變成高價，犧牲十萬消費者，不過利益十個生產者。彼又能說明更加簡單之事，就是說與其努力生產劣等之小麥，不如賣煤賣織物而買麥，於國家較有利益。所以決心撤廢一切障礙，各國產品容易輸出，外國品自由輸入。

彼於是反對發生高價生活之保護關稅制度，另立發生便宜生活之自由貿易制度。使國人明白此種道理，約費了十年工夫（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七）。

當時在英吉利王位者，不過一剛滿十八歲之年輕女性。彼女雖以淑德稱於世，不知其聰明尤覺可稱。是即享有光輝治世之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治世一八三七至一九〇一)，統觀維多利亞女王一生，於身

爲議會政治女王之義務，無不盡其忠實。以故最初不欲採用自由貿易制度，因爲議會已拒絕哥布登之欲願。

然國家之不幸逐日增大，民衆之動搖成爲一般的。首相色爾·羅柏特庇爾遂理會自由貿易制度之長處，提議廢止小麥輸入稅。

因此英吉利國民不自知其富裕繁榮，視若理所應得，不知他國在維持頹廢根源之保護關稅制度時，英吉利已忠實於自由貿易之大原則。

不用說，從前採用保護關稅制度，亦自有其採用之理由。因爲各國都能自己供給生活必需品，如麪包、葡萄酒、家畜、糧秣、木料等，各國皆能自己生產。然生活之需要已增加，祖先所不知之奢侈品，早經變成爲必需品。新式物品、珍奇雜器皆成必需品，各國以不能皆自生產之故，此國市民常赴他國購取其特殊工業所得供給之嗜好品或奢侈品，始覺其生活之享樂與豐喜。

個人之自由亦與議會制度相等，皆由英吉利開其文明之端緒。

\*

\*

\*

\*

\*

由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早已成爲工業時代，且爲人所共知，推原其故，實因工業必由科學而後始有進步。唯有科學，能使人類征服物質，此事已甚明白。圍繞我等之粗野物質，由科學而爲人類之奴隸，不能再逞其暴君面目。一班科學者開拓新分野於工業方面，使利用科學的征服於工業，其最確實方法即在科學自體之研究。對於不願專心探究真理與夫不知真理而欲爲有效的發見之不謹慎學者，早知其必爲禍於世界。

當第十九世紀中年，電氣之基本的法則已有若干被人認識。各國民對於征服電氣，皆有貢獻。意大利人加爾發尼、弗打發見流電氣（一七八八至一八〇一），丹麥人厄斯泰德（Oersted (Ørsted, T.)）（一七七七至一八五二）於一八二七年，證明電流能使磁針轉位，法蘭西人「安得烈·馬利·安培（André-Marie-Ampère）一七七五至一八三六」複演此種實驗而綜合之，與以數理的法則，且發見感應電流（一八二八）。英吉利人法拉第（Faraday）（一七九一至一八六七）發見流電機原理，做成機器，其後更加若干改造，使用於今日之工業。德意志大數學者高斯利用安培之發見，想出電報機（一八三三）。俄羅斯人雅科俾（Jacobi）（一七七七至一八五五）應用法拉第之發見於電氣分解，發明電氣鍍金（註）。

（註）為紀念此等大學者貢獻於電力歷史之分野，稱電動力或電位為「弗打」（Volt），稱抵抗為「歐姆」（因出自德意志學者伏打（Ohm）），稱電流之強度為「安培」（因出自安得烈·馬利·安培之發見），稱電氣量為「庫隆」（因出自法國西學者庫隆（Coulomb）），稱電氣容量為「法拉第」（因出自法拉第故名），稱「弗打」安培之積為「瓦特」（因出自瓦特之故），稱「瓦特」之一秒間流動電氣量為「朱爾」（因出自英吉利學者朱爾（Joule）），米突法則與此等測定恰相適合。

\* \* \* \* \*

歐羅巴諸國民如上所述，無不舉其最有名之學者，參與此神祕之研究。據此為例，可以證明由科學的共同做成之事，其力必強。假令弗打、安培、法拉第跟着某征服者，手執武器而互鬪，彼等對於其小祖國或其大祖國即人類，豈能有如許偉大之貢獻。

在一般物理學上，能支配一切物質之法則，當推熱力學之一般的大原則，此大原則係由薩提·卡諾（Sadi

Carnot) (一七九六至一八三三) 創建兩個德意志人一名羅伯·邁爾 (Robert Mayer) (一八一四至一八七八) 一名赫爾姆霍斯 (Helmholtz) (一八一一至一八九四) 及英吉利人朱爾 (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九) 復研究其各種結果，以樹立其學理，計算其數量。於是此種偉大之物即循環世界唯一之力，遂為世人所認識。從此知道能取得一切形態者唯有力，熱、運動、電無非同一之能力 (Energy) 的變化 (並可還元)，能力之量始終不變。所謂化學的原素不滅即指此種能力而言，至活動於宇宙之物理的勢力，與此事同一律，故亦不滅。

化學遂得急速之進步，一面增高優秀之理論的觀念，一面入於工業的利用之時期。舍夫勒爾 (Chevreul) (一七八六至一八八九) 證明脂肪體之組織 (一八二三製造蠟燭)。弗勒 (Wöhler) (一八〇〇至一八八二) 發見鉛素 (一八二七)，又因尿素之合成，留一可作最初紀念之由單一體合成有機體的例證 (一八二九)。密特射利赫 (Mitscherlich) (一七九四至一八六三) 發見同質鹽之結晶為同形 [類質同晶] (Isomorphisme; Isomorphism) (一八一九)。柏齊利阿斯 (Berzelius) (一七七九至一八四八) 確立分析化學。約翰·巴普提斯特·杜馬 (Jean-Baptiste-Dumas) (一八〇〇至一八八四) 始為原素置換之驚人實驗而組織原子論。於是因勞郎 (Laurent) (一八〇八至一八五三) 尤其是依該爾哈特 (Gerhardt) (一八一六至一八五六) 之力，蔚成近代化學之基礎。法拉第曾使氣體化為液體。

工業家利用學者之發明，不但由煤做成煤氣燈，並產出其他無數物品，其用途且日加擴大。

尼埃普斯 (Niepce) (一七六五至一八三三) 所豫想之照相，一八三九年由達該爾 (Daguerre) (一七

八九至一八五一）而發明。此種豐富而可驚之發明，竟能利用於一切科學、一切工業、一切藝術。

生物學之學理與發見相繼而起。來伊爾（Lyll）（一七九七至一八七五）徹底打破屈費兒之地表激變說（一八三三）證明構成地殼之地層構造，今日尙在進行，且皆爲緩漫漸進的現象。

拉斯巴伊（Raspail）（一七九四至一八七八）就種種生物，漠然推察其細胞組織之統一（一八二五）士來登（Schleiden）（一八〇四至一八八一）依照方法，繼承其說，一八三八年發見植物組織之統一，司旺（Schwann）（一八一〇至一八八二）直適用於動物之組織。此卽所謂「細胞學說」，其能支配全生物學，蓋與力之等量說，能支配全物理學相同。

於是人類依一般原則之力，能從幽閉黑暗中，稍稍透出稀有之微光來。

拉瓦節所創建之生理學，與其他科學同遂其急速之進步。其中可特筆者有巴黎之馬戎提（Magenie）（一七八三至一八五五）與柏林之約翰·米勒（Jean Müller, Johannes Müller）二人，二人所做事務不同。馬戎提爲種種大發見，區別運動神經、感覺神經，證明於營養上蛋白質之作用，分析顏面神經之機能，立證血管吸收之狀態。約翰·米勒是生理學之組織者，初不以發見者著名，然彼殆爲創建比較生理學之人。彼能組織的綜合散亂之事實，與生理學以歷久不動之基本的形態。

醫學彷彿於相對立之學說間，爲不幸之停滯。巴士特（Pasteur）尙未出現，然因一八四三年亞美利加少年牙醫荷里斯·韋爾斯（Horace Wells）之發見麻醉藥，能使外科學爲之一新。一八四八年因亞美利加人雅各孫

(Jackson) 摩爾吞 (Morton) 英吉利外科醫西姆普松 (Simpson) 法蘭西生理學者夫盧龍 (Flourens) 之功。麻醉藥遂可供實用，自此以後，能使施行外科手術，不留無用之苦惱於世界。

\* \* \* \* \*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爲受惠於科學之時期，然此時期之文學世界亦復受惠不淺。

德意志之偉大的哥德雖沒於一八三二年，然彼一面爲第十八世紀之人，一面又應屬於第十九世紀（浮士德第二部出於一八三一年，威爾德則出於一七七三年）。英吉利有塞理 (Shelley) (一七九二至一八二二) 拜倫 (一七八八至一八二四) 二詩人，但英吉利之文學的榮譽實在生一窩爾忒·斯科特 (Walter Scott) 能够革新小說。比窩爾忒·斯科特更能與人以較深之美感者爲迭更斯 (Dickens) (一八一二至一八七〇) 出世尙在其後。

當時未脫陋習之俄羅斯文學界，忽生普式金 (Pouchkine; Pushkin) (一七九九至一八三七) 哥哥爾 (Goel) (一八〇九至一八五二) 兩詩人，以如得神助之筆意顯於世。

法蘭西之文學運動尤盛。豫想不到之文藝復興，留下感動力強而有深味之作品。以故在第十九世紀前半 (一八二〇至一八四八) 論其文學的創作與多產，直可與續出許多傑作之路易十四世的偉大世界比肩。

遺各種文學皆當拔爲第一而最有名者，自然應推玉果 (一八〇二至一八八五)。彼從極幼少之時，既著有出創之詩集 [詩歌集 (Odes et Ballades) 一八二二]，入於老境，亦尙留崇高之作品 [至高之憐憫 (Le plus haut pitié

suprême) 爲祖父之道 (L'art d'être grandpère) 一八七七。玉果於各部門皆當得優美之稱，有豐腴之文體與大膽之形容，有調和與韻律之知識和高潔之思想，彼集合之，遂成爲法蘭西詩歌之改革者，蓋法蘭西詩歌實自第十八世紀初年以來，常滯於無聊凡庸之境。彼雖爲法蘭西第一抒情詩人，亦爲最優美之文章家，彼能寫驚人心目之小說，弱冠之歲已作成巴黎之聖母 (Notre-Dame de Paris) (一八三一)。彼又爲偉大之劇本家，自拉辛、高乃依以後，不見有比肩於厄內尼 (Hernani) (一八三〇)、律伊·布拉斯 (Ruy Blas) (一八三八) 之作。彼具古今無對之天才，所以彼能君臨於文學各部門。彼之政見常不免於搖動，其哲學亦殊淺薄，然皆不成問題。當舉偉大文學者之場合，與其舉離我等較遠之荷馬，僅餘一詩之丹泰，留下單調而奇異作品之莎士比亞，不知感動之哥德，無寧舉玉果之名，較爲得體。

此時代又爲法蘭西文學之浪漫時代，非但是玉果一人之舞臺。第十八世紀並非無詩，連對詩反動之浪漫主義者沙托布利翁 (Chateaubriand) (一七六九至一八四八) 亦已產生。此種無比之作家傑作遺稿集 (Mémoires d'outre tombe) 其發表實在一八四九年，但沙托布利翁早因其勁拔而善於比喻，活潑而富於色彩之勒內 (René)、殉教者 (Les Martyrs)、基督教之真髓 (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 等文章而有名，蓋彼不僅爲玉果先驅，直可稱爲浪漫主義之父。

法蘭西之詩無如此時代之大放光輝者，哥德曾放言法蘭西語不適於詩，然因玉果已可證明其謬妄，又有與玉果同時代而競詩才之拉馬丁 (A. de Lamartine) (一七九〇至一八六九)、亞勒弗烈·得·牟塞 (Alfred

de Musset) (一八一〇至一八五七) 提阿非爾·戈替耶 (Theophile Gautier) (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 文壇 (A. de Vigny) (一七九七至一八六三) 等諸詩人。此等詩人才力極強皆留下優美作品而去。自拉辛、莫里哀、巴斯噶、拉·封坦相繼出世以後，獨步近代世界之法蘭西文學，經過一八三〇年之革新，對於其他文學，更加一倍優美。

小說於馬農·雷斯科、威爾德、新埃羅伊斯、愛凡荷 (Ivanhoe) 之後，竟見豫想不到之發展與隆盛。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八年，不但有玉果的巴黎之聖母，像是感動的繪畫一樣之作品，出產甚夥，其種類亦多至難於綜合，幾乎不能列舉。如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père) (一八〇三至一八七〇)、美利美 (Mérimée; Merimee) (一八〇三至一八七〇)、斯同達爾 (Stendhal) (亨利·培爾 (Henri Beyle) 一七八三至一八四二)、友仁·緒 (Eugène Sue) (一八〇四至一八五七) 等無一非出色小說家，且為巧妙之作家，但總不如才力縱橫兼偉大心理解剖家巴爾札克 (Balzac) (一七九九至一八五〇) 觀察之深刻。

卓越之小說家中亦有婦人，但自此以前，尙無婦人擅名文壇者。然至第十九世紀，婦人之才能顯露，遂有以文學為職業之婦人。法蘭西之斯塔埃爾夫人 (一七六六至一八一七)、佐治·桑特 (George Sand) (一八〇四至一八七六)、英吉利之佐治·愛略特 (George Elliot) (一八一九至一八八〇) 卽屬於此類。雖至今日，婦人尙未能作偉大之抒情詩，於劇本亦無成功之先例，然於以分析、情緒、纖細為必要之小說，亦時有傑作出現。如佐治·桑特之印第安納 (Indiana)、毛普拉 (Mauprat)、佐治·愛略特之比德夫人 (Adam Bede; Adam Bede) 要



算第十九世紀最有興味之作品。

演劇展開一種充滿活氣、榮華之局面，但雖具有魅惑人的技巧，無盡藏的材料，然如大仲馬及斯克里布 (Scribe) (一七九一至一八六一) 尙不能留一不朽之劇曲或喜劇與後人，其他則又何說。故常有因不用彼等之名，以致後人忘卻其作品者，爲數正自不少，豈此中真有所謂不幸耶！

史學或因廣汎之學識 (奧古斯丁·提挨利 (Augustin Thierry) 一七九五至一八五六) 或因堅實之思想 (基佐 (Guizot) 一七八七至一八七四，維爾曼 (Villemain) 一七九〇至一八七〇) 或因光彩陸離之文章 (米細勒 (Michélet) 遂能一新其壁壘。米細勒 (一七九八至一八七四) 爲詩人、學者、歷史家、哲學者，能以法蘭西語寫出最好之著述。彼於其所著法蘭西史，披瀝其寬大之精神。彼以其大愛情愛祖國，彼惟愛祖國故愛人類。

叨受此等偉大天才之庇蔭，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八年之「浪漫主義」時代，能與「古典主義」時代 (一六三五至一六九五) 共爲法蘭西文學史上最美之時代。

就建築、繪畫、彫刻等造型藝術言，在繪畫方面，亦有很出色之浪漫派，爲對於前代古典派之反動者 (大衛)。波仁·得拉克拉 (Eugène Delacroix) (一七九八至一八六三) 爲詩的激情的色彩畫家。偉大風景畫家中則有名柯樂 (Corot) (一七九六至一八七五) 者，用完全嶄新之方法，後遂自成一派。在彫刻方面，當推律德 (Rodin) (一七八四至一八五五) 在埃托瓦爾 (Ecole) 之凱旋門所畫拉·馬賽 (La Marseilles) 羣像 (一八三四) 爲特筆。

音樂當推意大利與德意志，尤其是德意志有偉大驚人之力，非人類造成之一切所可比擬，故能動入精神，使人恍惚。

音樂藝術流傳雖極久遠，然至現代始臻於非常豐富境地而有莫大權威，能於種種形式之下，加以完全之理解，所以音樂遂成爲第十九世紀特有之藝術的光榮。

依極少之記錄所載，希臘諸音樂家尙不知有多管即同時發二音（調和音）之事。且因音程過小，未能附有裝飾音，所以一音階比到現在，格外豐富。多音則與第十三、十四世紀之音樂家（約阿希姆·得普累（Joachim Desprez）及法蘭德斯·勃良第派）同時出現，一方面修道士作曲以供禮拜之詠唱（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所採用獎勵，故稱爲格列高里聖歌），在高盧式伽藍中，發起質樸莊嚴偉大之響，使人感動，一方面則由遊詠詩人與南法蘭西詩人，借爲描寫民謠之用。

第十六世紀意大利人巴雷斯特利那（Palestrina）曾使鋼琴之莊重音響，適合於祭司之聲，生出古來無有之強力的宗教音樂。

音樂之一大改革因克勞德·蒙泰弗得（Claudio Monteverde）（一五五八至一六四三）而成立。彼以其天才斷傳統之羈絆，變多音之形，成爲單一之詠唱，依其伴奏之樂器，生出伴奏之基本的旋律。於是產生一種歌劇（Opera, Opera），甚似音樂與場面動作相拌之古代希臘演劇。

樂器在第十七、十八世紀，雖已大有進步，然此非出於作曲者之天才，演奏者之熟練，實由於製造四絃提琴（Violons; Violins）、琵琶（Luths; Lutes）、克拉未挨（Claviers）、克拉弗桑（Clavecins）等樂器者之技術進步。德意志人約翰·瑟罷士梯安·巴赫（Jean-Sébastien Bach, Johann Sebastian Bach）（一六八五至一七五〇）為創立近代音階之巨匠，彼之追走法可稱優秀作品，有戲曲效果的彼之聖樂，以後僅有罕得爾（Haendel; Handel (Händel, D.))（一六八五至一七五〇）可以達到其境。

但真正建設近代音樂者，實為莫差特（Mozart）（一七五六至一七九一）與貝多芬（Beethoven）（一七七〇至一八二七），尤其是貝多芬尚在莫差特之上。貝多芬於其創意之豐富韻律之微妙，真不愧音樂之巨匠，無與比並之詩人。彼能吸收人類之感情，使喚起其熱烈之心意。第十九世紀前半之德意志大音樂家輩出，為數夥多，計有舒柏特（Schubert）（一七九七至一八二八）、韋柏（Weber）（一七八六至一八二六）、門得爾松（Mendelssohn）（一八〇九至一八四七）、舒曼（Schumann）（一八一〇至一八五六）等。於是在法蘭西為詩的最盛時代，在德意志則為音樂最盛時代。

然德意志偉大思想家之象徵的深遠音樂欲使輕快之拉丁民族理解，必須長久之時期。無論在法蘭西或意大利，其音樂藝術皆另有途徑可循。意大利人洛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至一八六八）、多尼最提（Donizetti）（一七九八至一八四八）、弗提（Verdi）（一八一三至一九〇一）、法蘭西人露爾提厄（Lolietan）（一七七五至一八三四）、奧培耳（Auber）（一七八二至一八七一）皆能寫歌劇及喜歌劇。其快活之優閑安易與其不

甚感動的旋律殆不能起德意志作品所見之強烈神秘的感情。

發格納(Richard Wagner) (一八一三至一八八三)能發見誰亦豫想不到之嶄新調和音，彼在一八四五年，『開始寫成坦華瑟』(Tannhäuser)但其偉大榮譽之到來，則遠在此作之後。

因此等藝術家之天才，音樂及高級音樂不但能徐徐地確實地捉住人心，其影響及於後代者尤大。蓋第十九世紀於為科學時代外，實又為音樂時代。

\* \* \* \* \*

法蘭西人之王路易·腓力一世之治世頗為和平。此種中產階級之君主愛好和平，希望和平，故其治世博得和平之譽。

出版可以自由，內閣對議會負責任。但住民中佔大部分之勞工、農民，非出二百法郎之税金，即無選舉權以故這種自由主義、議會制度之君主政治不過取一點民主主義之形態。然而能使初等教育進步，賦與權威於國家之教員，努力剷除教士之勢力，凡此皆不可輕易看過。

要之歐羅巴諸國在一八四八年以前，不用絕對君主制之政府，祇有英吉利、法蘭西二國。

其他則到處皆為絕對君主政治，如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雖因其君主之賢明，僅得緩和之狀態。然在法蘭西、英吉利，則正以自由之言論，熱烈要求正當之選舉法。此時二國內政治史即不啻告人以因擴張選舉權而鬪爭之故事。

歐羅巴之大君主如俄羅斯皇帝奧地利皇帝以及普魯士王無不對於由革命而生之七月王政，掩明自之敵意，所以路易·腓力之維持和平，不得不多費心力。即英吉利亦以嫉妬之眼光，監視其舊敵法蘭西之行動。

一到一八四〇年，戰爭似有欲起之勢，歐羅巴諸強國對法蘭西正在企畫同盟對付。

此係就埃及問題言。阿爾巴尼亞出生之名將阿利 (Mehemet-Ali; Mehemet Ali) 總督，由馬美琉克騎兵之暴政，解放埃及 (一八一—) 即為其解放國之絕對君主。彼不但脫離土耳其而獨立，並握有土帝以上之優勢。彼率領歐羅巴風組織之軍隊，先征服尼羅河上游地方，其次則借法蘭西人技師及農民之力，開發埃及之富源，使得遂行其大事業。一八三一年征服敘利亞，明年其子伊布拉希姆 (Ibrahim) 在科尼埃 (Konieh; Conia) 決定的打破土耳其軍 (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因此勝利，土帝屈於彼之膝下。但常對於土耳其帝國為忠實保護之列強，突加干涉，使彼返還敘利亞，締結和平條約。

閱時不久，和平條約破裂，戰爭又起，阿利再勝，然列強仍干涉其勝利。

法蘭西輿論傾向於埃及之改革者兼恩人的阿利。在巴黎之輿論激昂時，英吉利·荷蘭之聯合艦隊得俄羅斯、普魯士之同意，開向亞歷山德利阿港，肆行威嚇。

此同盟之監視法蘭西，雖與監視埃及總督無異，然和平並未因之紊亂。路易·腓力及英吉利政府首班巴麥斯頓 (Lord Palmerston) 亦皆不欲戰。照此情形，非致力於一致和合不可，於是阿利之獨立雖經承認，然敘利亞

勢須返還於土耳其（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三日倫敦條約）彼在軍事上繼續勝利，終不滿於外交之敗北，彼所愛之法蘭西，竟會中途棄彼，此種遺棄於彼實覺慘苦。彼遂於一八四九年，留下強固富裕有自治力之埃及於其孫薩伊德（Saïd; Saïd）而死。

\* \* \* \* \*

路易·腓力雖愛和平，然通其治世而言，終不能不為阿爾基利亞（Algérie; Algeria）之征服與興民事業。一八三〇年路易十六世政府對阿爾澤爾（Alger）酋長，宣言戰爭。阿爾基利亞不過為海賊之巢窟，阿爾基利亞之勇敢海賊船於其掠地中海之外，並延及西班牙、法蘭西、意大利海岸，劫奪地方，賣其擄得之人為奴隸。一八一六年英吉利·荷蘭聯合艦隊破擊阿爾澤爾，一八二七年法蘭西艦隊亦曾包圍阿爾澤爾市，但未加以破擊。最後為欲停止海賊之跳梁，決定為最重要之遠征。一八三〇年六月十五日以三萬人之陸戰隊，佔領阿爾澤爾，並不侵入內地，至於廣大無垠直及沙漠之未知世界，更無繼續征服之意思。

一八三〇年之革命，不變更阿爾基利亞之軍事行動，最初法蘭西軍隊以佔領阿爾澤爾、俄朗（Oran）、善那（Bone; Bona）諸港為滿足，然較意思為強之事件，使法蘭西之支配逐漸擴大。為維持阿爾澤爾、俄朗、善那，不得不征服近鄰敵對而不穩之阿刺伯部族，為熱烈回教徒之阿刺伯諸酋長，常有嗜聖戰而欲遂行其說之勇敢信者。所以阿爾基利亞人從屬於曖昧之封建制度，人民無論山居市居以及務農做工，皆當服事世襲的貴族，貴族課重稅於其臣下，帶一種宗統的權威而成，為全能。且各自分為無數部族，法蘭西軍勢必取次第征服之辦法，然欲將慣於

無政府狀態之居民，置於有秩序統治之下，實爲困難。

彼等極好戰鬪，所以欲使彼等服屬，須爲近於真戰之長期鬪爭，方能得到豫期之結果。此種鬪爭直繼續至三十年，大勝利亦有過多次。例如君士坦丁之陷落（一八三七），此城立於四面峭壁盧美爾（Rummel）山之上，可稱難攻不落。勇敢之阿刺伯酋長阿布的·喀德（Abd-el-Kader）死守卡拜利埃（Kabylie）山中，數年間阻止法蘭西軍前進，使法蘭西非一時送十萬大兵不可。然勝利終歸於文明，阿布的·喀德全軍（Snala）被捕（一八四三），阿布的·喀德逃亡摩洛哥，雖得摩洛哥蘇丹援助，仍在伊斯利戰敗（一八四四），三年後彼亦降服。全阿爾基利亞正式服屬於法蘭西，成爲法蘭西之一地方。

路易·腓力之阿爾基利亞政策熱心而又帶點執拗。彼除解釋英吉利之慷慨外，並對於悔悟征服事業廢費難就之兩議院，不惜努力爲此大阿非利加殖民地政策之說明。

以光明給與野蠻人，抑壓無能之酋長，使疲於內亂倒於惡疫之住民，得享安寧與正義，誠不愧爲一種大事業。要之愚劣邪惡之言論雖嘗盡力攻擊法蘭西，然阿爾基利亞之征服正如對於印度人之印度征服，就阿刺伯人言，總能得有實在恩惠。

且英吉利、法蘭西亦皆主張寬大，故印度人、阿刺伯人得照舊保存語言、宗教、習慣，僅失其作爲犧牲之權利。阿爾基利亞不但被法蘭西征服，且爲法蘭西殖民地。由戰爭當初，即將土地分與移住民，一八三六年移住二萬人，一八四八年則爲十萬人，大率來自歐羅巴諸國。建設腓利普維爾（Philippville）、奧爾良維爾（Orleans-

vile) 內木爾(Nemours)等新都市於是法蘭西效法往古羅馬兵，開道路，建村落，設軍事的殖民地，造成人口與文化之中心地。遂使昔稱肥沃繼爲土耳其。政治荒廢之北阿非利加，再爲農業與葡萄栽培繁盛之國。其後第三政府加突尼斯、摩洛哥於阿爾基利亞，建設阿刺伯·法蘭西大殖民國家，然征服阿爾基利亞，實爲其有光輝之端緒。

\* \* \* \* \*

由巴黎人暴動而產出之路易·腓力政府，又爲巴黎人之暴動而瓦解，時在一八四八年。說來亦覺奇妙，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四、五日之事變竟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八、九日之事變酷似。

其間有唯一的且是根本的差異，即公布命令之查理十世的行爲，全不合法，而爲兩院投票所支持之路易·腓力，則始終忠實於立憲君主之義務。

腓力止重憲法之形式而無視其原則。其實議會政治之根本原則即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斯提爾所由破壞一八三〇年柏蓬王政所由顛覆之原則，係以民選議員，代表人民之主權。然一八四六年之議員則依奇妙之限制選舉而選出，並非代表人民。

但是二月革命之成功實是出於偶然。若路易·腓力不作老耄頑強之態，承諾勞工、學生、國民兵等所叫之改革，彼之王朝當得存續，法蘭西亦得避去可悲之動亂。可惜彼之讓步遲了三小時，其間動亂早已釀成，數小時後動亂者並經得到勝利。

路易·腓力亦非如查理十世之由暴動逃出不可能。然一八三〇年尙無共和黨，至一八四八年，則法蘭西全國



之黨勢如何？姑置不問，而共和黨在巴黎，實已稍佔優勢。在街棚土塵戰之勞工，爲社會主義者。彼等雖覺漠然不能真實預會，但於新共和政治中，早豫見與彼等抱負少少一致之社會革命。

#### 四 一八四八至一八七〇

擾攘漩渦中假政府成立，此實以誠實之人構成，因爲在此理想主義之時代，政治的誠實自屬當然。其多數雖爲無名之士，然其中亦自有知名之士如偉大詩人拉馬丁（Lamartine）偉大律師克累密厄（Crémieux）皆是。社會黨之二領袖路易·勃郎（Louis Blanc）與勒德律·羅蘭（Ledru-Rollin）或以著書，或以演說，欲實現彼等十年來所宣傳之思想。

革命以選舉法改正之名而遂行。其時假政府第一行爲爲布告被選舉權與選舉權之規定，此種規定可稱爲過激之改革，並可稱爲烏托邦的過激之改革，蓋已實行普通選舉了（一八四八年三月五日）。於是法蘭西之有選舉權者突然由二十五萬增至九百萬，選舉權之平等實爲法律上平等之論理的及必然的結果。

憲法制定議會開始於五月四日，自己宣言爲發布憲法之最高權力者。議員總數九百人中八百人爲共和黨，皆從正面反對路易·勃郎之社會主義。行政權則委之阿拉哥、加尼埃、巴熱斯（Garnier-Pagès; Garnier Pages）馬利（Marie）拉馬丁、勒德律·羅蘭諸人。

社會主義的巴黎勞工因違反希爾，稍異議而起暴動（六月二十六日），然因被任命爲陸軍部長之卡凡雅克

(Cavaignac) 將軍而彈壓，巴黎經過四日之市街戰。

說來令人深感遺憾，由未經驗的普通選舉產生之無經驗議會，完全不知民主政治初步之真正原理。蓋因有下列之二個決議，致使自由成爲不可能。一爲共和國之大總統，當由普通選舉而直接指名；二爲僅設一院。此等決議雖屬稚氣可愛，然議會任人民直接指名大總統，是但重視選舉，以爲優於其他一切，連法律可以獲得較優權力，亦不理解，結果遂成爲與法蘭西以主人，不與法蘭西以自由。

此主人爲路易·拿破侖 (Louis-Napoleon Bonaparte;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彼爲拿破侖之弟，荷蘭王路易與皇后約瑟芬·得·波哈內之女俄爾同斯 ( Hortense ) 結婚所生之王子。

彼避世而隱居於德意志奧意大稱，過節儉之生活，刊行極平凡之小冊子。一八三六年在斯特拉斯堡，企圖軍隊叛亂而失敗，成爲一時笑柄。雖受路易·腓力之寬大待遇，然四年後再在布倫謀叛，其際因出死傷者而被拘留，尋監禁於阿姆 (Ham) (一八四〇)，但彼竟乘隙逃去。

一八四八年二月彼歸法蘭西，候補憲法編定會議員，實由四縣選出。於是彼欲爲共和國大總統，遂以壓倒的多數當選。

直接人民投票之愚劣無如此次選舉之明白者。以專做無條理事著名而極凡庸之路易·拿破侖得五百五十萬(五、四三四、二二〇)票，既爲阿布的·喀德之征服者又爲事變之英雄既爲謙讓果敢之共和主義者又爲廉潔雄辯之將軍的卡尼雅克祇得五十七萬(一、四九八、〇〇〇)票，誠實寬大之普通選舉論者勒德律·羅爾

得三十七萬票，當十分危急暴動將得勝利之際，爲法蘭西救三色旗，被人崇拜之詩人亦爲雄辯家的拉馬丁得七千九百十票。當時識者爭以爲當在後所舉之三偉人中，選取其一，豈料忘恩而轉選其他男子，是誠出乎尋常意料之外。

豫料之結果立時出現。承憲法制定議會之後之立法議會（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一日），一方面爲王黨與加特力克黨（五〇〇），一方面爲共和黨與社會黨（二五〇），雙方互相對立。議會無目的一任其自然進行以制定法律，大總統之贊成或反對，全以己之所欲爲標準。大總統任命其心腹之人，爲大臣、知事、將軍，使兵士高叫：『皇帝萬歲！』

密整卑劣準備共計二年，就緒後即斷行猛烈政策。由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夜至二日朝，監禁議員及議長，貼出布告，公然解散議會廢止憲法。巴黎市中到處建築細小街柵，勇敢之人民雖自爲防戰（菩丹（Baudin）之死），然不久即被鎮定。爲欲悉數彈壓抵抗心，凡加入猛烈政策之將軍，皆受過分之俸給，命令半狂亂之兵士，向無武器之羣集開鎗（十二月四日）。所向俱告成功，在巴黎及各地地方，無敢反抗此種猛烈政策者。其敢昌言反抗之共和黨員，則借混成委員會（文官武官合成）之手，宣告彼等爲有罪，計處禁錮者三千人，處流刑者一萬二千人。數日後人民投票承認一切（贊成七、四八一、二〇〇票反對六四七、二九二票）。

此種不祥事件不過爲霧月十八日之無生彩模寫，與彼同一無光輝且爲同一之不法行爲。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被禁止，減至議員二百五十名（大部分係得政府同意與後援之御用候補者）之立法機關，除對政府提出之

豫算及法律案爲不討論之議決外別無權利之可言。

又過一年後，路易·拿破侖自號拿破侖第二，宣言即皇帝位，是亦經人民投票承認（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贊成七、八三九、〇〇〇票反對二五三、〇〇〇票）。拿破侖前雖宣誓效忠於共和國，以爲可因人民投票，抹殺其違反宣誓之事實。

於是法蘭西一八四八年之二月革命結局成爲專制政治。

\* \* \* \* \*

於意大利、匈牙利、德意志、奧地利，亦與法蘭西同樣。

一八四八年諸民族爲爭獨立而起叛亂。一八五一年彼等因打敗而再受束縛。

意大利之獨立於一八四八年初頭，開始於下列各地。在那不勒斯與巴勒摩、斐迪南七世承認憲法（一月十八日至二月十日），在羅馬，教皇庇護九世先被鼓舞於自由思想，再同意於一種憲法（三月十四日），在米蘭，拉得茲基（Radezki；Radezky）與奧地利軍被驅逐（三月十八日），在威尼斯，宣言共和政治，同時德意志軍被趕走（三月二十三日），尤其是在吐林，比特蒙及薩丁王查理·阿爾伯特（Charles Albert）經過相當考慮之後，決心引共和黨與意大利愛國黨爲同志（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查理·阿爾伯特讓步於自由黨之詰責，決非易事。比特蒙自由黨中當時有一傑物，力能洞察大勢，其名爲加里波的（Garibaldi），彼與維克托·愛曼紐埃爾（Victor-Emmanuel（Victorio Emanuele，I.）及建設意

大尉一之德謀中智者加富爾 (Cavour) 伯，共同統率自由黨。加富爾對王說明原委，王乃於一八四八年三月四日，發布憲法，此憲法直至今日，尙爲意大利王國之憲法。

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查理·阿爾伯特受米蘭、熱那亞、威尼斯、佛羅稜薩、那不勒斯等打破壓迫彼等正統專制政府的諸國意大利人之懇請，統一此等謀叛人，建設意大利王國。

彼當時並非確以大膽之決意，謀薩伏依家之隆盛與意大利之堅實統一，不過由加富爾想欲以彼當此重任。比特蒙軍因各地來會之意大利義勇軍，俄然勢力增加，博得數個勝利。其時叛亂起於匈牙利，奧地利之優秀軍隊多數往匈牙利鎮壓叛亂，僅有奧地利將軍拉得茲基，率領分置於倫巴底要塞之六萬兵士，與意大利軍對抗。拉得茲基在瓜托 (Gatto; Goito) 敗北（一八四八年五月三十日），查理·阿爾伯特在戰場被推戴爲意大利王。於是北意大利諸國宣言獨立，決議併合於比特蒙。然此不過一個凱旋行列，奧地利再派軍隊到來，意大利人即被打破於庫思拓薩 (Custoza)（七月二十六日）。查理·阿爾伯特之軍隊因士氣沮喪而分散，彼只得休戰，承諾由倫巴底撤兵（八月九日）。

查理·阿爾伯特適可而止之獨立戰爭，意大利愛國黨有定期再演之意，因庫思拓薩之戰敗，更使彼等之愛國心風發雲湧。於是西西里叛變，羅馬亦蜂起，教皇庇護九世不得已由羅馬逃出，羅馬共和國宣告成立（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托斯卡納亦放逐其君主（一八四九年二月十八日）。一時意大利人以爲查理·阿爾伯特雖敗，意大利之獨立依然無恙。

查理·阿爾伯特自身亦回復勇氣破棄休戰條約（一八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再攻擊奧地利軍，然在諾瓦拉（Novare; Novara）又全敗（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是一切希望喪失，神沮膽落，宗教的王政的煩悶重重，結果祇得讓位於其子，是即所謂偉大之維克托·愛曼紐埃爾，彼為將來回復薩伏依王家之權勢與繁榮之人。

奧地利因有諾瓦拉之役，遂回復其在意大利之霸權。倫巴底各都市皆被奪還，威尼斯亦於勇敢抵抗後降服（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羅馬共和國之運命悽慘亦復相同。法蘭西憲法制定議會亦曲從路易·拿破崙，「為維持法蘭西勢力，擁護文明」而出兵羅馬。數月後議會提議撤兵，拿破崙不應其要求，不但不應，並任命反動的加特力克教的新議員，俾左祖大總統之反動的加特力克教的外交政策，且增援於兵力單薄之俄斯提阿（Oreste Orsini）佔領軍。意大利愛國黨所佔據之羅馬，雖有瑪志尼（Mazzini）、加里波之勇敢奮鬥，然終因受包圍攻擊而被奪（一八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意大利之自由在米蘭則為奧地利軍所燬爛，在羅馬則為法蘭西軍所粉碎，比特蒙亦陷於孤立而不能防禦（一八五〇）。

\* \* \* \* \*

於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後，自由之統一運動直發生於德意志，其風潮亦與革命的統一運動無異。關稅同盟為德意志統一之準備，諸大學說明德意志之愛國心，示以共同祖國之崇高觀念。

此等愛國者又皆爲自由主義者，實在要將祖國思想與自由思想，激勵鼓舞種族相同之人。然彼等所欲奉爲元首之普魯士王，決非自由主義者，王誓不與革命論者提攜，亦拒絕憲法之許與。但當法蘭西革命之報到來，德意志人再生自由之希望，不久柏林民衆即起暴動（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繼起者爲流血之鬪爭，暴徒數人因而被殺。腓特烈·威廉不得不現身露臺，敬禮羣集運來之屍首，約定頒布憲法與召集國會。

國會開於法蘭克福（三月三十一日），忽惹起大混亂。

普魯士、奧地利、德意志三黨派出現，佔最大多數之德意志黨最爲寬容，然亦最爲無力，因彼等認政府、財力、軍隊皆不可動之故。經過一年間冗長無益之議論，決定國會用議會制度，係在德意志聯邦即世襲的皇帝之下，依舊選舉而組織，於是普魯士王當選（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普魯士王不受革命所捧呈之帝國，王不欲如查理·阿爾伯特由暴徒手中取皇冠。巴威、薩克森、瓦敦堡諸王不肯放棄其權利，對於法蘭克福國會之熱望，至此全歸失敗。自由之德意志帝國依然止於空想。

然無論如何無力，既經明取共和主義的傾向之自由黨，固儼然存在，即社會黨亦儼然存在。社會主義大理論家卡爾·馬克斯（Karl Marx）（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在薩克森得到許多同志，社會黨、共和黨亦未絕念於其空想。彼等不願不交一戰而屈服，於德勒斯頓、拉斯塔特，重大之擾亂勃發，爲普魯士軍隊所鎮壓。國王之軍隊毫無慈悲地擊滅口稱捧呈帝國於國王之勇敢人民，實屬一種極奇妙之光景（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奧地利鎮壓了匈牙利之叛亂，奧地利在意大利再度確立專制政治，與維也納革命黨對抗。幼年皇帝弗烈德，

約瑟〔François-Joseph; Francis Joseph (Franz Joseph, D.)〕心中雖不願言亦只好與普魯士王分執意志霸權。其間彼以極尊大之態度，堅固彼與普魯士之友情，以致一時幾起戰爭。然普魯士之軍隊不能敵巴威瓦敦與奧地利之聯合軍，祇得讓步而承認奧地利之條件〔阿里木次 Olmütz; Olmütz (D.)〕。協約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項條件為協定原狀之回復，即在奧地利皇帝統率之下，再與德意志聯邦，復活舊制度。依限制選舉法，開新國會，完全承認諸君主之決定。普魯士王以議會政治發端意味之欽定憲法，賦與人民。

於是德意志民主的自由黨潰滅，奧地利成爲最高之權力者，而欲爲領導偉大德意志祖國之普魯士的可悲思想，亦既於此時產生。諾瓦拉敗後，愛曼紐挨爾預備意大利王，因阿里木次屈辱的協約，腓特烈·威廉準備組織德意志帝國。

\* \* \* \* \*

觀察地利之革命，與德意志革命之形式不同。奧地利帝國係由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捷克 (Croatia) 人（哥羅西亞人）、意大利人等六個異民族，組成異質之奇妙混合國，此蓋因君主之結婚、軍事的征服及彼等無共通之力，所以祇能結合於同一主權之下。然此等諸民族性喜互相排斥，不肯協力，競爲卑劣之私鬪。

革命狼煙突起於住居維也納之德意志學生、勞工及中產階級。巴黎革命之報一到，彼等遂在維也納爲民衆的大示威運動，使梅特涅苦於無法，只好離去首都。於是皇帝承認普通選舉與『學生隊』之武裝，且約定議會政



治之憲法（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邊二月後，皇帝亦去維也納，民主政治遂成爲自由行動（五月十七日。）

由奧地利人民組織之憲法制定議會，直將奧地利自身反映出來。在會場中，須使用六種國語，諸民族各自提出其主張。然輒轉儘自軋轉，亦有共同感情支配之點，如對於貴族特權之反感即其一例，封建的權利於是廢止（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

匈牙利人亦要求議會政治。一八四八年三月三十日開於普里斯堡之匈牙利國會，獲得憲法上之保障。大雄辨家噶蘇士（Kossuth）被任命爲長官，全奧地利一時幾變爲自由主義之邦。

斯拉夫人爲欲得幾分民族的獨立，不以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爲同志，反願奉事皇帝。哥羅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捷克人等斯拉夫語系諸民族皆參加於帝軍，對抗匈牙利人、德意志人之叛亂而作戰。哥羅西亞人將軍耶拉契奇（Jelacic, Jellacic）被任命爲軍司令官，使帝國之敵歸順帝國。

他方面則維也納之德意志人叛徒與匈牙利人不能妥協。彼等殆無所謂軍隊，所以皇帝入維也納城（一八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後，彈壓極其苛酷。由法蘭克福國會派遣於維也納民主黨之德意志人布盧姆（Robert Blum）橫被鎗斃。過數日後，斐迪南皇帝讓位於其滿十八歲之姪弗朗沙·約瑟（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奧地利因有此不幸人物，所以捲起一九一四年之戰爭，其長期治世中實充滿失敗與罪惡。

在維也納革命黨之敗北，並未直接影響於匈牙利革命黨，蓋彼等尙爲自由而繼續其勇敢之戰爭。當時諸將軍如革該伊（Görgey）、克羅普科（Klapka）曾做出許多赫赫之戰勝記錄，就中尤以哥多羅（Gödöllő, Godollo）

之戰勝（一八四九年四月七日）爲最有名。此時匈牙利信其自由必能成立，因在得布勒森（Debreczin；Debreczin）所開議會，宣言哈普斯堡王家失權與匈牙利自治。噶蘇士被任命爲假政府長官（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

然匈牙利之愛國者不能一致。皇帝派遣意大利之軍隊，因意大利已定而歸來，恰值俄羅斯軍亦參加於奧地利軍。因爲此時之俄羅斯皇帝，無論何種形式之革命，皆決心加以迫害之故。匈牙利人至此遂不能不屈服，彼等最後之軍隊爲俄羅斯軍解除武裝（一八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奧地利在意大利、維也納、布達佩斯（Budapest），克服一切叛徒之後，遂忘卻憲法許與之約定。專制的權力回復，皇帝爲確保其權力計，遂欲借幼稚的暴君手段，確立一種統一於帝國之內。即欲使幾百萬之匈牙利人、斯拉夫人、波蘭人、德意志人，共戴一政府爲祖國，常以其大愛國心，貢獻於此統一之政府。

自由時代尙未到來，於是專心正義與理想之一八四八年的空想家以及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之十分努力，皆歸水泡。拿破侖三世、教皇庇護九世、弗朗沙·約瑟皇帝、腓特烈·威廉王、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仍照一八一五年之樣，締結爲自由思想與國民獨立之仇敵的一種神聖同盟。

\*

\*

\*

\*

\*

當時在賢明女王治下之英吉利，爲敗北自由者之避難所。玉果、噶蘇士、加里波、瑪志尼皆於敗北之後，在英吉利作客。

英吉利對於政治上通商上之自由，表示古今未有之忠實，改正不合時代之選舉制度，擴其整齊強固之文明於世界。

一八五一年在倫敦開萬國博覽會，其時美術、工業、科學雖尙受壓制與迫害，然於無言之中，導人類走向更加開化之未來，其意實至可感。要之歷史所記許多可傷之悲劇，比到歷史所不能傳之緩慢不斷的進步，當不過爲第二義的事件，可見所謂未來實當作爲希望彌滿之未來觀。

\* \* \* \* \*

路易·拿破侖常爲皇帝之宣言時，並揚言：『帝國即是和平』(L'empire, c'est la paix)不意二年之後即惹起克里米亞戰爭。

然不能以其責任專歸於法蘭西政府。俄羅斯皇帝依其侵略的政策，英吉利逞其政治的嫉妬，至少亦與法蘭西同樣，遂共試其無益之暴舉。

此紛爭起於外交上之論議，此論議起於保護在東方之基督教徒，警備在耶路撒冷之基督墳墓，推其始僅僅些微意見之衝突，結果會加上極重大之行動。俄羅斯軍侵入多瑙河岸諸公國，於西哪披(Sinope)擊滅土耳其之小艦隊（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法蘭西、英吉利不以爲然，宣言擁護土耳其，對俄羅斯宣戰（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態度不決互相對立之奧地利與普魯士，雖未參加戰爭，然熱心之比特蒙王愛曼紐埃爾則加盟於法蘭西、英

吉利土耳其方面彼主張退，歐羅巴有事，應得與聞。

戰爭繼續了二年，舉動甚為殘酷，戰死兵士達於五十萬餘人，勇士大部分非死於戰鬥與攻擊，率為靈亂與傷寒二病之犧牲，死於醫院、兵營之內，後者之災害竟趕到敵火之六倍。

聯合軍於克里米亞開戰。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彼等之軍隊開始上陸。彼等雖欲以奇襲一舉而佔領塞巴斯托堡（Sebastopol；Sebastopol），然因失敗祇得改為攻圍（自一八五四年十月九日至一八五五年九月八日）。

此種長期攻圍雙方均表示可驚之勇氣。兩軍之兵士雖熱心於戰爭，然並無何種仇恨。若此戰爭不生前述之多數死傷者，或將被人誤視為出於遊戲，亦未可知。互相仇敵，可是並無仇恨，且並無互懷仇恨之理由。然而五十萬之兵士已死於克里亞，問其因而而死？彼此皆說不出其所以然。

尼古拉見塞巴斯托堡之陷落（一八五五年九月八日）而死。此城堡之陷落當將其汎斯拉夫主義之空想，一舉而覆滅之。

繼帝位者為其子亞歷山大二世，彼見俄羅斯之疲敝，承諾媾和，其條約在巴黎調印（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皆未取得物質的利益，得利益者唯有土耳其帝國，其領土宣言不可侵，藉免俄羅斯人之貪慾。但是此後五十年間所謂歐羅巴之政策，無一國不欲寸斷此不可侵之領土。不料經過二年間之殘酷戰爭，竟能得如此之驚人結果。

法蘭西雖在克里米亞戰爭，絲毫未有所得，然皇帝則因此而增加若干威信。由違法與暴力產生之帝國政府，竟惠賜以意外之幸運，使得與英吉利締結同盟，得到英刻曼（Inkermann）及阿爾馬（Alma）之赫赫勝利，簽訂巴黎條約，規定海峽之局外中立，凡此皆所謂幸運之難得者。拿破侖三世遂以極短之時日，成爲歐羅巴之專制君主。

彼以悉數難終之不幸與法蘭西，然彼既非癡子亦非惡人。彼有人情而篤於友誼，彼不憎其敵而懷寬大之思想，彼爲不喜專制之專制君主，彼爲勇敢而嫌惡戰爭之皇帝，彼耽於大而無當之空想，與其稱彼爲實行家，不如稱彼爲夢想家，彼於成功缺少必要之執着與鑑識。此人祇知實行其躊躇、無定見、自相矛盾之政策，遂至導法蘭西於災禍之途。

一切思想之中彼所最關心者爲民族主義。彼依巴黎條約，爲羅馬尼人（摩爾達維亞及窩雷基阿（Wallachia））塞爾維亞人造半獨立國，由歐羅巴諸國爲其保障。彼於克里米亞戰後，更希望意大利之統一與獨立。

一八四八年以後全意大利之意大利愛國黨不過表面解除其武裝。彼等對於其所嫌惡之奧地利支配，對於所詛咒之教皇庇護九世、那不勒斯王弗朗沙二世等政府，皆不得不勉強從順。

在半島北部，爲比特蒙爲薩丁王之愛曼紐埃爾，雖借助於加富爾之外交，鼓舞意大利統一之精神，然尙未至

與馬寧(Manu)瑪志尼加里波的等革命家公然提攜彼熱中於軍事，編成團結力，非常強盛之小軍隊。彼誓忠實於立憲君主之義務，希望意大利人反對專制主義之外國的支配，選定依照自由之意大利王政治。同時彼又得到法蘭西政府之援助，並正式結為同盟。

此項協約締結於一八五八年，拿破侖三世皇帝從弟哲羅姆·拿破侖·波那帕脫王為大拿破侖之弟威斯特發利亞王哲羅姆之子，因此遂與愛曼紐埃爾之女克羅提爾特 (Clotilde) 結婚（一八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拿破侖三世約定當使意大利『擴地至亞德里亞海』而後獨立，英吉利欲避焦眉之戰爭，曾提倡開一會議，但意大利、法蘭西均不願為緩慢之外交，奧地利較兩國尤甚。奧地利直取攻勢，侵入比特蒙（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法蘭西即布告宣戰（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法蘭西軍入意大利時，意大利以熱烈之感謝迎之。

導自由主義者於巧妙且決定的勝利之少年波那帕脫，今已不可復見，所以兩軍戰略上之行動不能趨於一致。最初之大會戰在馬貞塔 (Magenta)（一八五九年六月四日），法蘭西·意大利軍因兵士之勇敢，法蘭西破兵之優秀，馬克馬翁 (Mac-Mahon) 之幸運的戰略而獲勝，奧地利軍退卻，戰勝者入於米蘭。

意大利自償其當被解放。佛羅稜薩、巴爾馬、摩得那、波倫亞皆叛自己之政府而歡迎愛曼紐埃爾。

其間奧地利軍更加整理，在索非里諾 (Solferino; Solferino) 試無上之努力（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此次血腥戰爭被屠殺之生命達於二萬五千人，因奧地利軍之完全敗北，決定意大利之自由。

經過索非里諾戰役後，拿破侖三世中止戰爭，提議媾和（薇拉法郎加 (Villafranca) 條約一八五九年七月

九日。)弗朗沙·約瑟皇帝割倫巴底而保有威尼斯,使托斯卡納大公摩得那公歸還其國。

愛曼紐埃爾與加富爾設計非常巧妙。彼等提倡托斯卡納欲與比特蒙合併,抑欲仍歸大公支配,當由人民投票決定。因人民投票贏得帝位之拿破侖三世,無拒絕他人主張人民投票之理由。於是托斯卡納人民及愛彌利亞(Emilians, Emilians)人民殆無異議而贊成合併(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五日贊成七九二、五〇〇票反對一五、七五六票)同時通用法蘭西語之薩伏依、尼斯,亦可決合併於法蘭西(贊成一五五、〇〇〇票反對二、一六〇票)。

此種人民投票可為記念,對於拿破侖三世,亦不愧純真榮譽之稱。自此以前,諸君主視人民如羊如奴隸,可以隨意分割,一八六〇年新發生之權利,真可認為當然之權利。一八六〇年由意大利、法蘭西所給與之貴重先例,此後十年若能遵守,則亞爾薩斯·洛林可以滿場一致,反對與德意志合併,而第十九世紀之大罪可以不犯。

在意大利南部之兩西西里國王少年弗朗沙二世,亦欲反抗全意大利人歸服薩伏依王家之統一運動,然終無益。西西里對於其暴政而謀叛(一八六〇年四月五日),加里波的集其勇氣、愛國心與廉潔交燃之一千義勇兵,上陸於馬薩拉(Mazara),西西里人認彼為解放者而歡迎之。征服西西里以兩個月完成,簡直是用凱旋行列之形式,王之軍隊不過在表面上試其抵抗(一千人之遠征(Expedition des mille; Expedition of "the thousand")。

加里波的由西西里渡到大陸,愛曼紐埃爾不阻止其進行,拿破侖三世亦別無阻止之意。加里波的曾在那不

斯宣言爲獨裁官然因彼素性賢明拒絕掌握權力之事身雖爲共和主義者仍誠實歸服於薩伏依王家

一八六〇年十月那不勒斯與西西里王國可決與比特蒙合併（贊成一、七三四、〇〇〇票反對一〇、六三〇票）愛曼紐埃爾除羅馬、威尼斯的利雅斯德（Triest）外，爲全意大利王。

拿破侖三世之搖動政策到此忽然出現。彼固曾爲解放意大利而戰爭，然今則拒絕爲解放之完成。彼不但不願爲意大利之永久忠實同盟國，且務與意大利相隔絕。皇后攸貞雖有魅人之美貌，但常使皇帝爲惡天使。皇帝爲欲反對意大利人之企畫，維持教皇之世俗權，主張法蘭西之佔領軍，應繼續駐屯於羅馬。

教皇庇護九世亦不進而和解，始終出以頑強態度。

拿破侖三世徘徊雙方之間，迷於去就，終不使法蘭西佔領軍撤退，以是致意大利人之憤激。彼又使查爾提尼（Chardin）攻擊教皇小部隊，攻擊卡斯泰爾非達多（Castelfidardo, Castelfidardo）結果完全潰走（一八六〇年九月十八日）。此種教皇軍隊係由愛爾蘭人、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及法蘭西人中之熱烈的加特力克教徒，組成國際的軍團。於是教皇、攸貞皇后、法蘭西全體加特力克教徒無不騷然憤怒，欲得意大利而甘心。

但查爾提尼之意大利軍，既不更進而求勝利，亦不攻擊佔領羅馬之法蘭西軍，任憑教皇保有其世俗權。

此時拿破侖三世忘其以亞德里亞海岸與意大利之前約，竟委威尼斯於奧地利。彼更不許意大利王到羅馬，然此尙不至於授意大利人以忘恩之權利。

\*

\*

\*

\*

\*



此一八六〇年之一年皇帝之政策至此劃一轉期。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蘭西之間締結通商條約。雖尚有若干限制，然此爲自由貿易，合乎通商自由之原則，今日除英吉利外，其他國民皆胡亂與以排斥。就此點言，皇帝較現在之共和主義者，尙覺賢明而崇尙自由。皇帝與出版界以若干自由，又許可兩院每年對於議會開會式之勅語奉答文，有討論票決之權利（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 \* \* \*

恰在此時文化世界之兩極地俄羅斯與美國漸漸撤廢其文明污點之奴隸制度，然於此亦不能無爭鬪。

俄羅斯之奴隸制度雖無明文而其實在。貴族領有土地農民爲之耕作，而農民（或農奴）對其辛苦培植之土地，並不能取得所有權。彼等一切個人的自由全被剝奪，領主掌握生殺與奪之權。土地一經轉賣，農奴亦隨之易主，與土地同爲買主之財產。

亞歷山大二世雖非西歐羅巴通語所含意味之自由主義者，然亦不像其父尼古拉之爲一八一五年陳腐的絕對主義所拘囚。巴黎條約締結後，彼直宣言有改革之必要。彼得到對於正義之事業欲享其名的若干貴族之援助，尤其是最有活潑、氣之寬大誘導者尼古拉·密盧丁（Nicolas Miloutine, Miotin），與以助力頗多。依一八五八年之布告，皇室御有地之農奴解放，以彼等栽培土地之所有權，賦與彼等。

此外各領地之農奴解放，格外覺得困難，其改革殆難期徹底。不賠償其土地，遽由所有者奪取，同時將發生兩重之不幸，即不啻以餓死之權利，給與被剝奪之幾百萬人，故不能空言主張解放。於是就農民言，雖儼然得爲耕作

土地之所有者仍當以支付贖金額於領主爲條件，然代彼等豫付全額者，實爲政府當局。故大多數地方之土地所有者，非農民而爲市鄉區法人，可是個人之自由在各地固已得到保證（一八六一年二月）。

英吉利人與法蘭西人經過極長期間之熱心勇敢鬪爭，始能取得之。至上幸福，一旦賦與俄羅斯農民，殆爲彼等所不能理解。一八六一年之俄羅斯農民亦與一九一九年之過激派一樣於所謂個人之獨立一語，到底無理解之能力。彼等欲一切土地都歸其所有，但事實上祇能給與一部分，彼等遂信爲自己有權利之財產被奪。彼等苦無知識，故對於前述皇帝之舉動，當然不表示應與感謝之意念。

然一八六一年之勅令終能使俄羅斯脫卻野蠻狀態。被解放之農民，初非如非洲黑人之劣等人種，固與使役彼等者人種相同。此等一萬萬白人雖素乏教養，然有純真之深沈心情，當爲推動未來文明之一大勢力，其神祕實有不可思議者。

\* \* \* \* \*

在亞歷山大二世之初期政治，不致被動於寬大之感情，觀上所述，概可想見。迨其後波蘭暴動起，又使其思想一變。

自一八三〇年以來，俄羅斯政府雖用盡種種方法，終不能使波蘭俄羅斯化。波蘭很忠實地維持其宗教（羅馬·加特力克教）、語言、風習，俄羅斯皇帝派遣到波蘭之俄羅斯人將校、兵士、官吏等，率不爲波蘭人家庭所歡迎。殘酷之警察不免常施暴政，好在可以金錢買收，故波蘭人尙不深感痛苦。

波蘭人除賭生命爲靜默之大示威運動外，別無所謂自由。一八六一年無武裝之喪服，羣衆巡步華沙之大教會，行格羅荷夫（Grochov）戰役之紀念祭（二月二十五日）。軍隊攻擊此無武裝之羣衆，四月八日亦起同樣之事情。

最初亞歷山大曾約定改革，其後則撤回之，波蘭人遂起暴動。彼等雖不能送真軍隊於戰線，然能以勇氣補其數之不足。暴動繼續至二個年，波蘭全體投入渦中。全國壯丁拒兵役，潛伏森林中，服從隱密且強力革命政府之命。爲欲破此局面，以二十萬人軍隊爲必要。人民在不甘滅亡之努力中，曾有多數令人刮目之勇敢行動。

使波蘭不至終於滅亡，實由此等英雄留下民不能忘之偉績。

\*

\*

\*

\*

\*

俄羅斯廢止奴隸，始自一八六一年，合衆國廢止奴隸，始自一八六五年。

獨立戰爭經過七十五年，其歲月幾與人之一生相當。此七十五年中合衆國之富與力遂來異常之發展，法蘭克林與華盛頓造成夢想不到之世界。一八六〇年之大共和國擁有比全歐羅巴廣大之土地，其人口達於二千八百萬，工商業亦蒸蒸日上。

一國民發展如斯之速，世界史上尙未見有此種類例。

試數其致此之原因。第一由於建國者之努力，剛健、美德，彼等示其必能成功之勇氣與慎重，彼等打勝墮落與萎靡，決然向當初不知海岸之內地，厲行殖民。其憲法雖不完全，然依彼等之賢明，祇知拱手遵奉，既不捏造無謂之

議論希圖自便亦不敢以非常手段推翻一切。彼等可稱幸運，竟無一人採取使古歐羅巴癱瘓之重大偏見。彼等常以巧而速之心思，對於工業與科學，毫不躊躇，促動其最新之進步。既無爭執鏽蝕王朝殘骸之諸王，亦無威脅國境貪慾甚深之鄰人，所以無浪費精力於涸竭國民膏血之無益大軍的必要。於是彼等建設聯邦政府，藉以維持其秩序與自由、武力與獨立。

美國之土壤固極肥沃，然其肥沃之點亦有變化。北部產小麥、木材、芻秣，南部產葡萄、果實、綿糖，山地產金、銀、銅、鉛、煤、煤油。擴大無限之海岸不問其為大西洋、太平洋、加勒比海（*Mer des Antilles*；*Caribbean Sea*），皆開鑿無比類之港灣。鐵道迅速建設於廣大之平野，河流、湖沼之航運必使與內地運輸、收容易、經濟、便捷之效。

還有歐羅巴之移民，每一星期定送許多勇敢、健全之青年於其地。彼等既為新思想所鼓動，復熱心於尋覓工作，遂成爲熱烈之亞美利加人，其子孫亦全忘其故國。

一八二三年美國大總統孟祿（*Monroe*；*Monroe*）宣言歐羅巴各國，無干涉美洲各國之權利。

但在孟祿宣言原則以前，合衆國既因許多巧妙協定，併有北亞美利加之茫茫大陸。

一八〇〇年拿破侖向西班牙賈路易斯安那，由密士失必（*Mississippi*）河口直擴至其數千基羅上方落機山脈（*Montagnes Rocheuses*；*Rocky Mountains*）中水源，令法蘭西人移住此廣大無邊之土地，以實行其殖民政策。然既不能用爲戰爭之資，又不能收取重稅，皇帝對於此種遠隔重洋之地，殊覺無甚興味。所以彼又得七千五百萬法郎地價，轉賣之於亞美利加（一八〇三）。

一八一九年亞美利加由西班牙買進佛羅里達。

一八四五年得克薩斯(Texas)欲叛墨西哥，而加入亞美利加，墨西哥反對而從事於防戰，結果墨西哥敗北，不但得克薩斯失去，並新墨西哥(Nouveau-Mexique; New Mexico)及肥沃之加利福尼亞，亦非放棄不可。

一八六七年俄羅斯賣其亞美利加北端所有地阿拉斯卡(Alaska)於合衆國。此地雖半年封閉冰雪中，然而森林、金鑽甚爲饒富。

不料廣大繁華之合衆國竟藏有破綻之萌芽，卽所謂奴隸制度是。

當歐羅巴人移住亞美利加之頃，其土著民末裔亞美利加·印度人卽赤色人種業已不成問題。因爲此等可哀之劣等人種，被移住民所驅迫，對於白種人之軍事的文明、和平的文明，絲毫無抵抗能力。故彼等斃於酒精與肺結核，至此竟消滅殆盡。

黑人與此全異，其數愈覺增加。在一八六〇年之亞美利加，有四百萬以上之黑人，幾乎全爲奴隸。

第十八世紀之英吉利人與西班牙人同樣，在阿非利加買進黑人，以供其殖民地之用。被運搬到新大陸之黑人，不避酷暑，栽培甘蔗與棉，黑人買賣在各種買賣中，獲利最大。商人在阿非利加海岸小王國，以火酒瓶及玻璃器皿爲代價，與土人交換壯健之黑奴。此在大西洋彼岸，實爲一種高價買賣，買主賣主皆有利益。

被運搬於美國之黑人男女，與上古之奴隸同爲真正奴隸。主人以彼等爲財產而立於其上，可以無何等限制，行使其絕對權。凡通用西班牙語之地方，異種人之雜婚頗多，至通用英吉利語地方則甚少。然在合衆國，因爲黑人

白人雜居不久白人男子與黑人女子結婚結果生出『半混血兒』『四分混血兒』

理論上一七八〇年黑人買賣已經廢止，事實上則至一八一五年尙未稍息。自此時起，在美國市場之奴隸買賣，已成爲極稀之祕密事件。然至此爲止，所輸入之黑人，依然存在，且因多產而增加其數。其故由於奴隸之子，仍做奴隸，所以在合衆國南部之某地，爲奴隸之黑人數目，竟與白人之數相等。反之北部地方，黑人之數既少，且於國土之繁榮亦不見其需要。此因不慣勞動之白人，須於冷涼氣候之下，始能努力耕作之故。

不久美國北部反對奴隸制度之聲大起，形成反對奴隸制度之大黨派，取名爲『共和黨』。此名曾經斐孫 (Jefferson) 及華盛頓採用，藉與『民主黨』對立。手握政權之民主黨，勢不能使奴隸主義者失望，躊躇於講求廢止之手段。蓋自雅各孫 (Jackson) (一八二九) 至林肯 (Abraham Lincoln) (一八五九)，大總統皆出自民主黨。

一八五五年主張『奴隸制度廢止論者』，諸宗教與人情以增其活動。俾徹·斯托 (Becher Stowe) 夫人寫一小說，名叔父托姆之小屋 (Uncle Tom's Cabin)，當出版時，銷數忽增至百萬部以上。被野蠻主人虐待之善良黑人，其不幸能博心軟者之同情。然自此感動之後，奴隸制度依然存續，奴隸制度者要求聯邦制定法律。奴隸反對論者約翰·布朗 (John Brown) 在堪薩斯 (Kansas) 州，因說奴隸之解放，經弗基尼阿 (Virginia; Virginia) 州問罪，判處絞刑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日)。

奴隸廢止論者林肯當選大總統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南部諸州決意脫退合衆國。

如彼等所主張，在美國熱帶地方之栽培，黑人之勞動雖為必要，然決不能以奴隸主義者之決意為正當。由各點觀之，均覺其決意差誤。因彼等之意志無強使多數反對黨遵從的條理，故於政治已屬差誤，其主張奴隸制度，根本悖於正義，故於道德亦屬差誤。

奴隸制度固是一種恥辱，然終不能不認黑人為凡庸之人種。彼等既不能築成有活氣之社會狀態，亦曾無何種發明。於文學與藝術上，論黑人之業績，只能以無他愛三字了之，因為對於科學、工業彼等並無絲毫貢獻之故。幼年時代之彼等所有智力，殆與白人無異，一達青年，彼等之智力反見幼稚。一般雖覺其溫良從順，然發作時但知運用暴力，且常陷於朦朧不明。白人當然看不起這樣劣等人種，可是既知道黑人智力較劣，應當格外待以寬大。白人之優越於其他人種，當藉仁慈以為表見。若白人濫用其智力、武力，虐待他一人種，即應成為卑劣之行爲。

奴隸主義者宣言與北部諸州分離時，即任命自己之大總統查斐孫·大衛斯 (Jefferson Davis) (一八一一年二月四日) (送軍隊於戰線，佔領查爾茲登 (Charleston))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

內亂〔南北戰爭 (Guere de Sécession; War of Secession)〕於是開始，繼續戰爭四年，流了許多血潮 (死者四十餘萬) (一時幾導國家於壞滅) (負債百五十萬萬)。

北方人與南方人為仇敵者四年，彼此皆能以公民軍人之地位，發揮其最高之力量。凡身體健全之人皆參加於戰爭，兵卒、士官、將軍、水軍、築城家，各自施展其英雄之舉動。水雷、「破塔海防艦」、「裝甲船」、「聯珠鎗」等均於此時發明。不足二千萬人之北部地方，能徵集三百萬人之兵。愛國之努力有較大於一七九三年之法蘭西者，蓋既知作戰

之原因當然知作戰之重要豈尙待督促於他人

齊斐孫·大衛斯求承認於外國政府，英吉利、法蘭西及其他歐羅巴諸王國亦皆宣言中立。離聯邦（北方人）首府華盛頓百二十基羅之利支門（Richmond）卽爲聯合國（南方人）之政府。

內亂因屢次戰勝而白熱化。最初部爾·朗（Bull Run）一戰歸於南軍之勝利（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明年北軍取南方首都利支門，戰鬪繼續至三日。南軍司令官羅伯·利（Robert Lee）爲巧慧之武將，不管軍勢之優劣，仍對於利支門，試其猛襲（一八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北軍司令官馬克雷蘭（Mac Clellan）只好退兵，然利不能破敵軍陣地（馬爾弗恩·希爾（Malvern Hill）七月一日）。第二次戰於部爾·朗，亦不利於北軍（八月三十日）。

弗基尼阿之戰爭於大體南軍有利，然在密士失必河方面，因格蘭特（Grand）之策略與努力，又因封鎖其上流諸港之裝甲艦隊活躍，南軍遂瀕於危殆。夫累得利克堡（Fredericksburg）一役與以暫時之餘裕（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迨明年格蘭特經過多次血戰之後，佔領頗陀馬克（Potomac）河畔之維克斯堡（Vicksburg；Vicksburg）要塞城（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利遂再出於攻勢，但在古提斯堡（Guttsburg；Guttsburg）敗走（一八六三年七月三日）。

然聯合軍之兵力已告涸竭，新兵、資金無法尋覓，所餘祇有勇氣。雖仍繼續其頑強之抵抗，然每戰必退，死者更無新兵接替。北軍則伎倆、人格、勇略兼備之偉大舍爾曼（Cherman）將軍出現，與格蘭特協力，利用新發明之鐵



路，迅圖兵力之集中，次第陷聯合軍於最後之窮地。一八六四年末，利之配下祇有兵五萬人，北軍則有四倍之兵力。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利遂於阿波馬托克斯 (Appomattox, Appomattox) 降服。

於是悲慘之內亂終結，實生多數之犧牲者。然戰勝者並不為復讎之事，於古來內亂殆無先例。此種連續不斷之許多戰爭，直於同國同胞市民間，為熱烈、忠誠之決鬪，其心祇在決鬪，並無絲毫憎惡之念。

勝利之大總統林肯不久即死。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利降服僅五日，即為一狂人所暗殺。

依合衆國憲法，大總統死，不另行新選舉，即由副大總統繼承。繼林肯後者為民主黨安德盧·約翰孫 (Andrew Johnson)。然非奴隸主義之民主黨於同化白人、黑人，與以市民權及選舉權，皆表示不贊成。可是在國會執牛耳之共和黨，持有反對之意見，遂違反約翰孫之意思，不但解放黑人，並決議黑白人之市民的政治的平等（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

一八六八年格蘭德將軍以絕對多數任命為大總統。於是所謂奴隸主義者，遂僅成為歷史的記錄。

\* \* \* \* \*

美洲其他共和國亦被惱於內亂。

北美之墨西哥自獨立（一八二三）以來，未能與無政府狀態斷絕關係，始由軍事的獨裁政治，走向煽動政治，繼由煽動政治，回到軍事的獨裁政治，動搖不定，即此可見。其國有肥沃之土地與無盡藏之鑛產，實為世界最富裕國之一。然其國民由亞美利加·印度人、白黑雜種、混血兒、極少數純粹白人而成，不堪真正政治的生活與訓練。

狂信的無智的加特力克教士，祇知散播其憎惡，軍隊之首領，其稱爲將軍，不如稱爲騙子之較覺適當。

一八四六年得克薩斯要求與美國合併。墨西哥無力自衛，祇能放棄其地，約失去領土三分之一。

在使此國荒廢之頻繁暴動中，法蘭西人、英吉利人、西班牙人皆被掠奪，受殺傷。法蘭西、英吉利、西班牙以外交爲不能滿足，爭訴之於武力。委拉·克羅斯 (Vera-Cruz) 港爲聯合軍所佔領。墨西哥政界雖主張紛歧，然不得不使亞美利加·印度人系之混血兒若累斯 (Juárez; Juarez) 大總統，爲讓步之商議 (一八六一年十月)。英吉利與西班牙已表示滿足之意，但拿破侖三世尙欲更事追求。彼抱有奇妙之思想，彼欲送自己所選之國王於墨西哥，而以法蘭西兵爲之援助。

於是在作成拿破侖一世敗因之西班牙戰役後六十年，拿破侖三世亦侵入墨西哥，蹈其同樣之覆轍。

一八六二年法蘭西兵三萬人由委拉·克羅斯上陸 (九月)，彼等雖連戰連勝，然每進一步，亦如一八〇九年，在西班牙，徒使反抗彼等之國民，生出執念甚深的憎惡。法蘭西軍爲疾病、風土、距離等關係，人數逐漸減少，但彼等終得佔領墨西哥市 (一八六三年六月五日)，令奧地利皇帝之弟馬克西米連 (Maximilien; Maximilian) 大公即墨西哥皇位。

過失常相因而至，統率軍隊之法蘭西將軍巴祇 (Bazaine)，本爲此舉之反對者，故對於自己警護之君主，企圖陰謀。馬克西米連皇帝在其帝國中，可稱無有一人之黨與法蘭西派遣壯丁，爲此可哀之皇帝而戰爭，其失敗固屬當然。此皇帝對於支持彼之軍隊，對其所欲支配之人民，完全是陌路人相對之狀態。

合衆國一旦內亂救平，即表同情於若累斯，要求法蘭西撤退軍隊。法蘭西遠征軍爲欲避免可爲災禍之戰爭，祇得離墨西哥而歸法蘭西（一八六七）。法蘭西二萬五千之精銳兵士竟爲欲達可笑之目的，即爲欲使奧地利之一君主，君臨於亞美利加共和主義者之上而殞命。

法蘭西兵撤退後，可哀之馬克米西連爲捕虜，旋在給勒帶羅（Queretaro）被鎗殺（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九日）。

拿破侖三世雖積幾多之失敗，然其中當以墨西哥遠征爲最不合算。因爲薩多發（Sadowa）戰役，適起於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故其遠征於歐羅巴史上之最大危機，徒弱法蘭西之軍事的勢力與政治的威信。

\* \* \* \* \*

中美及南美諸共和國即通用西班牙語諸國，亦釀激烈之變亂。此等諸國之歷史皆單調而陷於混亂，皆彷徨於猛烈政策、獨裁政治、狂信、買收、『權力者之贊否宣言』。由教士之政治移於將軍政治，屢次相互鬭爭，發生內亂。然最使人覺得不可思議者，儘是遇着上述事變，其國不但依然生存，而且日臻繁盛。

\* \* \* \* \*

歐羅巴於此時代，競送其移民、軍隊、資本於全世界各地亞細亞、阿非利加、澳大利亞，實爲其他時代所不及。不論人口之多寡，但就行政上言，亞細亞之印度爲英吉利之物，高加索爲俄羅斯之物，交趾支那（Cochinchina）則爲法蘭西之物。又因與中國戰爭之結果，於此廣大神秘之國中，開出若干海港，使與歐羅

巴貿易通商

有一個男子所做事業，比到軍隊與財寶更能有所貢獻於全世界。此殆近於天才而有黏著力之一個偉大法蘭西人名雷塞普斯 (Ferdinand de Lesseps)，彼能就各國技術家、外交家所宣言為不可能，不但宣言並力說其即使可能，亦屬得不償失之計畫，設法使之實行。

阿非利加與亞細亞中間有由沙漠結成長寬約四十五基羅之地一片，地中海、紅海、印度洋之聯絡即為此片地所隔斷。忽欲就此沙漠開鑿深而大之運河以行巨船，使印度與歐羅巴接近。本來由馬賽往孟買之船，須經過直布羅陀、好望角、馬達加斯加各地，今則代以新開之運河，幾乎能取一直線，避去許多迂迴路程。

亦可說是雷塞普斯之幸運，埃及總督薩伊德 (Saïd) (一八五三至一八六三) 為穆罕默德·阿利之子，對他表示好意。其後繼者伊斯馬伊爾 (Ismail) (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九) 對於始自一八五九年繼續至一八六九年而完成之工作，亦未少加以妨害。

此舉能增加埃及、英吉利、法蘭西及全歐羅巴諸國之富。偉大之文化事業竟不受絲毫損失而使全民族得致富奇方。

\* \* \* \* \*

於世界之其他極地澳大利亞，亦見意外之發展。一七六八年庫克 (Cook) 遭遇少數土著人民，實為劣於黑人種之劣等人種。先由英吉利送處流刑人至此新大陸 (一七八八)，其次乃移民來住 (一八〇三)，經過若干

戰爭，澳大利亞土人忽盡滅亡。是否完全滅亡，雖難斷言，然今日在此新大陸中，已不能認其片影。

澳大利亞極度乾燥，實爲不能耕作之地。然牧羊一業，能與初期移民以莫大利益。其後之移民逐漸到來，一八四二年人口已達五十萬。

澳大利亞突然發見金礦，而且容易採掘。於是移民大見增加，一八五五年已有一百五十萬人。

澳大利亞東南有一肥沃巨島名新西蘭 (Nouvelle-Zelande; New Zealand)，爲英吉利殖民地，亦忽有許多人民爭先移住。一八六七年移民達二十二萬五千人，土人（毛利人 (Maoris)）雖較澳大利亞人有智力，然終不能抵抗白人，但亦不能如澳大利亞人之容易絕滅。一八六七年尙有四萬人，今日亦未見消滅，聞頗能沐浴歐羅巴人文化。

\* \* \* \* \*

由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〇年，歐羅巴發生重大戰爭，實起源於丹麥之王位繼承問題。

一八四八年一月腓特烈七世繼其父克利斯奧 (Christian) 八世爲丹麥王，其地位頗爲困難，蓋因什列斯威 (Schleswig) 與荷爾斯泰恩 (Holstein) 之人民皆非丹麥風之故。荷爾斯泰恩本爲德意志聯邦之一部，完全爲德意志風。什列斯威南方全爲德意志風，北方則全爲丹麥風。德意志住民起暴動，驅逐丹麥人，呼普魯士人而迎之。普魯士人到來，欲乘機取基爾 (Kiel) 與其他諸公領。丹麥軍在丟培爾 (Düppel) 敗北（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然丹麥未曾失去地方。二公領依然屬於丹麥王位，作爲『複合國』施行特別制度。但欲協調德意志的

什列斯威與丹麥的荷爾斯泰恩事實上到底不可能因為民族的反感與政治的反感結合時決不能再為共同生活。

腓特烈七世死（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克利斯奧九世為丹麥王。二公領不承認其即位，宣言以奧格  
斯丁堡（Augustenborg）之腓特烈為君主。

奧地利、普魯士、德意志聯邦皆以武力支持奧格斯坦堡之主張（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直接強敵之丹麥無力抵抗。其小軍隊退出什列斯威，被棄於歐羅巴之丹麥王，不得不服從戰勝者之條件（一八六四年八月）。

至此為止，奧地利與普魯士步調相同，然至分配所得物件時，感情忽然破裂。此時所爭執者，並非二公領之所有權，實是關於德意志之霸權問題。

\* \* \* \* \*

一八五八年為攝政，一八六一年即王位，是為普魯士王威廉一世（Guillaume Ier, Wilhelm I (Wilhelm I, D.))（一七九七至一八八八），其人決非能與自由思想協調。王敬虔誠實不知奢侈，一旦與人約定始終不渝，雖熱愛軍隊，然因宗教心而不好戰爭，對於國王之任務，亦與路易十四世抱同樣觀念。當一八一五年滿十八歲時，與普魯士軍共來法蘭西，彼向中心虔奉神聖同盟之原理。後來普魯士衆院議員否決擴張軍備費，彼毫不躊躇，無視其否決（一八六二）衆議院旋被解散。

王嘗任命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一八一五至一八九八）為大臣，此人性格與王全異，王並不望

其支持王之政策，王實望其實行自己之政策，故王對俾斯麥常有讓步。俾斯麥對宗教對道德皆不甚注意，所信祇有武力與成功。俾斯麥反於舊來之外交禮儀，老實說出自己之主張，為表現其說法，時時顯出其簡單、挖苦、雄辯、驕橫之形式。以不畏鬼神之鄉土丰采，展開其奇想於歐羅巴各官署與普魯士議會。俾斯麥不怕人家笑話，提倡不名譽之往來，但會無固執不變之事。同拿破侖一世一樣確信人類專為利益而動，所以良心可得買收，武力可勝正義，此等不但自己確信，且嘗幾度昌言之。

彼想丹麥二公領事件，於驅逐奧地利退出德意志，實為絕好之機會。彼先得與普魯士有親切友誼之英吉利願立中立。對於法蘭西，巧言說服拿破侖三世，殆以約定之形式相籠絡，拿破侖三世竟如小孩一樣被其欺。最後俾斯麥與意大利結軍事同盟。此狀態直維持到一八六六年之戰役。

普魯士殆以奧地利及全德意志為敵，當時所謂全德意志，直包括薩克森、巴登、漢諾威、巴威、瓦敦堡在內。然普魯士軍因敏速之動員，妨害德意志軍與培內得克（Benedek）之奧地利軍二十五萬人相合。

皇太子及腓特烈·查理親王所率普魯士軍，人數雖少，然於武裝「德賴塞（Dresse）式後膛鎗」與勇敢之參謀，皆佔優勢。因果敢之突擊與猛烈之攻擊力，彼等由最初即據上風。經七月三日薩多發（亦稱刻尼格累茲（Königsrätz））之戰役，此數日之戰爭而已告終。

（註）於「七週戰役」之會戰，英法皆稱為薩多發之戰，德國書籍一般稱為刻尼格累茲之戰。刻尼格累茲為決此次勝負之激戰地，薩多發西北約六英里。

前此數日爲普魯士同盟者意大利軍在庫思拓薩敗北（六月二十四日）。然庫斯拓薩戰役及意大利海軍敗北之黎撒（Lissa）戰役（七月二十日）於大勢皆無甚影響。不肯直接割讓威尼斯於意大利王之法朗沙。約瑟皇帝，今讓其地於拿破侖三世，締結一般的和約（布拉格和約八月二十四日）。

於是奧地利在德意志之霸權告終。普魯士依布拉格和約，爲戰爭起因之丹麥二公領，固爲所有，並取得漢諾威〔黑森·加塞爾（Hesse-Cassel；Hessen-Cassel）〕及富裕之法蘭克福市。普魯士至此乃有二千五百萬人口，基於一八一五年之傳統，此等住民不用人民投票，直用一個命令，即合併於普魯士。普魯士王威廉仍不認決定自己運命之人民權利。

德意志分爲大小二個地方，即分爲北德意志聯邦。南德意志聯邦。北德意志聯邦以普魯士王爲首領，是爲徹底之合併。南德意志聯邦（巴威、瓦敦堡、巴登）表面維持其獨立，實際自德意志逐出奧地利後，普魯士已握有全權。不但關稅同盟即在以守同盟條約，亦能將普魯士與南德意志聯邦，緊密融合。

對於古來之事態如此一變，歐羅巴亦無何等反對。戈查哥夫（Gortschakoff）之俄羅斯全熱心於俾斯麥之政策，格蘭斯頓（Gladsstone）之英吉利專念改正選舉法，不願干與歐羅巴之事態。在法蘭西，不幸指導此種政策之拿破侖三世，動搖於相對立之感情間，到處播散怨恨之種子。爲擁護教皇，使法蘭西西軍入教皇領，且宣言不許意大利人佔領羅馬，完全引起意大利人之反感。對奧地利，因爲一次亦未與以擁護之言辭，感情日趨疏遠。對德意志，老實不客氣要求來因左岸，徒然害其心證。僅想由俾斯麥得到多少之感謝，因爲彼之優柔不斷，曾以最好助力，幫



助鐵血宰相之故。但提到感謝二字之說法與感情實爲俾斯麥平生所不解。

話雖如此，一八六九年法蘭西與奧地利、意大利終結成對普魯士之同盟。奧地利首相封·羅斯特（Von Rostk）不甘因普拉格和約之結果，致奧地利在德意志、蒙屈居第二流地位之恥辱。他方面愛曼紐埃爾從其個人感情言，抑從意大利民族的感情言，皆不得不傾向於與法蘭西同盟。

然在歐羅巴之事態，急轉直下，僅隔一年，突然全變。

當一八七〇年初頭，皇帝忽以實權與自由黨之內閣，並以保證與議會（一八七〇年一月二日）然如此努力走向非獨裁政治，非盡出於皇帝之好意，其意蓋在無論如何，不棄羅馬，且所遇時機亦可稱爲絕好，教皇庇護九世在前次所開宗教會議中，曾宣言以世俗權從屬於教會，教皇毫無謬誤，因即借爲後盾，一步亦不肯相讓（一八六九年十二月）。

事實雖是如此，拿破倫三世竟中止其在羅馬之佔領軍，並且對於繼續熱烈戰鬥之法蘭西加特力克教徒，亦不表示感謝。因爲不堪此種奇妙之頑迷，故激而轉與意大利同盟。

隨後因西班牙事件，幾乎令人難信之誤謬與過失，重疊發生，終致捲起法蘭西、普魯士間之戰爭。

\* \* \* \* \*

試簡單敘述西班牙之內治。因斐迪南之死（一八三三）釀成內亂。斐迪南之女依薩伯剛滿三歲，被指名爲女王，由其母克利斯提那（Christine, Christina）攝政。然巴斯克（Basque）人、加達魯尼亞人不滿意於女王而

叛亂奉斐迪南之弟同·卡羅斯 (Don Carlos) 爲西班牙王此人奉神權說與絕對政治爲最專制的思想之代表者。克利斯提那政府討卡羅斯黨 (Carlistes; Carlists) 激烈之戰爭繼續至於七年。戰爭告終打勝卡羅斯黨之諸將軍爲欲取得權勢利用其戰勝埃斯巴泰羅 (Ezpatero) 先立 (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 其次則有由克利斯提那女王情人升做其夫之那發埃斯 (Narvaez) 出現 (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一) 那發埃斯雖以屬於穩健派自相標榜實則全取絕對君主之舉動故其惡政遂致惹起暴動。但是在不幸之西班牙每逢革命不過改換將軍之名逐出那發埃斯之俄同內爾 (O'Donnell) 政府其專制亦與以前諸政府相伯仲。然俄同內爾與女王依薩伯皆有爲自由黨而太過之嫌。那發埃斯被召還而歸國 (一八六三年一月) 其後俄同內爾歸國復繼之以那發埃斯歸國女王依薩伯常尋覓新戀人而以金錢與名譽滿其欲望。

以西班牙人之富於忍耐亦忍不住而爆發。布利母 (Prim) 將軍與歷史上最大雄辯家埃密利俄·卡斯泰拉 (Emilio Castelar) 率領民衆而起暴動。

依薩伯不得不離西班牙 (一八六八年十月五日) 議會召集頒布憲法決定當爲王政由議會推舉之總理布利母忽發奇妙不吉之想奉其王位於霍亨索倫家之利俄波爾德 (Leopold) 利俄波爾德受之 (一八七〇年八月)

\* \* \* \* \*

際此運命之危機，法蘭西政府目爲之眩。就普魯士方面言，由霍亨索倫家之一人繼續難堪重荷之西班牙王

位，只要法蘭西外交界，能够和平看過，便是萬幸，無如法蘭西僞聞之而憤激。法蘭西外相格拉蒙(Gramont)公言以普魯士貴族，即西班牙王位，對法蘭西將生危險，要求普魯士王，禁止其從弟利俄波爾德，繼承西班牙王統。但此愚劣宣言之責任不可僅歸之於格拉蒙、愛彌兒·俄利維埃(Ernie Olivier)、拿破侖三世三人，即大部分之法蘭西人亦當分擔其責。各新聞紙上登載誘發戰爭之激烈論說，立法院則主戰黨肆為反對，主張復辟，皇后亦欲得勝利以強王朝，戴愛國心假面具之盲動愚行，漸有實行之模樣。偶然霍亨索倫家之一人被舉為王位候補者，此雖為一個小小事件，然自七月六日至十二日間，人皆覺得將從此毫無關係之原因，惹起一種可怕之戰爭。

但此尙非可慘之原因，別有一可慘之原因業經發生。七月十二日霍亨索倫親王宣言拒絕候補。拿破侖三世愛彌兒·俄利維埃威廉王亦皆不欲戰爭，萬事似覺可以就此解決。真正法蘭西國民與真正德意志國民及不干預政治與新聞而勤勉於事業之人，尤其不欲戰爭之開始。

然法蘭西有一格拉蒙，德意志有一俾斯麥，捲起不吉之戰爭，皆由此二人暗中作祟。君主人民所不欲之戰爭，時至今日，尙投其暗影於世界之運命。

格拉蒙不滿足於霍亨索倫家，利俄波爾德之棄權，要求威廉王保證將來遇有此種候補者時，決不與以承諾。此實為不合條理之要求。即由駐劄普魯士之法蘭西大使培內得提(Benedetti)提出上述拙劣之交涉，威廉謂切早經說過，拒絕承受〔埃姆斯(Ems)會見〕。其回答雖未免不誠實，然實係俾斯麥亂暴虛言之變形，登載於

德意志新聞紙。

在來因河之左右兩岸，互相反對之愛國心，氣餒沖天。失現實之自覺的愛彌兒·俄利維埃，宣言法蘭西已受侮辱，遂不嫌輕率，承受戰爭之責任。

七月十九日宣言戰爭。

俾斯麥於三年前早經準備，彼所希望之此次戰爭，因法蘭西政府之無能，漸次得達其目的。

迅速動員之普魯士軍其勢力立時確定。法蘭西軍之沙斯波（Chasepot）式鎗雖較普魯士軍之德賴塞式鎗稍優，然用機器搬運甚為便利之普魯士砲兵所用大砲，比法蘭西砲兵所用大砲尤能及遠。法蘭西之動員亂雜，軍隊糧秣軍需品皆不整頓，士官無進取氣象，要塞所用武裝甚惡，蹈襲阿非利加戰爭之常套，手段亦不適當。軍隊不能集中，張稀薄之抵抗線，所造戰線達於七十基羅。

普魯士軍則正與上述相反，既加入薩克森、巴威、巴登各軍隊，並極迅速地完成其動員。自初即取攻勢，並表示捷如電光之攻勢。

就法蘭西軍方面言，在威森堡（Weissenburg）之阿爾基利阿狙擊兵及在賴赫斯荷芬（Reichshofen）之胸甲騎兵固皆顯出其不恥傳統武動的長技。然於夫勒赫威拉（Freschwiller, Fröschweiler）（賴赫斯荷芬（註））一役，馬克馬翁所統率之來因的法蘭西軍幾於全數敗沒（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同日夫羅薩爾（Frosard）在福耳巴哈（Forbach）戰死。

(註)德意志軍爲弗特(Worth)戰役，夫勒登威拉係其激戰地。

此賍僑達到巴黎，對此戰爭及敗北有責任之愛彌兒·俄利維埃內閣瓦解。新內閣爲法蘭西輿論所動，任命巴臧爲來因軍司令官。但巴臧既無能力且陰謀叛逆，實爲覆滅法蘭西之人物。

於格拉維格(Gravelotte)(八月十六日)聖·普利發(Saint-Privat)(八月十八日)兩次血戰後，德意志軍擊退巴臧軍，巴臧軍退至麥次，進兵巴黎之路已開。德意志軍一部攻圍麥次，阻止巴臧所率之軍隊，別派兵八萬六千人，直向巴黎。

殘餘之法蘭西軍退至沙龍，沙龍軍受志願兵與陸戰隊之願助，人數達於十二萬。彼等退回巴黎，轉赴佛日(Vosges)山脈，斷絕敵之連絡。皇帝於進退極難決定之際，忽然採取解放幽閉於麥次之巴臧的第三案。

然此計略因指揮法蘭西軍馬克馬翁之實行拙劣而失敗，九月一日兩軍相遇，是爲歷史上列在最大敗戰之一之瑟同( Sedan )戰役。法蘭西軍爲無數德意志大軍包圍，幾全被滅於強力之砲火，於是統率者皇帝拿破侖三世亦與其部下共爲捕虜。

此報傳到巴黎，帝國政府絕不抵抗，僅一日而消滅。數小時間全法蘭西帝國瓦解，竟因外敵侵入而顛覆。皇帝爲捕虜後，被送至威廉斯赫挨(Wilhelmshöhe)不數月即被放免，渡海至英吉利死於契茲爾赫斯特。

\* \* \* \* \*

(Hastehurst)此不幸之王朝旋歸消滅其子加入英吉利軍與南阿非利加蠻族血戰滿二十二歲戰死

拿破侖一世與拿破侖三世於其天分之點雖不成問題然對於法蘭西所貽之災禍實可稱後先比肩。其揮暴力以獲得權勢，又因專制政治以支持之。始終計畫侵入人國將自己國土荒廢毀損陷國家於無力。王政千五百年間爲法蘭西中樞之巴黎無被外敵佔領之事兩個拿破侖先後不過六十年竟三度使受此種污辱與法蘭西人以莫大之紀念。

\*

\*

\*

\*

當繼續惡同戰役而一般的紛亂之際巴黎諸議員掌握政府（國防政府）大權彼等任命當時聲望極好之特羅徐（Trochu）爲首領。彼在帝政時代曾受任爲巴黎總督雖以勇敢正直稱實在一無能男子。

彼等直求和平然有二個法蘭西軍卽爲德意志捕虜之軍隊與被包圍於麥次之軍隊不肯割讓領土法蘭西輿論亦同抱此志。但是俾斯麥要求割讓亞爾薩斯是爲不能承受之條件戰爭遂隨之而繼續。

七月十三日由法蘭西挑戰雖未可知然企圖不正侵入之普魯士今已開演其可憎之活劇。真正實行侵入者爲普魯士正義則在欲護其子孫之法蘭西。

德意志一軍退迫巴黎九月十八日開始攻圍防禦首都之正規軍隊爲數極少。

國民軍手取武器然其愛國心僅在俱樂部中關其辨論不敢與敵火見面。特羅徐無法利用此國民軍心中亦本來不欲利用彼不信能得勝利但藉以爲希望司令官之第一要訣對於德意志軍所行忍耐正確近於科學之攻

團，誰亦不肯真正盡力，巴黎皆藏於要塞之蔭下。

特羅徐在巴黎深感失望之際，巴臧則在麥次謀叛。彼不但不盡力於防戰，且密與敵軍相通，彼之心欲為和平之仲裁人，攝政、獨裁官，連皇帝恐亦有乘時為之之意。彼已謀叛，彼有善戰之軍隊，此軍隊如在聖·普利發·馬斯·拉圖爾 (Mars-la-Tour)、波爾尼 (Borny) 所示之狀態，尙能振奮其勇氣。彼蓄意欲令其成爲無力，徒使之牢守麥次軍心因而十分憤激。十月二十七日，以缺乏糧食爲名，降於敵人，實際直與賣身無異。俾斯麥始終以協商態度，恣爲擲撤，最後課以屈辱的降服。法蘭西第二軍遂繳出軍需品、大礮、軍旗而爲捕虜。

徧查歷史，從未見如此污辱之先例。

巴臧亦已支付其代價，彼始尙戀戀於生存。一八七三年之軍法會議會宣告彼之死刑，然彼竟脫獄以偷生。一八八八年彼終在馬德里，受可恥之慘死。

當時巴臧若能繼續抵抗數日，或能妨害腓特烈·查理親王軍，使不得往救在哥羅米哀 (Coulmiers) 被奧勒爾·得·巴拉丁 (Aurelles de Paladine) 所破之封·得爾·坦 (Von der Tann) 軍，一同殺到奧爾良。國防政府實際未能有何作爲，其中有一人名甘必大 (Gambetta)，乘氫氣球由天空脫出被攻圍之巴黎，彼實握國防政府之大權。這個年輕論客既以其如熱火之辨舌而有名，同時亦爲老練政治家、巧妙行政家、熱烈愛國者。法蘭西已無兵士，國土三分之一亦被侵略，甘必大獨能組織新軍隊，發給武裝，且與以有霸氣之司令官。

拉爾河畔組織之一軍，在哥羅米哀得勝後，正欲趕赴巴黎，解救德意志之攻圍。然巴黎之攻圍軍，受麥次到來

敢隊之援助乘間擊退此等不備之法蘭西兵。沙蘭西兵既缺訓練武裝又苦，不足豈能抵抗已獲幾次勝利者之軍隊。所以在封多姆 (Vendôme)、蒙 (Mans)、奧爾良，每戰皆係普魯士軍得勝。

甘必大試行牽制運動，組織稱爲東軍之一軍，迂回取勢，欲以隔斷德意志軍與德意志本國之連絡。然東軍亦與羅亞爾軍同其不幸，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之冬季，天氣嚴寒已極，東軍在維雷爾塞克塞爾 (Villeneuve) 獲勝，在赫利庫爾 (Hericourt) 戰敗，因可驚之寒冷，人數銳減，甘必大逃至瑞士，被其監禁。

空費幾次（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二日、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九日）突擊之後，至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遂降服於敵人。德意志軍既未生許多犧牲者與損害，不過利用無益之砲擊，居然得勝，其喜可知。蓋經過長期之攻圍，結果便成爲饑饉，巴黎人在二個月前，已規定日糧，只許吃一點毫無營養之黑硬麵包。巴黎住民飽受饑餓悲慘之苦，早已不能繼續抵抗，祇好忍住苦惱與忿懣，承諾敵人所課之殘酷條件。

\* \* \* \* \*

是爲一八七一年五月調印條約上之條件。

因普通選舉而選出之國民議會，召集於波爾多。於最初之會議，先決議帝國之崩壞，任命提埃爾 (Thiers) 爲行政官。

繼續戰爭，已爲事實所不許，蓋德意志之勝利早爲壓倒的，終局的勝利。彼等有四十萬人之捕虜，佔領巴黎、麥次、奧爾良、提仲。法蘭西已無士官與兵卒，勝利者之要求無論如何苛酷，唯有忍受之一法。



其要求實甚苛酷，法蘭西須償款五十萬萬佛郎，賠款未付清前，甘受外敵之佔領。還要將亞爾薩斯全部與洛林一部割讓。

霍亨索倫家之利俄波爾德與西班牙王位之候補者諸爭點早已不成問題，戰爭之原因已經忘卻，但能滿普魯士之貪慾，就算完事。

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魯士王威廉在凡爾賽即德意志皇帝位。因恐怖而冷淡之歐羅巴，其實與其謂爲冷淡，毋寧認爲被恐怖打倒之歐羅巴，默認中央歐羅巴隸屬於一君主。法蘭西之割讓亦別無反對而共同默認，此次亦與過去無異，可稱爲武力戰勝正義。

法蘭克福條約於他時代早經受過此污辱，今乃再現於第十九世紀末年。無辜之人因外國之支配而受罰，迫令百五十萬人變更其祖國。若使俾斯麥與威廉真能賢達，真能比以前征服者聰明，應覺得德意志之奪取亞爾薩斯·洛林，徒然樹一不共戴天之敵。法蘭西或能忘其侵入，敗北賠款等事，換言之就是忘了過去。但正義之前無時效，其正義由屈服於外國之人民爲代表時，尤無時效。總算是法蘭西人之幸運，經過四年大戰，纔能將甘必大所稱「恆久不變之正義」真正換取正義回來。

\* \* \* \* \*

法蘭西於恐怖外敵侵入之餘，不久又遭內亂之恐怖，巴黎攻圍中精神物質兩感苦痛之巴黎市民，尙繼續其武裝。若欲革命，立時可以辦到，於是革命忽起（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因愛國心、酒精、無智、社會的憎惡等生

出之彼等的忿懣向調印議和條約之議會而問罪。巴黎此際宣言成立公社 (Commune) 巴黎市之公社與法蘭西其他地方者並不相同，且亦僅存續至二個月。提挨爾在嘲笑的外國人大敵的面前，非派自國軍隊，攻圍首府不可。宣言成立之兵士 (Communards) 爲空想家、冒險家、正直者、大罪人之奇異集合，彼等屢出於無私心之驚人行動，且屢以異常之勇氣而奮鬪。然彼等之驚人行動與勇氣，行之於酷烈戰鬪之最後，而以可惜之慘殺與巴黎之放火代表之，未免變爲污點了。

凡爾賽政府不能以仁慈飾其勝利，凡手持武器之暴民，即被鎗殺。此種受即時死刑者究有多少人數不甚分明，唯其數實令人發生恐怖（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布數六五〇〇）。鎗殺完後，更有七千名被處終身流刑。然因提挨爾之巧妙政策，議會之愛國心，全法蘭西人之努力，法蘭西已回復其日常生活。五十萬萬佛郎已向普魯士償清，領土遂全被解放。一八七三年任命馬真塔公馬克馬翁元帥爲大總統。一八七五年議會制定迄今支配法蘭西之憲法。依普通選舉，分爲二院制，下院直接選舉，上院間接選舉，二院合同選出任期七年之大總統，是即今日所謂共和政治。

\* \* \* \* \*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自然科學繼續進行其征服。因科學而開始活躍之工業，以非常之熱心，利用其征服，互爲猛烈之競爭。

自然科學更成爲匿名之非個人的事業。研究院、大學建於各地。每逢一新問題之提出，確能使散處全世界數

百人之科學者，互相接近，由各方面行其觀察，研究其種種結果，不問大小，發表其研究之成績。故當敘述科學進步時，不能以僅舉一天才之個別事業爲滿足。因爲有多數學者從事研究，雖最凡庸之人亦得有若干小發見之故。假使分別以觀，則雖極微細之許多發見，亦可聚攏一起而成爲令人感歎之超羣姿態。

於此許多匿名之同志中，天才獨享其權利。以無數研究家百思不到之事，讓有加人一倍聰明洞察力之人，成功於其發見！

因發見成功而得偉名者四人：曰查理·達爾文（Charles Darwin）；曰克勞德·伯納（Claude Bernard）；曰柏德樓（Berthelot）；曰赫爾姆霍斯（Helmholtz）。

達爾文（一八〇九至一八八二）於一八五九年出版古無比類之『種之起原』（Origine des espèces；Origin of Species），樹立生物進化之一般原則。彼實行其基於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之精密觀察，謂動植物之種非絕對固定，常不斷爲極緩慢之變化，或因遺傳而永續其變化。此與拉馬克所說，在自然中之萬物，每依環境而變化，見解毫無二致。一切生物之間，繼續爲必死之競爭，『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life）即行乎其中。因自然淘汰而弱者漸滅，保其生存僅有強者。如是則各生物之變化各有由來，毫無想像其出於一神創造之必要。某種經過百年，根本似無變化，而其姿態竟形成爲一個新種，此形成自是一種事實，且直接由最初變形之種而來。

世間於進化論即達爾文學說，雖有種種之反對，然達爾文所樹立之根本原則，非但不受影響，且因許多實驗而證明，彼之學說不絕加以修正，遂形成一般動物學不搖之基礎。

克勞德·柏納（一八一三至一八七八）因關於脾液肝臟之肝糖結成作用及關於血液之色素血管運動神經，叩拉爾（Curare）腺神經等之可驚實驗，使生理學愈加豐富。彼每當研究關涉生命之各種複雜問題時，忽然想起豐富之決定的實驗，能就先人輕易看過之現象，成就許多發見。彼能以明白流暢之語言，說明研究生理學之法則。約罕內斯·米勒所建設之一般生理學，曾規定嚴格的法則，是為實驗法則之決定論。克勞德·柏納則借毒之生理學的研究，教吾等以諸器官之機能，又究明醫學之法則，與生理學之法則相同。依彼之說，醫學僅能依經驗而與科學接近，彼已引導巴士忒之到來。

柏德樓（一八二七至一九〇三）因合成（一八六五）而革新化學。出發於原素，作成複雜之有機的結合，至此遂告成功。於是從弗勒尿素合成之後，有一種學界之說，即謂在有機化學與無機化學間，有一不可逾越之鴻溝，其說遂被決定的破壞。彼正確樹立拉瓦節所創「熱化學」之原則，又深入支配物體法則之根本，加以研究，俾物體之化合力，可由反應相合時熱之發散最大量而證明。

柏德樓雖終生堅強忍耐，繼續為有益之努力，然尤其是自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九年，此十五年中真不愧改革者之目。彼為聰明深遠之科學者，故彼能理解近代世界各科學搬演之重大職務。

赫爾姆霍斯（一八二一至一八九四）說明關於觸覺之各種，屢次在生理學上為基本的發見（神經傳達之速度及筋論）。彼以數學的確立能力說之原則，留不朽之名於後世。彼又發見音響學之原則（一八六二），說明各音由基音與調和音而成，且常帶特殊之音色。

此外尚有出色之發見，於物理學、化學、動物學等凡屬科學領域，可謂應有盡有。

克希荷夫 (Kirchhoff) (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七) 與本生 (Bunsen) (一八一一至一九〇〇) 指出一片金屬白熱化時，其火焰中能發出各種特殊眩目之光。此即為伴於無數新個體發見之『餘像分析』(Spectrum) 原理，使人知諸星即離地球幾千萬億基羅諸行星之化學的構成，誠可謂為驚人之技術。此等星光因此餘像分析而告我等以其要素之性質。

威廉·湯姆孫 (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 (亦稱凱爾文爵士) 樹立海底電信術之學理，使在可能的範圍中，造成應用器具 (一八六六) 向被大海隔斷之大陸，今已廣張電線網。因彼之天才，人遂能與一切人即其同胞，為直接之談話。無論距離遼遠或中間有大洋橫斷，人類由傳達其各部分思想電線之結合，成為協同自覺之一大有機體，電線誠為人類世界之神經系統。

化學不僅因柏德樓而改革，浮茲 (Wurtz) (一八一七至一八八四) 發見合成亞莫尼亞，二原子之酒精，與原子說以豐富之說明。聖·克雷爾·得維爾 (Sainte-Claire-Deville) (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一) 創『分解』之學說，教人以造成工業用鉛素方法。荷夫曼 (Hofmann) (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二) 發見亞尼林 (Aniline) 與其溶液中含有顏料，染色工業因而大變革，並能使鮮豔奪目之顏料，可以廉價購得。

在動物學方面，因英吉利海船查撈澤 (Challenger) 號及法蘭西海船塔利思曼 (Talisman) 號，特拉瓦伊

亞 (Travailleur) 號希隆得爾 (Hirondelle) 號之科學的探險，新世界又見開拓從前遇到深四〇〇〇、五〇〇〇、八〇〇〇米之海底，因爲光線不能透徹之故，遂想像爲無生物之存在。然因用捕網、大曳網等特別結實器具搜檢大洋深海所得結果，纔知道海底並非不毛之地，雖在可驚重壓之下，仍有許多生物生活其中（甲殼類、節肢類、軟體動物、魚類。）此後摩納哥 (Monaco) 之阿爾柏 (Albert) 公爲最優美之探險，貢獻於『海洋學』知識者甚大，不啻對於此幼稚之科學，豫約其有豐富之將來。

\* \* \* \* \*

據上所述，唯有科學可以不牽到政治的、民族的葛藤，隨意到處組織行其事務。科學因豐富之發見，偉大之假說、重要之應用，成爲文化世界之指導者。科學者發揮其天分，導入人類於光明之路，然人類仍苦於盲目，不能認識爲慈善家之科學，與以所應得之物。幾十萬萬之財貨濫費於戰爭之準備，至於研究科學，則並貧弱之補助金，亦復吝而不予，真可稱一幅奇妙之對照，言之誠不勝悲悼。明明是一條死路拚命營求，不惜罄其所有以赴之，等到告訴彼以求生方法，則彼已傾家蕩產，竟無一物可用，個人然國家亦何獨不然。

\* \* \* \* \*

文學及藝術不能如科學之大放光彩。

在文學界有偉名者，今尙推玉果。彼之作品輝耀於第十九世紀，此次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完全同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八年一樣，仍不失其冠冕一時之資格。彼已棄去演劇，然彼之詩如懲戒 (Châtiments) 諸世

紀之故事 (Legende des Siècles) 等實爲古來所無之強力雄辨。這個抒情詩人不但在法蘭西當推第一，即在世界文學史上抒情詩人中，亦當推爲第一人，且就法蘭西文章言，亦當推爲第一流之法蘭西文章家。可憐人 (Les Misérables) (一八六二) 爲崇高之抒事詩，又爲哀悼詩之優美作品。

次於玉果之法蘭西偉大文學者，在此時期中，爲批評家、哲學家，其人一名芮農 (Renan)，一名坦 (Taine)。就其精美之文章與其纖細之心理解剖言，與其謂彼等爲強力獨創的文學時代，不如謂爲屬於衰頹時代之得當。

就此時代之巧妙小說家俄克塔夫·斐耶 (Octave Feuillet) (一八二一至一八九〇) 福羅貝爾 (Gustave Flaubert) (一八二一至一八八〇) 來說，亦可稱爲衰頹時代之作品。

因愛彌兒與計埃 (Emile Augier)、拉俾什 (Labiche)、小亞歷山德·杜馬 (Alexandre Dumas fils)、維克托利恩·薩杜 (Victorien Sardou) 等輩出，於是法蘭西作家所作之戲曲，遂公然佔領歐羅巴演劇界。然此等巧妙精緻而且著述甚多之作家，是否能夠永久繼續寫成同樣之作品，實是疑問。

此時歐羅巴北部恰與法蘭西相反，發生獨創的文學，用奇妙筆法，組合神秘思想同現實主義，作出意想不到之作品。挪威人易卜生 (Ibsen) (一八二八至一九〇六) 作尖銳深刻之戲曲，雖總帶着曖昧之象徵主義，然實不愧第一流之劇作家。

尤其是在俄羅斯有屠格涅夫 (Turgenev) (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杜思拖益夫斯基 (Dostoevski) (一八二一至一八八二)、托爾斯泰 (Leon Tolstoi; Leo Tolstoi) (一八二八至一九一〇) 共

同產生偉大之文學時代。屠格涅夫雖爲精緻之詩人，巧妙之心理學者，然不至如托爾斯泰之使人狂亂亦沒有任意解剖人類感情之曖昧想像力。其中最偉大者當然要推托爾斯泰，彼在一八七七年，已寫成安娜·卡累尼那 (Anna Karenine; Anna Karenina) 一書。彼爲卓絕之小說家，彼尙未著手擴其名於世界之作品，彼心中之使徒迄未開口說過話。

論藝術之偉名，當首舉理查·發格納 (一八一三至一八八三)。彼爲第十九世紀最優之藝術家，尤擅長於音樂。繪畫、彫刻、建築亦與藝術、音樂一樣，雖能革新，未有多大變化。

自莫差特、貝多芬提倡優美與感動之後，幾不信音樂能够再有進步，但因發格納出現，密切結合演劇與交響樂，使人覺得有所謂未知之力。洛西尼、邁爾培爾 (Meyerbeer)、弗提古諾 (Gounod) 等雖有悲痛或活潑之強力作品，然歌劇則不能僅依其規約與往復，與以深刻之記憶。發格納對歌劇用別樣解釋，務使適合於演劇之進行。動作及一切情熱的比喻的有力語言，出現於音響之中。彼最初之重要作品名利恩齊 (Rienzi)，作於一八四二年。彼之天才早顯於坦華瑟 (一八四五)、羅恩格林 (Lohengrin) (一八五〇) 之中。然彼之出版透利斯探與伊索爾德 [Tristan et Yseult; Tristan und Isolde (D.)]、西法爾 (Parsifal) 及四部曲即尼培倫根之指環 [L'Anneau des Niebelungen; Der Ring des Niebelungen (D.)]、來因之黃金 [L'or du Rhin; Rheingold (D.)]、北歐神話 (La Walkyrie; die Walküre)、神之黃昏與西格弗里 (Le Crépusculé des Dieux et Siegfried; Götterdämmerung und Siegfried) 則爲其最後之事 (一八六七至一八八二) 此等作品充滿



靈敏與知識，但覺其宗教的情熱，隨筆湧出。長期間被人無視，忘卻而在慘澹中之發格納，忽乘大幸運之波浪，受人半神之供奉，是非明白告訴吾等，以思想界大有轉變之佐證麼！

\*

\*

\*

\*

\*

更就藝術來說人類嗜好之變化，唐突紛亂，簡直是違反豫想。當發格納在巴黎受人非難時，自稱為「印象派」之畫家，在「落選者展覽會」陳列其使用百思不到之大膽色彩寫成的奇妙繪畫，買人人之驚愕與嘲笑。今則發格納之為巨匠，已無可疑，幾如音樂家尊為音樂之主一樣，因之印象派之繪畫亦遂得到堂堂之勝利。

凡事迅速變化，中國之古董如磁器、銅器、書畫等類在西洋人眼光中，向視為奇怪品而冷笑置之者，今則漸認為真正藝術品。美感亦隨變化而進展，各時代有各時代特殊之美學，其展開遂呈進步之形態。然無論何種時代，雖無進步亦有變化，決無思想觀念始終固定之事。就使所作物品十分出色，總不能將藝術之美，牢閉於一個形式之中。若謂音樂家不能超過莫差特，美術家必得摹仿拉斐爾、林布蘭，則將來非絕望不可。但是實際上現代人雖取「別樣」做法，亦未必就能說是好過前人。由林布蘭到馬內 (Manet)，由索福客擺到易卜生，由莫差特到發格納，由菲狄亞斯到羅丹 (Rodin)，誰亦不能斷定其為有進步，理正在此。

科學正在進步，然藝術問題與科學問題實有根本的差異。科學常向絕對之真實，為接近之進行，藝術則除若干技術的手法外，殆無進步之可言。蓋美感常隨時代風習為變遷，故不可與科學同年而語。

## 五 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

經過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可恐事件之後，歐羅巴諸國外交關係入於平穩無事休養沈着之時期。

不能說戰爭之隱憂全然消去，並且沒有如此一句話。軍隊愈益增加，兵役均採一般服役制度，連帶那種無戰爭發生理由及無準備必要之國，亦有汲汲軍備之情勢。比利時、瑞士、荷蘭、瑞典全學德意志、俄羅斯、法蘭西之樣，努力擴大軍備。無論任何一國之議會，爲欲編成訓練裝備俱全之大軍隊，不惜向人民課取重稅。建築要塞，完備鎗械，凡及年之壯丁均被召集。尤其是德意志專門豫計攻擊與征服，其軍備因之倍加。此所以成爲一九一四年破壞的殺人的戰役，持此戰役與他戰役相較，則覺過去諸戰役，無一不等於兒戲了。

讀一八七一年後歐羅巴諸國國內政治史，其特色在次第走向民主的社會，爲不規則之不斷進行。所惹起之鬭爭雖極激烈，然不出於議會與選舉之域，從未及於內亂。其鬭爭縱未能使保守黨完全敗北，至少亦迫得降服，蓋保守黨正繼續稍放棄其特權。

法蘭西自提埃爾政府制壓巴黎市會後，長期間見議會之動搖。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所召集之議會，實爲非共和主義的。地方選舉反對有挑撥戰爭罪之帝國及反對與甘必大共同主張繼續戰爭之國防政府者，指名爲國會議員，然都市則與之反對，任命共和主義者，使居議員之位。對於共和黨二百名，王黨約有四百名，但此佔有過半數之王黨，內輪殊爲揉雜，有支持絕對神權帝王之正統派，亦有主張自由（中央右黨）及立憲（中央左黨）之

議會王政派，此最後之一派並不反對共和國。其始中央右黨與中央左黨皆支持提埃爾政府，迨至一八七三年支持提埃爾者居少數，提埃爾遂辭職（五月二十四日）。

議會選舉馬克馬翁為大總統，此人與中央右黨共握政權。一時謠傳此議會與馬克馬翁當使柏蓬王家最後一人盛普爾伯亨利五世，復活為法蘭西王。然此人宣言法蘭西非廢止三色旗不能統治。誠然國旗不過是一種象徵，但現在支配世界之物即恃此種象徵。中央右黨、中央左黨皆不肯用白色旗，故只能斷念於王政之復古。

一八七五年議會以多數決議，宣言法蘭西共和國之確立，制定共和國憲法。此在今日尚能左右法蘭西之運命，即七年間任命之大總統，直接普通選舉由上院，間接普通選舉由下院。兩院召集兩院協議會於凡爾賽，選出七年間之共和國大總統。內閣對兩院負責任，預算案須經兩院票決。自一八七五年以來，此憲法僅見若干細目之變更。

一八七六年之議會完全成為共和主義的（三六〇對七〇）。馬克馬翁只好與中央左黨之內閣，共握政權。然彼不肯受反於自己思想之政策的指導，彼因中央右黨嘗以憲法與彼，遂從中央而罷免內閣，宣言解散議會（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但解散後再選之議會，較前更偏於共和主義，因而五月十六日（Le seize mai; May 16th）之內閣不得存續，馬克馬翁自身亦非辭職不可（一八七九年一月）議長朱利·格累維（Jules Grévy）繼其後，由中央左黨組閣。

握政權之多數黨中所起現象，到處隨之而起，彼等遂告分裂。中央左黨分為極左黨即急進左派與溫和左黨

即「便宜派」二派後者在兩院佔多數首相爲右黨及急進左黨所不喜之朱利·腓利 (Jules Ferry) 朱利·腓利實行其巧妙確固之政策，彼既反對欲振其偉大勢力於教育之加特力克教徒，又與不欲擴張法蘭西殖民地於突尼斯、安南之急進左派相對抗。

一八八七年格累維辭職，噶爾諾 (Sadi-Carnot) 代之。此時煽動家布郎熱 (Boulangier) 將軍以怪手段博低級之信仰，於是多數之共和主義者盲目的爲彼支撐。幸而法蘭西之智力尙能拒此冒險兵士。

共和國大總統於噶爾諾被暗殺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後，經過卡西密爾·培利埃 (Casimir-Ferrier) 之短期統治，菲力克斯·福耳 (Félix Faure) 首被任命 (一八九四年)，其次爲愛彌兒·盧貝 (Émile Loubet) (一八九九年)，阿曼·法利埃 (Armand Fallières) (一九〇六年)，再次則爲普恩加萊 (Raymond Poincaré) (一九一三年)。

\* \* \* \* \*

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五年，法蘭西諸政黨之立場頗見深刻之變遷。故以現在之狀態，比之一八九〇年即在共和黨未見決定的分裂時代，簡直是完全相異。

一方面社會黨因增加而得勢力。彼等宣言採用一個綱領，即以爲最少限度之要求。曰以國民義勇兵代常備軍，曰行劃一的累進所得稅，曰選舉用比例代表制及速記投票，曰由國家收買民營鐵路公司，曰禁止獨佔事業，以上皆彼等所謂綱領之大要。急進共和黨與社會急進黨其綱領雖頗相類，然其各個政策完全不同，最後尙有不至於社會黨與社會急進黨而主張和平之種種共和黨。

此等各黨派在選舉時或在議會內，雖各自有其名稱，然其分派恐無何等歷史的重要性。因為有些共和黨其分裂常視人物之如何，而不以主義問題為重。

所謂有力之右黨現尚存在。右黨有王黨之共和政治贊成派 (Less Radicals)，彼等並不公然反對共和之原理。彼等對於子女之教育，但欲維持羅馬教會之勢力，使成為努力奮鬥之加特力克黨派。至真正王黨、帝政黨，為數甚少，幾於不成問題。

\* \* \* \* \*

在英吉利向民主政治之發展，比於法蘭西及其他歐羅巴諸國，祇有優而無劣。但其發展係依英吉利人政治的天分，由漸進的變遷而成就。政府將為改革時，輿論先在新聞紙上，加以研究，待其最後之採用。

民主主義之自由黨特由一個聰明大人物格蘭斯頓為其代表。

依一八六七年擴張選舉資格法律而施行之一八六八年選舉，實以政權給與自由黨，格蘭斯頓遂為首相。彼雖不至與以伯來脫 (Bright) 為首領之急進黨 (Radicals) 及愛爾蘭國民黨 (Irish Nationalists) 完全一致，然能與之提攜而行政治，對於歐羅巴之事態，取不干涉主義，以避免陸海軍之莫大軍事費，終能以不徵收新稅，保持豫算之均衡。彼援助『工會』 (Trade Unions) 之成立，努力於初等教育之進展，更專精於改正選舉法。但彼竟見棄於工人，一八七四年產生保守黨之議會。

格蘭斯頓內閣代以的士累利 (Disraeli; Disraeli) (一八七六年為比康斐爾爵士 (Lord Beaconsfield)) 所

率之保守黨內閣的士累利取格蘭斯頓所反對之政策，不甚置重於內政，就使增加豫算亦得支持英吉利在大陸之優位，企圖大不列顛（Grande-Bretagne，Great Britain）殖民地擴張。彼嘗宣言維多利亞女王當爲印度女皇，遂成爲『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s，Imperialists）之首領，是即以發展英吉利勢力於海外爲主眼之黨派。然彼因在阿富汗（Afghanistan）脫蘭斯瓦爾（Transvaal）所引起之戰爭，實選舉人之不滿。一八八〇年自由黨遂再獲得政權，格蘭斯頓復爲首相。

不久愛爾蘭問題尖銳化。除北愛爾蘭外，愛爾蘭之大部分屬於英吉利之大領主，以土地租賃權與承租人，承租人以其租賃之土地由父傳子，視同自己固有之正當財產。於是有所謂『土地同盟』（Land League），意在使地主不取過高之租地費，租地人能盡支付租地費義務，即可不返還土地而保有之。

愛爾蘭國民黨在歐羅巴雖甚貧乏，然由亞美利加之愛爾蘭人，得莫大之補助金，遂次第增加其要求，馴至要求建設『自治』（Home Rule）即獨立之愛爾蘭議會。

愛爾蘭人雄辨家巴內爾（Parnell）立於自治黨之先頭。其時在議會中，保守黨、自由黨之勢相伯仲，愛爾蘭國民黨無論加入任何一黨，該黨即能執英吉利政治之牛耳（一八八五年自由黨三三三，保守黨二五一，愛爾蘭國民黨八六。）

格蘭斯頓知非借愛爾蘭國民黨之力，則不能掌握政權，遂決意支持其『自治』。常時支持格蘭斯頓之自由黨，棄彼而與彼分離。上院殆一致反對彼之政策，因一八九五年之選舉，保守黨遂再得政權（薩爾斯巴利（Salisbury）

bury) 內閣。]

欲知保守黨反對『自治』思想之理由，不可不想到愛爾蘭有一部分，阿爾斯忒 (Ulster) 住民，並不奉加特力克教，並非為真正愛爾蘭的。因為許多英吉利人移住愛爾蘭，彼等皆忠實於英吉利之一切傳統政策。英吉利人中多數恐愛爾蘭之自治揭曉，對於阿爾斯忒住民（愛爾蘭之新教徒），或將加以迫害與施行暴政（或為可惡之舉動）。故其鬭爭極為激烈，至今（一九一九）尚未見解決。（註）英吉利內閣無論自由黨、急進黨，皆不能全部承諾愛爾蘭黨之要求，若有容納愛爾蘭黨之一部分要求，在保守黨不用說，就是自由黨亦覺得已為過大的讓步。

（註）今阿爾斯忒已有議會，除阿爾斯忒外之愛爾蘭部分，已成立愛爾蘭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並別自組織議會。但愛爾蘭自由邦對於英吉利，今日尚繼續其激烈之鬭爭。

各黨內閣皆曾受輿論壓迫，不得已而改正選舉法。雖未能實行普通選舉，然選舉資格之基礎與民主的極為相近。女性亦得參加投票，並得當選為議員。

英吉利之對外政策實甚賢明。英吉利保有廣大之殖民地，其殖民地皆與以絕對自由。（註）坎拿大、澳大利亞、脫蘭斯瓦爾均已宣布自治制，不過令其對於王政，永矢忠誠，再能互相結合，即為已足。

（註）世間通說雖是如此，然實際如何，未敢斷言。脫蘭斯瓦爾今包括在兩阿爾邦中。

\* \* \* \* \*

經過一八六六年戰爭後，為意大利王之愛曼紐埃爾，定皇居於佛羅稜薩，即以之為首府。因拿破侖三世之拙

劣政策，意大利王不得入於羅馬，然佔領羅馬之法蘭西小軍隊，已於一八七〇年八月歸國，於是教皇之世俗權已失去防禦手段。愛曼紐埃爾之軍隊九月二十日到羅馬，不戰而佔領之。教皇領地是否合併，取決於人民投票，殆以一致投贊成票而裁可（十三萬票對一千五百票），羅馬爲意大利首府，教皇僅領有梵諦崗（Vatican）。（註）

（註）羅馬教皇因此與意大利王國斷絕國交關係，直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兩國更訂條約，互相承認兩國之獨立。

愛曼紐埃爾之政治與其子、孫之政治相同，皆忠實施行議會政治。

一八七八年愛曼紐埃爾比庇護九世不足一月先死。

爲巧妙政治家兼爲勇敢武人之彼，因其努力與深慮，乘幸運之波，與意大利以千五百年來求之不得的國民獨立。

此時贏得獨立之意大利，欲爲歐羅巴之一大強國，願與其他歐羅巴諸國同樣，建設殖民地。當法蘭西人侵入突尼斯時，意大利人非常憤慨，因爲就地理的、歷史的言，認爲皆當作意大利領土之故。其時意大利首相克利斯彼（Crispien）爲意大利國粹論者之權化，彼決意加入奧地利、德意志所結『二國同盟』。

意大利雖屢演無謀之外交，引起阿比西尼亞（Abyssinie; Abyssinia）的黎波里（Tripolitaine; Tripoli）等戰爭，然仍能整理其財政，建設強力之陸海軍。

愛曼紐埃爾之子哈姆伯特（Umberto; Humbert）一世於一九〇〇年，被人暗殺，其子愛曼紐埃爾嗣立。王爲聰明謙讓之立憲君主，當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際，數立武勳以示其膽勇，於軍隊中爲最出色勇士之一人。



因一八七〇年戰役，遂以力與權威，賦與爲德意志皇帝之普魯士王威廉。當此之時，卽最困難之政策亦能得到適當處斷。實際上當政局者，非威廉而爲俾斯麥。俾斯麥憑藉全權，有時與加特力克黨（中央黨）結托，亦有時與自由黨或保守黨結托，雖不免屢遭失望，然因博得主君之信用，故亦無少掛念之事。

一八八八年威廉一世以滿九十一歲之高齡而死。彼亦如愛曼紐埃爾，雖說是一時之事，然總算能達到統一德意志目的，且其統一亦爲德意志數百年間所求之不得者。

彼之子腓特烈三世爲皇帝兼國王（註）時，已罹重病，所以君臨之時日甚暫（一八八八年三月九日至同年六月十五日）

（註）兼任德意志皇帝及普魯士王。

新帝威廉二世（腓特烈三世之子）由其治世之初，卽已露親政之希望。帝反於三十年來不啻普魯士大總管俾斯麥之希望，最初卽欲脫離其監督。俾斯麥決非真願退隱，但亦不能不表示讓步。彼不甘受此屈辱，對於幼主之政策，詆爲無謀，並浴以辛辣的非難，方覺於心稍慰。

威廉二世最初之政策雖不免屢次受人誘惑，與其熱烈之想像力及衝動的性氣，以致紛亂之情緒，隨處湧出，然實以和平爲主。迨至一九〇〇以後，彼之態度一變，竟成爲積極的騷亂煽動家。彼奉汎德意志帝國主義，期不至遺禍於子孫。但卒以其軍國主義與鄉村俳優之無定見政策，招致一九一四年之戰爭，其結果失去霍亨索倫家及

## 哈普斯堡家之王位

憑新聞，憑選舉，又憑其內部之強固統制，是為德意志之社會黨。此種社會黨在歐羅巴社會主義中，可謂組織最堅實且最賢明者。然其外表雖甚美觀，實質分外脆弱，故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頭，全部即告消滅。

總之德意志無如英吉利、法蘭西之有真正意味的議會，帝國之宰相不對議會負責任，僅對君主負責任，故雖在兩院不得多數，亦能持續其政權。

是在德意志即屬於不睦方面，即其所採用之專制政治，至今不過於讀歷史時，令人湧出一種興味。

\* \* \* \* \*

西班牙比於其他歐羅巴諸國，更見複雜之變遷。其王位在一八七〇年七月，曾推舉霍亨索倫之王子。此不吉之提案實為德意志、法蘭西交戰原因，即使不至於此，亦終不免為人藉口。後因霍亨索倫親王之辭退，轉由愛曼紐埃爾之子阿俄斯塔（Aosta）公〔亞馬丟斯 Amédée, Amadeus (Amadeo, I.)〕承諾嗣此王位，然終致引起種種困難。

西班牙有許多黨派，彼此不能協調。卡羅斯（Carlos）黨據那發爾及擾亂不絕之巴斯克（Basque）地方，主張正統唯一之王卡羅斯謂當復即王位，並攪亂從來以煽動革命為事之西班牙北部（尤其是在巴塞羅納（Barcelona, Barcelona））。『地方派』（Cantonalists; Cantonalists）形成民主的聯邦的幾乎無政府主義的一派。共和急進黨不知以何原因，對王表示好意。『進步黨』（Progressistes; Progressists）雖亦表示好意於王政，

然與急進黨之政策不能協調。軍隊亦分裂而常欲使用猛烈手段，將校多數傾向於傳統的君主政治，率為依薩伯之子阿爾封斯（Alphonse, Alphons (S.））的黨與。

亞馬丟斯王棄諸黨派而退隱，議會宣言行共和政治（一八七三年二月二日）。但共和政治比王更為短命，大總統卡斯泰拉雖以雄辯著稱，然不能回復秩序。

為布利母友人之巴費亞將軍，決用猛烈手段，彼驅逐議員，宣布軍政（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年間茫無頭緒，結果迎阿爾封斯即王位，是為阿爾封斯十二世（一八七六年二月）。

阿爾封斯十三世死後（一八八五年十一月），王妃以生誕後當為阿爾封斯之胎兒名義攝政。在此年幼王子之治世，西班牙稍能消弭外戰內亂之餘禍，其殖民地雖經喪失，然正惟喪失，始得於長期災禍之後，歡迎繁榮之時代。

\* \* \* \* \*

俄羅斯受激烈無政府動亂（革命的恐怖政治）之酷禍，致亞歷山大二世，橫遭暗殺。

一八七二年革命黨組織完成，並屬於中產階級貴族階級之學生，亦採用無政府主義之理論。據屠格涅夫所說，則彼等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es, Nihilists），常為反對一切社會組織之活潑的宣傳。祕密結社成立後，雖會挑撥幾次小暴動，皆經猛烈手段鎮壓平服（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對於警察之首腦部及高官，頻頻發見加害暴行，『恐怖實行委員會』（Comité executif terroriste）取人所難信之極大膽行動，作成破壞的印刷

物製造炸藥命令處刑，生出數名橫死之人，政府應付以格外嚴酷之辦法，遇有被疑爲恐怖主義者，其人即可不受審判而流之西比利亞（Siberie, Siberia）或鎗斃或絞殺。此時穩和自由黨要求如在西歐各國之若干政治的自由。

由恐怖實行委員會之指令，據其所告知之暴行，冬宮（Palais d'Hiver, Winter Palace）忽被炸破（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七日），俄羅斯皇帝僥倖免死。彼決意向自由方面改革，爲欲使之實現，以政權與一個有力家美利科夫（Loris Melikoff, Melikoff）然皇帝不久又遭新暴行，爲投彼馬車之炸彈犧牲而死（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

後繼者爲亞歷山大三世，復歸於絕對政治。諸大學施行嚴格制度，出版自由全被剝奪，當時僅有之無政府主義革命黨亦絕滅。波蘭、芬蘭、波羅的海沿岸地方小俄羅斯無不使之俄羅斯化。凡俄羅斯語以外之言語希臘正教以外之宗教悉數禁止。

一八九四年繼父後之尼古拉二世，最初不肯變更制度，然其後亦次第走向自由之道。與日本戰爭之後，決意採用議會制度，選舉議員，組織議會（丟馬（Duma, Duma）），使之票決預算。然此議會既無實力，並無權威，所以安於無能無爲，不欲有何等舉動。

最初提倡海牙之萬國和平會議者，實出於此尼古拉二世，此事固萬不可忘。因爲即此一端，彼已足博世人之十分讚賞。

歐羅巴諸民族之活動漸向於征服阿非利加，征服亞細亞亦帶有幾分。

就歐羅巴諸國在阿非利加之領土，欲與以概括的概念（不敢斷為明確），西北部為法蘭西，由北到南兼及東部為英吉利，貫東西之中央地帶則為比利時、葡萄牙，如此說法，略足表明其大勢。

在一八七一年，阿非利加內地尚為未知之世界。阿爾基利亞雖為法蘭西領，然殆無人居住，就探險無從之廣大的撒哈拉沙漠，亦復毫無所知。除阿爾基利亞外，全地中海皆奉回教。摩洛哥、突尼斯的黎波里、埃及及無一非依、漢然之臣屬關係，服屬於君士坦丁堡之蘇丹。面於大西洋之西海岸，由摩洛哥至好望角，已經歐羅巴人建設殖民地，但尚未及於內地。摩洛哥之南為西班牙殖民地，塞內高爾（Senegal；Senegal）為法蘭西殖民地，奈基利亞（Niger；Nigeria）為英吉利殖民地，加蓬（Gabon；Gabon）（法領剛果）又為法蘭西殖民地，羅安達（Loanda）為葡萄牙殖民地，由此直到阿非利加大陸之南端，則有英吉利人之開普殖民地。湖東海岸而上，在開普州之北，有荷蘭人在奧蘭治（Orange）特胡斯發爾居焉，一方與南之意大利人接，他方與北之祖盧人（Zulus；Zulus）霍屯督人鄰。再沿東海岸進行，薩姆俾西（Zambeze；Zambezi）莫贊鼻給（Mozambique）兩河口住有葡萄牙人。埃及之南紅海沿岸有戴野蠻君主之愛西屋皮亞（Ethiopie；Ethiopia）一名阿比西尼亞王國，與馬達加斯加、桑西巴（Zanzibar）諸島同為獨立國家。

此等英吉利、西班牙、法蘭西諸領地除阿爾基利亞、開普州外，皆不過於奈遮（Niger）、加蓬、剛果、薩姆俾西各

大河河口建設商埠離海岸數公里卽爲不健康之沼澤地乾燥之沙漠繁密之森林，彼等無再敢深入其中者。

然大膽之探險家則已貫阿非利加而橫斷之。彼等冒土人之矢，目睹未知而難愈之病，溯剛果、薩姆俾西之河流，發見尼羅河之水源。利文斯吞（Livinstone）探檢土人所住肥沃之大湖地方（一八六八）斯丹來（Stanley）於探出利文斯吞後，遂走偏剛果河之全流域（一八七一）。

這個廣大未知之阿非利加住民皆係知識程度低下之凡庸黑人種。彼等連原始文明，尙未能單獨達到。住居塞內加爾、埃及·蘇丹、桑西巴之彼等，因阿剌伯人之征服，稍稍信奉回教，然以彼等之幼稚單純，理解回教教義之程度亦甚有限，到處仍見拜物教之信徒，就是一羣不解宗教之人。

羈絆此等黑人之生活而視爲主要商業者，就是彼等自身之買賣。當時唯買賣黑人，能得莫大之利益。

當美國南北戰爭之際，阿非利加黑奴買賣甚盛。然至一八六五年以後，美國已不買黑奴。買黑奴者，祇限於埃及與土耳其之富裕總督。

不久而事態一變，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二年，阿非利加之黑人物落失去持續其慘毒習慣之獨立，彼等之土地成爲歐羅巴領地。但歐羅巴（英吉利、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雖分割阿非利加，於阿非利加人自身，實爲最大之幸福。此次征服阿非利加，誅求、掠奪、殘虐之行爲必然相伴而至。然因受此災禍，事變（戰爭與買賣奴隸）而犧牲之土人運命，甚爲慘毒，不如讓歐羅巴來做主人公，反可將黑人救出陷阱，故曰較爲幸福。不過歐羅巴之侵入黑人所住大陸，仍出自貪慾而非出自人道，此固無可諱言，願欲從傳愛精神方面，加以非難，殊覺不當。

斯丹來自剛果歸來，歷述此大河貫流地方，頗爲肥沃時，能理解此意外發見之結果者，唯有比利時王利俄波爾德二世一人。此時彼正在設立國際阿非利加協會（一八七六），其後更進一步，於私設之殖民公司中，組織「上剛果調查委員會」（一八七八）。不久於彼保護之下，派遣兼有科學、商業、軍事諸目的之探險隊，築幾個根據地於其流域，或用武力，或依契約，次第佔領黑人所住廣大地域，是爲剛果自由國之起源。

同時有一個巧妙的勇敢的意大利人（註薩佛爾尼安·得·布拉薩（Savorgnan de Brazza）爲法蘭西士官，溯俄哥章（Ogoué; Ogoé）烏班岐（Ouhanghi, Uhanghi）兩河，鎗彈亦未曾放過一粒，率領六十名兵士，佔據廣大之地域，此後成爲法蘭西領剛果（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三）。

（註布拉薩伯原文作葡葡牙人，德譯則作意大利人。據大英百科辭典，稱爲生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港內船中之意大利人，法文拉盧斯（Larousse）辭典則稱生於羅馬，家系爲意大利，故以稱作意大利人爲較善。

人口急激增加之德意志，希望殖民地甚爲熱烈，形成頗爲騷擾之殖民黨，彼等在新聞紙上，要求阿非利加大陸之一部分。一切貪慾爲之警醒，欲使滿足談何容易，但爲暫時緩和計，俾斯麥遂在柏林開會議（一八八五）。此會議之目的在規定論爭中之一切領土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分割全阿非利加大陸。

柏林會議承認剛果國獨立，承認俄哥章流域之法蘭西領並喀美隆（Camerouns）之德意志領（加蓬之北德領西阿非利加）。

剛果獨立國於一八九〇年，由利俄波爾德讓與比利時，爲比利時之殖民地。其地東北擴至阿爾柏湖（Lake

Albert; Lake Albert) 畔，因當路者之努力與利俄波爾德王之莫大的支出，剛果國遂來非常之繁榮。象牙與橡膠之貿易，博得極大利益。象羣受可恐之虐殺，不久即歸消滅，於是象牙已告涸竭，然橡膠仍不失為無盡藏。就其廣大地域，更加探檢，更加開拓，敷設鐵路（既達六百基羅），俾與東海岸連絡，則剛果仍能產生最初想像不到之富源。

剛果南方有葡萄牙領之剛果（百五十萬平方基羅），然此廣大地域中人口既覺稀薄，施設亦嫌惡劣。

於是由幾內亞至好望角之阿非利加西海岸（其腹地在內），為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剛果、英吉利所分割。分割東海岸，行於德意志、英吉利、葡萄牙之間。一八八八年德意志佔據桑西巴之蘇丹領地（德意志領東阿非利加），英吉利佔據最肥沃之土地（英吉利領東阿非利加），英吉利並依其賢明決斷與有益活動（此人在四十年前雖為歐羅巴人，惜無人知其名姓），早於此地設置電線、鐵路、火輪船、科學研究所、療養所。

\* \* \* \* \*

為欲建設今日呈魁偉姿態之阿非利加大殖民地，英吉利不得不佔領阿非利加之北部與南部即北之埃及南之脫蘭斯瓦爾、奧蘭治。

無論何時皆以富裕著名之埃及，因開鑿蘇彝士地峽，連絡歐羅巴、亞細亞公道告成，其富裕遂更加一倍。然埃及太守伊斯馬因（Ismail）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九，竟以濫用其富而滅身，為欲支付其負債，不顧法蘭西之反對，私將蘇彝士運河股票，賣與英吉利（一八七五）。其全額尚不足相抵，仍是繼續負債，終致英法兩國政府，「協同管理」（Condominium）埃及財政（一八七七）。不久伊斯馬因退位，其子丟非克（Tewfik）嗣立（一八七九）。



埃及國民黨反對歐羅巴人及基督教徒，干涉埃及之內政。不滿之徒任命其首領阿拉律·巴沙 (Arabi Pasha) 爲陸軍大臣，阿拉律利用其權力，曾在開羅發生多次暴動，實行反對歐羅巴人。

假使法蘭西與英吉利互相協調，則萬事皆可簡單收拾，所不待言。無如法蘭西議會不欲干涉，雖有甘必大之反對，議會亦旁觀英吉利之單獨行動，試作模擬戰，以鎮壓虛僞之暴動。於是埃及之法蘭西勢力消滅，亞歷山德利阿經擊後，卽爲英吉利水兵所佔領（一八八二），不久埃及全體亦落於同一之命運。

英吉利雖約定撤兵，然實是一個虛僞之約定，法蘭西與其他歐羅巴諸國結局亦不再要求其實行（一九〇四）。要說不是真正保護國，可是英吉利現爲埃及之君主，蘇丹僅爲名目上之君主，丟非克之子埃及及太守阿巴斯·希爾密 (Abbas Hilmi) (一八九二) 亦僅爲表面之主權者，英吉利公使始握真正之主權，實際高等將校皆爲英吉利人，重要之行政事務全在英吉利官吏之手。

因埃及之霸權，連帶得到蘇丹霸權，因埃及軍之介紹，英吉利溯尼羅河而上，樹立其勢力於尼羅河水源地大湖地方。於是英吉利領東阿非利加始得與埃及連結一起，呼爲得爾維什 (Derviche, Dervish) 之回教士暴動卽時壓伏（一八七八）。英吉利·埃及軍填滅右述回教士及其首領馬提 (Mahdi) 後，溯尼羅河上行，達於阿非利加中央部法索達 (Fachoda, Fashoda)。同時法蘭西一小遠征隊出發剛果，向東進達蘇丹，率領三萬英吉利·埃及軍之基徹納 (Kitchener) 將軍與管理二百塞內加爾軍之麻向 (Marchand) 大尉，數日間互相睨視，大有開戰之勢。幸法蘭西軍，有對英吉利主張讓步之勇氣，威脅文明之可惡戰爭，總算避免過去。

因蘇丹之征服英吉利方能佔領烏干達(Uganda, Uganda)及大湖地方。阿非利加自尼羅河起，至桑巴西河止，皆見英吉利國旗之飄揚。

\* \* \* \* \*

征服南阿非利加，雖尚須更長之時日，然其利益之多正復相同。

爲欲逃第十七世紀宗教的迫害，有若干荷蘭人，建設商業上、農業上居留地於好望角。其殖民地之土地雖嫌瘠薄，然事業甚覺繁榮。此因移住者勤勉、質素、剛健、敬虔，故能生長無數家族於其地。彼等又布行一種奴隸制度，使上於相當數目之黑人〔卡斐人(Cafres, Kafirs)〕服屬至某種程度。在拿破侖帝國戰爭中，英吉利人已據好望角，一八一五年亦不返還。荷蘭人（部耳人或南阿非利加人）不服英吉利人之統治，彼等移住於其殖民地北方之那塔爾(Natal)（一八三五），其後英吉利人合併那塔爾（一八四〇），更移住於那塔爾北方彼等所稱爲祖蘭治漠原。每遇英吉利人合併即退去之彼等，一八五二年定居於脫蘭斯瓦爾之北。

此等土地皆屬不毛，部耳人亦無法耕作。彼等學游牧民族，以大車載其家族、財產，用牛駕車，見有可以飼養家畜之牧草，即駐足於其處。惱彼等之蠻族，彼等不絕與鬪，驅除淨盡而後再進。此等大狩獵者對於都會之複雜文明，不免有反逆之嫌，且使英吉利人感覺永遠之不安，亦爲其常時之渴望。因此到了一八六四年，奧蘭治及脫蘭斯瓦爾之獨立遂爲英吉利所承認。

此處共有英吉利人、部耳人、卡斐人等三個人種存在，彼等不能協調，然亦不至於公然開戰。

一八六七年在慶伯利 (Kimberley) 發見金剛石礦苗，不久英吉利探險隊殺到，於是產金剛石之沙漠地方，合併於英吉利領。

英吉利毫不厭倦，更欲擴張其旺盛權力於南阿非利加全體。祖盧人被征服（一八七六），祖盧蘭德 (Zulu-land) 被合併。脫蘭斯瓦爾雖被侵入，然經部耳人頑強抵抗，於真正戰爭得到勝利。馬朱培·希爾 (Majuba Hill) 之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遂能維持其獨立。

英吉利大膽企業家塞西爾·羅茲 (Cecil Rhodes) 設立一與昔日東印度公司相似之有力公司於脫蘭斯瓦爾之北。此公司佔領之沙漠地帶，其廣大幾有法蘭西一半，名之為羅諾西亞 (Rhodesia; Rhodesia)。

部耳人之二共和國，與蘭治、脫蘭斯瓦爾既無河川，亦無港灣，四面殆為英吉利廣大領土所包圍。

其始小都市亦不見一個之岩國，假使其後發生約翰內斯堡 (Johannesburg) 市之附近地下，不於一八八六年，發見最豐富之金鑽苗，則二國雖至今當能保其獨立。不幸發見之報傳出，各地之無數金鑽探險隊紛集，尤其是由開普州來之探險隊員。此等為英吉利之先驅者，開始採掘貴金屬。彼等廉價買收土地，設立公司數百個，裝置採掘金鑽機器，招集卡斐人、中國人、印度人等充當鑽工。大都市依此而建，現今已有二十五萬人口。拒絕工業，抵抗新文明之部耳人，為數極少，然彼等在法律上佔多數，遂濫用之。因此等勤勉之農民，對於外來鑽夫，明明抱有敵意，故對於金鑽業課重稅。

住居約翰內斯堡之外國人 (Vitalander)，為欲取得參政權，要求歸化於脫蘭斯瓦爾。部耳人嚴加拒絕，是為

血腥戰爭之原因

部耳人於此三年戰爭（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中，真能發揮其武勇。此等農民以歷史上無比之勇氣，守其自由。彼等爲自衛而忽變成兵士，成爲卓越之騎士、老練之鎗隊，對有優秀破兵二十萬之英吉利軍，繼續抵抗至於二個年。然彼等擁總不過有六萬人，歐羅巴既遺棄彼等，所以彼等在數字上早見敗北（一九〇二年五月）。英吉利殆爲近於不正之戰爭，以本來之執拗，獲得最後勝利，然並無污辱其勝利之事，卻可視同神聖。何也？因爲以強制而令人嫌惡之部耳人，使爲英吉利國之市民，待遇敗者卻與勝利者一樣之故。英吉利許可彼等保持其法律、語言、宗教，選出議員於自治議會，裁決預算案，英吉利人給與各征服地之政治的個人的大自由，部耳人皆得享受。

於是合開普州、脫蘭斯瓦爾、羅諦西亞、烏干達、蘇丹、埃及，形成直貫阿非利加南北之英領非洲之廣大殖民地。在五十年前，尙爲野蠻之沙漠、不潔之沼澤、未開之森林，今則已徧張電線鐵路之網。昔日人跡不到之阿非利加，現在則自地中海至好望角，皆得以鐵路輪船縱斷之。

英吉利在阿非利加西部塞拉勒窩內（Siera Leone）及奈遮河口，尙有不健康地。奈遮河口之地雖說無甚重要，然其腹地直達查德（Tchad; Chad）湖。

在阿非利加征服或獲得廣大地域者，英吉利之次爲法蘭西，或者比英吉利領，更爲廣大，亦未可知，但其內容則貧弱已極。因爲地球上論土地肥沃無過埃及，論金礦之富亦無如脫蘭斯瓦爾之故。

阿爾基利亞以栽培葡萄而繁榮。然其人口並不急激增加，法蘭西人不在阿爾基利亞生育孩子，法蘭西人與外人之來往亦不甚多，但阿爾澤爾今為次於開羅、約翰內斯堡之阿非利加最大都市，人口連郊外佳戶在內，亦達於二十萬以上。阿剌伯人、歐羅巴人不通婚姻，可是外觀上仍為融和之生活，遂成為法領北非利加未來之首都。突尼斯殆不戰而被征服（一八八一年三月）。法蘭西政府以掠奪部族克盧米爾人（Klouchis）之侵入為口實，讓彼等為容易侵入阿爾基利亞國境，遂改突尼斯所設立之制度為保護國。突尼斯之君主僅握名目上之大權，法蘭西軍一隊佔領突尼斯，其對外關係須經法蘭西駐在官之手（巴多（Bardo）條約一八八一年五月十二日）。在阿非利加之地中海岸，無甚良好之港灣，惟突尼斯則絕對安全，且有能收容全世界艦隊巨大無比類之比塞大（Bizerte, Bizertia）良港。

阿爾基利亞之西為摩洛哥（Marrakech, Morocco），最近亦已為法蘭西之保護國（一九一二）於此有大變動，法蘭西先與德意志爭勢，繼又幾與西班牙破裂，所幸至難之妥協成立，一切貪慾皆被阻止，法蘭西竟以摩洛哥為保護國。蘇丹雖握表面上權力，然亦如突尼斯太守遇有與外國政府關係，非經法蘭西駐在官之手不可以與法蘭西此種領土互相交換之意味，德意志曾索法領剛果之重要一部分，但此事恐為一九一九年條約所不許。西班牙取地中海岸諸港與廣大之地域，其在大西洋與地中海境之丹吉爾（Tanger），今已成爲國際都市。

征服摩洛哥，比征服突尼斯困難。此征服尚未完成，即有許多部族繼續抵抗。然法蘭西最後之完全支配，不過為時與金之問題。突尼斯征服容易，由穩和之人耕作其地之故，摩洛哥則為山岳地帶，狂信而貪慾的獨立部族難

然同任常轉輾於神政的封建制度釀成無政府狀態且農民易成兵士無論何種部族對於鄰近部族之侵入總覺不安。法蘭西之統治明明對此紛爭與以秩序然必因長期高價之軍事的佔領始能成就可見欲求摩洛哥之和平自當以重要軍隊之維持爲必要。

使腓斯(Fes)卡乍布蘭卡(Casablanca)摩洛哥與地中海岸連絡之鐵路正在建設中現在由東往西之鐵路已由突尼斯及於烏伊達(Oujda, Ujda)由北往南之鐵路亦由阿爾澤爾達到拉哥阿特(Lagnouat)土古爾特(Tougourt)沙漠之盜賊與在土阿累格(Touareg)之其他部族次第被逐至向南沙漠地方已絲毫無憂恐之必要。

摩洛哥南塞內加爾腹地之住民最近已改宗回教。其地所住人種爲好戰之黑人種及稱爲埃及腓拉(Fellahs)族同類之雷爾(Peuls)人種。塞內加爾知事腓得爾布(Faidierce)使法蘭西勢力直伸張至奈遮河。自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四年派遣數個探險隊先平定塞內加爾河域以次及於奈遮河附近終乃到達神祕的托姆布克圖(Tombouctou, Timbuctu)市是爲古代阿非利加最大都市之一。法蘭西別一探險隊更東進而至查德湖其全地域今已征服法蘭西戰艦遂得巡航於奈遮河。

自然肥沃之奈遮平原因佔領之人類而歸於荒廢。自回教產生之好戰的預言者席捲奈遮全國以全體住民爲奴隸燒燬村落留遺後人之物祇有廢墟與屍骸其爲半蘇丹半盜賊最後一人且以最可怕人物出名之黑人薩摩利(Samory)亦於一八九八年一月爲法蘭西捕虜。

依外交上之折衝，以柏林條約爲出發點，法蘭西、英吉利、比利時之領地皆已到達查德湖，就以湖畔地方割與三國。從此查德湖地方再有住民，成爲健康地，若用鐵路連絡一起，他日恐當爲阿非利加之商業上大中心地。因爲其地貫通東西南北，卽自尼羅河至奈遮河，自紅海至大西洋，皆當要路之故。

於幾內亞、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 Ivory Coast) 之法蘭西領，係由大西洋岸直至腹地。曾在一個蠻族王培漢星 (Behanzin) 可怕統治下之達荷美 (Dahomey) 亦爲法蘭西佔領 (一八九二)。

當英吉利築橫亘南北強大領域於阿非利加東部全體時，法蘭西則通剛果、加蓬、達美荷、蘇丹、塞內加爾、摩洛哥、阿爾基利阿、突尼斯，領有阿非利加北部與西部。北方佔優勢之地中海岸，白色人種亦播布其勢力。是爲半開之閃族人種，亦有文化力，但爲回教之熱烈信者。散居南方，地域頗覺廣大，且君臨於從事低級農業的野蠻黑人之上。然其地味肥沃雖爲長期荒廢之大沙漠地帶，尙有可以開拓之茂盛森林，得爲健康地之平野，收獲最豐農作物之流域，凡此皆屬於未知之世界，其出產煤及金屬之礦亦當存在其中。未來包含阿非利加運命之祕密，文明世界出現最遲之阿非利加，恐將以意想不到之驚異與我子孫。

馬達加斯加在第十七世紀，已有法蘭西旅行家前往探險，漠然散布法蘭西之勢力。住於不甚肥沃之這個『大島』者係馬拉加西 (Malagaches; Malagasy) 土人與大約屬於馬來系統矮小身材之哈發人 (Hovas)。哈發人爲英吉利傳道者所說伏，殆已爲基督教徒，但彼等竟繼續征服全島。一八六二年拿破侖三世與其王協商，認彼爲馬達加斯加王。一八八三年與哈發女王 拉那發羅 (Ranavaloa) 起紛擾，法蘭西艦隊攻擊其各港灣，拉那發

羅女王遂承認爲法蘭西之保護國（一八八五。）

然女王不履行條約，更送遠征軍征之（一八九五。）一萬二千法蘭西軍佔領主要海港，侵入首府韃納納利維（Tananarive (Antananarive, M.)）（一八九五年九月。）其征服殆不見抵抗而成就，因爲馬拉加西軍既無勇氣又無武器之故。但遠征軍受病之苦甚酷，爲此死去六千人以上。

女王對法蘭西駐在官，繼續運用陰謀，一八九六年放流之於阿爾基利亞，馬達加斯加遂爲法蘭西殖民地。

馬達加斯加與阿非利加之歐羅巴諸領地相同，其未來皆極神秘。國土雖苦乾燥，然能飼養多數家畜。其交通在地勢上甚感困難，橫斷深谷之鐵路與道路之建設，要長年月與多費用。可是哈發人具有一種智力，能給殖民以有益的助力。

\* \* \* \* \*

意大利亦欲佔有阿非利加之土地，彼等先取紅海之熱帶海岸馬騷阿（Massaova; Massawa; 蘇亞金（Sua-kim; Sautim）二港，其背後卽爲灼熱之沙漠。意大利人自佔領馬騷阿（一八八五）後，欲以鄰接地之獨立王國阿比西尼亞爲保護國。阿比西尼亞人種在全阿非利加人中，實爲最有智力最勇敢之人。此等好戰的山地人殆爲半黑人半埃及人的基督教徒，彼等以爲全阿非利加，祇有彼等能組織自己之社會，保守自己之祖國。其諸王〔奈古斯（Négus; Negus）〕又能將西洋文明要素輸入己國。在意大利人欲征服彼等時，阿比西尼亞人曾頑強抵抗，對於意大利軍，得到托加利（Dogali）（一八八七）、阿多瓦（Adoua; Adowa）（一八九六）兩次勝利，其



中尤以阿多瓦一戰爲能博得大勝。

阿比西尼亞南西北三方爲英吉利領，東爲意大利領，法蘭西領，實與西海岸黑人小共和國來比利亞 (*Libéria*) 同爲不受歐羅巴種國支配或保護之唯一國家。其王美內利克 (*Menelik, Menelek*) 雖素以狡猾著稱，但終能保其治世，直至一九一三年而死。

阿非利加尙有意大利領，是爲的黎波里。一九一一年意大利人見法蘭西人佔突尼斯，英吉利人佔埃及，比利時人佔剛果，亦作成疑似曖昧之口實，佔領的黎波里與西利內伊卡。土耳其人阿刺伯人殆在不得爭戰之狀態，而且毫無防禦。在昔羅馬時代，西利內伊卡嘗有肥沃之稱，其後常受破壞的土耳其人征服，遂盡變爲沙漠。意大利人於的黎波里上陸 (一九一一)，土耳其人借助於阿刺伯人，歷一年之久，意欲驅逐上陸之意大利人，但彼等因君士坦丁堡感到威脅，不得不承認事實，即承認意大利在此沙漠之霸權 (一九一二年洛桑 (*Lausanne*) 條約)。

在西岸 (安哥拉) 東岸 (莫贊鼻給) 之葡萄牙諸領地，僅餘老大國昔日之面影，而不顯其本國，此等姿態豈能望其有絢爛之將來。

\* \* \* \* \*

西班牙領因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之法西條約，始見正確劃定境界之最終的決定，其中含有大西洋口若干海港及舊摩洛哥王領海岸地方全部，丹吉爾遂成爲國際都市。(註)

(註)本節依德譯添入。

上述阿非利加之征服、合併、保護國諸歷史，誠不能稱爲一種好榜樣。蓋係歐羅巴諸國政府，按照其外交家之意見，任憑其軍人之行動，卽藉以宰割阿非利加。然因不讓黑人在黑人之大陸，過其傳統之野蠻生活，遂呼歐羅巴人爲野蠻人，似未免流於褊狹之道德。可是亦並非謂此種分割一定合於公平，不過歐羅巴人想要援救這些可哀之住民，此等可哀之人亦不應藉口應享獨立之權利卽沈於絕望之權利，責歐羅巴人以停止干涉。因爲戰爭有二：一曰掠奪戰爭；一曰文化戰爭。苟能送和平至無政府地帶，送幸福至苦惱世界，卽不失爲正當之戰爭。

爲利用阿非利加大陸之資源，歐羅巴人應停止殺人的競爭。因爲阿非利加十分廣大，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比利時人支配其佔領之地域——（其全資源今尙不能知，）已苦不給，目無渴望他國領土之必要。固知尙有待於征服之事，然其事不在對人，而在與人，以可恐病患之寄生體（Parasite）。蓋熱帶地之暑熱未必有害於健康，故不必恐怕氣候之惡劣。倘無昆蟲之刺痕與水所傳播之瘴氣（Malaria (I)），赤痢及其他諸病之寄生體，與影響於人體，則阿非利加之生活與在歐羅巴中央同樣容易，所以歐羅巴人在阿非利加之大事業，當注重於撲滅傳播致人於死之病原。英吉利人對此事極能理解，由建設殖民地於大湖地方之當初，卽於其地興築流行病及家畜傳染病之研究所。

惟有科學，能與使阿非利加荒廢之疾病相鬪，其勝利亦比較的容易得到。

歐羅巴人對於土人之義務，極爲簡單，先征服之，次當與以和平。自此以前，土人生活於戰爭、不幸、疾病、饑饉之

中，使彼等享莫大之幸福，其義務應在我輩。希望彼等與我輩共同參加文明，皆能理解「分析幾何學」、「諸世紀故事」雖一時難達目的，然不以正當方法管理彼等，任其無限制儲蓄酒精，終非善策。

有一種危險不可不避，即異種暗中之交合是，黑人、白人非絕對分離不可。優等人種自無與劣等人種結合而使其人種低落之必要。

由是以思，廣大之阿非利加征服，或將爲第二世紀大事業之一。

亞細亞亦與阿非利加，同爲歐羅巴人貪慾與競爭之目的物。然以視阿非利加之荒涼滿目，則廣大之亞細亞人口甚爲稠密。亞細亞人亦非如野蠻之黑人，在古代崇高之某點上，爲有優美文明之文化人。此等黃色人種之智力比於白人，並不見有何低劣之處。

當敘述第十九世紀歐羅巴人征服亞細亞過程之前，有分亞細亞爲四個地方之必要。第一爲西比利亞地方，地域比歐羅巴更爲廣大（一千三百萬平方基羅），一望荒蕪，雖有數條大河流貫其中，其松與樺之大森林一年有五個月埋在霜雪堆裏。第二爲回教之勢力範圍，佔亞細亞西方地方甚爲駁雜（小亞細亞、高加索、波斯（伊蘭）、阿剌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阿富汗）。第三爲印度地方，有三萬萬人口。第四爲人口稠密之黃色人種地方，計有中國人、日本人、印度支那人等五萬萬人口。

\* \* \* \* \*

西比利亞地方即亞細亞北部全體由俄羅斯人佔領爲殖民地。稱爲殖民殊欠正確實爲俄羅斯鄰接土地似可解作俄羅斯領地之延長。以故並非軍事的遠征，不過因民族之發展，俄羅斯遂佔領北方亞細亞全部。

然在極東非驅逐中國人不可。時在一七二〇年，彼得大帝已與北京宮廷協商，獲得廣大之國境。此爲俄羅斯人侵入之發端其後俄羅斯人繼續侵入中國之東部及北部。自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八年，總督木拉威夫（Muraviev）遂擴充到中國海，佔領黑龍江左岸。然不論殖民或佔領，苟無公路、鐵路，決難收獲效果。因此自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四年，俄羅斯努力建設西比利亞鐵路。今日遂有一貫通亞細亞往來之鐵路，出波羅的海諸港後，以十二日之行程，可與中國海諸港連絡。

西比利亞之資源有鐵路而後可以利用。銅、鐵、白金、金、煤、石油各礦次第發見。廣大之森林亦將極迅速而實行採伐。其在南部地方，小麥早經發芽，已有大量之收穫。操俄羅斯語之移民，定住於此等廣大之地方，其人口之增加甚爲急速。

\* \* \* \* \*

對於此俄羅斯人急迫之侵入，虛弱之中國祇繼續其無力之抗議，真正抵抗反自日本而來。

紛議由朝鮮開始，朝鮮爲一大半島，住有說類似中國話之黃色人種六百萬。朝鮮受日本之擁護，於中日下關條約訂定（一八九五年四月）後，離中國而獨立。然此獨立不過爲表面的，其實則日本之統治已取中國之支配而代之。日本人殆欲和平的進出於朝鮮，同時俄羅斯亦欲和平的向近鄰之中國領土滿洲（Mandchourie; Man-

churia)發展，佔領其要害地旅順。此地爲能保庇一艦隊全部之良港，又有一條鐵路可以連絡旅順與西比利亞橫斷鐵路。

日本當時自信對於中國之戰勝，因與英吉利訂同盟條約（一九〇二）借無形之力，要求俄羅斯之滿洲撤退。俄羅斯延不回答，日本卽不宣戰而砲擊旅順（一九〇四年二月）。

此次以完全相異之二人種，互動大軍交戰，在歷史上恐是最初事件。尤恐此戰爭之悲劇的光景，不過爲其他更爲可怕戰爭之序幕。威脅歐羅巴人之黃禍〔Peril jaune, Yellow Peril (Gelbe Gefahr, D.)〕，俄人之危險愈覺切迫，足以使西洋列強間無益之敵對，歸於沈默，因爲不能僞爲盲目，輕輕看過此禍之故。三萬萬之歐羅巴人終有與六萬萬亞細亞人對立之一日。此等人之人種、風俗、語言無一不異，並無何等共通之記憶與希望，各點皆屬顯有區別，雖不預料其何時衝突，然不能不爲之憂慮。

日俄戰爭（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自始卽由日本軍隊佔勝利。旅順直因被砲擊而封鎖，同時俄羅斯之艦隊亦陷於絕滅（一九〇四）。

由西比利亞鐵路，萬苦千辛運來之俄羅斯陸軍，亦與海軍同遇慘禍。統率陸軍之庫羅巴特金 (Kourapatkine, Kurapatkin) 將軍，向日本攻圍之旅順前進。然因連戰連敗之結果，在遼陽血戰三日而大敗（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翌年又以奉天之戰爭而全滅（一九〇五年三月十日）。

封鎖在旅順口內之俄羅斯艦隊，欲逃出則必被擊破（一九〇四年八月十日），所以不久卽降服（一九〇

五年一月二日)

波羅內海及黑海艦隊統制艦裝均甚惡劣，滿載無能士官與不規律水兵，由喀琅斯塔脫 (Kronstadt) 至海參崴 (Vladivostok) 繼續爲長途之困難航海，在對馬島之海戰，全部絕滅 (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此次日本有光輝之勝利直與奉天一戰殲滅俄羅斯陸軍相同，俄羅斯艦隊悉被破壞。

雖得完全之勝利，然日本人對其勝利，頗表謙讓。彼等取了旅順、朝鮮、庫頁島、滿洲名目上返還中國，俄羅斯仍不能繼續其設施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朴次茅斯 (Portsmouth) 條約)。

此次可悼之戰爭能使俄羅斯與歐維巴之價值低落，然遂以此斷定黃色人種之優越，即認爲黃白兩色人種平等，似未免過於高視軍事之重要性。蓋日本人所以能得勝利，因採用歐羅巴人之鐵甲艦、鎗砲、火藥、兵略、戰術之故，彼等實爲巧妙之摹仿者。彼等所長唯此，生徒有時較教師還強，正謂彼等。總之此事不啻忠告歐羅巴諸國，請其往後決不可蔑視黃色人種。

\*

\*

\*

\*

\*

俄羅斯之運命於東亞細亞雖遭不幸，於西亞細亞則甚繁榮。換句話說，就是俄羅斯雖爲日本所阻止，並無害其對回教諸國之侵略。

征服亞細亞之回教諸國，由征服裏海 (La mer Caspienne; Caspian Sea) 黑海間之高加索開始。在西南方面，俄羅斯與歐羅巴因一條高聳山脈而劃分，其中住有語言、宗教各自區分之未開化剛健人種。俄羅斯征服彼

等共費去六十年歲月（由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始臻平定，是為高加索地方。當一九一四年戰役以前，約有九百萬人居住其地，絕不謀叛，服從俄羅斯之支配。俄羅斯崩壞後，此地情形如何？完全不明。

高加索兩有阿美尼亞，其北岸臨黑海，為基督教徒國。阿美尼亞人不但奉特殊之宗教，即奉類似羅馬·加特力克教之基督教，其語言亦有原始的純粹性，為起原極古之閃族人種慣用語。既有宗教、語言、歷史、風俗、文學，當然能產生國民，但現有三百萬人口之阿美尼亞人，雖具備形成真正國民之條件，仍不能組織獨立國，被互爭霸權之俄羅斯、土耳其兩專制君主國所壓倒。土耳其施其定期的虐殺，俄羅斯行其不可忍之苛酷統治，歐羅巴諸國政府長期間任彼等掠奪阿美尼亞，既不抗議亦不憤激。然至一九一九年條約成立，阿美尼亞人之運命當可轉入佳境，使其減少極明白之危險。

南方因技師、商人、兵士等之努力，俄羅斯侵入阿富汗、波斯。彼等先征服基發（Khiva）、布哈爾（Bukhara）二國（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三年），由此俄羅斯增加七百萬住民，獲得三百五十萬平方基羅土地（比法蘭西大七倍）。此地頗嫌乾燥，但在酷烈地域，率為未開化之好戰的民族所佔居，故第一步常狂信回教。於是伸張於南方之俄羅斯勢力，與超過喜馬拉雅（Himalaya）而伸張於北方之英吉利勢力相衝突。

\*

\*

\*

\*

\*

英吉利自一八三七年以來，征服阿富汗，欲統轄由喜馬拉雅高原降於西北之山地。然阿富汗人在好戰的亞細亞民族中，為最好戰的民族。彼等壞滅英吉利人之小軍隊（一八四二），英吉利不屈於此種敗北，曾以大兵攻

入首府喀布爾 (Cobool; Kabul)，終因避免無謂之血戰，約為同盟國而不以為保護國。此同盟直繼續至一八八四年，其時俄羅斯對於阿富汗會長及其首府喀布爾，漸次振其勢力，英吉利大為憂慮，派遣遠征軍，至喀布爾驅逐，傾向俄羅斯之會長（一八七八）。

至一八八四年為止，英俄關係甚為緊張，幾乎開戰，然終覺得協調之途徑。即取得木鹿 (Merv) 之俄羅斯軍，保有其地，英吉利則以殘餘之阿富汗為保護國。彼等保有『科學的』國境即保有接連阿富汗高原之喜馬拉雅的北方支派，俄羅斯領突厥斯單與英吉利領阿富汗之境界由混成委員會決定（一八九五）。有人口五百萬之阿富汗，雖具有君主軍隊，預算，名目上保其獨立，然實際則從屬於年年與以補助金之英屬印度政府。

如上所述，俄羅斯之侵入亞細亞，東北既為日本所妨，南方則為英吉利所阻。今日稱爲『世界之屋頂』 (Le toit du monde; The Roof of the World) 即帕米爾高原，成爲中國、俄羅斯、英吉利三國對立。

\* \* \* \* \*

在中亞，形式上尙能保其獨立之國家，今日唯有一波斯。波斯曾在歷史上放過光輝，昔日之榮華已成荒廢，如古時之富於詩人、學者、歷史家，現亦全不存在，可是到了第十八世紀，在那定·沙 (Nadir Shah) 之治下，似欲復活紀元前之光榮。然自此征服者死（一七四七）後，波斯帝國分裂，俾路芝 (Belouchistan; Beluchistan) 遂與阿富汗對立。

其後波斯不得不與土耳其人、俄羅斯人、英吉利人及其同盟之阿富汗人繼續戰爭。但此等戰爭皆歸不利，沙



之權威逐日衰弱。一九一四年之波斯名目上雖爲獨立國，然終入俄羅斯之勢力範圍，受其保護。因爲英吉利對於波斯之運命，向來漠不關心之故。

\* \* \* \* \*

一九一四年前君士坦丁堡之蘇丹曾支配有一千八百萬人口之亞細亞土耳其領，其歷史並無令人注目之點。後來法蘭西、英吉利及德意志（自一八七一年以來）爲欲擴張其工商業，始深入此等住民之中。彼等依其傳統的宗教之憎惡而分裂（回教徒、加特力克教徒、希臘正教徒、猶太人、阿美尼亞人），就經濟的勢力範圍，宰割土耳其之形已成。

實際在亞細亞成爲問題之歐羅巴諸國，祇有俄羅斯、英吉利兩國。

英吉利之勢力絕大，彼等佔有印度。論其富源，於人口之數目，於地質之豐美，於面積之廣大（五百萬平方基羅），於先祖歷代積蓄之財寶，皆能令人失驚。此大多數人口（三萬萬）對於僅少之英吉利軍七萬五千人，至今絕對服從，毫不足怪。因爲實際支配世界者，非物質力而爲精神力。

細心之英吉利人不欲以獨立給與接近印度之人民。彼等在北方鎮服俾路芝與阿富汗，在東方併吞緬甸（Burmah, Burma），緬甸於印度支那（In. o. China, Indo China）中爲最肥沃之國（一八八五）一八一五年彼等已保有麻六甲（Malacca），佔領新加坡（Singapore, Singapore）則在一八一九年。新加坡在極東爲最繁華海港，當澳大利亞與中國航路中間，完全爲中國風之大商業都市。英吉利人在亞細亞，亦如在阿非利加一樣，

取得最良之地域。

然於征服地之住民殊爲幸福。一如羅馬人齎送秩序和平到蠻人世界之先例，英吉利亦在嘗盡饑饉、疫病、戰爭、榨取種種慘苦之印度，建設秩序和平。英吉利之和平蓋與昔年羅馬和平，同以幸福給住民。

雖然，唯巨大建築物易於摧壞，由於巨大物自體含有危險之故。印度住民受英吉利統治之保護，人口急速增加，彼等尙未公然反抗歐羅巴人，並能堅潔守身，不爲混血等情事。然其巨大之人數卽是力之表現，若一旦自覺其力，必將迅脫外國之羈絆。征服者不盡殺土人，或漸次與之同化，則其征服狀態——謂被征服者與征服者之立場——斷不能維持至數百年。但上述二種解決法，皆事實上所辦不到，故英屬印度帝國之將來甚覺暗淡。

印度支那半島之大部分現在服屬於法蘭西。

法蘭西著手征服，遠在一八五八年，其征服次第伸張於半島。此非必由於法蘭西人之野心，實因保有爲敵人圍繞之領地，勢非漸次伸張勢力於鄰接地域，擴大國境不可，蓋此似爲殖民政策之必然性。此種擴張先西貢（Saigon；Saigon）（一八五八）次柬埔寨（Comodge；Combodia）（一八六三）更及於交趾支那之殘部與湄公（Mékong；Mekong）河之三角洲（一八六七）最後始佔領東京（Tonkin，Tonking）（一八七四）。一八七四年爲一時的征服東京，一八八四年乃爲決定的，因此曾惹起與中國之重大戰爭。幸喜得到古拔（Courbet）提督善於統制之法蘭西艦隊助力，結局中國人與安南人不能不讓步。於是法蘭西征服東京與交趾支那，作爲法蘭西殖民地，柬埔寨則爲保護國。

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住有類似中國人之二千萬黃色人種。彼等為和平的佛教徒，經營漁業、農業，有質樸、溫和、從順之性質，但未開化且慣於怠惰與狡猾。國土固屬肥沃，然素以不健康地著稱。

論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之將來，比到英屬印度殖民地，還要不安。因為二千萬住民與鄰國四萬萬中國人，人種、宗教、語言大率相同，彼等視法蘭西之兵士、水兵，及行政官等外國小部隊為野蠻人，決不肯為決定的服從。

在印度支那有一獨立國，是即有六百萬人口之暹羅(Siam)。此地雖為劃分英吉利、法蘭西領地之緩衝地帶，然有舊來歷史而忍耐力強之英吉利，當然較法蘭西取得優勢。

\* \* \* \* \*

亞細亞大國推中國，其歷史與文明可遠溯至太古。此廣大國土之住民雖有許多人種，今日則結合於一個統治之下，使用由同一語言產生之方言。

佛教非發生於中國，係紀元前六百年，印度年少皇子釋迦牟尼(Cakya-Mouni; Salya Muni)所創。釋迦牟尼以前之印度人宗教，為複雜的、神祕的、曖昧的理由不明的汎神教，即所謂婆羅門(Brahma)教。其聖書為寓言的開關宇宙論，好談奇怪故事，有時如希臘人書中之詩，又有時如猶太人書中之豪語。婆羅門教雖常敷陳崇高道德之教訓，然結局祇成爲幼稚之世界觀。

婆羅門、朱彼忒、耶和華認宇宙力為能使幼稚時代人類畏其作用，因各自代表宇宙力之純真姿態。然人類聰明愈進，則其姿態應得改革，佛陀即為偉大改革者之一人。

佛陀一如基督，穆罕默德能以道德為真髓之簡單宗教，取複雜之神話而代之。佛陀一如基督，穆罕默德能以教義征服世界。佛陀說教一如基督，穆罕默德說教於人類史上為最大事件之一。

彼生於喜馬拉雅之南尼泊爾 (Nāpāl; Nepal) 其父為有力之國王。彼生年十八九歲，即有嫌惡地上財寶之意。於是彼遂離開王宮，沿門托鉢，到處暢說其新倡之教義。

其弟子忽達於非常之多數，彼等即組織宗教的團體，教祖死後不及百年，新宗教已普及印度全體且不久而越印度，過印度文那，入於中國。以佛教征服亞細亞世界，與以回教征服地中海世界，其迅速正復相同且無因布教而流血之事。

佛陀教義可稱為道德之教，既不具形而上學的信條，亦不以儀式禮拜為重。佛陀說對於一切煩惱者之憐憫，命其拒絕快樂，斬除慾望，斷言人類之理想應歸於涅槃。

在道德方面，中國人不問其是否為佛教徒，只要能信奉其偉大哲學者孔子，老子極寬大思想，心中即覺滿足。中國人有農夫、工人、漁夫、商人并有厚利盤剝者，然皆輕蔑軍事，抱痛惡軍人之念。且彼等不怕死，對於肉體的苦痛，殆無感覺。彼等常為好戰而貪慾的鄰人所包圍，對於其侵入、掠奪，絲毫不知防禦，雖欲防禦亦苦不能，彼等認世間之美，無過和平的精神。殊不知極愛和平的民族，亦應預備不做盜賊餌食之武力，中國人唯不知此，所以其運命常在危險中。因為對於蒙古人、韃靼人、突厥蠻 (Turcomans) 人之侵入，不知預備防戰之武裝，故彼等祇知以生子為抵抗，由此常墮於可嫌惡之隸屬一途不自知。

中國人雖苦於運命之不安，然仍能相當開拓其科學，產生豐富之藝術，發展農業商業，加有益之改良於日常實際的生活。彼等能質素、能勤勉且能忍耐，無發明心而有應用才。彼等因不得進步，遂主張變化為有害而甘於故步自封。以故彼等凡事皆不使變化，努力維持古昔祖先或國民的傳統，此外別無安泰之途。

至一八四〇年為止，彼等皆堅閉門戶以拒歐羅巴人。為防韃靼人侵入，其祖先曾建築長城，遺蹟至今尚存，可以象徵其精神狀態。此種障壁實為想與外國兵士抵抗而設。

尊重古物，憎惡新物，允推中國精神之特色。

彼等於極古時代，已用活字印刷書籍，但其語言、文字不適於思想之傳播普及。尤其文字極為複雜，非用一生精力，不能將字體寫好。中國人之價值常因書法之優美而定其計量。欲為官吏，或欲獲得最高之社會的地位，必須受繼續的數次考試。此種考試結果可成進士，等到進士考翰林時，即專置重於傳其思想之高妙書法。

彼等有古代傳來之豐富文學，富於歷史、演劇、哲學、醫學、詩歌之典籍。然泰西人殆不欲研究之，恐係誤認此龐大文獻為不甚重要之結果。總之中國思想之影響對於歐羅巴之思想，全不存在，亦絕無其反對之影響。

就藝術言，彼等產生華麗之絲織品，絲綢之製作實為其最優厚國民的工業之一。彼等施美觀之裝飾於此織品，又能用其可驚之忍耐於陶器，造成相當鮮豔之花瓶。

中國人一般身材不高不矮而強健聰巧有抵抗力，雖遇到不良氣候及格外勞動，亦能勉強從事。質樸省儉之彼等甘於薄給，為欲增多財產，至於國土告狹隘時，則大舉而移住外國，此可恐之。大羣移民對於以高給為必要之

歐羅巴勞工，實爲危險之競爭者。所以白人有些地方如加利福尼亞及澳大利亞皆禁止中國移民前往此種禁止中國工人於最近之將來，是否將成爲經濟上重大問題，誰亦不敢斷言。

中國受蒙古人征服後，又受韃靼人之征服。蒙古人雖與中國人同爲黃色人種，然生活於山地之蒙古人，韃靼人爲戰士耕作於平野中之中國人則不過和平之農民。此種農民且常受好戰的貧乏的粗野的人種之壓迫。

當第十七世紀之末年，由滿洲出來之韃靼酋長，滅中國人創建之明朝，其後繼者僅能鎮壓暴動，並將中國鄰地突厥斯單、蒙古、西藏征服。

當時爲拿破侖大戰役時代，歐羅巴忙於本國戰事，無暇顧及中國之通商。但到一八一五年以後，事態陡生變化。中國向來與歐羅巴通商，僅有廣東一個商場，在葡萄牙人二百年來通商之澳門附近。繼承與葡萄牙海軍貿易之英吉利人，由一八二〇年起，卽販賣印度鴉片與中國人，不久而吃鴉片之習慣蔓延中國各地。『天子』禁止其販賣固屬正當，然并欲殺販賣鴉片之英吉利人，殊非賢明舉動。因此中國與英吉利間，惹起真正戰爭，共繼續至二個年頭（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吉利艦隊入長江，弄得尊大之中國皇帝，亦祇好割讓香港於英吉利，并開廣東、寧波、福州、上海爲通商口岸（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

謂歐羅巴文明，因鴉片而入中國，其文明殊不甚芳香。不幸委身於此惡習之人，忽然失其體力智力，變爲愚鈍，終日僅想一事，卽僅想再吃鴉片。鴉片能使彼等忘其現實悲慘，轉入迷夢世界，終引導之至於墮落與死。若認歐羅

巴有滙審，則中國當有歐羅巴所贈之入國紀念鴉片審。

清朝皇帝之權威次第瀕於危殆，原先秘密結社之太平天國黨曾以中國南部爲己有。一八六〇年，英、法聯合軍與清朝開戰，攻入北京，燒掠其離宮圓明園（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此爲對於中國行動之可怕的復讐。

依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之結果，中國遂開出西方人之世界。天津開港，許歐羅巴人通商。歐羅巴諸國並得派遣全權於北京宮廷，作爲代表。

此次戰爭極度顯出中國之孱弱，使外國人之貪慾倍加。

在北有俄羅斯窺伺滿州，在南有法蘭西佔踞安南，在東則更有可恐之日本準備分割中國。

\* \* \* \* \*

日本由三個見地，卽由地理的人種的歷史的皆與中國相關聯。然日本爲島國，中國爲大陸國，故其風習顯然不同。中國原爲民主的，日本則由稱爲大名之貴族，把持特權，實行誇其名譽之貴族政治。迄一八六八年之維新爲止，政府爲絕對君主制。住於宮中深處之皇帝，雖與中國皇帝同爲有權威之天子，然不易拜見其龍顏，僅充謹嚴之一種祭司職任，政權委於爲其宰相與總司令官之將軍，准將軍握有專制實權。

以此之故，兩者常再三反目。嘗歐羅巴人欲入日本時，天皇與將軍竟至破裂（一八六四）內亂與外戰同時並起。英、美、法、荷蘭之聯合艦隊砲擊下關要塞而破壞之，日本遂不得不開港，准許外國通商（一八六五）。日本人知天皇與將軍分割權力之二元政治，爲難愈之弱點，因於三年之後，斷行震撼東洋天地之大改革，將軍去位，天皇

(睦仁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爲唯一之君主。

此後日本人以非常熱心，開始輸入歐羅巴人之習慣與發明。彼等改衣服與法律。使此革命的改革，及於社會生活之全部，尤注力於軍事。由英吉利購買軍艦，由德意志購買大砲，步鎗，聘請士兵，由法蘭西聘請法律家，由美國聘請技師，千餘年來舊習與由來已久之舊制度，同被廢棄。一八七一年廢止貴族之特權，一八八九年設立二院制之議會制度，兵役用國民皆兵制度，并發布酷似法蘭西民法之民法（一八九二）。設置各種研究所，建立大學，刊行關於上述之學術雜誌，但彼等尙未將極端障害一切進步之假字與野蠻文字廢棄。

似此改革之迅速，實屬可驚。其實行雖非無反對之人，然亦未起激烈之動亂。統各階級之人，一樣熱心於改革，既認其運命爲不可能，而得以數名熱心家之意思，變更其進路，此類實例歷史上亦非絕無。

日本因有強力軍隊之組織，一八九五年對中國，一九〇五年對俄羅斯，各能得到決定的勝利。

在此二戰，日本皆爲完全之勝利者，因此勝利，遂能越過舊來之島國領域，公然進行於大陸，由中國先取得臺灣、澎湖與滿洲之一部，並使朝鮮宣告獨立（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下關條約）。

一九一二年中國由清帝退位，成爲共和政體。然此不過一句空話，要將分裂而未開化之和平的無數中國人團結一起，非再經大改革不可。對於擁有組織強固軍力之日本，彼等首當力謀自衛之策。

然就歐羅巴人之危險而論，不在日本之征服中國，而在中國與日本同盟。日本採用歐羅巴之文明進步，僅僅四十年已成強國，與日本人種同智力同之中國，安見其不能採用泰西之事物，假使彼等相戒不鬪而有結合之模



樣，則實爲可恐之形勢，蓋日本人、中國人既形成巨大之集團，歐羅巴仍彼此分裂，天下事之不可爲，寧待再計而決。世界之命運包於未來黑暗中，但與黃色人種戰爭時，欲引其直接鄰人俄羅斯爲同志，殆不可能。

\* \* \* \* \*

美國次第趨於強大，其富力亦向可驚之程度發展。人口之增加尤覺異乎尋常，一八六〇年爲二千八百萬，一八七〇年爲三千五百萬，一九〇〇年爲七千九百萬，一九一〇年爲九千二百萬，一九一五年已與一萬萬相近。

論美國生活之重要特色，移民大都爲愛爾蘭人、德意志人、瑞典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是等人種移住到第二代後，與他市民混血極速，盡忘其本國與語言，於是生長此處之新美國人民，與歐羅巴最舊諸國人民，發生同樣愛國的團結力，自一八二一年起，美國歡迎二千五百萬之移民，其中有最貧困之人，亦有在歐羅巴著名之大膽冒險家。此等年富力強之人攜帶其一切進步不可缺之要素，即所謂大膽冒險的精神，散布之於新大陸。

美國人雖已有人口稀薄之廣大地域，然尙感其狹隘，所以不絕增加其無限制之領土。

一八九八年西班牙領古巴島分裂，陷於無政府狀態，彼等利用其叛徒，對西班牙宣戰（四月二十一日），使西班牙艦隊即時沈沒，於是西班牙之弱與合衆國之強，以對照而愈形明瞭。西班牙因無自衛之力而讓步，以菲律賓羣島、波特黎各（Porto Rico）、古巴與美國（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巴黎條約）各國雖有承認古巴獨立之事，然其獨立頗近於虛僞。美國不但用陸海軍從旁監視，并干預古巴國財政，把握「安提耳島真珠」之霸權。

第十六世紀西班牙王國建設於新世界之廣大建築物之最後一石，亦復倒塌，可謂一切喪失盡淨，當時曾有

加利福尼亞、墨西哥、安提爾利列島、阿根廷、菲律賓羣島、佛羅里達、可倫比亞、祕魯等地之西班牙，今在此二大陸之中，連一條小街亦沒有留下作個紀念。然過去之偉觀初非全失，比到一夢一回想要高出不知凡幾。中美、南美雖已斬斷本國之羈絆，但仍說西班牙語，故一民族之真正國民性可在家庭中、小兒所用語言中見之。

在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成爲難與爭霸之美國，在大洋洲海面亦方振其權勢。美國既取菲律賓羣島（人口九百萬），並合併夏威夷羣島（Hawaii; Hawaii or Sandwich Islands）（一八九八）與薩摩亞（Samoa）羣島之東半部。

美國更進一步。緣法蘭西人雷塞普斯所企畫之大事業巴拿馬地峽之開鑿，不能如開鑿蘇彝士地峽之易告成功。合一羣之淺慮企業家、腐敗政治家、拙劣技師，叫他小膽他偏大膽之狡猾財政家，聚訟紛紜，安得不使此種偉大計畫終於失敗。結果由美國人再試而成功，科提爾耶拉斯（Cortilleres, Cortillera）山系由此運河而橫斷，巨大船舶不必迂回大陸，直由大西洋出太平洋。爲確保運河之所有權，美國人遂想到建設一個高唱表面獨立之共和國，由可倫比亞分立之巴拿馬共和國即從此而起。嗣後美國遂握有巴拿馬運河。爲太平洋航運之霸者，收地球三分之一爲彼等之物。

結局藉此進步對於一切新工業湧起熱心之大民族霸權，成爲全世界之幸福。當一九一六年，彼等爲自由與正義，取武器而參加歐戰時，世界皆浴到此種恩惠。但我等對忠於自由主義之彼等，有一不得已之期待，即課巨額稅金於外國製品之麻煩財政制度（一八九四年麥堅尼（Mackinley）關稅），不得不期待其從速廢止。不但期

待其不以苛稅妨害歐羅巴攜來之貿易商品，并望其有以利用之，似於美國人自身，亦有莫大之利益，質之美國人以爲如何？

\* \* \* \* \*

說西班牙語之美洲諸國，有爲美國所不知之根本的缺陷。白人與土人及由阿非利加而來之黑人，混合血統，以致墨西哥、可倫比亞、委內瑞辣、秘魯、智利、巴西各地，殆不見一純粹之白人。比較的能不與此等劣等人種混血者，恐祇有阿根廷一國。阿根廷係收容意大利、西班牙之莫大移民，所以繁榮益見增進。這個幸運之國幾乎永遠不見內外戰爭，宜其能與說葡萄牙語之巴西，共被推爲南亞美利加最富之國。

總之只要除去荷蘭、法蘭西、英吉利領有之基阿那（Gwynnes; Guiana）及安提耳列島之若干島外，在北美、南美，已無歐羅巴人之殖民地，所以諸國現在皆爲獨立共和國。

\* \* \* \* \*

但有一例外就是坎拿大。坎拿大雖爲英吉利領，然英吉利竟與以廣汎之自治。坎拿大富於農礦兩業，有廣大之地域，但人口甚爲稀少，住民止有七百萬，三分之一說法蘭西語。一八六七年此廣大領域各地方聯合組織自治領，雖附屬於英吉利王國，殆爲獨立之殖民地，有國庫，有議會，有預算，并有法律。坎拿大自治領不唯離英吉利而獨立，其各州亦成爲聯邦而取自治制度。

結合紐約舊金山（San Francisco）之鐵路競爭線即所謂坎拿大大橫斷鐵路，敷設於一八八六年。此路係由

大西洋岸之哈黎法克斯 (Halifax) 達於太平洋之溫哥華 (Vancouver)。

坎拿大之法蘭西人素以極強出生率有名，其出生率恐比現在之我等更強，然人數仍苦不多，因為彼等喜歡移住工資多氣味好之合衆國的原故。出生於坎拿大之法蘭西人，既因歸化亞美阿加之容易，又被誘於難拒之魅力，遂致成爲亞美利加市民。迨至成爲市民之後，竟於極短歲月之中，將法蘭西之語言風習，完全忘記，然在坎拿大之祖國時，則尙以爲一生大事而盡力保存，其故安在，頗覺耐人尋味。

\* \* \* \* \*

在澳大利亞與大洋洲各島之人口，自一八七〇年以後，無如金鑛發見時之盛者，然要皆係徐徐增進。醉心自由主義之英國，與一切殖民地相同，即在澳大利亞領地，亦殆與以完全之自治。以故澳大利亞之農民、工人得依其希望，實行組織統治。形成澳大利亞聯邦之各州，在其聯邦內，皆享有獨立權。

澳大利亞已有青年澳大利亞之稱，還有比較更爲青年之新西蘭，其政府與立法斷然取顯著之民主式，決非世界任何一國所能追及。女子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勞動時間限每日八小時，過度之財產得依法律沒收，僱用人與受僱人有爭執時，準用強制的調停，最低工資亦經法定，對於土地及動產早已規定累進稅。

澳大利亞全部皆爲英國領土。

若就美國與英國而想像其合同——風俗、人種、語言無不共通故此合同殊爲正當——則英國民族於歐羅巴外之世界，可知其占有何等之優勢。英吉利民族在阿非利加，殆占半分，且皆爲最美部分，在亞細亞，得三萬萬印

度人所住之印度，在亞美利加，保有財政的政治的握大勢力的北美全體，又延及澳大利亞和大洋洲之各島。橫跨兩半球之大帝國，費去三世紀之長時期，不屈不撓，繼續以其明智、勇氣、努力而作成，然此勝利所以能成爲確定者，全在維多利亞女王光輝永耀之治世（一八三七至一九〇一），而其勝利與其他時代之勝利相異，全不帶一些血污淚漬。

\* \* \* \* \*

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歐羅巴戰史，在歐羅巴本洲，比在阿非利加、滿洲、安提耳列島爲少。蓋因歐羅巴諸國民，共僑於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之血戰，故除巴爾幹半島演出更爲可怖之新血戰外，大致尙爲靜穩。

數百年來住於巴爾幹半島之基督教國民，有希臘人，有斯拉夫人，然不問其種類若何，要皆壓迫於歷史上認爲最苛酷之統治，即不幸而落在土耳其支配之下。以相異之語言、宗教，與土耳其政府之貪慾相結合，此等可哀之人遂長被其鉗制。由支配被等之總督，課煩重之稅金，使服無期限之軍務，迄不能得正當之權利。彼等爲其壓迫所激，有時亦起暴動，不久即忱於虐殺而亂息。照殉教者與劊子手同時生存之例，基督教徒只好與回教徒爲同樣之生活。但是基督教徒回教徒宗教雖異，種族仍是相同。因爲自古因人種一語而流傳之人種學的意義中，無所謂土耳其人種之存在。爲黃色人種征服者蒙古人之血，已不流於今日土耳其人血管中，不料土耳其人偏欲課語言、宗教於被其征服之人，且欲其多數化爲土耳其人。說到真正人種的根原，本爲同一，獨至土耳其政府依其宗教的狂信、語言的相差，雖爲同一人種，仍能十分說明其殘虐，即不斷演出血洗巴爾幹半島之戰爭。

讀第十九世紀上述不幸諸民族歷史，不啻告我以欲脫土耳其桎梏之長期努力

彼等之獲得自治，何以成爲至難之事？固因土耳其政府，常爲軍事而犧牲一切，以致互相分裂，有力變成無力，亦因歐羅巴列強之競爭嫉視，使其政府又成爲有力者。

土耳其於一八一五年，領有巴爾幹半島全體，然自一八一五年迄一九一四年，歐羅巴諸國有時假以援助，有時熱視無觀，並有時嗾使戰爭，遂至釀成多數暴動，全部乃稍稍崩壞。

希臘因亞得里亞那堡條約，一八二九年成爲獨立國。

因巴黎公會之結果，根據法蘭西提案，摩耳達維亞、窩雷基阿於一八五八年，成爲聯合公國。由兩國選出議員，合同作一羅馬尼亞議會，羅馬尼亞於以建設（一八六一）羅馬尼亞初代君主名古乍（Alexandre Jean Guza），羅馬尼亞因改革太急而被逐。其後（一八六五）霍思索倫家之查理（卡爾）任命爲羅馬尼亞王，其國遂升爲王國（一八八一）。

羅馬尼亞人在東歐羅巴，爲說拉丁系語之唯一國民。然此地受外來侵入已二千年，人種的混合激增，故不能即認此羅馬尼亞人爲古代羅馬派遣到達謝之羅馬兵士的真正子孫。

猶太人占羅馬尼亞人口約十二分之一。

然就白人之民族生活言，於人種並不注重。支配智的社會之進步，全在語言的狀態。羅馬尼亞人口說拉丁語，且有豐富之文學，所以確能形成拉丁國家。彼等有活潑之明敏精神，利用其智力與努力，積極盡力於東方的事態。

其軍隊組織完善，人口亦急激增加。

因一九一四年之大戰，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 (註) 之羅馬尼亞人被解放。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之德蘭斯斐尼亞，有與匈牙利人混住一起之無數羅馬尼亞人，此等人數約在三百萬以上，無日不想復歸於用彼等語言之自由祖國，無如匈牙利不肯容納正當要求。使釀成一切糾紛之原因，全在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既已雜居生活於德蘭斯斐尼亞之同一市街，同一村落，又復公然互示敵意，決不願意和解。在羅馬尼亞東北，有地名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e; Bessarabia) (註) 亦有數近百萬之羅馬尼亞人，為俄羅斯之臣下。

(註) 此等地方今已屬於羅馬尼亞。德意志人稱為西本布根 (Siebenbürgen)。

巴爾幹半島之住民哥羅西亞人、塞爾維亞人、布加爾人，操絕不相同之斯拉夫語，常懷着不和與敵意。此外住有多數猶太人，希臘人尤占多數。在半島南部，直至薩羅尼加 (Salonique; Salonika)，並延及君士坦丁堡，希臘語均居優勢地位。

蒙特尼格羅因有不易侵入之山地與好戰的住民，所以能享到不甚受土耳其統治之幸運，事實上保住獨立。一八七八年其獨立經列強承認，一九一九年復歸於塞爾維亞，(註) 蒙特尼格羅遂形成塞爾維亞之一州。

(註) 今與塞爾維亞同為巨哥斯拉夫王國之一部。

塞爾維亞人二百年來動搖於奧地利與土耳其之間，雖能維持比較的獨立，然直至一八六七年，土耳其繼續占領其各城。由此年起，塞爾維亞固已成為獨立公國，但尙常有貢物之呈獻。

密羅什 (Milosch) 及其子米雪爾·俄布楞諾維亦 (Michel Obrenovitch, Michael Obrenovitch) 雖爲初期之君主，然皆不久被逐去位，迨卡拉佐治 (Karageorge) 家之亞歷山大登位後，始次第復其王位。米雪爾死，米蘭嗣位 (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八)，由一八八二年稱王號。此異常之君主爲人頗嫌輕薄，唯僅僅十年間塞爾維亞竟成爲眞陸軍國。

然在密爾政府時，並不包括半島之全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黑最哥維那 (Herzegovine; Kerkogovina) 之住民大多數爲塞爾維亞人，此等人時常對土耳其人謀叛。

塞爾維亞之東君士坦丁堡之北有一地方，直占巴爾幹半島三分之二，是爲斯拉夫人種稱做布加利人所住。彼等於風俗、宗教、語言，皆酷似俄羅斯人。塞爾維亞人與布加利人對於土耳其人亦常謀叛。

一八七五年回教徒之土耳其兵以鎮壓布加利人暴動爲名，肆行虐殺 (死者一萬五千人) 竭盡殘酷之能事，雖在外交上冷靜之文明諸國，亦不得不提出抗議。然因各國互相嫉視，敵對，故一切極爲客氣。土耳其政府利用列強之不和，調動強力軍隊，看見塞爾維亞暴動勃發，直鎮壓之，巴爾幹諸國受其威嚇。

此時俄羅斯皇帝直接加以干涉 (一八七七)，一軍侵入阿美尼亞，別派大軍向君士坦丁堡。羅馬尼亞與俄羅斯軍同盟，俄羅斯·羅馬尼亞同盟軍在施布卡 (Chipka; Shipka) 山路破土耳其軍 (一八七七年七月) 人於盧密利阿 (Roumelie; Roumelia) 用兵極巧之將軍俄幹斯曼·巴沙 (Osman Pacha; Osman Pasha) 統率土耳其軍，據守要路城營普利佛那 (Plavna) 爲勇敢抵抗者六閱月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日迄十二月



十日。羅馬尼亞軍俄羅斯軍及其將斯科培雷夫 (Skobeloff, Skobeljev) 之勇氣亦不劣於巴沙，遂能攻陷普利佛那，打破土耳其軍之抵抗力。俄羅斯軍進追君士坦丁堡城門，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土耳其軍只好忍辱乞和，在聖·斯泰法諾 (San Stefano) 訂約。

奧地利不出代價而勝土耳其，且得貴重之利益。即俄羅斯不得不將奪取之土耳其地方，送與奧地利。奧地利不費一彈，不殺一兵，單因威嚇而得厚利。民族自決之原則完全為滑稽手段所打破。

俄羅斯為德意志所支持，承諾召集國際會議，改正或確認聖·斯泰法諾條約。然在柏林召集會議時（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三日），俾斯麥不支持俄羅斯之主張，聖·斯泰法諾條約遂被廢棄。波斯尼亞、黑西哥維那僅得自治之外觀，實際為奧地利領，居比路島則為英吉利領，塞爾維亞失去在蒙泰內格羅間之諾維巴薩州 (Novi-Bazar; Noviozari)、蒙特尼格羅取得安的發里 (Aniivari) 港，因聖·斯泰法諾條約而形成之大布加利，削減為小布加利，土耳其保有布加利語占優勢之馬其頓。俄羅斯僅在阿美尼亞，得到含有卡斯 (Kars)、巴統 (Batoum; Batum) 等黑海附近之沿亞細亞海岸地方。羅馬尼亞人雖在普利佛那、施布卡力戰，然不得不放棄比薩拉比亞，以與俄羅斯另給以沼澤地多不魯甲 (Dobroutcha; Dobrudja) 之一部，代償其損失。對於希臘國境，亦未見大有改正，并克利特島亦斬而不與。

柏林條約（一八七八）不但影響巴爾幹諸民族之運命，並使歐羅巴之一般政策，來一重大變革。

俾斯麥為欲使普魯士不失德意志之霸權，勢必使奧地利成為斯拉夫人之國，此種思想實可謂簡單而奇妙。

奧地利自調印柏林條約與薩多發戰敗之結果，已承認將其在德意志之霸權拋棄。奧地利并忘卻奧地利王室三百年來相傳之政策，即忘卻其所謂歐羅巴政策。奧地利除波蘭人外，今合併哥羅西亞人、捷克人、斯羅發茲基人、波斯尼亞人，計管有一千五百萬之斯拉夫民族。於是奧地利利用波斯尼亞鐵路，進出巴爾幹半島之中央部，以塞爾維亞之保護人自任。

此是一個奇妙的保護人，因為其欲滅被保護人之故。然其間所發生之事件，能使其壓迫之政策失敗。一九一九年塞爾維亞得勝利，較之以前國力更強，試觀今日之奧地利王家，祇剩一奧地利帝國，此外已別無長物。

\* \* \* \* \*

一八八四年塞爾維亞對布加利宣戰而敗北，然布加利恐奧地利之干涉（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不敢利用其勝利（一八八六年三月八日部卡累斯特和約）。

由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軍事上外交上皆起重大事件，巴爾幹再陷於紛擾。

當一九一二年初頭，乘意大利土耳其實行重大戰爭之際，巴爾幹諸國（塞爾維亞、布加利、蒙特尼格羅、希臘）準備軍隊大動員，共送最後之通牒於土耳其（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聯合軍約計七十萬，（布加利軍三十萬，塞爾維亞軍二十五萬，希臘軍十一萬，蒙特尼格羅軍四萬，）土耳其軍止三十萬，武裝指揮均惡。

土耳其到處敗北。布加利軍在刻爾克·基利塞（Kirk-Kilisse; Kirk Kilissen）（十月二十三日）盧雷·

部加斯 (Tulu-Bourgas, Tule Burgas) (十月二十七日) 塞爾維亞軍在諾威巴薩、庫馬諾福 (Kumonovo, Kurnonovo) 希臘軍在南方, 皆先必獲一付勝利, 希臘軍入薩羅尼加 (十一月九日) 此戰爭尊重殺伐, 然死於敵人破火者, 不及死於霍亂病與饑餓者之多。土耳其之全軍隊幾乎數日間不能取得食物。

媾和條約在倫敦結成。土耳其人失去馬其頓、色雷斯、伊庇魯斯、阿爾巴尼亞 (Albanie, Albania) 愛琴羣島。在歐羅巴祇剩有君士坦丁堡及由君士坦丁堡至加利皮利斯廣如帶狀之地域。

然聯合軍對其掠奪品發生爭執, 彼等遂互起亂暴野蠻的戰爭。此種戰爭與普通戰爭不同, 雙方皆以亂暴野蠻從事, 殺害虐待捕虜。一方為布加利人, 他方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 羅馬尼亞人亦參加其間。布加利人完全敗北, 羅馬尼亞軍不戰而進迫索非亞 (Sofia) 城門, 布加利祇得為屈辱的媾和 (一九一三年八月部卡累斯特條約) 聯合軍各保有其占領地, 羅馬尼亞得多不魯甲之自然國境。

歐羅巴加以干涉, 致歐羅巴和平一時被其威脅。狡猾之奧地利人似不欲以過強之力與塞爾維亞及希臘, 故謀創立阿爾巴尼亞王國, 定首府於都拉索 (Durazzo), 迎立德意志之維德 (Wied) 公威廉為王。由奧地利造成之阿爾巴尼亞, 住民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 所以說到此新王國之建設, 於希臘及塞爾維亞均受損害, 其君主亦僅在位六星期。

由此戰爭與和平, 希臘取得薩羅尼卡及庇魯斯之一部, 塞爾維亞取得普利斯的那 (Prishtina, Prishtina or Prishina), 普利斯傍德 (Prizrend, Prizren) 烏斯庫普, 則不得不將亞德里亞堡退還土耳其, 聖·斯

泰法諾部卡累斯特倫敦諸條約借柏特曼·荷爾惠克 (Bethmann-Hollweg) 之滑稽口吻來說，殆不過一團紙屑。巴爾幹諸國政府苟能成爲最強國之政府，則無論何時，皆欲撕破之而後快，其調印時幾乎人人抱有此想。一九一九年之條約意在使彼等稍稍服從正義。然自此西歐羅巴唯有預備十分武力，希望此等諸國民，彼此相戒，不再來擾亂歐羅巴之和平。

\* \* \* \* \*

一八七一年之後德意志與奧地利、俄羅斯同盟，因有名之三帝會見，堅其結合，交誼極見親密。然握德意志運命之俾斯麥，漸次接近奧地利而與俄羅斯疏遠。一八七九年俾斯麥與奧地利首相翁德拉喜 (Andrassy) 會見於加斯泰恩 (Gastein)，指明法蘭西爲敵，締結攻守同盟條約，於是奧地利承認願在德意志執第二流之業務，是爲『二國同盟』(Double Alliance: Dual Alliance (Zweibund, D.))。過一年後，意大利憤法蘭西占領突尼斯，以明白之條件加入，二國同盟又由此成爲『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Dreibund, D.)) (一八八三)。被人疏遠之俄羅斯，遂與法蘭西接近。一八九一年法蘭西艦隊訪問喀讓斯塔得，受盲目的熱烈歡迎。經過數年，俄羅斯艦隊來訪法蘭西時，於杜倫所受之歡迎，其熱烈更加盲目。同盟條約於以締結，俄羅斯將利用此約。起大借款，至少須借三百萬萬佛郎，其金額四分之一當使巴黎人應募。因俄羅斯財政之混沌無秩序，遂謂此三百萬萬大借款，毫無成功希望，其論亦屬難通。

英吉利迄此時爲止，常繼續其『有光輝之孤立』(Splendide Isolement; Splendid Isolation) 一九〇六

年英吉利王愛德華七世 (Edward VII; Edward VII) 本爲和平之友，又素爲法蘭西友人，遂因其個人之影響，英吉利不依正式之條約，先與法蘭西商定協力辦法，其後俄羅斯加入之。初爲「親密之協商」(Entente Cordiale) 繼乃成爲「三國協商」(Triple Entente)。此「三國協商」一語今已用爲「三國同盟」之對稱。

於是歐羅巴諸強國至一九一二年，分爲二個集團。一方爲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他方爲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假使此數國中之國民或君主一有過舉而引起一般紛爭，則將調動二千萬大兵，致世界成爲從古未有之可怕的虐殺舞臺。所幸尙未見有如此荒唐之國民、君主，以故亦未見有敢爲如此之不吉的冒險者。(註)

(註) 此係余一九一四年五月所做之文章，余今仍不願加以改正。總之德奧兩皇帝之攻擊塞爾維亞，逃不了誤謬、罪惡、愚劣六字！

雖曾經過俄土戰爭、巴爾幹戰爭、殖民地戰爭諸役，然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歐羅巴之政策概以和平爲主。其間非無開始戰爭之機會，然戰爭並未因之而起。有許多新聞記者在其本國，或因其觀察錯誤之愛國心，或因其被人買收，或因其本性愚暗，遂常鼓其無智之說，煽動不和，挑撥惡感，欲以釀成一般擾亂，看到此類盲目的努力，固不能嫁其過失於彼等。

\* \* \* \* \*

此時期中仍有令人欽服之一大進步。假使德意志之好戰的希望，能不將此推翻，則當生偉大之結果。蓋所謂「國際仲裁法院」已在海牙設立有年。

此在極古時代，人類已知戰爭爲極可恐之災禍，常欲設法避免。所以設一有力之最高法院，和平的解決諸國

民間之紛爭，早在人人意計之中，並不要費多大之想像力。來布尼茲聖·彼得之修道院長（一七一三）及康德三人皆曾夢想照文明國司法官用命令式，判決個人訴訟之樣，亦設一國際最高法院，用命令式判決國家間之訴訟。

和平之國際諸會議（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七）皆由諸國和平團體，維持此有益之思想。然諸政府從未與以何等之顧慮，不幸而被誘惑於新聞紙之國民，亦從未與以何等之支持。

一八八九年巴黎萬國博覽會開會之際，依有力者三人即法蘭西人腓特烈·巴西（Frédéric Passy；Frederick Passy）、朱爾·西門（Jule Simon）、英吉利人朗達爾·克累麥（Randal Cremer）之發意，英吉利、西班牙、比利時、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瑞典、丹麥、希臘、匈牙利、美國之議員參集於巴黎而開會。是為「國際議員會議」，雖無正式決定之權責，亦未受過正確之委任，然終不失為最初之「國際會議」，係以和平的完全資格，檢討歐羅巴諸國共通之利害問題。此種會議初非如玉果豫言的天才所想像之「歐羅巴合衆國議會」，但亦可稱為一個偉大事業之微弱發端。

過數年後，別有一更加重大之事件發生，使諸國民之國際關係，完全一變。

一八九八年八月一日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二世（Nicolas II）「為欲使偉大之世界和平思想，同動亂與不和之要素，打成一片」，遂召集國際會議於海牙。

彼認戰爭為災禍，認武裝的和平係加各國民以難堪之負擔。蓋從前理想家之夢，經俄帝之言而確認其非夢。

一年後其理想竟能實現，一八九九年五月十八日萬國最著名之外交官、法律家嚴肅集會於和平之海牙市，準備國際和平，構成欲以秩序代無政府、正義代暴力的世界，未曾有過之最大精神力。

經過長期間聰明討論之後，因海牙第一次和平會議之結果，正式設立最高仲裁法院於海牙。一個主權國家若信其權利被他主權國家侵害時，得不訴之武力，一如個人之於民事審判，主張其立場。

於海牙第一次及第二次（一九〇五年）和平會議，未能規定軍備縮少、仲裁審判義務。因為好戰的社會之戰爭，乃古代遺傳下來之愚劣建物，非可由法律家及學者之團體數年努力而推翻，并非可以筆戰口伐等方法所能撓折。欲使國際的秩序實現，當然以一四一九年之災害為必要，無待多言。

然在海牙畢竟能使來一大進步成功。公平審判之決定能取不確實戰爭之高價虐殺而代之。一語，初被人高聲提唱。昔以偶然與暴力，決定一切，今則不得不選其他之判斷者。由法蘭西革命之初，彌拉波曾以如左之偉大言論，投於飽受眩惑諸人之前，其言曰：『*Le droit est le souverain du monde*』。依國際仲裁審判及一九一九年所設立之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 League of Nations (Völkerbund, D)）彌拉波之偉論始有達於實現之希望。

當海牙會議以前，雖無會議以後之束縛力，然每遇重大之訴訟問題，即有外交上之仲裁，此事亦不可置之不論。今試列舉其主要者，則（一）為關於阿拉巴馬號（Alabama）事件之美國與英吉利（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二）為關於阿非利加之葡萄牙與英吉利（一八七三），（三）為關於加羅來恩羣島之英吉利與西班牙

牙(一八八五)、(四)爲關於歧阿那之法蘭西與巴西(一八八九)、(五)爲關於委內瑞與瑞典之委內瑞與歐羅巴諸國(一九〇二)、(六)爲關於阿刺伯、英領馬斯卡特(Mascate; Muscat or Muskat)土民之法蘭西與英吉利(一九〇四)、(七)爲關於赫爾(Hull)漁業者之俄羅斯與英吉利(一九〇五)、(八)爲關於徵集外國軍團之法蘭西與德意志(一九〇九)、(廿)(九)爲關於大西洋漁業之英吉利與美國(一九一〇)、(十)爲關於戰爭賠款之俄羅斯與土耳其(一九一二)、(十一)爲關於的黎波里戰爭海上捕獲物之意大利與法蘭西(一九一三)、無一非經過仲裁程序者。要之由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四年，仲裁決定共有九件，由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四年，則有七十五件之多。

(註)指在摩洛哥之「卡乍布蘭卡事件」而言。

仲裁條約因之倍加，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約舉其件數如左，足見已有顯著進步。

一八八九	三	一九〇一	一	一九〇二	一三
一九〇三	三	一九〇四	二六	一九〇五	二〇
一九〇六	四	一九〇七	五	一九〇八	二四
一九〇九	四四	一九一〇	二〇	一九一一	一三
一九一二	三	一九一三	八		

\* \* \* \* \*

海牙仲裁法院自一九〇二年迄一九一三年，已做成十二件判決。



對於一切紛爭散布仲裁審判義務之國際聯盟制度，與對此義務尊重之念，明明爲人類社會數百年來實現之最偉大進步。不問其在何種形式之下，竟取武裝的和平形式，是不解戰爭爲人類之大敵也，此其人未免過於蠢笨。若將文明國依國內警察與審判組織而壓抑之個人間無政府狀態，認爲不應通用於國家間，則由此種國家提唱其最高主義時，勢必雖做不正事件，亦將毋庸處罰，主張其有以意思、慾望、放肆代正義之權利矣。

以上所述，由道德的見地觀之，誠爲奇怪之論調。

不但此也，卽明由弋利之見地來說，亦不覺其合理。蓋在稍強之國，遇到更強或運好之國，以不正勢力相加時，自必以訴之正義爲得計。

因爲今日之人尙目眩於近狀，心煩於眼前之記憶，所以對此進步之偉大，仍苦不能十分理解，亦未可知。然唯有世界的仲裁審判義務，始可認爲正義之君臨，換言之，亦可認爲文明之到來。自古直至現在，世界不過生活於野蠻之中耳。

爲欲理解此單純的基本真理，遂不得不使千萬勇壯少年，棄其生命。想到此層，當必有悲悼不堪者。

\* \* \* \* \*

讀一八七一年迄一九一四年歐羅巴諸國內政史，大約可稱爲同向民主主義進行。

次第向民主主義的立場進行，是爲現代社會之自然傾向，此於教育法勞工法，尤見顯著之發展。

一切國民不問其爲貧富農商，以施初等基礎教育於各階級之子弟，作爲政府之第一任務。能盡此種任務者，

首推挪威瑞典次爲德意志更次爲法蘭西瑞士除俄羅斯西班牙外全歐羅巴之兒童今日皆能爲讀以初等教育爲義務教育，義務云者招來學生，不取學費，故國家要出多大之費用。

使教育普及於國民全階級，是爲民主主義之基礎。教育成爲無特權。各市民因新聞與書籍，對於人物和事件，各自抱有各自之意見。以故當投票時，能熟考，能自覺。

新聞紙漸有奪取書籍地位之傾向，因其良莠不齊，常將危險顯著之影響，播散於社會生活，是誠不勝遺憾之事。世界最稱民主的國家，例如亞美利加合衆國在都市尙未誕生中，新聞紙早已出現。合衆國之日刊新聞比全歐羅巴之數爲多。於歐羅巴之大都市，已認新聞紙非奢侈品，竟成爲必不可缺之物。日刊新聞之勢力日日伸張。不足掛齒之小都會的無聊新聞紙對於全世界所起之一切重要事件，亦能爲何等之報道。在世界各地所起之事件，不拘大小，可依電線即時通知於五萬萬人民，爲之說明，使之理解。人類社會之各部分直感知遼遠極邊所受異變，竟成爲非常敏感之生物。各市民因能知世界之事件，遂成爲世界之市民。以故彼等熱悉因海、山、河川相隔而永遠不能知鄰國事情之古人，與今人息息相通之心情，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

自古頓堡發見印刷術，必遲至我等之時代，始見其有逾格進展。蓋能十分示其成果，約須四百年之歲月。然似此日刊新聞之肥大症的進展，尙恐有過度之嫌。要知人類之得以開拓新世界，既非藉乎新聞紙，亦不專恃初等教育，全在高等教育之深造，尤其是致力於科學的研究。然就現在以觀，各民主政治固嘗對科學爲若干有益之努力，但其用力甚爲微弱，與其說是努力於純粹科學，還是說致力於初等教育之爲愈。科學殆不當做問題，第一注重軍

事，國民教育則置之第二位，唯有科學能將未知之世界送來，反鄙視之，不肯一顧。此就預算之分配，即可洞見其真意。例如一九一一年之法蘭西軍事費十三萬五千四百萬佛郎，教育費二萬八千八百萬佛郎，客觀的科學研究費則僅以二百萬佛郎聊且塞責，此種不均衡之預算無論何國，均是同樣。

\* \* \* \* \*

人類活動各分野已漸見涉於全般的進步，唯有農業仍繼續其可憐之停滯。小麥葡萄之栽培方法，殆與西利茲(Ceres, Ceres)巴卡斯(Bacchus)之神話無異。能够想出加工金屬可以迅速運搬人類各機器之科學家與工業者，對於改良土地及其供人食用之產物，對於改善與人榮養之植物，幾乎從未出盡過舉手投足之勞。並為此而作成之考案，亦不傳與大部分百姓，或全被其蔑視。除亞美利加外，俱用古代方法，播種收穫，雖謂葡萄之栽培尙未脫去老法，亦非過言。實際不惜傾其全力以赴之者，爲冶金、開鑛、機器等諸工業，農業則作不屑回顧之態，所以土地之豐度純與昔日相同。

人口不但不見增加，各地卻有減少之勢。農民俱不願再爲農民，農村人口遂見減少，村人競赴都市。都市雖發生可恐之競爭，然其工資比在村落時所得較高，於是歐羅巴始有十分發達之大都市，即在歐羅巴以外，都市之人口增加亦甚顯著。位置在岩石高原之約翰內斯堡，現在（註）竟有二十五萬七千人，錫德尼(Sidney)每百人增至四四六人，新金山(Melbourne)每百人增至二九一人，倍諾斯·愛勒每百人增至七二〇人，東京每百人增至二二五人。在合衆國亦生出（洛桑磯(Los Angeles)三一九·一九八人）聖·保羅(Saint Paul)（二一四·

七、四、四人）兩大都市此等都市在一八七〇年，尚無二萬人口，他若芝加哥（Chicago）每百人增至六三〇人，克利夫蘭德（Cleveland）每百人增至六〇〇人，匹茲堡（Pittsburg）每百人增至五二〇人，紐約并郊外人數算入，約有五百萬以上人口（一九一〇年四·七六六·八八三人）。

（註）此等統計係據本書初版發行當時而言，其數字實逐年變動應取『列國國勢要覽』作為參考。

合衆國有十萬以上人口之都市凡五十個，此等五十市之人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三。法蘭西有人口十萬之都市總人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德意志占百分之二〇，俄羅斯占百分之四。英吉利農業停止幾乎成爲絕對的礦業及工商業國，然其住居大都市（人口十萬以上）之市民，亦不過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

當一八七〇年，除中國外，住民能及百萬以上之都市，全世界上有三個（倫敦、巴黎、紐約）今日已有十三個。住民五十萬之都市當時有九個，今日亦有三十九個。（註）

（註）據一九三四年『列國國勢要覽』今日連中國計算，人口百萬以上之都市約有二十九個，五十萬以上者約有八十六個。

\* \* \* \* \*

一九二一年人口五十萬以上都市表（單位千）

都市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增加率
紐約	一、四一一	四、七六六	二三〇
倫敦	三、二六七	四、五二一	三八
巴黎	一、八五一	二、八八八	五五

曼徹斯特	利物浦	布魯塞爾	格拉斯科	華沙	加達佩斯	漢堡	魯士坦丁堡	里約熱內羅	大阪	倍諾斯·愛勒	莫斯科	菲列得爾非亞	彼得堡	維也納	柏林	芝加哥	東京
三五一	四九三	三一四	四七七	三一〇	二〇一	二四〇	四五〇	四二〇	三七三	一七七	七〇〇	六七四	七九〇	八三四	八二六	二九九	六七四
七一四	七四六	七三七	七八四	八六四	八八〇	九三二	九四二	一、〇〇〇	一、二二六	一、四四九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九一一	二、〇三一	二、〇七一	二、一八五	二、一八六
一〇四	五〇	一三五	六五	一七五	三四〇	二九〇	一一〇	一四〇	二三〇	七二〇	一一五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一五〇	六三〇	二二五

聖	路	三一	六八七	一一〇
那	不勒	四四八	六七八	五〇
波	士頓	二五〇	六七〇	一七五
開	羅	三五三	六五四	八五
米	蘭	二〇〇	六〇〇	二〇〇
馬	德利德	二三二	五九九	八〇
巴	塞羅納	二四〇	五八八	一四五
阿	姆斯特丹	二七七	五八七	一一〇
克	利夫蘭德	九三	五六〇	五〇〇
普	爾提摩爾	二六七	五五八	一〇〇
德	累斯頓	一七七	五五一	二一〇
馬	賽	三二二	五五〇	七五
羅	馬	二四四	五四二	一一〇
匹	茲堡	八六	五三三	五二〇
北	明翰	三四三	五二五	五三
里	昂	三二三	五二三	六〇
科	倫	二二九	五一六	三〇〇
布	萊斯勞	二〇七	五一四	一五〇

生活於此大集團中之勞工，自然生出一種勞工精神。此種精神完全與農民精神相異，於是羣衆之一般的傾向隨之變化。

當一八四〇年之際，工人被空想的高尙改革論者之夢想所感動，羣衆一漠然觀念的社會主義。但由此時代起，事態逐漸進展，至今日而社會主義，竟成爲世界的一大勢力。

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對於建設，皆有貢獻。英吉利人依其工會之有力組織，德意志人依其思想家拉薩爾（Lassalle）尤其是馬克斯之熱烈宣傳，法蘭西人依其雄辯家、新聞記者及在一八四八年欲握政權的政黨之力，所貢獻者頗多。

迨至一八四九年一八五〇年，絕對君主政治信奉者既得勝利，其反動即在壓迫法蘭西、奧地利、俄羅斯、德意志之社會主義者，數年之間禁止宣傳，即剝奪其出版自由。然此種自由思想之禁止殆所謂非決定的。社會主義各首領爭亡命於被追放人認爲安樂地之倫敦，從馬克斯之後，組織「萬國勞工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亦稱爲「萬國社會主義者之聯盟」（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一八六四）國際勞工協會第一次會議在日內瓦（一八六六），第二次在洛桑（一八六七），第三次在布魯塞爾（一八六八），第四次在巴塞爾（一八六九），大率每年開會一次。第一國際勞工協會至一八七〇年戰後等於消滅，（註）此一戰頗能煽動諸國民之猛烈國粹思想。

（註）一八七二年事實上雖已消滅，但正式解散則在一八七六年。

此時社會主義諸黨派各就國民形態而組織，第一爲德意志，次爲歐羅巴諸國，無不次第組織，併能發育於亞美利加。但彼等與主張破壞各種階級政治及制度之「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es; Anarchists)並不認一切私有財產爲合法之「共產主義者」(Communistes; Communists)有截然之區別。

此等社會主義黨派重實際不重理論，故彼等不迷於學理之主張，專以組織工會爲事。此等工會務使其會員得大多數，成爲極有力之團體。因爲無論何人，亦不能與數之力相抵抗。此等工會常爲賢明而近於暴君之命令的決斷，看見好機一到，或爲增加工資，或爲其他理由，卽命令同盟罷業。(Grève; Strike (Arbeits Einstellung, D.))可是現在之社會機構極爲複雜，郵政、鐵路、電氣製造所、新聞、麵包製造所、警察雖是機關分立，然其機器各部分無不相互依存，苟將其一個車輪，停止回轉，則廣大之各機關忽全停止其運轉。此皆全般的或部分的同盟罷業而生之危險，因此政府維持神聖勞工之自由，比罷業之自由，還覺困難十分。

勞工爲欲在議會及政府，得到與其優越之數相應的勢力，因各於其國中，用相異之名目，構成黨派，例如法蘭西名「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Socialist Party) 英名利各「工黨」(Parti travailliste; Labour Party) 德意志名「社會民主黨」(Parti social-démocrate; Social-Democratic Party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皆不愧大黨之稱。其黨綱不注重政治，專以經濟爲其目標。然當出席議會之後，迫不得已，只好捲入逐日政戰之中。

其勢力已將舊來之法律，根本的改變形式。因爲制定有利勞工之法律，初不以手握政權爲必要。



着手改革社會之初，先禁止十二歲未滿之兒童做工，其次使工人老年不至困窮，規定義務的退職贈與金，更爲補償工人災害另設種種規定，一星期強制休暇一日。

然尚有未能解決之重大問題。例如簡易住宅、確定工資、利益分配、罷業調查、累進所得稅、救貧、休養、一般教育、常備軍廢止等種種重大問題大率懸而不斷，連求一個理論解決，亦感困難。

五十年來之中產階級即僱用人與資本家不絕讓步於勞工之要求。每出一種法律，往時之全能即被稍稍削減。其始自覺其數多結局自覺其力強之工人，於地方人口每日漸向減少之下，工人則每日增加，且不欲中途停滯，務求貫徹其政綱。新式平等社會能否成爲事實？何人亦難豫測。然我等非認其正向此種社會急速進展不可。因爲改選一次，社會黨所得票數增加愈大，結果當能征服舊社會傳來之反對主張。尤其是從一八八〇年以來，歐羅巴諸國皆急激的變成民主。蓋一八四八年博愛主義對於遼遠未來之夢想，殆將漸漸成爲民主的且平等的。

然勞工之要求因愈讓步而愈見增加，但勞工之要求既無限度，資本家豈能作無抵抗之讓步。於是國際的戰爭宗教的戰爭所解放之人類，終有時爲社會鬪爭之恐怖所侵襲。若能不經此階段而達到目的，固屬甚幸，然事實上仍恐不可能。苟不幸而認社會鬪爭爲正當，則社會之悲慘光景將見更加一層，其悲慘殆有不忍言者。

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已開九次。最初爲一八七七年，在工(Gand)召集，最近爲一九一三年，在維也納召集。哥本哈根之會議（一九一〇）有代表八百九十六人出席（德意志一百八十九人、英吉利八十四人、奧地利六十五人、法蘭西四十九人、俄羅斯三十九人、意大利九人。）

欲知現代人類進化之特徵，除求諸人類進步之迅速外，尙當求諸人類本身之數目。固知往時之人類亦能如今日之多產，并有比今日所產更多之時。但不免有饑饉、疾疫、長年戰爭、阻礙人類之進展。

移住與殖民需時甚久且有危險，今則迅速而無危險。不能生活於祖居之故鄉，可以屏除恐怖危險，安然走路他端，尋求職業。出生數雖不見增加（在文明國并有漸見減少者），然死亡數亦顯見低下。

加以地上人口之絕對數比歷史上任何時代爲加多。所以出生數雖少見低，可是絕對增加數仍覺與年俱進。最近四十年間之絕對增加數（中國因統計不正確除外）爲四萬一千五百萬人，依此則百年間殆產三十萬萬人。一九一九年地上人口爲二十萬萬。若無何等之生物學的、社會的、宇宙的變異突起，則百年間當成爲三十萬萬人。

各國民以不同之比率而增加，最速之增加爲因移住而增加。南阿非利加之英吉利領（脫蘭斯瓦爾、開普州、那塔爾、奧蘭治）每百人增至六九〇人，阿根廷每百人增至四一五人，澳大利亞每百人增至三二五人，合衆國每百人增至二三五人，大率皆因移住人多之故。

		四十年間增加率			四十年間增加率
英	南	六九〇	澳	大	三二五
屬	非		利	利	
阿根廷及烏拉圭		四一五	埃	及	二六〇

美 國	二三五	俄羅斯(除波蘭)	一八六
塞 爾 維 亞	二二二	阿 爾 基 利 亞	一七九
巴 西	二二二	坎 拿 大	一七四
來 比 利 亞	二〇七	委 內 瑞 辣	一七三
波 蘭(波蘭語屬)	二〇五	可 倫 比 亞	一七一
智 利	一九四	爪 哇	一七〇

於上述人口增加總數中，埃及人、日本人、中國人、馬來人、阿爾基利亞人、印度支那人、印度人等，占百分之四十，斯拉夫人占百分之二十，用西班牙語或英吉利語之亞美利加人占百分之二十。全歐羅巴、(大不列顛、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及其他歐羅巴諸國)不過占全增加數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

有 色 人 種	四十年間(一八七〇至一九一〇)絕對增加數(單位百萬人)	增 加 率
新 拉 夫 人	一六六	一六四
拉 丁 美 洲	七 七	一八六
美 國	三 一	一八七
英 國 殖 民 地	五三·四	二三五
歐 羅 巴 諸 國(除法蘭西)	一四·四	三〇〇
歐 羅 巴 諸 國(除法蘭西)	七一·八	一四五

法	蘭	四	二·二	四一五·〇	106
---	---	---	-----	-------	-----

下表以百萬人為單位，表示由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最近四十年間人口增加之數。

	一八七〇年	一九一〇年	絕對增加數	增加率
印 度	二〇一·五	三二四·三	一二二·八	一六二
俄 羅 斯	九〇·〇	一六六·八	七六·八	一八六
美 國	三八·五	九二·一	五三·六	二三五
拉 丁 美 洲	三七·五	六八·九	三一·四	一八七
德 意 志	四〇·一	六四·九	二四·八	一六二
日 本	三五·〇	五一·六	一六·六	一四七
奧 地 利	三五·九	四九·四	一三·五	一三七
大 不 列 顛	三一·九	四五·四	一三·五	一四四
法 國	三六·六	三八·八	二·二	一〇六
爪 哇	二二·六	三八·一	一五·五	一七〇
意 大 利	二六·六	三四·七	七·九	一三一
西班牙及葡萄牙	二二·〇	二七·六	五·六	一二六

依照上表數字，可見歐羅巴諸國國民或為移住，或為出生減少，比到亞細亞、亞美利加，增加率極為低下。

歐羅巴土地像不能成育今日成育以上之人，所以歐羅巴比到世界他國，人口增加之數甚少。在歐羅巴表  
示膨脹者，祇有斯拉夫人。

依其所用語言，區別最近四十年間之絕對增加數如左。

英 吉 利 語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 班 牙 語	三七、〇〇〇、〇〇〇
新 拉 夫 語	七七、〇〇〇、〇〇〇
其 他	六三、〇〇〇、〇〇〇
有 色 人 種	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然此比率到底不能認為正確，亦不包含中國在內。其未知之增加率恐甚龐大，若以之加入計算，一切將隨之變化。阿非利加黑人漏未算入，南北美之雜種兒、混血兒、黑奴均未加入。

照此看來，白色人種雖有優勝之才能，其支配下雖有其他人種，然於絕對數不能如彼等之迅速增加。此何以故？則因文明能使白人之出生數減少，劣等人種則反而增加其出生數。

直至最近始到達文明水準之斯拉夫人，增加極其迅速。歐羅巴·俄羅斯之人口一九一三年為一萬六千八百萬，若再以巴爾幹諸國、奧地利、普魯士之斯拉夫人，與俄羅斯之斯拉夫人加在一起，則說斯拉夫語之人口，殆上於二萬萬，此外說英吉利語者一萬五千萬，說西班牙語者一萬萬，說德意志語者七千五百萬，說法蘭西語者四千

五百萬。

若謂迅速增加者當占優位，結局非斯拉夫人之語言即爲英吉利人之語言。然斯拉夫語互相差異，文法尤覺複雜。英吉利語發音奇妙到處不同，幾無從定出一種法則。非另想一種以拉丁文字與拉丁語爲基礎而文法極容易之國際語不可。（就實際言，英吉利語無論從那一點觀察，總覺其是一種拉丁語，德意志語亦不失爲半拉丁語。）

就經驗言，一個孩子率能同時理解兩種國語，且能說得甚爲流暢，所以一人不妨有兩個母國語（普羅文語與法蘭西語，不列他尼語與法蘭西語，巴斯克語與西班牙語，韋爾斯語與英吉利語，芬蘭語與瑞典語。）麻痺國民一切，使停滯於可厭之國際的分離，實屬無用之事，此一層不久當爲人所共悟。故諸國民欲由社會的精神的知識的互相結合，第一須採用國際語（恐當採用一八八七年薩門荷夫（Zamenhof）所撰論理簡單、調子完善的世界語）（Esperanto）然各國民斷無將其生出幾多傑作而傳來之國語，決然棄去的理由，只要彼等能取易解易說之簡單國際語，加入母國語中，令其並行不悖，即爲已足。

\* \* \* \* \*

出生數何以減少？因爲文明與奢侈之要求同時增加。各人豫先限制其產兒之數，此種可厭之範例法蘭西已行之百年。近今則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英吉利人大有次第模倣之勢，於是過去百年間之旺盛出生數遂不多見，馴致到處表示出生數減退之傾向。如法蘭西已僅能做到死亡數不超過生產數之程度。又能與白色人種以不利參

之黃色人種，其優越的人口數增加，由此可以豫想，即同在白人之中，亦祇有斯拉夫人，因為不受西方民主主義、全力政治之影響，故能維持其旺盛之出生數。

持此以語將來，可知吾人並非由歷史發生。歷史除列敘過去之紀錄外，尙有其他事情可做。若謂過去之事實，不能豫測明日之事態，則吾人又何必對於過去，力求理解。要知一切豫測，本是出於假定，然雖出於假定之豫測，亦常能從歷史中，引出理論。五十年來就某種社會的事件之曲線，指示一定方向時，祇須想像自此以後，此曲線尙當暫時繼續向同一方向伸長，其指示即為不錯。蓋吾人固自有豫測之權利，不假外求。

除非有突發的不得豫見之事件崛起，否則未來之法則常賴過去之法則，為其引導。

白人種見有色人種之猛烈進展，不勝憂慮，此為當然之話。今日受大不列顛、美國、法蘭西之保護、統治、支配者四萬萬人，完全不成問題。要知受歐羅巴之保護等等，真不過一時之事實。謂今日服屬於歐羅巴人之人民，將永劫跪其統治之下，如印度、長屬英吉利、菲律賓、羣島、長屬美國、阿爾基利亞、長屬法蘭西，此種思想誠可稱為大謬。認此等殖民地有永久性，究竟憑何保證。因吾人之統治與教育而繁榮之土著民族，恐將有成爲歐羅巴文明的最可怕敵人之一日。

\*

\*

\*

\*

\*

因火輪船尤其是鐵路，各國民之商業比人口之增大更速（無例外）。換句話說，就是到處奢侈增大，到處享樂生活增大。現代之發明能使社會階級全體，無不過其更安樂更愉快之生活。假使世人所稱幸福，可由外的條件

而定其實際亦不過如此，則今日人類之生活已較昨日為幸福，而明日之當較今日更加幸福，亦覺無庸置疑。

各國之輸出貿易由其商品價格計算之，僅僅四十年間已由百分增至二百五十分以上。此種增加不能謂由於全商品之價格增加，亦不能謂由於人口增加，實是因為個人的消費即每一個人之消費，在各地自然增大。他如某種商品其價格並不增大，卻見減少（糖）（例如糖、加非、羊毛及棉織品）但糖、加非、棉花之輸出則日見增加，此即告訴吾人，各個人對於糖、加非、羊毛、棉花之消費，事實上已形增大。

（註）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以種種理由，物價異常騰貴，此種騰貴至少當有一部分永遠繼續。

等。  
要之人類生活成為複雜了。昔日極有差別之社會階級，今日成為平等，方因更快樂之生活與奢侈而漸成平等。

左表以佛郎為單位，表示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每一人）之輸出貿易狀態。

輸出貿易表

	一八七二年	一九一二年	增	加	率
荷蘭	二四五	一、〇八〇			三四〇
比利時	一七〇	五四〇			二二〇
瑞士	一六六	三六〇			二二〇
大不列顛	二六〇	三三〇			二八



丹麥	一四〇	三〇〇	一一〇
挪威	六五	二二〇	二四〇
法蘭西	七五	二二〇	一八〇
德意志	七八	一八〇	一三〇
瑞典	五七	一七〇	二〇〇
美國	二八	一四〇	四〇〇
羅馬尼亞	三八	九〇	一三五
西班牙	一六	五八	二六〇
奧地利	三〇	五七	九〇
意大利	五〇	五五	一〇
希臘	五〇	五二	四
塞爾維亞	一八	四〇	二二〇

一般的輸出倍加，所以消費亦倍加。

煤之輸出顯見增加，每年尙有擴大之勢。一八九三年爲五萬萬噸，一九一三年過十二萬五千萬噸（一九一一年十一萬七千四百萬噸）。美國輸出全產額百分之三九，英吉利、德意志各輸出百分之二一。

煤之用處最多爲冶金，約占百分之三五，鐵路占百分之一〇，火輪船占百分之一〇，工業占百分之一五，家庭

占百分之一五。上述煤之種種用途，年年尙有增加之希望。

金銀已減其價值。實際在加利福尼亞、脫蘭斯瓦爾、墨西哥、澳大利亞、克隆代克 (Klondyke)、基阿那各地，早掘出大多數金銀，此等貴金屬之稀少性減去，所以其價格亦隨之低落。然不能即以此說明輸出額之倍加，蓋貨幣金屬之下落僅能說明製造品之騰貴，薪工之增加不動產一般之騰貴，與輸出額之多少並無關係。

\* \* \* \* \*

各國豫算案之增加比人口增加快得多，比金銀價值減少更快得多。至一九一四年大戰起，僅僅四年之間，增加直與過去百年間相當。

吾人於此，試舉大戰前豫算案數字以資記憶。豫算至大戰後，示格外之增加，戰前數字不過惹起一種追憶的歷史上興味。

豫算（單位佛郎，以每一人分擔額爲準，△爲減少符號）

	一八七二年	一九一二年	增加率
大不列顛	六一	一三五	二二〇
法蘭西	七〇	一一〇	七二
奧地利、匈牙利	四七	一一二	一四〇
比利時	四〇	九三	一三〇

日本	瑞士	土耳其	塞爾維亞	希臘	俄羅斯	美國	德意志	西班牙	葡萄牙	丹麥	瑞典	意大利	羅馬尼亞	荷蘭	挪威
八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五	一七	五七	三一	三五	三二	三八	一七	五〇	一六	五二	一八
二二	二六	三五	四四	四八	五二	五四	五五	五六	六〇	六一	六八	六八	七〇	七九	八二
一七五	一三五	一二〇	三〇〇	九二	二〇〇	△五	八〇	六〇	八八	六〇	三〇〇	三六	三四〇	五一	一七五

總之豫算自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二二年，每百佛郎增加至一二五。

驟然一看每人平均年額六十佛郎似乎負擔並不甚重，就實際其額頗大。蓋有三個孩子之父親，非年付三百佛郎不可，約當其所得三分之一矣。

豫算之顯著增加在軍事費。

比較一九一二年之各國公債，仍以每人平均分擔額為準，當生下列之數字。此不過其極略之概要，因為各國政府正用奇妙方法，使其莫大債務，在表面上低下。

公債

	總計（單位百萬佛郎）	每一人分擔額（單位佛郎）
法蘭西	三二、〇〇〇	八一〇
葡萄牙	四、三〇〇	七二〇
比利時	三、七〇〇	五〇〇
西班牙	九、〇〇〇	四五〇
荷蘭	二、四〇〇	四一〇
德意志	二七、〇〇〇	四一〇
奧地利	二〇、〇〇〇	三九〇
意大利	一三、五〇〇	三七五
大不列顛	一六、八〇〇	三六五

塞爾維亞	六五〇	二二〇	二二〇
挪威	五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丹麥	五〇〇	一八〇	一八〇
布加利	七〇〇	一六〇	一六〇
瑞典	八五〇	一五〇	一五〇
俄羅斯	二四、〇〇〇	一四〇	一四〇
日本	四、〇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瑞士	二五〇	六五	六五
美國	七、五〇〇	二七	二七

左表表示每一人分擔陸海軍軍事費平均年額（單位佛郎。）

軍事費

大不列顛	一九	四〇	增	一〇〇
法蘭西	一六	三五	加	一一〇
土耳其	三	三〇		一〇〇〇
希臘	六	三〇		四三〇

人口密度

人口之密度極易發生異動。左表比較一平方公里內之人口，並表示一年間之增加百分率。

瑞典	五	一一	二一〇	三一〇
德意志	一一	一九	二〇	八五
意大利	九	一九	一九	一一五
荷蘭	一五	一八	二〇	二〇
美國	七·五	一五·五	一〇五	一〇五
西班牙	六	一五	一四〇	一四〇
丹麥	一〇	一五	一五〇	五〇
俄羅斯	六	一四	一二五	一二五
挪威	六·七	一三·四	一〇〇	一〇〇
奧地利	九	一一·五	二八	二八
羅馬尼亞	三·二	一〇·八	二四〇	二四〇
瑞士	一·二	一一·五	九〇〇	九〇〇
葡萄牙	七	一一·〇	五五	五五
比利時	七·七	一〇·五	三六	三六
日本	二	七·五	二七〇	二七〇

	一平方公里之人口數	一年之增加率
比利時	二五二	一·〇三
荷蘭	一七七	一·三八
大不列顛	一四四	一·〇三
日本	一三〇	一·三三
意大利	一二五	〇·八一
德意志	一二〇	一·四一
瑞士	九一	一·二一
奧地利·匈牙利	七六	〇·八八
法蘭西	七三	〇·一六
丹麥	七一	一·一八
英屬印度	六九	〇·六八
塞爾維亞	六〇	一·五五
葡萄牙	五九	
羅馬尼亞	五五	一·四二
布加利	四五	一·四五
西班牙	三九	〇·五二
希臘	四二	〇·七八

瑞 典	美 國	阿 爾 基 利 亞	埃 及	墨 西 哥	挪 威	烏 拉 圭	智 利	新 西 蘭	南 阿 非 利 加 聯 邦	委 內 瑞 隸	巴 拉 圭	巴 西	坎 拿 大	澳 大 利 亞
二二	二二	二二	一一	八	七	六	四	四	四	三	二·五	二	〇·七	〇·六
〇·七二	一·九〇	一·七二	一·三三	一·〇五	〇·六六	一·五二	一·五〇	二·六五	二·〇四				二·九二	一·六六

\* \* \* \* \*

依據右表所示，足以證明法蘭西有一可悲之事實。在諸國民中，法蘭西之出生數最低，然其地味實爲肥沃而



豐饒，其人口密度乃較歐羅巴大國之大部分，甚覺低下，豈不大可悲耶。

諸國公債在一九一四年既臻巨額，又隨戰爭而成五倍。或因此負債額太大，以致破產，亦難斷言。然欲加以斷定，強為豫測，皆不可能。任何一國政府皆以課重稅為履行過去契約之手段，只想造出新借款。於是財政問題常佔最重要之地位，苟欲改革以求進步，則非先籌費用不可。

金錢之力既佔有上述之優勢，而美國大民主政治之進展又有與以證明之趨嚮，於是民主政治遂屢屢傾向於金力政治。民主政治除承認金力政治外，別無他法。蓋因以宗教為基礎之教會政治，以繼承為基礎之諸王政治，以武力為基礎之武人政治，無一非野蠻遺制，早為歷史所垂教。至現代之社會則離去教會，諸王、武人之制度，全生存於別種制度之下，政權掌握於多數之大眾。

然此不過言其外觀，實際上係富者握有權力。操政權者為民主的金力政治。

置基礎於平等與富之第二十二世紀新社會，唯有絕對信賴科學，始得完成其必要的進步。民主政治近於忘慮無智，金力政治流於愚劣貪慾，只有科學教育，能將兩者變形，改革統制，以矯正其弊害與過誤。

此等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並非支配於何等高尚之理想（崇拜真理，尊重個人），若自由放任之而不為之所，則聽其買收，墮落，頹廢，有忽焉導世界於衰亡之懼。

人類世界能得到如今日可驚之勢力，全出於科學及應用其科學之賜。故凡罵詈科學之人，皆為現代科學落後之人，恰如使霍屯督（Hottentots）蠻人入我等之大學一樣。

\* \* \* \* \*  
現代社會顯出二種傾向。其一欲使人類分離而主張其權利，此派以爲國民當注重種族、語言、宗教，誇張其過去，確信其將來，嫉視其遠近之諸國家，是卽所謂「國民主義」的精神。

其他則與前所述反對，欲使人類利用科學的研究，互相接近，互相理解，互相扶助，併力合作，以打勝共同之不幸，是爲「國際主義」的傾向。

謂民族之國民主義的精神與國際協同一致之努力爲不能相容，不免陷於錯誤，且將陷於重大錯誤。人類一方面相聚而謀公平之正式結合，一方面不論大小各謀民族的國民之獨立，看似相反而實相成。蓋主張最強固之國際主義者，未有不熱烈希望依舊維持其祖國之一切自由者也。

人類之不斷努力雖未必有意於互相接近，然已因最迅速之交通機關，縮短各人間之距離。

鐵路爲個人及國民生活之原動力。一八七〇年鐵路網雖祇有二十萬公里，然至一九一三年已超過百萬公里（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九八二、五七四公里。）尤其是美國之鐵路發達最爲顯著，一八七一年僅有九三七公里，一九一一年即成爲三九二、八八八公里，其比率每百萬人分得鐵路四、三〇〇公里。至對於人口百萬之公里數，比利時爲一、一二〇公里，法蘭西爲一、〇四〇公里，德意志爲九四〇公里，俄羅斯爲四三〇公里。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就鐵路言俄羅斯每百公里增至六五〇，法蘭西每百公里增至三〇〇，德意志每百公里增至三一五，美國每百公里增至四六〇，澳大利亞每百公里增至一、六〇〇，巴西每百公里增至二、五〇〇。

墨西哥每百公里增至七、〇〇〇。鐵路網擴張於地球之上，已由加提耳至海參威（Vladivostok），由溫哥華至紐約，由開普州至亞歷山德利阿。

列車行駛極速。自特別快車之經濟速力一點鐘容易走到八十公里後，有時並能走百二十公里以上之速度。此等國際大列車不但運轉便利，設備亦甚華美。同時票價不至如商品之騰貴，卻有次第遞減之勢。

鐵路不但連結遠距離之都市，並能在紐約、巴黎、倫敦、柏林等大都市中，敷設地下鐵路、高架鐵路，張鐵路網於各都市，以廉價運搬數百萬旅客。即如人口二萬至二萬五千之小都市，亦已設置電車、火車，與以票價低廉交通迅速之便。

海運之進步亦不劣於陸運。發電機雖已見其設法運轉，然為當時人所不解之噴火獸（Chimère；Chimera）即「火力船」（Le bateau à feu），最有益且能普及。火輪船各國殆取之以代帆船，英國所有商船，合世界各國之商船，差足與之匹敵，計一九二二年火輪船有一一、二七二、〇〇〇噸，帆船有一、一三二、〇〇〇噸。但回溯一八七〇年，適得其反，即火輪船祇有一、一一二、〇〇〇噸，帆船則有四、五五七、八五五噸。就英國之噸數來看，火輪船固自一〇〇增至一、〇〇〇，而帆船已由一〇〇〇減至二五。他國之中尤其是在挪威和法國，帆船尙未至如英國之減少，但此亦不過時間問題。

六萬馬力以上之巨船竟能建造成功，以迅速聯絡世界各界於諸港之間。有時用四萬七千噸之活動市街，一次航行海中，極舒適、極迅速、極安全地搬來六千名旅客。橫斷大西洋不消五日，地球一周亦不以一個月為必要，在

七十五年前固須耗時一足年，倘要冒最大危險，化多大費用。

當一八九五年之始，新式交通機關發生，以可驚之速率，普及於全世界，是即所謂自動汽車。汽車亦與蒸氣機關相同，以燃燒炭素為其力之根源。然在汽車並非利用熱水所生蒸氣之放出，而在利用由空氣與汽油發散之爆發體的突然破裂。

鐵路於其組織上有難補之短處。鐵路必建設於可以建設鐵路之通路上面，此種通路常遇到極難之工作，有時竟苦於不可能，或需非常高價，始能越過河川、山脈、懸崖。汽車亦然，有待於可以行駛之齊整而持久的道路。然今則別有一種發揮其長處之驚人發明，此種發明能征服自然課於人類之種種障礙，為火輪船、汽車所無如之何者，是即由飛行機、飛行船而共稱為航空之奇蹟。

一七八三年法蘭西人蒙特哥爾非厄 (Montgolfier) (註) (一七四〇至一八一〇) 發見容納溫暖空氣之氣球，因其中膨脹之空氣較輕，得以上升於空中。此氣球有一種『上升力』，此上升力得依其容積中溫暖空氣與容積外之大氣密度而測定。以故氣球之容積放大即能將人與行李運往空中。如此經過數個月後，法蘭西物理學者查理 (Charles) (一七四六至一八二三) 認此溫暖空氣為比空氣較輕之輕氣，因即以輕氣取而代之。(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然此飛行船 (Aerostats) 因風搖動，無法定其方向。

(註) 德譯譯者兄弟第二，兄弟名約瑟 (一七四〇至一八一〇)，弟名埃德曼 (Etianno) (一七四五至一七九九)

操縱氣球之問題，煩惱聰明研究家之頭腦。承丟彪伊·得·羅美 (Dupuy de Lôme) 之種種試驗 (一八七二)，加斯頓·提桑提埃 (Gaston Tissandier) 以推進機 (Propeller) 聯綴於氣球，俾得操縱小飛行船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累那爾 (Renard) 想出得以推動極大推進機之強力電氣機器，並能表示時速為三十公里，遇到靜穩之日，已具有真正航空之模樣。

現在之飛行船操縱法已極完全。輕而強力之汽油發動機裝在推進機上，用麻布不浸透性之巧妙方法，防止氣球中氣體發散。今也時速為七十公里，甚大之強風亦得抵抗之而前進。然要巨額之費用，因火氣弱則須入於大格納庫，對風則須設法擁護，皆覺十分為難。故此種巨大空中飛行船，除用於軍事目的之外——連特殊場合——殆無所用。

為欲達到運輸迅速容易之目的，不在得以操縱之巨大飛行船，而在現代有光輝發見之飛行機 (Machine Volante)

古昔就有人見到，謂人類與鳥、蟲、魚及蝙蝠等身體皆較空氣為重，鳥、蟲、魚、蝙蝠既能浮於空中，人類當亦容易達其期望。於是許多熱心發明家，努力摹仿動物之飛行具，但結果全歸徒勞，當時諸人殆無不以付之一笑了事。因為人皆迷目於現實，不能理解未來世界之可能性。至十六世紀有文西，十七世紀有刻爾希爾 (Krieger) 師，各自想做飛行機，可惜後無繼起，亦無理解其法之人。一八三〇年英人開利 (Cayley) 說飛行機之學理，一八六

八年法人培諾 (Penaud, Penaud) 造一論理不完效果絕少之飛行機然問題已經明明提出。

一八八〇年偉大之法蘭西生理學者馬累 (Marey) 詳細解說鳥翼之狀態，證明可用人造機器以代翼。由一八八〇年至一九〇四年，並無何人與以激勵，然經許多研究家〔維克托·他坦 (Victor Tatin)、阿得爾 (Ader)、蘭格利 (Langley)〕實行種種有興味之研究，他方面又自開利後，由累那爾確立飛行機之學理，問題之數學的條件至此完全明白。

但當一九〇四年，美人來特兄弟二人〔兄俄維爾 (Orville Wright)、弟威爾巴 (Wilbur Wright)〕行決定的實驗以前，尙無何等驚人之成功。來特兄弟因裝置發動推進機之機器告成，始能離大地而上升。在飛行機兩旁，分張兩個不動之大翼，支持其全體，飛行纔算發明。

推進機漸加速度，蓋因速度增加，則空氣之速度亦增加，且能比速度增加更大。速度能盡量增加，附着飛機之堅強的兩翼，在抵抗空氣中，亦呈盡量支持之模樣。兩翼之輕歪能如飛行家之希望，與以側面之傾斜。二舵亦能於左右上下，定機器之方向。於是這個人造之巨鳥，比最強壯之鳥還要強過千倍，照人智所想像，很容易以驚人之勢飛翔於天空。於是時速出於二五〇公里以上，飛翔天空直達六千四百米突以上，由阿爾卑斯山脈飛過英法海峽，由意大利飛向科西嘉，由夫累查斯 (Frejus, Frejus)飛向突尼斯，皆可十三點鐘不著陸地，衝破一千二百公里。然此真不過是開端第一篇不久即有種種壯舉，突過從前之紀錄。

事實上飛行機至今尙未爲商工業利用，汽車亦不過成爲一種奢侈品。現在之飛行機除軍事目的以外，可謂

毫無實用，在軍事上關係實爲重大。

然表面上飛行機雖似專供軍事之用，其實建造飛行機之人，固爲和平而努力。各種技術上難點若能次第解決，飛行機駕駛若能漸臻便易，則國際關係當不難隨之而更便利、更頻繁、更迅速。河川、山脈、懸崖已不介在諸國民之間，因爲天空不知國界之故。於是現在之不自然的關稅制度不但妨礙其他一切社會制度，且使人民分離貧窮者，或將因途窮而告終乎？未可知也。

\*

\*

\*

\*

\*

科學近屢示人以奇蹟，不但關於人身商品之輸送，卽於思想之傳播亦然。雖在最小都會最遠地方亦能普及之電報，能於數秒鐘間，將一個思想事件、語言、傳播於全世界。俄羅斯有六七八、〇〇〇公里之電線，德意志有七五〇、九〇六，法蘭西有六五九、三二三，美國有二、七七二、〇〇〇，英國有一、八八三、一〇〇。不將連結諸大陸之海底電線算入其中，全世界已有一千二百萬公里之電線。

電線所與之恩惠，因二個意外發見卽電話與無線電報而格外擴大。

一八七八年美人格累姆·培爾(Graham Bell)說明拿電線從這一塊金屬片接到那一塊金屬片，使其震動爲完全正確之傳播，於是這一塊金屬片之震動聲音因那一塊金屬片之同時震動，可以爲正確之再現。舉凡有韻律、強度、音色之聲響甚至人類之語言，皆能最精細地傳到遠處，此卽所謂電話。爲談話而設之電話，忽然普及，不但同一都市之住民可以使用，並能通行於極遠隔都市之住民間。

於是科學成就一種不可思議且近於空想的事業。每遠隔千里之人，能照其音調之原樣，使聽話之人，無異對談。

無線電信亦同爲一種驚人奇蹟。因德意志人赫茲 (Hertz)、英吉利人俄里瓦·羅治 (Oliver Lodge)、法蘭西人布朗利 (Branly)、意大利物理學者馬科尼 (Marconi) 之連續的發見，能用特別機器，不須導線，捉住放向空中之電波。不豫先造好鐵路，不能行駛火車，是爲鐵路組織上之缺陷，電報亦然，必須電線網之建造，終不免爲電報上之缺陷。今則不要電桿、電線，只要有發信、收信處所，除空氣外，不必再用他物介紹。試設一收信處所於地球上某一地點，則凡相離三千公里以內各地發向空中之信號，皆可收到。航行洋海之船，亦得互相會話。兩個思想之間雖未用線明白結合，然可以極明白之語言，由地球之一角，傳向他處。

此等令人刮目之發展，能使人類之交通頻繁迅速便易。此固全出於近代之特色，毫無可疑。蓋各國政府雖先天的嫌惡一切國際組織，然已不能不規定『萬國電報聯合』 (Union telegraphique universelle) (一八六八年維也納) 與『萬國郵政聯合』 (Union postale universelle) (一八七四年伯恩 (Bern))。今日存在瑞士國柏恩地方之兩個事務所，即爲規定國際輸送書信電報之條件而設。一九一〇年國際電報之數達到四萬五千萬以上，書信及明信片亦達到三百萬萬。能在我等小惑星之住民間，現實表示傳播思想之巨大數字。

能使國際關係容易促進者，當在貨幣之統一與萬國度量衡制之世界的使用。不幸貨幣之統一祇能爲部分的，萬國度量衡法則因英國重傳統而輕經濟，尙未肯棄其不合時宜之古法。



然彼等向來到處重視特殊利益，苟見其與一般利益相混，必不肯輕易放過，所以彼等現已加入「萬國度量衡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 (一八七五) 設立此局之使命，在乎絕對確立以萬國度量衡為長度之單位格爾姆為重量之單位。

其他國際的聯合成立之數亦甚夥，舉其最重要者，計有國際測地學會 (一八六六)、國際文藝著作物保護協會 (一八八三)、奴隸貿易禁止局 (一八九〇)、國際鐵路運輸局 (一八九〇) 等。

格林尼治 (Greenwich) 之子午線已被各地採用。歐羅巴有所謂中央標準時，此標準時當然與東西諸都市之真正時間 (地方時) 不能一致。然已能使海陸電信之指示商事關係，漸趨便易。

於是超出戰爭、嫉妬、奮習之偉大詩人拉馬丁的豫言，所稱「已開明之世界熱望統一」正徐徐經營而期其實現。

解脫個人與國民之無限差別，使發生一種共通思想 (科學的、社會的、工業的、技術的。) 國際會議逐日趨於重大，且漸成為多數。是為真理征服、物質支配後諸國智力協同之真正姿態。

經過分散之努力 (人類僅有此種經驗) 而後協同之努力產生，分裂之後始來聯合。惟依此偉大之世界的協力，人類乃能變成極不野蠻之社會，作成絕非奴隸之個人，養成最寬大之人性。(註)

(註) 余附一九一四年所著文章，至今並無變更。

余確信進步為大衆或國民之聯合，即為今日之國際聯盟所結成。奧地利·德意志由盲目的野蠻，引起戰爭，不得不暫置之文明

世界圖外故其地利，德意志自昔所參與之國際的聯合，至少須除外役等，其其自然成實果能有由血屢迷靜歸於正途途徑之時然後再令其出現於科學世界與國際集團中，此固一定辦法，不待多言（原註）。

\* \* \* \* \*

科學真能爲偉大之征服，其征服直應用於工業。

一八七五年法蘭西天文學者詹孫（Jansen）爲欲攝取金星通過太陽面運行之照片，想要製造一種機器，能於一秒時攝影數回，表示其運行之連續的照像。美國之照相師牟布利治（Muybridge）及法國聰明的生理學者馬累就此方法，爲意想不到之發展，俾得攝取運動之物體與人物。

里昂人盧密埃爾（Lumière）最初製造其工業的機器，因照像連續映於網膜，遂能使活動物體之連續的照像，顯出連續的運動姿態。是爲攝取『電影』之原理，此種電影竟能於倏忽之間普及各國，且有取演劇而代之之勢。電影成爲今日耳目一新之工業，巧妙的技術亦成爲一種工作。然由審美的眼光來看，亦如照相之劣於繪畫，電影恐不免劣於真正之演劇。

美人愛迪生（Edison）發明『留聲機器』。此種機器之原理極爲簡單。刻畫音之震動於圓式蠟棒，迨其裝好之後，用附着其震動膜之精巧針尖，往復於刻畫蠟棒之痕迹，其膜即忠實地使原音再發。因照相而刻畫一切印象，因電影而刻畫一切運動，留聲機器亦然，一切聲音因刻畫而固定紀錄，成爲不滅之姿勢。不但使之固定，並能與以擴大，舉凡管絃之聲響、歌調之緩急、歌曲之音色皆得由此機器，傳播遠方，供多數聽衆之享樂。

法蘭西物理學者李李曼 (Lippmann) 欲依科學的解決最集中注意之一問題即着色之照相，此法現尙未實用於工業。

\* \* \* \* \*

電氣科學爲最複雜而最有益之科學，一方面結合於最抽象的數學，他方面則與最廣汎之工業相銜接。比利時工人格爾姆 (Gramme) 於一八七〇年以前，發見『電磁器』『發電機』係由磁石之迅速迴轉，發生電力而採取之。格蘭姆因以改良幼稚之標器，製成附着蒸氣機關而有巨大力量之發電機。於是巨大磁石皆能發生驚人電力，有由已絕緣之金屬線容易傳到遠距離之勢。此種利於輸送之電力，變爲行動，則可以搬運人物、使用機器，變爲光，則可以照明都市。可以不費多大『精力』 (Energy) 而僅用煤之燃燒，即能發生電氣即動力亦即遠距離之動力。對於因汽罐偏近而不能生力與運動之蒸氣機關，實爲絕大之進步。在山地則利用河川激流 (白煤) 運動發電機，得以廉價取力即動力或光力。電光比其他光源，更爲有利，今已成爲世界唯一之取明方法。

電氣在理論方面，亦與工業上之應用相同，得爲無數之研究對象。英吉利人馬克斯維爾 (Maxwell) 豫告電氣之波動類似光之波動，德意志人赫茲證明之。電光與光線同其作用，遂因正確之實驗而宣告成立 (是爲無線電報之出發點)。

英吉利偉大科學家威廉·克魯克斯 (William Crookes) 證明於幾乎絕對之真空管 (克魯克斯管) 中，

射出電氣之火花時，則能由結在螢石引板之陽極，發生一種「想像的媒體（Ether）」之波動即陰極線。德意志物理學者羅琴（Röntgen）再檢討克魯克司之正確的實驗，一八九五年遂有驚人之發見。彼說明陰極線通過不透明體後，其作用能及於照相片（羅琴線即愛克司光線（X ray））。

此種發見之價值頗大，因此發生關於物質之一般的新學說，得供種種有益之實用。其有力的光線放射之用途，於醫學幾乎一般化，不但可用以攝取內臟照片，並能療治表面之瘡癩，變化皮膚之營養。

於醫學尤其是外科學亦以愛克司光線照相為必要品。既可應用於骨骼之診斷，亦能摘發金屬體（鎗彈及榴散彈之碎片）之存在。當一九一四年戰爭時，各野戰醫院之外科皆有愛克司光線照相部。

愛克司光線歷史可與法蘭西人彼爾·居禮（Pierre Curie）所發見不思議物體鐳（Radium）之歷史相結合。說到鐳這個東西，幾乎無一不見其特異。是為無化學的作用而不絕發熱（極稀少且難採取）之金屬。此金屬為與溫度高低無關係之不絕發散，且為不失其重量之發散，所發散者乃通過不透明體之一種光線（想像的媒體之特殊波動），因此放射物而生之作用，可以及到遠距離。然此種元素又不絕地分解，故就化學上見地言，實含有重大之矛盾。其所發特殊光線即放射物，能變化為別一元素氦（Helium）氣。

中世煉金家（Alchymistes; Alchemists）探求物質之變化甚力，然必至此而始能確立。雖曾經彼爾·居禮與馬利·居禮（Marie Curie）之悉心研究，但迄現在為止，鐳之歷史甚不完全，其有待於發明之驚人事實，遺漏仍屬不少。

關於電氣、光、假設想像的媒體種種波動之學說，能以新概念給與爲全物質構成要素之原子的性質，並能導化學者、物理學者於此新概念。原子今日認爲電力（電子）之集合體，此電子恰如圍繞太陽之惑星，絕對的以快速度迴轉於一中心點之周圍。以數學分析法分析各原子，殆可依其所含電子之數，知其迴轉之速度。

\* \* \* \* \*

雖有上述種種之驚人發見，然於最近五十年間，變最根本之革命與變化者，非物理學而爲生物學，於生物學中，尤當首推醫學。

醫學與外科學之進步，實爲社會、人類所不可缺，然當第十九世紀末葉，尙覺平凡而欠正確。雖在現代以前，早有賢明巧智博學的洞察力之醫生存在，知就已知之疾病，細心分析其經過，努力發見新病，講求有益之處置。然於試過許多無聊之治療方法後，直至一八六〇年，始知金雞納皮、水銀劑、鴉片之處方。蓋因此時之醫學，全停滯於治病之有效處置，祇知遵奉由狹隘經驗所生之原理，即遵奉治療法偉大開祖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 Hippocrates）之醫術。對於病源之診察，反被閉卻，療法之效果極薄，至於病源學、衛生學則全然蔑視不以爲意。

以故雖不名爲醫學之創建，而其改革亦屬最近之事業。

在第十八世紀末年，英吉利人勤納（Jenner）（一七四九至一八二三）有一優於人類的各種發明之發明，因爲其所發明能輕減可憐人類之苦惱與不幸。天然痘或天泡瘡爲一般蔓延之疾病，其苦痛殆已成爲宿命的。此種疾病殆已成爲世界共苦之疾病，有時可以致命，治愈亦爲留有醜癍之病身，有時或成盲目。試行以「接種」治

愈之方法，此種方法由來已久，早經中國人實驗多年，然此實是危險方法，被接種之病人屢陷於死，迨至一七九八年，勳納見牛棚之牝牛，常罹特殊病症（牛痘），發見用牛痘接種，可以防止天然痘。由此可怕之病症告終，皆因種過牛痘之人，對於天然痘能發生抵抗力之故。最殘酷之天災遂被征服，此雖確是可厭之經驗主義，但不失為優於一切之有益經驗主義。

一八一五年法蘭西偉大醫家雷內克（Laennec, Laennec）（一七八一至一八二六）發見「聽診」即正確之觀察法，能因呼吸與心臟之音的變化，為從來意想不到之正確的肺臟及心臟病狀診斷。

由金雞納皮取出之金雞納精（Quinine），再經培爾提埃（Pelletier）及卡凡圖（Caventou）精製（一八二〇年），此不思議藥劑之使用遂確定。不久又由其他植物，取出有力之有機鹽基（Alkaloid）（嗎啡（Morphine）實麥答里斯葉（Digitalis））於是治療愈成爲組織的。

自一八三〇年迄一八七〇年，生理學、化學、物理學雖皆有進步，然其結局使適用科學的實驗方法，更進一層。至一八四〇年，法蘭西醫生說明熱病之體溫，比平熱（平熱三十七度）爲高。高熱由三十七度至四十一度，並有高至四十二度者，可依其持續期間與強弱之程度，對於熱病之進程，與我等以極有效之知識。故醫生眼中所見之體溫，直成爲診斷病症時根本條件之一。

尿之化學的反應愈加明白。證明蛋白尿及腎臟病，皆與心臟病有關係（部約（Bouillaud）伯來脫（Bright））依格拉夫（Gibb）之方法，診察重心移於脈搏。因解剖學、病理學、細菌學等之詳細研究，能就諸器官尤其是中樞神

經系統與脊髓之變質，給與我等以無數之詳細事實，藉以識別許多新病。

要之以上所謂經驗，就於醫學之一般概念與疾病之處置、豫防，皆未能發生變化。

\* \* \* \* \*

此時有所謂巴斯特（一八二〇至一八九五）之人物出現，依其天才的發見，闢出無限之未知世界，開始無數之出色事業。因彼而醫學斷然再建於新基礎之上。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醫學能為如此之根本革新，殊為科學歷史所未經見。僅以三十年之歲月，竟能開發從前完全未知之世界，實可稱為奇蹟。蓋巴斯特以前之醫學與巴斯特以後之醫學迥異，即此可知。

彼之最初事業在研究化學（一八五〇），但彼漸次研究到發酵之性質，即研究在發酵物中，與以化學變化之微分子的活動（一八五七）。彼因此發見牛乳、尿、血液等能發酵之液體，若無活潑之原子，決不能有發酵之事實。彼並下一結論，斷定發酵原子並非自然發生。能發酵之液體，必得此種原子而後始能發酵。此種原子為空中、水中到處存在之生物，使此原子落在滋養物之中，則將發展而變化滋養物之性質。

一八六五年彼更進其研究。彼認蠶病（『微粒子病』及『睡眠病』）亦由於發酵原子，因此原子為微細點，遂名之為微菌（Microbe）（微生物）。此等微菌若有在蠶體內液中發生之狀態，即在其處發展而蠶忽病。巴斯特將觀察蠶體所得之事實，敷衍之於最高級動物，遂斷定疾病為因一種微菌侵入器官而繁殖之現象。呼此微菌為『病原體』見其於液體與生物之組織內，有發展之可能性時，其結果即生疾病。病人之血和組織必感染為

病原之黴菌而健康之血和組織則與前述正相反對皆不毛而不見有寄生體。以故構成疾病者爲黴菌之感染。換句話來約言醫學之進步，就是「疾病爲黴菌之寄生。」

此種發見之直接應用，更因英人約翰·利斯特（John Lister）之發見，發生許多偉大之結果。惟彼真爲可以永久感謝偉大恩人之一。利斯特應用巴斯特諸發見於外科學，知手術後之死亡，由其傷口附着有害黴菌之繁殖。故必用化學的物質或熱，撲滅其有害之黴菌，即須撲滅感染其傷口之寄生體。消毒手術之用具，又因病原體蔓延空中或固着器物之上，視之不見有如微塵，故當施行手術之際，務使其不入組織之中，倘既繁殖於感染之傷口，則不可不努力勦絕之。是即所謂「殺菌。」因此種爽利之殺菌，所救出人命之多，直超過人類搬演愚行時在戰場所殺人數以上。

同時（一八六七）法國醫士維爾曼（Villemin）因完全之實驗，證明結核即使人類減少之一種天災，可以接種，並能傳染於人。維爾曼不知結核菌，並不能使之分離。然自巴斯特發見黴菌之病原性後，爲結核原因之寄生體的存在，至維爾曼而已經確認。此後經過十五年，德意志醫士羅伯·科赫（Robert Koch）始摘出結核菌（一八八二）。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二年，巴斯特繼續有許多發見，是爲醫學最光華之時代。巴斯特證明爲病原之黴菌，不但可以隔離，並可播種於不毛而有滋養料（適於培養）之液體中。感染原子在滋養液體中，如麥在畦中之易於成長。若以之接種於動物，即成爲其病之要素而病以生。又能弱其原子，減其害力，使不改人於死，且能使改起輕病，甚或活動至免疫程度。



無限之希望至此始一部實現，其他則期實現於最近之將來。既有一種病之原子，可以弱其害力，即一切疾病或僅說疾病之大多數，其害力皆應得減弱。一切疾病既皆由於微菌，即一切疾病或僅說疾病之大多數，皆可應用豫防接種以征服之。

各國科學者因理解此等問題之程度，而勵精從事於種種之破天荒發見，遂將往時醫學者所經營築成之醫學知識，根本推翻，不過令其剩一點不完全之治療法。曾經驚為神祕難捕捉之煙，肆無忌憚近於惡戲的神話之神，任意飛步各處選出犧牲而撲殺之天使，由上述三者而疑神疑鬼之病，至此而皆成爲目所能見之對象物，爲形態、習性、生活條件兼備之微菌，且爲吾人所得認知者。入此微菌於玻璃管 (Fiasco) 中，凡有減弱或促進其成長以及繁殖之狀態，無不歷歷在目，並得研究其一切反應。

醫學於是完全變形。不久即發見病之徵候，並非由於微菌其物之發展，實基於微菌所做出化學的物質之有害。〔一八八三年盧 (Roux) 及貝桑 (Yersin) (註一)〕染病治愈的動物之血 (即血清) 含有停止微菌生長及抵抗微菌毒作用等物質及其效能，至此始能有人理解〔一八八八年赫利庫爾 (Héricourt) 及查理·利舍 (Charles Richet) (註二)〕之「血清療法」。此發見宣布後四年，白令 (Behring) 應用血清療法於白喉 (Diphtheria) 對於曾推爲最可怕病症之一的白喉，竟能得到極有效之血清 (一八九二) 在今日此種病症殆成爲無害之病。

(註一) 盧於一八五三年之細菌學者彼爾·盧 (Pierre Roux) 爲死於一八五四年外科醫學利培特·盧 (Philibert Roux) 之

子亞歷山大勒·瓦桑 (Alexandre Yersin) 生於一八六三年。(據德譯本文)

(註二)本書著者盧遜·利舍爲法蘭西和平協會會長，爲一九一四年復活祭欲融和德法而在柏林活動之人。氏爲法蘭西外科醫士一等軍醫亞弗烈·利舍 (Alfred Rich) 之子。欲知氏之生平，據本書德譯者路德福·堡格爾博士 (Dr. Rudolf Borgor) 所述「年少而領取諾貝爾 (Nobel) 賞金者盧遜·利舍與其所著第二十二世紀之指導的，時代的，鬪爭的宣言」，當登載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之柏林日刊 (Berliner Tageblatt) 文藝附錄時代精神中，又傳記及精神史研究雜誌第五卷三六一至三六九頁(人務中亦曾載及)利舍文學的敘述其關於細菌之學，所著人食及學者與怪人，皆不愧名著之稱。(據德譯註)

今則動物亦得於感染疾病時，研究其抵抗疾病之藥劑已成爲一種方法，並能與我等以實明之實驗，是即所謂「化學療法」〔埃爾利赫 (Ehrlich)〕

極有效之新藥已發見，然尙逐日製造。克羅拉爾 (Chloral) 〔利布賴克 (Liebreich)〕水楊酸 (Salicylic) 與其派生物砒酸 (Salvarsan) 等之有機化合物皆爲近代療法之貴重收穫。

\* \* \* \* \*

應用巴斯特之發見以處置病症，其利益已屬甚大，就尤能與人以莫大之恩惠者，實在預防疾病。今日剛經開始之科學的衛生學，於將來醫學及社會方面，非佔第一位不可。能愛人類，且與全人類以大希望，斷當首推衛生學。疾病爲寄生體之感染即所謂傳染，事理已甚爲明白。個人果能不被寄生體侵入，不受有害物質之影響，當然不會染病。自然發生疾病之說早無存在餘地，然則與其說是避疾病，不如說是避傳染，較覺適當，此種極嚴格，極明瞭且極易理解之結論，當然隨之而發生。淨化含有傷寒、霍亂、赤痢等細菌之水，撲滅傳播結核菌之肉類乳汁，照隔

離患癩病者隔離辦法隔離結核、猩紅熱、白喉、麻疹、癩腫等病人，殲除接種瘧疾之蚊、蠅、蔓延黑死病之鼠，此皆為醫士之任務，亦為政府之大使命。英吉利以其熱心努力，既將某種病（傷寒）撲滅，並將某種病（如結核）大減其數。此為人類大義務，非立刻實行不可。蓋與其想法慰勞病人，不如由疾病中救出健全之人，使不受病。此不能以和平方法為滿足，對於傳染，當用極嚴格方法防護之。惟有隔離患傳染病者為真博愛，涕淚滿面之陳腐博愛必到達使人悲痛之結果。如此則梅毒、結核、白喉、猩紅熱當有絕滅之一日。再過五十年，吾人對於可謂人類之恥人類之禍的惹人憎惡之寄生體，既已人人理解其傳播力，就使不為之親切講解，吾知見有以溫和和方法對待寄生體者，必將大吃一驚，以為缺乏衛生常識。

\* \* \* \* \*

衛生學更有其他任務，其中必須訴諸各文明國者有二項目：一為養育嬰兒；一為防止酒精中毒。極多數之幼兒斃於飢餓，其數字為現社會之恥辱，約佔百分之一五至一八，有時竟佔百分之二五。彼等若能由生母養育，當不至在幼時致此不幸的死亡。

酒精中毒帶來之慘害，其可怕當更加一層。此種慘害（尤其在法蘭西）現方增大，其結果釀成不幸、賣淫、狂愚、自殺。吾人對此怪物之無關心，殊為一種恥辱。有時此無關心成為同情，蓋因政府獎勵人販賣酒精，意在貧國民以富國庫。各國政府正與製造酒精者販賣酒精者之強大勢力苦相抵抗，但一任廉價出賣火酒與綠酒（Absinth）等可怕之毒酒，不知設法統制，勢必生墮落之人民。

醫士在現代社會之任務，常與科學者之任務相混。醫學與他科學之結合，日益加密，一切科學對於醫學，逐日愈感其必要。科學能變化工業，使一切生活條件，臻於易得幸福。科學亦能改革醫學，減輕人類之不幸，實因疾病爲其最可恐之唯一禍根故。以故因科學、化學、物理學、醫學而設之研究所，務必視爲必要，寬籌確實可靠之資源。

注入一切資力於「教育」，爲適於先史時代之重大謬誤。吾人當轉而注重「科學」，即致力於未知之探究與真理之征服。

然但知置備精工用具，構造華美實驗室，以爲能有此種優美建築物，即不媿研究所之名，於實在尙嫌不足。能使無數有力者生活其中，且與以十分之生活，俾絕對用力於科學的事業，即理頭於純粹科學之研究，視他種收入夥多之職業爲不必要，不使因直接之實際應用而頭痛，凡此皆爲注重科學者所應致意，始能達到真理征服一切之希望。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九一五年在人類史上爲最近時期，今何以呼此最近時期爲「科學之時代」？則因一切科學尤其是醫學之賜物能投光明於第十九世紀之故。人類之生活條件非因政治與戰爭而變化，實因巴斯德、爾曼、利斯特之發見而改善。政治與戰爭僅能播植憎惡、不幸、苦惱，能祇以幸福與人者惟有科學。科學又能給現代以無比類之偉觀，故第二十世紀決不會墮落，且須凌駕以前各世紀。但社會若不能以安全與榮譽，贈給爲真理使

徒之科學者，則無論何事亦將無成就之希望。

認醫學爲真科學，且使爲高於各科學之科學，奉科學的醫學之教訓爲社會之教訓。果能如此，則醫學當成爲將來世紀之有光輝事業。

人類由疾病常來侵襲之不安中救出，使其不受毒素之殘賊，並可對其害敵及寄生體力謀解放，人類若能到達如此地步，當然要向隱伏於事物暗面的大法則，作大踏步之邁進而試其征服。

## 第八章 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七月余曾以希望之言結束此書。然如此輕信人類之思慮分別，是爲余之誤處。突然生出一千萬之死人，埋歐羅巴於喪服、涕淚、廢墟之中，此種可怕的戰爭竟以歷史上未曾見過之凶暴姿態，橫行無忌。直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正義始能得到無上之勝利。然在此塗滿赤血之數年間，不正義者亦曾奏過幾次凱歌，當早爲人所深悉。

此四年間戰爭在世界上佔了顯著地位，一因其發生許多重大事件，二因其不但調動空前之軍隊，且能發生重大深遠之結果，其結果既出豫料之外，影響且延及數代之後。

此處雖說不能簡單敘述，然吾亦極想出以公平之筆。但在同時代人，批評自己參與之事件，未免著筆困難，力求公平，恐不可能。所以滿口說是力求公平，結果牽於感情，終致鈍其潔白之判斷，亦是常有之事。

吾人爲欲忠實於正義，僅想照事實敘述，不願因說明而歪曲其事實之真相。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地利皇太子斐迪南大公 (Archiduc Ferdinand; Archduke Ferdinand) 與其妃，在波斯尼亞之塞拉耶佛 (Sarajevo; Serajevo)，爲塞爾維亞二青年普林西培 (Principe) 格拉比諾維治 (Grahovitch) 所暗殺。兩人於放兩鎗後，投幾個炸彈於大公馬車。此種犯行從何發生，雖尙有不明之點，然塞爾

維亞之警察不欲干涉此種加害，與不願阻止發生此種加害之陰謀，乃是顯而易見之事。

塞爾維亞人與奧地利人之反目早就有激化之勢。通用塞爾維亞語的波斯尼亞之勉強合併，尤覺煽動塞爾維亞之民族主義。彼等主張獨立，奧地利則主張支配。

事後雖再三否認，然當塞拉耶佛加害事起，德意志與奧地利二宮廷（皆想開戰）所做皆係招來戰事之舉。動，此層已經明白。大公之被暗殺，不過送與彼等以求之不得的機會。

雖僅經過三個星期，然急激之舞臺上變化，已於默默中秘密準備。此種舞臺轉換之決定，即惹起世界大戰之決定的行爲，實爲七月二十二日午後六時奧地利送到塞爾維亞之最後通牒。此通牒對塞爾維亞，加入異常之要求，並嚴命奧地利之警察，當在塞爾維亞，進行塞拉耶佛事件之調查。

塞爾維亞答以除奧地利官吏干涉以外，一切皆可讓步。塞爾維亞並提議委此事件於海牙法廷或列強會議。當時與提索（Tisa）伯共同代表老耄孱弱幾如孩童之奧地利皇帝佛蘭西斯·約瑟者，爲首相柏赫托爾德（Berchold）。彼受無禮之回答（七月二十五日），宣言戰爭（七月二十八日）。奧地利軍受侵入塞爾維亞之命，砲艦下多瑙河，砲擊柏格拉得（Bergrad）（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然忠實希望和平之歐羅巴列強，自七月二十五日以來，已經試行和解。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皆主張將此爭議，提訴於仲裁法院。

當時統治於薩索諾夫（Sazonov）之俄羅斯，對於仲裁至爲努力，求奧地利與以二日之猶豫。然在奧地利。

德意志方面，不問其爲猶豫、仲裁、及海牙法廷之判決一切皆與以拒絕。

五日之中，外交文書交換頻繁，就文書觀，可知奧地利與德意志志在戰爭，其他均非所願聞。一切大權握在德意志皇帝手中，威廉二世苟發一言，奧地利當秉受其意旨。然而有一最要之言，即發一言而可以救多數之人命，並可以存續其帝國，藉保全其自身利益，此等言語關係何等緊要，但彼並不想說這種話。

彼竟宣言塞爾維亞與奧地利之爭議，完全爲奧地利國內問題，非俄羅斯與其他諸國所得容喙，且此種容喙徒傷奧地利之國威，且將激起「最重大之結果」(Les Conséquences les plus graves)。

此種態度——結局如德意志全國人所公認——儼然是確信能得滿意大勝利及征服、榮譽、利益而決意戰爭之大元帥態度。

於是因威廉與佛蘭西斯·約瑟之明白表示，戰爭終至決定。

接侵入塞爾維亞，破擊柏格拉得之報，俄羅斯已調動十四個軍團（七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德意志亦調動大兵（七月二十九日），法蘭西繼之。

戰爭已難避免。

德意志不棄奧地利，俄羅斯擁護塞爾維亞，奧地利既無將其主張讓步之意，法蘭西與俄羅斯亦守攻守同盟之約。雖欲斷然努力於巧妙之和平，終不能阻止其宿命的展開——實亦不能阻止——是爲不吉事件之輻輳。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法蘭西、德意志皆舉國歡呼戰爭，德意志倡之於前，法蘭西和之於後。德意志新聞載有



德意志皇太子幽默之言論，謂此戰爭「爽快可喜。」足以證明德意志國民，無不踴躍盡量掠奪，視為大獲利益之事。

意大利在外交上雖加入三國同盟，然即時宣言中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對於同為拉丁文化姊妹國之法蘭西、國王及國民所抱同情之心極強，故意大利軍不能站向可憎之奧地利方面。

英吉利葛賓爵士（Grey Viscount of Fallodon）得到德意志準備策謀、惹起戰爭之確證。英吉利雖大寄同情於法蘭西之主張，然在當初尙取不定之態度。因德意志之大過失，同時視為犯罪之過失，遂使英吉利突然勇敢加入戰線。

此犯罪的過失為何實為盧森堡（八月二日）與比利時（八月四日）之侵入。德意志之前衛提議「好意之中立。」主張德意志軍有通過比利時領之權限，遂侵入比利時。德意志軍以法蘭西兵佔領比利時為口實，然法蘭西兵並未有一人入比利時。德意志軍之侵入比利時，明明侵犯比利時之中立。此中立係根據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奧地利及德意志自身聯名嚴肅調印之條約（一八三九）規定由歐羅巴為無條件之保障。

完全重視忠誠傳統之英吉利，於其調印極端重視，因決以武力擁護比利時之獨立。於是英吉利與德意志宣戰（八月五日海軍動員則在八月三日）並送其擁護權利與正義之小軍隊——依威廉不客氣之口吻，則為可輕蔑之小軍隊——於大陸（八月七日）。

世界大戰開始。一方為奧地利與德意志，他方為援助被侵入的比利時與塞爾維亞之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

今於爲戰爭無聊原因之塞拉耶佛加害事件，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問題在世界之支配，或更在世界之支配以上。就原則言，「力」非常得勝利不可。然於將來之社會，究竟是取法正義之力得勝，抑是反抗正義之力得勝，尙須靜待下回分解。

\* \* \* \* \*  
兩軍之戰鬥力雖覺彼此相差，然就全體言，尙能平均。

海軍以英吉利艦隊爲主，加以法蘭西及俄羅斯兩國艦隊之支持，故與奧地利·德意志之海軍比較，數字上特見優越。

論海軍之勇氣智略，兩軍大略相等，其優越僅在大礮門數與鐵甲艦噸數。然而德意志於海戰已不可能，事實上開戰以來，德意志艦隊被封鎖於基爾 (Kiel)運河，就使破封鎖而勇敢出海，亦不能對抗四倍多即四倍強之敵軍。

俄羅斯與法蘭西之陸軍比德意志與奧地利之陸軍，數字上無甚優劣。然俄羅斯陸軍不相統制，因破廉恥之經理的買收而益紊，糧食、軍需品均感缺乏，對於敵之完全武裝，祇能以不完全之材料相供給。至奧地利軍本由互相反目之諸民族合成，僅能於戰鬥之際，稍見團結。

德意志軍與法蘭西軍之愛國心不相上下，但德意志軍受巧妙參謀部之指揮，兵數亦多至二倍，且彼等在多

年以前，已以細心之注意，支給其預備之驚人材料。實際法蘭西軍無重礮，或可以說竟沒有。其七十五種之輕礮，確比德意志輕礮爲優，然其優越不足彌補重礮之缺乏。德意志飛行機比法蘭西飛行機速度高，數亦較多。

塞爾維亞與英吉利於開戰初期數月內殆無效果。

德意志之策戰簡單而膽大，對於俄羅斯軍，僅併置一線軍隊於東部國境，塞爾維亞軍則使奧地利軍與之對立。德意志軍專注力於法蘭西軍與法蘭西之首府。『向巴黎』（Nach Paris）一語殆成爲命令，爲喊聲，爲策戰。入比利時，容易通過比利時，侵入法蘭西之諾爾（Nord）縣及亞爾丁（Ardennes）縣，於要塞、堡壘重重嚴守之法蘭西東部國境，毫無停滯，以壓倒的侵入之勢，壞滅法蘭西軍，期在『英吉利小軍隊』未越海峽，增加大陸勢力或俄羅斯軍未完全動員前，開始戰鬪。約二十日，堂堂逼近巴黎，佔領聯合軍之政治的、軍事的防禦中心地巴黎，然後回其軍鋒，轉向俄羅斯。以上皆爲德意志侵入法蘭西之策戰，可惜未能成功，然亦幾乎成功了，你想危險不危險。

\* \* \* \* \*

第一在比利時所遇之抵抗，此爲德意志不能豫測之抵抗。

比利時利曼（Leman）將軍所指揮之埃什（Esch）市，不依德意志軍之提議（八月五日）而降服，反從事於勇敢之防禦。法蘭西軍所以能集結於東北部，但德意志軍於數字尙佔優勢。八月二十日德意志軍襲擊法蘭西軍（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牟爾（Namur）及查理羅（Charleroi），法蘭西軍至於敗北而退卻。然

侵入者終被阻止，已不能如德意志之策戰而行軍。

法蘭西軍總司令官霞飛 (Joffre) 對於有優秀武裝之優勢敵軍，知法蘭西軍之必敗，但求其免於大敗北。彼爲堅苦之退卻，並爲使攻者疲敝之防禦的退卻。於是古來未有之激烈戰鬪展開，人馬共感疲勞，但德意志仍繼續進軍，九月五日克盧克 (Kluck) 軍竟到達離巴黎二十五公里之馬恩 (Marne) 河畔。

當克盧克軍進迫巴黎時，東方之其他二軍亦同時實行攻擊。二軍皆較法蘭西軍爲優，軍需品重砲一切齊備。法蘭西已命在旦夕，首都受重大之威嚇，法蘭西政府欲不蹈一八七〇年巴黎被封鎖之覆轍，只好暫移於爾多，卡利伊尼 (Gallieni; Gallieni) 將軍受防守巴黎之重託。

在九月五日以前，法蘭西軍不問敗北與否，常常退卻。迨退至馬恩河畔時，霞飛想欲停止退卻，所以對軍士發極悲痛之宣言。

馬恩一役繼續戰鬪者五日，此役決定戰爭之運命。法蘭西軍此時據毛努利 (Mauroury) 讚美之詞，謂曾爲「其義務以上」之行爲。當偉大之五日未終前，即九月五日已成爲德意志軍之退卻。

依霞飛及卡利伊尼部下諸將卡斯泰諾 (Castelnau)、毛努利、福煦 (Foch) 之巧妙措置，尤其是依兵士之無比類勇氣，此大戰役終得大勝利。德意志軍雖非有不堪收拾之敗北，然已成不易回復之敗北。因此生出重大結果，即以迅速征服爲必要之征服計畫，至此盡成畫餅。當克盧克退兵時，法蘭西騎兵若能如德意志騎兵之不疲於連續進行，敵兵更有極豐富之軍需品，德意志兵終必至於完全敗北。可是克盧克軍退卻之際，已只有立正在塹壕

之後的殘兵。

稱爲馬恩戰役之五日間勇敢戰鬥（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至十日），於此次大戰中，於古來歷史上，恐皆當爲最大之戰鬪。無敵而橫行之德意志軍完全敗北，恰與賭世界自由之馬拉敦、發爾密諸戰役同樣，世界之自由微幸得救。

\* \* \* \* \*

當克盧克之軍隊侵入法蘭西島（Ile de France）且欲攻進巴黎時，德意志皇太子軍及皮羅（Blüow）軍拔阿爾良（Argonne），陷凡爾登，正繼續其無益之努力。尙有一枝德意志軍，侵入比利時，其地祇有比利時小軍隊、英吉利小軍隊。

德意志軍憑其優勢與有力之砲兵，迅速前進，佔領布魯塞爾（八月二十日）、那牟爾（八月二十三日）、凡爾斯（十月十日）、布魯日及提埃爾（Thielt）（十月十四日）、俄斯頓德（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然在德意志手邊之俄斯頓德，曾經一度使彼等無法只好停止攻取。實因法蘭西一個精銳陸戰隊來到，援助英吉利及比利時軍隊，爲欲防禦法蘭西海岸而前進。是爲『向海之賽跑』（La Course à la mer），經過幾次血戰之後，德意志始不作通過以帕（Ypres）之想。

然比利時殆全被德意志軍佔領，比利時僅剩西北國境一帶地域。於是比利時人受盡紙筆難罄之苦惱，僅得贖回其擁護獨立之名譽。

阿爾柏王與比利時政府在雷·哈弗爾 (Le Hayre) 仰法蘭西之保護 (十月十三日) 多數比利時人亡命於法，受適合於其勇氣與不幸之接待。

比利時人爲悲慘之殉死者。醉於最初勝利之德意志人，公然提倡因商業上必要合併全比利時之意向，絲毫無所避忌，直至後來 (一九一七至一八) 彼等始緩和其主張。然當一九一四至一五年，彼等已決定的征服比利時，謂非在盎凡爾斯，將『大砲向英吉利照準』不可，彼等固常常誦拿破崙破命之遺言。由歷史當初，征服者對被征服者所用殘酷手段，彼等亦同樣用之於比利時人。

還要更加一層苛酷，半文官的，半武官的政治開始於布魯塞爾、盎凡爾斯、布魯日、根特，頒布野蠻幼稚之規則，徵取強制的租稅，處流刑，恣掠奪，加暴行，使瀕於飢餓，有遠過於第十七世紀阿爾柏公與西班牙人之事蹟以上者。羅文之燒棄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此無慈悲戰爭中，實爲最可惡事件之一。其時並嚴正之戰爭法規，亦無可遵守，因爲此係無規律之熱狂軍隊所犯之罪，然固無公然許其犯罪之理。

觀彼等以暗殺英吉利一看護婦伊提斯·卡佛爾 (Edith Cavell) 爲正當 (一九一五年十月)，足見正邪之觀念，在德意志人間之如何腐敗。吾等希望光明萌於德意志人之精神，希望彼等由長期間之錯亂，立時歸來，爲全人類名譽起見，自己憤激其昔日所犯之罪。

在比利時人方面，不但其軍隊勇敢耐戰，卽全國人民亦極勇敢，雖普魯士之軍事的暴政終不能屈服其愛國心。彼欲讓敵意於法蘭德斯人與發隆人間之德意志所弄拙策，其歸於可憫之失敗也固宜。

於東部戰線亦有大戰爭。在普魯士東北部國境，有多數騎兵之俄羅斯軍侵入，古姆平能（Gumbinnen）一戰，曾得勝利（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進迫離哥尼斯堡數公里之地點。德意志參謀本部以防禦東部國境之目的，決定派遣一軍團，率領此軍團之興登堡（Hindenburg）老將軍，試猛烈之逆襲，在樅山（Tannenberg）得驚人勝利（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俄羅斯之一軍團全滅，俄羅斯將軍累能卡姆普夫（Rennenkampf）之行動至今尚有曖昧之點。總之興登堡由此時起，在德意志漸得人望，人皆視為救濟者。

在西部戰線，只有暫據戰、『疲敵』戰、陣地戰，在奧地利及俄羅斯，則正盛行運動戰（野戰）。俄羅斯軍於加里西亞，取雷姆堡（Lemberg）、普熱密斯爾（Przemysl）（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每遇奧地利軍輒破之。四月末威嚇布達佩斯（三百公里距離），交戰於喀爾巴阡（Karpates；Carpathians）山脈之高地。僅有奧地利軍，不能抵抗俄羅斯軍，德意志政府派遣巧妙將軍麥肯孫（Mackensen；Mackensen）率領有力德意志軍往救奧地利，俄羅斯軍只好退卻，遂不得不放棄雷姆堡（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他方興登堡入於波蘭，果蘭（Courlande；Courland），佔領華沙（八月五日）。一九一五年九月由科夫諾（Kovno）至徹諾維茲（Czernewitz），全波蘭已歸德意志之手。

於是此可哀之波蘭與比利時落於同一運命，此二國之苦惱皆為慘不可言，恐怕波蘭還要比利時更慘。掠奪、強佔、沉刑、飢餓固自同樣忍受，尚有使波蘭之愛國者，飽受道德的苛責之一事。即交戰之兩軍中皆有波蘭人，令

彼等爲真正之同胞殺戮。波森、雷姆堡、華沙雖皆爲波蘭各市街，然波森、雷姆堡、華沙之市民則分編於俄、德兩軍之中。

波蘭對於德意志之侵入，亦非比利時之抵抗可比。華沙原有奧地利、德意志黨，假使奧地利與德意志能對波蘭問題，互相協調，與全波蘭以完全之獨立，則波蘭當然爲其死黨，毫無可疑。然奧地利、德意志軍並不能如此之巧妙，彼等皆不欲放棄自己免許之權利。彼等於其所侵入之俄羅斯領波蘭，祇與以形式之自治，所以波蘭之人，知識階級，猶太人皆不願受其欺瞞。蒙極苛酷的壓迫之波蘭人，欲求解放，除向他方尋出時機外，別無他道。對於昨日之壓迫者俄羅斯人、普魯士人、奧地利人，斷無望其再爲救濟者之理。

俄羅斯軍對奧地利軍之大成功，是極容易說明的。因爲由捷克人、斯拉夫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合成之奧地利軍，皆是烏合之衆，有時全聯隊竟不戰而降。蓋彼等雖表示從順，但彼等又想何苦爲嫌惡之軍旗而死，此其所以甘心爲人戰敗之故。至德意志軍對俄羅斯軍之獲勝，則因俄羅斯軍苦於缺乏資材，卽軍需品與鎗砲均感缺乏，且俄羅斯軍內部早已現出無政府狀態，故其失敗原因亦甚容易說明。

\*

\*

\*

\*

\*

在西部戰線，自一九一四年十月以來，先使交戰者之陣地固定，並使其臻於確極堅固，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十月，經過四年長期間，殆不見有何等變化。

四年間停止「運動戰」。四年間誰亦不能逆料其若何久長，誰亦不能豫測其若何狀態，此種戰爭無以名之，



名之曰「塹壕戰」、「陣地戰」。

於灰石質、白堊質、污泥質之土地上，自培爾福（Belfort）起，至俄斯頓德止，掘成蜿蜒之並列塹壕。強大之兩軍互相對峙，互相開放霰彈、榴散彈、機關鎗、步鎗，皆欲「突破」敵之防禦線。如此空費努力之後，結果成爲極多數之無益的虐殺。

實際上第一線之背後尚有第二線、第三線及第四線等陣地，其布置均與第一線相同，防備至爲嚴密。若遇敵人攻擊，則可隨意增援。

戰爭之理論及原則至此完全一變。兵書所說之傳統戰法，無一不成爲廢紙。除了所謂「心理常支配戰爭之物質」的條件一語尙不失爲真理外，皆已摧毀無餘。

自培爾福至俄斯頓德，強大之砲兵憑五百公里之廣大戰線，向敵之戰陣及其塹壕，不絕以砲火相饋遺。此種耗盡軍需品辦法，實爲從來所未見。爲應此等彈丸之狂妄，不得不建設無數製造廠，募集許多工人（及女工。）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意大利到處設有工廠以製軍火，連加入聯合軍之美國，亦新設許多軍火製造廠，本爲製造和平用品之工廠，亦皆變爲製造戰爭用品之工廠。除製造大砲、機關鎗、飛行機、鐵甲艦以及霰彈、炸彈、水雷、榴散彈等轟炸物之外，不見有其他工業之存在。

在比較的靜穩不行總攻擊時，軍需品之消費已極急激化，所以一至攻擊之際，其消費更加百倍。

一旦攻擊準備完成，則敵之塹壕須數時間甚或數日間，浴到極猛烈之集結砲火，生物無一能居其中（連續

速射。同時敵線後方亦加以激烈之砲火，使援軍不能來助防禦軍，是爲藉不能通過之火網，阻止彼等之增援（掩護射擊）。如此則不論何時，在此狀態之下，總是襲擊者先成功，步兵可以免去多數死傷，安然佔領第一線之壘壕。但是壘壕雖經佔領，此次以砲火攻擊容易征服之脆弱壘壕者，轉在防禦軍方面。彼等亦用掩護射擊，阻止新軍，使不能來作襲擊者之援助。

如此之砲兵戰若擴大至幾個公里，則數時間須消耗莫大之軍需品。非不斷將新準備搬運至戰線附近不可。又須豫先整備道路、棧道、橋梁，敷設狹軌鐵路，設立兵站停車場。欲置辦此等巨大材料，自以在戰線之背後與內地努力於巨大工業爲必要。

對於戰時工業之詳細，此處恕不多述，總之戰時工業實爲莫大之事業。假使此等精巧工業，能不以死與破壞爲其唯一目的，則吾人當掩舌於人智之偉大。

一八七〇年以前法蘭西一士官所發明之機關鎗，竟來意想不到之發達，各中隊皆須置備一機關鎗，一機關鎗依其扇狀射擊，數分鐘間可以抵過一千步兵所放步鎗火力。有三、四名決死之機關鎗高手，利用地理而操縱之，力能阻止一個聯隊。

德意志軍最初使用毒氣卽窒息性毒氣。此是用氯（Chlorine）做成者，德意志軍將裝置壓榨氯之大瓶放開，混和氯化物與錫而成之氣，成爲重流而蔓延，因風送至敵人壘壕，與以窒息而死。一九一五年坎拿大軍因無何等防備，遂爲此種氣所襲。

其後用加入中和物質之防毒面具，遂能奏滅殺其效力之功。

後來毒氣之流，一變而為含有窒息性毒氣（含肺類及光氣，氯化乙肺等）之榴彈。此等毒氣皆因榴彈之破裂而射出，實為極有害之化合物，在長浴破火而難於支持之地點，比鑄鐵破片更覺有效。由破裂榴彈放出之毒氣，以防毒面具為必要。攜帶面具，必不可少，亦有造成兜蓋式者。此雖不能防止鎗彈，然能防鑄鐵或鋼鐵之破片。

塹壕常倚鐵條網之厚牆根為保護，所以襲擊者於猛烈破火之外，尚須講更有效之破壞方法。直至大戰末年，英吉利技師始發明有力之攻具，時在一九一八年夏天，顯出驚人活躍。其法係用鐵甲重機器之坦克車 (Tank)，藉石油發動機而推進，對於機關鎗、步鎗、毫無所懼，一切障礙物皆能破壞之而向前。

世人多說不會再見徒手戰，誰料今日竟再出現。塹壕常依訴於腕力之兵士等以防禦人，攻擊人，最能殺人之武器推手榴彈。此彈由相離數米突之地點投出，則破裂而散為殺人的破片。

偵察地點到處用電話連絡。以裝貨汽車搬運糧食軍需品。離塹壕線數公里之地點，皆有數千人盡力狂奔。在此活動之中，騎兵殆無用武餘地，故多數之騎兵聯隊，常供步兵之役使。

\* \* \* \* \*

四年中軍用飛行機呈可驚之成功。最初反對新思想之參謀本部，以為此種新兵器當不能對於戰爭運命，有何重大影響。但到後來終究認為有用，可惜已太遲了。蓋前三年間德意志之飛行機已顯示完全優勢，而聯合軍則至第四年初頭，於飛行機數目始能真正贏得優勢。惟此天空霸權貢獻於最後勝利者尤大。

在一九一八年，有一飛行機之速度比一九一二年最迅速者其速度達於二倍。一小時飛行二百五十公里，能搬運一千公斤之炸彈。最迅速者爲「追擊機」，以聯絡機關爲其專務，備機關鎗與敵機鬪，掩護偵察機與轟炸機。「偵察機」監視敵軍行動，使用照相機，用無線電聯絡砲兵陣地，對於砲兵之射擊目標，與以貴重正確之指示。「轟炸機」投炸彈於敵軍之集合地帶，破壞敵人之鐵路、車站、貨棧、營房，使管理食糧彈藥之輜重隊深感苦惱。

能飛翔到二千五百公尺以上之高度，則敵之步兵毫不足恐，因爲並能達到三千五百至四千公尺，即砲兵亦無如何，所以飛行機只怕飛行機。於是天空霸權與海上霸權歸於船艦大砲最多之海軍同樣，應歸屬於飛行機最多之軍隊。自一九一八年六月以降，聯合軍握天空霸權，此亦爲勝利一大原因。

得以自由操縱之大氣球，然僅能乘一個兵士，尙覺其有害無利，經一德意志齊泊林（Zeppelin）將校之手，裝以精巧機器，俾得大功告成，因其名名爲齊泊林飛機，齊泊林曾演有名之失策，彼嘗投大炸彈於和平市街之上，故不能稱爲有益之堂堂戰爭。

更就飛行船言，實際僅有供偵察用之固定氣球（兵士等使用暗示之語則稱爲「香腸」）乘此氣球之將校，能從遠處監視敵之行動與射擊，通告其偵察之結果於司令部。

\*

\*

\*

\*

\*

因爲巨大軍用器械之發展，致來種種之結果。

第一生出從古未聞、到底難信之莫大費用。真要加以正確之估算，這是不可能的，但總計交戰國之費用，每日

約定其額爲五萬萬，恐亦與真實之數相差無幾。爲欲填補這些虧空，勢非借款不可，所以各國負債至於五倍。歐羅巴（意大利、法蘭西、英吉利）借美國之款，亦達於二千萬萬。僅支付其未付之利息，稅金已加至二倍、三倍。然此不過剛剛起首，尙有莫大之增加在將來。

因爲運送機關、耕作、手工業之不足，致來食料品之缺乏，需要超過供給，一切物價趨於騰貴。然工業品之騰貴更較食料品爲甚，於是生活遂比大戰前高至三倍。

社會狀態日壞，令人看之可怕。生活次第增高，非將俸給加高不可，因俸給有驚人之增加，致出費來驚人之增加。歐羅巴諸國（尤其是德意志）將來之豫算如何方能應其莫大之負債，此爲不許豫料之問題。今日所得言者，貨幣（現金）之價值至少已減去一半，此與言物價騰貴二倍，語意正同。

軍人之妻有津貼，俸給雖大見增加，然一般之生活實慘。但尙有更慘者在，試觀長期戰爭中，在戰線野營之五百萬武裝人民生活，可以概見。狎視殺人之彈丸，慣吸毒氣之暴風，每日與曝露風雨之死屍，將死而尙未咽氣之傷兵，並眠於泥土、積雪、血潮之中，常至食物斷絕，卽有亦爲臭腐之物。休息之日亦須趕造掩護物、運土、修繕道路，全是極苦之工作，生活至此，真當得可怕二字。

然兵士雖如此受苦，毫無不平之色，彼等以爲『爲祖國』而死而苦惱，皆所甘心。

謂精巧之文明、奢侈之發達，能使人心柔弱、體力減殺，此說固在人人想像中，然事實則全然反對。武人之勇氣曾無如此激烈之先例，雖在斯巴達、羅馬時代，其犧牲的精神亦未聞如此之深入人心。

其人皆非如將校兵士素以戰爭爲業，乃能如上所述，尤爲可驚過了戰爭第一一年之後，現役之將校（至少亦是下級幹部）非死即傷，或爲捕虜，於是彼等在軍隊中之地位，不得不由所謂技師工人、商人、教員、職員、律師、官吏等一般市民，前往瓜代。彼等固已盡將校之職責，然此等非本職之新將校亦能於悲慘之戰場，學習戰爭，以其愛國心、科學權威，獲得不劣於本職將校之訓練知識，終得成爲有名之巧者。

因爲四年之中戰法完全變化，所以一九一八年之軍隊與一九一四年之軍隊僅就其間之發明與進步言，相隔竟似有一百年之久。

\* \* \* \* \*

自九月初，聯合軍利用其海軍力，決心封鎖德意志。此策最爲妥當，直是無可比擬。封鎖與飢餓由無紀錄時代起，已成爲交戰者不可無視之武器。一八八〇年之麥次一八七一年之巴黎皆非直接以武力取勝，全爲封鎖難受而降服。

封鎖於是決定，若能十分嚴密，則戰爭或可以二年間而終結。實因德意志與奧地利·匈牙利以自給之食料論，祇能支持七八個月之故。依其所蓄積之糧食，亦不能過一九一五年五月至八月。若至一九一六年又將如何？況加以其國於軍用品中，向來不產必要之銅、石油、橡膠、脂肪，如此情形豈能持久。

然封鎖仍極不完全，因爲不能拒絕美國之同情故。美國之商品經由瑞典、丹麥或荷蘭，並非直送德意志，果有何法可以阻止通過來因下流之運河，從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向科倫，無數小船搬運食料品至德意志。據其統計，

荷蘭在一九一五年，較常年所消費之食料品，多至十倍。此種食料品之超過額，誰亦明知其流入德意志。除幾個豪商借此賺得厚利外，荷蘭人爲此而被損害，非常受苦者正多。

德意志又能依令人感歎之努力，限制其消費而統制之。於是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止，繼續其吝嗇之慘生活，然亦未嘗不能生存於人世。

一九一七年夏秋之交，封鎖更加嚴重。

然此時俄羅斯已對德意志開放。羅馬尼亞被德意志征服，柏林與君士坦丁堡之間可以自由交通。烏克蘭與羅馬尼亞雖未提供所渴望之食料品（實因農民拒絕一切交易），但同時已有足以補償嚴重封鎖之輸出。

德意志人在此時期，殊能表示世所罕見之堅忍不拔實例。其始終服從代表祖國之不良君主，看去雖似卑屈，然其卑屈亦近於英雄。

德意志之鐵甲艦隊不能由基爾運河出來，因致力於潛水艦戰。在此充滿驚異之時代，此種新武器之重要性亦是一個值得驚異之事。

法蘭西明敏小說家朱爾·弗恩（Jules Verne）於一八六五年，曾想像一淺波進航，目不能見，幾乎無從辨識之船瑙提琉斯（Nautilus）號。法蘭西海軍將校塞得（Zede; Zede）嘗爲艦隊造成最初之潛水艦。所以一九一四年有幾隻珍異之潛水艦在造船廠，但並無多大之戰鬥力。迨至一九一四年海面船舶活動受制，德意志軍遂多造潛水艦（約三百六十隻），完全其構造，強大而危險之武器於以告成。

此潛水艦藏於水底而進航，遇有鐵甲艦與郵船，則放魚形水雷以擊之，往往於數秒鐘間，炸沈大鐵甲艦大火輪船。

外交與軍事互有密接關係。外交上之關係影響及於軍事，軍事更決定同盟與背約，此非分別說明不可。

當戰爭之初，日本、葡萄牙雖在聯合軍方面，然其武器並無多大援助。日本並未大受抵抗，即佔領膠州（Kiao Tcheou; Kiaochau）灣（八月二十一日）及馬沙爾（Marshal）羣島（十月六日）。葡萄牙除一九一六年派這一師團於西部戰線外，僅有阿非利加之活躍，可以記錄。德意志殖民地在阿非利加之戰爭歷史，極其糾紛，實爲在無道路、無運輸機關半沙漠地帶之困難行軍。法蘭西、英吉利、葡萄牙之軍隊到處得勝，於是傲慢德意志夢中之廣大阿非利加殖民帝國，歸於消滅。

\* \* \* \* \*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土耳其之中立破，過數月後，布加利又破中立。民意到此已不成問題，隸屬於絕對君主之此兩國，萬事皆隨君主之意思，故布加利由科堡（Cobourg）之斐迪南做主，土耳其完全由蘇丹拿權。土耳其蘇丹不過爲恩弗爾·巴沙（Enver Pasha; Enver Pasha）手中之傀儡，斐迪南方不愧真正專制君主之典型。

與布加利、土耳其其同盟而驕於戰勝之德意志，忽追逐其傲慢不知底止之迷夢。漢堡——柏林——斯坦波爾（君士坦丁堡）——巴格達鐵路與直到波斯灣伸其觸角之中央歐羅巴（Mittel Europa D.），全成爲柏林之



話題。

使布加利加入奧地利·德意志同盟，全出於斐迪南盲目的野心。此事明明係由德意志之暴君，煽動彼之野心，謂彼當爲巴爾幹主人，甚至與彼以當爲君士坦丁堡主人之希望。總之彼等務令此人忘卻法蘭西、英吉利近百年來擁護布加利人以抗敵土耳其人，並從隸屬中救出馬其頓之基督教徒諸事實，蓋報恩之念在巴爾幹諸國，久已爲不通用之貨幣。

\* \* \* \* \*

於是戰線擴大，土耳其軍由高加索入俄羅斯領。別軍欲佔領蘇彝士運河，其他軍隊更欲佔領美索不達米亞，以威脅英吉利領印度。對於此等東方領域，英吉利與法蘭西分擔派遣陸海軍，向蘇彝士運河、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俄羅斯亦要派一軍團，經過高加索、死海（Mer Morte; Dead Sea），侵入小亞細亞。

三國協商又有一個遠征計畫，就是想到遠征加里波利斯與達達尼爾海峽，此計畫終於完全失敗。派遣小軍隊於塞提爾·巴爾（Saidi-Bahr; Sediti Bahr），便已佔領加里波利斯半島之尖端。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英法聯合艦隊欲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然完全失敗。『部末』（Bouvet）號與英艦『伊累西斯提布爾』（Irresistible）號、『奧得』（Order）號同被擊沈。只好承認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爲不可能，不久加里波利斯遠征亦被放棄。然毫無抵抗，放棄巴爾幹半島於奧地利·德意志，到底心有不甘。尤其是法蘭西首相白利安（Briand）堅持此說，因決遣薩羅尼加遠征軍。

英法軍團於薩羅尼加上陸，隨築有力之堡壘陣地，爲欲與以侵入者抵抗，故聯合軍非常努力。但進行甚覺困難，軍隊衛生狀態尤嫌惡劣，於是遠征薩羅尼加，亦將與加里波利斯、達達尼爾之遠征，同推定爲不幸之事。

\* \* \* \* \*

嘗戰爭之初，塞爾維亞人曾一度擊退奧地利軍，有時並能進出奧地利領。然彼等既並不堪用之軍需品不能到手，奧地利軍則由相反目之民族合成，愛國心甚覺缺乏，兩者之立場恰好均等。

迨布加利加入奧地利·德意志同盟之後，事態於以一變。武勇而凶暴之布加利軍人數既多（四十萬人），受巧妙之德意志將校指揮而取攻勢，到達德朗（Dorlan）湖時，全塞爾維亞幾被佔領。此舉可謂專爲掠奪、亂暴、破壞、虐殺而來，所以比利時之殉難比到塞爾維亞之殉難，業已不成問題。

十一月三十日布加利軍入於摩那斯提爾（Monastir）。於是塞爾維亞軍只好從不能通行之隘路，逃到阿爾巴尼亞。此倒運軍隊所受之苦，筆難盡述，幾乎全被寒冷、飢餓、疲勞所壓倒。其元氣未傷身體尚健者，由法蘭西及英吉利之海軍，補給糧食，輸送之於高夫（Corfu）。其後因得·蒙得西爾（De Mondesir）將軍在該地巧妙之活躍，彼等再回復元氣，過了二年，已能盡決定的任務於最後之攻擊。

布加利軍斷然將塞爾維亞軍，置於問題之外。隨即出進南方，意欲逼英、法遠征軍入海，指揮官薩拉伊（Saraj）遂至不得已而退兵（一九一五年十二月）。

不幸希臘政府亦亂暴而破壞塞爾維亞協約，將希臘要塞明讓布加利軍，但終未嘗公然與聯合軍宣戰。

意大利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對奧地利宣戰，派遣軍團到亞得里亞海之瓦羅拿（Valona），於是新戰線（塞里斯（Seres；Seres Serica）摩拿斯提爾，科利察（Koritza；Koritscha）瓦羅拿）成立。

吾人應當倒過頭來，將在此大戰中為最重大事件之一即意大利加入英、法同盟情形，補行敘述。

當戰爭之初，在意大利，有從來忠實於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九年及一八七〇年兵士希望之國民黨，說明意大利之「失地」特利埃斯特、脫倫提諾（Triest；Trentino）應歸於正當之民族。所以凡屬加里波的之諸孫，應得守其有名祖父之傳統，投入法蘭西軍，與德意志帝國主義死關。國民黨日日提倡此說，呈示其活氣於人民大眾之間。駐劄羅馬之德意志大使皮羅勸奧地利必須讓步，竟遭奧地利之拒絕。奧地利藐視小塞爾維亞軍，以為容易得勝，且欲取悅於擊退俄羅斯侵入軍之德意志，抱有割讓與不名譽之想，故極力排斥意大利之提議，不過與以形式上之商議。大詩人鄧南遮（Gabriel d'Annunzio）以「當為自由而鬪」之熱烈語句，激勵同國之人，受國人之傾聽、喝采、追隨。愛曼紐埃爾王雖為佐利提（Giolitti）一派多數議員所反對，然得民間一切黨派之支持，於一九一五年五月，決定參加於其自然同志法蘭西、英吉利方面，而與德意志及其傳統敵國奧地利相對抗。

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有一條戰線在脫倫提諾，另一戰線在威尼斯之東，而在脫倫提諾、威尼斯北面，行激烈之戰爭。有時戰勝，有時戰敗，戰鬪雖極猛烈，勝敗循環不已，迄至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日，各方面均未能得到戰爭

的決定結果。

先是意大利軍攻進奧地利領，迨至一九一六年五月，奧地利軍忽轉有力之攻勢，越過脫倫提諾，在塞特·空 牟尼 (Sette Comuni) 高地交戰，威脅味晉薩 (Vicenza)。率意大利軍之卡多爾那 (Cadorna)，試行逆襲，於六月二十一日，迫使奧地利軍退卻。至此新戰線始定於脫倫提諾，數日後意大利軍在下瞰特利埃斯特之岩石峨峨的卡索 (Carso) 高地取攻勢，佔領革利茲 [GORIZIA (Görz, D.)] 市。此市雖服屬於奧地利，然實與特利埃斯特同為意大利民族之住所。與兵士共疲勞，榮譽之愛曼紐埃爾王，八月二十一日堂堂進入革利茲市。

革利茲之對面有高峻危險之山脈，殆為攀登困難之高地。意大利軍與奧地利軍在此為長期間之對峙，雙方皆不見有重大之進出。兩軍有力之攻城砲兵皆爬上雪封之山頂。

\* \* \* \* \*

至一九一六年為止，嚴守中立之羅馬尼亞，其王雖與德意志君主為親戚，然終參加於英法同盟方面。解放隸屬於匈牙利之德蘭斯斐尼亞，為羅馬尼亞之希望，這一層是容易理會的。

世界大戰之激動合於各地被壓迫民族之希望。在壓迫中受苦最深者，當推德蘭斯斐尼亞之羅馬尼亞人。彼等墨守其語言與傳統，當然自誇其拉丁文法，乃常受為匈奴正當子孫匈牙利人所課暴君的支配，豈能忍而與之終古。

所以羅馬尼亞對奧地利宣戰。彼等有極受統制且富於愛國心之軍隊。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戰，羅馬尼亞軍直侵入匈牙利，佔領沃爾沙伐（Orsova），同時俄羅斯·塞爾維亞軍通過羅馬尼亞，入於多不魯甲（Dobruja）（九月三日）。然素佔優勢之布加利軍，與德意志軍合同，統率於德意志之麥肯孫將軍，擊退羅馬尼亞軍。在脫蘭斐斯尼亞，亦因德意志法爾肯哈因（Falkenhayn）將軍出以堂堂之攻勢，不久羅馬尼亞軍只好退出。

就此血腥之敗北言，突起於二個原因。

第一因軍需品之不足。在現代之戰爭，子彈之消費最大，欲使砲火威饒不衰，以整備大製造廠為必要。然聯合軍既不能輸送軍需品，羅馬尼亞則並補充品、製造廠兩皆缺乏。

然更有可認為羅馬尼亞之特別敗因者，則在俄羅斯之無氣力，再用正確之語加以說明，實由俄羅斯之背約。俄羅斯軍不援助羅馬尼亞軍之前進攻擊，幾於不戰而退。布盧西羅夫（Broussiloff, Brichlov）於勝利後受不許繼續進軍之命令，彼之軍心雖甚奮激，彼亦祇得停止，退卻，且一任麥肯孫在福克沙尼（Focsani）殲滅羅馬尼亞軍（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奧地利·德意志軍入於部卡累斯特（Bucharest），命令羅馬尼亞，訂定部卡累斯特條約，奉德意志為全土之霸主。羅馬尼亞之政府與軍隊退至雅西，不得不承諾戰勝者之橫暴條件，即為軍隊一部分復員，交出穀物、石油、軍需品，佔領全土，各地行合法的徵發，管理運送機關等條件。在羅馬尼亞宣戰以前，有以馬歧羅曼（Margulio-man）為首領之親德派，至此遂由馬歧羅曼內閣代布拉提阿諾（Bratianu）內閣。若聯合軍於西部戰線，不能得1

九一八年八月、九月、十月等顯著之勝利，則羅馬尼亞之服屬成爲固定，對於歷史上所載種種大不正更當附加一種新不正於其後。

\* \* \* \* \*  
羅馬尼亞之敗北固極悲慘，但於政治上、軍事上並未得有決定的結果。此時有一世界的大事件突起，此大事件爲未許豫料其結果之驚人大變動，能使戰爭之事態，立時全變。此果爲何等大事？即所謂俄羅斯之革命。

\* \* \* \* \*  
法蘭西與英吉利結局爲重俄羅斯之名譽而參戰，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俄羅斯亦有熱心奮鬪之狀態，但此不過就其表面而言。

僅有凡庸智力，溫順而無定見之俄羅斯皇帝，不能動以高尚之情緒。彼常有爲深奧的神祕思想捉住之時，偏向德意志之宮廷派，即巧於利用此點。

淫猥卑鄙之拉斯浦丁 (Raspoutine; Rasputin) 主教對於皇帝之薄弱心，握有絕對權。俄羅斯皇后爲德意志人，對於其同國人同情之念，亦並不隱瞞。初聞德意志軍勝利，當然無有言說，迨後敗北之信迭來，卽立刻回復勇氣，力謀用斯圖美 (Sturmer) 爲宰相，終告成功。彼只曉得求和平三字，所以努力與奧地利·德意志和解。

俄羅斯人本無西歐羅巴人意味中之愛國心，佔國民多數之農民，固不希望戰爭，亦並不承認戰爭。惹西歐人關心之社會的、政治的事態，果爲何物？決非俄羅斯農民所能理解，因爲彼等素無教養，但有粗野之精神。一切行

政尤其是軍政易被買收，腐敗、怠惰、無能力與日俱增，俄戰爭時所感缺陷，正復相同。比到一萬六千萬農民即不成問題之中產階級，根本對於戰爭，不生興味，只想擺脫之而圖肥私腹。

亦有名爲丟馬之議會，然丟馬中分爲數個黨派，彼此決不協調。且丟馬亦從未召集，政府只想把他解散。

化一年工夫，想盡方法，妨害軍事的努力，務使軟化之宮庭派，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決心與德意志、志結、屈辱的條約，始爲外人所共曉。俄羅斯大衆對此雖毫不甚在意，然知有丟馬解散，皇帝專制復活及與德意志締結和約之事，暴動遂乘之而起。社會主義者、虛無主義者中雖有人受有德意志之金錢，但彼等實與表同情於丟馬之立憲的中產階級，知識階級、愛國將校等合流。一部分之聯隊拒絕服從，其他則宣言服從皇帝，但頗覺其軟弱。在彼得格勒市街，戰鬪三日，喀琅斯塔得之海軍羣起革命。皇帝逃亡於察閣·塞洛（Tarikol-Selo；Tarskoye Selo），被棄於其近衛兵與彼所最信賴之聯隊，至於無法而宣告退位。可是這種退位決不足以救王朝之沒落，俄羅斯之大都市莫斯科、基輔（Kieft；Kiev）、敖得薩（Odessa）皆倣彼得格勒之例，宣言爲俄羅斯共和國。

俄羅斯皇帝被迫退位後，大俄羅斯究竟弄成何等景象？西方尚未接到正確消息。古來未曾有之混亂，事實上豫想不到之無政府，與其他世界斷絕往來，新聞紙停止出版，刊行隨意胡說之報告，使俄羅斯之動亂，全成爲模糊影響之談。

結局歸於推測。或謂斷定一件事，即不免犯一謬誤，此說是否合乎真理，固未可知。但是說到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搖動基輔、莫斯科、薩馬拉（Samarra）、彼得格勒之騷亂，總要比讀埃及第二十五王朝諸王之歷史，明瞭

得多，這是可以斷言的。

確立正規之民主政治，始終繼續與奧地利·德意志之戰爭，若明此種態度而握有權力者，是爲瓦馬之諸議員（立憲民主黨（Cadets））大部分之將校與軍隊對新政府表示同情，皇帝與皇族全被幽閉（數月後民衆竟用卑劣手段虐殺彼等），最妥協之內閣於以成立。

僅以能辨暢達聞名之律師克倫斯基（Kerensky），實爲此政府之首領。彼顯出其毫無能力，彼不召集國民代表，僅欲施行煽動的獨裁政治，然不久即爲稱爲蘇維埃（Soviets）一派（勞工——兵卒民衆會議）所煽動而敗。彼等主張代表真正民衆（多數黨（Bolchevists；Bolshevists）或過激黨）有因爲種種犯罪而處罰多次之二個人物，可作爲德意志參謀本部之秘密機關，一名列寧（Lenine；Lenin）一名特洛斯基（Trotsky）能發揮其亂暴之說，博得非常之喝采。彼等猛烈攻擊克倫斯基，克倫斯基（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日）不重行動而好議論，命令一出，軍隊內部即變成無紀律，兵卒對於將校、戰爭，均已不放在心上。

軍隊在戰線上，本已接連敗北，崩壞不堪，簡直可說是沒有軍隊。

一九一六年布盧西羅夫在加里西亞，對於奧地利軍，得到顯著之勝利，捕虜約有二十五萬人。然意志薄弱之皇帝內心早已不願繼續戰爭，斯圖美首相竟公然背叛聯合軍，命令布盧西羅夫，不要管羅馬尼亞軍之潰走。

俄羅斯軍比斯圖美更爲可怕，早陷於卑劣之無政府狀態。元氣旺盛之武人科爾尼羅夫（Korniloff；Kornilov）取布盧西羅夫而代之，但科爾尼羅夫所統御者爲無規律之軍隊，所以已將戰爭之假面具脫下，一到徹諾



維茲(Zemowitz)即髮撤兵(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

在波羅的海岸西北部，德意志又得到容易之勝利，九月三日入於僅有防禦名義之利加(Riga)。

蘇維埃權勢日益增大，漸漸組織化，為擁護革命派而組織之『赤衛兵』(Garde rouge; Red Guard)業已告成，其實是德意志之黨徒機關。亦衛軍因為月餉極高，人數容易增加，不久即成為唯一有組織之軍隊。然其內部並不能無鬭爭，暴動、亂鬥、暗殺相繼而起，有時且為真正之戰爭。

克倫斯基無法只好一逃了事(一九一七年十月)。無論舊丟馬、新丟馬，過激黨皆妨害其集會，遇有頑強之人，則投諸獄，或被鎗殺，所以皆守沈默。

對於過激黨之革命，軍隊中中產階級中已無反對之人。理性與主張秩序之黨派，如煙消去，知識階級、中產階級亦與無膽、無能、無氣力者日夜恐懼混亂之來。彼等之運命可稱悽慘，然此種悽慘恐正由彼等之運命招來。

列寧與特洛斯基對於農民，就彼等所理解者，與之約定兩事：一為和平；一為分配土地。於是俄羅斯大軍之兵士即日解散，皆謂與其同德意志戰，不如回去分地耕種，較得實惠。

常時醉於火酒好為大言壯語之不規律，兵士行徑極為野蠻。所以多數將校被其暗殺，諸將軍皆代以蠢愚凶暴之下級幹部。無政府與飢餓君臨俄羅斯，俄羅斯今日尚由此二神君臨。

無論到什麼地方，什麼市，什麼村，皆有由無賴漢、瘋癲人所組成之蘇維埃團體。罪惡正以堂堂之姿勢，闊步於全俄羅斯。素以對神有深心的信仰，對皇帝有盲目的忠誠之俄羅斯人，竟能於數個星期之中，擲去其視為不滅之

信仰人類社會所未曾知之大混亂，遂荒廢了整個俄羅斯。

德意志軍能將此無政府狀態，巧無利用。德意志軍今與純以烏合之衆構成的俄羅斯對立，保持其完全無缺之規律與有力之材料。彼等於不受任何抵抗之下，進出里加（一九一七年夏），即對特洛斯基提倡和平，特洛斯基隨時受諾。

是爲布勒斯特·利托斯克（Brest-Litovsk）之和約（一九一八年一月），以立陶宛（Lithuania）、愛沙尼亞（Estonie; Estonia）與德意志波羅的海岸諸州各貴族本出自德意志，所以一半合併於德意志帝國。極廣大而純俄羅斯風之烏克蘭僅表面號稱獨立，實際全受威廉皇帝之保護。

尙有無理之約束一條，即蘇維埃共和國由銀行及國庫強奪之金，全數點交德意志，所有食糧亦須先儘德意志享用。

列寧、特洛斯基則握全權而君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以最可憎之放縱暴政，加諸俄羅斯之中產階級。

有人以此次俄羅斯革命，與法蘭西革命相比較，然是一種不合理之比較。如認爲可以比較，則數年前在巴黎街上，坐汽車劫銀行鎗擊通行人之善諾（Bonnot），亦可取來作比較資料了。

\* \* \* \* \*

因此可恥之媾和，使各地叛亂紛紛起。佐治亞（Georgia; Georgia）與高加索宣告獨立，西比利亞亦謀叛。迨至拘留於西比利亞之捷克囚人被解放後，一致議決編成一小軍隊，與哥薩克兵或舊將校協力，阻止東部之過激運

動。

小俄羅斯即以基輔爲首都之烏克蘭地方，變易其主者數次，此地方之內亂已成爲恆久的。基輔由人手移交人手，其將來之情形固難逆觀，試就小俄羅斯所閱曖昧之血腥變遷歷史論，即現在亦尙在不可知之數。

芬蘭亦脫離一八七〇年以來所忍受之俄羅斯統治而宣言獨立。此國所受飢餓及內亂之苦，比其他諸國爲甚。爲抵抗革命的俄羅斯赤衛軍之橫暴，不得不組織保守的民族「白衛軍」(Garde blanche; White Guard)。德意志軍以白衛軍之援助爲有效，白衛軍驅逐過激黨，可是自己亦行恐嚇政治。芬蘭之中產階級感謝德意志，求援助於德意志人之將校、公民，此等德意志人欲使芬蘭不轉向瑞典及聯合軍方面而屬於德意志，遂召集一種國會。但此議會非合法的且組織亦屬少數，膽敢巧取王制，當德意志瀕於瓦解之際，迎立德意志人爲王。

\*

\*

\*

\*

\*

與德意志媾和之過激黨，對西方諸國宣戰，此非一蹴可幾之事。居住俄羅斯之法蘭西人、英吉利人、亞美利加人，固不妨殘殺幾人以逞其毒，然過激黨終不敢出此，僅將彼等驅逐歸國，然後宣言與西方帝國主義戰鬪。

聯合軍爲欲決定的不使全俄羅斯服屬於蘇維埃之狂信，因出兵於阿康哲爾(Arkangel; Archangel)及麥爾曼(Mourmane; Murman)沿岸，並在極東與日本協力侵入西比利亞，與捷克·斯拉夫人之小軍聯絡。

編入奧地利軍之捷克人、斯拉夫人，不願戰於其軍旗之下。彼等在加里西亞及波蘭兩大戰役，殆不鬪而成羣降服。不料降服後竟被拘留於西比利亞，遂憑其多數與愛國心，編成一個有力軍隊。在此戰役之種種事件中，終無

有如此等捕虜編成真正軍隊與昔日戰友交戰之事件爲最奇妙者。

布勒斯特·利托斯克條約至此已全成廢紙。俄羅斯是否終於分裂，抑或回復從前之統一，仍是難知之將來秘密。

\* \* \* \* \*

俄羅斯皇帝退位後，間接又發生別種結果。此係跟着君士坦丁 (Constantin; Constantine) 王退位而來，遂使希臘決定參加聯合軍方面。

君士坦丁王在一九一四年，即欲摹仿其舊敵布加利之斐迪南。其妻希臘索非亞 (Sophie; Sophia) 皇后爲霍亨索倫家威廉 (德皇) 之妹，對王振其反法蘭西之大勢力。彼並不隱藏其讚歎、渴仰德意志軍隊之念，公然以親德將校，構成參謀本部。反之議會及稀有精力家具完全手腕之首相威尼瑞羅斯 (Venizelos)，與希臘國民大多數俱寄好意於三國協商之側。

塞爾維亞曾與希臘締結一約 (部卡累斯特條約)，君士坦丁無視之，並將威尼瑞羅斯免職 (一九一五年三月)。駐劄雅典巧妙的法蘭西公使 歧爾曼 (Guillemin) 雖經反對，君士坦丁仍繼續其狡猾政策，不贊成佔領薩羅尼加 (一九一六年一月)。自知在雅典有生命危險之威尼瑞羅斯，逃至薩羅尼加，組織希臘國民政府，與王解散議會之非合法政府對立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三日)。於是希臘分爲二派，王雖僞裝中立，亦不見效，其所爲背反其所言。十二月十六日英法在雅典之海員，受卑怯之奇襲，聯合軍對於其犧牲者，向希臘要求賠償，君士坦丁

一味遷延不答，經過長期談判之後，君士坦丁王退位（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讓位於其次子亞歷山大而隱居於瑞士亞歷山大仍召威尼瑞羅斯為首相。

因有此大政治家，希臘之統一再現。希臘國民由德意志人之王解放，對戰爭取積極的行動，事實上希臘軍隊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對布加利之攻擊，其行動已可稱勇敢。

\* \* \* \* \*

在高加索，敘利亞、巴勒斯登、阿剌伯、美索不達米亞所行之戰爭，尚未加以敘述。但因表示此戰役之重大，實有記錄之必要。

當土耳其對高加索宣戰時，尼古拉大公直指揮俄羅斯軍，越過國境。土耳其軍雖設堡壘頑強抵抗，然一九一六年一月俄羅斯軍依其大膽之攻擊，竟攻入埃爾斯倫（Erzeroum; Erzerum）。俄羅斯軍受其黑海艦隊之援助，得進出於阿美尼亞。

然因一九一七年之俄羅斯革命，阿美尼亞所得結果與波蘭同。土耳其軍取回已失之阿美尼亞，照例實行虐殺，先取巴統（Batoum; Batum），次取巴庫（Bakou; Baku），無不肆意掠奪。

在美索不達米亞，英吉利之一師團由道孫德（Townsend）指揮之下，先行佔領巴斯拉（Bassorah; Basra），徐徐進至巴格達。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大破土耳其軍於庫泰爾阿馬拉（Kut-el-Amara; Kut-el-Amara），然不久道孫德之小軍即弄到除退卻外別無善法。其軍隊全被包圍，食糧、軍需品均告罄，不得已只好降服（一九一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經一年間繼續不屈之努力，英吉利人準備新遠征隊告成。一九一七年二月毛德（Maude）將軍鼓其勇敢之氣，襲擊土耳其軍，又破之於庫泰爾阿馬拉，三月十一日攻入不但為中央亞細亞商業中心地，並為策戰中心地之巴格達。自佔領巴格達後，德意志人包圍波斯王之陰謀，一切漸歸無效。

聯合軍受意外援助於黑查斯（Hedjaz: Hejaz）之阿刺伯人。因為彼等不承認自誇為熱烈狂信的回教徒，麥加所有者蘇丹之權威。

土耳其人自蘇彝士運河慘遭失敗後，其地中海軍隊退至巴勒斯坦與敘利亞。麥累（Marek）將軍率英吉利軍追之，經過數次戰鬥，遂會同法蘭西軍，入於耶路撒冷。佔領耶路撒冷一舉，在策戰上並不重要，然得非常之好評。因為基督流血之地，自十字軍以來，至此始歸基督教徒之手。

\* \* \* \* \*

就海軍言，殆於無可記述。但是海軍中如英吉利海軍亦嘗搬演重大任務，以為大戰援助。表面上雖不能像陸軍之令人刮目，然實際所擔責任，其重要並不下於陸軍。例如保護海上補給糧食船隊，防衛海岸，禁止德意志貿易，輸送軍隊，若無此等不斷之暗中努力，則不但無勝利希望，即戰爭亦將不可能。故聯合軍艦隊之對於大戰，經過多次之努力，獻身、忍耐，實非筆紙所能盡錄。

惟始終殆無所謂海戰。一九一四年八月德意志鐵甲艦『革本』（Goeben）『布累斯勞』脫英、法艦隊之手，巧入普斯福拉斯海峽，如是者數月情勢雖覺單獨，然終增加無力之土耳其海軍防禦力。航海太平洋中之德意

志巡洋艦，在福克蘭德（Falkland）羣島，壞滅分散（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其不參加戰鬪者，或被擊沈（「德勒斯頓」（Dresden））或被扣留（「普林茲愛泰爾」（Prinz Eitel））「卡爾斯盧埃」（Karlsruhe））或被壓成菜罐（「哥尼斯堡」（Königsberg））至德意志艦隊全部通大戰期間，停泊基爾運河，僅在一九一七年，在波羅的海，參加佔領利加。又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出航北海（Mer du Nord；North Sea）（所謂遮特蘭（Jutland）海戰，）英吉利提督大衛·比提（David Beattie）軍勢雖劣，仍是急加攻擊。迨至日落時候，英吉利全艦隊（哲利科（Jellicoe；Jellicoe）提督率領）趕到參加，兩軍損害程度殆相等，德意志艦隊為免全滅，只好退回基爾運河。

\* \* \* \* \*

俄羅斯背反聯合軍，博得德意志幸運之最後微笑。當此之時，其希望又稍稍湧起。因為聯合軍無力突破德意志戰線，經過三年戰爭早已明白之故。此時俄羅斯、羅馬尼亞、巴爾幹半島竟能一同解放，可全免飢餓之憂。且在東部戰線活躍之奧地利·德意志之軍隊，面前既無敵人，當然可以移向其他戰線。於是失去俄羅斯之聯合軍，亦將失去絕對多數。

但其自信反生謬誤。德意志皇帝無端贊同以提爾匹茲（Tirpitz）為首領之汎德主義者，實犯重大之失策，終致失其帝國。在德意志一切過失之中，當以此次所犯為最重大。

威廉想增加潛水艦，嚴密封鎖英吉利，使大英諸島無從取得給養。實際英吉利國土所產，不足養其人口十分

之一，若船舶不能將小麥、糖、米、家畜、乳、馬糧等，運至英吉利時，則不過數星期，英吉利人當淪爲餓殍。故德意志欲以潛水艦封鎖英吉利，報復英吉利以鐵甲艦封鎖德意志。

其思想若能成功，當然可以奏效。無如其不成功，且實際亦決不能成功。

非有二千隻潛水艦不可。試問德意志之潛水艦，是否能達到此數，以阻止英吉利諸港之進貨。其數最多當推一九一七年十月，然尚不過一百四十六隻，一九一八年六月反只有一百十三隻，而此一百十三隻中程度够得上航海者，僅得半數。

聯合軍之艦隊尚能用巧妙之處置，實行防禦。商船與巨大郵船皆施武裝，英、法海峽滿張鐵網，阻止其通航，巡洋艦、鐵甲艦護送輸運商品之船隊。此時聯合國貿易上所受損害率，每一月以噸數計，其最高率爲百分之五。以數字言的確不小，在英人可稱重大損害，然補給糧食依然不能阻止。

潛水艦不但不能使英吉利苦飢，反令美國加憤慨，其憤慨隨潛水艦擊沈數多而增大。德意志人充潛水艦駕駛員時之勇氣不可謂爲不盛，轉因勇氣過盛而流於凶暴。行將溺死之船客、婦女、嬰孩，任其乘坐船中，隨船沈沒，此種可怕光景，彼等但微笑視之。彼等並常向救生之小船發砲，以貫徹其放射水雷之效果。連無罪之漁船亦要擊沈，似此無光榮之破壞，於軍事究竟有何利益！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琉西泰尼」號被德意志潛水艦擊沈，此不過許多潛水艦戰事件之一，並不足奇。然因此事件頗爲顯著，能使美人聞之而恐怖。



同時齊柏林轟炸機投殺人的炸彈於倫敦、英吉利沿岸、巴黎、南錫、特羅意、敦開爾克。德意志人之意思如其自己所言明，並非欲妨害集結之軍隊，亦非要破壞其要塞，全在使一般市民湧起恐怖之念。不知實為心理學上之大誤，蓋此種無益砲擊非但不能叫英人、法人失望，卻足發生憤激，同時美國人亦因之而抱憎惡德意志人之念。

德意志於潛水艦擊沈、飛行機投彈之外，加之以犧牲法蘭德斯、比利時之人民，於使為破廉恥之行爲後，驅逐其拘捕之婦女殆如奴隸，更加以虐殺阿美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對其捕虜用非人道的待遇，諸如此類皆足使誠實之美國，對德意志蠻行之憤怒，日益增高，終至釀成可恐之舉動。

\* \* \* \* \*

此種偉大國民之仁俠理想惟其大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可為其極好之代表者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就任大總統一九一七年三月再任。)

憑個人之天才與努力，以成偉大事業者，古來不乏其例。於此大戰役中，用其過人之智能，為正義服務之人，為數甚多。關於軍事則有霞飛、福煦、貝當 (Petain; Petain)、基徹納、海格 (Douglas Haig)，偉大政治家則有勞合·佐治 (Lloyd George)、白利安、克雷申梭 (Clemenceau)、威尼瑞羅斯。然是等著名偉人中當推威爾遜為最卓越。其良心極為純真，唯有理想與正義能動之偉大之思想，確固不動之實行，冷靜不變之論理，凡此皆所以使威爾遜成為歷史的大人物之一人。自馬可·奧理略以來，始獲此熱心於真理與正義者，立在上位，指導幾百萬之大眾。

巨大之權力委於一人手中，此權力爲歷史上未曾有過之權力。此種權力第一見之於由美國事態之成行，進而爲世界運命之裁判人，第二在美國做大總統四年，殆以全能而兼獨裁之君主，第三因威爾遜大總統個人之權威，亦隨之而逐日增大。此其權力之巨大能在歷史中尋出第二個人嗎！

威爾遜初出以寬大之態度，德意志人誤解爲軟弱。對於共和國大總統送彼等之確固穩健的通牒，彼等與以曖昧僞善的覆文。同時彼等爲欲對抗美國人民之感情，謀使爲美國人一部分之德意志系國民，鼓動親德之同情。駐劄華盛頓德意志大使柏恩斯托夫（Barnstorff）伯不辭惹起內亂，暗中爲此陰謀之中心。辨解、陰謀、潛水艦擊沈、飛機投炸彈、處刑、虐殺結局激怒美國人，遂致布告宣戰（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註）。

（註）原書作四月二日，今從一般用法改正。因爲美國國會基於威爾遜四月二日之演說，四月六日決議之，同日得到威爾遜之署名，卽以是日布告宣戰云。

宣戰出於美國全體之非常熱意，盲目之德意志因侮蔑美國，全不置信。美國根本無兵，美國就使有兵，其兵隊亦不得在歐羅巴上陸，德意志政府竟如此明言確信——或爲確信之狀態。彼等以爲美國編成兵隊，渡大西洋，至少要費二年工夫。彼等於犯重大過失後，更起一個重大之錯覺。

熱心狂盛之美國人民決心加入奮戰，急急召集兵士，製造大礮、飛機、機關鎗，準備莫大之戰時資材，實施新造船之武裝。

萬事進行極迅速且極巧妙，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萬美國兵渡大西洋，任命潘興（Pershing）大將爲在

法蘭西之美軍總司令官。

其努力直令人佩服，因為其事實可以在佩服，只知道為真理正義奮鬥，此種大國民之參戰理想更加令人不勝佩服。霸權與征服絲毫不放在心上，美國人由其代表者威爾遜率領，取武器以參加世界大戰，既無意於個人的利益，亦並不存一點名譽心。彼等但欲以其民主主義、公平理想，教化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之可憎的舊社會。如威爾遜屢次所稱道，為欲使戰爭之不幸時代告終，所以先要得一大勝利。

法蘭西人見全美熱中戰爭，遂不勝愛慕之念。美國人想到獨立戰爭之初，法蘭西人拉法脫會表好意於華盛頓，協同作戰，因此深願將一七七七年法蘭西人之義俠精神，與一九一七年美國人之義俠心，互相比較。

偶然因事成為兵士之元氣旺盛的美國人，憑其健康與優美，憑其男子素直之態度，憑其在戰場之勇氣與忍耐，無一不足令通曉勇氣忍耐之法蘭西兵、英吉利兵，擊節歎賞。

美國參戰之後，大戰之結果遂定。德意志之勝利確實不可能，結局當終於大敗北，幾於衆口一詞，不作此想者，祇有德意志之極端樂觀派。德意志人是否尙抱錯覺，曾提一和約以試之。然彼等以為不十分可靠，且有幾分認為不真實，因以輕蔑之意相迎。威爾遜發聲動世界耳目之有名通牒，謂對於比利時、法蘭西、波蘭及塞爾維亞之損害賠償，不完全承諾，隸屬民族（亞爾薩斯、洛林人、波蘭人、捷克人、丹麥人、德蘭斯、斐尼阿人、意大利人、巨哥斯拉夫人）不解放，貴族階級的或軍閥的政府振其權威於被壓迫之國民時，不得以和平為問題。以上計分十四條，世稱為「威爾遜綱領。」

\* \* \* \* \*  
自伊普爾戰役後，於西部線之可恐的血腥戰鬪，幾乎全不記述，然實因雙方紛紛交戰皆未見有結果之故。一方爲急激猛烈之攻擊，他方卽爲急激猛烈之應酬，彼此互示其可驚之武勳，無比類之勇氣，但皆不能收決定的勝利。

一年間無大規模之攻擊，經一九一四年之大奮戰，消耗之軍隊再行招集，補齊各種軍需品。英吉利軍次第編成甚多，因被封鎖之關係，德意志地位漸陷於不安定，聯合軍方面像是已有機會到來。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法蘭西之前線，有法蘭西軍之香賓大攻擊，先贏得大成功，但事實並未得到相當結果。

在一切攻擊之中，就戰線之長言，就交戰軍隊之人數與士氣言，就所發砲火之猛烈言，可稱爲第一激戰者，當推德意志軍之凡爾登攻擊。德意志皇太子任指揮，法爾肯哈因因爲參謀長，老黑塞拉 (Hoeseler) 爲其幕僚。臨馬斯河之凡爾登，爲諸要塞 (普蒙 (Beaumont)、杜奧蒙 (Donaumont)、孚克斯 (Vaux)、達姆盧普 (Damloup) ) 所環護之一要塞，蓋爲防衛馬斯河流域而築之大陣地。其在策戰上之重要性，實佔第一地位，知道此重要性之德意志軍，集中可驚之砲兵於此，以其精銳之「突擊隊」向前襲擊。此種密集前進之軍隊，爲法蘭西機關鎗所掃倒，兩軍之奮鬪情形誠令人詫爲目所未見。

自二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一日五個月中，此種熱戰繼續不已，殺死兵士，約在四十萬人以上，然以貝當爲指揮

之法蘭西軍，其拘執勝於強敵。能使幾將觸手於凡爾登之德意志軍，不得不往後退卻（一九一六年八月。）流無量血潮而贏得之前進，至此仍完全失去。

在凡爾登周圍之戰爭，尙未終止，法蘭西軍與英吉利軍保其聯絡，猛烈攻擊索姆（Somme）（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法蘭西軍照法蘭西軍在凡爾登抵抗之樣，亦在培隆（Péronne）抵抗。

一九一七年英、法軍之新攻擊成功達於極點。聯合軍進至聖·魁丁（Sain-Quentin），佔領那雲（Novon）阿讓·培隆、巴波姆（Bapaume），解放阿拉斯（Arras）（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五月安（Aisne）之戰役。）

在意大利戰線上，意大利軍進出於革利茲後，兩軍對峙之期間頗長，彼此無甚出入。可是到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威尼斯亞戰線的奧地利·德意志軍大攻擊成功。因為俄羅斯之反背，解放了奧地利軍之大部分。他方意大利軍則依所謂『敗戰者』戰法而訓練，以故不能抵抗敵軍之進擊。敵軍越卡盧索（Caruso），取革利茲，渡衣松蘇（Isonzo）河〔卡波累托（Caporetto）戰役〕到達比亞佛（Piave）及塔利阿門托（Tagliamento），得約二十萬人之捕虜。奧地利·德意志軍直接威脅那威尼斯、米蘭。

聯合軍派遣精銳援助意大利軍，提阿斯（Diaz）將軍代替對此敗戰負有責任之卡多爾那（Cadorna），不久即能阻止敵之努力。過數月後，依意大利軍之奮勇攻擊，聯合軍再渡比亞佛河，殆已回復以前之戰線。

由一九一七年六月迄一九一八年五月，在西部戰線之兩軍位置，表面上並無變化。實際雖無奧地利·德意志軍之戰爭，每日之立場亦覺甚苦。在內地則德意志尤其是奧地利之飢餓情勢益激，烏克蘭及羅馬尼亞應得供

維之食料品，已不十分充足，軍需品之補給亦至難。反之法蘭西與英吉利製造廠之能率每日增加，加以美國援助之希望，不但能與聯合軍以勇氣，且使其忍耐力加強，因彼等確信能得最後勝利之故。

\* \* \* \* \*

中立國亦受戰爭之苦惱。給養在各地不得被限制，其中最苦惱者為瑞士。煤與食料皆為德意志或聯合軍以好意取去，其狀態至為悲慘。

海上貿易旺盛之挪威深為魚雷、水雷所苦，一般的感情亦對德意志表示敵意。且挪威素重民主的自由，所以尤不歡迎普魯士之帝國主義。

教皇本內提克斯（Benoit；Benedictines）極適於為羅馬教會之元首，最初即宣告嚴正中立。但事實上其政府明明為加特力克教唯一之大國，當然表示好意於奧地利。至法蘭西與意大利既為議會主義之民主政治，故其對於教皇，雖不抱有敵意，然常採用無關心之政策。雖經接到比利時不正破滅之警報，亦終不能發出尊敬成文不成文諸法律之聲明。可是這最後之日為止，教皇停留於奧地利偉大同志之地位，將正義與不義、自由與暴政，視同一樣，彼之守表面的中立者不過如此。

傳統的與法蘭西親密之巴西，投於聯合軍方面。經過複雜交涉之後，佔領其扣留之德意志艦隊，決然對德意志宣戰（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

南美諸共和國做美國之例，古巴（四月二日）、巴拿馬（四月十日）、玻利非亞（四月十四日）、瓜泰馬拉、

閩都拉斯、尼加拉瓜（一九一七年五月）、智利等宣戰皆比古巴稍先。中國亦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因助聯合軍而宣戰，阿根廷、祕魯則守中立。

西班牙、荷蘭、瑞典則輿論分裂，保守黨與教士概傾向於德意志，民主黨與自由黨則對聯合軍表示同情。所有各中立國無不熱烈希望和平，因為苦於戰爭者，不但為交戰國方面。商工農業本有聯屬關係，不問承諾與否，全體國民總得互相結合。就使在認為與此等國民無直接關係之戰爭場合，其安寧上實無不受有損害。

但和平雖為一般的希望，然貢獻於和平者尙嫌不足。蓋因反對和平之大戰爭，非依武力之決定，不得終結，此固甚為明白之事。

\* \* \* \* \*

德意志不得不急於此種決定，因為德意志人民已瀕於飢餓。奧地利比德意志更感食料缺乏，所以希望和平尤甚。年少查理皇帝失望落膽，熟視國民之苦惱。美國之兵士以集團之形勢，愈來愈多，其數達百萬以上。此等全身武裝之勇敢騎士，進能出於強烈之攻勢。

事勢至此，不得不另想別法。真正德意志總帥魯登道夫（Ludendorff）欲攻擊英、法軍之接合點，遂行強烈之攻擊（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畢伽的（Picardie；Picardy）戰爭）。英軍雖勇敢抵禦，終至不得已而退卻。三月二十七日德意志軍佔領泰爾尼埃（Tergnier）、巴波姆、路瓦伊（Roye）、威魯亞眠，然未能攻入亞眠堡塞，因受英、法軍猛烈逆襲，阻止其前進之故。

事實上雖征服幾處土地，仍不能發生效力。

魯登道夫仍不失望。五月二十七日另一德意志軍於法蘭西與斯瓦松之間，行大攻擊，最初三日間著著成功，魯登道夫之軍直達沙托·提挨利 (Chateau-Thierry)。同時德意志人欲使巴黎人發生大恐怖，開放長距離 (一百三十五公里) 之「大白太 (Bertha) 砲」，此砲用極巧妙之機器，每十五分鐘可送一大砲彈 (重一百五十公斤) 到巴黎。物質的損失為數甚大，但並不能發生恐怖，真所謂殘酷而無益於事。

一九一八年之德意志已非復一九一四年之軍隊，前進亦不能達到遠距離，無論如何，只能以沙托·提挨利為止境。所以不久法、英、美軍隊即能阻止侵入者之前進，曼琴 (Mangin) 與得古特 (Degoutte) 在郎斯，海格在索姆，皆能奏阻止之效。於是敵人盡力開始之攻擊，不得已而停止，新塹壕線造成，德意志軍不能再越過此線。雖彼等在香賓及畢伽的，發生殘酷之死傷，但所贏得者不過二十公里之距離。

\* \* \* \* \*

聯合軍終覺統一指揮之必要，於是任命福煦為全軍總司令官 (四月十四日)，貝當為法蘭西軍司令官。於強力防禦之後，再以強力之衝動與軍隊，俾得活動於前線。

不久聯合軍即成為勝利者，從一九一八年八月為始，統西部戰線各地區，攻擊如鐵鎚打下，連續不絕，每經攻擊一次，德意志軍即敗退一次，我軍前進數個公里，得幾千人之捕虜。敘述兵士之勇敢行動以及巧妙明敏的福煦之大膽策戰，當讓諸兵事史家，茲不多贅。在此許多戰役常常打败之魯登道夫，其軍隊之士氣益衰。現役兵逐漸減



少，補給之材料亦覺惡劣不堪。

一九一八年九月皇帝再要求講和，表面上承諾威爾遜之提議。然其弱點之格外增大與不能再以武力支持情形，則仍不肯明言。

\* \* \* \* \*

和平曙光之出現在於東部戰線。指揮薩羅尼加軍之法蘭斯·得斯塔累 (Franchet d'Espèrey) 將軍遂能將二年間不能活動之薩羅尼加軍拔出。塞爾維亞得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分遣隊之援助，盡力攻擊，兵鋒達到烏斯庫普 (Uskup)。布加利軍因混亂而退去。於是在劃出崩壞發端可記憶之日即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布加利軍求休戰。

彼等對此休戰，承諾了苛刻條件。布加利軍歸田，交出戰時材料，任聯合軍開入索非亞，一切交通機關由聯合軍監督，此即當時所謂休戰條件。

布加利王斐迪南早不在戰線，已豫先逃至維也納。為欲避其受欺國民之憤怒，保其蓄積財產之安全，彼遂讓位於其子普利斯 (Boris)。普利斯為布加利王數日，即由共和政府取而代之。

近被德意志誘脅之土耳其終至不能自衛。英法軍開入查法 (Jafa)、貝魯特 (Beirut)、大馬色，在敘利亞之土耳其軍大部分被捕為俘虜。恩凡爾·巴沙 (Enver Pasha) 之政府音響銷沈。新內閣照聯合軍所提出之至今尚未明瞭的休戰條約，急遽與以承諾。

德意志厭刺了奧地利一個同盟國，然困於饑餓之奧地利，早已厭苦最初之動亂。捷克人、波蘭人、巨哥斯拉夫，人皆起而要求自治，匈牙利雖亦組入德意志同盟，但仍主張單獨行動。建築於許多犯罪、投機、敗績上面之哈普斯堡舊建築物，各方面均告崩壞。播此崩壞種子之老佛蘭西斯·約瑟，依其運命之不正，竟能不見此悲劇而死。

德意志又要求講和，聯合軍因勝利而應允。

法蘭德斯、香賓之集中攻擊開始實行。美、法、英之軍隊開入利爾，並進至甘勃來、杜埃（Douai）、聖·魁丁。所見俱是破壞、掠奪與廢墟。

同時久不見戰爭之意大利戰線，奧地利軍殆不戰而退卻。匈牙利人、提羅爾人之聯隊雖有幾處尙施反抗，然就全體看來，果決敏速之意大利軍的前進，早已遮攔不住。

各方面皆告敗北，勝利之望殆絕，連要將敗北略略遲延亦覺無望之奧地利與德意志，不得不同時請求休戰。於此談判之數日內，在脫倫提諾、威尼斯亞、法蘭德斯、香賓等處，聯合軍繼續其勝利之進軍，結局允其休戰。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前十一時由北海迄培爾福蜿蜒連續之塹壕線及比亞佛、塔利阿門特兩河戰線，破聲全默。約定休戰三十三日，是爲和平之序曲。

世界史敘述之最大戰役告終。

\*

\*

\*

\*

\*

休戰條件甚爲苛酷。亞爾薩斯·洛林和來因河左岸與特利埃斯特、布達佩斯、布拉格同時爲聯合軍所佔領。

羅馬尼亞被解放，土耳其限制在君士坦丁之內，君士坦丁亦由英法艦隊將砲門正對其四面。全德意志軍渡來因河，退到離來因河四十公里地方，全艦隊與其軍需品及輸送機關一同交與聯合軍。一言以蔽之，假使德意志還要試其無希望之狂愚戰爭，事實上已苦於不可能。

照滑鐵盧戰役後之拿破侖一世，瑟同戰役後之拿破侖三世的老樣，利爾、甘勃來敗戰後之威廉亦覆滅。

德意志共和國宣告成立，皇帝狼狽而亡命於荷蘭。德意志諸王、羣公退位。全德意志之君主政治易以共和政治。

奧地利重新分解。一面構成奧地利國，一面使希望獨立之諸民族，依照威爾遜之公正綱領，各自回復其獨立。

\* \* \* \* \*

和平條約之內容何如？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即不得不造成從古未聞今方進行之事件，總之事實就是要叫德意志擔負此次犯罪的過失之重任。賠償當然是要賠償，但無論賠償如何之重，終比不上所受之損失，比到科罪尤屬難於相當。

與其犯者奧地利協力而望此戰役求其勝利者，自然出於德意志之主動。故正義必須要求德意志之支付與賠償，即德意志亦當對於支付賠償無所逃避。

戰死者亦無從統計。英吉利約七十萬人，法蘭西約一百五十萬人，意大利約四十五萬人，塞爾維亞約二十五萬人，美國約八萬人。俄羅斯戰死者之數全不分明，奧地利約有一百八十餘萬人，德意志當在二百萬人以上。雖缺

正確之統計，然雙方戰死者總數約達一千萬人。但在塞爾維亞、阿美尼亞、波蘭、法蘭德斯、香賓、比利時、俄死之一般市民，斃於芬蘭、俄羅斯內亂之一般市民，因侵入而瀕於飢餓之諸國，死於搖籃中之嬰兒，皆尚不在此數之內。

尚有一千五百萬之負傷者，亦不可不加以計算。因雙目失明、僅剩隻眼及半身殘廢、折足、發瘋等種種慘酷結果而致傷害軀體之人，只好總其一生，誇示傷痕，告訴我等以彼等之勇氣與人類之愚妄。

於元氣最旺體格最健之青年中，生出一千萬之死者，一千五百萬之負傷者，於此次大戰所費人類材料，大約如上所述。再就財政說，所費富在七千二百萬萬佛郎以上，恐怕全地球金礦藏金之量，尚沒有如許之多。商工業長期患癩痹症。曾以文化著名之廣大地域全成荒廢。如甘勃來、杜埃、伊普爾、羅文、隆斯、斯瓦松、培爾格拉特等大都市全被破壞。與法蘭西最繁華之八縣同其運命者，塞爾維亞、波蘭、威尼斯亞亦皆絕滅、破壞、掠奪，雖欲復興苦無基礎，在上開各地之大都市、小村落，僅剩有往昔時代之石山。全人類於此四年間，無非生活於不正、恐怖、喪服之中，是爲此次戰役之代價！

塞拉耶佛被殺之不相干的大公，比亞歷山大王之葬式，還要精美幾倍。

\* \* \* \* \*

雖然，跟隨此大災禍而來者，經過四年間之戰爭後，又欲建設一新秩序。

第一，一向服屬於人之諸氏族，起而獨立。如奴隸之亞爾薩斯·洛林，被分割之波蘭，潛伏於外國暴政之脫倫、提諾、波斯尼亞、黑哥維那、什列斯維克、斯洛弗尼亞 (Slavonie; Slavia)、波希米亞，皆脫離其舊日關係，另過新

建設的獨立生活。

其次軍事獨裁的政治告終。身居柏林，維也納，彼得格勒，斯部爾之宮殿，穿着華美衣服，祇因心上一個不樂意，就要犧牲一千萬人生命一千五百萬人幸福，這種事情不能再見於史上。

以現代為犧牲之此種凶暴的暗慝，已成為過去。「假使吾人能以此次大戰為確實與我等以教訓，」則將來之歷史當完全成為別種記載了。

\*

\*

\*

\*

\*

不流無辜之血潮，不受無益之苦惱，亦或可以得到獨立，然事固有未可必者，因為歷史教訓我等，必須飽經苦痛始能生出進步之故。

此次大戰雖生出無數犧牲，然吾人仍欲以一九一四年七月所記希望與信賴之語，結束本書。所謂希望之可信賴者何？即希望從血塗之廢墟中，生出正大之世界。希望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為正義而戰死者，能送一個幸福之未來，與新時代之人，比到充滿苦痛的人類之過去，另開出極光明之世界。

## 結語

隨全書結束之際，吾人當再略述人類通過無量數之事變，脫離可達到文明之野蠻地域，自必踏上將來之進步階段。又試尋問人類踏上將來進步階段時，其所希望果屬何等。若歷史不能與吾人以教訓與豫測，則此次之最大事變亦不過一場帶有憂鬱意味之兒戲。

\*

\*

\*

\*

\*

人類於幾乎不能認其徐徐進步痕迹之極悠遠的過去中，為朦朧之生存而與自然爭，為攫取食糧與野獸鬪，磨練其智力於此長期之未知時代。遂能發明若干原始器具，發見作火、馴犬、切石磨石方法。人類漸知組織家族、部族以至民族，然此猶未得稱為歷史時代。

歷史與埃及迦勒底之古代文明同時開始，其時安固之社會雛形已成，建築、文字、階級組織、職業、宗教無一不備，不甚粗雜之藝術和不甚幼稚之科學亦復儼然存在。

照歷史所記錄，此等原始民族經過數千年間，始獲一點進步，因知人類得到達此處，明明要閱數萬年之久。但是要知此世界文明之發祥地亞細亞與埃及及大王國，由太古時代，早已忙於塗血之戰爭。

當人類社會發端之際，戰爭早以大禍之形式而出現。繁華之大都市庇比斯、尼尼微、巴比倫皆因戰爭動亂而

消滅。

當時地中海岸有腓尼基人、克里特人、希臘人皆從事於商業、航海、貿易。彼等想出簡單之字母與平易之讀法。至今日尚能使用之希臘語，紀元前一千年之頃早經存在，最大之詩人已用之以贊其國民之勝利。

特拉征服後五百年間，希臘竟能以一切精神的榮譽爲自己之所有物，因此希臘人達於思想之最高峯。人類世界之其他部分尚在慘淡的野蠻狀態時代，希臘已有非優越之近代人所能比肩的哲學者、詩人、歷史家、彫刻家。希臘早形成活潑、大膽有勇氣之民主主義社會，然希臘徒知耗盡其所有血潮、氣力於內外之戰爭。好戰的熱情模糊其優美之天才，彼等始終熱狂於自相殘殺。彼等正疲敵於無政府與動亂之際，羅馬乃出現而次第征服之。

羅馬亦忙於戰爭，但已爲有組織、有訓練之戰爭。

於是羅馬因戰爭而征服世界，然後課以和平，展布其強力巧妙之制度。

此際遠離歐羅巴之極東亞細亞，有一屬於異人種而人口極多之中國人，亦組織一個社會，與羅馬毫無交涉，獨立而進於一種複雜之文明。所以至今彼等仍與吾人分離，既不以何等影響與西洋之進步，亦不由西洋受何影響。

希臘因無政府而滅亡，羅馬亦因成爲無政府之一個形體的專制政治而崩壞。屈從於可憎的支配者而墮落之羅馬人，完全失其活氣。當時蠻人由各地到來，侵略羅馬世界，將優美之希臘文化，變成劣等之社會，即基督教亦不能挽救其野蠻狀態。暗黑之八百年間進步停止，對國王與人民握全權者爲加特力克教會，全國上下無不受教會之支配。教會雖說已極野蠻，可是比其配下之野蠻人民，尙覺望塵莫及。

等到第十四世紀，人類之精神復活。

印刷術使思想易於傳播。諸大學乘時勃興。詩人、哲學者、畫家、歷史家再現。發見亞美利加。長眠之思想忽然夢醒。人類知組織集團，形成國民之模樣。凡此皆所謂迅速可驚歎之「復興」。

於是人類之精華向於科學即真理。迨與此女神相接近，一切忽然大放光明。開普勒、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兒、哈維、培根、巴斯噶爲人類指示其任務，此種任務幸已成就，所以今日之人類皆能知其應當崇拜之神。

然而誤謬與情熱決非如是之容易銷亡者。

第一可恐之宗教戰爭振其暴威者百年。基督教之二大宗派以歐羅巴爲戰爭目的物。加特力克教徒與新教徒互相殘殺，憎惡之情緒隨血潮而到處橫流。

其次所有國民皆受王政之重壓。當第十七、八世紀之法蘭西、西班牙、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連英吉利亦皆盲



目的奉其世襲君主之命令，聽其君主之指導，互為以國家興亡相賭之戰爭，此種戰爭且繼續不已，努力奪取無聊之武勳與一時的霸權。

因戰爭而西班牙、法蘭西、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非滅亡不可。因戰爭而彼等得經驗國民的存在瀕於危殆之苦難。

科學者生當此際，不斷以其恩惠給與世界。

又次獨立之念萌芽大發。此因打倒法蘭西王國之後，始能以自由之思想，傳送之於其他國民。是為科學之貴重產兒。

於是自白解放之運動猛進。僅僅一百年間產業上、社會上、科學上諸般之進步激增，人類能得過去一千年所未得之大進步。

第十九世紀係依科學而為物質之征服時代，第十九世紀係依被解放之市民而為自由之征服時代，然第十九世紀亦實係此二大征服迅速發展而尚未完成之時代。加以第十九世紀之後半，比其前半所做出之事業，更以豐富十倍之勢，表示事物之迅速進展。

今也已成為第二十世紀。

\*

\*

\*

\*

\*

第二十一世紀之黎明忽發生血腥之動亂，且為通人類歷史中最血腥之動亂，使舊世界為之震盪。在一九一九

年之今日，普魯士、奧地利、土耳其其所表現之舊時代可惡的軍國主義，有終局的全滅之觀。極端的專制君主政治早不存在，雖未能說是全數，然已有許多自由國民，決定自己之運命。但此所謂自由，不過由惡弊得到解放，諸國民尙不能不迷於前所提示之二個未來。

一爲舊來方法，卽仍繼續其分裂、不和、無政府，爲取幾個平方公里領域，或爲爭一個有名無實霸權，流彼等無數人之血潮，耗彼等無數人之財產，此皆所謂舊來方法。

二爲和平、協調、一致之政策，卽尊敬國際法，以裁判代戰爭，以秩序代無政府之方法。人類征服其固有之不幸，與罪惡、酒精、誤謬戰，一掃破壞的無智，努力衛生設備以驅逐病魔，務使自然力與吾人要求相應，簡單言之，就是人類將其從前爲戰爭而費去之一切苦心、狂愚、才能、精力，轉而貢獻之於科學，俾得成爲個人的或國民的全努力之結合。

於是次第出現之種種奇蹟，一如科學既與我等之奇蹟，唯更加以使人驚異，於人有益。

文明繼續孤立，必致消滅，故極以結合爲必要。文明固是出類拔萃之物，然當衰微時期，非有其他光明贈以新的青春，則不能繼續其輝耀。彼一切放任之國家，安眠於不幸的因襲之中，一味敵視外國人，不肯容受嶄新之教訓，宜其瀕於危境矣。

所謂被人歡迎爲指導者之科學，係指一切之經驗科學、數學、法學、社會學，其上尙有最高科學闡明善惡之學，卽共稱爲道德學者。道德學並非是脆弱之形而上學，乃教人以「何故必須」或「如何方能」犧牲自己之恣意。

利益、感情，而爲他人之權利、幸福盡力。

吾人果能以如此絕對優越性給與科學，且認科學前途爲極有希望，則於人類運命之一切改良，皆可依賴科學以謀之，是固歷史給與吾人之教訓。試思自從科學出現，所有超過我等豫想之眩惑的進步，不是就覺突然發生了麼！

集乾枯之樹枝，使由此發出火花，已開始科學之端緒。鍛銅爲劍，燒土爲器，排活字於板上，印刷其寫出之語言，亦皆不失爲科學。凡此亦與今日之計算彗星軌道，培養傳染病菌於玻璃瓶中，同爲當時之科學。

\* \* \* \* \*

科學能以想像以上之物給與人類，若真屬望於科學，當能給與人類以更上一層之物。我等如果不學野獸之互相吞噬，而知協力以謀進步，將見未入於我等狹隘視野之地域，科學皆能爲我等開闢。

如此吾人以最有效、最有光輝之努力，憑藉人類之協調，當能免去可忍之二大災禍，即免去階級鬭爭與人類鬭爭。

\* \* \* \* \*

因科學醞釀之淘汰，或能形成比既往人種更加強健之新人種。「惟人種之淘汰爲人類希望之最大者，」此語當然爲屬於將來之事。

\* \* \* \* \*

然今日之任務則較為簡單，但當以權力轉給正義，由非正義者奪去其權力，並須以真理代誤謬。

\*

\*

\*

\*

\*

科學為偉大之解放者。舉凡國民與人類，不問大小老少貧富，皆不可不向科學致其尊敬。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94600.2)

G 四五三〇上

朱巖

☆世界文化史大綱一冊

Abregé d'histoire générale:  
Essai sur le Passé de l'homme  
et des sociétés humaine  
每冊實價國幣叁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Charles Richet

日譯者 閔 崎 萬 里

中譯者 唐 易 庵

發行人 王 長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  
◎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之 林仁壽)

